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

大觀四十卷(二)

〔明〕陳繼儒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論大觀

四十卷》提要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十八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王士驥開仲甫編次

宋人君論

司馬光

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強禍亂相繼至於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唱大義糾合同志起於草莽之間奮臂一呼兇黨瓦解遂梟靈寶之首奉迎乘輿再造晉室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經旗東征廣固橫潰卷甲南趨虛備殄滅偏師西上樵綬授首銳卒北驅姚泓面縛遂汎掃伊洛脩奉園陵震鱗旃求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宇未一躋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勤於為治子惠庶民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其未露狐疑不決卒成干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邪及以孝武之驕浮明帝之猜忍得保首領以沒於牖下畢矣何後之有

古論大觀

卷十八

宋人君論

宋畧摠論

裴子野

宋高祖武皇帝以蓋代雄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尅國得雋奇績
多于魏武功施天下盛德厚于晉宣懷荒伐叛之勞而夷邊蕩
險之力百勝可得而論者矣政足行陣之間却孫恩蠭聚之衆
一朝奮臂掃桓玄盤石之宗方軌長驅則三齊無堅壘迴戈內
赴則五嶺靡餘妖命孫季高于巨海之上而番禺席卷擢朱齡
石于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羗胡畏威交為表裏董率虎旅以
事中原石門巨野之隘指麾開闢頭霸王之阻曾莫藩籬虜
其酋豪遠其重寶登未央而灑酒過長陵而下拜盛矣哉悠悠

古論大觀

卷十八

二宋畧摠論

百年未之有也于是倒載干戈休兵泗水彤弓納陸肇有宋都
蒞芥必除華夷莫拒然後請乎上帝步驟前王零陵去之而莫
猜心高祖受之而無媿色古之所謂義取天下者斯之謂乎若
其提挈草創則魏孟何劉輔相提持則穆之徐夔鎮惡道濟經
其武傳亮謝晦綿其文長沙以冢弟共艱難武烈以清貞定南
楚其胥附奔走雲合霧集若櫟楸之構大厦衆星之仰河漢或
取之于民舉或得之于未名群才必逞智能咸効爵不妄加官
無私謁晉末所以荒濟清混阿黨容縱莫不驅掃草易與之更
始君行卑菲而國不為陋民勤征戍而下無怨讟品令有容賞

罰端平遠無不懷通無不附屬為郡縣者則南過交趾西包劔

閣北劃黃河而繞東海七分天下而有其四自永初末歲天子

負辰務懷以燕代為戎岐梁重梗將誓六師屠桑乾而境北地

三事大夫願相謂曰待夫振旅凱入乘轅南反請具銀繩瓊檢

告報東嶽既而洮弗興即年獻世營陽王狎于弗訓以敗與太

祖寬肅宣惠大臣先表超越二昆來應寶命沉明內斷不歆政

由甯氏克滅權逼不使芒刺在躬親臨朝事率尊恭德斟酌先

王之典強宣當時之宜更久其職育孫長子民樂其生鮮隔刑

辟仁厚之化既已播流率土忻欣無思不服每駕巡幸蕭鼓聽

古論大觀

卷十八

正宋畧摠論

聞百姓扶携老幼想望儀刑受之孜孜如日不足初徐傳伏誅

繼求內相王弘處之而思降彭城歆之而弗違王華設景仁以

忠允惠帝載謝弘微王曇首以沉密資樞機徐王僧綽以體國

彰信義謝方明劉道生以治惠稱良能高簡則令明清貴則王

舊文章則顏延之謝靈運有藻麗之鉅才儒雅則裴前何傳擢

師表之高舉剛亮骨鯁則袁粲蔡子度建言忠益則范泰何尚

之宗室蕃翰帝弟帝子則江夏衡陽廬陵隋王建平臨川新喻

或清令而審或文敏而洽皆博愛以禮士明靡以詭譽十三四

年為多士矣上亦蘊藉義文思弘儒府庠序建于國都四學聞

乎家巷天子乃移蹕下輦以從之東帛燕語以勸之士莫不敦悅詩書沐浴禮義淑慎規矩斐然向方其行修言道者然後登朝受職威儀輕佻者不齒于鄉閭公官非償羽不來庭私家非軒蓋不逾閭冠冕之流雍容如也于是文教既興武功亦著命將受律指日如斯檀蕭薄伐則南登象浦劉斐爰整則西踐仇他良駒巨象充塞外庠奇琛環貨下逮百遼禽獸草木之瑞月有六七繩山諷海之譯歲且十餘江東以來有國有家豐功茂德未有如斯之盛者然值北虜方強周韓歲擾金墉虎牢代失其御二十七年備師克復河南橫踪強胡百萬之衆匈奴遂跨

古論大觀

卷十八

四象傳卷五

彭澤航淮浦設穿廬于瓜步請公主以和親于時精兵猛將嬰城而不取關謀臣智士折撓而無可稱天子乃朝饗單于臨江會于是起盡戶之役貸富室之財舳舻千里綠江而陳戒守既嚴胡兵亦怠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疲老而退歸我追奔之師橐弓裹足低虜之民流離道路江淮以北蕭然矣重以含章五彗始自三逆合殷酷帝史籍未聞仲尼以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以由來者漸矣辨之不早辨也元嘉之禍其有以焉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冤恥身當歷數正位天居聰明約達博聞強記威可以整法智足以勝姦君人之累幾將備矣一時之風流領

袖則謝莊何偃王或蔡興宗索顗袁粲樂武名將則沈慶之柳元景宗敞之或潔清以秀雅或曉果以步類因以軌道廊之中方知向時之士若顏竣之經綸忠勁匪躬諒直雖晉之狐趙無以尚焉帝即位二三年間方逞其欲拒諫是已天下夫望夫以世祖才明少以禮度自肅思武皇之節儉追太祖之寬恕則漢之文景曾何足云景和申之以淫虐太宗易之以昏縱師旅荐興邊鄙廢迫人懷苟且朝無紀綱內寵方熾外物已觀其敗已初世祖登遐委重于二載大宗晏駕亦託孤于王阮渫近之道同歸冲人之釁如一然宋祚未絕于永光更以宗王之見

古論太極

卷十八

五宋書卷四

害水德遂亡于後實由強臣之受辱且顧命郡公從容自重畏懦伊霍之機綺靡唐虞之際于是蔚炳胥變明命就遷俯仰之間興衰易用矣周自平王東遷崎嶇河洛其後二十四世而赧始亡之漢自章和以降顛覆閭閻其後百有餘載而獻始禪之何則周漢靈長如彼難拔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時亦人事也聞夫鴻荒者難為慮因事者易為力曹馬規模懸乎前載苟有斯會實啟英雄而况太宗為之驅除先顛其本根既感扶葉遂摧斯則始于人事也昔二代將亡殷辛夏桀相去數百年間異世而後出宋則景和元徽首尾不能十載而降虐過于二君

斯則天之所棄焉于前三者也天意人事其微如是雖欲勿實其可得乎若乃極厥塗炭蒙運取之辱者湯武之志也私鉏當路歸揖讓之名者近代之事也其應天從民道有優劣故宗廟社稷脩短異數不然則何殊九錫邈如斯之遠也夫山岳崩頽必有朽壤之隙春秋迭代亦有去故之悲是以臨危亡而撫理運未有不扼腕流連者也近古之弊化薄俗行乎宋氏之成敗得失著乎行事從而言之載于篇矣繫叙其所以創業垂統而懷其舊俗遺風迷于賢人君子英聲餘論以附于茲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鄉侯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詔撰元嘉起居注二十

古論本觀

卷十八

宋書卷十八

宋武帝論

蘇轍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群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幡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為周文王下亦不失為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為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蓋與公異漢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人民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為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還晉而封植之又克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錫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婚姻而不敢救羗氏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為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富饒以經畧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王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傳亮南定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之必南方無復可託雖已入秦而

古論本觀

卷十八

宋書卷十八

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三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它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弃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利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古之為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弃秦而歸以求九錫之淫名尚可以為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業止於是也

古論大觀

卷十八

宋武帝論

宋武帝論

朱敬則

蓋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失時歷觀帝王之祚未有不因人墜塗炭而得志或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是知秦有閭趙之隙漢罹莽卓之災晉由曹氏之專宋竇桓玄之篡始得奮其智力收此例懸陳浞羿之辜問滔天之罪况劉裕天錫神勇雄畧命世不得思漢之謳未暇假從可之會同盟二十七願從一百人雷動朱方風發竹里龍驤虎步獨決神襟長劍三呼義聲四合蕩亡楚已成之業復遺晉久絕之基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雖古人用兵不足加也至乃網羅俊異待物知人動必應時役無再舉

古論大觀 卷十八 九宋武帝論一

西盡庸蜀北割大河自漢末三分東晉拓境未能至也或問前史云克敵得雋奇迹多于魏武此推論乎君子曰得雋雖多前非大敵若乃黃帝斬蚩尤高祖制項籍光武抗尋邑曹公挫本初此是奇迹也至若慕容超政不在躬奴僕下品姚泓宗林情貳借手千人盧循秋寇之餘譙縱新造之國因勢取亂何足可稱至乃消吳檣俎之間明見千里之外樞機料日不爽錙銖亦古之智士何以加焉但禮樂文明日不暇給垂風邁德所未能人望不逮于建安天命乃光于魏武又問曰棄德非道捨舊無親有宋功臣多不及嗣豈理須然乎請聞其要君子曰耳夫

奸雄者非淳德之稱謀勇者乃果決之辭故昔之同盟機覆而敵故無材不露無心不被譬若同舟遇風寧有隱哉及高鳥驚狡兔死其材能我之備也戒非積行累能彼之知也思已之所行恐彼之已叛是以雄猜內發嬰兆易萌韓彭以之疽醢劉彭由之覆亡然則高談亮舜之道不亦論桀紂之行忍燕齊之血食見漢宋之不仁故尉繚畏秦王之屈節范蠡識勾踐之忍人綺季不出于商山嫪毐王之侮慢嚴光潛形于草澤知劉秀之未私有肯哉又問曰宋祖入關老相駕為赫連畏逼姚氏淫昏中原士庶恥為臣妾王師衆整頗有禮焉所以扣馬攀車請住

古論大觀

卷十八

十宋武帝集三

關右官室陵寢是大漢之遺蹤關山重復乃有周之長世人與不取遠衆獨歸昔項籍見哂于韓生宋高又失于父老其肯可得聞乎君子曰論項即非在劉為是以項王之材天下可以力制人心可以勢奪因官室之嚴守山河之固此九州之上腴何彭城之足異劉裕家本江南全軍遠克未能制命夏魏施號秦涼雖曰關中寔是邊地報長不及馬腹風木不

王賈德曰貪歸受祥所留不過愛子待歸一舉而可取卒如其策智士哉

宋武帝論

何去非

天下之事日至而無窮而吾有以應之莫不中理者在乎善因其機況乎爭天下之利處兩軍之交不得其機以決之則事亦隨去矣蓋機之為物不可以期待不能以巧致者也卒然而會迅忽眇微及其去之疾不容瞬先機而起于機為妄赴後機而發于機為失應古之智者于機未嘗妄赴而亦未嘗失應是以御天下之事于一已而權不移制天下之變于無窮而智不訕夫機有待之百年而不至者有居之一日而數至者待之百年而無可乘之機則吾未嘗遲之而求于先發居之一日而機數

古論大觀

卷十八

十宋武帝何

至則吾未嘗厭之而急于必應嗚呼人有至此然後可與濟天下之大業矣昔者越王句踐辱于會稽之栖迨其返國苦身焦思拊循其民求有以報於吳也蓋七年而民求奮于吳其臣遼同大夫種范蠡之徒止之以為未覩其可乘之機以發之也于是乎歛形匿跡以伺其隙者凡十八年一旦吳王空國北徙黃池之會遂一舉而敗吳再舉而亡之西晉自永嘉之亂群胡四起而分中原元帝寘身南渡收區區之江左以續宗祀而群胡自相搏噬驟興驟滅百年之久至于苻堅并夷累盡乃空國大舉而圖江南遂及淝水百萬之敗反未及國而慕容亡燕之裔

並起而乘之垂收陝東而冲亂關右符丕坐困鄴城求我糧糧既而垂以幽冀之民僅死殆盡其黨潰叛退保中山堅冲相持其勢俱憊于斯時也可謂千載一至之機也晉人有能乘燕秦相弊之餘因泚水克敵之勢選師擇將而命二軍一軍北收鄴城以舉燕代一軍西趨咸陽而定關隴據舊都之固復七廟之隆鎮撫士民以殄餘虜則武帝之業一朝可復而大耻刷矣晉人撫機而不知發乃方出師漕粟以慰其求既而尺土不獲而師以喪敗此謝安以氣怯而失機也宋武帝以英特之姿據袂而起平靈寶于舊楚定劉毅于荆豫滅南燕于三齊克譙縱于

古論大觀

卷十八

宋武帝何三

庸蜀殄虜循于交廣西執姚泓而滅後秦蓋舉無遺策而天下憚服矣北方之寇獨關東之拓跋隗北之赫連耳方其入關魏人雖強不敢南指西顧以議其後而秦民大悅以謂百年憤辱去于一朝相與涕泣而留之以其為漢室之裔乃以長安十陵咸陽宮室以動其情使武帝因三秦悅附之民治兵蒐騎而留拊之通江淮之漕下巴蜀之粟舉荆豫之師發青齊之甲以與趙魏從事于中原則天下之勢不勞而遂一矣然其席不暇煖舉千里之秦屬之乳嫖之兒引兵遽還無復顧慮大違秦民之望蓋一舉足而赫連躡踵以收關中如探物于懷間此宋武以

志卑而失機也察夫宋武之心非以秦雍為當捐而趙魏為足憚也然其亟去而不顧者蓋以其艱難百戰凡所以造宋之基業者皆在乎江左故也徃日南燕之役盧循乘虛而下幾失建鄴今之速返畏人之議其後而為盧循之舉也此所以輕捐關中而不顧也又其起于漁樵匹夫之微崎嶇轉戰以經畧江左者凡三十年今之西師者徒欲成取晉之資而其志慮之所在亦曰代晉而已未暇為王業萬世慮也使司馬氏卒不復見中州之定而群胡遂為不討之讎者由再失天下之大機也嗟夫集大事者惡夫志卑而失機宋武蓋之矣

古論大觀

卷十八

宋武帝何三

宋文帝論

蘇轍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殺君書之矣惠公既立而殺里克以弑君之罪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有罪也稱國以殺無罪也里克弑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為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為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為弑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少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弑得立而所罪於克以自悅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敵入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召甥卻稱冀芮皆以兵必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懼羨之亮內秉朝政晦出據上流為自安之計自謂廢狂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孔寔子王曇首皆陵

上好進之人也惡羨之亮據其選路每以弑逆之禍激怒文帝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寔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劭生劭既壯而為商臣之亂華寔子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綽以才能任事亦并死於劭於平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荊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為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蹈篡弑之誅其意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畧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徐傅謝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宋宗室論

許敬宗

昔周之初興大封建宗室及其東遷晉鄭有同獎之功然其末也幹弱而枝強後世於是矯其失者而封建不復古矣宋承唐制宗王襁褓即裂土而爵之然名存實亡無補於事降至疏屬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遇國慶典皆有祿秩所寓州縣月有廩餼至於宗女適人亦有恩數然國祚既長世代浸遠恒產豐約去士庶之家無甚相遠者靖康之亂諸王駢首以斃於金人之虐論者咎其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焉雖然東都之仁宗南渡之高寧元良虛位立繼小宗大策

古論本觀

卷八

宋宗室

一定卒無動搖磐石之固亦可知矣且宋於宗室稍有過差君臣之間不各於政尤不憚於言涪陵武功真宗即位尋議追復改葬封其子孫濮邸尊稱言者惟務格非不少避忌宋末濟邸國事將亡諫既不息必褒邸而後止是蓋歷代之所難得者歟

謝靈運論

沈約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咏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

古論本觀

卷八

謝靈運

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竝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懸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綽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杜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繒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道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

速官民頽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竝方軌
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
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
句之中輕重悉異如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
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
句並直舉膏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
來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闡與理合匪由思至
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頽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

古論本觀

卷十八

十八 謝靈運論

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褚淵王儉論

蕭子顯

史臣曰褚淵袁粲俱受宋明帝顧託粲既死節於宋氏而淵遂
興運世之非責淵者衆矣臣請論之夫湯武之迹異乎堯舜伊
呂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足為證也自金張世族袁楊鼎
貴委質服義皆由漢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半祚短
促服褐前代官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為晉
有故主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為舊準羽儀所隆
人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
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
方來陵閣雖殊顧眄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
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既以民望而見引亦隨民望
而去之夫爵祿既輕有國常選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故人生
之所同謬世情之過差也

古論本觀

卷十八

十九 褚淵王儉

宋齊論

李德裕

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寔微王道寔替續緒之初如革大運除舊解網以悅衆心仁義之風薄骨肉之情廢前史論之詳矣然未得中改之可也如弓之高下者抑舉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豈獨人事哉唯用其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豈有不忠于前朝而能忠于後王者哉毀泉臺春秋之所議先儒之所惡宋齊之君有一于此必為美政泉臺見妖尚不可況無妖者乎燕人之思邵伯甘棠勿剪楚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

古論本觀

卷十八

宋齊一

齊本紀論上

李延壽

論曰昔魏氏失馭中原蕩析齊神武爰從晉部大號異方屢戰而窮凶徒一麾以清京洛尊主匡國功濟天下既而魏武規避權逼曆數既盡適所以速開河之分焉文襄嗣膺霸道威略昭著內除姦逆外拓淮夷擯斥貪殘存情人物而志在峻法急於御下於前王之德有所未同蓋天意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皆影響總而論之積善多慶然文襄之禍生所忽蓋有由焉

齊本紀中

李延壽

古論本觀

卷十八

齊本紀中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鄴之後雖主祭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群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

代未有響國不永寧由斯疾瀝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繁然搢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睦又不

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災臣既誅夷君尋廢

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今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公吏之間

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

明而識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才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睠關右寔懷兼并之志經謀宏曠諒近代之朋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塗別有復報將齊之基宇止在於斯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齊本紀下

李延壽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筵弘長文武之官俱盡謀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飾事

古論大觀

卷十八

三 齊本紀二

非憲典聰名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體大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臣義方始自襁褓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廷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官妳媼屬之以麗色淫聲縱橫繼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噬無厭賣獄鬻官豁壑難

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溺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禁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王儉自比謝安論

秦觀

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雖有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污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沉也以愚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以閭閻用人王謝二氏最為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為王婿女為王妃布臺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休戚者也安之他晉始為桓溫司馬孝武之世政由溫出縉紳顧望不知所為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蔑有二心至

古論大觀

卷十八

三 王儉自比謝安論

於屢改表宏之文以寢九之命可謂以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還尚其為親貴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朓褚彥回之屬初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梁王魯國之事使臣珥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大勢以文姦言者安之于晉其大節如彼儉之于宋其大節如此愚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于該洽經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為名流之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夸污世而合流俗者也君子何取焉安少有重名累年辭召不至其後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于言色則安之功名出于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

見于所賦之詩及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
貴取于有心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日而語
哉宋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耻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
于潯陽之野其所著書因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
甲子而已以此論之則儉之為人蓋可見矣

表彖孔稚圭劉繪論

蕭子顯

史臣曰刑禮相望勸戒之道淺識言治莫辯後先故宰世之隄
防禦民之羈絆端簡為政貴在畫一輕重屬易手足無從律令
之本文約旨曠據典行罰各用情求舒慘之意既殊寬猛之利
亦異辭有出沒義生增損舊尹之事政非一途後主所是即為
成用張弛代積稍至遷訛故刑開二門法有兩路刀筆之態深
舞弄之風起承喜怒之機隙挾千金之奸利剪韭復生寧失有
罪抱木牢戶不必非冤下吏上司文簿從事辯聲察色莫用於
府申枉理讞急不在躬案法隨科幸無咎悔至於郡縣親民百
務萌始以情矜過曾不待獄以律定罪無細非讐蓋由網密憲
煩文理相背夫懲耻難窮盜賊長有欲求猛勝事在或然掃墓
高門為利孰遠故永明定律多用優寬治物不患仁心見累於
弘厚為令貴在必行而惡其舛雜也

梁總論

魏徵

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為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昏凶肆虐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將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雖焚漢電擊湘郢翦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畧固無得而稱矣既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睠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蕩之王道草靡之商俗大脩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冑仁義折衝樽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馬、洋、馬、魏晉已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斷彫為樸慕名好

古論大觀

卷八

王

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虐廁荅頤之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慾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恩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姦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暮年愈甚見利而動懷諫違卜開門揖盜棄好即讐讒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其殷墟自古以安為危既成而

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

順高祖之遇斯屯剝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聰睿過人神彩秀發多聞博達富贍詞藻然文豔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文疏適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自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蒼天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經魏闕群后釋位投袂勤三元帝以磐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后追率之長不能撫劍嘗膽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眾遠巡內懷能

古論大觀

卷八

王

魏徵

望坐觀時變以為身幸不忿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疇忌酷多行無禮聘智辨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營謀臣或顧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殛醢朝之君子相顧慄然自謂安若太山舉無遺策怵於邪說即安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鑒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冠讐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於已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為高讓歟

梁太祖論

歐陽脩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偽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為君此予所以不偽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為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為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掩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偽梁之旨也

梁典高祖事論

何元之

歷究前書詳觀往行昭晰千載氛氲萬古考其寬猛知布政之善惡驗其黜陟識其主之是非以曩求今工拙可見齊季昏虐政由群小朝宰被無辜之誅藩戚懼淫刑之害高祖痛兄弟之戮因天下之心舉荆蠻之師興易武之伐指揮則智勇風從號令則遐邇嚮應取鄢郢若拉枯定金陵如沃雪黃越既斬白旗乃懸師不疲勞民無怨讟樂推在代德是膺逆取順治享年四紀萬幾事廣六職務殷貞辰君臨勤于聽覽兢兢罔倦乾乾不已加以藝業之美莫以比倫洞曉儒玄該羅內外舉洙泗之餘教對其膏育採周孔之遺文正其魚魯于是廣開庠序敦勸後世親自觀試策其優劣由近及遠咸從風化執經者連袂負笈者排肩濟濟多士于斯為盛至若御民之術未為得也敢以狂瞽請究其說夫根深者葉茂源廣者流長故聖王欲其茂長前為深廣是以擇沃壤以置王畿國都囿于六鄉封城號于千里其外則布之以五等列之以萬國分疆畫野立樹黨閭境隴以懷其仁桑梓以安其俗諸侯守境土以事于上天子執賞罰以昭于下有功則褒無道則廢二伯弼于內朝九牧佐于外政間之以賢戚叅之以懿親弘仁義于區中被禮樂于遐表忠信之禮

連謀讓之風行爾乃覬覦之心絕兵戈疊息刑辟靡用獄訟罔興然後龜龍游于池沼鸞鳳棲于苑囿及其末世雖主昏于上民亂于下猶晉鄭有依桓文是相絕而更續顛而必扶數百年外方至于咸周道既沒斯風漸喪洎于後代其弊尤甚罔恤民之不存而憂士之不祿蒞民之長守次更為前人未安後人便及迎新送故疲于道塗為君者甚多為民者甚少由是君臣之義薄佼惡之萌興上下通憎甚于仇敵百城恣其暴奪億兆困其徵求捐棄舊鄉奔亡他縣地荒邑散私少官多于是倉庫既空賦歛更重天示譴禍地出妖祥饑疫互生水旱交至民不堪

古論太觀

卷十八

三十集典何二

命雖然土崩數十年間還為黎庶高祖博覽今古備觀興亡猶復躡其遺風襲其弊法澆薄逾甚清素日滋梁氏之有國少漢之一郡大半之人並為部曲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將帥攜帶妻累隨逐東西與藩鎮共侵漁助守宰為贅賦收縛無罪逼迫善人民盡流離邑皆荒毀由是劫抄蜂起盜竊群行陵犯公私經年累月抵父者比室陷辟者接門肯災亟降國隨隨滿夕散朝聚有若市廛加以朝務內業而官方外曠有其位而無其職非其事而侵其官四海至殷機事輻湊人君雖敏有所不周人君雖明有所不照豈可專于親覽忘彼責成就此

而言大失有二冒守膠之弊棄更張之善屈子投江寧論其痛賈生慟哭豈喻斯悲自五胡競逐晉室東徙權寓江濱遂淹時代桓伐燕秦而不振劉克西洛而遷亡至于宋齊疆場侵戚高祖躡斯頽運有志吞并斯實王者之宏材有國之通準然六納魏主一入洛陽竟無所成得不補失民既勞止訖可小康昔勾踐之欲滅吳前為其政兵強國富然後用之一舉而虜夫差并舉而霸中國高祖進不擇將退不教民雖慕古人安能有濟孫子曰善戰者前勝而後求戰善勝者前戰而後求勝明者出師必前料敵豈可暗茲人事幸彼天時者哉且國有累卵之憂俗

古論太觀

卷十八

三十集典何三

有土崩之勢開幸人之志兆亂臣之心遂使侯景被吾甲而寇王城驅我人而圍天閤勢如破竹易若轉圓萬里靡沸四方瓦解社稷淪胥龜玉毀廢事非一夕其所由來漸矣太宗孝慈仁愛實守文之君惜乎為賊所殺至乎文章妖艷靡隆風典誦于婦人之口不及君子之聽斯乃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然雕蟲之技非閑治忽壯士不為人君為用世祖聰明特達才藝兼美詩筆之麗罕與為匹伎能之事無所不該極星象之功窮著龜之妙明筆法于馬室不泥鄭玄辨雲物于魯臺無慚梓慎至千帷薛將略朝野所推遂乃撥亂反正夷凶殄逆紐地維之已

絕扶天柱之將傾默首蒙拯溺之恩蒼生荷仁壽之惠微管之力民其戎乎鯨鯢既誅天下且定早應移鑾西楚旋駕東都裡祀宗祊清蹕宮闕西周岳陽之敗績信 宇文之和通以萬乘之尊居二境之上夷虜乘釁再覆皇基率土分崩莫知攸暨謀之不善乃至斯故皇世祖之裔允膺下武而貞陽以旁枝外入濫尸非次陳武興勤王之師至正當 璧之后驅斥僭王誅鉏亂臣國亡重康彞倫復叙既而天不福善早世登遐土德代興火行告謝驃騎三琳懷申胥之志蘊荀息之忠爰納嗣君更紹顏運于是嘯命方岳大興師旅龍虎戰鬪水漬山崩君臣摘書論本觀
卷十八
三三其行四

越帝命齊王若乃甚私與周而遠咎王永復秦而延殃天欲亡之非人誰救夫創天下者至明者也喪天下者至暗者也是以禹湯與其功桀紂廢其業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後君逮茲梁室有異于此何則高祖撥亂除殘反身招于禍亂世祖復讎雪恥翻手命于寇讐詠皇繼祀而再移後嗣紹基而祚從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自天所祐歸于有德元之官自有梁備觀成敗昔因出軸流寓齊都窮愁著書竊慕虞子但梁室桎梏備續多闕所得遺畧不盡舉未獲旋反更窮搜訪採其聞見撮其衆家一代之事可得觀矣

梁武帝論

朱敬則

梁高祖聰明文思寬厚通博生而神異動多奇怪此天表也永元之初群賢受命竭懷輔正盡力康衢細隙未開纖塵不動而雄圖英算孤識獨見審長河之將決知崑山之必焚理欲先天未遑後舉叫嘯龍虎今集風雲馳函以取荊州運五都以震都邑長流遠邁獨決方寸霜風飛掃雲而雷沫白旄一麾頑童授首乃吊冤魂而謝牛酒昭筐篚而載善人師不疲勞人無怨讟謳歌是逼獄訟攸歸代德立成眷命斯在熊躬覽載藉備睹與亡留心求瘼勵精納善維化未大道時亦小康也若尋其德音書論本觀
卷十八
三三其行一

討其風俗尚根淺易拔源涸難流禍亂相仍蓋其宜矣且兵號義旗戰稱伐罪朕非已利功豈私成湯有慚德去道近也武無愧容其私厚也昔魏太祖兵鋒無敵神機獨行大戰五十六九州靜七八百姓與能天下慕德猶且翼戴弱主尊獎漢室降及宋高剪平偽孽安復王家義聲薄天高誠動日然更懸兵四嶽決勝五湖北靜燕塵西清秦霧宏勲不讓盛德見推備物滿庭猶非望故晉帝今日之所事甘心義士猶或非之通人尚為薄德况梁取天下又甚于斯南康主盟實稱齊帝奉之以成大順承之而重義兵國步既寧家怨又雪君稱主祭臣復何僭借人

之名而不復命者也尋其錫文考其譏諫事同對面理非飾詞
寧知悠悠江山相去千里矯情偽迹頓至于斯示人此心豈躬
行事歟令節義行于比屋其可得乎夫君人者日月齊其明陰
陽資其信江海同其量天地偕其容未有飾智驚愚術材惑衆
較武力干羊侃示腰腹于賀琛商畧儒宗取異于章句變置官
品無求于典實每事皆欲先入所唱復須稱贊父作子注君制
臣歌受佞無厭進諫不倦浮華道長輕薄路開以天道為嘉祥
用妖怪為休祉聚斂俱極賞罰無章有識為之寒心群僚皆不
先覺若言位是神物何須下殿走乎若言負重願休何勞受贖

古詩本觀

卷十八

三四梁武帝

歸乎若言息人是務何須納叛臣乎若言吞代有時何須中許
和乎利器不藏奸夫得志然則侯景之兵我人也伏我器也驅
我人搗我器而取雋者豈異術哉由上之失教也君父幽辱宗
廟傾危帝子王孫跨州連郡未有晉鄭齊心牟虛合契五侯九
伯列海分山竊聞申包胥之頓哭秦庭茅夷鴻之弊謂吳國戶
口徒衆不覩死戰之人寵遇雖多寧有報恩之士江淮無波瀾
之阻城闕絕藩籬之固長州杜若一旦凋零稽山竹箭忽泯摧
折可不甚歟或問曰梁主不以黃屋為尊紫宸為貴離欲絕愛
遺色歸空有湯武之憂勞若堯舜之懼腊享國五十若登春臺

忽為逆旅叛臣鳴吠通醜長戟指關強弩臨城兵折意窮忿毒
而沒善不可恃岐路何歸君子曰梁主之美誠如子言神無與
善未敢聞命何者武帝暮年荒誕實其殫守縣之力不克自縱
之資盡丁口之租纔足緇衣之費昔夏桀以九州之富素皇以
六合之尊造瓊室而天下土崩作阿房而秦中瓦解况地比一
郡國乃三分外有征戍之勤內有雕靡之弊加以金剝寶柱爛
燬雲霞至于銀榜朱簾的皪星月神怒人怨禍積患生過往必
來何足疑也且夫患于齊而保于我何補也得一夫而亡一國
非智也昔趙納馮亭有長平之禍梁受侯景成永福之災金甌

古詩本觀

卷十八

三四梁武帝

忽傷悔之何及



梁武帝論

蘇轍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形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為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

古論大觀

卷十八

三

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其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畧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

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見至今身而為奴隸

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識者觀秦

梁之敗則以佛法為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不信佛

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

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法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弒前議者

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忤矣二者有見其一偏耳老佛

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

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深不可測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

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

古論大觀

卷十八

三七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
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王無以
為正而貴高將恐蹙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滅
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器
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
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
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簡文帝武帝

唐太宗

史臣曰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若乃天挺惟神光膺嗣位邁油雲而驤首濟沉川而能躍少康一旅之衆所以開帝圖成湯七十之基所以興王業靜河海於既泄補穹闕於已紊事異於斯則弗由也簡皇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由桓氏祭則寡人太宗晏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隕於時西踰劔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青洛荆吳戰旅嘯吒成雲名賢間出舊得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紀綱桓冲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於時上天乃眷彊氏自泯五尺童子振袂

古論本觀

卷十八

三八 簡文帝武帝

臨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涵谷而條綱弗垂威恩罕樹道子荒乎朝政國寶憂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鬻利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茲愁民歲廣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詣闕烈宗知其抗直而惡聞逆耳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神言而金行頽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符堅百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為武不亦優哉

簡文帝元帝敬帝論

李延壽

論曰帝王之位天下之重職文武之道守聘所常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郢剪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略固無得而稱矣既縣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眷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蕩之之道革靡之之商俗大脩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冑仁義折衝尊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于戈載戢凡數十年濟之馬洋之馬魏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然不能息未敦本斷彫為樸暴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終夜不寢或日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

古論本觀

卷十八

五九 簡文帝元帝敬帝

遭禁虛僻蒼頭之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欲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奸佞儲后百辟莫能盡言陰躁之心暮年逾甚見利而動悞諫違卜閉門揖盜棄好即讎舉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其殷墟自古以安為危既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高祖之遇斯屯剥不得其死蓋動

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敏獻過人神采秀發多聞博達富瞻詞藻然文艷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踈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桀逆構扇臣猾滔天始同牖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々蒼昊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纏魏闕群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盤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劒嘗膽枕戈泣血射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朕望坐觀國變以為身幸不急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猜忍酷多行無禮騁智辯以飾非肆忿戾以

害物爪牙重將弛濟謀臣或顧恥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薤醢
辜文君子相顧慄然自謂安若太山筭無遺策怵於邪說即安
荆楚雖无惡克剪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斯乃上靈
降鑒此烏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華而棄
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讎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
之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
沒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
政刑不由於已時無伊霍之輔烏得不為高讓歟

陳武帝論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梁自侯景入
寇蕭啓外奔西隣責言南風不競篡殺三帝覆沒兩都可謂亡
矣但人痛既深天道亦悔是以大命集于有陳也武帝身長七
尺垂手過膝蓋姚襄劉備之儔也惟塞以容物明以知人曠蕩
不羈雄勇蓋世聲振嶺表功濟日南屬王室不綱大難未已江
湖群盜日尋戈戎是以投袂而呼夕不待旦以梁大寶三年二
月會王僧辨于白茅灣齊小白之合諸侯以謀王室臧子源之
要天地惟討賊臣故戮力盡心有死冉二義聲一發其從如雲
古論大觀
卷十八
四庫全書
論
端居不言神光滿室建牙將指飛龍在天其所志也叛而伐之
伏而舍之伐叛刑也柔伏德也德刑既舉八知其心旦為仇讎
幕為賓友文公指白水蕭王推赤心不足加也君乃侯瑱賊將
也降無季布之疑安都敗師也歸受孟明之任重孝穆之義待
之如賓釋歐陽之囚恤賢是用故得群材畢用衆勇合威蓋徧
地之橫流廓溥天之巨祿繼侯景于竹斚執王偉于草間爰其
息歸瞻鳥遂止仍以新不間舊疎不間親高讓近臣方求別統
昔魏推袁紹漢謝項王道貴能伸理不嫌屈及江陵不守喪君
有君疆場無虞群臣輯祖足以摠三腫之遺憤歌萬國之夙悲

既上宰變圖假立非次晉出于圍秦納貞陽陵谷遷移對之長
歎君臣易位但覺悲哉况乃居汜不歸焉用方伯在鄭未納誰
曰勤王于是潛謀腹心陰召武旅因社陵于別室告文帝于臨
時舟乘且潮旗覆夜月掃重氛于絳闕反宸極于紫微後不決
辰區宇大定加以北挫蕭軌西拒王琳聖德日新元勳漸茂然
後繼宋齊之丕業承舜禹之大名昇壇而告上玄分珪以揖郡
后大哉美哉人無間焉但雲雷尚屯邊塵未弭翌日吉漸縹衣
在庭楚之王孫歎布衣之乘返燕之太子賡機橋而不歸悲夫

古詩大觀

卷十八

四 陳武帝二

陳後主論

朱敬則

長城公器識古人承平嗣主觀其求忠讜之士禁左道之人淫
祀妖書鏤薄假物即古明哲何以加焉但強寇臨邊南國斯感
禮義不舉苛刻日滋鄰好不敢驕傲是務嬖妾五十盡有珥貂
之容麗服一千咸取天桃之色加以貴妃夾坐狎客承進玉貌
絳脣咀嚙官徵花牋彩筆吟咏烟霞長夜不疲略無醒日于時
也隋德甫陰南破江漢厚得間諜羊叔子之傾敵人不伐有喪
楚恭王之結隣好加以賀若謀勇應變如神擒虎於風臨機若
電莫不迎刀自裂聽鼓爭奔斬張悌之守迷降薛瑩之知命紫
殿正色不用素憲之言白刃交前但為無社之計嗟乎龍盤虎
踞之地露草霑衣千門雙闕之間風煙歇絕臨江離別之感赴
洛鳴咽之悲五百里之俘囚纍纍不絕三百年之王氣寂寂長
空一國為一人興前賢以後愚滅其未尚矣或問曰安樂公劉
禪歸命侯孫皓溫國公高緯長城公陳叔寶並稱域中之大援
天下之尊或銜璧送降或逃竄就繫必不得已何者為先君子
曰客所問者具在方冊請為吾子陳之任自擇焉若乃投竿求
生橫奔畏死面縛請罪膝行待刑是其謀也馬上唱無愁之歌
侍宴索達摩之曲劉禪不思隴蜀叔寶絕無心肝對賈充以不

古詩大觀

卷十八

四 陳後主一

忠之詞和晉帝以隣國之詠是其才也縱黃皓嬖岑昏寵高瑛
狎江惔是任也剝面鑿眼孫皓之刑棄親即讐高緯之志其細
故不可殫論聰吾子之選衛任夫人之明鏡客曰入井下策
也



隋論上

李宗閔

客有問宗閔曰孟軻稱齊王由反手謂管仲為不足為若是則
功業存乎人不存平時不亦信乎宗閔曰非也可以王而王可
以霸而霸非人之能為也皆此時也人皆奉時以行道者也不
能由道以作時者也能因變以建功者也不能由功以反變者
也昔者紂為無道以流毒于群邦天下囂然不待文王之仁人
然後所戴之也苟有息肩之所則民莫不疾平奔走如赴其水
火焉當此之時有能扶義陵戎除去大慙則民莫不爭被矢石
以報其父兄之仇故太公相武王起而革滅獨夫以成王業宜

建其國雖無大惠于群邦天下順焉雖文王之仁且欲招而懷
之也苟微虐殺之害則諸侯孰肯忘國從亂而違其天子焉當
此之時有能匡飭暴強夾輔王室則諸侯孰肯不爭奉盟晉以
休其戰伐之勤故管仲相桓公從而撫之藩衛宗周以立平霸
功亦宜也誠使太公居管仲之勢而能以周王天下乎吾有以
知其不能也太公管仲並時而起則吾未知孰前焉故仲尼稱
管仲曰如其仁稱桓公正而不譎豈有非其道也而仲尼稱之
且曰聖人之門無道桓文之事吾不信也客曰然則古人為天
下者亦如是乎宗閔曰固也所由曰道道之不可易擅集仁義

之謂矣所遭曰時時不可常應天順民之謂矣昔者陶唐氏之
為天下也法天而則地授時以任民垂其衣裳而天下無為推
其誠心而刑罰不用當此之時各順其情性樂其習俗保其奉
命故謂之至時一大變及有虞之為天下也始放四凶以除民
害是故勤而不德時又一變焉及夏后氏之為天下也始用肉
刑以寒民心是故威而不能懷時又大變焉及湯武之為天下
也始及干戈放殺昏虐是故善而不能善時又大變焉及桓文
之為天下也始合諸侯以匡王室是故順而不能革彼三王二
公皆元德也夫豈樂為相反哉勢異則事殊時遷則俗易執一
不可以通變循古不可以制變是故觀時而立功論世而創業
唐虞各以其道而自帝三代各以其變而自王二公各以其時
而自霸不其大哉吾故曰禮以因人苟有以因之不必法乎古
也樂以和人苟有以和之不必法乎古也兵者除亂苟有以除
之不必法乎古也為政者平理天下不必法乎古人也況古之行
法豈有常亦有從其宜當其道天下隨時而已矣然膠柱鼓瑟
惡能成其音聲哉若乃誦前聖之言守已行之制道變而不通
得時而不隨夫如是可謂王莽宋襄公之言不足為有道者也
昔者王莽嘗為德化矣不問可否語必援經不量人心動必據

古于是天下煩潰從而喪之此不知變之禍也昔者宋襄公常
為仁義矣楚人尚詐我必信彼兵尚奇我必正用欲以興商道
霸諸侯一戰而為敵所執再戰而身死國削為天下僂笑此不
知時之禍也易曰功業見乎變又曰隨時之義大矣非天下之
至明孰能通乎變非天下之至聖孰能通乎時且軻之所言前
王之遺迹矣君子亦云道而已矣何必履其故迹耶嗚呼自周
室下衰諸侯放恣仁義之道隨沒于戈兵微管仲中國幾為戎
矣而曰不足為也孰可為之哉

隋論下

李宗閔

客有曰王霸之事既聞之矣或言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而孟軻非之曰未聞枉已而直人者也又曰聖人之行不同繫其身而已矣又可信乎宗閔曰非也聖人以枉道為耻以屈道為辱故雖辱其身而進焉非其道故潔其身而退焉進豈有他唯道所在而已矣天生聖人者孰為然哉為行天下之大道也立天下之大教也利天下之人民也故天下有不由其道者聖人憂也天下有不知其教者聖人憂也天下之人民有不寧者聖人憂也

隋論太觀

卷十八

聖人隨論下李一

憂也聖人之職也如此聖人之憂也如此得其時適其會上有明天子下有明諸侯遑遑然求合豈不曰今辱吾身則天下蒙其安百姓得其利不辱吾身則天下不蒙其安百姓不得其利吾寧以一身之故而危天下病百姓哉比伊尹之所以樂為割烹而不顧其耻也若不得其時不遭其會上無明天子下無明諸侯則必汲汲而求退豈不曰今辱吾身澤得施乎民道得行乎世吾往也今不辱吾身澤不得施乎民道不得行乎世吾止也雖然吾豈圖是安哉亦將激偷倖之風全百姓之教以為乎後之人耳此顏回所以樂窮巷而不動其心者也故易曰時止

古論太觀

卷十八

聖人隨論下李二

則止時行則行動靜唯其時故傳曰富貴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取捨唯其義也然則趨時不可以潔已喪義不可以圖身亦猶追亡者趨沉溺者濡豈樂為之哉其勢則然也故曰觀逐者于其反也觀行者于其終也柰何君子之道豈可以小知哉非匹夫之為諒也觀懸磔之危有救之道小則可王則不可而曰非堯舜之事吾不忍為之是知堯舜之道乎是謂堯舜之言乎且軻之言過矣所惡夫于進務入者懼其為利也苟不知為利于辱何有哉客曰然則仲尼不蒙恥而進何也宗閔曰仲尼將蒙恥而不得當也豈不願之乎當仲尼之行也上之人害其道下之人壅其言猶且歷說諸侯環轡于天下冀幸時君之一悟王風之變其存心遇合惓惓而不能已焉終無可柰何故逐于魯斥于齊圍于匡蒲厄于陳蔡栖遑狼狽于楚鄭之間其道逾窮其進彌塞不知者以仲尼之為欲顯崇其名位富貴其躬者也孰知聖人急于扶世而不恤其難者哉故昔稱伯夷不辱其身且曰我異于是及公山弗擾以費畔而欲徒之豈不將由是道行捨其恥焉可也今牛鼎雖為辱猶不愈于公山氏乎因斯而言仲尼亦有枉也惡有仲尼枉已而不能直人哉安得乎潔其身而已是故水受濁以淳物不傷其清石受磨以利

物不磷其堅君子屈已以教人不害其義嗚呼進取之士誠能
察伊尹顏淵之所以進退思仲尼執轡亦為觀大易動靜不失
其時後匹夫之果其行無志無濟之道則雖有甚于牛鼎之恥
吾將歌頌之不暇又何譏焉若果孟軻之言則人之相率獨其
善而已矣惡能理天下哉

隋論

李清臣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為之以吏治吏治可以苟天下之安而
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
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於桀自湯至於紂
自武王至于赧三代之長各數十世安而不變者幾二千年自
高祖至於孝平自光武至於獻帝自高祖太宗至於僖昭茲二
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於三代之長而有過於歷若隋
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終三世二十
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
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
於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薄厚之效邪隋文之九年滅陳而天
下始一奮勵於為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
宿衛之人傳餐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無游食之人戶口歲
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之謂太平而識者皆知
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
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辯數動察為能
處三王之位而卑卑為任智數覈文法此持吏才之尤者耳非
王者為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學為累而房喬於清平之時而

獨知其將亡彼或用王道而常為百世慮國祚之未人可得而
近測之哉嘗觀於三代其為治之旨皆本於仁義禮樂先教化
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賞其始雖若迂濶而其成以至於兵
寢刑措暴炙百姓之耳目浸漬涵揉百姓之骨髓其勢猶大固
如置方於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亟壞也未
世中主德既不及於古才亦不至於道所用者皆俗人而所尚
者皆細法爭於功用勇於擊斷謂簿書刀筆之間可以為治語
之以王道則傾背而切笑強者為之及其益猶可以自守一有
勢鐔則怨心紛然內外皆為之擾動姦豪乘其敝而起其撓天

古論大觀

卷六

五二 隋論事二

下如驅羣羊而蕩王業如振欬器耳是故民衆而益亂地大而
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三者鑒於三
代而漢隋唐之事不恃吏治之安而留意於王道其可以長有
天下之民矣

隋論

魏徵

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豐功博利弘濟
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自周邦不競隋運將隆武元高祖並
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摧東夏總百揆定三方然後變謳歌遷
寶鼎于時匈奴驕倂勾吳不朝既爭長於黃池亦飲馬於清渭
高祖內綏外禦日不暇給委心膂於俊傑寄折衝於爪牙文武
爭馳群策畢舉服僭夏之虜掃黃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鎮環四
海以為池厚澤被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蒙故業踐丕基
阻伊洛而固峭函跨兩都而總萬國矜曆數之在已忽王業之
艱難不務以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運拒諫之智聘飾非之辯
耻轍迹之未遠忘德義之不修於是鑿通渠開馳道樹以柳杞
隱以金槌西出玉門東踰碣石墮山堙谷浮河達海民力凋盡
徭戍無期率土之心烏鵲魚潰方西規奄蔡南討流求親總八
狄之師屢踐三韓之域自以威行萬物顧指無遺又躬為長君
功高業列寵不假於外戚權不逮於群下足以輔輶軒唐奄吞
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一君而已遂乃外踈猛士
內忌忠良耻有盜竊之聲惡聞喪亂之事出師命將不料衆寡
兵少力屈者以畏懷受顯誅竭誠克服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

鋒刃之下或殞鴟毒之中賞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
畏首畏尾進退維谷彼山東之群盜多出廝役之中無尺土之
資十家之產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於上
歎無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救死惟滿莫識旌旗什伍之容安
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為戰衆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橫
陣星離幕布以千百數豪傑因其機以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
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踵覆沒莫之能禦煬帝魂褫氣懾望
絕兩京謀竄身於江湖襲永嘉之舊迹既而禍生穀下繫起舟
中思求告而莫追唯請死而後可身棄南巢之野首懸白旗之

古論大觀

卷六

五四 隋論魏三

上子孫勦絕宗廟為墟夫以開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土地
之廣狹料戶口之衆寡筭甲兵之多少校倉廩之厚實九鼎之
譬鴻毛未喻輕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
擬於長江語人謀則勾麗不侔於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
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為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
高祖北却強胡南并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下為
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
無怨讟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席已安
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群臣如寇讎勞近

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經魏闕阨危弗圖圍解鴈門慢遊不息
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群盜並興百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
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
以滅者也可不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
并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
起於群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

古論大觀

卷六

五四 隋論魏三

隋論

蘇軾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

古論本觀

卷十八

五

隋論

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持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壤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

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々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被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

古論本觀

卷十八

李

隋論

誅滅略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脩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為政也寬々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典太王避狄於岐幽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々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恐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為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秦隋勢之相似論

李德裕

自周之衰而天下裂為戰國至秦始皇然後并六國而稱帝自晉之亡而天下分為南北朝至隋文帝然後混南北為一區彼始皇隋文皆有雄才大略過人之聰明其所建立又有卓然傑出於後世者方駕遇將帥削平四方據關中金城之固而都之以臨制天下其意皆欲傳子孫於無窮然而身沒而國危皆以二世而遂亡者夫所以為君之道繆所以為治之術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不知其子而付託非其人也夫人君之道秉本執要簡而常逸元首叢勝則萬事隳此不易之理也至秦隋則不

古論精義

卷十八

五元秦隋勢之李

然以察為明以苛為德竊竊然惟恐人之軋已而奪之權故始皇斷度量書隋文衛士傳餐皆日夜有程下中程不得休息天下事無小大皆以於上丞相大成不過受成事奉行文書而下皆持祿欺謾以取容此風不改卒至於亡故曰失所以為君之道者此也古之王者得天下以仁雖朶之以干戈而治之以禮義其善政美化必有以深結其民之心而信厚和平必有以變移其風俗故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者用此道也至秦隋則不然彼見所以取天下之難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不決於法刻削而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分裂而為敵國有曩者英雄割

據之患故始皇劉毅戾亦樂以刑殺為威專任獄吏而親幸之

海內愁苦無聊而陳勝項籍攘臂大呼天下響應秦遂以亡隋文亦制為嚴法峻刑以杜天下之變謀臣宿將誅滅略盡元元不勝其毒而楊元感李密倡之羣盜蜂起天下大亂塗地而不復振借使秦隋已并天下而以仁義之惠澤在民雖有胡亥煬帝之不肖天下必思所以繼其後而奉之者其亡不若是之速故曰繆所以為治之術者此也古者立國未嘗私有天下必封建親戚功臣以為藩屏資其犬牙盤石之勢以夾輔王室故商周之王皆幾千年夫豈無僻王賴諸侯扶之以定其國彼秦見

古論精義

卷十八

五元秦隋勢之李

周衰而諸侯便相誅伐天子弗能禁也以為天下之所以戰鬪不休者以有侯王於是罷侯置守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其地東至海西至臨洮南至響戶北並陰山至遼東身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內有姦臣之禍外有大盜之虞一夫作難九世隳廟而莫之救彼隋之所以亡者亦無以異於秦故曰二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者此也古者立嗣以為國本既得其人而又付之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大臣故本定而國安胡安喪而天下不亂武王則託之周公武帝欲立昭帝則託之霍光此周漢之隆也始皇有一長子扶蘇怒其正諫而使北監蒙恬

於上郡沙丘之事雖為重書以召之而付之趙高故得與李斯同為姦謀而胡亥卒以奪嗣隋文有一太子勇聽讒譖而幽囚之臨終以廣失禮雖有召勇之言而付之楊素故卒及於不救而煬帝得使其欲故曰不知其子而付託非其人者此九秦隋相去千有餘載其所以混一海宇傳二世而遂亡與夫所以致亡之道皆若合符節書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者也然秦亡而漢繼之傳二十餘主享國四百年隋亡而唐繼之亦傳十帝享國三百餘年自三代以來未有與之比隆者然則秦隋者其漢唐之驅除乎不然何其興之盛而亡之暴也

古論大觀

卷十八

六十三 秦隋興亡

十八卷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十九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陸文鳳仲鳴甫編次

隋封論

魏徵

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叙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同其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祥乎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高祖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閭房之隙又不相容至于二世承基其弊愈甚是以勝穆暴薨人皆竊議恭王將浹自以為古論大觀

卷十九

一 隋封論

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

其錫以茅土稱為磐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昨隸為仇外內無

虞頭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隋高祖論

朱敬則

昔孫資陰謀晉宣入輔鄭譯矯制隋文受遺自此而有魏人從斯以還周鼎蓋天厭亂德神誘其衷若妄指河水遂成王業誤繫金鼓仍啟霸國也况體貌奇特儀表絕人周太祖之欽明異其風骨齊憲王之聰察憚以非常韋鼎一見以委誠趙公聞名而進女是以稱劉季之靈怪者不謀同詞說中興之應識者往往偶語屬周多世故禍難存臻始以后父之尊遂受托孤之寄騎虎不下倚角是因不利孺子非唯管叔之言社稷輸人寧止休公之對所以尉遲舉魏從亂如雲王謙據蜀其徒若市遂能

古詩大觀

卷十九

二

隋高祖卷十

驅駕豪傑委任忠良不下廟堂天下大定然後謳歌允集文物滿庭卿雲曉聚長星夜掃拱挹而朝群后昇壇而頌上帝紹舜禹之遺蹟光漢魏之大名于是流曠蕩之玄風浸淳古之齊澤削秋荼之繁令革亡國之哀聲加之以恪勤廣之以質素太陽滿昆蟲之穴湛露垂行葦之苞教人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俄屬陳朝喪德江海揚波自絕于天結怨于下乃以開皇八年十月承少昊之秋氣動文昌之將星下蜀漢之舟翩翩龍躍集幽并之騎蕭蕭馬鳴一葦而可以橫大江三令而可以陵湯火蔣山苦戰于文之颯颯飛揚建業大崩叔寶之金湯不守既還岸上

之虎非復水中之龍斬伯嚭以謝陳人禮陸機而慰吳士春波

暫洗汗俗咸新秋露一零弊化斯改乃下制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內外職位遐邇黎人家家自脩人人克念使不執不物蕩然俱盡此乃憂勤之心見于動靜故使六合之中觀如曉日八紘之內若遇新晴况復盡力于人厲精為政躬親以率下因心以感物煙火萬里風雨四時野有擊壤之歌天無垂象之誠玄穹丹煙燧不驚玉檻金河波瀾久息天子登雲臺而訪道實垂拱而無為公卿指日觀以推誠願升中而每涖可謂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天性既備素無學術意不及遠政惟目前是以

古詩大觀

卷十九

三

隋高祖卷三

此雖司晨曉人罔極剖符罕山河之固同盟多剪黜之悲恩不終于有功罰每滯于無罪啟閭閻之兆借寶沉之兵楊素決其波張注其隙柳遠草制房陵尚遙穆子投戈豎牛仍在禍非天降釁是人謀是以知隋運之不永矣君子曰昔陸孟知中興之微宣帝始重儒術李通稱漢家之命世祖專信識文時好既行其流遂廣故子雲符命尹敏偽言即其類也高祖少愛不經之談遂好迂誕之說所以王韶順旨袁克取容賞溢丘山恩深江海豈不弊乎又祥瑞者聖人之應也至若八百集于孟津六王至于陔下周人岐山之北晉衆江漢之南負樂就陳得手適

宋牛馬內向群盜外奔宗社又安黎民不散此瑞之上也若乃
連珠共軫的皪清漢之涯合璧齊輝光芒黃道之上四時不與
百穀用成家有孝慈人懷禮義此善之應也至如白鹿朱鴈瑞
澤卿雲鳩雀異毛草木殊狀此並沐我皇澤煦我帝春聖人圓
城之中天子生成之物豈足表太平之日顯休明之辰而隋主
好之意不能盡遂令巧偽相半何其薄哉近石虎之有中原也
羶胡是羯牧馬驅羊子女歿于淫昏文物盡于鋒鏑猶得厭六
馬駕四麟然連理之材煮白雉之肉若天道不感應降以災由
斯而談斷可知矣隋之眷眷復何為哉問曰晉克金陵功多者

晉書本紀

卷十九

四 隋書本紀三

屬更隋平建業德俊者尤宜爭名于朝事必須此將庶恥道
盡莫畏簡書乎君子曰曉兵之家因敵變化故有功成靖罪之
義君命不受之談今者王濬乘風賀若先戰苟有大利何簡細
瑕方知責兵士之汙宮闕微軍司之隱王帛豈不陋乎始范甌
後入孟厠不前卻克有詞馮異不語時無君子斯焉取斯豈與
夫自伐無慚奮鬚直出而相類乎又問曰王者初興必有佐命
莫不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白雲之翬慶龍清風之集雕虎不以
夷險易志不以遠近隔心千載一時其來尚矣三代以前緬邈
無際兩漢之後聲名可尋若乃庀俗匡時體國經略謀出心背

政待股肱但清濟之入濁河波瀾莫辨蚊虻之附驥尾遲速罔
知既因論討之餘願示懸衡之末君子曰神人無功達人無迹
張子房玄機孤叻清識獨流踐若發機應同急節優游淡泊神
交太虛非諸人所及也至若陳平荀彧賈翊荀攸劉曄郭嘉田
豐沮授崔浩張賓等可謂天下之菁英惟懼之至妙中樞令變
因敗為功爰自秦漢訖于周隋蘭菊相薰惟有此矣加蕭何之
鎮靜關中寇恂之安輯河內葛亮相蜀張昭輔吳茂弘之經理
瑯琊景畧之弼諧永固劉穆之衆務必舉楊陸彦百度惟貞蘇
綽共濟艱難高潁同經草昧雖功有大小運或長短咸非股肱
之材悉為忠烈之士若乃威以靜國謀以動眾提鼓出師三軍
賢勇置兵境上千里無塵內外蕪林惟孔明景畧也故崔浩云
王猛是符堅之管仲劉裕是德宗之曹曄孫盛云孔明善輔小
國子產之流也斯言中矣

晉書本紀

卷十九

五 隋書本紀四

隋煬帝論上

李延壽

論曰隋文帝樹基立本積德累仁徒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為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憤惋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期月尉遲廻舉全齊之衆一戰而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乘茲機運遂遷周鼎于時蠻夷猾夏荆揚未一劬勞日久經營四方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此義論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尉候無警遐邇肅清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庫實法令行

告論大觀

卷十九

又五 隋煬帝上

隋煬帝論下

李延壽

煬帝爰在弱齡早有志尚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見肆厥姦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升儲兩踐峻極之榮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常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充積於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已傲恨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冠服以塞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彰教絕四維刑參五虐誅鋤骨肉屠剿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者莫聞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遶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弗堪命乃急令暴賦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申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鴈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楊越姦究乘塞強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莫返加之師旅困之以饑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七十八馬於是相聚翟蒲翳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萍三九土並為糜鹿之場慄三黔黎俱充蛇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

告論大觀

卷十九

六 隋煬帝下

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為虞、上下相蒙、肯念亂振蟬蛸之羽、窮長夜之樂、土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為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疋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之同就誅夷、體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傳曰、吉凶由人、祇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有徵矣

北齊書卷二

隋煬帝論

朱敬則

煬帝美姿儀、性聰慧、少好學、善屬文、故高祖獻后特所鍾愛、矯情飾迹、有曹丕之釣名、傾承中使、若子楚之仁孝、况南平江左、北靖塞垣、楊素譽其賢、桑和說其貌、屬青宮失愛、子掖流恩、遂映前星、乃昇明兩、衣冠雖偉、入朝少四皓之賓、公宴雖多、言譚止七子之客、但奸心未露、偽迹斯窮、沐猴而冠、輕薄之材、不久况虎為善、爪牙之毒、會施、故無道于大慚之晨、蒸淫于易簣之夕、罕高宗之諒闇、有丹朱之慢遊、于時隋德在人群、生樂業、二十年之訓聚、百萬衆之精強、乘天下之有盈、驕海內之無事、乃

書論本觀

卷十九

八隋煬帝朱一

自以土廣三代、威振百蠻、恃才矜已、傲狠明德、內懷陰謀、外示寬平、盛衣服以掩姦、飾詞令以拒諫、更乃荒淫無度、法令滋章、人力盡于穿築、朽軸空于聚斂、十室之內、思亂者一二焉、方始馭八駿、建五牛、穆天子之白雲、更遠瑤池之外、秦始皇之觀日方踐石梁之前、或以衢路受刑、或以滋味被戮、死不可無罪而免、賞不可有功而要、相傾索然、莫知攸止、十室之內、思亂者五六焉、於是斛斯外奔、玄感內逆、兵陷遼水、糧斷河黎、月暈七重、知龍頭之犯罪、日光四散、覺兆庶之分崩、且選妖麗、忠朋淫嘉、群姬之慢言、樂少年之醜穢、不軌不物、無威無儀、開梁不通賦

役斷絕更乃遂取五年之課以充長夜之娛十室之內思亂者八九焉當此時也小人方興群盜孔熾大者剽州邑小者劫村閭擾擾四人俱靡息肩之處喧喧九土居為鬪戰之場天子乃幸維揚泛舳舳驅虎賁之騎唱龍舟之歌以大江為天塹以長淮為地險周章至于戲下猶自未知閭閻入于庶萌何不告我昔為天下之重今乃一夫所輕豈不惜哉彼煬帝者聰明多智廣學博聞豈不知蛟龍失雲漁夫足得為害鯨鯢出外螻蟻可為災忽乃棄崤函之奧區遠河洛之重阻言賊者獲罪敗諫者受刑豈不是色醉其心天奪其鑒竄吳夷以避其地虛宮闕

古論本觀 卷十九 九情湯帝朱二

以候聖人蓋為大唐之驅除也君子曰小人之心猶火也火之性必須有所燒小人之性必須有所害當其受寵遇也排忠良庇道德辨足以移視聽辭足以結主心導之以淫奢引之以苛刻人困而不恤政荒而不修如螻蟻潰隄防不覺其敗如春風養草木但見其盛事至而未知禍構而方懼素無材畧不能以敗求全本自少恩豈能得衆成事進退唯谷無處容身或出奔以圖生或殺主而自解眇觀史策通採興亡開役者多是愛臣害上者無非近習然庸君暗主莫肯遠之復何言哉

太子勇論

真德秀

隋文以術數取天下其操制羣下亦以術數宜非臣子所能欺也而太子勇任情率直則疑之晉王廣矯情節詐則信之夫勇之天資中人耳使帝能博選名儒責以輔導切磋琢磨未必不為令德而廣則大賊也方其平時自媚於帝后欲為奪嫡之計久矣一聞后意有所不平於是緣飾者彌工而傾擠者彌巧觀廣之所以取謀於宇文述而述之輸貨於楊約以自通於楊素者其安排布置一如戰國縱橫之徒帝徒知勇之當廢而不知其所謂罪戾者成於諸人織組之手也徒知廣之可立而不知所謂善美者出於諸人捭闔之口也而其實安在哉帝至是如顰如瞋不復能自辨是非而一廢一立祇以為楊素等鬻賣之地耳不知平時所謂術數者果焉在耶廣既升儲又以勇付於其手迨其垂沒乃始知廣之不足付而出召勇之言則徒以殺其身而已矣吁後之人主其於讒言罔極之際可不察哉

古論本觀

卷十九

太子一

隋宗室諸王論

李延壽

論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自魏晉已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於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隋文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閭房之際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基茲獎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為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仕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爲盤石無甲兵之衛居與卑吏爲伍外

隋書

卷九

隋書

內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哉河間屬乃改葬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若遺迹及身而絕固宜然矣文帝五子莫有終其天年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於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効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曰一免走街百人逐之積危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而帝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聲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

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寔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舉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碑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成顛殞於煢毒本根既絕枝葉畢萌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元德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帝疎而忌之內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教身非積善固有餘殃三令趙及燕越皆不得

隋書

卷九

隋書

死悲夫

隋儒林論

魏徵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為父子正君臣尚忠節正仁義貴
廉讓賤貪鄙開教化之本源鑒生人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
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
其祿而富懷其道者無其位而尊故仲尼頓挫于魯君孟軻抑
揚于齊后荀卿見珍于強楚叔孫取貴于隆漢其餘處環堵以
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
五胡交爭六籍道盡魏氏廢述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
未弘登夫大和之後盛修文教縉紳碩學濟濟盈朝綏掖巨儒
苦論大觀

卷九

三隋儒林論

往往傑出其雅誥與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
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
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于毛公
禮則同遵于鄭氏大抵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林
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我爰自漢魏碩
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恩
蔽于當今而皆明哲于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最
之獨詣庶績必舉德于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筆縱
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

望于青紫或數奇運舛乃棄置于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
中今之學者困于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于所習以
求貧賤者乎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
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宮群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
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自正朔之變將三
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應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綱以
掩之貴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
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
禮博士整懸河之辨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失研覈異同積
苦論大觀

卷九

十四隋儒林論

滯群疑渙然氷釋于是超擢奇俊厚賞諸儒達于四方皆啟
塾齊魯趙魏尤多英拔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
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
竭不悅儒術專上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既衰壽之間遂廢
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
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論
討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
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通古今後生鑽仰莫之能
測所製諸經義疏縉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

徒怠散盜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滅小人空
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
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埋沒于煨塵矣述使後進之
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勸欲之心相與隔于不義傳曰學者
植也不學時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
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想皆將其餘論綴之于此篇云

古論大觀

卷五

五 隋儒林樂



隋對女樂論

來 鶴

隋儒林有說高祖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否楊素以下莫
知所出遂言無之房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
王者房中之樂著于雅頌不得言無隋文悅意而史不刊者朝
與職俱無人也夫秦齊晉皆有女樂由余去孔子行錫鞶絳之
謂也漢祖唐山夫人能楚聲又舊云祭天用女樂魏武有廋女
能鼓琴特異于諸妓則女樂者秦楚晉漢魏俱有之而諸素以
下皆不能言者豈以所問是古天子耶若是則有太昊伏羲女
鼓五十絃瑟悲哀帝禁不止後之帝王遂能有之群臣不能以
是言但賢暉遠之說暉遠引詩臆對終為博古通知殊不明悉
率一時之言願昧二南之旨且詩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
淑女鍾鼓樂之說者后妃有閑睢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以
事宗廟盛德者宜有鍾鼓之樂也故琴瑟在庭荇菜羞之上下
樂作以盛其禮耳謂以樂樂淑女非謂淑女執其樂也淑女為
后妃也安有后妃執樂也荇菜謂在宗廟用也安有謂王者房
中樂耶是皆乖謬之甚暉遠贅詩而終對欺朝而問君蓋由隋
日無人浪言至是女樂之對猶可君道之問若何上下相蒙履
霜于此悲夫

古論大觀

卷五

五 隋對女樂

虞世基等論

真德秀

按隋煬不道罪浮於紂而裴蘊裴矩虞世基諸臣則其飛廉惡來也然今考之蘊等所以眩惑其君者初不他技一惟逢迎上意而已知帝之耽嗜音樂也則請括天下散樂百戲集于京師樂工至三萬餘人於是帝之心蕩於鄭衛哇淫之聲而流連酣宴無有窮極矣知帝之好大喜功也則謂西域諸國富於珍寶請招而誘之使入朝覲而渾厥可平於是帝之心慨然欲為秦皇漢武之事而中國疲弊日趨於亡矣知帝怒薛道衡進頌有諷刺之意則組織其罪曰原其情意實為悖逆帝果悅之曰公論其通妙體本心以其能去已所惡也知帝之急於政事也則勸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勞苦帝果悅之曰惟有郭衍心與我同以其能順已所欲也其後盜賊四起知帝之意尤所惡聞則四方表奏抑而不達曰天下何處有許多賊曰鼠竊狗偷行且盡殄於是帝感其言發怒於蘇威致疑於楊義臣切墜於元善達而賊益猖熾不可復制不一二年隋遂以亡原諸人之所以爲此者欲以保有寵祿爾而不知國事既敗身無處所何寵祿之可保耶即數人而論之虞世基者又茲之首佞之魁也故魏徵嘗曰梁武偏信朱异以致臺城之辱隋煬偏信虞世

古論本觀

卷十九

虞世基真一

基以致江都之禍夫二君之所以信之者由其能適已之欲也孰知其所以適已者祇以禍已歟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蓋忠言至論往往逆人主之心然揆之理而得則雖忤意而當從茲言邪說往往順人主之志然揆之理而悖則雖合意而當察人主知此則揣摩之姦不得售而窺伺之計無所施矣

古論本觀

卷十九

虞世基真一

楊素論

魏徵

楊素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畧，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漢無波，摧駢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功，陰靖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原，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陳墳土，未乾閭門殂戮，丘墟廢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

甘肅通志

卷九

又十九 楊素紀

災必自及其斯之謂與

楊素論

何去非

戰必勝，攻必取者，將之良能也。良將之所挾，亦曰智勇而已。徒智而無勇，則遇勇而挫；徒勇而無智，則遇智而蹶。智足以謀，勇足以應，智然後以戰，必勝；以攻，必取。天下其孰能當之者？楊素之于隋，可謂一代之名將矣。而賀若弼評之，謂其特猛將耳，非所謂謀將也。甚哉弼之過於自負而輕于議人也。隋自平陳之後，素已為統帥矣。其克敵斬虜，功策為多。既俘陳主，而江湖海岱，群盜蜂起，大者數萬，小者數千，而素專閫外之權，轉戰萬里，窮越嶺海，無向不滅，已而突厥犯塞，宗室稱兵，而社稷危。

甘肅通志

卷九

平楊素評

矣。素之授鉞專征，其所推陷者，不可勝計。遂空虜庭而清內難，然素之兵，未嘗小衄。隋功臣無與肩者，其為烈亦至矣。而弼猶不以謀將處之，特曰猛而已。夫目之以猛而不許之以謀，蓋所謂徒勇而無智者矣。考素之功烈如此，苟其智之不逮，則凡所以決機取勝者，其誰之謀也？自隋文平一天下，所謂名將者，獨韓擒虎、賀若弼、史萬歲與素耳。擒弼自平陳之後，不獲立尺寸之功，獨史萬歲從素征討，以驍勇稱，而弼乃以大將自處，而目是三人者，皆不能盡其材，亦見其不知量而務以其私言動世主也。素之馭戎嚴整而喜誅，每戰必求士之過失者，斬之以令常。

至百輩而先以數百人赴敵陷陣不能而還却者惡斬之復雖以數百人期必陷陣而止是以士皆必先死前無堅敵此所以得目之為猛也嗟乎素非有忍于士也以為士之必先死者乃所以決死必生者乃所以決死故也唐之善於兵者無若李靖其為書曰畏敵者不戰畏敵者不戰是以古之名將十年而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殺其一者令行于三軍靖豈以卒為不足愛哉以為殺一而百奮則奮者可期于勝也縱一而百憤則憤者可期于敗也奮而克敵與夫憤而為敵所克則是殺者乃所以生之愛者乃所以害之也善為將者能審乎此則無惡乎

古論大觀

卷十九

王陽明

其苟忍也雖然在素之術有足以致勝未足以為勝之工也法曰兵無選鋒曰北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其啟行者選鋒之謂也越王勾踐之伐吳其為士者數萬而又有君子六千人所謂君子者其選鋒也素之所使以陷陣者其選鋒之謂歟然至有不克而還不免于誅者疑其非選之特精而養之素厚之士也又嘗觀唐太宗之將未嘗先以其身親搏戰也必以驍騎勦旅而經營于其傍或瞰臨于其高常若無意于戰其兵既交其關皆力而未決也卒然率之而奮士皆殊死突貫其敵之陣而出其背凡所嬰者無不摧敗猶之二人之相搏也材勁而力偶

方相持而未決也卒然一夫起其旁而助之則夫受助者茂不勝矣此法所謂以正合以奇勝者也使素之所用以為鋒者皆精其選而又量敵之堅脆以遣之使其必足以陷敵無至乎不克而還又加之誅而常出于唐太宗之奇則如獨者亦何待而妄議矣

古論大觀

卷十九

王陽明

魏本紀論一

李延壽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誠有天命亦賴累功積德方契靈心有魏
卷宅幽方代為君長神元生自天女桓穆勤於晉室冥符人事
夫豈徒然昭成以雄傑之姿苞君人之量征伐四鄰威被遐荒
乃改都立號恢隆大業終百六十載光宅區中其原因有由矣
道武顯晦安危之中屈申潛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翦
方難遂啟中原垂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不暇棲遑外土而
制作經謨咸出長久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
也而厄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為之乎明元承

古論大觀

卷十九

魏本紀二

運之初屬廓定之始於時狼顧鴟時猶有窺覷加此天賜之末
內難尤甚帝孝心獻略權正兼運纂業固基內和外撫終能周
鄭款服聲教南被祖功宗德其義良已遠矣

魏本紀二

李延壽

論曰太武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
軒四出周旋夷險平秦隴掃統萬翦遼海蕩河源南夷荷檐北
蠕絕迹廓定四表混一華戎其為武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
此邁百王豈非神獻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乃
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景穆明德令聞夙世殂天其戾

園之悼歟文成屬太武之後內頗虛耗既而國暨時艱朝野
楚帝與時消息靜以鎮之養威布德懷緝中外自非機悟深裕
矜濟為心亦何能若此可謂有君人之度矣獻文聰敏夙成兼
資雄斷故能更清漠野大啟南服而早有厭世之心終致宮闈
之變將天意也

魏本紀三

李延壽

論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闢土經世咸以威武為業文教
之事所未遑也孝文纂承洪緒早著廟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
優游恭己玄覽獨得著目不言神契所擷固以符於宜仁及躬

古論大觀

卷十九

魏本紀三

總大政一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塗同歸百慮一致夫
生靈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
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海
內黔黎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略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役
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謚也

魏本紀四

李延壽

論曰宣武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為邊徼稽服而
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之漢世安順宣武之後
繼以元成孝明冲齡統業靈后婦人專制任用非人賞罰乖舛

於是疊起宇內禍延邦畿卒於享國不長抑亦淪胥之始也

魏本紀五

李延壽

論曰莊帝運接交喪招納勤王雖時事孔棘而卒有四海得逆
剪除權強擅命神慮獨斷芒刺未除而天未忘亂禍不旋踵自
茲之後魏軍土崩始則割屈強胡終乃權歸霸政主祭祀者不
殊於寄坐遇黜辱者有甚於奕暴雖以節閔之明孝武之長祗
以速是奔波文帝以剛強之質終以守雌自賢靜恭運終天祿
高臨唐虞各得其時也

古論本觀

卷五

三五 魏本紀三李

元魏據中原論

沈約

久矣匈奴之與中國並也自漢氏以前綿跨年世紛梗外區驚
震中寓周無上算漢收下策魏代分離種落遷散數十年間外
郡無風塵之警邊城早開晚閉胡馬不敢南臨至于晉始奸黠
漸著密邇畿封窺候壇場俘民畧畜者無歲月而闕焉元康以
後風雅雖喪五湖逆襲翦覆諸華及涉桂以鐵馬長驅席卷趙
魏負其衆力遂與上國爭衡矣高祖宏圖盛略欲以苞括宇宙
為念逮於懸旗清洛飲馬長涇北狄衄銳銚鋒閉重嶮而自固
於時戎車外動王命相屬震冕委蛇 軺軒繼路舊老懷思古
之情行人或為之殞涕自是關河響動表裏寧一營車甫晏戎
心外駭履我牢滑剪我伊瀍是以太祖忿之開定司兗而兵無
勝略棄師隕衆委甲橫原捐舟亘水荆吳銳卒逸氣未撫偏城
孤將銜冤就擄遂魔境延寇僅保清東自是兵摧勢弱邊隙稍
廣壯騎陵突鳴鏑日至芻牧年傷禾麥歲犯小則囚虜吏民大
則俘執長守羽書繼塗奔命相屬青徐充冀之間蕭然矣而自
木末以來並有賢才後算妙識兵權深通戰術屬韃凌厲氣冠
百夫故能威服華甸志雄羣虜至於狸代纂偽彌偏凶威英圍
武畧事駕前古雖冒頓之驚勇檀石之驍強不能及也遂西吞

古論本觀

卷五

其 元魏沈一

河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地兼萬里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氓戎落衆力兼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旆映江宮帳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內鎮羣心外御羣寇役竭民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既而虜縱歸師殲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踣高天踣厚地而無所控告強者爲轉屍弱者爲繫虜自江淮至于清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鷄吠犬時歲惟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構至於乳鷄赴時銜泥靡托一技之間連策十

古論太觀

卷十九

元魏沈二

數春爾裁至增巢已傾雖事并吳宮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之至於此也太祖懲禍未深復與外畧頓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疆執戍于歲連屬逮泰始構紛邊將外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高祖劬勞日昃思一區宇旂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棄司充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蕭條鞠爲茂草豈直天時抑由人事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關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梗拂豫

於荆越必不可失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燕冀豈或可乎虞詡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途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言蔽之

古論太觀

卷十九

元魏沈三

後魏志斷論

魏 狀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於楚書鄭志晉乘楚杙之篇皆所以紹述前史俾不泯於後司馬遷創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平禮樂刑政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別立八書片文隻事鴻纖備舉班氏因之靡遺前式網羅一代條疏遂廣律曆禮樂其名不變以天官為天文改封禪為郊祀易貨殖平準之稱華河渠溝洫之名綴孫卿之辭以述刑法采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洪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略儒墨異部朱贛博采風謠尤為詳洽固並因仍以為三誌而禮樂疎簡

古論本觀

卷十九

五十二 後魏志斷論一

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為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紛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漢興接秦坑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為慮劉歆七略固之藝文蓋為此也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歲決所漸寄重災深堤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墮地少川源是故錫節濬滴咸入禮典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為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略竊以班氏律曆前事已詳自楊偉改創景初而魏書關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議回改自魏至宋宜入今書班固禮樂郊

古論本觀

卷十九

五十二 後魏志斷論二

祀鴻臚祭禮儀祭邑朝會畫邑與服並各立志夫禮之所包其用非一郊祭朝饗匪云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總而裁之固謂禮志刑法食貨前說已該隨流泛別附之紀傳樂經殘缺其來已遠班氏所述政抄舉樂記焉後書又不備續至於公昔眾罷並不見書雖略見世本所闕猶眾爰及雅鄭詁詁之節一皆屏落曾無槩見郊廟樂章每隨世改雅聲舊典咸有遺文又案今鼓吹饒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饒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饒章非古淫哇之辭並皆詳載天文五符自馬彪以後無復記錄何書自黃初之始徐志登義熙之元今以魏接漢式遵何氏然則自漢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順帝昇明二年之孟夏二辰六沴甲子無差聖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紀蓋所以神明寶位幽贊禎符欲使逐鹿拜謀窺覲不作握河括地綠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栢之祥朱草白鳥之瑞斯固不可誣也若夫棄世德興而嘉應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難以數推亦由明主居上而震懼之災不弭百靈咸順而懸象之應獨違今立符志以補前史之闕地理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

一郡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青兗朝為零
桂之士夕為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為之涸消職
方所以不能記自我狄內侮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
并冀雖兗豫青徐之境幽倫寇逆自扶莫而暴足表首宛身於
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
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戶約不可 魏邦而自歸
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
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啓邊隙淮北五州割為寇境
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回
古論本觀 卷十九 三 後魏志新觀三
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注悉加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
百官置省備有前證尋源討流於事為易元嘉中東海何承天
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即而
因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為一家者也其有漏闕及何氏後事備
加搜采隨就補綴焉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塞途遙豈短策
能運雖斟酌前史備觀妍蚩而愛嗜異情取捨殊意每念毫髮
簡軒軸忘食終亦不足與班左並馳蓋南齊繼庶為後之君子
制書而已焉

後魏論

司馬光

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悉舉引弓之
民以憑陵中夏馬首所向無不望風奔潰南取并州東津其幽
兵不留行而數千里之地定矣繼以明元太武蕪青兗包荆豫
摧赫連開關中梟馮洪吞遼碣虜沮渠并河右高車入臣蠕蠕
遠遁自淮以北逾于大漠悉為其有子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左
衽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位乃貶戎狄之俗修帝王之政崇
儒雅興禮樂其風聲文采蔚然可觀矣宣武懦弱不克負荷龍
信讒譏賊虐親賢元氏之業于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幼冲胡后
淫恣嬖倖盈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紀綱大壞守令貪殘黎民
愁怨盜賊蜂起日滋月益上之人曾無悔心而內自睽離以招
外盜于是爾朱榮乘之而起興晉陽之甲直指伊洛后主沈于
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莊勇決手刃賊臣而枝黨四集
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逃遁入關遭宇文泰之禍不能自
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全盛之時宴安怠惰以
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
救况庸君乎

爾朱榮論

魏 收

太祖撫運乘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海內高祖以文德華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冲女主南面始則于忠肅忠繼以元又權重握賞罰之柄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疎貴賤由離合附會者結之以子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且佞諛用事功勤不賞居官肆其聚斂乘勢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群飛之漸矣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鄭儼手運天機口吐王制李軌徐紇刺促以求先元畧元微喔咻以競入私利畢舉公道盡亡遐邇怨憤天下鼎沸傾覆之徵於此至矣爾朱榮綠將

古論本義

卷十九

世宗

爾朱榮論

帥之列籍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匡顛拯敝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啟之也於時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祧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顓戮邢杲翦韓陵醜奴寶貴咸梟馬市此諸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秉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之致力尅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觀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

無姦忍之失脩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刪通致說於韓王也

古論本義

卷十九

世宗

爾朱榮論

崔浩論

秦觀

臣聞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之以晦至智而守之以愚與物並游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明濟明以智濟智穎然獨出不肯與衆為耦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可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于漢荀攸賈詡之于魏浩於元魏運籌制勝美無遺策寔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房與韓信蕭何為三人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十城蕭何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關中兵乃稍少傳事晏然處于叔孫通之下了無矜伐不平之意故司馬遷以為無智名無勇功可謂有道之士也荀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攸謀謨帷幄時人子弟莫知其言詡亦閨門自守退無交私皆以令終故陳壽以為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願聞君子之道者也浩則不然其設心惜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死浩既有力而奏五寅死曆章左券詎妄詆古人所撰圖書至錄石道懷公彰直筆明哲之所為固如此乎正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蓋拔扈之流也以此論之浩曾不及荀賈明矣何敢望子房乎太以其

古論秦觀

卷十九

其崔浩論

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游下邳受書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從赤松子游耳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教之學其言惑惑之入秦甚星之滅晉與夫兌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為偽誣之言則其術蓋出于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高帝用子房之謀素威陽還定三秦威項羽於垓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牧犍于涼州惠帝得不廢者子房之本謀而太武為國副主亦自浩發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為子

古論秦觀

卷十九

其崔浩論

崔浩論

陳亮

古之所謂英雄之士者必有過人之智兩軍對壘臨機料之曲折備之此未足為智也天下有奇智者運籌於掌握之間制勝於千里之外其始若甚茫然而其終無一不如其言者此其謂歷者甚熟而所見者甚遠也故始而定計也人咸以為誕已而成功也人咸以為神徐而究之則非誕非神而悉出於人情顧人弗之察耳夫崔浩之佐魏料敵制勝變化無窮此其智之不可敵雖子房無以遠過也而其料柔然尤為奇中方大武將議出征衆皆難之浩肆辯詰之力遂其行且告人曰必克但恐許

古論本觀

卷十九

長安元

璜前後顧慮致不能盡舉耳已而果然使浩臨機料之可也而能先事料之者此果何術哉吾嘗論之古之善料敵者必曰攻其所不戒擊其所不備柔然去魏數千里恃其絕遠守備必懈吾卒然以兵臨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震電不及瞑目彼將望風失指矣此浩所以決知其克也然漢狄之人貪而無親輕而不整勝不相遜敗不相救一夫先奔萬夫爭濟此其習俗然也魏師乘勝而進勢若風雨所至奔敗烏窟獸伏各逃其死柔然計窮氣沮數日之間衆未及聚謀未及生傍徨四顧而莫知所以為集使連兵急進以勢迫之此雖犯天下之至危而可以

古論本觀

卷十九

長安元

得志然是舉也唯明者為能必之唯斷者為能行之不明則利害顯然而不見不斷則可否猶豫而不失夫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有是二者而何能投機哉太武之用兵動顧萬全而其將若長孫翰劉縯古稱之徒雖不為無謀而皆不能用權以求勝故機會在前而武失之者有矣此浩之所為深憂也是以先事料之言如有形庶臨機之際或因吾言而能有所決則舉一國猶揭虛耳其功可勝道哉太武卒失其機使貽後悔彼非不知勢之可進而自顧進軍數千里窮其巢穴人或死戰或因險以要或設覆以待我其害殆未可以一二既不若全軍而止他非

世之以浩為神也

高允論

張偉

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偏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不能出口余常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

古論大觀

卷十九

聖高孫張

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礼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不得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齒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北齊總論

魏徵

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懾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推之會地居當壁遂遷魏鼎懷謫說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置干於龍城納長君于梁國外內充實疆場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敗東顧既而荒淫敗德罔念作狂為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傳

古論大觀

卷十九

四王裴經

後得以壽終幸也胤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有函夏享齡不永績用無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肝食武成即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推焉以墜豎乎後主外內崩離眾潰于平陽身禽于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榷規夫有齊全公控帶遐阻西包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惟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富未

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極其溺而救其焚信必賞過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已雕牆峻宇甘酒嗜音鄧肆適于宮園禽色荒于內外俾畫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執不物又暗于聰受忠信弗聞妻妾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佞閹處當軸之權婢媼擅回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剗剗被于忠良祿位加于犬馬諛邪並進法令多聞持歌者非止百人擢樹者不唯一手于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

書論大觀

卷十九

四

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驅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歟抑又聞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工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贖其欲所謂大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既窮矣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夏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惟天道也

北齊高祖論

朱敬則

昔張讓段珪濁亂天下漢召董卓將頌其誅竟有小平之奔曹氏因之乃創霸業鄭儼徐純點辱皇猷魏收爾朱榮歆洗濯宮掖遂至河陰之禍齊人籍此用承明命故曰亂者理之源機者命之兆不可失也神武崖岸高踈器宇深沉望之儼然風塵自遠聽之愈厲雷霆或聞至乃足踐列星聲振原野赤色映團焦之外青色立旅宿之門漢高由之自負徒屬以之增畏此所謂曆數在躬推之不可去也于時魏德已衰群胡得志孝莊殞于虜手節閑繁于兇徒義士痛心壯夫瀝血結黨求同盟之會扶劍

書論大觀

卷十九

四

想動王先師者往往而聚焉所以因天下之心覽英雄之議以晉恭元年六月建旗于信都以討爾朱兆為名當時趙魏之豪有高虔苞高敖曹封隆之李元誠盧文緯崔祖儉等盡其死力蓋代之傑有尉景段榮彭樂寶泰匹妻昭薛狄徒等共其奔走然後數亂常之罪顯安忍之辜發義帝之喪三軍縞素承催汜為逼萬里同心莫不精勇感人神雉略出天地敬詞未草聲已馳于賊庭王誅歆加乃命懸于鬼錄但犬羊四合背距千群大戰韓陵然始得志既而龍驤虎步高下在心開幕府以臨外藩今懷心而統京邑雖生我者父母立我者高王既懷震逼之威

易為芒刺之說周鄭交惡衍殖構氣趙鞅畏讒遂起晉陽之甲
襄王失據乃有居汜之悲雖表數相仍公怒未息紫宸不可久
曠升冗難以更燠遂應飛來之謠乃議遷都之便關西河北剪
為寇讐天平永熙便成敵國于是疆場大駭鉦鼓相聞中山之
師扶馬捶而自免砂苑之役跨驍馳以遁歸勝負相恭波瀾不
定豐功厚利各有可觀者焉昔魏祖西征中道不豫晉景南伐
迴兵乃殂此並業未半而意窮功垂成而景促是以留連末命
委曲臨終不可盡也尋高祖其辭魏帝之者可謂其言也哀預
太子之言可謂其事也盡方諸前代各一時也若乃推誠與人

古論大觀

卷十九

四五記齊書卷二

懷舊不捨擇子如之亟看尉景之肱喻高昂于肝膽委侯景于
半休此明達也率馬麥田不飲杜酒此嚴斷也放李穆之使
其富貴威虎兕之對以勸事君此宏量也故能廢立無多不失
臣節兵鋒屢折人望攸存即與夫嬖賈克忌荀武不同時也

北齊文襄論

朱敬則

神武云日為我餒今死亦掩觀其和勅勒之歌哀來何極覽太
子之色仍有別憂此豈悲促齡而怨吳蒼哉但強寇在隣奸臣
不附以此為恨也文襄克纂丕基堪負大業追成曩志不忝遠
圖故能委任紹宗外平侯景借假貞節內察權豪沙汰衆流登
正群務紀綱具舉朝野肅然况乃嘉思政之忠遙接其手蔣陸
生之直更賞其能此亦可稱也且夫為人上者常不忝威儀慎
名器先王以之革弊達人因此垂風是故立其章程明其限節
水火可蹈禮教難逾今天蔭廟傾洪基靡構國有大難未呀三
年不言高晏後園豈得一朝盤舞此不慎爾儀也若乃命天子
為廢人比尊名于狗脚恨崔陵之諶不念元勳念孫騰之儀寧
思佐命此不惜名器也加以任情蕩恩率意以之紅綺以花狀
顏若玉決池而弄淫女下獄而罪貞姬叛高慎于洛陽幾傾其
父蒸鄭妃于內寢乃繫手親諱曰人而無儀胡不遂死此之謂
也嗟乎楚莊絕纓不顯婦之節鄭公戲搗尚復南冠之賢所以
盡俘囚之材得醉者之力今者陷孝憲之罪賞王儀之心拒蘭
欽之慈專諸之劍非不幸也

古論大觀

卷十九

四六北齊文襄論

北齊文宣論

朱敬則

文宣承父兄之資據已成之業屈奇不測內剛外柔屬變起不圖禍機竊臨事而懼警而後行故使逆黨無遺克徒必盡自得政二世樹恩百僚司馬公之養汝只在今日陳恒子之好施惟取一時由是腹心不散勲貴自隨大會晉陽共叙哀酷神彩英颺風調清閑既而人固難知始推天授故曰今日左僕射不減大將軍由是感光祿之言不俟終日聽倉丞之諫理故無歸然遠邇之心赫虎之變爪牙夙將帷幄舊臣足使隣國寢謀殊邦側席况屬梁運通銷江淮家無周室厭關函谷封泥故得北桑

古論大觀

卷十九

四七北齊書卷二

砂漠之障東懷遼海之際政尚明直時實豐盈膏澤始流菁英已竭中山迫于漢獻高洋劣于魏文但禮樂未施冠履不假高論王道此實多慚或問曰夏桀無道殷辛虐政舉降而求一笑擊鼓而飲三千雖曰荒淫未窮鄙穢猶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皇天震怒命我文考今者顯祖狂昏中酒而作莫不手自支解躬行剝斫大集媼媼為笑目前廣命宗親聚應座上鄴城無自保之容當軒有供御之困或醫行以罵衆寮或擊尻以示群下加以土木不息金鳳臨雲徵歛日增長城千里仍得快樂世以保乂豈天地不仁降灾萬姓之將多僻適與相逢岐路無歸我

心如醉此即甘酒嗜音之談蓋成虛論三風十愆之說併是高

談君子曰源深者流長德盛者祚遠繫之汰雖著書之德在人齊神武伐暴勝殘有大功于天地其嗣雖復失道仍未殛于神明故書曰天惟五年頒夏湯之子孫是也問曰神武之初基實多佐命文宣應籙共匡霸圖其間文武高材畧不世出風流名士拔萃逸群屬主暴政荒時艱路澁未有裂裳遠竄行從近關聞者尚足動心遇者曾不驚慮此復何哉君子曰達人之道布在方冊顯晦之迹理同可尋若乃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則仲尼去衛夷齊讓國清風流長高節遠列固絕倫矣其次則南山之

古論大觀

卷十九

四八北齊書卷二

更東門之賢范蠡泛江湖尉繚去城市此又見幾而作也亦有貞不絕俗隱不違親冥默園林卷舒人事八月羊酒聘之而不來四時束帛徵之而不屈亦可與語上矣過此以往何足言哉良為道喪已久無恥不追崩騰間主之朝淪沒驕君之世何足惟乎悲夫嚴尚既歿誰與為言俗物蒲塗彼衆我寡俾將來不昧知其志焉哉

北齊興亡論

盧思道

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關右剪為二國永熙西道天平北巡兩朝先主分陝而霸龍戰虎爭多歷歲祀既而水運值竭天祿永終齊室比迹於唐虞周人踵武于漢魏齊有五帝周易四王並繼論二紀相繼而滅若其元首齊期股肱命世立極補天之業銘常鑠鼎之功至于暴君南面孽臣佞輔民怨神怒國殄祀絕易世之由雖傳之耆舊載于史策邇人狂旨其詳可得聞乎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晚歸周室因而學業歷茲永久雅好博古雖欲擬議近世治亂粵可略陳在魏正

古論本觀

卷十九

四九北齊書一

光武雖司且爾朱榮乘機內熯滔天浪夏餘燼跋扈挺禍王城海內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神武皇帝天縱英明之略神挺雄武之才龍騰弱變枝袂而起四明昆弟大會韓陵頻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彼曲我直天寶贊之日未移數大穢醜族然後拔立宗枝入纂皇統群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災震通初梗流環去而不入遷鼎舊邦國命惟新朝章國憲燦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喪師洛北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

命有歸而盡於北面方之魏武具體而徵文襄嗣業始踰訪冠

環傑之氣足稱肩荷賓禮時秀驅駕群雄內外肅清朝無執政

侯景背恩棄義狼顧汝穎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汴于是謀臣運策猛士推鋒渦陽之役克渠及馬南遊寒山之戰吳卒隻輪不反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暫臨如風掃箐三秦勅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軍音請命魏孝靜以天曆有在鼎祚將移大禮備物率由舊典久恭克讓推而弗居禍生非慮亡首竊發爾其弗止剪暴剛斷英時天崩地折堂構闕如嗣子幼冲未接多難文宣雖云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歸更見推奉于時政有桑倫朝多俊乂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盡良平之儔外靜方隅內康庶績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覺也洎乎受終文祖燎天改

古論本觀

卷十九

五北齊書一

物兵強地廣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始信賞必罰如有四時年穀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迹却境無虞天保受命迄于五代黃初泰始不能遠尚爰及中年縱縱昏德以萬乘之貴為長夜之飲散髮視朝肉袒聽政手行剗剔躬運矛鉞寵狎佞諛親愛凡鄙出入市廛遊走衢路太保高隆之位命元功廟廊上宰僕射高德政能潛賓友帷幄重臣衛尉卿杜弼碩學偉才拔萃出類光祿大夫元景風流儒雅師範縉紳或赤族見誅或丹頭為戮並直言竊歎斃于諂口自餘名士良臣非罪遭命湔刑以逞不可殫言劉曹以還逮于僭偽受命稱帝未有若斯之慘者

也賴有尚書令弘農楊遵彥魏太傅津之子也含章秀出希世
偉人風鑑俊朗體局貞固學無不縱才靡不通裴樂謝其清古
應劉魏其藻麗溫良恭儉讓恕惠和高行異才近古無二有齊
建國便預經綸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請填塞千端
萬緒令議如流剖斷部領選舉人物滿室盈庭永無凝滯虛襟
泛愛禮賢好事聞人之善若已有之智調有餘尤善當世諧言
屢入時寄無改每乘輿四巡恒守京邑凡有善政皆遵彥之為
是以主昏于上國治于下朝野貴賤至于今稱之俄而文宣不
豫樊于起孽儲君繼體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並進楊公慮

古論大觀

卷十九

五北齊書三

有危機引身移疾勿主若衣股肱固相救勉乾明之始難起威
藩變成倏忽殞于殿省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君子是以知
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有姬公之戚無復子
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當陽正位事出權道身長八尺
腰帶十圍沈深謹厚實有君人之望時甲卒強盛財力殷厚
雖西顧恒有吞噬之心無以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途齊色不
事晏遊孝于太后篤于昆季慎惜名器愛養恭元後庭嬪嬙皆
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解吏事尤好禮容但政苛
威暗于聽受降年不永暮歲而崩大漸維幾黜其元子武成也

弟之親入主宗祏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龍指在磯決不承
太后之喪亦不哀哭繼及公除便衣縫衣縱侈荒淫不知紀極
甘酒嗜音夜以繼晝有和士開者素有和氏之庶孽其面目亦
似胡人輕薄凡猥為衣冠所棄武成在田之日引為私將閒好
彈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復遂大相愛悅恒在卧内同食共
寢淫穢之事無所不為天保之世文宣知其如此頗鞭二司徒
配長城後遇赦得還武成為右丞相久別得還恩賜愈厚信宿
之間賞賜巨萬及踐大位親顧彌隆爰自黃門漸至端右盡崇
娛侍略不休停就令變出便追騎相尋士開作威作福略無顧

古論大觀

卷十九

五北齊書四

憚恩寵勢望熾灼朝野恣性貪淫人倫少例心如谿壑行均犬
豕甲第當衢倖擬公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朝士無賴者亦競
相諂媚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烟聚波屬士開並母傾
朝追送諂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沈薄和佞愛踰弟兄名賢素
士畧不交言其所薦進奏無不遂榮枯進退定于俄頃一時下
陵上替奔競成習士無貴賤風節頓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俊首
懷祿元文選器能先見不敢措言此外群官靡衣媮食齊室大
壞其源始于此穰河清之末長孺為灾太史奏言須有穰收武
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樂以從舅之親馮子琮以姨夫

之戚俱受寄託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懷陰薄皆不學無術智識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卽世和士開一相廢內自擬伊周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明德茂親聰惠俊悟藩王之內時望隆重以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謹言規諫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于馬鄧士開禮于踈行長聚為其謀主遂使密戚賢王紆縊以戮雖遐邇胥怨愚智同情而依托城社末如之何數載之間肆其穢行與馮子宗夫婦鬻獄賣銓兩家府藏賄貨山積凶愚子弟並處高資更相貿易揮而後授司徒卿卿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為切齒忿叱執送南

古論未觀

卷十九

五三北齊書五

臺異其身首子琮以構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凶俱勤朝野共清京師市里僞蹈成群梁董之慶不足斯比卿卿心實去惡跡乃陵上不容于時俄而賜盡自茲已後政道彌昏高阿那以牧園之勤重其佞媚韓長鸞以精繼之能悅其趨走又有女奴陸氏出自掖庭凶智狡笑舉世無匹以保母之恩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八主以為內相舞弄王法掩塞天聰慶賞威刑出于婢口頑嚚爭姪布于列位帝戚皇支不能及也陸子駱提議者出于卑隸本是韓工愚暗庸短僅辦菽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于和氏窮極富貴轉日迴天愚薄之倫折枝詆海

輕者進貨賂甚者結婚媼朝廷混然無復廉恥清貞守道更被嗤恠漢世張趙不能喻其萬一晉朝賈郭未足比其錙銖斛律明月屬餽之錫寃動天地崔季舒龍逢之戮痛切幽明加以內恭年少閹官之屬親狎寵私盈滿宮禁干預政事剽掠生民黔首呼嗟以日為歲其反道違常逮亡越威事非一緒不可勝陳後主自生宮闈長于尼媼不接端士不見正人朝夕諂諛罕聞調護之客便煩左右莫匪刀鋸之餘飛鷹走狗蕩其心慮靡色淫聲亂其耳目論功德者云義軒無以尚述欽明者稱克升不能踰才智之士棄而不任假有名級備員而已憲章網紀蕩然

古論未觀

卷十九

五三北齊書六

無餘魚爛土崩以俟勅寇周武大捷平陽乘虛除入將有降心士無聞志前世耿賈之雄倂眉頓顙先朝號虎之銳飲氣重足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萬里百城交臂屈膝南枕江淮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府帑粟帛之饒兵革士民之衆弊之所畜盡為周有不亦哀哉

周本紀論上

李延壽

論曰昔者水運將終羣凶放命或權威震主或彗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致神器可以求得而卒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天命有底庸可怖乎周文爰自潛躍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時屬與能運膺啟聖鳩集義勇糾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材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兵之衆恃戎馬之強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勲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為強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

古論大觀

卷十九

五十六周本紀上李

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魏晉憲章古者修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勲賢兼叙遠安通悅俗阜人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非求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昔漢獻蒙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撫蕩宋武建匡合之勲校德論功綽有餘裕至於渚宮制勝圖城擊殘蠕二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垂於德教斯為過矣孝閔承既安之業膺樂推之運明皇處代即之尊纂大宗之緒始則權臣專命終乃政出私門俱懷芒刺之疑用致幽絀之禍惜哉

周本紀論下

李延壽

論曰自東西否隔二國爭強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結禍力敵勢均塲場之事一彼一此武皇續業未親前機慮遠謀深以蒙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惟新內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已勵精勞役為士卒之先居處同疋夫之儉修富國之政務強兵之術乘讎人之有釁順天道而推亡救亡之間大勳斯集據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阡危盛矣哉有成功者也若使翌日之瘳無爽經營之志獲申黷武窮兵雖見識于良史維圖遠略足方駕于前王而識嗣子之非才顧宗祐之至重滯愛同于

古論大觀

卷十九

五十六周本紀下李

晉武則哲異于宋宣但欲威之梗楚期于懲肅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卒使昏虐君臨姦回肆毒迹宣后之行事身歿已為辜矣靜帝越自幼冲紹茲衰統內挾有劉之詐戚藩無齊代之強隋氏因之遂遷龜鼎雖復岷峨投袂翻成凌奪之威漳滏勅王無救宗周之殞嗚呼以文皇之經啟鴻基武皇之克隆景業未踰二紀不祀忽諸斯蓋先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周文帝論

令狐德棻

水曆將終群凶放命或威權震主或譽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征神物可以求得莫不闕關九鼎睥睨兩宮而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巨君集盜終成建武之資仲穎凶殘實啟當塗之業天命有底庸可滔乎太祖田無一成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屬與能之時應啟聖之運鳩集義勇糾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籍甲兵之衆恃戎馬之強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勲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為彊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指落魏晉憲章古昔脩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勲賢兼叙遠安邇悅俗阜民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非夫雄畧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昔漢獻家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撫蕩宋武建匡合之勲校德論功綽有餘裕至於渚宮制勝閭城擊戮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教周祚之永不或此之由乎

古論大觀

卷十九

五十二文帝令

周皇后論

令狐德棻

書紀有虞之德登降二女詩述文王之美刑于寡婦是知婚姻之道男女之別寔有國有家者之所慎也爰自三代迄于魏晉興衰之數得失之迹備乎傳記故其詳可得聞焉若乃納聘以德防閑以禮大義正于宮闈王化行于邦國則坤儀式固而鼎命維新矣至于邪僻既進法度莫脩冶容述其主心私謂蠹其公政則風化陵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豈夫皇王之龜鏡歟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修祚席以儉約高祖嗣曆節情款于矯枉宮闈有魚貫之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君人之體宣皇外行其志內遵其歡璽璽難滿採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斯皂榮之所及無隔陰故于是升蘭殿而正位踐椒宸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施青紫綠恩幸而擁玉帛者非一人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勢勢也夷厥煩苛獎事實多太祖之紀忽諸特由于此故序其事迹以為皇后傳云

古論大觀

卷十九

五十三周皇后

周室諸王傳論

李延壽

論曰昔賢之議者咸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開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遠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並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爲國之道匪一聖賢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爲相反哉亦云爲政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干戚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爲政之上務也觀人主教

古論本觀

卷十九

五九周室諸王傳論

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裂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署牧守循名雖曰異軫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其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聘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群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忠於列國溫陶賢於群臣哉蓋位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斯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爵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周文之初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蕃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握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

家有盤石之固矣武皇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爲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任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崇莫刈先其本枝削黜偏於公族以齊王之奇姿傑出足可牢籠於前載處周公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俗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弔命由其輕重屬道消之日挾震主之威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國祚之不永也其餘雖地惟叔父親則同生假文能輔主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爲千乘位侔疋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竄四連於俯拾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遠古未聞

古論本觀

卷十九

六十四周室諸王傳論

茲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爲力乎向使宣皇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內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相持遠近爲用使其位足以扶危其權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卧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能窺其神器哉昔張耳陳餘賓客廝役所居皆平鄉相而齊王之文武寮吏其後亦多台牧異代相符可謂賢矣哉

武成後主幼主論

李百藥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竿弘長文武之官俱盡其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之不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此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未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宮姑媼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鞿繼之娛

古論大觀

卷十九

六

澤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乎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酋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咸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噬無狀賣獄鬻官谿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弱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周書八柱國論

令狐德棻

蕭何文史自愛懼秦法誅戮乃推奉漢高李通家傳識術知劉氏當興遂翊戴光武終而白水復禹中陽纂光方策以為美談功臣仰其徽烈趙普志懷忠義首唱大謀爰啟聖明克復弊恥關中全百二之險周室定三分之業彼以一時足為連類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照隣國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當戰爭之秋輕騎啟高平之扉匹馬得長城之俊並以宏才遠畧附鳳攀龍績著元勳位居上衮而識慚明哲咸以凶終情哉信雖不免其身處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欤初魏孝宣

古論大觀

卷十九

七

以尔朱榮有翊贊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太祖建中興之業始命為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極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廣陵王欣元氏懿戚從容禁閤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以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為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云

王褒庾信論

令狐德棻

而儀定位日月揚暉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
若乃墳索所紀莫得而云典著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
多藝鑒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正其術故能
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
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載乎海
中稷下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宏放之
詞霧集雖雅誥與義或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流也其
後逐臣屈平作離騷以叙志宏才豔發有側隱之美宋玉南國
古詩本觀

卷十九

董大

王褒

庾信

詞人追逸轡而亞其跡大儒荀況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辭起
有諷諭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竝陶鑄性靈組
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為其冠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
雅尚斯文楊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為之傑東京之朝茲
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為之雄當塗受命尤好
藝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員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都
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並高視當世連絳
孔明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並湊易俗之用無異九
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茲為盛既而中州版蕩戎

狄交便僭偽相屬士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戰爭之間

揮翰於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微杜廣徐光尹弼

之疇知名於二趙宋諺封奕朱彤梁譙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

迫於倉卒牽於戰爭竟奏符檄則繁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

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朔漠之地葢爾夷俗胡義周

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

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

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崔浩高

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若嘉之遺烈焉及

古詩本觀

卷十九

董大

王褒

庾信

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駿並路多乖往轍涉海登山罕值
良寶其後袁翻才稱澹雅常景思標沉鬱彬、馬蓋一時之俊
秀也周氏創業運屬凌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
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
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
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爾其
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于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
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主雕章開發咸
繁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間閭之士莫不忘味

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
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
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楊子雲有言
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
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
條流遂茂雖詩賦與奏議異較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
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為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揆六
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秘奧其詞也尚遠其旨也在深
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鑒金璧構芝蘭文質因其宜繁
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興煥乎若五
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
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古論太觀

卷十九

六

魏徵

韓擒虎賀若弼論

魏徵

夫天地未泰聖哲啓其機禍場尚梗瓜牙宣其力周之方召漢
室歸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
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為天限南北人
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
韓擒虎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逾駭電隋氏自此一
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
倣儻英畧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綽有
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匪命亦不容以失
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素世將家威聲動
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威有武藝號雄膽畧並
為當時所推赴赴千城難九難第矣

古論太觀

卷十九

六

魏徵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溥澹儒雲君甫編次

唐論

范祖禹

唐自高祖取隋五年而四方底平九年而太宗立政觀之治幾于三代然一傳而有武氏之篡國命絕二十餘年中睿享國日淺朝廷濁亂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開之治幾于正觀而終之以天寶大亂唐室遂微肅宗以後無足稱者惟憲宗元和之政號為中興凡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也昔三代之君莫不修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

古論大觀

卷二十

一唐書

者謂之定內難偏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于內或亂作于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

唐論

司馬光

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畧遂降李密系建德擒世充克武周翦黑闥夷薛純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之為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于水火之中而措之于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為君子呻吟轉為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系頭闕庭北海之濱悉為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高宗沈溺宴安仁而不武使

古論大觀

卷二十

二唐書

天后斲喪唐室屠害宗支毒流縉紳迹其本原有自來矣中宗久罹幽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悅糞土之牆安可污也肅宗鑒前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明皇能謀有斷耳清內難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好賢樂善愛民利物海內富庶四夷賓服浸淫于正觀之風矣及其天寶以降自以功成治安無有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浸疎諛諛並進以遊娛為良謀以聲色為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癰疽結于心腹而不寤豺狼避于藩籬而不知一旦變生所急兵起邊隅廟堂執轡而心醉狂將望塵而束手腥膻汚于

伊洛流血染于河潼乘輿播蕩生民塗地禍亂並興不可牧樂使數百年之間干戈爛熳而不息嗟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施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分命群帥剪除兇醜使大河北復為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者武不足以決疑朋不足以燭理鼎無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因僕固懷恩以困回紇之衆則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肅宗之孝慈而制于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感于張后不能庇其子則其武可知矣以代宗之寬仁而聽諛臣之言使光霍不敢入朝憂憤而死懷恩招引外寇幾再

古論大觀

卷十

三唐書卷三

亡國則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盜賊據州郡者因用為牧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旄鉞使疆暴縱橫下陵上替積習成俗莫知其非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宗之為也德宗憤積世之弊憫唐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闇淺資性猜復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賦歛煩重累于誅殺故關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于是困辱于奉天播遷于山南公卿拜于賊庭鋒鏑集于黃屋尚賴陸贄盡心于內李晟渾瑊輸力于外故能誅夷元兇還奉宗社自是之後消剛為柔利方為圓逮其晚節偷懦之政甚于祖

考矣順宗不幸嬰疾姦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足為賢矣憲宗聰明果決得于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屈異論輻輳而不為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宰而不為之懼卒能取靈夏清綏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右復齊魯于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狼顧鼠拱納質効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日廓然矣而怠于防微變生肘腋悲夫穆宗蒙已成之業承既平之緒授任非材為謀不臧使柳中之虎復縱暴于原野網中之魚自脫于深淵元和之功于茲墜矣寶曆輕易荒縱自貽覆轍大

古論大觀

卷十

四唐書卷三

肅宗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享國日淺功業未究惜哉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祚人之情偽靡不周知盡心民庶精勤治道賞罰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內樂業殊俗順軌求諸漢世其孝宣之流亞歟懿宗驕奢無度賦虛不忌輔弼之任委于嬖寵四海之財竭于端湮民怨不知神怒不恤李氏之亡于茲決矣且唐自至德以來近習用權藩臣跋扈譬如羸病之人以糜粥養之猶恐不濟况飲之毒酒其能存乎及僖昭嗣位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盜賊偏于寰區盜塞于城關漂泊幽辱寄命諸侯當是之時雖欲救之其時能乎

唐論

曾鞏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生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之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太宗之為君也誠

古論大觀

卷二十

五唐論曾一

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兵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天一之

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國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十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

古論大觀

卷二十

六唐論曾二

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唐論

何去非

據天下之勢必有所以制天下之權蓋權待勢而立勢待權而固有是之勢而其權不足以固之則其勢日就傾弱而天下莫能安彊是以人主之於權也不可一日使之去已而分於人凡物之去已者猶可收分者猶可全也至於權也一去而不可復收一分而不可復全而所據之勢隨之可不慎哉昔者唐之太宗以神武之略起定禍亂以王天下威加四海矣然所謂固天下之勢以遺諸子孫者蓋未立也於是乎籍兵於府置將於衛據關而臨制之處兵於府則將無內專之權處將於衛則兵無

古論大觀

卷二十

十

唐論四

外擅之患然猶以為未也乃天誅四夷之侵侮者破突厥吐渾平高昌滅焉耆皆俘其王親駕遼左而殘其國凡此者非以黷武也皆所以立權而固天下之勢者也武后以女主專制挾唐以令天下圖移神器天下之人莫不屏息重足從其制命彼得天下之權而逆持之然猶若此況以順守者哉明皇以剛果之氣起平內難遂襲大統可謂誼主矣然狃於承平安安之久府衛之制一切廢壞盡推其權以假邊將祿山虎視幽薊橫制千里而軍中之吏凡三千人故范陽之變一起天下大震徒驅市人以嬰其鋒使微肅宗召號忠義駕馭豪武奮不顧身與之

從事則兩都不復矣維能再造王室然其所賴以收天下者皆為方鎮矣天下之權已分於下而不全矣至於代宗僅夷殘盜乃瓜裂河朔以帥寇黨遂相為背腹世襲不禁陵夷至於大曆正元之間而河方鎮日以強肆而當時之君畏縮摧抑常若抱虎包羞含垢媚嫵不暇以苟且暮之無事而陵犯益至雖內設禁軍統以閹尹然亦不足以待天下之變故涇師之亂而神策六軍召之無一至者從奉天之幸者四百士耳及章武之興天下之為方鎮者五十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而已而章武乃能振激武烈期於不赦排斥衆議而大治之於是擒劉闢於劍

古論大觀

卷二十

八

唐論四

南執李騎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誅李師道淄青五世之襲平吳元濟淮西三世之叛可謂盛烈矣然其至於後世益以不振在內之權而閹尹執之在外之權而方鎮執之浸微浸削而遂至於亡焉蓋唐以權奪勢傾而亡天下然其亡不在乎信昭之世而在乎天寶之載焉以其喪所以制天下之權者實兆乎此故也故其後世之君若章武者僅能自立不為之深屈而已況其非章武者乎嗟夫後之為天下者苟無意於所執之權而為人執之則視唐可知也矣

唐論

張唐英

太宗大皇既受內禪孜孜求治勤勞萬幾聽納諫諍寬恤刑獄
平壹征賦減省用度駕馭夷狄撫養生聚不以大寶為貴不以
黃屋為心謙虛以接羣臣果斷以決大事恐懼不業務成太平
之治內有房杜以經綸庶政外有英衛以征討四方有魏公王
珪之啟沃有馬周劉洎之議論有無忌士廉之保祐有李輔行
成之正色有文本正倫之維持有戴胄伏伽之執法有世南百
藥之經術聽政之暇則引文學之士更直閣下以商榷古今是
非諮訪治道之得失此天下不得不治也高宗之初承正觀之

古論大觀

卷二十

九

唐書卷一百一

遺跡耆儒碩臣尚布中外故永徽之初亦克又寧及夫無忌遂
良韓瑗來濟上官儀之徒繼遭竄戮忠義之士結舌避禍詭譎
之臣懷袂而進而李義府許敬宗之倫倒持國柄尤為巨害復
有武媚悍妬恣窮妖淫憚然自得不得復愧耻此不得不亂而中
唐之禍武三思太平安樂等公主倚恃城社競為狐鼠號令刑
政勢然無紀朝廷乃市道之數刑賞乃權倖之極明皇帝雖於
艱危之際目擊衰微之政即位之始雖除汙迹一新王道猶
姦詭登用賢俊講求治體尊尚儒術姚崇宋璟以忠正而用張
說二蘇以文雅而進李元絳盧懷慎以清儉而任魏知古源乾

曜以吏術而升張九齡韓休以方正而選此不得不治而及夫

天寶之間驕於承平游心於神仙之妄肆情於嬖倖之寵周子
諒直言而撲死於文陛李適之介許而貶死於官春內則楊李
素壞國體外則哥牛邀求邊功社稷已危而未悟姦佞已萌而
不知遂使草鞠繁華之地兵也宮禁之下至於肅宗之時李輔
國用事而有南內之變代宗之世魚朝恩持權而有陝州之幸
德宗以雄略之才欲刷多難然而炎祀以儉巧之才取怨四方
以至涇原之兵竊發輦下恩還奉天之難窘迫興元之幸外臣
由是倔彊帝祚由是漸弱順宗之朝繼文執誼之徒凡所施設
尤可嗤笑憲宗中興欲洗宿憤任用武元衡杜黃裳裴度崔羣
權德輿韋處厚裴洎等取蜀夏平淮蔡收冀鄆然上聞元已既
然不及矣況正觀乎穆宗昭愍文武宣懿而下忽忽忽亂忽得
忽失注訓以小器而大謀牛李以私怨而公報盜賊由是蜂起
藩鎮由是跋扈災連禍踵遂失天下每觀其史未嘗不痛心疾
首以至泣下沾襟而不能止也

古論大觀

卷二十

十

唐書卷一百一

唐論

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為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順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道蘗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

古論本觀

卷二

十一

唐論蘇二

古論本觀

卷三

十二

唐論蘇三

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由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分遣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

至於乘隙伺隙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制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十三

唐高祖

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成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歛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契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契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唐高祖論

歐陽脩

贊曰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為世數亦或短或長論者乃謂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其為世尤長然考於世本夏商周皆出於黃帝夏自鯀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寂寥無聞與周之興異矣而漢亦起於亭長叛亡之徒及其興也有天下皆數百年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然考其終始治亂顧其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如何而其後世或寢以隆昌或遽以壞亂或漸以陵遲或能振而復起或遂至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十四

唐高祖

於不可支持雖各因其勢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絕豈非所謂天命者常不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際世雖貴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歟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歟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建成論

范祖禹

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臣竊以爲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啟商以叛周上公爲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也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問王室得罪於天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身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定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爲使建成爲太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爲子不孝爲弟不悌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唐太宗論

蘓轍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爲戮不絕如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夫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必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崇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大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崇孔子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爲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旣平征伐四夷咸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爲之原其意亦欲夸當世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旣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旣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秘識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

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既已成在宮中與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播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年其人已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脩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營事李密及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歿帝以是為可用疾革謂高宗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歿即授以

古論本觀

卷二十

十八 漢書

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子遂良等不可他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勣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夫之俠也以歿狗人不以為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勣不知也而帝以為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勣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也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既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

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安且治而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古論本觀

卷二十

九

唐書

天后論

歐陽脩

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於弑君篡國之主皆不點絕之豈以其盜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沒其實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歟自司馬遷班固皆作高后紀呂氏雖非莫大之惡而追執其國政遂不敢沒其實豈其得聖人之意歟抑亦偶合於春秋之法也唐之舊史因之列武氏于本紀蓋其所從來遠矣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於凶者有矣為惡者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而小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未必福而為惡未必禍也武后之

古論未觀

卷二十

天后論

惡不及於大戮所謂幸免者也至中宗韋氏則禍不旋踵矣然其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不愚之不移者歟

武曌論

南宮靖一

武后為唐妾婦廢子自立懼天下不服欲鉗以威乃修告訐之法為羅織之刑侯周來索相繼引用朝廷之士駢首就捕於是改旗幟易服色立宗廟而唐之社稷革而為周屠害忠良毒痛四海五王張柬之桓彥範韋提衡兵誅二張中宗復辟武后屏黜而社稷復歸於唐夫武后以一婦人竊天下大流溢二十年而不至偶改者以狄仁傑姚崇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耳然武后以太宗才人自年十四入宮十有二年太宗既崩年幾三十既以入寺髮為尼又復乘間蠱惑嗣帝晉位昭儀曾未越月水入寢殿亂微已萌得志之日恣行殘忍手斃已生之女以傾陷主母勦已生之子以僭干天位虎狼之暴尚不忍食其子而後殺已生累無斬色是而可忍則骨碎二娘幽廢嗣君誅鋤宗屬勦害大臣夫何難者迹其兇虐實天地非常之妖孽焉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外因大臣切諫有不道語為母所廢十五年及其即位昏愚之態又甚於前縱寵妻之嬖黨信妖女之捷權姦惡日滋淫穢彰聞尊寵三思武后再得志矣貶損維王而愛子亦不保矣竄殺五王而功臣俱罹禍矣不惟是也崇獎僧道而異端滋橫公主開府而女謁盛行置負外官而政

古論未觀

卷二十

武曌論

位冗濫斜封墨勅而賄賂旁午殺辜月將斥宋璟尹思貞而忠
言壅塞恣情極欲荒淫不厭迹中宗一身始為母所廢終為妻
所殺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豈天穢其德而絕之耶抑
彼自絕於天下云耳

明皇論

崔 鷟

穆王戒太僕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仲虺告成
湯曰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夫實凡也而自以為聖則
偃然以天下為莫已若以天下為莫已若則有罪不聞有過不
改禍亂之形成而卒以不悟是亡之道也以唐考之克有天下
者十有八王而不以諛臣之故別加稱號者高祖太宗肅宗文
宗四君而已其餘皆立虛名而開元天寶之間羣臣至六上尊
號嗟乎諛亦甚矣而明皇受而不辭蓋將自以為聖者歟其播
越流離至於亡國非不幸也未加以天地道德聖神文武之號
萬惡載之太美祖令古之微稱彼其臣遂以為誠爾耶直以為
吾君好諛喜佞故逢之也以為誠爾則天不以號然後推其高
地不以名然後推其厚三皇無有也五帝無有也自古賢君懿
主皆無有而吾祖宗亦無有也彼其後世中君幽主獨有之是
直以好諛喜佞待吾君而以諛佞逢之人君之賊也聖矣夫光
武之為君也詔天下上書不得言聖明矣北顯宗之為君也曰
先帝詔書禁人言聖自今有過稱虛譽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
為諂子嗤也嗚乎姦人之情得矣其成建武永平之盛有以矣
夫

玄宗論唐

石守道

明皇帝承則天中宗睿宗三朝危亂之後思洗刷垢穢剷絕荒蕪澄滌化源潔清政道乃用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李元絃杜暹等相次為宰相宵分不寐日昃不食潛心堯舜之道側耳忠良之言憂勤萬幾念慮四海不敢暫時逸豫不暇一日畋遊苑囿稀行聲色不御汲汲論思遂致開元三十年於平一日妃子入宮專寵惑成內荒頗隳騰政蛾眉巧笑迷君之心妖姿豔舞眩君之目日月斯久情愛寢深竭天下之財以奉一婦人殫海內之力以事一女子常愁不足弟兄姊妹皆放辱封骨肉姻親

古論本義

卷二十一

唐玄宗

咸登要職名園甲第以賜之膏腴水石以寵之牝雞晨鳴威過人主后戚專國勢傾朝廷諸侯輦貨于妃子之宮四方爭賂于楊氏之宅恩由財結官以賄成紀綱盡隳爵賞無序讒邪得進忠良見廢故天寶之政不在于天子而在于楊氏是以中外胥怨人神共憤迨祿山舉兵一唱而東都陷沒靈駕播遷倉皇出關崎嶇幸蜀國祚危如綴旒皇都鞠為茂草誰其為之楊氏一婦人也受主恩而自專美國柄而無禁色荒于內而天下怨叛豈非一婦人能致耶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紂以妲己而亡其以西施而滅天寶之亂誰謂非貴妃之罪也噫明皇至聰明

古論本義

卷二十一

唐玄宗

至神聖也為一女之惑取笑千載之下可痛也哉臣嘗思唐高祖太宗親履矢石身冒霜露艱難辛苦十餘年以得天下既得之後側席求賢虛心納諫晝視朝政即既不食夜讀經書漏分不寐勞心苦體孜孜焉致海內太平作子孫久長業未嘗暇時宴樂未嘗敢一夕荒寧苑囿不游絲竹不御畋獵不數如色不近凡武德正觀二三十年間四海晏然生人樂業國家之制度備矣禮樂成矣政化行矣教法修矣以垂于子垂于孫將謂之萬世而無喪亂覆亡之禍也嗚呼太宗陵土未乾而則天奪國李氏子孫殺戮殆盡唐室宗廟將為丘墟自後常皇后安樂公主專政擅權朝廷大壞至楊太真之惑亂則海內一搖明皇肅宗四世播遷唐室自此亦衰矣才得十八帝僅三百年國城家破良由高宗中宗睿宗明皇覆敗祖業嗟歎息痛心疾首撫卷扼腕而泣下不止蓋傷其入子傳人杜稷不仁不孝以至于此臣聞天子之孝在乎承宗廟奉社稷撫四海安萬民彼高宗肅宗一婦人溺一女子忽然忘宗廟之重棄社稷之大輕四海之廣絕萬民之衆其為不孝也甚矣後世得不以爲深戒哉

玄宗憲宗論

蘇轍

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唐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償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為叛國將以求治則其勢猶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威公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隨毀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強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

古論大觀

卷二十

七言古詩

心之所安者佚樂所悅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宣饒部中鑿山治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用忠言嘉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為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誅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害者故房杜諸人得效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

黃裳李吉甫裴垍裴度李絳俱用韋貫之崔羣雖未足以方駕

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牟遽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利爭者進韋堅楊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斂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异皇甫鏽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畧平亦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异鏽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遂去而

古論大觀

卷二十

七言古詩

异鏽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聚斂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強宦官之橫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忍無幾耳而福至於不可勝盡玄宗之淫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不絕於世蓋未之思歟

肅宗不聽李泌先取范陽之謀論

秦觀

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善謀之則無不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以為唐室方鎮之患至于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弊蓋始于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范陽者祿山之巢穴也烏焚其巢雖有勁翮無所歸歟失其穴雖有絕足無所恃其勢也祿山帥范陽專三道勁兵不徙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于父母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為反虜切齒攘袂惟恐其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為主引頸企踵惟恐其不興此所謂家臣不

古論大觀

卷二十

廿八肅宗卷一

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圖范陽而必為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利勢乘之不可失者使肅宗能聽其計先詔李郭諸將犄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則其衆自潰西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唯其不用泌謀是以慶緒思明相繼復起至兗徒逆黨久稽天誅則喻為一切之計瓜分河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從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為根本故雖困敗而能復振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內魏武之全兗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之關中兗州也方其陷西京所得禁府珍寶輒以索馳載歸其俗

至謂祿山思明為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懲其事發墓毀棺而衆猶不悅以至于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威德在人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抑此稱西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于魯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泌之謀不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又得兩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古論大觀

卷二十

廿九肅宗卷二

憲宗論

南宮靖

憲宗常與李絳諮詠時事言無不酬或罕論諍輒加詰責又以循默罷鄭綱以忠直相李藩以逢迎斥李拭以無所可否黜權德輿好惡如此似亦可謂正矣自貞元十年以後朝廷成福日削方鎮浸橫天下之為節度者十有五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而已帝慨然發憤志平僭竊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師老財屈異論輻輳而不為之疑盜發鄰邑屠害元臣而不為之懼米能剪除亂階削平猾逆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誅李師道淄青五世之襲平吳元濟

古論大觀

卷二十

又廿九憲宗論一

淮西三世之叛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狼狽鼠竄納貢效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復除唐之威令幾於復振矣及世難漸平侈樂一生姦人皇甫鏐以聚斂佞媚得幸裴度極諫帝靳不納會鏐以內庫朽物給軍將士怨怒度以為言鏐遽引其所發靴曰此亦庫內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此乃奴僕小人所為窮猥卑賤之態尚可以肩乘大臣之位哉憲宗寵奴僕之人至俾位居宰輔卻忠臣之諛至於罷其相位何昏蔽之極也度既罷去鏐方養權憲宗自謂天下無慮驕縱彌甚以宦者為館驛使以柳泌為州刺史修麟德之殿浚龍首之池中尉何人

甘受其萬縉之獻而帝之志於是溢荒矣未幾金丹之藥方試而陳弘正之謀遂行此無他憲宗中智之姿可上可下之主也世難則能用忠良時平則專悅邪佞用忠良者欲以成已之事也故能平天下悅邪佞者欲以成已之欲也故亦能殺其身史稱帝則明東斷不過初年討蔡之事耳若夫不屈於欲之謂剛不昏於欲之謂明憲宗之為君正坐乏此此所以貪聚斂而近小人迎佛骨而拒忠諫而謂剛明者如是哉傳曰素絲無常惟所染之憲宗其有焉

古論大觀

卷二十

三十 憲宗論二

憲宗任相論

孫之翰

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通論夫天下安固注意于相天下危亦當注意于相相得人將自出矣今觀唐事大可驗德宗建中中以兩河亂銳意平定時得馬燧李抱真李晟輩數名將任之竟不能平魏博淄青之亂及致大變者相不得人也相者慮杞也無大公至忠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才雖有名將故不能成功也憲宗自即位有興復大業之志肯得杜黃裳陳安危之本啟其機斷繼得武元衡裴垕李絳裴度謀議國事數賢皆大忠至明之人故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六十年叛

古論大觀

卷二十

三十一憲宗任相

渙之地復為王土四方之人再見太平光采者相得其人也則所謂天下危亦當注意于相相得人將自出矣非其驗歟或曰建中中叛者李希烈田悅朱滔等皆劇賊非元和中劉闢李錡盧從史王承宗吳元濟李師道之比也故馬燧輩不能平希烈等數賊高崇文輩能平闢等數叛臣也此由賊之強弱將之用力難易又何繫于相之事焉答曰希烈等雖劇賊過于闢等然馬燧抱真李晟之為將亦過于高崇文李光顏李愬之徒也以是論之將才賊勢正等爾但前日之將不能成功後日之將能成功者實繫于相爾建中元和之事難以疏舉今舉一二事最

顯者證之馬燧輩敗田悅于洹水悅奔魏州城中敗卒無三二

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俟降燧輩若乘勝進兵獲田悅收魏博反掌間爾時河北劇賊惟悅悅既平李納勢弱望風當降況朱滔等未叛河北無事矣河北無事河南一希烈兇賊既無黨援何能為哉但燧與抱真不和遷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朱滔等同叛遂成橫流之勢蓋燧窺朝廷之事慮杞所為陰薄專報怨讎必無公平之法以御于外故少所畏憚敢乘私忿之心不了國事也杜黃裳薦高崇文使討劉闢崇文固盡心軍事黃裳尚慮未得成功以其所憚之人制之使人論之曰若不盡力

古論本觀

卷二十

三十二憲宗任相

當用劉潼代黃裳為宰相已薦用名將復以能者制之崇文不得不速于立功也裴度請督戰淮西諸將聞之益用命知度必能賞功罰罪也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繫于相豈不彰彰乎然相之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也又見憲宗之明能任賢相則德宗以政柄付于姦人何如主哉元和之治建中之亂後之君天下者深鑒之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論

歐陽修

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為無臣子也憲宗之弑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正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嘆也穆敬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於敗亂而敬宗卒及其身是豈有討賊之志哉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宋史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隻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修飾號為清明然其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官

古論大觀

卷二十

三

撓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困以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究憤飲恨而已由是言之其能殺弘志亦足伸其志也昔武丁得一傳說為商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然其奮然除去浮圖之法甚銳而躬愛道家之錄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有不同者宣宗精於聽斷而以察為明無德仁恩之意嗚呼自是以後唐衰矣

文宗論

南宮靖一

顏佐明既弑敬宗於是宦人王守澄復迎江王涵而立之是為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承父兄奢侈之餘開寺撓權之際而能以治易亂太和之初出宦人放鷹犬省冗食策制舉戒宦者衣羅縠禁駢奇巧纖纖麗三四年間自藩鎮紛擾之外凡前宦官女子奢欲聚歛神仙浮屠之事纖毫無有可謂賢矣初在藩時好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治道有意於茲即位之後每延英對群臣三漏下十一刻嘗嘆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故事隻日視朝帝曰朕欲與卿等每日相見

古論大觀

卷二十

三

大宋論

其輟朝放朝用隻日可也尤勤政理凡選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當時政治修飾中外相賀以為太平可冀然其仁而少斷委靡不立議者以此少之帝嘗以累世變起禁閹尤側目於中宦志欲除之而任用匪人不得其術以宋申錫之賢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以李石之剛正為宦人所嫉而身幾不免況李注鄭訓反復小人欲以一朝詭詐之謀剪累世膠固之患方仲冬嚴寒之際豈甘露下降之時而訓注等傾欲以此欺人不為謀疎謬手足俱露卒至喋血禁塗積尸省地公卿大臣牢戶駢死連頸赴戮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殷獻可嘆也

夫述文宗恭儉之德比迹漢文而被禍右此何也曰不然人主盡君人之道則恭儉為全德人主無君人之道則恭儉為一節文宗之君道其所失者多矣雖小善何益哉

古論大觀

卷二十

皇文宗御書

唐宗室論

歐陽脩

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方高祖攘除四方所以宣力皆顯顯為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之略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始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意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曆祚之短長不緣封建又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禍亟於哀平桓靈而詆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為緣悠而顏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襟治以相維持然天子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則建論以為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絕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逆絕之之原在單弱而無所憚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復焉佑之言曰夫為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然而主祚常促為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祚常永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為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敝則鼎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為患也長列郡之制始天下一

古論大觀

卷二十

三

唐宗室論一

軌故則世崩俱潰然而哉定者易為功故其為患也短又謂三王以來未見郡縣之利非不為也後世諸儒因泥古疆為之說非也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天下之圖極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威刑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殺守國視而並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矯秦枉割海內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制州縣而桀黠時起失不在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為矯而革之重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

古論大觀

卷二十

三

唐宗室其二

者三千資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徇之為安故仍以為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已也秦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建侯置守如質文遞救亦不可一槩責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比也故王者視所救為之勿及於敝則善矣若乃百藥推天命佑言郡縣利百姓而主祚促乃臆論也

唐列傳論

劉知幾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為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魯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夏殷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昇

古論大觀

卷二十

又三列傳別一

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閭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祈為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咄夫紀傳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案范曄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為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為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今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然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

寡名行可崇寄在它篇為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旨
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
斯道多廢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為義舉列傳
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顯史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於朋流
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為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
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
信沮授陳宮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于今
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
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遺跡使游談者靡徵
古論大觀 卷二十 三才傳列二

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傳班史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
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為難蓋為此也

唐制度紀綱論

陳傳良

天下無離道之法離道非法也古之治天下者純任道後之治
天下者純任法儒者固有是言自儒者之為斯言也而始離道
於法每以為後世徒法而已其間固有彼善于此者切取先王
之制而整齊之使天下之無法為有法然而分畫益詳維持益
密而道德之意益薄是亦徒法而已嗚呼徒法必不能以自行
而其失又在于徒法也漢而下法莫備于唐而先王之法猶僅
見於唐太宗之所以為唐者其得諸仁義勸行之一言歟夫苟
行仁義則其為是法者必有以出是者矣吾未見夫不粗知先
王之道而能畧用其法者也然則離道于法不惟不知唐真不
知古唐制度紀綱如何愚請卒言之三代而上治天下之具其
凡見于詩書其目見於周禮其纖悉委曲見于儀禮司馬法與
夫傳記之載所謂秩宗政典九刑之書者類不勝紀吾求其制
度矣自其身之衽席冕服始而放之於表著之位卿校之齒井
牧之畫軍旅之伍吾求其紀綱矣自其家之父子兄弟始而達
之於尊卑之秩長幼之序內外之權輕重之勢凡所以分畫其
詳而維持甚密也當是時清談不作而士大夫相與講切率不
外此蓋至于舜禹傳心精微之論寂寥簡短不能數語夫豈不

足於道而數數於法守歟夫誠非不足於道者而猶數數若是
益不若是非所以為道任道而廢法之論其殆出于周之末造
儒者傷今思古直情狂行者之說乎大道之行無所事法蓋記
禮者以為仲尼嘆魯之言噫是非夫子之言也何者春秋一書
固拳拳為制度紀綱作也自漢而下晉以清潔廢法梁以虛無
廢法魏以夷禮廢法而卒大亂若是而曰徒法之失彼烏知法
哉然則自漢而下人主粗知道者莫如唐太宗粗知法者宜亦
莫如唐太宗蓋嘗論太宗以戰爭百勝之餘一旦悉心委計聽
讜臣之言以行仁義此時此意殆與牧野之師下車未幾而身
就亡國之虜以訪洪範者同量若是而不足以為法將誰足以
為法耶自今觀之若世業若府兵若租庸調其制度粗立如此
若內之省府外之方鎮其紀綱粗張如此非其有行仁義之心
歟則是數者將以憚煩廢否則以無近功廢又否則以端緒出
於周隋而耻習其後廢唐之法粗可以傳後非偶然者雖然一
再傳之後民猶有在官之田也驥騎未立府兵尚無恙也而稅
米併租庸調如故也樞管未分于中書則府省猶前日之舊也
藩鎮之擁兵未疆則權奸殆無以陸梁也法猶在而唐之亂形
已見藩鎮之間敵國生焉獨何歟儒者曰是謂分畫益詳維持

益密而道德益薄之效遂將藉口以盡去先王之舊嗚呼吾獨
以為唐之三百年而存者為其猶詳且密也唐之一再傳而亂
者為其猶不詳且密也何也身者人之儀也家者天下之本也宗
廟朝廷者州閭鄉黨之所從始也唐世之法大凡嚴于治人臣
而簡于人主之一身徧于四境而不及于其家州閭鄉井斷斷
然施之實政而朝廷宗廟之上所謂禮樂者則皆虛文也當是
時坊園有伍而閭門無度古人制度宜不如此上下足以相維
而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古人紀綱宜不如此若是而又曰唐法
之病于詳且密夫詳且密固濶畧于其上而纖悉于其下拾本
而重末耶然則為唐之制度紀綱宜何加焉曰自其身之祗席
冕服始而放之于表著之位鄉校之齒井牧之畫軍旅之伍則
唐之制度非唐之制度而三代之制度也自其家之父子兄弟
始而達之于尊卑之秩長幼之序內外之權輕重之勢則唐之
紀綱非唐之紀綱三代之紀綱也嗚呼三代之法吾固不以望
之晉梁魏也至于唐畧矣而多闕幾舉而卒不遂是將安咎夫
以太宗之英明可與行仁義矣而纔若此何也彼固出于奸名
而非由內心以生也古之論者曰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凡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得如斯人而與之復古
之法度乎詳且密矣無乎知法之果不難道而漸於不

復失河北論

孫之翰

長慶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穎輩常才。皆不足議迹其本。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度相。至十四年。兩河平定。天下藩鎮無一跋扈之臣。時方治平。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姦人皇甫鏘相。遂度出鎮。憲宗既逐度。穆宗正得用崔植杜元穎輩矣。逐賢相而任常才。欲天下無事。不可得。所以復失河北也。一賢者相。凡四年。平定天下。數常才相。不二年。河北復亂。所以天下安危繫于相。事豈不明乎。或曰。憲宗用裴度相。雖能平定。兩河然鎮之受代。在蕭俛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時。幽之納土。在元穎作相之後。二鎮雖復失之。本亦由數相得之。何關度事耶。答曰。裴度初得幽鎮。雖在植輩作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定。兩河致國威大振。鎮州觀諸賊伏誅。無所援助。納德棣質。愛于朝夕。憂懼不敢保首領。鎮既懼幽。自懾伏矣。致國威如是。非度而誰。植輩相。穆宗得鎮得幽。乘其時。爾有何施為乎。亦猶李林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尚致天下獄訟稀少也。況蕭俛段文昌建消兵之議。先已失策。則植輩常才可知也。燕不止失幽鎮。魏博亦為賊臣所據矣。若憲宗既平天下。深念安危之本。不縱驕逸。不任姦人。使度終于其位。經制國事。以固大業。穆宗雖中常之主。顧

右論大觀

卷三

四二 復失河北

大勲德為輔。必不至荒僻姦邪。恩倖之人。憚宰相剛正。必不敢肆其所為。藩鎮之臣。懼宰相威嚴。必不敢跋扈。若是天下豈有事乎。憲宗既已逐去賢相。穆宗為君。僅及中智。數常才相之輩。邪倖惑之。朝政不修。法度弛廢。藩臣何所憚而不亂也。長慶君相之事。不足議其本。憲宗失之也。

唐六臣論一

歐陽脩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勝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嘗謂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趙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大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扈皆以無罪貶即日賜死於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首皆誣以朋黨

古論大觀

卷三十

四

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猾趙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古論大觀

卷三十

四

唐六臣論二

歐陽脩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其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躍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

古論太觀

卷二十

盟唐書論臣一

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親戚之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人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

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近則為人主者俛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

古論太觀

卷二十

四大唐書論臣一

劉文靜論

張唐英

自古佐命之臣皆無心於舊君故志士仁人嘗恥之若裴寂劉
文靜之迹固不在別白然二子皆首爲謀主倡難起義及高祖
登極而裴寂賞賜無極恩寵至厚爵位至重雖有罪惡之迹皆
原而不問文靜出入征伐歲不寧止顧遇旣以不厚爵位復又
不崇以妄告厭勝之事而遽加殺戮太宗極力營救而不得免
復籍沒其家且雨露之澤不私萬物仁義之主不枉一人而以
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古人所戒不知高祖之意於二
子厚薄何其殊也豈非以裴寂始盜隋之宮人密侍高祖之際
古論大觀 卷二十 四十七

古論大觀

卷二十

李靖論

陳亮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
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行赴日而戰
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閒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
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
也節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隅落鉤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
無遽走前者力進後者力進前者更休一以當十十以當
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之則摧此所謂正兵
而以睦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畧其行疎號令簡一表裏洞貫
進如颶風退如崩電地險峻則魚貫而前道迂曲則厲行而進
以一擊百以百擊萬聞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
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寓節制非
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弃簡捷也唯善治戎者為能
制之唯天下奇才為能用之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突
厥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
見矣頡利之敵脆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
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謂諸葛孔明所
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

古論大觀

卷二十

四八 李靖陳一

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請遂言之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明於是以正兵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祁山三郡響應一戰而梟王雙再出而奔郭淮兵退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陣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不能有立靖於是以奇兵臨之要險設伏而梟冉肇乘冰壘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公祐擒勁騎襲定襄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為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提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

古論本觀

卷二十

四九 李靖陳二

此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遇逆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之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機密孰肯以吾言為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艱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挾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挫之正兵欲收功於數年之後而不幸早喪論者見其功之不遂以為不用奇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悲夫

王珪魏徵論

范祖禹

齊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之也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而得以之為君今建成為太子且兄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讎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古論本觀

卷二十

五十

王珪魏徵定一

王珪確論如何論

陳亮

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夫士之懷才以自見于世常慮夫人君之不我用君既知而用之矣同列之人相與媚其長而媒孽其短周旋四顧無與共此樂者其何以泰然於進退之際哉此自古秉時有為之士而猶懷不盡之嘆以公論常不出于同列故也房元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證王珪其於唐室之興太宗固已無所不盡其用矣而諸公亦奮然並見其才而無相媚之意雖至於廷論之際辭其所長如數黑白則諸公豈不各以自慰哉王珪確論如何於

古論大觀

卷二十

五三王珪陳一

是始有可論者夫寵利所在至可畏也功名之際至難居也君臣上下相與共樂之而無異同疑間之論則為可顧耳漢高帝所藉以取天下者固非一人之力而蕭何韓信張良蓋傑然于其間天下既定而不免於疑於是張良以神隱自脫蕭何以謹畏自保韓信以蓋世之功進退無以自明蕭何能知之于未用之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且借信以為保身之術然則人才之獲盡其用乃一身之至憂也則亦何樂于功名寵利之際哉故李泌極論李晟馬燧于德宗之前而二臣為之感泣使泌如張延賞則晟方欲死而不可論至于此則同列之公論豈不甚

可樂哉吾之所長既已暴白於天下而猶眷眷於同列之公論

固非沾沾自喜之為也蓋同體共事之人其論易以不公而人主之聽易以入此自古之所通患而其來非一日矣唐太宗之興也房玄齡相得於艱難之中謀謨帷幄以定大業溫彥博蓋嘗掌其機事而李靖亦既有功于南方矣其後天下平定玄齡相與興仆起僵而唐之紀綱法度燦然為之一新彥博于出納之間蓋亦具盡其勞而征伐之責靖實專之及魏徵王珪以解臣入備諫諍之列而戴胄亦自小官進用遂以平天下之法其先後新故之不同亦已甚矣太宗並舉而大用之以究盡其才而

古論大觀

卷二十

五三王珪陳二

諸公亦展布四體以自效不復知先後新故之為嫌也一日太宗以王珪善人物使之庭論諸公之才而珪一二辯數皆足以盡其長而中其心彼其同心以濟天下之事至是可以釋然而自慰矣宜其不謀同辭而皆以為確論也不然因諸公已成之業而論之此何足以為知人而諸公樂之至此哉故曰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嗟夫珪之論可謂公而其心益亦甚平矣珪與徵均為諫臣而忠直剴切大畧亦相當也人情每蔽于自知而珪獨察其直恥君不及堯舜之心而自處于激濁揚清之任辭析毫釐而明于自知

則其論安得而不公吾以是知其心之甚平也雖然房玄齡視諸公最為舊故而唐業之成亦勞矣以漢高帝之多疑蓋終其身不敢捨蕭何而他有所用也太宗方奮然有運天下豪傑之心使新進迭用事而玄齡泰然居之不以進退自嫌故諸公得以盡其才而卒無紛亂法度之憂夫迭用新進而不害于國家之大體此蕭何曾參之所難而玄齡之論所未及也豈玄齡固樂諸公之並已而非珪之所可察乎此玄齡所以為宗臣也

古論大觀

卷二十

五十四房瑄

房瑄論

張唐英

議者謂賀蘭進明不出兵以救睢陽致賊將尹子奇攻陷其城執殺張巡姚間南霽雲許遠皆進明所致也今觀其本末則非進明之罪乃房瑄之罪也何以明之且瑄與進明有隙除為嶺南節度兼御史大夫守臨淮瑄惡進明之戾于已也乃除許叔冀為進明都知兵馬使兼御史大夫使權位與進明相敵而不可度制及南霽雲來乞兵進明懼叔冀相襲不敢分兵以援之遂致睢陽之陷嗚呼身為國相當天下橫流奔潰之際不能進賢授能推至公以拯天下之難蜂蠆其心求釋已憾以亞相之辭假于兇豎俾伺正人而毒之卒致睢陽不救忠義被害一郡之民肝血塗地非瑄致之而孰致之耶夫燕雀巢于一室子母相哺姁姁然自以為安也竈突火焚不知託迹無地其瑄之謂也當是時上皇在蜀天子在靈武雖幽閨婦女草野童堅雖無知識必亦忿然思刷國恥而瑄為執政大臣曾不是思務為小人陰險之行是姁姁自安也彼誠何心哉而杜甫區區尚謂其大臣之子能自樹立蓋徒慕其風流虛名如王衍何晏而不考其實爾噫此輩真地餅爾豈有益于天下哉

伏仁傑論

蘇轍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思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為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為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所無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強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

古論大觀

卷二十

五十六

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為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為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後欲以三思為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決旬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為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

狄高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

彥伯迎廬陵王於彥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後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古論大觀

卷二十

五十七

姜皎論

張唐英

明皇寵遇姜皎過厚因緣恩倖為太常卿楚國公復慮天下謀其私昵之偏乃虛暴其功於天下以比霍光程溫鄧晨朱祐及宋璟上言慮其太盛非久安之道請抑損之乃放歸田里其後復起為秘書監因漏禁中語張嘉正希王守一之旨奏決杖一頓配流欽州嗟乎明皇之于皎君臣終始可謂不全也且始昵之則出入臥內與后妃則宴擊毬聞雞呼為姜王當此之時惟慮其壽之不永福之不隆位之不崇又暴其功業謂漢魏已來佐命大功無有其比及間隙一開讒言得入因其漏言卒杖而

古論本觀

卷二十

姜皎論張一

死之何始終之不一也且既從宋璟之言放之田里宜念光武全南陽故人之道勿復起之可也既起之亦宜保之可也皎亦宜自念非有攻城野戰之功因緣私幸遂忝崇顯如飄風暴雨無終久之勢既歸田里宜不起可也既起則亦宜損之可也君臣既不能審慮俱失其分及有過失宜念嘗暴其功以比古人但削其官爵放為庶人設有不可宜賜死于家可也奈何鞭笞配流不啻如視犬馬何厚薄之殊哉後世有處華腴受寵遇如皎者亦宜念周易大畜之際必受以譏無謂主恩可恃而護人難入亦保身全家之道有一不慎則禍來若發機爾

裴炎論

張唐英

中宗欲以韋后父為侍中宰臣裴炎以為不可中宗曰我讓國與之豈不得何惜一侍中炎懼入白太后定策與劉綿之程務捷張虔勗入宮挾帝下殿廢為廬陵王立豫王旦為帝炎以功封河東侯裴炎真庸臣也且中宗讓國之言本以炎不與后父侍中乃激怒之言也非本意欲擅位于后父也奈何不思人主發憤之言遂定策而廢之設使中宗誠有此意已為執政大臣持天下之柄當諫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若倦于萬機欲進神于無為逍遙于太上則當傳之于孫

古論本觀

卷二十

裴炎論張一

徐敬業論

張唐英

嘗觀高祖太宗之時天下將相大臣合謀畢智經營締結其動至矣一武氏奪而有之天下惴惴莫有異議獨徐敬業區區不量發憤舉兵以興復中宗為名議者必以焦僥之步而企夸父之跡要離之弱而追扛鼎之勢多見其不自知也然若使敬業從薛璋之計直據東都因人心之恩惠則復中宗之位易如反掌惜乎不知苟且非英雄之事淺近非丈夫之為謀大志小卒無成功終就誅戮然觀自古有志于功名之士成則衆美歸之若使訓注石榴甘露之事成則其功亦赫然可稱今敬業既不

古論大觀

卷二十

徐敬業集

幸而敗後世不復稱其忠愚恐後世之士不復有為舊君致命爾故予嘗以敬業比程義云

二十 卷終

姚崇論

蘇轍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為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群臣多不以為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為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為事已可疑矣既而崇所親吏趙誨以狀免崇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蕭瑄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災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謹帝以問崇崇曰此符堅故殿也山有朽壤而崩木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餽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為人非為己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大祥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

古論大觀

卷二十

姚崇集

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宮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獨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恤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後崇璟既沒玄宗愈老愈慳茂群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聰專林甫方嬖楊國忠而縱安祿山則用輔瑒琳專以適已為悅類崇有以啟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于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李杜氣節論

呂祖謙

李杜氣節高偉其自負豈止文辭間哉阮籍登廣武戰場曰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夫籍不偶興運耳使釋酒杯以就功業謝安不足多其謂楚漢豎子蓋非彊者嚴武嗜殺虎而冠杜子美乘醉睨視曰嚴挺之乃生此兒高力士貴煢熾乎李太白使脫靴帶前儻二子胸中無有其能然耶房綰為將相無成子美排衆忌抗疏申救郭子儀嘗犯法并州太白奇之解官以贖雪房於譴謗之餘識郭於縲紲之間此又君子之所難能者而世特以詩人歸美之記史者獨不挈置名流之列至與韓非同傳

樊噲為伍曾不知沈宋誦諛溫李淫艷果若是班乎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一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謝騰蛟雲卿甫編次

李泌論

歐陽脩

論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
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
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爲不少又佐代宗收兩
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
用蓋以恠自置而爲之助也繁爲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
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靈僊接言舉不輕則知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一 李泌論

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爲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撥其近實
者著于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李泌論

秦觀

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善謀之則無不
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以爲唐室方鎮之患至于
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弊蓋始于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
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夫范陽者祿山之巢穴也烏焚其巢
雖有勁翮無所歸歟失其穴雖有絕足無所恃其勢然也祿山
帥范陽專三道勁兵不徙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于
父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爲反虜切齒攘袂惟恐其不
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爲主引領企踵惟恐其不興此所謂家臣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二 李泌論

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
欲先圖范陽而泌爲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之利勢遠之不
可失者也使肅宗能聽其謀先詔李郭諸將犄角而取范陽賊
失巢穴則其衆自潰而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惟其不
用泌謀是以慶緒思明相繼復起至兇徒逆黨久稽天誅則偷
爲一切之計分渭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從起也昔之
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爲根本故雖困敗而能復振高祖之
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內魏武之完兗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
之關中河內兗州也方其陷西京所得禁府珍寶輒以橐駝載

歸其俗至謂祿山思明為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懲其黨發
墓毀棺而衆猶不悅以至于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
威德在人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抑玘稱
西京之復必謀居多其功大于魯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必之
謀不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
又得西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盡見聽也豈有
方鎮之患哉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三李泌卷二

張巡

李翰

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輻車或追建封邑厚死
以慰生撫存以答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於
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背於君臣節於是乎立伏見
張巡生於昌時少習儒訓屬逆胡謀亂克虐滔天挺身下位忠
勇奮發率烏合之衆當漁陽之餘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驅
其猛銳吞噬河南巡前守雍兵潰其腹心及魯吳以十萬之騎
棄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兩宮出居萬國波
蕩賊遂僭盜神器鳴時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群師遷延而
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為之却賊乃退出巡
後議圖江淮巡退睢陽扼其咽喉領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
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兇
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
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銳起而搏鋒陷堅俾三
軍之士噉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兇徒
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惡巡
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過以塞衆口臣聞人
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士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四張巡

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握節而死非虧
教也折骸而鬻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覆過魯繇之典容過
者刑故大易之戒過惡揚善為國之體錄瑜棄瑕今衆議巡罪
是廢君臣之教繼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過惡
楊歸瓊棄用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逆胡悖德人鬼所醜
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肩而巡朝廷不登坐宴
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威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巡
之忠大矣賊勢憑凌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橫而制之若無
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若賊困江淮之資與彌廣財調

古論太綱

卷三

五

張廷三

積根結盤據西嚮以拒王師雖終於殄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
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壁扼其東故陝鄂一戰而犬羊北走王師
因之而勢勝聲靈纔接而城陷噫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
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
伐猶有分災拯患之義况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
固守者非惟攘獨克之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
既盡而及人爭其本國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
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
掩况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

則可以救世教議巡之功則可以繫中原興巡之情則可以有
過失昔夫子作春秋明褒貶齊侯將封禪畧而不書晉文公召
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禪之過也今巡
舍皇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聖人之制昭然可徵臣固謂巡者是二以爲訓矣

古論太綱

卷三

六 張廷三

許遠論

韓愈

李翰所為張巡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延巡位本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而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之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守死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七 許遠論韓

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而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語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士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者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飢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遠云公之賢其講之精

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護江淮阻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諉過辭而助之攻也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七 許遠論韓

孫巡許遠論

孫之翰

宰相盡大公之心尚慮智謀不至或致敗事况可挾不平之意乎房琯之為相也與賀蘭進明有私怨進明帥河南既兼御史大夫是假鳳憲之威以重其任琯又用許叔冀為都將亦兼大夫均其官使不為下此宰相乘不平之意一舉事兩遂至睢陽危迫進明不救忠賢數人為賊所害軍民之衆罹其屠戮則宰相乘不平之意一舉事至于此也或曰賀蘭進明好進之人張巡許遠功名既高固有嫉之之意雖無許叔冀爭權亦未必出兵救援則睢陽陷賊實進明之罪不繫房琯之過也答曰進明

古論本觀

卷五

元一

先授攝大夫不滿其意遂極言排琯交憾愈深此固好進之人及帥河南權任甚重琯或慮其難制必用大將以分其權則常擇賢才任之使共力國事奈何用叔冀一校險人為都將復重其官與節帥等是正使各尚氣勢不相下爾此豈宰相大公之意也不然進明雖好進之人于巡遠功名不無嫉之之意當南霽雲求救忠義憤發言詞哀切足以感激于人稍異木石者必動心也進明亦非全然兇狠不知情義之人安得絕無救之之意豈非有所憚而然也或曰韓愈作張巡傳後叙止言巡遠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放絕不言許叔冀事豈非舊史傳之

誤也答曰愈叙張巡事蓋以李翰所作巡傳尚有遺落故據汴徐間老人言有所書爾老人之言傳當時事述又豈能窺進明之情也况愈之所言止謂遺事故不盡言其本末爾舊史高適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憾同援梁宋事此尤足證明則房琯挾怨用人致睢陽陷沒頗得其吁嗟夫房琯以時名作相不能立大功輔大業茲已負庸宗倚任之意又復挾怨用人致敗國事則琯之流落以矜非不辜也後得為相者深戒之

古論本觀

卷五

七

郭子儀論

歐陽修

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禿唐祚若贅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畧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偪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為偏唐史臣裴鉉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益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埒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二郭子儀

李光弼論

張唐英

光弼平安史有大功於社稷古之名將無以加之然非純臣也何以明之廣德初吐蕃寇京師詔發兵赴難光弼與中人程元振魚朝恩不協遷延不至此不忠也十月代宗幸陝避寇實倚光弼為外援乃除東都留守以觀去就光弼辭以久待詔勅不至乃歸徐州欲取江淮租賦以自給此有二志也光弼母在河中詔屢存問又令郭子儀舉其母以歸京師以弟光進為渭北節度代光弼終以魚程之故不入朝而死于徐州大不孝也且夷狄冠于京師天子出居于外當此之時若以天下為憂不以一身之禍為慮奔赴行在掃清國難然後密疏于上請誅二豎不為難也若度二豎不可遽除則功成之後退歸私第以養老母況代宗寬仁必察曲直未必遂有不測之禍何至疑惑不以忠節自全坐視國難仍拒朝命遂為自安之計哉忠嗣曰假如明主見責豈失一金吾羽林而歸宿衛其次豈失一黔中上佐父魚朝恩遣人發郭子儀父墓子儀入朝中外甚憂子儀乃入言臣久在軍中不禁兵士殘人墳墓多矣此臣不忠不孝所致朝廷乃安以忠嗣子儀而觀光弼則光弼之議淺矣昔貫澤之會成公有憂天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葵丘之會驕而自矜

古論大觀

卷二十二

李光弼

叛者九國惜乎光弼無憂天下之心也其後部曲皆不奉約束此由已致之也若乃代宗猜忌有所屈辱愚恐光弼非唐臣也寬仁之主尚使不萌跋扈之節光弼之幸也

李光弼論

孫之翰

將帥專閫外之事不行法不尚威固難立功然行法尚威止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之一稟命令盡力于事也若天子遣使于軍中有所違犯亦與部將為比而戮之則置朝廷于何地况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為將帥者固當盡忠義之心專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尚慮威靈未振安得為疆橫之態以輕朝廷也崔衆奉詔交兵驕慢將帥此雖有罪奈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乞行國法於時天子方倚任將帥必無不從之理天子從而行法則將帥尊朝廷威三軍二事俱得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

召任其人堅拒所命至言宜勅則斬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此疆橫之態甚矣且如穰且為將于戰國之世斬監軍以立威者蓋直起卑下未為將士信服故請君之寵臣監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用此立威以濟國事非謂已有所忿也光弼授將帥之任功効已著威名已高不待戮衆而三軍信服矣况衆為御史奉朝命交兵又非監軍之比以驕慢戮之是因忿而行法至有斬宰相之言豈非強橫之態也將帥之臣遇朝廷微弱強橫自恣此固跋扈者常態耳光弼忠賢不當如是蓋暗于大體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材傑出于時平賊之功高干諸將晚年為諸將所間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強橫之態也可不惜哉

韓愈論

蘇軾

聖人之道有超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象犀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鬪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為美被之于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詎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韓愈論

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汗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以為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

仁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薄其禮飾致其情不責其云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有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韓愈論

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為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為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為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弊豈可謂善學耶

韓愈論

秦觀

臣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于為文故六藝之
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術而天下裂士
大夫始有意于為文故自周衰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
私知各自名家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
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之文有敘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
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與明庀生之變此論
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別白黑陰陽要其端宿決
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蘓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

古論本觀

卷五

十七篇合卷

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為實錄此敘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
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
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鈎列莊之微挾蘓張之辨撫班馬之
實獵屈宋之其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
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于愈後之作者亦多矣
而無以加于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蘓
張班馬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于愈之文猶杜子美之于
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蘓武李陵之詩長于高妙
劉公幹之詩長于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于冲澹謝靈運

鮑昭之詩長于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于藻麗于是杜子美者
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安備藻麗之
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
于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
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
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古論本觀

卷五

十八篇合卷

韓愈所得一于正

陳傳良

君子之于道莫難于知所擇而尤莫難于知所守知擇而不知守則異道勝而正道裂矣夫正道之在天下人皆知之則亦人皆得之然知者衆而得者寡非正道之不易得也擇之不正而守之不一也君子之明道要必擇其所正焉者守之以為一定不易之學所守一定吾奚懼夫異道為哉故雖邪說譴起之時而正道終不至于泯沒者一君子所得之力也予讀唐史見其贊韓愈氏以學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之言因得以為之論嘗謂正道之患不起于害道之人而起于叛道之人夫名非害道實則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韓愈所得一

叛道此其為患尤甚于異端邪說之熾不可不辨也蓋自去聖人綿遠正塗墮底百家之學起而喙之以與吾道壘者蓋不知其幾也賢人君子之患夫彼之足以害道而吾之衛道者又不可以不至于是焉出其區區之力而與之馳騁乎紛爭之地往其力益不足而其道益屈其道益屈而其說益變至其久而無功也則從而尤之曰吾道正道也而彼之道亦反經而正者也夫既以為反經而正矣乃始移其平日衛道之心而為操戈入室遷舉荀卿號為雜伯稱王而反以非堯舜為辭楊雄亦不詭聖人者而猶有取于老子之說二子且爾下此將若之何

古論本觀

卷三十一

二十 韓愈所得二

其非不知天正道之不可或變也其始也擇之固未甚正而其久也守之亦未能一一者不守則正者分矣嗚呼天下而無學聖人者也正道之傳則已爾天下而有學聖人之人則韓子明道之功其可掩乎哉甚矣夫元和之際舉天下而惑于異道也佛道之害正道之靈也而習聞其道者方且樂其誕而自小自小之患猶可也而為上者方且設其術而尊事之愈也孰從而正之或爭四海之惑而有所不懼犯人主之怒而有所不顧身可殺而正道不可一日廢焉愈非徒以口舌爭也蓋其平日所擇甚正所守甚一非六經之旨不傳也非聖人之書不親也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其心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乎其中吾知信聖人之道而已至于時之所尚衆人之所習則皆牢關固拒推而放諸禽獸之域況敢望吾聖人之藩籬哉自非擇之精而守之固吾未見其有得乎此也今觀原道貧富而言道之正論鑒乎如五穀之可以療饑繩乎如藥石之可以伐病不謂之粹然一出于正可乎孟子曰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學奕而二其心則終其身無所得然則守不一而欲其盡出于正又可得乎哉嗚呼明道之難其人也久矣自夫子二百有餘年而孟子出焉夫子立正道者也孟子廣正道

者也而愈則守正道者也愈之所守正道信可嘉矣而後之論者乃以上封禪書禱黃陵妃待命宰相之事而議其非是特未知史臣立言之法爾史臣之贊愈蓋美其有明通之功而未嘗及于出處之迹雖以畧焉可也而謂可少之哉雖然愈之純正吾無以議為也獨怪夫孔孟之後如董仲舒之賢後世不以傳通許之則亦可恨焉爾罷黜百家潛心大業與天人大槩之旨正詛不謀利之說頃非漢世學士大夫所能為者而仲舒盡之此正韓子之流也亦可謂學正而守固者也愚故表而出之以著于篇

古論六觀

卷二十七

二 韓愈所陳三

李揆論

張唐英

李揆與呂諲同相肅宗諲才居揆之上及諲以事出守荆南而政譽甚美再入為相密遣直省官往江陵求諲之事諲乃奏之揆貶袁州刺史噫欲陷諲乃自陷也且執大政于嚴廊之上當思所以輔翼人主之道以澤天下而不誤蒼生不以喜怒私國家之法不以親嫌壞朝廷之公賢有讎必擢拔而用之不肖而親者必擯斥而去之庶幾上不負于君下不愧于人而反惡其有美政而恐得用欲求其瑕陰肆傾陷此豈有心于天下哉蓋筆札之士非廊廟之器其始進也不考其實如南郭先生之徒及得位而不知所以為大臣之道而恃居中制外有臨高走丸之易而欲害外臣豈不愧于古之初異哉真懷腐而欲香入水而求不濡之人也噫身為大臣而父事中人李輔國而復嫉害正人其後元載用事而置之散地卒至流落蓋亦有所召也

古論六觀

卷二十七

廿一 李揆陳三

李愬論

陳亮

天下之事衆人之所不敢為者有一人焉奮身而出為之必有術以處乎此矣虎者人之所共畏而不敢肆者也而善養虎者狎而玩之如未始有可畏者此豈病狂也哉蓋其力足以制之而又能去其爪牙啗以肉餌使之甘心焉故雖驅而用之而垂耳下首卒不敢動何者有術以縻其心也夫將者天下之所難御者也御之必以術而況於降將乎彼其心之不可測孰敢信用之哉古之人蓋亦有度其可用而用之者矣然亦未嘗專倚之以成功獨李愬用三降將以擒吳元濟當時之人皆謂其不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李愬

可而愬獨以為可遂決意用之卒能如其意之所逆料不知者以為幸知之者以為神乃若愬則有術以處乎此也何以言之敵人之將無故而降者此未可信也恐其謀也至於勢窮力屈而後就縛者蓋可保其無謀矣且此數子者亦一時之傑也不幸而事逆猶竭忠以報之使其獲背逆事順則其忠報之心當何如哉而又愬之才智足以驅之豁達足以容之愬復能待以厚禮示之赤誠言笑無間洞見肺腑此南霽雲所以眷眷於張巡而不肯去也數子者固已甘為愬後矣雖然李愬未足以縻其心也如丁士良之擒吳秀琳秀琳之擒李祐其忠款固可見

矣李祐未有以縻其心而又欲專倚之以謀蔡則其術不可不盡也故方其得祐也諸將皆請殺之愬不聽待之愈厚會蔡而不止將吏洵然以為不殺祐之罰愬力不能勝迺表諸朝且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還之卒賴其用大將者三軍之紀綱也生殺予奪皆稟其令故雖天子之詔猶或不受而亦何畏於將吏之言乎使將吏必欲殺祐不過以色辭拒之如罵詈不止則又從而戮之彼固不敢有辭矣何至表諸朝而後用之哉吾於此識愬之心矣其心曰吾之待祐者如此其厚也全祐者如此其至也將吏鬻然不已吾力不能獨勝復泣涕而送諸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李愬

朝表言其必不可殺此雖父母之所以生全祐者不過如是也祐安得不竭其死力以報之哉雖啗以高爵脅以白刃固不肯棄愬而就賊矣故其始也愬雖待之無間未使之佩劍統兵也及朝廷還之乃使佩刀出入帳下統六院銳士而襲蔡之謀始定愬之心蓋可見矣吾是以知古之英豪所以臨事機者未嘗無術特其不以語人而人亦莫之識也昔韓信背楚歸漢高帝用之無以異於楚也及滕公言之上亦未之奇使其憤怒而出亡然後命蕭何往追之何力言其可用乃以為大將夫以一將之亡而丞相自追之人主驟用之信之心固甘為漢後矣其後

漢之所以定天下者皆信之力而蒯通武涉之說不得而間即其効也論者乃以為何之追信高帝不知也不然何以反疑何之亡乎曾不知高帝失何如失左右手然遲之一二日而不問者何也帝之心固可見矣嗟夫古之人所以御降將者其術如此苟不思其術而欲遽用之其不為所陷者幾希矣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廿五

李訓論

秦觀

臣聞天下無易事非其人則難于登天天下無難事得其人則易于反掌難無定勢易無常形惟其人也昔漢有諸侯強大之患連城數十地方千里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景帝用晁錯之謀始議削之法令未及行而七國合縱而起矣何其難耶逮武帝用主父偃之謀令諸侯得推恩分其子弟詔下之日人人各得所願法令不更疆境不變而尾大之患亡矣又何其易耶以此言之則知天下之事惟其人也臣讀唐史至甘露之事未嘗不為文宗而歎息何則欲除累世之姦而倚一區區

古論本觀

卷二十一

廿五

之李訓豈不踈哉宦官之禍深矣自德宗懲北軍之變以左右神策天威并軍分委宦官主之由是太阿倒持不復可取憲宗之賊歷三世而不能討天下憤焉是時故老名臣如裴度李德裕之徒皆在也向使文宗有知人之明委任二臣俾之圖畫則刀鋸之殘豈難制哉何則以訓之輕躁寡謀尚能殺王守澄則知度與德裕可以制仇士良之屬無疑矣惟其不用二臣而委之訓與鄭注是以事敗謀泄害及忠良喋血觀闕之前不勝飲恨而已非事之難不知人之禍也或曰注之帥鳳翔也欲因宦者送守澄之喪以鎮兵誅之訓忌其功乃先五日舉事使注不

為訓所忌也庶其有濟乎臣曰不然惟其訓之事敗則唐之則在士良使注之功成則唐之禍在注矣何則袁紹董卓崔休朱溫之事蓋嘗成矣其禍何如哉以此觀之事敗亦受禍成亦受禍禍在用小人而已矣德裕嘗曰舉大事非北軍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又曰焚林而敗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之倡獮則天下常勢亦不用臣以為德裕能不為於會昌之時也則知其能太和之時必矣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廿七李訓卷三

李訓論

劉昫

王者之政以德霸者之政以權古先哲王率由茲道而遂能息人靖亂垂統作則者如梓人共柯而殊工良奕同枰而獨勝蓋在得其術則事無後艱昭憲皇帝端冕深幃憤其私養欲鏹官居之弊載澄刑政之原當休一代正人訪先朝耆德修文教而厚風俗設武備以服要荒區區官者獨能悖化哉故堅刀易牙不廢齊桓之伯韓嫣籍孺何妨漢帝之明蓋有管仲亞夫之賢偏之以大政故也而昭憲忽君人之大体惑纖狡之庸孺雖終日橫連經篇篇思俱得好文之譽庸庸非致治之先且李訓者徂詐百端陰險萬狀背守澄而勸醜出鄭注以擅權祇如盡隕四星其權八校小人方寸即又難知但慮為蚤虱而採溪蓀翻獲螟蛉之患也嗚呼明主夫何不思遽致血濺黃門兵交青瑣苟無藩后之勢黃屋危哉涯鍊綽有士風晚為利喪致身鬼域之伍何逃賊室之災非天之不仁自失道也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廿八

陸贄論

蘇轍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為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為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豎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豎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卽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二十九

李抱真李范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為之抽貫筭間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為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誑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能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况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為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

原叛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藩鎮凡節度使或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畋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贄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違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辭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構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捐軀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三十

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贄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為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既而四鵲鳥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為帥張絳既為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

之謀則贊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贊之逐也以
程昇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贊之賢非不知也帝歸罪
與元贊因事言曰齊威公自莒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
在莒為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
言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
陛下之著龜也贊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為使贊反國而為
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
智也哉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三

陸贄論

張弘靖論

張唐英

弘靖之師范陽也朝廷以其嘉貞之孫延賞之子三世為相委
以重柄譬如取嬰兒而投之河謂其父善泗也弘靖亦以世貴
之貴倨然自尊以誇耀燕俗不能與下同其甘苦復以安史之
亂皆自范陽欲革其俗乃發祿山之墓用毀辱燕人復縱棍吏
常雍張宗厚輩酣肆夜飲呵責士為及虜嘗曰天下無事汝輩
挽得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于是其下皆怨克融乘人心之二
遂囚弘靖殺常雍張宗厚又擊殺義士張徹皆弘靖為之也夫
以狸而致鼠不可致之是不以敵之道致之也腥蚊蠅而蠅
畢至以致之之道致之也且弘靖欲革燕俗則以仁厚革彼尤
殘宜以純約革彼奢僭宜旌忠良革彼不軌耳執禮法革彼以
軼然後又召燕之父老百姓及三軍之士告以朝廷恩信為善
者有賞為惡者有罰其次勸之以孝悌督之以耕戰謹身節用
務寧其人而先斬墓以求革風俗豈革之道哉彼克融者既
在部伍亦宜推赤心以置之腹中與說利害禍福曰汝能信順
効忠朝廷自有爵賞他日無慮不富貴彼非土木其肯不順信
哉設自顧不能則乞朝別除賢者以安反側而弘靖曾不慮及
于此乃恣其僚屬酣醕罵辱彼烏得不相從而唱難哉然則克

融非囚弘靖乃弘靖自囚也而尚不蒙顯戮貶守撫州穆無其
有恩于弘靖也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二十一張公義

楊嗣復論

崔鷗

氣類所合物莫能間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者君子不之察欲
彊以口舌折姦人之鋒勢必不振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
常不勝一也人情逆之則怒順之則喜毀之則怒譽之則喜小
人性便諛佞志在詭隨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無隱此小人所
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不妄說人而小
人竊爵祿以植朋黨竭智力以市內援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
所以常不勝三也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
常在上以制人難進則常在下而為人所制此小人所以常勝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二十一楊嗣復論

君子所以常不勝四也君子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虐幼賤不
畏高明而小人之於人失勢則鼠伏以事之得勢則虎步以凌
之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
安而不尤人達則以恕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則不安而懷
毒以伺上居上則快意而肆虐以害人此小人所以常勝而君
子所以常不勝六也君子一有不安於其心則畏君畏親畏天
畏人而小人欲濟其姦則欺君欺親欺天欺人無不可者此小
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也君子勵廉節崇名譽小人
苟獲其欲則天下賤之而不羞萬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

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人也君子所言欲訥於行欲敏有過則改見義則服而小人矜利口以服人喜姦言而文過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為國求人難於選拔而凶邪一嘯則千百為羣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忘恩背義至以怨報德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一也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無而為有虛而為盈露巧而揚能矜功而賣善以惑時君以其微倖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此鄭覃陳夷行所以罷黜李德裕所以謫死窮荒逢吉永閑楊嗣復輩所以卒乎翔祥而得計豈足恠哉

存論大觀

卷二十一

李德裕

牛李論

蘇轍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愠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為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為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聰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擇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為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為安而德裕以制勝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強方今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贊普牧馬尉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

存論大觀

卷廿一

牛李論

唐陽錫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為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為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為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讎雖未及全盛亦足為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邪既罷未久李訓為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為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李蔚論

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訴其乾沒府錢肆拾萬緡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借逆意倖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與德裕皆為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李蔚論

歐陽脩

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稿人耳裸顛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苦本無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為一條據之不疑稽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為奇以不可知為神以物理之外為畏以變化無方為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歆豔其間為或然以賤近貴遠為憲韞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謠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李蔚論一

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為勝妄相夸脅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綠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興襍冠戎大作孟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為賊臣嘻咲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踰前車而覆之與哀無知之場丐庇百解之皆以死自誓無有顧籍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遂以身為狗嗚呼運祚殫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親歟有來

李從裕以傑才為武宗任用經綸夷夏屢成大功復振舉法令
致朝廷之治誠賢相矣但宣宗久不得位又不為武宗所禮舊
怨因深既怨武宗德裕用事大臣自不容矣况德裕性剛少恕
不忘讎怨與李宗閔輩相排斥凡十數年畧無悛意宗閔固姦
人然嘗任宰輔已逐為遠郡刺史矣復乘成功之時譖以罪流
竄馬牛僧孺雖宗閔黨然有一時名望斥之遐裔物議豈平焉
王涯賈餗之禍本仇士良誣譖中外所知德裕于二人不問所
隙但以怨李訓陷已而忿及涯餗子孫避禍于上黨已為亂兵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三六 至德錄二
所害又于敕書實涯餗之罪言已戮其後嗣布告中外且察閔
已逐涯餗子孫已戮尚譖其事聲其罪用快忿心則在朝之人
嘗有不足者得不懼乎不惟不足者懼凡有勢位于朝者非大
賢至公之人鮮不畏之矣何哉大賢至公之人自知才用不在德
裕下彼雖大任我豈不能施為哉又或德裕專權不容已之施
為彼之譖國事固得宜何必功效湏出我哉此所以無所畏也
如白敏中令狐綯輩才能望德裕絕遠又回寵保位無至公之
心于德裕雖無所隙然彼出而我用矣彼負才而好勝若復相
則不便于已故衆人主不容之意盡力陷之也無隙者尚爾有

所不足者可知也以德裕之傑才大功不能忘怨怨而及禍後
之相者自顧才用與德裕如何得乘不平之心有怨忌于人乎
哉

白敏中論

秦觀

臣聞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為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為相抵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為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臣竊以為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可移于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何則于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為丁原主簿為董卓而殺原為卓之子又為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于是殺布漢封陳

古論大觀

卷十一

四言教卷二

平薛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于丁董也其肯忠于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豈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于盜而盜憎之乎蓋目度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曰白氏素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于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為德裕惡也故因其旁盡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而

以非罪被斥天下皆知其冤使敏忠素與仇猶當為社稷而救之况因之以進也然則敏中豈惟不忠于德裕亦不忠于唐也臣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後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行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奈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逸策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

古論大觀

卷十一

四言教卷二

王朴論

秦觀

臣聞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真材也材而不適用用而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于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為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乎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乎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脆則疑于難敵小而堅則疑于易也昔漢兵圍宛丘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

古論大觀

卷五

四王朴秦二

以不聽尤者疑于難而已朴嘗為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為後圖蓋本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為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撓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輕擾亂不特以號為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面與中國為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疆忍精忠高氣難關而輕寇號為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于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

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矣何則虎躁悍易象熊僂捷難刺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于熊虎將乘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為易小而堅者為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偽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材而孰能與于此朴雖出于五代梗概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內修法度而朴至于陰陽律曆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曆當世莫能與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

古論大觀

卷五

四王朴秦二

功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蓋未可量也使適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止于此哉

李郭論

張 泰

雄傑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為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復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偽游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服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虜百闔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為使子儀能使吐蕃謂

古論大觀

卷五十一

李郭論張

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聘而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為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胸中洞然大入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思明此雖狡夫猾虜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嗣之勝獨為尚父屈歟此於伏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侮也

蕭瑀論

張唐英

蕭瑀請出家為僧此可罪也然盡忠於隋及歸國亦多有功績頗見委任歷僕射御史大夫參與朝政每有議論房杜不能抗之房等雖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瑀彌快快自是罷為太子少傅此是抗開瑀而使優閑爾且房杜可謂賢相也經綸草昧以啓天下之業竭忠悉慮以成天下之務不求備而責人不以已長而格物正觀太平之功誠有力焉然於瑀尚亦有所抑遏豈亦珪之玷而珠之翳乎古人謂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而房杜二人於用人亦至矣而尚

古論大觀

卷五十一

蕭瑀論張

失於瑀豈瑀之性褊躁忽於議論之際務以直氣自豪而不能從容委曲詳悉評議俱求辨博而取勝於諸公故房杜自以持天下之政權柄在已恥其不能卑論忽有不容其說然以二公才過於人雖不從一蕭瑀之言無害為賢相後之執政者必歛迹房杜之業成就太平之功則不可使順旨者榮華逆意者結槁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庶乎國家之政無有蔽而不通故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蓋取於衆苟不取於衆是哥奴輩昔嘗相天下之口而自任耳

難敵者用兵之大患也昔之善用兵者士卒雖精兵革雖銳其勢雖足以扼敵人之喉而敵人之膺而未嘗敢輕也設奇以破之伺隙而取之曲折謀慮常若有不可當者而後能以全勝於天下使夫士卒未練兵革未利震蕩而勢不足以當敵則彼固不敢輕矣輕之而敗非敵敗之自敗之也用兵而先之以自敗可謂善用乎昔者關元之盛民不知兵士不知戰者二十餘年一旦羯胡竊發乘其間而執其機蓋逆兵一舉而河北諸郡悉為賊有矣當此之時雖韓白復出豈能當其鋒哉而封常清

古論大機

卷二

常清

欲挑馬箠渡河以取賊首志則銳矣不幾于大言以輕敵乎及下令募兵所得者皆市井庸保可聚而不可用常清率之進守河陽斷橋以抗賊賊軍一至舉兵挫之已而大至力不能拒屢戰屢北遂失河陝此則常清有以取之也且善用兵者因其勢而順導之賊鋒方銳而吾勢蓋弱而未振也處此之道當因其弱而柔之歟兵不應嬰城固守以挫其銳而後可圖也故吾以謂河陽之橋可斷而不必斷也賊之前軍可挫而不必挫也使

之自恃以為獨強行行然長驅而進自斃其鋒而吾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夫河陽陝郡潼關者關中之三咽喉也是足以

方常清受命討賊進兵河陽榮王高仙芝之兵次其後為常清計者宜告之曰高將軍守陝郡榮王守潼關厲兵秣馬各固其地而常清則築却月城以守河陽訓練士卒儲糧糗浚溝固壘清野以待之賊軍至則歛兵不應設攻具則隨機拒守懈則擊之退則躡之食則掩之夜則襲之其餘應變之道隨機處置不及旬月而賊兵固斃矣顏杲卿真卿起河北郭子儀李光弼起朔方已沒郡縣悉為國守而賊之巢窟且危矣彼欲進欲退不能徬徨無所而固將成禽使其不顧而進攻陝郡則吾以兵徐躡其後彼反兵拒吾而陝郡之兵又起擊其輦矣腹輦受

古論大機

卷二

常清

敵馬得而不敗又使其率兵而遽退則吾檄召陝郡之兵共進追之候其及河半濟而後擊之雖有勇者不能為賊禦矣凡此者皆因弱成強而萬全之計也不知出此以不教之兵當方銳之賊以及于敗既敗而後告仙芝以賊銳甚難與爭鋒嗚呼常清何見之晚也常清敗而仙芝退守潼關明皇併我之易以哥舒翰輪嚴兵守關賊不獲進而羸兵誘我以冀復出明皇不察亟令進兵翰執之益堅而明皇督之益甚不得已涕泣而後出翰明知此賊為誘我矣固當固險設奇勵士決戰庶可以一勝翰乃不然見其兵寡則易之行伍無列則笑之反入其計而不

悟官軍一潰潼關失守而長安陷矣始常清以輕敵而失河陽
仙芝遂失陝郡輸復以輕敵而失潼關使三咽喉絕而宗社幾
危賊黨益熾俯數載而僅勦之常清之罪其尤也夫善用兵者
敵衰則一舉而乘之敵銳則示弱以挫之此兵之常勢也常清
號為知兵者而欲一舉以乘銳賊則亦何取於知兵者哉

古論六觀

卷五

日已

馬燧論

陳亮

昔之善攻人者使敵不得合雖合而有以破之則攻必克矣夫
攻者事之末患之端也智者不得已而後為之使久而不克則
敵將有乘其弊而起者此其為患殆未可以一二言也然而智
者善因危而設奇扼要害張形勢以破敵人之反一舉而兩斃
之使聲威功烈傑出乎諸將之右此則天下後世將企仰之不
暇而何敢訾議哉昔者馬燧之鎮河東也策田悅之必反請濟
帥以討之出奇制勝奮鬪無前雖淄青常與合兵救之燧破之
如反掌耳燧能窮田悅於孤窮之中此其智勇固有大過人者
矣然力能得悅而不遂取之使得嬰城固守悅不足道也而魏
為可惜魏據河北蔽捍諸鎮唇齒相固牢不可破桀驁不遜以
執朝廷凡師出而輒無功者魏不破也魏破則諸鎮不足平矣
當燧之時所謂一致之機也燧乃失之使朱滔王武俊得乘間
乘救王師十萬一戰而北燧殊無一謀以禦之豈其智至此而
窮耶蓋嘗籌之悅屢敗之餘氣喪膽沮衆不能陳謀不復生旬
日之間可坐而破也滔俊雖合兵以收不過三萬五千耳然滔
性多疑易以勢恐武俊匹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以燧之才
而無養寇自資之心顧此三盜亦何足滅哉且當此之時以兵

燧者凡四將也使燧能留李茂以圖危窘之悅其勢固足以破之矣而身率步兵去魏百里據便地為壁以拒潘俊之兵兵至而堅壁不戰挫其初銳之鋒別命李抱真率昭義之兵自洛下邢以指燕薊李晟率神策之兵自博下具以搗冀土復命張孝忠康日知勵兵秣馬以助其勢彼若能者則反兵自救不能則遲疑不去二者必處一乎此矣使其反兵自救則抱真與晟衝其腐燧又起而搗其背腹背受敵不敗何待若其遲疑不去則抱真等得優游以覆其巢穴而燧堅壁以待其自斃彼其欲前不能欲退不可傍徨無所而生擒潘俊擒則悅不攻而自

古論大觀

卷五

三

破矣悅破則三鎮席捲而平矣三鎮平則青淄之膽破矣命一辟士持天子之詔往諭之彼安得不束手聽命哉夫然後分置牧宰慰養居民使郡縣之權悉統于朝廷則朱泚李希烈亦無自而萌其姦矣由此觀之燧之罪豈止於失田悅哉昔者唐太宗伐王世充久之不下而竇建德率兵救之太宗留萬人以圍世充身率勁兵以據虎牢扼建德之喉使不得進迺命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引而東以動其衆乘其陣亂縱騎夾擊之遂擒建德而下世充自洛以東際河之北一旦而盡乎之此可謂善破敵人之交者矣嗟夫以燧之才而不思伐交之

術乃復請濟師使李懷光盡統神策之兵以往卒以驕衆夫律而盜且乘間起于蕭牆矣遂使李氏不見中州之大定而諸鎮世為不討之賊燧之罪可勝誅哉唐史臣曰燧賢者也天下以為可責故責之嗚呼吾之意其亦由是也哉

古論大觀

卷五

三

唐藩鎮論

歐陽脩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畧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胥相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錮其頸利怵逆汗遂使其人自視由羗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南地為合從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鐵鉞鈍含忍混貨煦育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思以為宿謀方且

古論未觀

卷五

五三唐藩鎮論

兗岸柳楊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侯塞垣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止蟠城數百角奔為寇伺吾入顛頽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乃偷處恬逸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議者曰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秦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太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閭閻大言自樹一寒破制削法角為尊

奉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凡伏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割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蹕而和之其餘混傾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考武前英後儲多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鉏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

古論大觀

卷五

五三唐藩鎮論

將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雖然迹其由來事有因藉地之輕重視人謀滅否與今取擅興若世嗣者為藩鎮若田弘正

張孝忠等累忠納誠以

唐藩鎮論

張唐英

唐之治由藩鎮之未專地也唐之弱由藩鎮之專盛也唐之亡由藩鎮之削滅也何以言之唐自安史之亂天下之人耗滅大半大曆已後干戈粗定事貴姑息權柄倒置疆臣驕將氣焰赫然而於是李正己有青淄齊海登萊沂密德曹濮徐兗鄆耳五州之地養兵十萬李寶臣有常易深趙滄冀定七州之地養兵五萬田承嗣有魏博相衛洛其澶七州之地養兵五萬梁崇義有襄鄧均房復郢六州之地養兵二萬詔增一城必飛語怨刺二十年間國家不敢興奉右撮土代宗寬柔一切容之德宗明

書論本觀

卷二十一

唐藩鎮論

察先誅劉文喜次欲盡除群盜遂詔起關西兵以臨關東而涇兵倒戈朱泚乘人心之離遂肆不軌然而欲與李懷光合勢懷光不伏臣之故李晟之徒得以乘而滅之又李寶臣信妖人之言謂有天分而田承嗣玩以讖文不與同惡卒自暴死又朱滔稔寇欲臣山東諸侯而王武俊曰我豈能捨九葉天子而臣田舍漢於是起兵以討又李希烈已號大號而諸侯異謀劉稹堅據上黨而三鎮離心以此觀之則唐之藩鎮各萌問鼎之心者多矣然而卒不能遂其通謀者蓋彼同則此異左逆則右順輕重相制大小相維忽恭王命以効順忽矜兵勢以相臨所以然

也至于朱全忠遂虐唐祚者非其才智過於安史朱泚之徒也蓋是時藩鎮諸侯各已滅矣時溥朱瑄秦宗權羅紹威王鎔之徒各已亡矣全忠視天下之大不復有牽制之黨乃平揖神器若固有之設使當全忠之時朱滔在冀田悅在魏王武俊在趙李納在齊則全忠雖有曹馬之謀亦焉能披大裘而稱制哉故曰唐之亡由藩鎮之削滅也豈非治亂興亡之鑒哉

書論大觀

卷二十一

唐藩鎮論

唐方鎮論

林駟

藩鎮之爲唐患也尚矣其根萌於武德十道之置使其勢成於至德九節度之分封其禍見於乾元平盧主帥之自立此廢置叛服之由也方太宗平定之後既分天下爲十道而於軍鎮城戍之兵爲十二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此其爲方鎮已成之兆特侍時而張耳且河北隴右此皆極邊之地天下之府六百餘所而在河北者不過三十在隴右者不過二十九而又皆隸於衛將軍矣此何足以係廢興大致觀其總軍而置使河北一道則折而爲二曰平盧曰范陽隴右一道則折而爲四曰

古論大觀

卷二

方鎮論

隴右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而其曰軍曰守捉曰城曰鎮焉者大者二十餘小者亦不下十餘以天下之極邊爲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略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爲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漁陽鞞鼓掃境而來亦其勢之必至者此府衛之法壞而方鎮之根形矣嗚呼易封建而爲郡縣論者知其無叛國改剌火而置州牧識者料其耕牧之爭政太宗何不鑑其覆轍耶故曰其根萌於武德十道之置使者是也方肅宗卽位之初安史父子相挺爲禍尚賴諸鎮勤王之師共起誅戮而九節度之號立焉大難旣平蓬

安訖是時也正當伸朝廷之紀綱明節鎮之形分若臣幸安苟且歲月河北瓜分方鎮基布大者連州十餘小者毋慮三四成肱髀難削之形效輔車相依之勢使人視之若羗戎然此節度之名立而方鎮之勢成矣嗚呼割梁以封越所以啓叛者之九起舉吳以予濞而變狀不待異日見之肅宗乃不思及此耶故曰其勢成於至德九節度之分封者是也乾元初侯希逸帥平盧軍士實爲之此一機也尤強弱安危之分也夫天子所恃以鼓舞天下者以爵祿廢置在上不在下焉耳命將帥統藩維事之最大者而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此而可爲夫孰有不

古論大觀

卷二

方鎮論

可爲哉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慢朝廷自然之勢也此自立之弊生而唱亂之禍起矣嗚呼賞罰不出於天子而春秋諸侯得以抗衡守相不置於漢廷而七國侯王得以僭上又何不是之思耶故曰其禍見於乾元平盧之自立者是也自是以來苟安之念生姑息之政成且承嗣一點虜耳重歟虐民亦何能爲而代宗惟恐少拂其意自置官吏弗之問也私入稅賦弗之詰也兼宰相則就加平章增以鴈門之封重以天雄之號州爲督府于尚公王其寵之不已過乎頗亦一點虜耳黷貨淫刑果何能爲而德宗惟恐少拂其意愛惡予奪惟

竟與狗既奏元洪流端州矣而復請輕之改爲長史既奏薛正倫貶峽州矣而復自悔之留爲判官其縱之不已過乎諸鎮相視往往以匹夫而要朝廷以卒伍而抗天子由代德姑息之過也大抵芽蘖之未萌則片言折之而有餘間隙之已開則干戈取之而不足可不深慮而早計乎至憲宗之削平諸藩方有太阿出匣之狀然而軍士有犯上之罪以天子之命極之何所不可而乃給之以賞實之以刑繼自今以往誰敢以信必待朝廷者武宗之宜慰河北方有江漢朝宗之意然郭誼就降縱不舉賞流之遠方可也而乃戮之以刑繼自今以往誰敢以信義望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五方鎮林三

朝廷者大抵韓信之叛心不生於假王之時而生於雲夢之偽遊寶融之內附不畏漢兵之強而畏河西之電書惟義可以起人之敬畏惟信可以使人之悅服失義與信何以立國此藩鎮與唐三百年相與終始也五代紛紛其弊尤甚噫有由也上聖龍興許州鼠伏惟正月乙巳以詔諭諸鎮越翼日戊午又別以詔賜諸鎮王言如綸其出如縛誰敢有異心者鎮安之韓令坤自壯邊縣命鎮寧之慕容延釗自貞定聽命彥卿之在天雄則表請而名稱王景之在雄武則治裝而入朝建雄之延輝駟詔朝馳單車夕至矣成德之郭崇朝發信使夕無違命矣袁彥之

克卒以潘美諭之而至自保義承信之涉嫌以魏丕直之而安於獲國一旦以息兵爲問趙公普以方鎮太重對片言之發遣當帝心聚天下之精兵收天下之財穀皆入京師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而又支郡長吏得自奏事而長吏得以舉其權鎮將職屬悉委之縣而縣官得以行其職轉運既以扼其私別乘又以制其專強藩巨鎮皆顛倒於股掌之上吾觀開寶之二年守劇鎮者各罷而歸環衛杯酒易置如制嬰兒自非規模宏遠何以致是嗚呼藝祖一舉而去數百年之患仁矣哉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二

五方鎮林四

二十一卷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二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黃元會經父甫編次

五代論

蘓軾

商周之興始於稷卨而至於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之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已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聞天下之業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

古論大觀

卷二十二

五代論

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握速者不過數十歲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以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太平之地及

其子孫財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

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

戎狄皆其以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以兵趨夷門而

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

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

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勲而匈奴恃

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

天下之亂戮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

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郃史肇而周人不服以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三

五代論

友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為苟仁而已矣誠以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為也無所不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首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繫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

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秦蔡以河
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及
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內
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
賂於內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後無憂也其後劉
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
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為
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藉於固陵兵敗諸將不至乃捐數千
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

古論太觀

卷二十一

三代論

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
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五代論

何去非

唐以陵夷感弱遂亡天下而真主未興五代之君遂相據取朝
獲失合其世紀不數十年自古有國成敗得喪未有如此之亟
者然竊觀之莫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梁祖起于宛胸群盜
之黨已而挾聽命之唐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謂一時之姦
雄然及其衰暮而河汾李氏基業已大固當氣吞而志滅之矣
借使不遂及于子福則其後嗣有足以為莊宗之抗哉此梁之
亡不待乎旋踵也後唐武皇假平讎之忠義發跡陰山轉戰千
里奄踐汾晉及其子莊宗以兵威霸業遠夷梁室而王天下可
謂壯矣然天畀定疆臣驕卒遂至不制一倡而叛之不及反顧
而天下遂歸于明宗至于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猶莊宗也夫以
新造未安之業而有強臣驕兵以乘其失政其能自立于天下
乎晉人挾震主之威乘釁而起君父夷虜假其兵力以收天下
易若反掌一朝嗣主孱昏肆易而戎人驕功恃疆殫耗天下不
足以充其要取之欲乃反負之及其所以蒙禍辱者不可勝言
觀其所以自託而起者如此則晉安得而後亡哉漢祖承戎虜
擾踐之餘生靈無所制命起視天下復無雄慨然拔劍而作者
乃建號而應之而天下之人無所歸往亦皆僥倖首聽從于漢然

古論太觀

卷二十一

四五代論

一旦妄衷而疆臣巨室已不為幼子下矣故不勝其分起而圖之僥倖于一決而周人抗命卒無以禦之而至于亡周之太祖世宗皆所謂一時之雄而世宗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然降年不永孺子不足當天之眷命而真人德業日隆已為天下之所歸戴則其重負安得而不釋哉由是觀之自梁以迄于周其興亡得喪世祀如此安足怪哉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又嘗究之若唐之莊宗與夫末帝皆以雄武壯決轉關無前摧夷強敵卒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孱昏不肖者也然明宗之旅變於鄴下晉祖之甲倡于并門彼二主者乃低雅憐迫兒女悲

論本觀

卷五十五

五十五

涕垂頤拱手以需死期無復平日萬分之一者何也有疆臣矯兵以制其命唯至乎此始悟其身之孤弱無以自救之也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疆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驕兵臣非故疆也恃勲賞之積而卒至于疆兵非故驕也恃戰後之勤而卒至于驕故古者撥亂定傾之主不憂天下大計之不集而深虞大臣之或疆戰士之或驕故常先事而董治之使其操制常在於我是以天下既集而國家安疆舉而遺之冲人弱息而變故不作彼以亂繼亂者則不然方其圖天下之即集也日責功于將而責戰于士責功之亟則凡所以酬將者未嘗恤其或至于強責

戰之切則凡所以撫士者未嘗病其或至于驕是以天下既定強臣倚驕兵而毗睨驕兵挾強臣而冀望一旦相與起而迫之反視其身徬徨孤立而大事且去則雖有平日壯決之氣持是而安歸哉此唐之莊宗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由此故也嗟乎圖天下于亟集而不計其既集之利害者終亦亟亡而已矣

五代論

范浚

五代之亂極矣凡八姓十有二君歷四十餘年于戈戰伐殆無寧歲其間悖逆禍敗自古未有若是其烈而興滅起廢亦未有若是其亟者也周世宗以英偉之資為聖人驅除固無得而議者其餘則皆可以為覆轍之戒蓋梁由強藩以取唐故梁臣多跋扈末帝尚姑息將帥相殘賊而梁以亡矣唐莊宗之取梁與明帝之取汴皆石敬瑭力也其勢不得不忌忌則石氏兵起而唐以亡矣晉之取唐資契丹為援虜固貪憚而無厭則必有所不忍德光入寇而晉以亡矣郭威之于漢猶石氏之于唐也則

古論大觀

卷五

七

七

隱帝亦不得不忌忌則鄴兵渡河而漢以亡矣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而其所以起廢之亟者無忠臣義士以維持之也方晉之未滅梁也晉大臣多不欲莊宗即尊位而梁臣蘇循乃先以臣禮謁見蹈舞為呼萬歲及晉兵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曰有詔洗滌得朝新君嗚呼有臣如此梁安得不亡乎馮道相莊宗又相明帝又相愍帝及潞王反則迎潞王及晉滅唐則又事晉契丹滅晉則又事契丹漢高祖立則又事漢及周滅漢則又事周方且著書自陳更事四姓與契丹所得階勲官爵以為榮嗚呼有

臣如此唐與晉漢安得不亡乎蓋自朱溫圖受唐禪士以朋黨見殺者雖未必盡賢要之不與梁而與唐亦忠節也方昭宗時天下賢士大夫或殺或去留班列者無幾矣而裴樞陸象昇與他縉紳坐貶死凡數百人朝廷為空則視類于梁于唐于晉漢周者皆傾巧亂人謀身賣國如張循道者也嗚呼以一旦朋黨之禍使四十餘年遂無一忠臣義士出于縉紳至于天下大壞桎亂元元塗地而莫之救是朱溫以朋黨賊虐當時之士豈惟殺數百人哉實舉天下生民納之塗炭靡爛于數十年間也彼其洞胸流腸豈足以償白馬之禍哉

古論大觀

卷五

七

七

朱全忠論

孫之翰

昭宗即位世已亂矣雖尊禮大臣博求賢傑志欲與後天共定
今天下時大臣賢而忠者杜讓仁一人而已其他無不與方鎮
相結方鎮何人賊也卒也虜也彼皆寵暴之性一無忠義之節
方相吞噬亦藉大臣為援大臣欲固權位自相合爾大臣如孔
緯者有一時名望尚與全忠交通崔昭緯輩姦險之人固與邪
岐相結矣內外同相不忠天下大勢橫流已至於此昭宗欲何
施為乎加輕信易動動無謀策何以制服諸鎮諸鎮賊臣也然
賊臣之心亦可恩信待之一時倚賴者莫若原有平賊大功爵
賞已厚俱為全忠所圖蓄怨不解若昭宗以念功之意恩禮有
加虜性動直感恩必深既深則順必久太原順則河中近輔鎮
魏舊帥豈有不順之勢數鎮既順使讓能賢相經營於內復引
同心之賢者贊助時政宦官暴橫者去之姦人害政者逐之朝
廷漸治國威或可振矣奈何因全忠請討太原不用讓能之言
而聽張濬孔緯之計輕舉兵師太原拒命以成跋扈之勢太原
跋扈無可倚賴矣時無倚賴賊臣得以脅制朝廷讓能知勢不
可為以死許國可謂大忠矣自是諸鎮交亂車駕不能出虞復
留兗逆之人久為輔相與巨盜畫篡逆之計乃亡唐祥矣

朱全忠論

卷之三

九

裴樞論

范祖禹

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修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
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
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臣以為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篡
奪之勢已成入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為宰
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宴安於寵祿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
及下樓樞受賊旨以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弒殞而唐
遂亡由此觀之樞為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
常卿孰重國以君弒與流品不介孰急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
惜一卿不與張廷範不惜國亡君弒而惜流品之不介其愚豈
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為社稷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
受全忠而附之弒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為除太常卿小事也持
之不與未必拂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
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弒此小事
也猶不從已其肯聽已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
不知樞善實非能為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
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瑞委而受必指國問天下忠義之士聞之
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為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弒而

裴樞論

卷之三

十

死於建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為國慮乎其附會全忠以為相進不由其道矣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食躁之士亦可以戒哉

唐明宗論

歐陽脩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邪況於五代邪予聞長老為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卽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牖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歲嘗旱也而雪暴庭中詔武德司官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

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更有犯賊輒寘之死曰此民之靈也以詔書褒廉吏孫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卽位時春秋已高不遜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為防而變起倉卒一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

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狗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園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狗而毀譽亂真之敝矣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為國者可不戒哉

古論本觀

卷之三

五 唐書論

唐莊宗存焉

南宮靖一

莊宗之興唐本於李克用克用雖沙陀微種奄有河東巢寇之平功為諸將第一上源之變訴于朝廷而不獲伸遂與賊梁治兵相攻積年不解然安於爵列為唐純臣每有除吏恥行墨制必表聞朝廷觀其答蜀主書曰誓此一生靡敢失節此其忠義上通於天於一時方伯遠矣故先儒稱其得人臣之体述其忠義功烈為唐末第一流蓋以此也作史君子於賊梁篡唐之後每克用舉事必特書唐晉王克用云、亦庶幾可以明克用素志矣莊宗以弱年嗣伯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陣之人乃能以

古論本觀

卷之三

十六 唐書論

思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盡命順指如意遂服真定并山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梁寇殄滅當是時諸侯陸梁踞據者皆駭愕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衍恃其險遠辭禮踞傍偏師西指而劍閣不守觀其所為可謂壯矣惜其滅梁之後氣驕志小矜功自喜用宦者為監軍以伶人為刺史悅姦諛之輩任亡國之人貸民錢恐遊臘采民女借二稅造樓觀殺勲臣史不絕書性酷好伶優恣其出入狎侮縉紳羣臣憤疾莫敢吐氣至於反相結以希觀恩賞者李天下之號披襟當之至於批頰而不取此乃小人下流之態豈可以負乘南面之上哉

於門高焚以樂器蓋其自取作史者於其被弑也以伶人郭從
謙表而出之所以為後世鑒戒也昭々矣

古論卷之三

卷之三

古論卷之三

晉出帝論

歐陽脩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之著之
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
與偽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
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
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人性之親反視以為叔伯父
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屬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
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
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偽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虐於
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偽不可以為法者小人之事也惟
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
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生者未有不有父母而生者也故為後
人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
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偽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
法也又以謂為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
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愚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啗服
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
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

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為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為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郭崇韜論

蘇轍

國無彙而後可以伐人冒彙以伐人敵無彙則已受其灾敵有彙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攻虛邑靈王遂死于外齊湣王貪而好勝不知宋之不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彙以攻人其禍若此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沈湎聲色之娛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蓄于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崛起未有識安危之機者唯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佞倖視之側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功為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為元帥而已為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才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舉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譴死于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為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克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

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崇韜冒險以成人蹈齊魯之亂而以為安
惜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十一

郭崇韜論

何云非

人謂漢高祖以布衣之微召號豪傑起定禍亂乃瓜裂天下以
王勲將韓彭英布皆連城數十南面稱孤舉天下之精而據其
半及夫釋甲就封創血未乾皆相視誅滅蓋由高祖封賞過制
陷之驕逆其于功臣不能無負光武率義從之士平夷盜逆收
還神器天下既定既鑒高祖之失第功行封爵為通侯大者不
過數縣而不任以吏事是以元勲故將皆能自全李靖談兵之
雄者也亦以謂光武得將將之道賢于高祖遠甚嗟乎是皆不
深求高祖光武之事者也天下之事有所必然者雖聖智不能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十一

遷而避之高皇以寬仁大度役天下之智力而集大業豈所謂
陰枝暴忍而喜忘人之功者邪秦為無道天下高材疾足爭起
而競搏之皆有伐秦之心彭越黥布皆以人傑操兵特起未以
其身輕屬于人者也韓信挾百戰百勝之畧擇主而附亦有大
志故身定全齊而自王之方漢王大敗于彭城隨何不能緩頰
于淮南則黥布不至及困于固陵諸侯棄約不會徵張良之畫
則彭越韓信不從方是時漢王不捐數千里之地以充三人者
之欲而致其兵則楚不忘漢之待此三人者譬若養虎飽則不
動餓則噬人由是觀之封賞過制豈得已哉欲就大業于須臾

一決故也雖然大業就矣而三人者之通天下之所共寒心也以天下之皆寒心則彼持是而安歸且高祖亦得安枕而臥乎故疑似之舉一發而大禍集矣此其勢必至于夷滅而後定也光武痛宗社之禍收率懷漢之民投袂而起凡所攀附者多南陽故人其尤偉傑者寇鄧數人而已然較其才畧徒足以供光武指顧之後非有驕桀難制若韓彭之與高祖也天下既定封以數千之戶莫不志欲盈足唯恐持保之不獲為光武者獨何隙以誅除之哉而曰光武獨得保全勲舊之術高祖于功臣有不客之忍此不求二主所遇之不同與夫勢理有所必至者也

古論大觀

卷三

三知崇禎

後唐莊宗承武皇之遺業假大義挾世讎以與梁人百戰而夷之乃有天下可謂難且勞矣然有二臣焉其為韓彭者李嗣源為寇鄧者郭崇韜也嗣源居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得國兵之權執之而不釋也莊宗無以奪之而稍忌其逼崇韜嘗有大功于國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者也莊宗苟能挾所可倚而制所可忌則嗣源雖懷不自安而有顧憚非敢輒發也莊宗知其兩忌而不知其所倚故崇韜以忠見疎譏嫉日擊使其營自救之計乃求將其征蜀之兵莊宗掃國忠之師屬之而西崇韜雖已舉蜀提秦才上而以譏死矣莊宗知得蜀足以資其盛疆而

不知崇韜之死已去嗣源之畏故鄴下之變嗣源以一旅之衆西趨洛陽如蹈無人之境其遷大器易若反掌且內有疆臣窺伺間隙乃空國之師勤于遠役固已大失計矣而又去我之所倚與彼之所畏者則大禍之集可勝救哉雖得百蜀無救其失國也使崇韜之不死舉全蜀之衆因東歸之士擁繼岌檄方鎮以討君父之讎雖嗣源之強亦何以禦之蓋嗣源有韓彭之逼而不踐其禍者莊宗無高祖之畧故也崇韜有寇鄧之烈而不全其宗者莊宗無光武之明故也嗟乎人臣之禍起于操權而速禍之權莫重于制兵崇韜謀逆禍自全而方求執其兵此于

古論大觀

卷三

三知崇禎

抱薪救火者何異也

王進論

歐陽脩

嗚呼予述舊史至于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乘旋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王進一

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

前蜀王建世家論

歐陽脩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是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也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為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王進一

史因并記以為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達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常出於舜以為瑞猶有說也及

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國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龜玄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于卜筮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稽以其在官沼為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已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為騶者大王之囿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彼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

古論大觀

卷三

三

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周太祖郭威

南宮靖一

周興於郭威威兩弑其君篡取大位得國之初羅貢獻珍食碎後宮寶器詔百官上封事又謁孔子祠躬拜其墓當此亂離之際善政迭書况有王峻以贊軍事有范質以守法度有李穀以導主意雖享國日淺而施為有足稱者先儒稱其為唐明周世之亞蓋以此耳然帝既已文身甘心從夷而又偃然自處天位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雖小人亦以毀傷為忍而帝曾無作客則是黃屋之中居一黥人耳何以令天下無庶乎觀帝語劉崇曰自古豈有花項天子則帝之自處亦甚明矣世宗以柴氏子入

古論大觀

卷三

廿八

繼大統即位之初憤然欲平天下蓋念亂甚而望治切真中原之主也肯誅禁何以正軍法革五十年之弊政遂能變弱為強困敗為功乘勝逐北至於太原歸而簡兵整衆銳意進取於是南訓江西克秦鳳北取三關威武之聲震響夷夏應機發策出人意表其伐南唐問計李穀復克淮南盛殷數以錦囊真之座右英武之才可謂雄傑又勤於為治發奸擿伏聰明如神有司簿籍過目不忘且與王處訥寶儀之徒脩通禮正刑統制度文為皆可施之後世而又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責隣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張義以私恩見疎嚴續以盡忠

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見棄此其好惡回不凡矣
況當是時王朴實佐之其君臣相得近世以來未之有也是以
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八十六以佛像鑄錢嘗夜
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乃詔頒圖法於天下使吏民先習知之
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模豈小哉亦其注意元稹
心邦本於五代十二君之中獨稱為最漕運給糴慮倍輸也保
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立兩稅法知早征之為
害也設科取士知吏治之有方也併鄉置團耆絕公皂之侵漁
也積貧不責償欲下沾實惠也親臨御苑以錄囚徒恐獄多冤

古論太觀

卷三

十九

民也嘗與將相言曰連日之寒朕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
惟親冒矢石與百姓除害差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為農夫織婦
置諸殿廷以示務農重本之意亦可謂賢主矣獨憐其左右無
勸學之臣欠格心事業故於人道之問亦未免多有悖戾者又
其用法大酷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寘之極刑雖無顧惜之
意薛居正舊史悉書而傳載之以見其不能不為威德之累良
可恨夫恭帝以區、孺子纂承大統不足以當皇天之眷命然
真人之德業日隆已為天下所歸戴則其重負安澁而不釋乎

周世宗論

歐陽脩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唐成克
寧而殺從又存燦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
輟朝立劉氏馮氏為皇后則夫婦之義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
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園
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
幾何其不夷狄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五六年間取秦
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
士考制度脩通禮定制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

古論太觀

卷三

三十

馬崇

其為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
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
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
世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嘗夜
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
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
田其規為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
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為贊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側其英武
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虚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

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彊弱較彼我 衆述律之始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古論大觀

卷一百一

後周諸子論

令狐德棻

昔賢之議者咸云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于貴達司契者難于易業詳求適變之道未窮于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為國之道匪一賢聖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為相反哉亦云治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于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于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干戈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為政之上務也觀民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列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置牧守循名雖曰異軌實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群臣非一族也豈齊晉疆于列國溫陶賢于群臣者哉蓋勢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此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勢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太祖之定關右目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藩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據勢位握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

古論大觀

卷一百一

後周諸子論

家有磐石之固矣高祖克翦芒刺思私政術懲專朝之為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位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聞爰刈先其本枝削黜過于公族雖復地惟叔父親則同生文能安衆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于當年從侯服于下國號為千乘勢侔匹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選龜鼎速于俯拾殲王侯烈于燎原悠悠遠古未聞斯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為力乎向使宣皇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賡戚布于內外科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相持遠近為用使其勢位也足以扶危其權力也不能為亂事業既定僥倖自

古論大觀

卷之十一

後周興亡論

息雖使卧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勢能窺其神乎哉

後周興亡論

盧思道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機智數過人屬魏末多故乃募關隴值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為主遂握兵符俄而魏武西馳奉迎車駕挾天子以會諸侯萬世所一時也撫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萬人齊神武以兵數十萬將清灞壅當動雲移萃于渭曲太祖以數千衆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膏肓以勁兵深入一戰表元高敖曹以銳氣先登臨陣受首兵革歲動敗鮮勝多高氏雖怙其衆力莫敢先至却山之舉我師敗績收合亡散退守有餘及蕭氏將亡遠服震擾荆郢內附庸蜀求王器械

古論大觀

卷之十一

後周興亡論

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晏駕之辰國與齊人相埒矣閔帝以嫡嗣承基應天納禪弱齡厭世未及稱皇以庶長見立纂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大位于時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國柄朝權頓去王室高祖高拱深視彌歷歲年談議儒玄無所關預祭則寡人晉公之不忘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權強一朝折首其黨與咸見夷戮惡禽是物掃地無餘爾乃棄奢淫去浮偽施一德布公道屏重內之饒躬大布之衣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令行禁止內外肅然以釋氏立教本貴

清淨近世以來康賈財力下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也值季夫德取亂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滅軍令肅然秋毫莫犯數旬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戴如歸但天性嚴忍果於殺我血流盈前無廢飲噉行幸四方尤好田獵從禽於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免者識者以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遑立德桑禮教蓋闕如也練甲治兵將掃沙漠遠圖不逞暴疾升遐宣帝初在東京已多罪失高祖每加嚴訓不能修政嗣位之初飾情自勵踰年已後變態轉興耽酒好色常居內寢角抵逸遊不捨晝夜分命使人徵求子女積之後宮以千萬

古詩大觀

卷之三

漢書卷之三

數此石虎之淫風也寵姬四人並立為皇后車服節文與內主無別此劉聰之亂政也少在儲宮頗覽經籍臨朝對衆亦有精神但稟猜狂特好詭異衣冠形色皆與舊制不同文武侍臣屏棄遐裔內外門閭皆別令臣者着守出入去來並錄其數殷省以目相視然朋淫于家無所簡擇乃至長樂亦有醜聲大衆之末忽焉慘虐鞭撻朝士動至數百背及胸腹一時下手楚毒之理不可忍見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回官姓族車乘輜輶並有貴賤之殊婦人莊點亦為上下之異後度嬪妾房有數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對有不如法便即捶楚內外命婦朔

望朝謁皆令為丈夫拜伏以示肅恭自號為天不復稱朕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狂惑妖僻開闢未之有也客曰齊武成荒悻厲暗怨結人神厥嗣不昌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冠世雄奇因愚子以至顛覆豈人事乎抑天道也豈有惑焉請聞其說主人曰寒暑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也是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締構坑儒滅學亦漢君之驅除齊自天保受終迄于武平喪國孝昭之外竟無令主河清已後國基漸墜昏主慢進于上黎民怨譴于下逮于末葉君弱臣愚外崩內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丸也周武任數矩情果敢雄斷擁三秦

古詩大觀

卷之三

漢書卷之三

周臣論

歐陽脩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者臨碁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過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脩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

事論大觀

卷之三

三

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過者可勝歎哉

馮道論

歐陽脩

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和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惟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徐之間為隰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

事論大觀

卷之三

三

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自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咎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古論大綱

卷五

老馬通人論

桑維翰論

陳亮

以中國定中國以夷狄攻夷狄古之道也借夷狄以平中國此天下之末策生民之大患而究其本原乃出於明君賢臣者蓋其事變迫于前不得已而為之姑以權一時之宜未暇為天下後世慮也然其積也既深其來也既遠膠于見聞而為之益勵一旦潰亂四出雖出於百營而莫之能救是非可嘆也歟故吾嘗推原其事蓋肇於唐高祖成於郭子儀而極於桑維翰或難於叛業而資為聲援或急於中興而用為輔翼或迫於拒命而倚為先驅皆所以權宜濟變而速一時之功雖能快中心之所欲而後世之被其患蓋有不可勝通者此所謂慮不及遠也且昔者漢高帝嘗叛業矣倡義草莽無置錐之地雖糾合徒眾以破強秦而百戰百敗危窘于項籍者數矣然高帝之氣曾不少懈合罷散之卒據形勢收英雄卒困項籍而亡之未嘗資夷狄之聲援也隋煬之暴徧流于天下天下之人皆苦其刑而厭其穢德惟恐其不速亡也苟能反其道雖徒手可以亡之而况太原之衆乎故夫資夷狄之聲援者唐高祖之罪也漢光武嘗中興矣起自徒步無素合之衆雖奮力鼓勇以破尋邑而群盜幾起幾見感于河北之盜矣然光武之心未始或懈因忌漢之民

古論大綱

卷五

四十五 桑維翰

運籌驅諸將卒舉群盜而平之未嘗用夷狄之輔翼也安危之惡彰聞于天下天下之人皆欲食其肉而履處其皮未嘗一日忘之也苟能順其勢雖尺蠶可以夷之而况靈武之衆乎今夫用夷狄之輔翼者是郭子儀之罪也至于拒命者雖忠臣義士之所必不為而古之人蓋亦有因時而為之者孫權是也曹公乘舉荆之勢率八十萬之衆直造長江挾天子之令以責其貢之不入此其大勢未易與敵也權壯勇敢為遽命周瑜往禦之運奇奮巧大敗其衆雖能遏其敵不能遂蕪天下而常以江東之衆與中國抗衡非有待乎夷狄為之先驅也路王以百姓

書論大觀

卷三

四二 桑維翰

而繼大統滌穢暴虐天下所明知也張敬達以庸瑣之才統兵以攻石敬瑭其勢未足以直曹操之萬一也為維翰計者當一舉太原之衆運奇奮巧以破敬達迺急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示天下以形勢檄諸鎮而犄角則區區之唐亦何足滅哉此則磊磊落落千載一時之功也何至於北面夷狄請救以示弱哉北面猶可也復割盧龍以遺之使夷狄有輕中國之心長驅徑入習以為常原情定罪維翰可勝誅哉故自漢以來夷狄之犯邊者蓋亦有之矣西不過鴈門定襄東不過漁陽上谷未有長驅深入者也自唐始有之故雖太宗盛時利之兵直次渭水

其後徑犯長安者代不絕也蓋自唐高祖而降急于有功求其為援使之得驕志于中州彼其樂中州之繁華而謂其易與也故常心吞而氣賊之是以長驅深入無所顧憚使中州之人世被犬狼之毒至於今猶未已也或曰五胡亂華自晉有之豈曰唐哉曰五胡亂華胡之在中原者也越塞而犯中原者唐始有之吾惡中原之亂于夷狄故推原三人之罪如此然此三人者特欲速一時之功亦不知禍患之至于此極使其誠知之則彼亦安肯為之哉由是觀之舉大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也

書論大觀

卷三

四二 桑維翰

韓熙載論

胡寅

韓熙載之走江南也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酬而熙載之言不應熙載文士高談非李穀沉毅有志畧之比也然自昔都江南者例不能北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耶曰天下形便無常勢而經營大業有常理漢高光唐太宗皆櫛風沐雨躬環甲冑跋履山川其勤既如彼知人善任脩政愛民殷情歸戴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越五六年而成帝業若六朝五代之江南苟幸無事則已矣若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於北方則項籍以吳中子弟八千橫行天下李陵以荆楚步卒當單于數十萬而宋高祖西取秦東取燕所得無數亦皆江南人也孰謂其不可用於哉

宋太祖論

脫脫

贊曰昔者堯舜以禪代湯武以征伐皆南面而有天下四聖人者往世道升降否泰推移當斯民塗炭之秋皇天眷求民主亦惟責其濟斯世而已使其必得四聖人之才而後以行其事昇之則生民平治之期殆無日也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賊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錄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位十有七年之間而三百餘載之基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宋於漢唐蓋無讓焉烏虜創業垂統之君規模若是亦可謂遠也已矣

宋太祖論

宋太祖論

宋太祖論

太宗功德無隆論

陳傳良

世之人主以其所以得天下者治天下裕如也而既得之治之不以禮取守異效而終始不能以相配則自漢以來人主恨之此而非其勢之相反也無道德以養其心則功成之後難居而氣盛志得者皆所以為後患遺禍也唐太宗以戰守攻取之餘而刻意于仁義禮智之治功在當時德在後世史臣以無隆稱之愚謂君太宗者亦以養其心有道矣太宗功德無隆夫以謳歌既歸而與人為善視陶虞耕稼無改焉一為蔡丘之會君臣爭役無復在官之時之念大抵人之分量當于變遷轉徙之時

古論本義

卷二十二

四書本義

觀之方艱難時群難逐逐而起而誰無有帝王四海之意肯願聽命于一夫哉爭久而分定惟寬堅厚忍得之則夫得天下于戰爭攘取之所不能濟者是必有遠過人者使其處艱難之心為處安寧之心處荆棘草莽之心為處黃屋左纛之心處軍旅孰勝孰負之心為處百官萬民之心則詩言所稱亦猶可勉晉魏而下何其紛也事集而累隨名大而怨作自強而世不繼則相仍而有之嗟夫兵莫慘于驕禍莫大于雷貴此有道者之為惜也太宗之興夫豈有遠過晉魏之始哉全隋之亂比迹湯武政也美庶幾成康此亦太宗也身取而身守之無變乎

其心是果淺才涼德者所能邪彼魏徵薄即之辭也若以唐君處之誅戮擢斥死不足快就德不嚴怒不宿怨則生全之既仁矣仁義之功何為特排衆議刻意而從之嘗試觀其相與之際殆有已所不能堪者而太宗受之一無難色此心此時殆與造化者同量與不以絲髮禹者同量與克商之後偃然自訪九疇于亡國之虜者同量自漢高文景終怨雍齒遲賞朱虛竟疎張釋之皆不及也孟子曰湯威公學于伊管而臣之故不勞而王且伯天下莫難于克己私也太宗克于疇昔素所不平之私如洗泥滓此其為正視無足怪者得天下以是守天下以是功德

古論本義

卷二十二

四書本義

無隆其中必有受之者矣蓋嘗論之事不兩立者不正乎一者也行不及遠者不反其本者也是故屢勝之才易地而廢用功不深者則更事不能以守太宗之功德夫豈如是而求無隆者哉昔者曾子之論勇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彼其一弱一強其相反也孟子以為守約之功蓋一而二能弱而相強惟養心者能之太宗據孤隋斃群盜之氣俄而悉委計之下風以行三代之仁義譬如牧野虎賁之士脫劍戟而委計然學士大夫也而無勉強作勞之意吾固以見太宗之所存向使太宗以是持之正視之治當不

止此詩曰陟彼岵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人馬俱病
非陟岵無見也事變之來有甚于陟阻者遼東之役仆碑之事
此所以為太宗吁

古詩水鏡

卷之三

明孝宗力東三

真宗論

晚 晚

贊曰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為
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書作祥
瑞皆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恠也他
日脩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祖幽
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
幾獵而手接飛鴈鵠自棲地皆稱而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
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
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覷之志
雖然不思脩本以制敵又效尤馬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
山陵嗚呼賢哉

古詩水鏡

卷之三

明孝宗

徽宗論

脫脫

贊曰宋中葉之禍章蔡首惡趙良嗣厲階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悼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祚之亡張覺舉平州來歸良嗣以為納之失信於金必啓外侮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張覺金雖強何繫以伐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獮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

徽宗本紀

卷三十一

徽宗本紀

著以為戒

仁宗論

脫脫

贊曰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客禱禁廷或跪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僭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澣濯帷帶食稠多用繪紵宮中夜飢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大辟疑者皆令上獄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誦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

仁宗本紀

卷三十二

仁宗本紀

帝誠無愧焉

高宗論

脫脫

贊曰昔夏后氏傳五世而后羿篡少康復立而祀夏周傳九世而厲王死于蕢宣王復立而繼周漢傳十有一世而新莽竊位光武復立而興漢晉傳四世有懷愍之既元帝正位於建鄴唐傳六世有安史之難肅宗即位於靈武宋傳九世而徽欽陷于金高宗續圖于南京六君者史皆稱為中興而有異同焉夏經羿浞周歷共和漢間新室更始晉唐宋則歲月相續者也蕭王琅琊嘗出疏屬少康宣王肅宗高宗則父子相承者也至於克復舊物則晉元與宋高宗視四君者有餘責焉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以之撥亂反正則非其才也况時危勢逼兵弱財匱而事之難處又有甚於數君者乎君子於此蓋亦有憫高宗之心而重傷其所遭之不幸也然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稍遷窮僻重以苗劉群盜之亂權宜立國確庫難執其始惑於江黃其終制於姦桎怙墮懦坐失事機甚而趙鼎張浚相繼竄斥岳飛父子克死於大功垂成之秋一時有志之士為之扼腕切齒帝者偷安忍耻匿怨忘親卒不免於來世之謂悲夫

孝宗

脫脫

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果毅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可謂難哉即位之初銳志恢復符離之邂逅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之立遼國年治無虞可聚然易表稱書改臣稱臣賊去帝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寢異於前日矣故世宗每戒人臣積錢穀謹邊備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蓋亦忌帝之將有為也天祚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終焉然自古以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高壽亦無及之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請而力行之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為仁孝宗之為孝其無愧焉

理宗論

脫脫

贊曰理宗享國久長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與相始終治效之不及慶曆嘉祐宜也蔡州之役幸依大朝以定夾攻之策及函守緒遺骨俘宰臣天網歸獻廟社亦可以刷會稽之耻復齊襄之讐矣顧乃貪地棄盟入洛之師事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却經來使似道諱言其納幣請和蒙蔽抑塞拘留不報自速滅亡吁可惜哉由其中年嗜慾既多急於政事權移奸臣經延性命之講徒資虛談

宋論本觀

卷之三

五十二 理宗 脫

固無益也雖然宋嘉定以來正印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肯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視前朝奸黨之碑偽學之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趙普論

脫脫

論曰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舊臣定策佐命樹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嘗乏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戚同體貴為國卿親若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普可謂難矣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普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數年范王魏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普不亟於得政及其當揆獻可替否惟義之從未嘗以勲舊自伐偃武而修文慎罰而薄斂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昔素定一旦舉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動為戒後皆如其言家人見其斷

宋論本觀

卷之三

五十四 趙普 脫

國大議閉門觀書取決方冊他日竊視乃嘗論耳昔傳說告商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普為謀國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著龜聖模宋之為治氣象醇正茲豈無助乎晚年延美多遜之獄大為太宗盛德之累而普與有力焉豈斯學力之有限而猶有患失之心歟君子惜之

曹彬潘美論

脫脫

曹彬以器識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於百疊之蟄猶不忍傷
出使吳越籍上私饋悉用施予而不留一錢則其總戎專征秋
毫無犯不妄戮一人益信矣潘美素厚太祖信任於即位之初
遂受征伐之托劉鋹遣使乞降美諭以上意辭嚴美正得奉辭
伐罪之體其威名之重豈待平嶺表定江南征太原鎮北門而
後見哉二人皆謫武惠皆與配享子孫皆能對立享富貴而光
獻仁宗后章懷真宗后皆稱賢后非偶然也君子謂仁恕清慎
能保功名守法度惟彬為良將第一后李濟者亦以材幹自結

古論本觀

卷五十二

五十五

主知遂歷清顯謂陰德所致理或然也

田錫論

阿魯圖

人君論功行賞必以武臣為先而不及於諫諍之士蓋以武臣
勤勞百死一生乃成厥績遂銘功太常恩覃帶礪此則封功錫
爵之發典也殊不知武臣之功能平已然之禍亂諫諍之力克
明先見之危亡破凶除黨天下肅清較之武臣功孰居右宋之
田錫真其儔也故田錫之居言職凡上疏五十三章因入辭則
陳軍國機要者一朝廷大體者四求直言則言給事中之不得
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開寶塔成則曰眾以為金壁煥煌臣
以為塗膏蒙血歲或大旱則曰此實陰陽失和燮理倒置夷狄
為患之故也
古論本觀 卷五十二 五十五
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其忠諫之益何
如耶惜乎真宗覽其遺表徒然嘆其天奪之速而不能昭其直
諫之功也

蘇軾論

脫脫

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恠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闊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

古論本觀

卷之三

蘇軾

邵雍論

程顥

先生始學於百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晉梁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事業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夫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糲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之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方畛正而不諂通而不迂光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郡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欲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來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矣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

古論本觀

卷之三

邵雍

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季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普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二程論

朱熹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企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可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李綱

朱熹

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跡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詭聞竄斥屢擢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李綱

古論本觀

卷二十一

李綱本觀

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挽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為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噉噉焉極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非諸葛孔明之儔與

宗澤趙鼎

脫脫

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銳而可以立功者有養威持重而後能有為者二者設施不同其為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以北義旅數十萬聚若響赴聲寔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抑斯民目覩君父之陷於塗淖孰無憤激之心哉使澤得勇往直前無成幸制賊父二帝復舊都特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忌功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豈不悲哉及趙鼎為相南北之勢成矣兩敵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隙則養吾力以俟時不則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為國

古論本觀

卷二十一

六二宗澤趙鼎

張浚

脫脫

儒者之於國家能養其正直之氣則足以正君心一衆志攘凶
逆處憂患蓋無往而不自得焉若張浚者可謂善養其氣者矣
視其初逃張邦昌之議平苗劉之亂其才識固非偷儒之所敢
望及其據卻敵招降劇盜能使將帥同命所嚮如志遠人伺
其用舍為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為危安豈非卓然人豪者與群
言沸騰嬰奮屢噴而辭氣慨然嘗曰上如復欲用浚當即日就
道不敢以老病辭其愛君憂民之心何如哉時論以浚之忠大
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張浚

遂殺曲端亮能用法孝直浚不能用李綱趙鼎而反誡之茲所
以為不及至於富平之師潰淮西之兵變則成敗利鈍雖亮亦
不能逆視也

岳飛

章子仁

天未厭宋王稟忠肝義胆以生天未亡胡王抱赤心憤氣以死
天乎豐其才矣使不畜其用大其任矣使不挾其成雖九廟之
耻立談可雪何但紆一邑之難雖河北二百州之版圖不崇朝
而復何至悠悠歲月尚守江南十數道之疆域哉

岳飛

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
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開雲長通左氏春秋學
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岳飛

為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亮之風而卒死於秦
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仇可復宋耻可雪
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下獄瞑目曰自
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
冤哉

岳飛論

陳共

宋高宗承祖宗之緒開闢越退保江南然與漢光武不階尺土者異矣而靖康之敵又非新室赤眉之比南渡將相爪牙之臣亦非曩時馮異仗劍而崛起者加以重熙累洽之仁漸磨浸漬淪胥浹髓垂二百年一日兩宮蒙塵宗社為墟中原父老日夜歎歎思宋不滅三輔然光武弟兄徒步南陽左袒一呼盡復高皇帝舊物其故何哉蓋光武知人明見萬里高宗舉國聽於惟臣故回溪之敗馮異之罪小朱仙鎮之捷岳飛之功大光武不以一挫之失忘遠圖故能卒以耳造之功興漢室高宗不能

古論

卷二十二

岳飛

因戰勝之鋒用岳飛而徇主和之議任秦檜故以恢復自任者適足以媒忌嫉之口以忠貞許國者卒無以逃鍛鍊之禍夫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不以其能雪父兄之耻光祖之烈乎乎今舉唐成之業而棄之使馮異君臣專美於千載岳飛父子卹冤於地下此忠臣孝子所以讀金佗粹編者未嘗不為高宗惜也飛父子沒餘二十年孝宗受禪其孫珂實始以顯天辨誣錄詰闕訴上由是詔賜墳廟復爵位頒封誰祿遺孤高宗為太上皇猶及見之吾意其北望舊京必恨不誅秦檜以謝天下嗚呼已無及矣

趙汝愚論

脫脫

論曰自昔大臣處危疑之地而能免於禍難者蓋鮮矣昔者周成王立而幼冲周公以王室懿親為宰輔四國流言而周公不免於居東之憂非天降風雨之變以彰周公之德而啓成王之衷則所謂金縢之書固無因而闕於王之耳目公之心果能以自明乎公之心能自明則天意之所以屬於周而綿八百載之丕祚者寔係于茲不然周其殆哉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賢固不及周公其位與戚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疾大喪無主中外洶洶一時大臣有畏難而去者矣汝愚獨能

古論

卷二十三

趙汝愚

奮不慮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寧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謂盛矣然不幾時卒為韓侂胄所構一斥而遂不復返天下聞而冤之於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馴至于不可為信非人力之所能也汝愚父以純孝聞而子崇憲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可謂世濟其美者已

韓侂胄議伐金論

陳 桉

恢復大議也用兵大計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將相調和而後行又必觀釁俟時順天應人委任得宜而後舉猶慮無以濟事况可為一已之私而不顧國家之遠慮乎侂胄擅朝十四年窮姦極惡海內切齒知其無以自容乃假恢復之謀以為固寵善後之計不思兵凶戰危為國招難至是豈端于幸棄疾附和於鄭挺鄧友能之徒以陳自強為謀主任蘇師旦為腹心乃於岳飛則追封於秦檜則追奪自謂得天得人而用師之意益銳故華岳諫啟蒙則遠竄丘宗山論省禍則不納安用蘇頌阻塞人

市論九觀

卷五

五

言用程松而程松逃歸用吳曦而吳曦降虜其他如鄧億等其皇甫斌之徒又皆庸瑣之才一旦委以分閫之柄是以師衆敗潰兩京兩河相望淪沒虜騎且渡河窺江表而行在為之震恐講和之使復遣五事之要益堅不可却矣然則侂胄恢復之謀適為盛國之策未幾王津之誅且函首異于金矣夫侂胄之稔惡既深而受禍亦烈孰謂天道遠乎哉

王昕及弟晞論

蘇世良

自晉失綱紀世道交喪遺風餘烈掃地將盡魏父還宅伊洛情存典故衣冠舊族威儀式序于是風流名士往々聞出燕業王誦導清流于前元明孝諸振芳塵于後元景少自矜莊早馳名譽儀範詞韻標映人倫雖樂廣主衍之徒不能尚也常試論易稱君子之道四焉是以朝廷之士入而不出山林之子往而不返然則入朝廷者宜盡忠義以忘軀希貞固之幹事昇之宰輔必致元氣之和處以末班思竭匪躬之節往山林者便可遠親避世枕石漱流上期御氣殄霞下足激貪勵俗隱顯之徒在斯

市論九觀

卷五

五

而作外漸應實內謝治身義與隨時情非高尚食人之祿忘人之憂淡泊翫塵之中虛無廊廟之下始之以疎簡成之以詭敖高談莊老獨扇玄風送軌長軀流宕忘返乃至阮籍為名教罪人叔夜以高才齒劍惜哉王公以禮度自拘異于仁子但迹預周行志輕流俗凝神于陳力之地嘯咏于伏奏之辰義匪勞心情垂易祿足為累矣雖然善人天地之紀安可絕乎昆季履道俱有風尚閨門雍穆見重時望永建之時晞處惟慳情存稽古蓋有憑焉

文天祥論

脫脫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高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歆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歆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押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歆有甚於生者

論表觀

卷之三

文天祥

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于進士進士莫盛于掄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許衡論

歐陽玄

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克舜其君克舜其民為已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所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萬夫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脩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卷舒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折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覲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道言然淳萬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莫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未稟洞徹超然有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

論表觀

卷之三

許衡

吳澄論

虞集

先生之生災運垂息自其髫髻特異常人得斷簡於衆遺發新
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
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數十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
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又曰許文正
公為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侵失其舊先生繼至深憫乎學者
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
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慷慨循
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材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三

吳澄論

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修之
實議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
在弟子負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
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曰一世而超
出英莖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盛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
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黨斯時也
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歿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
陋習浮於佛老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
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曰予于朱子集數子
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緒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三

政治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沈一護司韶甫編次

君道論

亢倉楚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撓之謂之
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
令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以災生則失所以為立之本大
草鬱則為腐樹鬱則為蠹人鬱則為病國鬱則百隱竝起危亂
不崇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
臣正士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已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三

君道九

蚤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
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為人主之勤無為人主
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為人主之位無為人主之心故天
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
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
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
天下者謂其有斧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眾也夫國以
人為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之所以難
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銖石也今夫以

隼翼而被之鷃視不明者正以為隼明者視之乃鷃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昧之正以為君子明者聽而昧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才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理以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耳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

古論大觀

卷五十五

君道九二

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虜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代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值等類咸久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乎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攘奪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攘奪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代主豈不知哉

君心論

林之奇

帝王遠矣其常存乎天下者心也非麗乎形非依乎衆人有握手而言同室而居終其身不能以相得者沿萬古之下以泝萬古之上茫茫昧昧絕斷簡短人曰堯舜禹湯文武其心至今存焉不已戲乎曰未之思也帝王奚遠哉人與天地一心也天地不息人心亦不息天地無古今人心亦無古今此說者帝王胸次盡在方寸中矣嗟乎百世而下帝王何寡也是非心之罪也心本無異人自異之入之有負于心也甚矣即而言塗之負販且不可謂無帝王之心離異而言雖與帝王勢均位敵

古論大觀

卷五十五

三君心林一

遜乎藐矣奚啻相懸於霄壤帝王之治經緯乎一心無得於其心則亦無得于其治君子謂是不可不熟講也天下萬物莫不有偶善與惡分邪與正岐賢之反也為慈是之敵也為非替于色者指白為黑迷于方者指東為西人常於處事之際方寸了然所憂又當事至而心弗寧雖小必敗况四海九州如何其大一日之間一時之頃事之至者不知其幾其可以擾心而應之哉且帝王之心何心也一者心體之所以全帝王之所以同乎萬世者也心存于一則體用俱備擾而謀之舛虧而用喪矣天下安危治亂之機特起於存不存之間而存之與難眉則喪焉

動而存之難也隱則息焉顯而存之難也優游暇豫則不素養
焉觸事物而存之難也高王公是心爾日應百事如未嘗接事
而亦未嘗有遺事非莫然也非適然也亦不至乎臨事而存之
耳存之為言特其切也存之而不覺其存用之而不知其為用
存之神用之妙也堯以精一執中三四言併與天下而致之舜
舜受其天下而守其治天下之法其後七十年復以命禹禹人
受其天下而守其治天下之法三聖人一心也三百餘年一日
也以其親傳之符所宜然者也湯之于禹去之五百歲文武之
於湯去之五百歲心惟一心也治惟一治也然則求心術者宜
於此焉思之也秦漢以還治道衰矣非失於為治失於心術矣
天下之大不越乎此心心術茫然奚所取而為治化民者必以
誠而心或流於荒也養民者必以仁而心或蔽於私也處事者
必以智而心或昏于疑也成事者必以武而心或沉于弱也
况一人趨向天下標準人才之進退議論之離合莫不於此
古之治亂安危俄且分焉心體全則必高明必廣大卑汙淺狹
之說又不入心體一虧每每及是及是而望治猶南行而望燕
其背馳遠矣然則如之何曰一之一之者何也堯舜禹之惟精
湯之日新文王之純亦不已武王之罔有不欽皆所以一之也

一者全而萬有餘矣有復于人主者必曰正心人主亦皆知曰
吾惟正心也噫心非可以聞人之言而正之也非可以慕古人
之美而正之也臨朝而正之未正也觸類而正之未正也卒然
加意而銳于正焉未正也一暴十寒物亦有能生者掘苗助長
無乃速其槁歟

君體論

鄭 湜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命者權也權之在我雖不可一日脫於手然知操而不知縱知收而不知散知翕而不知張則權雖在我而我終無以用是權也有是權而不能用譬之於物非不朽然大也然挈之則不能運錯之地又懼有負之而去者不幾於廢物乎夫惟聖人者能屬人以權而權不下移舉天下之權攬於我而無吝權移于下則國不立吝權以自用則國無與共功者既既屬之人矣而不下移者操縱自我也我既攬之而不吝於人者我提其要也世之人主惟不能自執天子之權故權移於下又恐權之下移執之而至于自用此所以兩失之也今夫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七 君體論

則議論進退之權雖在宰相而黜陟宰輔之權實在人主也苟預疑不能為公與當也而奪之權誤于委任以制斷由已為權柄昧於責成以嚮毀順旨為忠純使材者鬱蓄而無所施不才者得以默而安其愚則成敗是非之責盡歸於人主而威福之柄乃陰奪於私門烏在其為權在我也孰若授之權而任其不公與其不當者使進得以効其忠退有所顧忌而不敢其安任之體豈不博大而責之術豈不甚精且嚴耶且大臣之任自與有司不同人主之權又與臣下不同人主唯不自用乃能用人人主不用人而自用何異于臣下乎大臣侵有司之職猶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七 君體論

旁落也是以自古明主執權而自用者其遺患於國或甚於庸
主漢宣帝懲霍氏之敝躬總核之政雖甚尊寵丙魏然所與出
納樞機裁可政事有皆出於中書尚書故其功雖足以中興然
所以茲恭顯亦不薄也光武號總攬權綱然薄三公之任不付
以事方其無事時權雖在人主繼之幼少而大柄委于內而無
所屬故外戚閹宦乘間而竊之雖三公憤激而不能救之者權
素奪也夫二君覆天下之權而執之所以求為無失也然其末
流惟歸于嬖戚乃有甚于大臣之專何也患生于所偏而勢失
於所不料此操權者所深戒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人君體期三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白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
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
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以劉氏承堯
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
兵夜號以彰大下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赫之
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于生民故
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
崛起在此位者世世俗見高祖興于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人君體期三

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
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
若然者豈徒聞于天道哉又不觀之于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
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終于轉死所
望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
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疆如梁籍成
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人況公麼不及數子而欲圖
干天位者乎是故騫蹇之乘不轉千里之塗燕雀之嚇不奮六
翮之用案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

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秦桀共推陳嬰而王
之嬰毋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
自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
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
而毋獲于楚有漢使來陵毋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安
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
後果定於漢陵為漢相封侯夫以正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
極禍福之機全宗祀于無窮垂策書于春秋而况太大夫之事
我故窮遠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

古詩大觀

卷三

十一

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王之苗裔二曰體
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慈五曰知人善任
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遠于聰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
如順流起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渾洗揖酈生
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
信于行陣收陳平于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
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
夢與神遇震覺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于衆是以
王武威物而折穀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王東游以厭其氣呂后

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劉
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
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戢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
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
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祀戒然
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誓說
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
天祚其永終矣

古詩大觀

卷三

十一

王言論

李德裕

夫帝王與群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辨唯在簡而當雄辨不足以服奸雄之心唯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工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只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奸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弼諧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辨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為文飾皆得石人之量能盡群下之辭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辨若波濤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奸

書論大觀

卷之十三

十三

人之雄游說之事焉得為之獻替哉為臣者當戒于斯慎于斯

必不獲罪于天矣

為君難論上

歐陽脩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進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人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

書論大觀

卷之十三

十三

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

世為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

多矣不可以徇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符堅地大兵強有衆九

十六萬號稱百萬歲視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

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

時人事堅隨以強辯折之忠言謫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符融

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誅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

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

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

晉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北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

論史觀

卷五十五

十五為君臣上

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肉顛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

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歟國怨乎

論史觀

卷五十五

十五為君臣上

為君難論下

歐陽修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則輒敗人之事亦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

古論太觀

卷三

其為君難論下

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阮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

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亦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

古論太觀

卷三

其為君難論下

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頗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聞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本論

牛希濟

周文之先自公劉后稷積德累仁以至于文王天下之心歸焉猶服事於商武王從兆庶之心順歷數之命以取天下既而有疾嗣王幼弱乃命周公旦以輔相成王周公以弟之親叔父之尊公其心而不疑焉攝天子履萬乘車輅朝諸侯于明堂以施教化召公不悅四國流言伐四國戮管蔡以安社稷然後制禮作樂七年之後成王齒長德懋乃歸其政公亦不離王室乃命伯禽受封於魯思不變四海之望遠乎哉君子即周防也若是武王獨知周公之才之美兄弟之國天下之人皆不知也向非

古詩大觀

卷三

十六

周公則非成王之天下也天下疑矣然武王之心公乎哉知子之弱而私之知弟之德而讓之且憂後世兄弟相及豈周之盛德為不及歟曰是知之深也所以能明輔相其子若有疑焉則與之天下希存其子亦難矣周公雖不為王者然其道則與六王王季文王為同德矣成康以降名仁者多矣孰可與之而伍蓋姬周之得天下未幾而武王崩紂之子祿父猶存若委少主無聖人之助則少康之舉嗣夏配天不其偉歟此周公所以致致焉為而不有夫其聖德過於武王遠矣今後王之嗣君也亦莫不蔽於私愛忘其善惡曰彼長也冢嫡也天下之本也莫之

古詩大觀

卷三

十九

可易至有不離襁褓之中童嬰之列而即大位焉亦使強臣而為之輔其詔制之旨曰周公然也成王然也豈惟政亂國危殆宗廟不血食者有之矣曹馬之君即其人也自征伐以來受命創業之主或起自布衣之中亭長之役部尉之列大夫之家卿相之位或歷試諸難或十年中軍足以知歷數在躬時運興廢經始之艱難臣下之忠良人情之巧偽是以出一言舉一事易一法必使合於典誥垂於後世守文之君也生於深宮長養婦人慈愛之鍾焉世子之教不行焉身軀則安於玉堂金殿輿服之盛耳目飽於聲色靡曼之樂曷能知君臣父子之道忠信和佞之屬農桑艱難之本故小人易欺焉况幼稚乎且人君之心為天下之晦明仁者樂於明而匪仁者便於暗故時之晦也盜竊興焉賊寇行焉君之晦也賢良死焉邪佞用焉是以小人奸臣唯樂於幼君少主若保姆之態也以提其耳目導其言語教其喜怒行則行止則止易為之使欲求天下之治可乎況近世之嗣王也始自誕生厥月無問名之禮至於婚冠無金石之樂告廟之儀非莫聞焉春誦夏絃秋詩冬禮上庠齒胃之道或縱不知封爵之命掌言者亦不知其誰師保之道正其身乎左右之人賢與處乎其即位也降先君之冊冢宰與百執事延

頸內面而朝新君焉袞冕端拱之默于殿上雉扇熒煌香煙蓬
勃左右紛々然莫之知也班列千百稱慶而退至于積年之中
宰執大臣延英入閣稱述聖德舞蹈而已使有言者皆申有司
徒空言耳敢及於時乎敢及於執權亂政之人乎設有一言明
日之制行矣不復用矣歷觀前代明王賢后未嘗不與名臣賢
士厚享宴之禮接見之儀俾其忠信相親亡於畏憚通於商較
以正先王之得失以窮聖人之能事故而漢金馬石渠文章之
選以備顧問為侍從之臣至有太臣武帳之前亦奏謁或排闥
於危疑之際以問安否以圖後事太宗文皇帝貞觀之初北門

古論大觀

卷之三

平本論三

之選舉十六族也皆建功定策有布衣之交非天下文行之士
不預焉既久與遊處非唯知民間之疾苦時之否臧從而更之
以熙帝載至於臣下之情性好惡無不悉焉他日之任用莫不
適其材矣近世朝廷豈無忠信謇諤之士徒欲致身之危救時
之弊指陳千百於上前敷揚其達乎諫章其賢乎君復稍枉聖
慮左右心天顏得之矣又有以惑之矣其朝退也黃門伎女聲
樂駢羅俳優之人調笑相雜擁衛以至於內殿又日幸于兩軍
遊于其所其從樂乎斷可知矣故自乾符之亂至於今日莫可
以止蓋少主奸臣之所為也或曰家嫡之幼善惡未知思欲易

之以卜長世廢嫡立庶聖人所惡未知其可也曰君人者上以
安宗廟下以庇蒸人雖長嫡之義其不善易之可矣且仲雍王
季之長子讓西伯之聖德斷髮文身以避於吳為吳太伯蓋成
父之志也隱公魯之賢君居位稱攝欲讓其弟後其長矣吾將
與之桓公聽羽父之譖以疑其兄致於篡弑又晉襄公之薨也
子周有兄而不慧不能辨故參群臣迎公子周以立政是以治
三駕而楚不能爭又穆公之亡也君無長子趙盾思立長君乃
迎公子雍子秦將欲立之穆薨朝夕抱太子以朝且泣曰先君
以此子之賢吾受子之賜此子不才唯子是怨今君雖終言猶

古論大觀

卷之三

平本論四

在耳此子何罪而外求君趙孟懼大義於衆人遂背秦好立靈
公幼而好虐竟為所殺國是以亂漢高帝遷都長安也以呂后
爐於糟糠其子盈為太子以趙王如意似我知盈懦弱卒不
能易及惠帝之世幾為呂姬所滅非平勃之不能加誅及擇諸
王之賢者迎王於代即是為文帝不十年幾致刑措又昌邑之
亂霍子孟定廢立之冊立宣帝遂獲中興衛伯玉之於晉武也
君臣之交矣知主鬯之不惠必傾世祚撫其床而歎曰此座甚
可惜也帝心不悟終以正度為君果致元海唱曰方之亂宗廟
焚毀兩京版蕩懷愍二帝俱為俘執而崩晉祚中絕國分為十

六普天之下皆墜燼灰比惠帝之所為也是知皆嫡賢而臣擇
立者必亡若立嫡為亂執古之道乎擇善為治曰亂嫡庶之制
乎且天子之孝以安宗廟克荷祖考之業卜世於長久豈以擇
善廢不肖為罪乎至唐虞之君知其子朱均不肖不可付以宗
廟之重又懼其流毒於生民乃棄其子而禪於有德老次守之
賢選以配天之業授於他人乎是知君惟其明不必拘伯仲之
制易曰明兩作離游雷震若不明不法此覆國亡家之罪人也
何長之為若君明於上小人比周之黨其能進乎其獲用乎其
實於亂乎主以不明者亂之本也故曰元良者天下之本也莫
古論本觀
卷三
三

若先以正之正之者非在廢長擇善而已無使叔孫之禱曰主
少國家多難祝我者使我速死無及於亂此憂之深也悲哉

君臣論

徐鉉

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者也上下
交感政是以和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
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曰居其上下者曰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
交否則則為上而下降甚易為下而上達甚難何者君人者其
勢足以行人之道其貴足以顯人之德其富足以聚人其義足
以感人賢人君子望景而歸之理自然也苟不逆之可矣又况
於禮致之者哉故齊桓之德薄也猶能使管仲受執衽戚如角
虎聖君乎此易之效也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踈遠之地有上

古論本觀

卷三

君臣論徐一

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無苟合之譽
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况不禮之執故以仲尼之聖懷救世
之心歷聘七十而不一遇况常人乎此難之效也然則士之夫
君所喪者富貴耳蒞老吏隱於陵躬耕商皓采芝君平賣卜永
失其所以為士也君之失士或喪既安之業或敗垂成之功紂
蹈于京厲流于彘魯哀奔吳項羽屠裂則失其所以為君也聖
帝明王鑒其君此故屈已以下士推誠以接物軒轅問道於下
風唐堯求賢於側陋周公吐餐於白屋漢祖輟洗於布衣况朝
廷之臣乎夫朝廷之臣位有前後任有大小至於君臣之分誠

心所感其揆一也詩曰豈我懷人實彼周行卿士大夫各居其位所謂周行也言門行之中皆所懷之人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民大疑大政也庶民猶與焉况羣臣乎此治世之至公之義也世之衰也踈公卿而親近習憚君子而狎佞人親而狎之也以為腹心踈而憚之也以為讐敵於是政出於羣小而責及於大臣如此而不亂未有之也君子之事上也近之不敢佞遠之不敢怨受命無二慮臨難無苟免小人之事上也遠之則憾近之則比受命則顧望臨難則幸生人君不能熟察也以為我之所親彼亦盡忠我之所踈彼亦懷

古論大觀

卷三

臣論徐二

大臣論上

蘇軾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癰今人之癰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

古論大觀

卷三

臣論蘇

大臣論下

蘇軾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屈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大臣論下

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

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之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大臣論下

足以為大臣矣夫

大臣去小人之難論一

蘇軾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

古論未觀

卷三

二九 大臣去小人

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

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繁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竇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日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古論未觀

卷三

手扶臣去小人

大臣去小人之難論二

蘇轍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逼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吳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

古論本觀

卷五十五

三王大臣去小人

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迫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子不怒而勢不逼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

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漬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出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平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古論本觀

卷五十五

三王大臣去小人



宰相論

張養浩

夫為人臣惟欲收名而不敢任怨此不忠之尤者也居廟堂之上凡有所為惟當揆之以義義苟不失悠悠之言奚卹哉今夫兩兵之交兵刃叢前而心誠報國者尚冒之而不顧夫臨政之與臨敵其安危利害相距霄壤此猶顧惜抑不知於萬死一生之際為何如昔范文正公患諸路監司非人視選簿有不可者輒筆勾之或謂一筆退一人則是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嗚呼如是處心斯不負宰相之職矣夫抵天下之事有易有難有利有害難而有害者人多辭避利而易行者人多有難大觀

卷之三

宰相論

忤人以為殊不知官有長佐之分體有勞佚之殊長者佚而佐者勞此天地之大義也以朝廷言之君上佚而臣下勞以一家言之父母佚而子弟勞以一身言之頭目佚而手足勞嗚呼人而知此者必不遺君父之憂措其身於衆怨之地矣近代為執政者往往姑息好名一疾言厲色不敢加於人事或犯衆激使居已之右者發之嗚呼夫治家而使父母任其勞為國而使君任其怨尚得為忠孝乎哉况有罪不責有善不旌雖三代不能為治故刑罰不患于用直患乎用之而不公昔桓公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諸葛孔明廢廖立聞亮死輒泣下為宰相誠能公其心如是則天下蔑有不服者矣

宰相論

卷之三

辛酉年相張

宰相以道事君論

蘇轍

宰相以道事君者也故以固寵謀身為深戒以薦進人材為職者故以妬賢嫉能為最忌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夫宰相佐天子以治天下一物不得其所亂之階也操規矩繩墨陳於前而君不能用則當去苟有患失之心則阿諛取容妄作生事亦無所不至矣傳曰主之職論一相一相之職論百官又曰使卿大夫各任其職夫宰相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一夫不獲自盡則固與成厥功進賢使能持衆美而効

古論本觀

卷三十三

宰相以道事君論

之君乃為善苟有嫉妬之心則高材美器至擯棄之失職者多矣李林甫之相明皇也善刺上意而養君欲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以故當國幾二十年開元大中之多由節度使相天子林甫請用蕃將主邊則夷狄可滅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以久已權故安祿山則專道三勁兵蕩覆天下而王室遂微盧杞之相德宗也率聚哀歛以中帝欲恨排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僦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偶和造作召怨挺亂皆杞為之朱泚圍奉天李懷光赴難泚解去杞懼其見帝斥已短即請奏曰懷光勲在宗社賊憚

破膽若許來朝則犒賜晉連失機會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

竹之勢也帝然之詔無朝懷光快遂叛帝詔梁由是觀之宰相固寵謀身其禍至於如此豈非深戒哉林甫性陰密而柔令若可親近崖岸深阻卒不可得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時相若張九齡李適之皆遭逐帝嘗御勤政樓見兵部侍郎盧鉤按轡絕道去愛其醞藉稱美之林甫即請令請老遂坐廢于時有以材譽聞者皆能得于抑遠之以故在位恩寵莫比杞

古論本觀

卷三十三

宰相以道事君論

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帝出奉天崔寧自賊中來以指遷事指杞即誣殺之矯請害物雖國史主筆猶謗言自肆由是觀之宰相妬賢嫉能其害至於如此豈非最忌哉明皇在蜀與裴士淹評宰相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耶帝默不應德宗常從容語李泌曰盧杞敢言人皆指為姦邪而朕不覺何也泌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耶李揆和蕃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天下皆以為姦邪而陛下獨不知此乃所以為姦邪也嗚呼其真知言歟

近代良相論

李德裕

客謂予曰楊子法言有重黎顓臾二篇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將相可得聞乎余曰唯々夫肱股與君同體四海之所具瞻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為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謬諷救其患難而已雖聖人之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言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致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李德裕論

肯庭辯固未可也蕭望之劄不護關王嘉訐而犯上致元哀二后有信讒邪之患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弼諧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制動思在無邪松栢所以後彫藜藿由其不採貴不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麟之為瑞也仁而不觸王之為寶也廉而不剌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朗令終天下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好古洽聞應變敏幾可以成務智足以取捨仁愛樂道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政似倪寬者蕭丞相李丞相有之矣用于艱危以盡天涯雖劍光不沉而鸞翮

長鍛靈均之九死無悔柳惠之三黜非辜既歿不瞑號于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余亦同病莫保其生知我者以為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俟知音耳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李德裕論

任相論

蘇洵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耻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存道為之下與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恙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

論相

卷十三

九 任相論

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過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從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童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然尊、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得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也始於不為之禮實謂口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生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

論相

卷十三

四 任相論

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推委臣下論

范仲淹

天生兆人得王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辨之夫執持典禮修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養萬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壁脩方畧歲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觸縉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歛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若乃

論大觀

卷三十三

推委臣下論

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
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晉
委三卿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為三國
漢高祖招納羣英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于子孫不知祖宗
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于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
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
謀而獨委后族至于宦官故姦雄競起以去惡為名東漢遂傾
焉魏委司馬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
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

懷德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為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其任仍復季之林甫奸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為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關嚮闕而明皇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抑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為後代之

論衡

卷三

四三

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采人為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覬覦者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諛嫉者衆必先時以辨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貪諂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聰明而事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

者記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畧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實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為腹心於是乎得以操策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於下而柄歸于上始可以言無為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縉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駁司使制勅無得悞者此又推委無為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逸豫不孜孜於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爵祿不足為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為上之威矣

論衡

卷三

四三

腹心之臣論

蘇洵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變是以有民有君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變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以守天下無機不能故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

古論太觀

卷二十三

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闔閭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韓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縱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晉侯鄭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

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懿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工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於濟耳守成之世其要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由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高祖之末天下既定

古論太觀

卷二十三

古論太觀

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致疑於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機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胃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遠然而不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

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憂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舉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訕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々於下而天子憚々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君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内同居寢食知無不言々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疎尊其爵封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宋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

帝論大觀

卷二十三

帝論大觀

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權臣重臣論

蘇轍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外上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廢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不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者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跼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為權臣

帝論大觀

卷二十三

帝論大觀

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所之權臣出入唯之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涉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亦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前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亦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

市論本觀

卷三十三

四元 惟重臣論

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余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為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市論大觀

卷三十三

四元 惟重臣論

冢宰屬官論

鄭伯謙

或問三公與王論道經邦當時下兼冢宰而其所統六十官之屬往、皆士大夫所不屑為之務何也曰此固所以論道經邦也人徒見夫內外庭宿衛之士、之賤者也烹庖饗膳之士、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醢醢之物、之微者也次舍幄帟裘服為末用而官寺嬪御洒掃使令為冗役也而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臣之權柄者往、皆是人為之蓋公卿大臣其內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而侍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人備趨走使令之職而人生宴

古論

卷之三

五

冢宰屬官論

私玩狎之際無不與之同焉比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感移其心志伺候以和其旨夸靡以中其欲小廉小謹以市其信人主一墮其中則亦何所不至哉故雖以文武之聖而侍御僕從猶樂於得正人而周公之所以相成王而詔後世者又不獨見於太宰之屬他日立政之作尤拳、於綴衣虎賁趣馬之微為昔者先王之時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而前巫後史卜筮替備凡所以在左右者無不致其謹焉用能保護君心養成聖德宦官宮妾便嬖側媚得以趣走使令於前而不得以來聞取榮寵竊威福也周公之深智遠識固有見於此是以亂萌禍機

之所在無不究極用見古人輔相之事業皆格物窮理之學要非屑屑然樂親群有司之細務而厚集權勢以尊已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後世識此意者諸葛孔明一人而已漢初猶存此意士大夫所不至者惟後庭朝夕出入禁闥洞然無內外之限故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常多而親宦官宮妾之時常少日見正事日聞正言心安而耳目熟論道經邦之地固造原立本此也自武帝宴遊無度於是外庭日踈內庭日親公卿大夫一切隱絕不接見而小人獨在左右事趨媚矣大臣無權而小臣專權異時關內侯騎都尉之爵下及於烹庖樂工醫師之賤在

古論

卷之三

五

冢宰屬官論

世胄論

林駟

世胄之說尚矣傳曰八元八凱世濟其美此虞制也詩曰王命
山甫繡戎祖考此周制也嗟夫故國喬木見者興思甘棠遺澤
愛之勿敗况所謂世臣者箕裘之業不墜詩書之澤猶存民望
之所歸屬國勢之所倚重聖人其可不加任用之誠乎然富貴
者侈之階逸樂者驕之府蒞而不學動成過咎持祿自滿解充
由禮虞周聖大之所慮也是故后夔教胄子必示以直溫剛簡
之德師氏教國子特恭儉于三德三行之訓夫惟教于未用之
初用于既教之後此德業有肖于前人也歟成周以後未嘗不

古詩大觀

卷二十三

世胄論

重世胄之選華元子罕宋公族也史魚甯武衛卿族也子良子
皮子產太叔鄭公族也閻辛閻禦疆遠賈遠楚卿族也晉之范
欒卻趙魯之季文季孫齊之晏嬰吳之季札分布列國相輝赫
筆無非用人以世者愚獨惜夫作成善教浸不如古尹氏立王
子朝而階亂崔氏出下衛而怙權故公羊有世卿之議蓋譏不
以賢也然則王教不如古而人才亦不如古宜矣一變于春秋
再變于漢三變于唐教愈壞而愈失材愈趨而愈下可歎也漢
自任子之令既除而世胄之無聞唐自刺史世襲之議不行而
世臣之不用况無教養之道乎陵之敗義有孫李將軍之威望

禹之驕縱卒壞霍悻悻之亂後漢世南之後而至于為匠房杜
之後而敗于子之不肖攷論漢唐之事君子深為之于是既嚴
以胄監之教又嚴以較試之法既立以覆試之實又立以引對
之命此廢曆之詔所謂周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
材蓋本于世胄者其有意于作成胄子也至矣豈乎世有賢臣
者文靖相廢曆之治申公新元祐之風忠憲輔景祐之政持國
正熙寧之法一范之誣聞者破膽然純仁之事業益盛一韓之
謠聞者骨寒而忠彥之志望尤著焉噫遺風餘澤耳濡目染豈
一朝一夕之積哉

古詩大觀

卷二十三

世胄論

功臣論

班固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掇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屬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藏諸宗廟

古論本觀

卷二十三

五十四功臣班固

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墮命亡國或云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固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群后饗共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王安

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群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爵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豆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葬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氓隸死為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欣、靡

古論本觀

卷二十三

五十五功臣班固

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遼東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詔蕭何哀平之世增脩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以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云

諫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良善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喜色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易移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之六二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五十六

在王臣之位而為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實一匹夫陽子在此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之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五十七

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祿秩不為卑且貧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犯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也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矣庶幾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信其辭說致吾言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聞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攷之砭石而後已故禹過家

門不八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以自安逸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自補其不足者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獨役於資以奉其一也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者也惡得以自遐逸乎哉一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以直矣無乃傷於聽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

古論本觀

卷二十三

六十二 諫官論三

官未得其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諸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多盡言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將不能為善人乎哉

諫官論

王安石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為公卿或為士何也為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為士為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為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徼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為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蜚蜚為士師孟子曰似也為其可以言也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也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

古論本觀

卷二十三

六十二 諫官論三

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為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為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已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為可乎未之能廢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為君臣不失其所以為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為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耻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為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為師而召公為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三

古論大觀

二十三卷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四卷

政治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沈一夢司韶甫編次

史官論

劉彥冲

爵祿者人主之柄也褒貶者史官之柄也史官之柄與人主相為權衡以勵善懲惡孔子作春秋後之作史者取法焉莫尊於丞相陶青劉舍相也不得立傳莫貴於通侯扶柳呂成侯也不得立傳嚴彭祖不為宰相季廣不封侯當時惜之然皆有傳焉孟莊以議即立傳江公以博士立傳蘇武以典屬國立傳嚴安以騎馬立傳賈山鄒陽之徒以諸侯之客立傳不以爵祿之崇所以勵善也春秋涼淵之會卿當書以其無信不書召陵之盟屈完不當書以其賢故特書蓋此意也佞倖殖貨何以立傳希思冒利之人苟一時之榮非求名於萬世也史必立傳所以懲惡也春秋書三叛人民蓋此意也此史官之柄與人主相為權衡以厲善懲惡也

古論大觀

卷二十四

古論大觀

史官助賞罰

蘇轍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路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閭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给盜跖莊蹻橫行於天下食之人肝以為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為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

古論大觀

卷之四

二 史官助賞罰

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為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不得其載藉以作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為輕而其實史之尤大彰明者也故齊威晉文有功於主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

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為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呼嗚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所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古論大觀

卷之四

三 史官助賞罰

吏論

陳傅良

昔者秦之越亡非一道也而其若是慘酷所為不肖也吾觀始皇之初陋三代之封建其弊至於戰國醜悍相依以威王室故夷其城而郡縣之其慮誠遠矣既而天下之吏習於嬴氏之暴斬艾新剝章芥其民而斃之重之以頭會之歛閭左之徭又重之以阿房驪山土木之役當時之吏非殘忍侵漁病民以逢其君者則貪婪幸災不逞之人也於是民之欲亡秦者十戶而八九矣關東之豪投袂而起一呼響應毛奮而鱗集戮力以傾秦族者不可勝計合之師所至如破竹者大率皆郡縣其守邑浮

古論太觀

卷十四

四集卷一

其令以應之者也不然則吏為自全之計望地以賂敵而市一日之命者也又不然則談士掉三寸之舌傳檄而風靡者也孰為秦守哉其間黨秦之惡不肯遷臣妾者如三川之守由南陽之守鹹泗川之守杜亦徒驅欲潰之民憤鞭而戰之一敗而奄也則亦為降虜而已亦奚拔于秦之斃耶秦之吞併六國尺攻寸取以吞天下一旦有變三川之守起而亡人之墟子嬰之席未煖而天下為之騷然秦人之憂索不及吏也故夫天下之禍起皆視以為常而不之憂視以為常而不之憂安知他日之所不及吏也且天下不可以一日安破疆折壤環居而羅衛之

者皆吏也吏之自全人主將誰倚仗哉而朝廷之上方病其財之不豐兵之不強以為大患至於令之奸民號而訴者常牘相衝也則謾不之省重者不過罷去次則賄免而已舒之歲月民之冤血未乾而謫藉之書又以恩貸矣甚者至于公卿大夫貪昏冗耗以不勝任聞者皆剖之符而生遷之嗟夫不意父母斯民之職而為逐臣之淵藪也有秦之弊幸而無秦之亂吁可畏哉可畏哉

古論太觀

卷十四

五集卷一



循吏論

魏徵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若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賈宗之牧冀州文翁之為蜀郡皆可以恤其災患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暉映千祀聲芳不絕夫何為哉用此道也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高祖膺運撫圖除凶靖亂日旰忘食思邁前王然不敦詩書不尚道

古論大觀

卷二十四

六

循吏論

德專任法令嚴察臨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惠乘時射利者多以一功求名暨煬帝嗣興志存遠略車轍馬跡將徧天下綱紀弛紊四維不張其或善於侵漁疆於剝割絕億兆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謂之奉公即時升擢其或顧名節存綱紀抑欲攘之心以從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及誅吏夫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為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為況於上賞其姦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

循吏論

班固

漢興之初反秦之故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踈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

古論大觀

卷二十四

七 循吏論

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時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絲枲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

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酷吏論附

班固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殘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于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珣而為機號為罔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于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恩倖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屠釣卑事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揚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重京師且仕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京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之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世族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因此

古論大觀

卷二十四

又九

恩倖論

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馮籍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延風漸厲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累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與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官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難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

內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累憑社貴欲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無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銖銖創瘡構於建第之曲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綱素練丹雘至密兼而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庾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幸之徒懼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剝民忘宋德雖非一途實祚風傾實由於此

古論大觀

卷二十四

十

恩倖論



恩倖論

李延壽

論曰自宋中世以來宰御朝政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坐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至於冠冕搢紳任疎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事有所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疎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揆故環纓欽芴俯仰晨昏瞻幄坐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眎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雍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

論大觀

卷二

恩倖論

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官省咳唾義必先知故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卧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陞天居亘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於元戎啟轍武侯還麾遞迺清道神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騖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按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譴辱詆訶恣於典事之口扣符緩詔姦偽非一書死為生請謁成市左臂揮金右手刊字紙為銅落筆為利染故門同玉署家號金穴婦援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璇池碧沼魚龍雀馬之翫莫不充初錦窰照

徹青雲害政傷人於斯為切況乎主幼時昏讒慝亦何可勝也

論大觀

卷二

士

恩倖論

倖臣論

蕭子顯

史臣曰中世已來宰御天下萬機碎密不開外司尚書八座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咸皆冠冕搢紳任踐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有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環纓歛笏俯仰晨昏瞻幄座而竦躬位蘭檻而高躬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擁之機長主君世振表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能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卧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古論大觀 卷二五 十四 倖臣

典兵力雲陸天居亘設蘭錡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于元戎啟轍式候還麾遮迺清道神行案轡督察來往馳驚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摠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民役行留之儀請託在手斷割半稟賣弄文符捕叛追亡長戍遠謫軍有千齡之壽室無百年之鬼害政傷民於此為靈况乎主幼時昏其為謬惡亦何勝紀也

近倖論

李德裕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遠於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弊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侯賢居讓所以得燕君也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撾鼓之娛微行沈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石顯張敞所以得靈政也惟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古論大觀 卷二五 十四 近倖

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滌天下之政得元成之化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元政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守於治哉

職官論

馬端臨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於契掌教皐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曆虞與稷並作虞垂共工益稷而論道經邦粗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養民之器於是審音治曆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搢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顯俊之流官伯內宰盡興賢之侶逮夫漢

古論太觀

卷二十四

職官論馬一

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為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宴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為公卿將相為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豎嬖倖不得以日侍官庭而賢能縉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為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管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冑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

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給事中

而未嘗司官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諧管繕不過為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令在漢為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為大臣所不敢當之官校尉在漢為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齒之冗秩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懸絕如此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

古論太觀

卷二十四

十六 職官論馬二

職役論

馬端臨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邵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軍旅則執干戈興土木則親耒耨調征行則負羈絏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勞其理則然然則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為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曰差曰雇曰義紛紜雜襲而法出姦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

古論大觀

卷二十四

十七 職役論 馬

老耄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凌暴之至此極乎

民論

陳傅良

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易圖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搖慘於敵國之禍其變之遲者其禍大而患在於內者必不可以復為也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視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嗟夫民而至於見其可畏其亦無及也已夫秦之先蓋七國也自孝公至於莊襄亟耕力戰存食諸侯之境歷七世而并於始皇之手斯亦難矣始皇惟知天下之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墟其社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隙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為吾憂者猶有四夷也於是郡桂林城積石頸繫百粵而卻匈奴於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以天下舉無可虞足以安意肆志拱視於峭函之上而海內晏然者萬葉矣而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覘覷者已滿於山之西江之東也一呼而起俄隸雲合雖邯鄲百萬之師建瓴而下而全關之地已稅駕於灞上之劉季矣嗚呼秦以七世而亡六國而六國之民以幾月而亡秦以秦之強不能當民之弱天下其可畏者果在安乎人君不待已而用其民以從事於敵國可不懼哉

古論大觀

卷二十四

十八 民論 東

民事論

林之奇

民生乎成周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乎成周之後其命制乎天命制乎君凡其所以為生皆道命制乎天凡其所以為生皆數也天非擇任乎數而純乎天則則不得不謂之數以人參焉乃所謂道蓋數者行乎適然之間而道則有必然之理天之愛民豈曰不仁一歲而豐一歲而歉水旱蝗而螟仁有所不行焉謂之數可也謂之道不可也豐而仁行焉歉而仁亦行焉水旱蝗螟無所害乎吾仁是必道行乎其間惟道者濟數于所不及天之立君正為是耳為天下者一委民命於天無乃失天職虧天

古論大觀

卷廿四

卷廿四

道乎哉嗚呼三代往矣民之任乎天也久矣以為法不良故未嘗無良法也以為吏不賢故未嘗無賢吏也法良而吏賢民無不受其賜矣法良吏賢民之受賜鮮矣此其積弊豈一端也哉堯湯適遭一時之會固不能使天無水旱而能使民無菜色成周之天下又非幸其無水旱而必非水旱所能憂也堯湯遠矣吾不得其政之詳矣周家有司徒之荒政有遺人之委積有廩人倉人以預掌移民須穀之政所謂良法可條述矣自李悝建平糶之策其苗裔遂為常平之制起於中丞壽昌而宣帝言之其後東都永平西晉泰始皆汲汲舉其策而行之義倉一

以振於北齊條於隋莫於唐以此二法為天下備吾意天下可使為堯湯之世而民已非堯湯之民矣或曰法有未立固常議法法既立矣非人不行如常平義倉先王美意無以加此無亦其人不足以舉其法然則天下未嘗無賢人也攷諸史籍穀河內粟無汲長孺乎開張掖倉無第五訪乎以倉曹而發州粟不聞韓思復之名乎以一尉數縣粟不聞員半千之名乎散富家之聚以飽貧民之腹如王起輩又不知其幾人乎彼皆以民自任而為政於法之外況有良法可守則若人等輩豈不能沛其澤于下之人哉君也者立法任人以相天者也法既良吏既

古論大觀

卷廿四

卷廿四

賢而惠不及民則是民之命終亦制于天而已是果何故哉曰是其弊固有自來而法與人俱不免其弊宜乎其不足恃也嘗熟思之其法雖良僅舉其大綱吏雖賢亦僅有于絕無之中所貴乎君者以道制數而無一之不足若未盡也是民之命果制乎天也又奚疑哉成周之民井井而居於其私也猶可使之相調相救因而歛之以為委積則其歛不均而散之以為賑給則其散必平後世君民之術得如古乎惟其與古異也於是計田利歛之弊有輕重肆意之弊及其出粟也又有遠近不均之弊有奸民欺誣之弊有吏乘間抵隙熾治有不可勝窮之弊

若夫縣官轉移以為他費又不在言也惟其得賢吏而舉行之則百弊俱息抑今之用人宜無愧於古而大不如古矣古者國中自五家為比以至於五州為鄉郊野自五家為鄰以至於五縣為遂教化日漸漬于人心然後賓興其能者賢者而還以治其政令曰比曰鄰其為長者所治止于五家猶今之執賤役者耳必有下士以任其責後世之取人混於雜流用人拘於資格賢與不肖淆雜乎天下嗚呼吾民幸而遇豐年天也又幸而遇明時天也又幸而遇賢吏亦天也天所不能如之何哉君天下者誠知民命之制於我而無任乎天則廟堂燮理萬國召和雖

古論大觀

卷十四

世一民事林三

水旱無作焉可也況水旱之變可得以困吾民乎

維民論

劉彥清

古無自固之國君有維民之道有國之大猶人之形神其君也氣其民也神氣相資形乃生焉君民相資國乃固焉相資之道必先有與也神與氣氣乃與神君與民民乃與君蓋上者下之倡本者末之附也民有駭亂離析與民者之過也氣有乖戾泮渙與氣者之過也是以神存其氣則氣盛而形克君維其民則民歸而國固其於民心之無常也浸浸下歸蕩蕩徃去就之端最為難察自昔觀我政於廟堂之間得民情于肝膈之內有要道矣政苛賦政酷賦賦歛重歛徭役數歛有是四者民必不樂其生不待聞其怨嗟之聲見其蹙額之色時雖治安民必畔已無是四者時雖艱難民必附已不待足問巷訪鰥寡而知其必樂其生也夫民之樂不樂其生至微何規規察察蓋不樂之音鬱於胸中亦不能自制也積而為怨怨極則怒怒怒之心蓄而未發甚於敵國之兵戈過於天災之水旱不見其形莫不警懼彼其疾上如仇讎伺有釁隙與之偕亡而為上者方且偃然撫之曰此吾赤子也猶水蠹於中魚潰於腹一旦披壞其可支哉民心無常如此去就之端難察如此故有國者兢兢業業不敢自安思有以維之也自古及今天下之民必有所屬堯舜之

古論大觀

卷十四

世一維民論一

民禹維之桀解其維而夏亡商之民文武維之幽厲解其維而周亡自秦漢以來或解或維此治亂興亡循環不已也我宋統御十聖雖武略文經其道不同要之皆以寬厚為治至我仁宗之仁也三代以來一人而已笑言為恩咳噓為澤黃酣沉浸四十餘年所以維民者盡矣故胡虜崛興過於劉石德光之暴靖康奇禍同乎永嘉開運之酷而人心戴宋乳而不離宜乎主上之所以中興也竊惟南渡以來天步寔蹇宸心鬱焦凡諮詢之及詔令之頒惟勤恤元元是先豈非鑒古昔之治道紹祖宗之遺澤以祈安耶愚嘗攷維民之四說焉政苛無有也刑酷無有也

古論天觀

卷五十四

三維民制

也徭役之類無有也惟賦歛一事不可輕且今日國家非有橫給浮費也特以軍旅之興費用不可一日闕耳有司奉承無術益費增繁故常稅之外月有春歲有糴有明耗暗耗有帶科折料有和買有預借如市庚良如貨齏茗如賣僧鬻爵如造甲修船其微至皮角竹木之類取於民名之曰和其實強估名之曰借其寔不償以瘡痍之民供多多之賦豈易支吾耶膏委涼暘必有道焉幸茲還燧暫息戎事稍紓當講畫究明蘇彫氓活遺噍以成康阜之治噫求瘼必瘼施恩弗恩維民之道輕歛為急

順民情論

李綱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因其民之情而用之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孟子曰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管子使之犯難忘其勞且死而不以為怨則拂民之情欲以立事為長且久者未之有也以德行之者王以力假之者霸王霸之以興未有不因於民者若盤庚之遷都民不遘有居而胥怨則必為之丁寧訓告使之知所以遷之為利而後已然則聖王之

古論天觀

卷五十四

三維民情

所以重其民者如此其可忽乎至秦則不然以貴為在已而不可亡以賤為在民而不足聽一切阻法度之威以臨之焚詩書殺豪俊以愚黔首制為峻刑酷法使民皆愁苦而無聊思為亂者十室而九故山東盜賊群起而秦遂亡至高祖約法三章除秦苛政而百姓歸心因思歸之上還定三秦遂破項籍其後蕭何蕭參為相知民之疾苦順流而與之更始遂安海內然則拂民之與因民之效槩可見矣後世奸諛之徒上欲投君之所好而爭富貴必欲去已之所患而排忠良乃始建為拂百姓以從先王之道之說以欺人生而取世資凡能用君之欲者則謂之

享上凡欲順民之情者則謂之下比於流俗遂使其君抗然於上而輕天下之民其民疾視於下而不敢言而敢怒其原起於熙寧元豐之間其流盛於崇寧大觀之際其末甚於今日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儻能因民之情而用之悅以使民犯難而忘死則外寇雖強不難也

勸農論

高錫

勸農者古典也國家歲以舉之然則勸之道不在勸乎時以耕時以種時以收穫也在於知其病而去之耳夫農之病者由于隳於制度也制度隳則下得以僭上是故宮室無常規服玩無常色器用無常宜飲食無常味四者僭作於是奇伎淫巧出焉浮薄流詭騁焉業專於是貨易於是者利甚厚於農矣農雖日勸之豈有益哉凡民之情所急者利利苟有取假嚴刑法以毒之民亦不顧其罪而趨之矣利苟無取假垂仁惠以撫之民亦不知其恩而背之矣非民愛其罪而惡其恩蓋所樂者利也于

今之農其利甚寡農家之利田與桑也田之所出者穀帛夫以墾之婦以蠶之力竭氣衰方見穀帛穀帛之價輕重不常農家出則其價輕入則其價重輕重之弊起於時也時底於稔穀帛多矣租不取焉農乃易其多以赴征租故有輕而出時遇於凶穀帛通矣賦歛玄取焉農乃完其通以供賦歛故有重而入稔既輕出凶又重入則田桑之人腹之食身之衣亦已懸矣敢言於利乎所謂病之深也且務奇伎淫巧浮薄流詭業專於是者貨易於是者不苦於體不疲於神皆坐而獲利焉即如雕一寸之金鏤一寸之玉比穀之價有幾也文一尺之綺飾一尺之統

此帛之價有幾也既金玉綺紈與穀帛之價不侔又無凶稔輕重之弊食以之具衣以之餘以此則誰肯勤於農哉若使雕鏤不如耕鑿文飾不如經織寶穀如金玉貴帛如綺紈必見溥天之下有男皆執於耒耜有女皆務於杼軸必無曠土無游民何者衆之利薄農之利厚也若欲勸於農先思去於病若欲去於病先思舉於制制度舉則俾下無以僭上上之宮室之規使下不得宅馬上之服玩之色使下不得衣馬上之品用之宜使下不得舉馬上之飲食之味使下不得薦焉則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盡息矣制度既舉病自然去病既去農不勸而

古論大觀

卷二

勸農論

自勸也何須歲舉古典哉

士論

陳傳良

天下之士未嘗不沮於人主之所畏而疾趨乎人主之所喜也節義美名也雖甚庸之君亦知高其名而願致之及見其人鮮有合焉何也畏之也蓋惟忠義之士識超而見疎慮遠而憂大世方無虞若可少安矣而為之痛哭流涕以發天下大難之端乘輿無甚失德若可少安矣而盡言力諫甚者有幽厲威靈之北百官效職亦無大奸邪未去也而深懼夫指鹿之禍發於朝夕嘉祥異瑞人主之所罕見而奇焉者則視以為不足信至于一日月之變一雨暘之愆則又從而尤之曰此疵政之招也射

古論大觀

卷十四

士論

獵歌舞巡幸之娛似未足病於治則禁而抑之宵旰之勤吐哺之疾非人之所願為者則強其必行夫人之情惡危而好安樂因而憚改自庶人達于天子均也而義士常責其所難而危其所欲人主安而不畏之耶故雖漢武帝唐明皇之賢猶有憚于汲黯韓休之直噫視時趨向天下之人不少也人主方是之畏彼亦孰肯自謂人主之畏而取疎遠擴斥之苦哉於是乎爭迎其好而違其欲覘其所向而伺其所歸有所愛也則徇之以為歡有所懼也則寢之以為安其意有所可否之間也則兩存之以聽其所自擇其為術也翺翺而不遽而為說也進退不甚

聖夫然後榮於其說而葬於其中而莫之辨是以奸欺之患生
隆夫此武帝明皇之所以不免也墮石妖也而方士以為嘉瑞
殺三子大亂也而宰相以指刑受賞大旱之災則曰乾封之祥
淫雨之害則曰非禾稼之損武帝明皇皆英主也初豈可以愚
弄也哉惟其畏節義之士故士得以窺其逆順而售其所喜之
說而天下皆幾於危亡然則欲養天下之士氣惟受人之所畏
而不甘於人之所喜者能之嗚呼人主可不自強哉

古論太觀

卷十五

廿八



士風論

袁宏

夫人生合天地之道感於事動性之用也故動用萬方參差百
品莫不順道本乎情性者也是以為道者清淨無為少思少欲
冲其心而守之雖得以致樂養以天下不榮也為德者言而不
華默而有信推誠而行之不愧於鬼神而況於天下乎為仁者
博施兼愛崇善濟物得其志而中心惻之然忘已以為千載一
時也為義者潔執述崇名教遏其節而明之雖殺身糜軀猶未
悔也故因其弘則謂之風節其所託則謂之流自風而觀則同
異之趣可得而見以流而尋則好惡之心於是乎區別是以古

古論太觀

卷十五

廿九

先哲王必節順群風而導物為流之途而各使自盡其業故能
班叙萬物之才以成務經綸王畧直道而行者也中古陵遲斯
道替矣上之才不能以至公御物率以所好求物下之人不能
博通為善必以合時為貴故一方通而群方塞矣夫好惡通塞
萬物之情也背與傾同世俗之心也中智且猶不免而况常人
乎故欲進之士斐然向風相與矯性遠真以一時之之好故所
去不必同而不敢暴則風俗遷矣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迭
興以義相持故道德仁義之風往々不絕雖文辭音制漸相祖
習然憲章軌儀先王之餘也戰國縱橫強弱相凌臣主側席憂

在危亡不曠日持久以延名業之士而折節吐誠以招救溺之
賓故有開一說而饗執珪起徒步而登卿相而遊說之風盛矣
高祖之興草創大倫解赭衣而為將相舍介冑而居廟堂皆風
雲豪傑崛起壯夫非有師友淵深可得而觀徒以氣勇武功彰
於天下而任俠之風盛矣逮乎元成明章之間尊師藉古賓禮
儒術故人重其學各見是其業徒守一家之說以爭異同之辯
而守文之風盛矣自茲以降主失其權閣豎當朝佞邪在位忠
義之士發憤忘難以明邪正之道而肆直之風盛矣夫排憂患
釋疑慮論形勢測虛實則遊說之風有益於時矣然猶尚譎詐

古論大觀

卷十四

三十一

明去就間君臣踈骨肉使天下之人專俟利害弊亦大矣輕貨
財重信義憂人之急濟人之險則任俠之風有益於時矣然豎
私惠要名譽感音氣讎睚眦使天下之人輕犯叙之權弊亦大
矣執誠說修規矩責名實殊等分則守文之風有益於時矣然
立同異結朋黨信偏學誣道理使天下之人奔走爭競弊亦大
矣崇君親黨忠賒名行厲風俗則肆直之風有益於時矣然
定臧否窮是非窮萬乘陵卿相使天下之人自置於必死之地
弊亦大矣古之為政必置三公以論道德樹六卿以議庶事百
司歲視諷諫同閭講肄以修明業於是觀行於鄉閭察議於親

隣舉禮於朝廷考績於所蒞使言足以宣彼我而不至於辯也
義足以通物心而不至於為佞也學足以通古今而不至於為
文也直足以明正順而不至於為狂也野不議朝處不談務少
不論長賤不辯貴先王之教也傳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天下
有道廢人不議此之謂矣苟失斯道廢人干政權移於下物競
所能人輕其死所以亂也至乃夏馥毀形以免死袁閼滅禮以
自全豈不哀哉

古論大觀

卷十四

三十一

貢士論

牛希

禹畫九州列貢輕重舉賢用材咸在其中故周官司馬得俊逸之名乃進于天子謂之進士又天子于射宮以擇諸侯所貢之士若善者乃受上賞不善者黜爵其次削地得預于射宮以射諸侯之義而為諸侯所舉者重所用者大漢法每州若干戶歲貢若干人吏以籍上聞計州里之大小材之多少謂之計籍人主親試所通經業策問理優深者乃中高第有行著鄉里辟選自古而然漢世得人于斯為盛國家武德初令天下冬季集貢士于京師天子制策考其功業辭藝謂之進士已廢于行實

古論卷觀

卷十四

貢士論

矣其後以即官權輕移之于禮部大率以三場為試初以詞賦謂之雜文復對所通經義終以時務為策目雖行此權第又不由于文藝矣惟王公子弟器貌奇偉無才無藝者亦冠于多士之首然相士之道備嘗聞之有門閥清貴者有狀骨卿相者有容質秀麗者有才藻可尚者有權勢抑取者有朋友力盛者機權沉密詞辨雄壯臧否由已昇沉在心群衆必集其門若見公相來交請友識面為難動必有應遊必有從容處隱會深誠重約朱門甲第之間鬼神不能知者盡知之雖名臣碩德高位重權可以開闔之可以搖動之可以傾覆之存亡之不敢不與

之者言泉疾于波浪舌端利若鋒鏃所排歿九泉所引升霄漢默無言衆必謂之長者發中心病時皆目之克人秋風八月鞭馬九衢神氣揚揚行者避路取富貴若咳唾視州縣如奴僕亦不獨高于貴冑亦不賤彼孤介得其術者捨耒耜而取公卿垂其道者抱文章而成痼疾輕廷取士之門于斯為最衰世以來多非其人明庭無策問之科有司望至公之道登第之人其詞賦皆取能者之作以玉易石羊質虎皮曰抱憤之人汨沒塵土天九重高不可以叫加以浮薄之于逆相唱和名第之中以隸數為上賤其雙數以甲乙為貴輕彼兩科題目之間增其異名

古論卷觀

卷十四

貢士論

薦士論

牛希

朝廷求賢之道備于往古以經學文藝之流凡設十有二科以待之郡國每歲貢士盡應其科其外諸侯各舉所知以為裨補聖世奏章不絕于明庭爵賞實煩于王命當承平之時卿大夫家召儒書者給之紙筆之資日就中書錄其所命每昏暮親朋子弟相與候望以其昇沉以備干慶賀除書小者五六幅大者十有三幅每日斷長補短以文以武不啻三十餘人一歲之內萬有餘人或者考秩遷滿或方伯慰薦或伐施功勞或昇其舊勲制之辭必嘉其官業賞其才藝褒其行實叙其勝績無一

古論本觀

卷之四

三

日不為之未嘗得一賢士與天子共治于四海未嘗得一賢將與天子鎮靜于二邊非求之不廣薦之不至也豈五百年一賢立世哉夫盡餅不可以充饑誦藥不可以愈病蓋無其實而有其名使之然也自朝廷及郡國諸侯之所舉皆無其實將如之何嘗試論之自文藝之流假手于人投柳于公卿之門者率不能知其偽公試之地尚復乞貸經學之子考帖之時預有歌括問義之日一席之內對者六七皆誦本疏別無新意更相救助發起義端有司但記其屬求之也以為之去留即經學文藝之謬也如是况漢世公卿大夫皆以通經對策名動天下然後登

用或居諫諍之列或處樞理之任朝廷每有水旱災沴基宇陵犯日月薄蝕必引所通經義證據以為之救殆與今日之經學者異矣若文學侍從之臣必選于切問近對之才必本于諷諫理辭之要故其文章傳之至今又與今日之辭賦者異矣郡國所選群衆千萬孟冬之月集于京師麻衣如雪紛然滿于九衢是亦相難固不可知矣諸侯所薦率皆應權倖之旨承交遊之命取其虛名奏署謂之借聽取其謬舉之說謂之橫薦凡四方表函達于中書者必可指期于清貴美秩各邦劇邑諸侯之薦士也宰執之命官豈唯平生未交于一言蓋見其姓字而已豈

古論本觀

卷之四

三

能撫實哉官達倖門易如秋草能復貴賤之別冠裳之重矣朝廷委輔相之權衡覽諸侯之章疏視其文信其人以為薦公孫弘董仲舒之學也相如牧皐之才也冉季政事之能也孫吳將帥之畧也時君既不問其貴安可不信大臣之言從而與之上下相蒙其何以濟且姬周之世薦賢者多受賞魯史有之矣魏晉之日門生故吏有罪必連坐舉主史有之矣今薦賢之賞久已廢矣連坐之典又不行矣况今之所舉非徒古者知之審取其必選取其必富貴如一死生不變之為誠明也薦其為將也覆軍擒帥代國獲地然後以為得薦其為相也富國安人

宋諸侯之朝成王之王業然後以為得今之舉也士為茲
級之漸一命一官而已他日之功過皆莫知也薦人用人之道
何以得其賢夫昔孔文舉薦禰正平以為堪任大臣有臯陶稷
契之才漢后委而棄之竟不能知其適之否臧狄仁傑薦張柬
之有宰相業武后用之為相果能克正唐祚有中興之功文舉
之薦禰衡也委而棄之仁傑之薦柬之也舉而用之豈繁吾道
之廢興豈繫層數之理亂乎然用之則如此不用之則如彼騏
驎伏櫪不能千里之步龍泉在匣孰知截玉之利悲夫用與不
用耳士之于世不可期于一人之知己者苟有知者甘心死節
古論大觀 卷十四 三十一

理當在伸明上賞連坐之典以正之奸邪攀緣之路漸將息矣
一舉之妄後當自獲其辜知有畏矣在位者斯有賢者矣有道
之士爭趨之矣

古論大觀

卷十四

三十一

廣士論

馬端臨

古之取士取于盜賊取于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賢之朝廷坐之邦國而不以為非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尺步華言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于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也而舉二盜焉

古論大觀

卷十四

廣士論

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于是非而不牽于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故何也夫古之用人無擇于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大夫之子弟飽食千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為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掃之力奔走之僮乃久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

塗多千古也而胥史賤吏多棄而不錄使老死于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史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安樂侯輩皆號為儒宗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俊偉震耀曰海者乃其賢人之出于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大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特出之可以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于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

古論大觀

卷十四

廣士論

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于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于公卿故終不肯自棄于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縱于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大戾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大戾我何望而不為大戾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為大戾之行不肯為吏矣况士君子而肯俛首為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商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

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貫忍若然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
祿之賞之勿棄于冗流之門則彼有冀于功名自尊其身不敢
苟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為章句名
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
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為長吏是使一介之
才無所出也進士制策網之于上此又網之于下而曰天下有
遺才者吾不信也



徵士論

高允

夫百王之御士也莫不資仗群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
寧漢武以得賢為盛此載藉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麴已
後宇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
盪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儒
造疇諮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
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聞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
明詔以徵玄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
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
古論本觀 卷之四 四二 徵士論

興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將集私門上談公務下
盡欣娛以為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
人周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為悲感張仲業
東臨滎州遲其還返一叙千懷齊衿千席歿之年寓情於桑榆
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歿在朝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
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
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為文二十
年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為之頌詞曰紫氣千霄群雄亂
之王龔徂征戎車屢駕掃蕩遊氛克剪妖霸四海從風八垓漸

化政教無外既寧且一偃武案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
逸嚴隱授竿異人並出疊疊廬生量遠思純鑄道據德游藝依
仁旌弓既招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
輪備遇影附劉以和親茂祖單夙罹不造克已勉躬聿隆家道
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
位不苟進任理栖遲居冲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饑
子翼致遠道賜娛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並參幕府俱發德音
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
功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群后士衡孤立內省靡攸

論大觀

卷二十四

四三 徵士論高二

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資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
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
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三李
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作傳
垂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即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
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詰時值險難常一其操
納衆以仁訓下以孝化被龍川民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稱選
聞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蕙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
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能騁說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挽燕下崇

名彰魏世事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
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簪響九畢翰飛紫冥頻在省闈亦司于京
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
靡矜于高莫耻于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為四雋
華藻雲飛金聲風振中過沈疴賦詩以訊忠顯于辭理出于韻
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胷質倅和璧文炳雕龍
耀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
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特夏漢美淵雲
越武伯度出類踰群司言秘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

論大觀

卷二十四

四四 徵士論高三

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
擢領閭閻聞名象魏蹇蹇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貴
潛符標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希龍津止分常料
幽而逾顯嶺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開弼為蕙識
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憊于式
矢不繫心得不形也即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為治
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曷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
侯生繁已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
季才之性柔而執兢局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

帝道用光邊土納慶群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賢
體襲朱裳腰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偕
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昕如昨存亡奄垂
靜言思之中心九摧揮毫頌德階爾增哀

左論大觀

卷二由

四星微法論高四

不招士論

牛希

史記以衛青為大將軍門下賓客蘇建常責其不招士青言自
魏其武安招至賓客天子常切齒夫選賢任能乃天子之柄豈
臣下之所為哉太史公亦美其慎重予竊未然之夫諸侯貢士
者在禮經一與再不貢有黜爵削地之制則當位者其可嘿嘿
乎且魏其武安之厚賓客非有賢智士也皆任俠之徒以力拊
公侯為能以權傾州縣為重如是則天子安不切齒哉蕭何薦
韓信王陵舉張敖鮑叔舉夷吾子皮任子產如有益于國濟于
時豈天子之能罪哉其後武帝詔于青問選士青但欲以富金
古論大觀 卷二由 四星微法論高四 四星不招士
費人多者皆應命賴賢大夫趙禹知其事召問其故皆聶聶然
罔審是非與土偶無別遂悉命其徒于末流中等田仁任安武
帝與語大悅皆用之若武帝常切齒不當于青之門下選士
也得田仁任安于上意亦不當罪青之門有人也武既不然
而青以為切齒然乃誣上之言歟抑唯欲聚富金多財者歟抑
怪其金帛恐招致賢彥有所費耗歟若然則出塞之功無乃幸
而成者歟

選舉論

馬端臨

古之用人德行為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宮以階清顯蓋其為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播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

古論大觀

卷二十四

四

選舉論馬一

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偽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為取士之途銓選為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為防閑檢梏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為謀蓋

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塗輒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

古論大觀

卷二十四

四

選舉論馬一

擬郡臣試近臣社稷之臣論

秦觀

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至矣忠足以竭才性之分敏足以應事物之變苟利社稷則事矯制雖君有所不從苟害社稷則伏節死義雖身有所不顧夫人莫不尊於君莫不親於身君與身也猶有時而忘之知有社稷之事而已況其它乎此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也楊子曰近世社稷之臣終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夫楊子之所以有取於四子者豈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歟料敵制變算無遺策攻城野戰前無堅敵歟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歟果在乎是則戰國之末

古論大觀

卷二十四

四子擬郡臣秦一

士一介之庸人皆可以為社稷之臣矣豈楊子之意哉方高帝之時天下初定諸將論功日夜不決子房辭齊三萬戶願封於留又勸先封雍齒諸將乃服及欲廢太子子房乃行少傅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招致四老人者以羽翼之太子以安此其所以有取于子房者也高后時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平勃用陸賈之謀深自相結卒能誅諸呂迎文帝於代而立之此其所以有取於陳平絳侯勃者也後元元平之際漢室多故子孟擁昭立宣政縣已出前後二十年海內厭服此其有取於霍將軍者也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體元祚三年宗族諸夷勃免相就國

不遠嫌疑陷於吏議幾致顛覆平多陰禍至孫而廢掌雖親貴終以不侯子房雖無三子之過然不能為漢制禮作樂追迹三代之隆以聖人之道樂之皆未得為全人也故曰終之以禮樂雖然四人者或氏而字之或氏而名之或爵而名之或氏而官之何也此蓋楊子之深意春秋之大法也春秋之法雖貴而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然而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若子因此苛以寄褒貶焉氏者別其所自出也字以言其德名以言其體爵以言其功官以言其業張子房以智蓋言其德也故氏而字之陳平以無恨蓋言其體也故氏而名之絳侯以勇蓋言其功故爵而名之霍將軍以勇蓋言其業故氏而字之曰人者子房最優故獨字之絳侯勃為下故獨不氏焉嗚呼不如是何足以為法言

古論大觀

卷二十四

四子擬郡臣秦二

學校論

馬端臨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敘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

古論大觀

卷之四

五 學校論

治之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為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况榮途捷徑旁午雜出益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為

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表理亂之故矣

古論大觀

卷之四

五 學校論

學校論

許謙

三代取士于學校為致治之術後世養士于學校為飭治之文治道所以不同者在于學校廢興而已昔者聖人有高世之慮絕人之智舉天下而經綸之以謂非人材不足以為治而衆人者非教誨鼓舞之不足以成其材此學校所由興也自閭里之塾至于黨庠術序國學教以三物造以四術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紂惡其教之也詳而取之也嚴是故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用者無不材之士以天下之大付于人理之而資求備于學校故學校者為治之源也聖人百世之師事不師古而徒曰我善為

古論本觀

卷三

學校論

治而不本于學校不法于三代吾未見其可也嬴政破滅吾道非毀聖賢銷簡編而尚鋒鏑左仁義而右謀詐遂使百世不復見三代之善治者秦之罪也秦不足道也繼秦之後足以有為之時屢矣將大有為之君時出而習聞其說樂為其所為設科擇人而不取于學校其流至于以文辭翰墨取天下之士亦陋矣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非獨一秦也魏晉以變詐攘奪得天下烏足以知此陵夷至于隋俗益薄而偏益滋道日喪而文日勝雖或開學校聚生徒養之不能用教之不法古唐宋立學備郡縣得其名未見其實大抵失于養士以飾治爾夫天下之人

皆習今而厭古以王目之所迫者為常一旦捨其舊而則將驚駭眩瞀而不知所止事之既失不遠而復何也陳三代之法者固秦之罪須三代之古以救秦之弊者實漢之責東都光武起自諸生故功成而興學明帝尊敬師傅臨雍拜老開學館招經生近古為盛亦不過舉祖宗之舊法未能復乎古也其責豈不在西漢乎高祖馬上得天下開關百戰之餘繼以亂臣叛將承踵接武弓不及絛甯不及免已入于長陵之土矣况以溺冠慢罵之資輔以叔孫通綿繆園莽之學責人不可求備也文帝時天下衣食足可以施仁義而謙退未遑惜哉然則使百

古論本觀

卷三

學校論

世無善治者漢文之過也武帝舉遺興禮置博士弟子倡為章句訓詁之學宣經濟之道哉聖人之教于此蓋矣嗚呼或者以為湯舉伊尹于野高宗舉傅說于徒文公舉太公于釣豈必皆學校曰人生自八歲皆入小學及十有五年選其俊秀者入大學以養成之學校之外豈有遺材乎如伊傅太公之倫學成而隱者也堯之舉舜也何如曰周唐之學其詳良不可得聞而堯舜性者也亘古今一舜耳當此之時北屋可封則其教化亦可知典禮樂至周而大備非聖人之自私也理也勢也吾故曰為治者不本于學校不法于三代未見其可也

儒林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論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禮作幽厲微而禮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政孔子聞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而詔三月不知肉味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泯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

古論本觀

卷十五

五十四儒林傳

居衛子張居陳瞻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咸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抱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成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幸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

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漢高皇帝詠項藉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士具官待

古論本觀

卷十五

五十五儒林傳

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賈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儒林論

班固

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黌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其耆民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聲悅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推所謂說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

古論大觀

卷三十四

五 儒林論

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疆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也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析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撓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厲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其將有意乎

儒林論

范曄

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黌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其耆民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聲悅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推所謂說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

古論大觀

卷三十四

五 儒林論

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疆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也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機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析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撓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敤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厲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其將有意乎

氏族論

柳芳

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諡為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尼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諡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鳥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粲然衆矣秦既滅

古論本觀

卷十四

五九氏族論

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脩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豳韋齊桓晉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既絕後嗣蒙其福猶為疆家漢高祖興徙故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衆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

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於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講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常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寶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為之制凡

古論本觀

卷十四

五九氏族論

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卿即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又詔代人諸胄初無族姓其後陸奚于下吏部勿充狼官得視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為右姓齊浮屠屠墨剛類例凡甲門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為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為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為右姓路氏著姓畧以盛門為右姓柳沖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為右姓不通歷

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為四姓加太原王氏彌五姓蓋不經也夫文之弊至于尚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詐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無衣冠人無廉耻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恭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婭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畧仇讎

古論本觀

卷十五

六

氏姓論

慕榮華尚貴戚者狗勢利亡禮教四者俱敬則失其所尚矣久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為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懼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卿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彊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厚則鄉黨之行脩鄉黨之行脩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興乃可與有參矣

氏姓論

林德順

子長之序司馬氏所出也其先司馬適晉後復奔魏子雲之序楊氏所出也其祖食采晉陽後為陽侯二公之序詳矣然按之春秋隋會奔秦後自秦入魏而還晉豈有自晉而奔魏之理則知子長之說也妄考之張衡言晉士大夫食采於陽為楊氏食我而罪而楊氏無有所謂陽侯者則知子雲之說也疎嗚呼子長子雲漢大儒也所序又復自姓也本末源流錯謬無據愚欲以一已之見而論他人之譜牒難矣哉雖然亦不可不論也古者姓氏之權出于上故姓氏易明後世姓氏之權出於

古論本觀

卷十五

六

氏姓論

下故姓氏難考夫為齊為魯為宋為衛賜氏以國也為戴為武為宣為穆賜氏以謚也賜氏以官則若司冠司馬賜氏以爵則若王孫公孫賜氏以字則若孟孫叔孫賜氏以居則若東門西門三鳥五鹿以志賜也巫氏匠陶以事賜也籍談之籍以其司晉之典董綠之董以其司晉之史凡此皆上所命也自夫王制不明私意妄改往往有紛錯繁錯之失嗟夫表功德厚親族者姓也制婚姻明人倫者姓也其可輕乎哉知子之後去邑而為朱氏刑叔之後去邑而為千氏疎氏至東晉去是以為東橋氏至周文帝去木而為喬此以字而訛其姓也夏啟封支子于莘

而其後為辛氏周武王封號叔於西郭而其後為郭氏步搖氏訛為慕容氏訛而為稽此以聲近而訛其姓也趙奢因封馬服君其後轉為馬氏田千秋因乘小車其後轉為車氏京房本李姓也推律而姓京陸羽不知所出也筮易而姓陸慶純因避安帝諱轉為賀氏禿髮賀以魏太武謂與同源轉為源氏楚人以項籍之故而易籍為席閭人以王審知之故而易沈為尤是數者非更姓之私乎灌孟本張姓也為灌嬰舍人而冒為灌氏員疑之本劉姓也募伍員忠烈而冒為員氏李元諒本安姓也養於閭尹而冒為陸氏衛青本鄭姓而冒姓衛鄭注本魚氏而

古論大觀

卷之四

六三 氏姓林二

冒姓鄭是數者非冒姓之偽乎切嘗深究其弊自族別而為姓姓別而為望望別而為房故姓多則訛其族望多則訛其姓房多則訛其望必然之理也今夫劉氏一族自堯陶唐氏至秦為劉氏而其姓有六媯氏一族自舜別為姚氏至齊王建之子別為王氏而其姓有四若是則姓多而訛其族杜氏一姓自枝伯之後為杜城杜氏王赫子威之後為濮陽杜氏一姓而五望張氏一族自常山王耳之後為河間張氏至唐相亮為鄭州張氏一姓而十望若是則望多而訛其姓清河崔氏一望而三房陸崔氏一望而四房趙郡李氏一望而六房隴西李氏一望而

四房若是則房多而訛其望甚者夷狄之部而冒中國之族臣下之卑而同天子之姓尊卑混淆貴賤無別尤君子所不滿者知遠之劉出於沙陀部人能無累于劉累之後敬瑭之石出於西夷部種能無累於石蜡之後此夷狄之僭也嬰敬以漢帝賜氏為劉安抱玉以唐帝賜姓為李此臣下之僭也嗚呼王制不明私意妄改其弊一至於此歟惜哉噫訛知我朝先正嚴於氏姓之別乎希文少依母氏冒朱姓已稱朱學究也既長知其世家泣徙范氏嗚呼其視滕公隨外家而姓孫所見遠矣武襄遠祖狄梁公已有誥身可驗也公以一時遭際不敢浼梁公之後

古論大觀

卷之四

六三 氏姓林三

嗚呼其視郭崇韜哭子儀之墓所得多矣若夫司馬之呼聳聞大遼小范之稱驕動西夏則知姓氏以人物而榮子厚無行有玷卽公京下儉人借名端明則知姓氏以人物而辱或榮或辱皆由人物彼區區改姓冒姓何益哉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五卷 收治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沈一夔司韶甫編次

政論 范曄

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畧歸乎寧固根柢華易時散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爭嘗試妄論之以為世非胥庭人乖轂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與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古論大觀 卷二十五 一政論 明居晦回沈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黜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楚衣服戒在窮賒疎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歛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未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與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錫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費能納太叔致猛政之張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猶重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夫數子之書當世失

得皆突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東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極各管其極理畧可得而言與

古論大觀

卷二十五

三政論



政論

崔寔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

古論太觀

卷十五

三

之效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支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事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束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開於時權安習時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荀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者

能耻策非已舞華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以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

古論太觀

卷十五

四

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通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鞅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

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損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撻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宜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苛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

古論大觀

卷廿五

五 政論進

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

新論上

蘇 轍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誅治以為亂不援亂以為治援亂以為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為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之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僥倖也故莫若言天下之勢試請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為大則曰無亂為異則曰有變以為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為以為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

古論續觀

卷廿五

六 新論上

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悵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畧富彊之利是為治之具而非為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為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為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感有以相弔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其間

古論精義

卷五

七

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為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饑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除害之術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齟齬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為治之地而聖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

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故天下雖亂至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為治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江湖幸而無振風之憂則悠然惟水之所漂東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焉先之齊威用管仲辦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相地而征山林川澤各致其時陵阜陸墜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立

古論大綱

卷五

八

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於天下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財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援能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然後定襄王王叔宋衛大敗荊人於城濮追齊威之烈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產用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符堅而其國皆以富彊是數人者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為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為地者一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

是二者不可不察也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亂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累備而未極賢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亂之間也徘徊徬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無所為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古論大觀

卷十五

九新論中

新論中

蘇轍

治國而為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為虞舜其次為曾閔而其次猶得為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蓋自其得為良人以上至於為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為生者子耕於田婦織於室養其雞豚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為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為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於為國而豈獨

古論大觀

卷十五

十新論中

無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為步畝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餘弊也當戰國之彊諸侯無道然孟子亦以為有王者起今之諸侯不可盡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為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為唐由此觀之則夫享國之長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長短薄厚然長不得地則無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為者舉而就之可也當今之世祖宗之法或具

而不舉或簡畧而不備具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畧而不備是地有所廢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為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之自五代以來疆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晉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以為安者惟無疆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盡忘其餘故嘗以為當今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媮惰苟且不治其事日已敗而上不知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則出之

古論本觀

卷廿五

十一

有限而用之無極為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亦之以其所欲為是故興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奔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況求以馳騁於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為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為和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為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無他患難而唯西北之為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為治之地既成賂之則為漢文帝不

賂則為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為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天下之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曰是養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釋其楫而聽水之所之旋於洄洑格於洲浦以為是固然也其為無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時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凜然在矣公卿之欲有為以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也故為之說曰居之以疆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為言不果者不可以疆力

古論本觀

卷廿五

十二

雖疆而輒為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為是三者則足以排天下之堅強而納之於柔懦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敢惟不能為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疆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為治之地為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新論下

蘇轍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子為國正其綱紀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墮其三都誅其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賈男女別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為是國也必舉之以為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可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為能為其地而未深矣遠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

古論大觀

卷之十五

新論下

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蓋亦嘗言之矣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與戒國繼絕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為政而未足也故繼之曰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為既成而後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為有此具也君子修身無所施之則不立治其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無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為無過惟無暴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弗先民時若以為如是而可以為治也夫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為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為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為古之人欺我雖有為之者蓋勉強而為之也夫苟不欲而強為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踈夫以不信之心行日踈之道以治無以為之地之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為治之地為治之地既立則身脩而天下可化也

古論大觀

卷之十五

新論下

政體論

荀悅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疆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德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陟降膺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群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為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矣教者陽之化也法者

古論本觀

卷之五

十五 正體第一

陰之符也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泄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五德不離六節不悖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暨庶績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惟先詰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

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孰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覲以善雖使禹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闈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

古論本觀

卷之五

十六 正體第二

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忒惑外無異望慮其嗜去微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

急則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也

古論大觀

卷五

征體前三



政典論

劉秩

自漢以降雖封建失通然諸侯猶肯就國今封建子弟有其名號而無其國邑空樹官僚而無蒞事聚居京輦食租衣稅國用所以不足也按文中子後序言太宗嘗讀周官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然則詔羣臣議封建必是時事也後之儒者往往追恨當時諸臣不能將明英主之美意使生民復建三代之治以為遺憾愚嘗竊論之以為必能備究古今之事情然後可以斷其議論之是非法制之得失蓋封建一事漢以來未嘗廢也然行之輒利少而害多其故有二一則不能存三代之公心二則不能存三代之良法公心者何昔文武成康之衆建諸侯也有德有功者則畀之初未嘗專以私其宗親雖曰兄弟甥舅之邦然所封皆極一時之選若其果賢則微子尹東夏蔡仲君蔡邦雖仇讐不廢也若其不賢則管蔡為戮五叔無官雖同氣不恕也至漢則私且忌故始則勦滅異代所建國而盡以畀其功臣繼則勦滅異姓王盡以畀其同宗又繼則勦滅疎屬劉氏王而盡以畀其近親而其所建置若邊若長之徒初無功德足以君國子民特以其近親而王之故不旋踵而犯上作亂墟其

古論大觀

卷五

政典論

國而殞其身矣蓋有先王之公心則其弊不至於此良法者何
昔先王之建邦也上有方伯連率下有公侯伯子男小大相維
尊卑相制如公侯受封之地雖多而制祿不過十倍其卿成國
不過半天子之軍名山大澤不以封必賜弓矢然後征必賜珪
瓚然後塗有巡狩有述職有慶有讓綱紀未嘗一日廢也若漢
初諸侯王則畀以大城名都連數千里未嘗為分限山澤蓄積
在其國者不領於天子之大農五嶽四瀆在其國者不領於天
子之祠官故為諸侯者一受封之後即自負其富強據山煮海
招納亡命擅爵人赦死罪天子不能訶謀臣不敢議所以縱恣

古論本觀

卷五

七

之者如此及景武之後則作左官之律嚴附益之法吹毛求疵
積毀消骨所以猜防之者復如此蓋方其縱恣也則畏之有同
乎敵國及其猜防也則抑之不啻如謫徙矣蓋有先王之良法
則其弊不至於此由漢而來有天下者未嘗不王其昆弟子姓
而名之曰封建然其得失與漢無以大相遠蓋其初也惟務私
其宗親未嘗有擇德而授之意故有國者不皆可使南面之人
而復不能固結之以恩義繩律之以法度故仁恕者則流於縱
恣西晉是也剋核者則過於猜防曹魏是也而晉魏皆以亡是
豈封建誤之哉先王之意之法不存而強慕美名則適足以為

禍亂之階耳唐太宗亦好名之主然審時重已固自不能存
王之心而行帝王之事矣故刺史世襲之詔不久而遂停而當
時諸臣雖以魏鄭公之賢亦以為事雖至善時即未遑而有五
不可之說蓋其度之審矣如顏師古之議欲封建與郡縣並行
王侯與守令錯處則漢初已嘗如此至景帝令諸侯王不得治
民補吏而漢置內史以治其地則封建之地悉為郡縣矣蓋古
之所謂諸侯即後之所謂守令然自漢中葉以後王侯之與守
令始判然為二承流宣化而實有治人之責者守令也食租衣
稅而但襲茅土之封者王侯也今欲封建則凡王侯受封之地

古論本觀

卷五

七

必盡廢內史之官即付之兵民之任而後可但恐恣縱專擅犯
上作亂復如漢初之寧容之則廢法而貽子孫之深憂誅之則
傷恩而失封建之初意矣又況魏晉以後王侯多是虛封有三
分食一四分食一五分食一者人有非其境內之地而遙封者
如元魏之以會稽蒼梧建鄴丹陽等郡封其臣為公侯之類是
也蓋戶封既為虛名則受封者之俸祿必仰給於縣官而出納
之各有不能免於是遂有虛食真食之異今欲盡復舊制則
王侯受封之地其戶邑之人必令盡捐以予之地既既分租賦
隨之京師府藏頗鮮無以供國之用非若上之利也又王侯

於所受封之郡邑既無撫字之責而徒利租賦之入於是一意
侵漁不顧怨讟為封戶者甚於征刑非百姓之利也又所謂王
侯者非子弟即勳臣素號名貴人華屋玉食之奉於京師為宜
今使之塊處外郡朝不坐宴不預憂讒畏譏此絳侯之所以恐
懼長孫司空之所以怨望然則又非受封者之利也夫封建者
古帝王所以建萬世之長策今其公心良法一不復存而顧強
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則不利於君中則不利於臣下則不利於
民而方追咎其不能力行此書生之論所以不能通古今之變
也

古論大觀

卷十五

牛僧孺

辯名政論

牛僧孺

史記商鞅見孝公以為鞅說之以帝王道公曰安得待數十百
年以伯說之欲而未能以強國之術說之而公甚懼也似云強
國非帝王之道又若云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百年余愈恐後
之為政者捨強國富人而別求帝王之道則潰然無指歸矣
請權而論之且君道無定名便國利人則君之道也然予非謂
鞅之政必可以強國富人也而鞅之傳曰令不十年而人大悅
家給而人足怯私闘而勇公戰予則不知皇帝王伯捨此何為
君道也且帝如軒轅虞舜乎斬蚩尤而華有苗是不欲強其國
也

古論大觀

卷十五

牛僧孺

歟王如夏啟周文乎滅有扈而伐有崇是不欲強其國歟伯如
齊桓晉文乎脩寓政而蒐彼廬是不欲強其國歟况秦之患者
六國若不先富其人未強其國又可以高枕無為而成君道歟
况皇帝王伯同位而異名者也孰謂皇帝之名優乎哉王伯之
名劣乎哉君人者當務乎道適時不務乎名飾位也故捨名而
就時者日昌捨時而就名者日亡宋襄之亡慕伯之名而失時
者若使秦居六國之衡不先富人強國而別求皇帝王伯之道
予謂就帝王之名而失時者又安得君於天下乎嗚呼天地不
分于皇人帝人王人伯人政利於人皆君也秦始可以弱其國

而有天下皇矣乎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既庶矣繼曰富之若此則天子之政亦先強國富人也庸可謂夫子之道非帝王之道歟又曰如有用我者葢月而已可也若如此又不可謂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百年也或曰子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百年亦可勝殘去殺矣如此則帝王之道久而成者也予又不知其然矣且堯之有道乎生丹朱焉舜之有道乎生商均焉則堯之道宜成於朱也舜之道宜成於均也又何堯舜之道未成於身而不成於朱均之世也且危邦之人思治甚於饑人之思食也若以數十百年之道導危邦是猶強彘嘉之食遠其

論大觀

卷二

論名教

期而給饑人邦危人若此何以安之乎飽之乎予故曰政有富生人強國家皆安得不謂之君道也不知皇帝王伯之名升降也又不知數十百年而成何待也

治體論

陳謨

為大者不屑於其細而事之非甚迫者君子不枉已以從之也今夫千金之家必不肯為負販之所為詩書之後雖其甚要終不敢鬻先世之圖籍何者所傷者大也夫位者姦之窺也名者孽之招也揭二者而制于上巍焉而尊確焉而公圭芒崖府闕焉而不露是以無所於窺而無所於爭如操其柄而棄用之齟齬焉與民相貸於尋常彼習其勢之輕也則誰不欲如上之所為欲而不得則不肖之心誰憚而不發嗚呼計天下者豈不顧區區之小利而深防乎燕隅之際者以此昔鼂錯之為漢謀也

論大觀

卷二

治體論

募民入粟以授爵免罪夫上之獲利以佐國也下之脫禍而去刑也一舉而二利從至便也而識者每不可曰長慙而壞法也儒之論大抵迂濶而不切時變然使稍知禮者觀之逆指其弊則寧不食而死無寧貿貿然以自蹙也今天下無遠慮徇一切而忘大軀也淫酒者先王所禁今反勸焉崇斧鑕之養盛醪醴之設白晝大都之中列娼優且隲帝耀市人而招之曰吾酣爾吾色爾此甚可愧也負乘者聖人所戒今反誘焉閭巷之子僧賈商俠輕剽以逐什一之利輩流所不齒國家捐告身而委之曰吾官爾吾祿爾此甚可惜也問其然曰利之也豈惟是哉牒

數萬以斃天下絲粟之入耳興異端耗生齒不恤也楮數十以
權有無月之智耳長奸民驅桎梏不顧也夫伐冰之家不與
民爭利而詭遇以獲禽善御者所羞為至於朝廷獨安為之既
其細而忘其大愚恐天下之窺且爭也一二年僅有寢者以今
用度而歆盡革是甚難也然今之言治者動皆歆堯舜其君王
反革其所為中才以下有不敢刮目焉然則去其太甚亦當柄
者之所宜講者也蘇子曰使管仲而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
體豈不為之寒心哉作體論

名治論

唐 李

古者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治故曰夏后氏尚忠商人尚質周
人尚文雖聖人之道不可以名言而施之政事必有稱號可指
非但王者如此而一國之治亦然故曰周公治魯尚齒而親親
太公治齊尚賢而尊貴自是以來漢唐之臣議論之所及未有
不明當世之治體而識其面目者故漢世每以襍伯自名而晉
人亦云以道勝寬和為本今宋之為政久矣其所尚者何也士
之通經術知古誼者不為不報日夜講究治道以游於世者亦
不為不熟其所稱引動以宗周為言而問以當代治體則茫然
不知所以名之惟其無得於此是以有慕于彼愚誠不自揆蓋
嘗妄論之矣履不必同要之適足治不必同要之適時故成周
之治任人而我國朝之治任法任人者非不用法也以人為本
而輔之以法任法者非不用人也以法為本而行之以人自古
法無全是亦無全非而人之忠佞智愚賢不肖至為遠絕故任
法之世無甚利亦無甚害而任人之世非大治則大亂矣周時
公卿不過數族周召毛原執政至數百載不絕今之大臣更出
迭入遠者十餘年極矣近者朞月而已雖無累世輔弼之利亦
有資壽之害矣周之諸侯既錫以土宇則刑賞生殺之柄

乘舉以委之今郡縣之權不過鞭朴爾過此亦往則相顧而議
法矣雖無藩屏形勢之利亦無戰爭侵奪之害矣周時任官又
考論人物謂之量才度德今不然矣以資歷為高下以注籍為
先後揭闕于道應法者得之雖無為官擇人之利亦無好惡徇
私之害矣周時取士使之自推擇謂之鄉舉里選今又異于此
矣蓋自國初以來三易取士之法然要之不離文字糊名易書
暗考而明取之雖無出長入治之利亦無毀譽比周之害矣其
大略如此故周之盛熾者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典章文物之盛
信有以絕人而晚節禍敗亦足以稱此今國家受命百五六十
年論大觀
年問海內晏然如一日者此任人任法之效也昔者李勣為將
無大勝亦無大敗薛萬徹非大勝即大敗而近世論將未嘗不
以英衛為先然則今之所得多于成周矣明矣而士子歎然不
足爭說人主以成康之隆而不知國朝規摹處置所以成就天
下之勢者固已如此非獨不知國朝亦復不知成周矣何則人
有情而法無心情之所在恩怨以之其無心者漠然而已今日
欲成康乎則必脫畧文法而一切任人夫以天下之大利而索
之於繩墨之內是猶以李勣之節制而求萬徹之奇勝終不可
異然與其蹈萬徹之險孰若李勣之持重足任也哉

思治論

蘇軾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
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勸三則去之矣今
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為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
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若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
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
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一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
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一年之間下之所
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
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
後重之以西蕃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
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一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
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
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功課吏之法壞
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無入五六十一年之
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
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
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思治論

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為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為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資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為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華吾必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財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始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歛之臣則以貨財為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先

定也用舍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費糧而假弓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彊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為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為未可及其以為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彊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彊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

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劔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為吾劔天下莫敵也劔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瞶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艱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櫻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六姓之疎以

古論本觀

卷三

三

為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為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西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為既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行之事其事又非所有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

收歟故為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於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可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故多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

古論本觀

卷三

三

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為衆於天下為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從衆歟怨而不可行者莫若臧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

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為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苟知此三者非獨為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古論本觀

卷五

十三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耻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耻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耳之而王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子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為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而從枉夫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古論本觀

卷五

十四

制度論

荀悅

先王立政以制為本三正五行服色曆數承天之制經國序民列官布職彛理品類辨方定物人倫之度自上已下降殺有序上有常制則政不煩下有常制則民不二官無淫度則事不悖民無淫制則業不廢貴不專寵富不獨奢民雖積財無所用之故世俗易足而情不溢姦執不興禍亂不作此先王所以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立德興功為政之德也故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本傳曰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已下至于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死生之制各有準品小不得

古論大觀

卷廿五

五刑度第一

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有序而民志悉定于是裂土地之宜教之種殖畜養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斤斧不入于山林豺獫未祭羅網不布于野澤鷹隼未擊罝弋不施于蹊隧既順時而取物然而山不槎蘖田不伐天豚魚鴈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蓄阜庶物畜足功用如此之備然後從四民因其土宜任其智力安其居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及至周室道衰禮法隳壞諸侯刻鵠丹楮大夫山節藻稅其流至于士庶莫不離制度稼穡之人少商賈之人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遲至于桓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

國異政家殊俗奢靡不制僭差無極于是商通難濟之貨工作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倍實而要名姦夫犯難而求利篡殺取國者為王公劫奪成家者為侯伯禮義不足以制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本土被文繡犬馬饒菽粟貧者短褐不完食䟽飲水俱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隸猶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執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隨理不免乎饑寒之患其化自上興由法度之無限也故易曰君子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立制度之謂也

古論大觀

卷廿五

世不制度第二

王霸論

荀卿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
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
有之不如無之有也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
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
也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
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故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行一
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櫟然扶持心國且若是
其固也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為布陳於國

古論大觀

卷五

王霸論

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群臣而首嚮之者則舉
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國定國定而
天下定仲尼無置錫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著之言語
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
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
使襲然終始猶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下之間也豈
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齊國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湯
以毫武以鎬皆百里之地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
從服無他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德雖未至也義

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畧奏矣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
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陳雖觀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
雖觀利敗不欺其與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
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霸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
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勞逸謹畜積脩
戰備齟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
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殆殆中國無他故焉畧
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
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

古論大觀

卷五

王霸論

求大利焉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
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
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
亡齊閔薛公也是故用強齊非以備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
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故強南足以破楚西足
以誣秦北足以欺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言其稿
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無他故焉
唯其不由禮義而由謀權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
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

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不可不善為擇道
然後道之塗歲則塞危塞則亡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何法
之道誰子之與也故道王者之法與王治之人為之則亦王道
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
為之則亦亡道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故國
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
非變也改王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
千歲之固何也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
信士為之也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

古論本觀

卷五

元

歲之法自持若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
則王與端誠信金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
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
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然則強國榮辱在於
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如是者強
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已者之用如
是者危削暴之而亡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暴大而王
暴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卹親疎
不卹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

義安不卹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已者之用夫是之謂小
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也
亦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國無
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
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故錯之而人莫能誣也詩云如
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此之謂也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
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
目也豈不哀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

古論本觀

卷五

平

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者有綦具
無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苟樂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
有治辯強固之道焉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
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
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
其中闇君者必將荒逸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必至
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
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
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賈日而治詳一日

而曲列之是以所使夫百吏官人爲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御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減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

古論本觀

卷三十五

聖王霸

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使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道足以一人而已矣彼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他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

脩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民矣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民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矣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羿鏼門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鏼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至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簡其爲事不勞而功名致

古論本觀

卷三十五

聖王霸

大甚易處而甚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為難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榭甚高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名聲若日月功積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影響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

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草萊焉形體好逸而安重閒靜莫愉焉心
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乘而有之畢罕天下而
制之若制子孫人苟不狂惑慙陋者其誰能觀是而不樂也哉
欲是之主並肩而存違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
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幸職而妬賢
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三胡不廣焉無恤親疎無偏貴賤唯
誠能之求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禹舜
還至王業還起功一天下名配禹舜物猶有可樂如是其美者
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頭

古論大觀

卷之三

四三王制

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
為可哀甚於衢塗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無國而不
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
無國而不有願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
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一
而土下一而亡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願其俗美而四者齊天
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
故湯以亳武王以鎬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
之屬莫不服從無他故焉四者齊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勢

古論大觀

卷之三

四三王制

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是無他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
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
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蒙末則
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
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然後皆
內自省以謹於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然後
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
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其已而正矣若
出若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
分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
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尺寸尋丈莫得
不修乎制數度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
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
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政本
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
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
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
也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

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且卑者五霸齊桓公
閨門之內懸樂奢泰游玩之修於天下不見謂修然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為五霸長是亦無他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
者之要守也知者易為之興力而功名素大舍事而孰為也故
古之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
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
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治國者分已定則主
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各謹其所見不務
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則雖幽間隱僻百姓莫敢不

古論大觀

卷五

四十五

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
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治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
能當一則百事正夫無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
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
又務正百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影
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
務正百是悖者也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
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者論
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蕪履之蕪炤之以觀其盛者也相者論

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
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故君人
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用成國

古論大觀

卷廿五

四

五

述救論

王符

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數救贖放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真不避強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救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然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與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

古論大觀

卷廿五

四七 述救論

一概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觀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順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桎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

也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于衆而能自媚于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博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顧哉論者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謂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符竟不仕終于家

古論大觀

卷廿五

四人述救論

改元論上

吳萊

先王之始得天下也必明一代之好尚以新斯民之耳目開改
正朔矣未嘗聞改元也然則商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者何
哉曰是直史官紀述之常跡耳將以志人君之在位久近者也
非王者以是為重事也後之說春秋者乃欲以改元為重春秋
之初周平王立四十有九年而魯隱公又改稱元年藉令重在
改元何不襲稱王者之年僂數而明詔於人哉抑以周公之商
且僭改之也苟或僭改必宜誅絕於夫子之筆削又及從而書
之獨非撥亂反正之道乎蓋自古未嘗有改元為是說者特出

古論太觀

卷二十五

四九

於戰國秦漢之間周之既衰秦與列國爭稱王其初即位時獨
以諸侯之爵行國中國人皆稱之曰公及後以王自稱史官欲
少異之明其稱王之始故曰某王改元是豈班班然播告於其
國者哉徒以書之載籍而已耳何則秦惠文王孝公之子也立
十三年矣十四年乃稱王而秦史改元魏惠王武侯之子也立
三十六年矣三十七年乃稱王而汲冢竹書亦改元又十六年
而後惠王卒非改元也明秦魏之始稱王也此殆為史官者自
志其國之事猶春秋之於魯史也求其說而弗得又大惑焉且
謂西伯在商紂世亦嘗稱王亦嘗改元其兆特因戰國之秦魏

秦魏豈果以改元為王者之重事哉說者恒曰為國君者即位
之明年必告廟以臨群臣然後改元然以之言告廟則可臨群
臣則可以之言改元則未可國君嗣位定於初喪先君之終即
嗣君之始若曰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特臣子之情不忍遽
死君父故居喪自稱曰子國內民人之心繫之久矣將為史官
者以先君之薨年不得便為嗣君之始年始待其明年告廟之
際乃次第以書之如太甲祗見厥祖而元祀之文著於商訓也
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書之以年則又繫於
一國之君是皆有不得不然者也故曰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
然則何以變一為元杜預曰人君即位欲其跡元而居正故不
言一年一月此說善也而後之說春秋者自異焉亦不合於春
秋矣

古論太觀

卷二十五

五



改元論下

吳萊

為春秋者曰惟王者然後改元東周之遷王政不行諸侯亦皆改元近而宋魯遠而晉楚下及邾莒滕薛雖小國莫不皆然魯或以是而改曆晉或以是而改正朔秦或以是而創閏月此又似是而非者也太史公三代本紀有三代表徵尚書尚書無年故年不可載乃以世紀之十二諸侯世家有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共和以下徵春秋左氏內外傳秦始皇以上徵戰國策皆有年故既以世紀之又以年寔之然或已失其世系失其年代失其名爵矣且先王之世有小史外史以掌邦國四方古論太觀 卷廿五 五一改元論下吳萊

之志諸侯無私史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至東周而後有是故十二諸侯之年始可得譜然不可得譜者亦多矣燕至惠侯而始有君秦至穆公而始有名楚至若敖而始有年滕薛騶雖文武之衰大封小不足齒他大國當西周之盛亦徒紀之以世而已近者詳遠者略也非必曰以周之衰而諸侯各自改元推春秋之義此尚得為大一統乎蓋古之王者無改元惟用舊歲季冬頒來歲一二月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至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東周既不頒曆故魯亦作私曆猶私史也若諸侯因自有日御矣秦以僻陋之國邊在戎夷於是始有

史官始創閏月則猶魯曆也然三王之正不同而獨夏數得天商周革命且改正朔以示不相沿襲巡狩承享丘農田獵猶自夏為故周官有正月有正歲正月夏正正歲周正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漢家竹書雖用夏正以紀晉事抑何嘗有改元之說哉若曰東周諸侯皆改元則此晉事上起陽叔陽叔晉穆侯少子成師也別封曲沃是時文侯昭侯猶在陽叔比晉一大夫耳無緣改元特武公卒併宗國不數文侯直推陽叔以繼穆侯徒志其始封與卒年也太史公漢興以來諸侯世表高祖功臣侯年表類于每國書某王元年某侯元年方天下大定奉漢法度古論太觀 卷廿五 五十一改元論下吳萊

行漢年號固也又况孝武新建元而輒自改元可乎淮南鴻烈亦稱淮南元年許慎註云淮南王安始封之年也特為史官者欲著每國之名爵年代世系故一以是書之非改元也考之於漢者如此則可見東周諸侯之必不然矣

救日論

劉敞

春秋左氏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又曰非正陽之月不鼓臣以為過矣夫聖王所甚畏而事者莫如天天神之最著而明者莫如日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天子則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朝非慕為迂闊而塗民耳目也明其陰侵陽柔乘剛臣蔽君妻凌失逆德之漸不可長也如是則災救矣不救矣畏矣不畏矣丘之言使諛臣依以諂其君邪臣資以固其身臣請辨之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則二分已安在其不為災者歟夏書

古論大觀

卷十五

五三救日論

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也安在其不鼓者歟由此觀之日食之必可畏必當救也無所疑矣夫諛諛姦邪之臣出則朋黨比周以遂其私入則諛偽欺罔以濟其欲罔日夜無湏臾之間唯恐君之覺已也日有食之是將喜焉庸肯斥言災異以儆於上哉是以或至於夷陵而猶不寤魯季孫漢張禹是也昔者季孫意如之專魯知日食之為傷其君而不憂也卒逐昭公張禹之仕知日食之為害國而不告也卒成王氏嗚呼變所從來微矣為人上者可不察哉可不察哉

天爵論

柳宗元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于其躬倬為至靈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于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于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于人也為明德之者爽達而先覺鑑照而無隱胞肫于獨見淵淵于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為天之用恒久為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焉是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于人猶陰陽之于天也仁義忠信猶春夏

古論大觀

卷十五

五三天爵論

秋冬也舉明離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者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奇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後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其奪則庸夫矣投之于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恒受于天者也嗚呼

後之學者盡力于所及焉或曰予之所謂天付者若開府庫為
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五十五

調燮論

胡炳文

人皆曰燮理陰陽為宰相事然舉世第能道其辭迄不知陰陽
何術可以燮理接書之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蓋周之三公
即今宰相而漢丞相乎亦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歷
後又有災異免三公之制世俗所云蓋本諸此竊嘗即是以思
宰相所以調燮者非能旱焉而使之雨雨焉而使之暘要不越
盡人事以來天地之和而已矣夫天之與人若判然而其相表
裡蓋政事順則民心順四時順則天地之氣順天地氣順則陰
陽從而序矣若乃怙勢立威挾權縱欲惡人異已誦佞是親於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五十五

所言者不言於所救者不救上下相蒙惟務從命如此欲望民
心順陰陽之氣和難矣大抵天道之災祥視民心之苦樂民心
之苦樂視政事之失得政事之失得視宰相之賢不賢昔丙吉
舍死人問牛喘自以為得體殊不知天道逆順當於政事觀之
固不在區區一牛之喘與否也昔與冰為相或謂天文虛度宜
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求之此言可
謂簡明切要深得宰相之亂者矣為政事修整雖陰陽之和
應乃天道之變也又何慊焉為政事靡焉於而不理雖禎祥
集而風雨時若顧敢以為治乎嗚呼九為相者誠能以是求之

樞密論

徐彥伯

書曰唯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又云齊乃位度乃口易曰慎言語節飲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千里違之禮亦云可言也不可行也君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言也君子不行也嗚呼先聖知言之為大也知言之為急也精微以勸之典謨以告之禮經以防之守名教者何可不循其詁訓而服其糟粕乎故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也動則物應物應則得失之兆見也待之者江海比隣失之者肝膽楚越然後知否泰榮辱繫於言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心之志也身之文也既可以

古論本觀

卷三五

五十八

濟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鑠其心右階銘其背南容三復於白珪殷子九疇於洪範良有以也是以椅據瑕玷詳黜躁競審無恒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利生於口森然覆邦之說道不由衷變彼如箚之刺可不懼之哉其有識暗邪正思慮微形破金湯之簞伐禍亂之根用咕囁為雄辯以號呶為令德至若梧官問答荆齊所以奔命韓魏加肘知伯所以危殘蔡侯絕息媯也亟招甲兵之罰鄭曼園宋卿也而受鼎鑊之誅史遷輕議終下蠶室張紘詭說更齒龍淵凡此過言其流匪一或穢猶糞土或動成刀劒或苟且其心或脂膏其體挾邪作蠱守之而不懈往輒

破的去之而彌遠亦何異寒臯聚音龍也群吠得死為幸何修名之立乎雖復伯玉沮頹追謝於元凱蔣濟貽恨失譽於王陵犀首沒齒於季章曹瞞斷舌於劉主當何及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又云終身為善一敗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云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偉慮杜漸防萌之至乎夫不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隱鉗舌拱默曷通彼此之懷括囊而處孰啟謨明之訓則上言者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屠喆之言猶天地也人覆燾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鍾鼓也人考擊而樂言作以龜鏡周公之言也出為金石孔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立而不朽臧生之言也是謂德音詣我宗極滿于天下貽厥後昆殷宗甘之於酒醴孫卿喻之以琴瑟闕里重於四時郢都輕其千乘豈不韙哉豈不休哉但懋績遠大克念丕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謀其心以後發定其交以後談不趙趙於非黨不屏營於詭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翦其繁之緒撲其炎之勢自然介爾景福保茲終吉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哉孔子曰終日行不遺已患終日言不遺已憂如此廼可以言也戒之哉戒之哉

古論本觀

卷三五

五十八

銓衡論

牛希

王者列官分職以成庶政材不可失官不可曠故銓者以慎擇
為目衡者以公平無私或失于是豈稱其本自周室以司馬宗
伯選士漢魏晉宋降及國朝委吏部擇官上自即吏下至丞簿
皆稟之銓注科名入選品秩所蔭勲代授任四方奏薦加黜伸
書易名取姓其為猥詐不可勝紀以天下之大九州之衆職官
將萬餘員令長簿尉官秩至卑理道與下最親朝廷輕之委有
司而已今吏部自尚書至即吏五人抱案者向百餘輩桀黠詭
譎必出于是視其官屬如弄嬰兒若啗之以利即左右手之不

古論大觀

卷二十五

五十九

若皆舐筆署夕且未之暇焉能得其過者掄材為善久廢其事
為人擇官殆無虛日其稍留心者止于詰其廢緒循其資歷黜
其昇遷求其殿犯豈有問其為政之本為理之道至若試以章
判拘以棘圍鬻文之徒偏得其便乞憐之子畧無愧容大為笑
端不可以取亦屈居清官若罷無資財考秩既深然後送堂時
宰視之不成芻狗區區風塵碎死者衆胥吏賄賂之交填咽街
巷聒于耳目清資劇邑必有主者朝列之中以藥為之某官若
千萬錢某邑若干束絹公然大言曾無畏懼憧憧政路指期而
取其之官也納賄償債且未之能豈復為政為理是以生民致

困歲月凋弊逋逃林藪竄伏萑蒲小者掠行旅大者破井邑天
下九州蜂飛蠅起以至干玷危宗社夫衆庶非樂于遠父母棄
妻子之為盜賊甘心于白刃之下生業既亡饑寒是逼遂陷于
此皆為政之驅也持衡者得不以銓擇為急

古論大觀

卷五

六十九

辟署論

馬端臨

後自隋時每海內一命之官並出于朝廷州郡無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于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為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辟韓退之是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胤之于石洪溫造張搏之于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畧之士者若裴度之于相者杜愔之于辛諫是也而所謂隱古論大觀
卷之五
六十辟署
逸智畧之士多起自白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擥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于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于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仕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個僅跼蹐之士其不諧尺蠲于科目受羈于銓曹者少得以自達矣

輿服志論

范曄

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言昔者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憂之勞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無天昏暴陵之災是以天下之民敬而愛之若親父母則而養之若仰日月夫愛之者欲其長久不憚力役相與起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雍覆之歆其長久也敬之者欲其尊嚴不憚勞煩相與起作輿輪旌旗章表以尊嚴之斯愛之至敬之極也苟心愛敬雖報之至情由未盡或殺身以為之盡其情也弃世以祀之明其功也是以流光與天地比長後世聖人知恤民之憂思深大者必饗其樂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為之制禮以節之使夫上仁繼天統物不伐其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莫知所謝老子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之謂也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以為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順則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縟故聖人處于天子之位服玉藻遠延日月升龍山車金根飾黃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賢仁佐聖封國愛民黼黻文繡降龍路車所以顯其仁光其能也及其季末聖人不得其位賢者隱伏是以天子徵諸諸侯

有矣於是相貴以等相譴以貨相賂以利天下之禮亂矣至周
夷王下堂而迎諸侯此天子失禮微弱之始也自是諸侯官縣
樂食祭以白牡繫玉著朱于設錫冕而僂大武大夫臺門旅樹
反玷編轂丹朱中衣鏤簋朱紘此大夫之僭諸侯禮也詩刺彼
己之子不稱其服傷其敗化易譏負且乘致寇至言小人乘君
子器盜恩奪之矣自是禮制大亂兵革並作上下無法諸侯陪
臣山崇藻枕降及戰國奢僭益熾削滅禮籍蓋惡有害己之語
競脩奇麗之服飾以與馬文屬玉纓象鑣金鞶以相夸上爭雄
刀之利殺人若刈草然而宗祀亦旋夷滅榮利在己雖死不悔

市論本觀

卷三十五

六三 史記卷三十五

新刊眉公陳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六卷

政治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沈一夔司韶甫編次

原諫論

潘興嗣

舜命龍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
惟允於臯陶謨則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
孔壬顏淵問為邦孔子曰遠佞人舜固聰明睿知君臣之間吁
謨戒飭憂此而已顏淵亞聖亦云遠佞然則聖哲之慮遠矣諫
之不行也其原起於近習始於纖微成於浸潤終至於不可禦
人君者喜則有賞怒則有誅不可不察也蓋未嘗濫誅矣誅一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一 原諫論

小臣則大臣及之未嘗濫賞矣賞一佞人則大臣及之不室其
源雖欲救之將若之何予故曰諫之不行其源蓋起於近習不
可不慮也

諫論上

蘇洵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諫論上

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

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閼儒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詭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急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動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諫論上

理必齊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諫論下

蘇洵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奕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不諫夫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四 諫論下蘇

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湏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

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可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聞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諫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五 諫論下蘇

正諫論

劉向

易曰王臣之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隱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古論大觀

卷三

正諫一

忠諫論

李德裕

人君拒諫有二一日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為惡多矣畏天下人知之將謂諫已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也如晉獻非驪姬寐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也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大鴈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為主白馬令言帝欲不帝劉李二人名不便故書其官激主之怒自有

古論大觀

卷三

忠諫二

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頸血汚車輪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者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聞王衛尉之言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為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心也

諷諫直諫論

蘇洵

禮上諷諫而下直諫君子孰不欲諷諫以悟其主而有至於直諫以殺其身者勢不得已也蓋事明君虛心以從諫雖引義微喻無所不合故有以諷諫悟王者而況於直諫何傷於道乎事暗者強復以扼諫雖危言切論有所不聽故有以直諫殺身者而況於諷諫何補於事乎方舜禹之時都兪啓歌於廟堂之上所以諷諭以相儆戒者可謂至矣其稱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亦何復傷於直故仲虺之稱湯以從諫弗弗改過不吝為善而太保之訓武王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古論大觀

卷廿六

九國諫錄

為非若然者豈非事明君諷諫足以悟主而直諫亦不傷於道乎至於桀殺閼龍逢紂殺比干則事暗君直諫足以殺身而欲以諷諫者補於事蓋亦難矣由是觀之諷諫施於明君而不害於直直諫施於暗君而無事於諷者必至之理也漢文帝寬仁盡下羣臣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之故若馮唐之論頗牧張釋之之論獄夫可謂能諷諫矣至賈誼上書陳時事欲流涕而痛哭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指人疑以為喻而帝亦不以為嫌豈非不害於直耶唐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導羣臣而使之言故若魏鄭公之言昭陵王珪之論廬江可謂能諷諫矣至鄭公之

言十漸極陳時政之得失珪之論祖孝孫以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而帝亦不以為過豈非不害於直耶若夫蕭望之言張猛京房之言石顯而元帝殺之王章之言王鳳而成帝殺之王嘉鄭崇之言董賢而哀帝殺之李廣陳蕃范滂之徒言闕宦而漢帝殺之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而高宗殺之張柬之彥範等言韋氏而中宗殺之孟昭圖言田令孜而僖宗殺之是皆事暗君以直諫而蹈禍乃其所也尚何諷之云哉

古今文苑

卷一

六十六

風陳錄二

敢言論

張 耒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
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忘唐文宗時宮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
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弒
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
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暹嘗再上書論事斥
為下邳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飲三品芻豆
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矣夫林甫之
戚未慘於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官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六

八十二 敢言論張一

而林甫徒以區區販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
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
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帝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
度李絳常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
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持也若林
甫之時人主淫昏于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
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則林甫
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
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

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
嫉能無與為此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六

八十二 敢言論張二

諱言論

張耒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為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為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壯奪雄坐房與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順為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為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十四

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刑論

馬端臨

昔漢陳咸言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蓋漢承秦法過於嚴酷重以武宣之君張趙之臣淫刑喜殺習以為常咸之言蓋有激也竊嘗以為剗刑極酷重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斂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以賢聖之君而不免襲亂虐之制由是觀之咸言尤為可味也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即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即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衆

古論本觀

卷二十六

十五

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復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鉗為生刑所欲活者傳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纔剪其毛髮所欲陷者予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為甚及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謂鞭扑流宥雖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若夫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姦之患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俾無辜罹毒虐者抱沉寃而莫伸而武文利昧賄者無後患之可惕則亦非聖人明刑而教之本意也

刑論

牛希濟

刑罰之用蓋將以革人之心勸之於善所以小罪輕刑以正其失大罪重罰以勵其衆將刑王者為之不舉以示仁恕之心也棄人必於市明其罪之死也皆欲遷人於善豈圖斷其肌膚殘其支體流其膏血盡其性命以逞於威怒者也三代之後五刑之用剝削之屬最可以為恥於衆觀者則知其所犯毀其父母之遺體固不惜痛於心犯者不能諱其罪亦可以永戒其惡所謂有耻且格及笞杖之法易隱其跡行鄉而無愧苟富貴而或得行者其暴犯者不以為恥誠哉免而無恥漢文帝感綬繫之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刑論一

一言廢肉刑用笞杖及後笞者多死文皇帝視明堂圖亦輕其罰天下之獄幾亂知刑罰者治之具也不可輕捨然罰無輕重杖無大小皆成之於胥吏之手斷之於出沒之文上之人其知乎夫鞠獄之法始於疑辯之中成於案牘之內吏典之者捨其罪而彰其是其不與者除其善而彰其惡又復刑律之中或一與一奪隨其取捨以為出入官必不盡知此為弊之一也畫灰為獄視不願入刻木為吏誓不願對獄吏之尊聲色之大桎梏之重輕榜掠之多少率由其意孰可與爭此為弊之二也又為欲其偽而怒其真惡其輕而思其重或梓其首或批其頰詬辱

毆繫無所不至又節其飲食嚴其徽纆外殘其軀內脅其心壯士勇夫且必流涕孤弱之人敢不從命此為弊之三也或上下其手以取其信或默染富室以求資賄則衆知其非不能即止此為弊之四也具獄既久改為疑讞遠取支證廣擒黨與淹延歲月以時赦宥此為弊之五也桎梏之下易以強抑人之支體頑非木石若加其殘忍取其必然誠雖無罪百不能免蓋不勝其楚掠之毒寧甘心於一死狡猾之吏斷成其獄故戮死之後盜自他廢衆方知其無辜且桎梏之苦笞撻之嚴輕罪者願重刑而獲出無辜者畏殘害而求死皆狡猾之所能為也即平人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刑論二

孰敢與吏為敵公卿尊嚴察視不及臺寺懸遠訢訟無門死者不可再活親戚焉能申冤何以感致和氣平一水旱此為弊之六也復有衆皆知非難加以法當炎酷之時穢其傍而成其疾疫奪其餉而致其饑餓圍扉嚴邃守者羅列親戚之人胡能知其食與不食渴與不渴但成其困以取其斃此為弊之七也況外府法司又為不道或土囊以鎮其腹或濕紙以蒙其面拘錄所至號呼莫聞瞑然而去孰知其由昔東海誤殺貞婦致三年之旱今天下之刑書常雨血尚未足以泄其冤憤且刑罰者遠於人非近於人犯之者皆自求之也非刑之就於人也皆人就

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若為不道必歸於法故商辛夏桀懸首於白旗此天子之刑也則公卿之下獄黎庶之就戮又何足道哉是知上下皆有分故君子常懷畏懼夫厲聲變色揚眉張目樂刑罰以毒物之性命殆非人類信豺狼之心也故曾子曰如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又于定國每歲次獄先自流涕悲哉仁者之心深知刑獄之本所以勸人非以虐人也今天下之大九州之衆一歲決獄之多少皆由吏議豈能盡平莫若重明桎梏管杖重輕之制禁計日月之遠近寒暑靜溫其所處饘粥每給其饑渴決罪遍求於刑律察詞必盡於疑辯庶幾少塞其弊當

古論大觀

卷三

十八 刑論

不濫於無辜以成王者之理

斷刑論

柳宗元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予其辭云予不得已而為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為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為不善者為俟秋各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也矣又何必枉吾道之曲順其時以蹈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大加連鎖而致之獄更

古論大觀

卷三

十九 斷刑論

大暑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搔痛不得摩饑不得食渴不得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悲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不無而已矣彼其所得宜者死而已矣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以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雪霜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為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殺之者惑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果以為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義之事也離之惑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徧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徧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斷限論

劉知幾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為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理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為濫軼也過此已往可謂往簡不知所裁者焉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目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

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者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風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此吞諸偽比於群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世斷限劉三

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群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脩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一篇降為從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不係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鯢橋獲濟吐谷渾因馬聞徙居諸如此說者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脩宜

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世斷限劉三

德刑論

袁宏

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蓋利用之物懸於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有所進即陵兢之行希求放肆不已不能充其嗜慾也則苟且僥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踈其欲也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弊故先以德禮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蠻貊猾夏寇賊姦究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閭宮者守內刑者守圉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也荀卿亦云殺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廿四 德刑論

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知其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黜刑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禮夫罪過彰著然後入于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刑也縱而不死則陷於刑辟矣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也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於情消於未然也示以耻辱所以內其心治之未傷也故過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也終入辜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

洋洋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其方動陷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案三千之文而致刑措之美乎蓋德化刑清所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耻言人過文帝登庸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化篤厚斷獄四百幾于刑措豈非德刑用之効哉世之論者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以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鎖復齒於人是以民不耻惡數為盜姦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一離刃鋸沒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廿五 德刑論

身不齒鄰里且猶耻之而况朝廷乎如此則風沙趙高之儔無所施其惡則陳紀所謂無淫放穿窬之姦於是全矣古者察言觀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設而不幸則入議之所宥也若天下和史遷之冤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而况肉刑哉又相刑之與枉殺人其理不同則死生之論善已踈矣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坐吏受財守官物而即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以謂當生而令死者也今不忍截刻之慘而安勦絕之悲此皆治體之所先而有國所宜改

者也

刑論

表宏

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蓋利用之物縣于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以致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不已不能克其嗜慾則苟且微倖之所生也希求無饜無以愜其慾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故先以德禮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閤宮者守內刑者守圜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也荀卿亦云殺人者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二十六

片言折獄論

歐陽詹

孔子說季路於人曰片言折獄者其由也歟夫子之言蓋非於季路之云也後之人不窮聖旨以為夫子美於季路任一時之見輕而折獄者有若是焉迂哉斯人也夫兩訟之謂獄折而有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不其重歟古之帝王將刑一人修三槐歷九棘訊群臣訊群吏訊萬人億兆絕議然後治法徇于朝示于野昭然於衆同方棄之所示容也君莫聖於堯加有舜禹稷契佐之莫明于舜而有夔龍縉雲高陽佐之莫哲于禹莫賢於湯莫察於文武莫智於成康於時皆濟盈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二十六

傷人哉脫夫子實為片言可以折獄者不幾乎一言可以喪邦歟夫子之言蓋輕於季路賢者審之片言不可以折獄者必然之理也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十八

古論大觀

患盜論

劉敞

天下方患盜或問劉子曰盜可除乎對曰何為不可除也顧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息或曰請問盜源對曰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也一源慢則探囊發篋而為盜矣二源慢則兵刃劫良民而為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略百姓而為盜矣此所謂盜有源也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簣也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為止者非不畏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十九

患盜論劉一

死也念無以生以謂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劔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應募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生以謂為民乃甚若為盜乃甚逸也然則盜非其自欲為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為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恥夙加其心彼唯恐不得齒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勸則雖煩直指之使重督捕之科固未有益也今有司本源之不卹而倚辨於牧守此乃臧武仲所以辭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

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脩者牧
于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沉命之敝殆復起矣若乃尚植
發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絕姦而欲雍因以見殺於樂故
仲尼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人也必也
使無盜乎蓋亦及其本而已矣爰自元昊犯邊中國頗多盜山
東亢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能盡得於是令州郡
盜發而不輒得者長吏坐之欲重其予以謂未盡於防故作此
論

古論大觀

卷三

李綱

論盜賊

治盜賊論

李綱

治盜賊者如醫之治兩痰涎乃吾之氣所以為津液者也支體
之運動翳隔之升降皆以津液為本至於聚而為痰涎則必失
於調衛而外為邪氣之所傷內為寒熱之所薄而致然也至其
甚則能害人之命盜賊乃吾之赤子所以事農桑者也上下之
相治室家之相保皆以農桑為本至於散而為盜賊則必失於
附循而外為姦民之所脅內為飢寒之所迫而致然也至其甚
則能亡人之國良酒之治痰涎以藥化之使復歸乎津液則其
身安而不善治者一切以毒藥攻之必有偏廢之患良吏之治
盜賊以術解之使復歸乎農桑則其國寧而不善治者一切以
兵力勝之必有凋耗之弊此不可以不察也昔者渤海盜賊並
起宣帝選用龔遂為太守而謂之曰君欲何以息盜賊而稱朕
意遂對曰渤海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而吏不恤故使陛
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帝曰
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
而後可治臣願無拘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於是盜
賊悉平民安土樂業故善治盜賊者如龔遂可也雖然此特盜
賊之初其在郡縣而良吏得以治之者耳至於巨盜如漢末之

黃巾唐末之黃巢則其疾已深非以毒藥攻之不能去也雖攻而去之真氣散而身亦危矣故黃巾破而董卓曹操因以亡漢黃巢敗而朱全忠李克用因以亡唐茲非其證歟

古論大觀

卷三

三

治盜賊三

縱囚論

歐陽脩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六年縱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意其必

古論大觀

卷三

三

縱囚論

求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

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古論本觀

卷六

三

賞罰論

劉敞

賞為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怠乎罰為懲有罪也罰必以秋冬不已緩乎怠則不勸緩則不懲然而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者是非聖人之意也應之曰否子所謂功者謂扶世治民之為功乎抑關土疆兵之為功乎子所謂功者謂喪業失序之罪乎抑殘民害上之為罪乎子賞之勸也將勸其至於善而已乎將幸其身而已也子罰之懲也將勉其至於耻乎將勉其身而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聖王之治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無倉卒之功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陟也所謂賞其黜也所謂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何怠且緩之有古者唯軍賞不逾時軍罰亦不逾時用命賞于祖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不用命戮于社欲民速見為不善之辜是聖王之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所以治士大夫故子之所刺者乎世之治也子之所稱者軍中之法也且夫賞為勸善也為善者終身誠之今一賞以春夏而已至于怠矣則是雖為善未嘗不偽也從而賞之是賞偽也豈所謂善乎與其賞是人也則若勿賞是人也故君子正行非以干祿也經德非以希世也愛民非以故譽也尊主非以懷賞也故有功雖賞不驕賞之雖晚不怠

古論本觀

卷六

三五

曰非春夏則不可賞乎趣取賞而已矣何必春夏為曰否是所謂順天者也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於已欲其子之孝於已莫若已為孝為人上者莫不欲其下之順於已欲其下之順於已莫若已為順天者主之上也王者諸侯之上也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士順君君之所為而大夫士為之是良大夫士也王之所為而諸侯為之是賢諸侯也天之所為而王者為之是聖王也故春夏者天之和氣也天所以施生也物之所榮也故賞行焉秋冬者天之義氣也天所以肅殺也人物之所畏也故罰行焉故賞罰之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正賞論

正賞論

劉勰

賞者所以辯情也評者所以繩理也賞而不正則情亂於實評而不均則理失其真理之失也由於貴古而賤今情之亂也在乎信耳而奪目古今雖殊其迹實同耳目誠異其識則齊識齊而賞異不可以稱正迹同而評殊未得以言評評正而賞翻則情理並亂也由今人之畫鬼魅者易為巧摹犬馬者難為工何者鬼魅質虛而犬馬質露也質虛者可託怪以示奇形露者不可誣罔以是非難以其真而見妙也託怪於無象可假非而為是罔罔於真形則雖是而疑非昔魯哀公選稊稷契之賢不覺孔丘之聖齊景公高憐管仲之謀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羨仲舒之博近遺子雲之美以夫子之聖非不光於稊契晏嬰之賢非有減於管仲揚子雲之才非為亞於董仲舒然而弗貴者豈非重古而輕今珍遠而鄙近貴耳而賤目崇名而毀實耶觀俗之論非苟欲以貴彼而賤此飾名而挫實由於美惡混淆真偽難分以度物為情信心而定是非也今以心察錙銖之重則莫之能識懸之權衡則毫釐之重辯矣是以聖人知是非難明輕重難定制為法則揆量物情故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誣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罔以方圓故摹法以測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正賞論

物則真偽易辨矣信心而度理則是非難明矣越人懼蛇以饗
秦客其之以爲鯉也既而知其是蛇攫喉而嘔之此爲未知味
也趙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束指
而罷此爲未知音也宋人得石燕以爲美玉銅匣而藏之後知
是石因捧匣而弃之此爲未識玉也郢人爲賦託以靈均舉世
而誦之後知其非皆緘口而捐之此爲未知文也故以蛇爲鯉
者唯易牙不失其味以趙曲爲雅聲者唯鍾期不溷其音以燕
石爲美玉者唯猗頓不謬其真以郢賦爲麗藻者唯相如不濫
其賞昔二人評玉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不能辯客曰爾來入

古論未觀

卷二十六

三八

正賞劉二

吾目中則好醜分矣夫玉有定形而察之不同非好相反瞳睛
珠也堂珠黼幌綴以金魄碧流光霞耀爛眩目而醉者眸轉呼
爲燭火非黼幌狀移目改變也鏡形如杯以照西施鏡縱則面
長鏡橫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變也海濱居者望島如舟望
舟如鳧而須舟者不造島射鳧者不向舟知是望遠目亂心惑
也山底行者望嶺樹如簪視岫虎如犬而求簪者不上亡犬者
不往呼知是望高目亂而心惑也至於觀人論文則以大爲小
以能爲鄙而不知其目亂心惑也與望山海不亦反乎昔者仲
尼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子游揚裘而諺魯參揮指而哂以聖賢

之舉錯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嗤誚奚況世人未有名稱其容止
文華能免於嗤誚者豈不難也以此觀之則正可以爲邪美可
以稱惡名實顛倒可謂歎息也今述理者貽之知音君子聰達
亮於閨前明鑒出於意表不以名實眩惑不爲古今易情採其
制意之本畧其文外之華不沒纖芥之善不掩螢燭之光可謂
一選也

古論未觀

卷二十六

三八

正賞劉三

議賞論

唐 康

刑賞為用尚矣自堯舜時已有是說今夏書有之商書亦有之至周禮為最詳而孔子孟子無取焉以為上意所嚮天下靡然而從也患其過不患其下及故為人主者示以好惡榮辱足矣何至用刑賞哉天下無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非有夏啟伐國之舉盤庚涉河之役而重賞以募善痛効以懼惡此駭民亂俗之本王者之所深惡也楊子曰民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刑觀德則純觀刑則亂以吾觀之寧獨刑罰賞皆不可觀而賞為甚秦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而秦人賜爵者就室而九方是之時宗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四十一 議賞唐

室非此者不得附屬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芬華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即中以上爵傲其父兄由知觀刑之弊至于亡秦而不秦俗之敗正坐觀賞爾高祖以金錢爵邑收天下豪俊此可與創業矣而不可與守成可與立事矣而不可與善俗何則利者君子之所諱也宋牼一言及之孟子恐懼變色以為不可訓而況以利誘天下得乎漢道之維蓋始於此是術也施之衆庶猶若有理焉施之士大夫則過矣古之誓師不以賞戮為言至告群臣則曰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謂之德者蓋有恩禮存焉不止謂賞而已不言戮者以士可殺不可辱故也德近義

所以待君子賞近利所以待小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姑有間矣古稱伯夷叔齊適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咲此固虛語也武王周公豈至是哉使誠有此則其見笑也固宜何則貪夫徇利烈士徇名不察其所徇為如何而一切以利啗之豈其志哉是術也施之士大夫猶有理施之大臣則又過矣昔平原君用魏無忌兵解邯鄲之圍虞卿為之請封公孫龍曰不可王舉君相趙封君東城非以有功也以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割地不言無功亦自以親戚故也今有功而求益封是以親戚受城而以國人計功也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四十一 議賞唐



辨奸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前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踈濶而難變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為人之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行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

貴論本觀

卷之六

四 辨奸論

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御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之名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願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廬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愚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

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全宋文

卷之六

四 辨奸論

辨私論

牛僧孺

近古之人所謂私者謂苟率于利苟處于逸苟潤其屋者也某以
為斯皆小人之私非聖賢之私也夫聖賢無私而不自知其私
也何者必公其身而私于人不私一身而使天下私之也胡
以言之夫嬰兒見保傅之母則咤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
乳而益之也撫馬見所養之夫則奮然而嘶非有知而親之利
其芻粟而私之也夫天下之人非復乳孩撫馬之愚也苟有公
其身而利之者孰不利而私之乎故賢君良臣必私天下而公
其身故天下之人皆私而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而私其身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四六辨私

故天下之人皆公而疎之人疎之者多天下欲其昌也難矣昔
大禹之手足胼胝是公其身於治水也皋陶之謀明弼諧是公
其身於規諫也傳說之對揚王庭是公其身于輔佐也周公之
吐握動拳是公其身於禮賢也宣父之作春秋刪詩書是公其
身於垂教也故有夏之人思大禹之功有虞之人思皋陶之直
有商之人思傳說之政有周之人思周公之勤有道之人思宣
尼之教或開國尊其嗣而私之或建祠飾其像而私之至於商
平之聚財鹿臺是天下之利私於已也故天下公而疎之秦皇之
廢棄諸侯是天下之爵私于身也故天下亦公而疎之故武王

公天下之財而散之而天下之兆庶皆私而親之高皇帝公天
下之爵而封之而天下之英雄亦皆私而親之是以自私者人
公而亡也自公者人私而昌也夫聖賢非必公其身私在其中
不得不公也天下非必私於一人公在其中不得不私也余謂
亡國之君亡家之臣亡身之人俱不得其道也非聖賢之無私
也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四七辨私



辨亡論上

陸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禍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群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畧紛紜忠勇伯世威被則夷羿張盟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初蒸裡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騰起之師跨邑哮囑之群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勇誅叛柔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四八辨亡上

服而江外底定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衆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與於夷庚反帝協乎紫閣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群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于逸軌齊心因於令圖從政咨于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以篤固申之以節儉時咨俊茂好謀善斷東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于塗巷故豪彥尋聲而智臻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輟輟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傳周瑜陸

公魯肅呂蒙之疇人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權當藩障贊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荀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路綽劉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譎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檄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四九辨亡上

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已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于里志報閔羽之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源頭之寇臨川權統連龍之戡子輪不反由吳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歟財匿而吳光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討漢氏乞盟還躋天號時時而立西屠庸益之如北裂淮漢之漢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群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群后虎臣殷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鐵望馳而奮庶尹盡規于上四民庶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

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授于外關明珠瑋寶耀于內府玲瓏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轡軒騁于南荒衝軻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帝興復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變曆命應化而徵王師躡運而發卒散于

古論未觀

卷二十六

五

之才異也

辨亡論下

陸機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啟達懿度弘遠矣其小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聲丹府之愛拔呂蒙于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鞫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冀故魯肅一面而自托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枝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視遠畧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官室與服益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闕粗脩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

古論未觀

卷二十六

五

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私于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敢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險波之舉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遑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群詔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宜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則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聞之亂憑寶城以抵強寇重資幣以誘群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已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衆甲養威反虜蹤跡待蹙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賊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車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寧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憂深而六師駛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

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後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違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因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矣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原弊論

歐陽脩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間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却夫知賦歛財用之為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士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五十四

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尚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墾墾南畢蕪蕪楚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粃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為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于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而有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

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為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又直不量夫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五十五

識戰陣也生于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而用兵而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惟耗農民為之可奈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縣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一俗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取一經凶荒則所留在者惟

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督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商販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目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并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已力者用已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此數十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兵原弊論

家者素非富而蓄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

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苛虐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歛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眾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富且貴者化靡爛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子而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六

兵原弊論

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為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家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貨有權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變其變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

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斗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灾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為今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實矣今士大夫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

古論太觀

卷二十六

五八

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察言論

唐庚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踴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為國計者有為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為之若此者為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既平謀臣宿將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順目扼腕爭為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臧官馬武是以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車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令復進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相溫劉裕是已嗟乎秦漢以來說人主以用兵

古論太觀

卷二十六

五九

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為國計者至少為身謀者如此其多
途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二十六卷終

論大觀

卷二十七

新刊眉公陳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七卷

新刊眉公陳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七卷

政治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沈一夔司詔甫編次

權謀論

劉向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
關其謀萬幾之後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
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
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
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
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
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
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
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
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
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與於朝其四臣詐而誅
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
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
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
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持權論

徐鉉

天下所以奉者君也君之所以尊者權也權者非他也賞罰而已矣賞公則當善而為善者進矣罰公則當惡而為惡者退矣若然則君子在位小人在野而權不在公室者未之有也中才之君知賞罰之權不可失而不知所以守之道欲人之懷已也則必賞自我出欲人之畏已也則必罰自我行此亂之本也老子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賞罰者受之於先王行之於有司人君正其本遏其淫而已苟自為之而自執之其與幾何尚書數堯之德曰聰明文思及其舉舜也則四岳師錫堯曰予聞如

古論太觀

卷二十七

二 持權論徐

何朕其試哉夫堯既開舜之行賢猶待四岳舉然後登用此則賞不必已出也周公作萬代之典設三聽之法衆聽則殺之衆疑則赦之此則罰不必已出也漢高祖氣吞羣雄威振海外然而不取以私忿誅季布不敢以私惠賞丁公秦始皇親治庶務以衡石自程羣臣莫得專任而秦漢之成敗豈不明哉然則賞罰在於公不在於自執必矣魏晉已降創業之君才略冠世功勳震主既當失政之代遂踐數終之運後世人君懲其若是故憎疾勝已誅鋤高名所謂同歸於亂者也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及退而有憂色曰楚國之大而羣臣莫吾及吾國其

亡乎此所以飲馬於河也漢高祖自謂不如三傑而能用之以有天下也梁武在雍州時破魏將王肅得其中箱書見魏帝手勅曰吾聞蕭衍善用兵勿與鬪其威名如此及其為帝也乃用臨川王宏貞陽侯明為將在竟陵府時與謝朓王融之傳齊名及其為帝也乃用陸驗石玠為心膂何者患其失權貪其易制曾不知亡國之累始基於此也夫權者非謂其強臣專政王命不行前邀九錫後徵殊禮也蓋人君有偏聽焉有偏好焉偏聽則朋黨有所附矣偏好則姦邪有所入矣朋黨勢固姦邪在側人主以不聞過為賢不違命為治如是則賞罰者朋黨之所

古論太觀

卷二十七

三 持權論徐

為而假手於人主矣當時之人知其如此亦且弃正義而事明黨背公室而向私門非徒競利且以避害然則權安在哉後魏孝明時衛士數千人焚領軍張彝宅殺其父子朝廷懼以為亂也止誅八人餘並釋之高歡時在民間聞而歎曰亂之始也乃散家財招集亡命卒移魏祚魏人不知失權之始在乎孝明及高氏執政方云祿去公室不亦晚乎誠令人君用法公共操下均一善、而能用之惡、而能去之不以已之私妨天下之義雖復體非聖賢蓋亦思過半矣嗚呼斯道也甚易知甚易行甚易效而鮮能行者蓋夫疑信之際貪旦夕之便因循僥倖以至政廢勢敗而自不知也諺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豈虛言哉

國勢論

陳傅良

天下之勢其立也難成其成也難變故強者易弱而弱者不易
遷強太公之治齊周公之治魯雖數十世之子孫而先觀其強
弱之形者蓋其積非一日也故夫積強之後雖甚懦者處之而
其決裂猶未可以犯積弱之久雖甚武者處之而其流亦未能
以頓起昔者秦祖七世之君扼六國之坑而奪之地至于始皇
夷名城焚傑士繫百粵之頸而走匈奴天下之立者無不側足
而懼也二世以庸暗承之而山東之豪傑競起以救其弊雖廢
氏不得再傳而其救亡奔命之師猶足以斃周章蹶魏咎潰陳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七

四 國勢論

吳覆田項何者其強猶故也李唐之世自中曆不細天地越弱
漸矣而極乎天寶之變肅宗克復西京而不能剪河北之盜德
宗收洛博定魏地而不能俘孤窮之田悅一驚大變志奪氣沮
以姑息稔藩鎮之驕至於憲宗海內八九為唐有矣其殘孽
之存者尚頡頏自若也而卒死於肘腋之禍嗚呼數君者非不
銳而斷也而無故於唐衰者何也其弱久也蓋嘗論秦人之勢
如康強之人空中立僵而其手足便利耳目聰明猶未可狎而
侮之唐之勢如人之血氣疲筋力頓萎雖其氣猶壽而亦
不能以復一凡善處天下之強弱者不以速而以緩其欲散

人之強也不嬰其猶銳之鋒而欲堅守徐伺以陰入其源欲振
其國之弱則亦不悻然而急以邀成功日夜淬礪以作其氣厚
其力而後舉此郡生張良之所以謀秦而卒訓卻注之徒所以
失之而促唐之不永也高祖之入秦也郡生愛其危合之卒徑
入凡口而勸其盤薄陳留之間至其戰岐關張良亦以秦未可
輕試宜堅壁以啗其將需其懈而後擊之敵人之強其術固如
此也訓注之徒不知唐勢之弱而欲浮躁躡蹙盡擊閭閻以收
朝廷之權而倡悍於天下謀未成而腰領已入於刑餘之手嗚
呼有天下者不幸而以久弱之國當積強之寇宜以留侯食其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七

五 國勢論

之策處之無出於李鄭之謀以自取天下之笑

理亂論

仲長統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授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雄雄不知云就就誤天下豈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焉首領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爵皆曰言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七

六

理亂論仲一

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十無所復。聖賞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道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發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日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遺遺禍流與所底極信信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者盡后妃嬖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遂至熬

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懷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故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口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生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荻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城都琦珍賈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綺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睥睨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富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踏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莖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七

七

理亂論仲二

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
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
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絮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
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
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虎
狼之心屠列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
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
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
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
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
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
此之數欲何至邪

事論太親

卷之三

八 亂世論

創守論

楊 堯

貞觀中文皇帝聽政之暇問房魏以創業守文之難易房對以
創業難對以守文蓋房以經綸之始備極動劬所以見創業之
難房繼以承平之後率多懈怠所以見守文之難也然則創業
之初維艱未賓生民嗷々唯德是歸所以開基之主皆乘豐而
起觀覆車之轍焉肯更脩其軌哉當其雲雷未亨天地猶蒙
虎交馳煙塵晝昏故得一士則前席以待問聞一言則傾耳而
聼聽用人若不及從諫若轉圓勇於得而踈於失冒鋒鏑鎬涉
歷險危其取也既勞其得也亦動誠為創業之難也及乾坤霧
霽山河有主四海之內固不臣妾言而必從如影之附欲而必
至如響之應愛之可以升九霄怒之可以擠九泉順意者駢肩
逆耳者畏忌好惡之情不由其臧否賞罰之道匪關於功過下
懼以求命衆怒而莫諫此所以為守文之難也然則自漢而下
有天下者孰不始則孜孜以親萬機將獲乎治及時既平俗既
康以泰自逸怠於庶務者多矣其終而不惰者則幾希矣且創
業之主既得之後猶臨風志以壞大業而况求既治之後即已
安之朝其能納讜言任正人屈已以順從抑心以從下者不亦
鮮乎觀文貞公守文之難豈初心盈中心也總而論
之療饑者易為食其創業乎儲者難為樂其守文乎

事論太親

卷之三

九 創守論

○ 恢復論一

陳傳良

自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嗟夫是亦其勢然也夫以匹夫而爭天下與失天下而收之者其勢甚不相若也凡人之情輕於用人之所重於用己之所愛輕則易重則怯何者非吾有而用之雖失之於吾無損也其勢為得不得以其所愛而用之一或不濟則併亡之矣其勢不能無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以異也昔漢高帝資三尺之劍五載而成帝業且秦以虎狼之強猶數世而合之漢獨何其銳也蓋高帝崛起豐沛之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七

十一恢復陳

間無寸土為之階兵秦兵也粟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駢非己之民食非己之粟而收非己之城邑故得肆意而為之降數十郡而喪之不忍也捐數千里以授三將不惜也睢水之北榮陽之脫濱於死而不棄也以匹夫而爭天下其幸而集則帝王不幸而不集其如彼何哉高帝亦不得不勇為之矣晉元之南渡也撫江東之勝無吳會之饒亦足以奮矣而沒齒不能歸侯疆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託惴惴然惟恐夫用之而併失之也故曰是亦其勢然也三代以後中興之功莫易於光武豈光武獨能也哉蓋高帝亦高帝之勢而光武亦

以其高帝為之也嗚呼後之人主不幸而失天下之金穀財貨漢之光武猶幸而獨得天下之半乃止於晉之元帝亦孰能廢元帝之勢而以光武用之也哉

此簡宋高宗言之也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七

十一恢復陳二

○ 恢復論二

陳傳仁

慶晉元之勢而以光武用之者未必學光武也亦有所棄而已矣大抵不有所棄不能有所就有志於取天下者特未可深留而固閉之也以天下之大深留而固閉之雖守之而不足況于攻乎哉高帝之所以踣項氏者以其棄燕齊於韓信劉備之不能一駕於魏者以其不棄吳于孫氏也方信之虜信豹也請益其三萬北舉燕趙東擊齊帝灑然與之不吝也及其破歷下也請自王之帝幾誤矣良平附耳一語帝翻然置之不爭也嗚呼何帝之明于前而良平晷刻之于其後也且帝以五諸侯之兵顛覆於滎陽成臯之間幾不脫者屢矣帝之力果能遂併齊哉假如帝之能併齊項氏亦集而奪之矣三秦之事可見矣以燕齊之壤綿亘萬里而為楚得之則楚全而漢孤嗟夫楚全而漢孤則漢之不敵楚決矣孰若棄之於信使之自戰其地自兼其衆而又自王其國時出而佐我則項氏必不能捨相持之漢而東矣羽之使龍且救齊也非不勇于自行也有漢王者在也則夫棄齊于信所以錮項氏於不能進退之域分其力而弱其權也漢之帝也信實犄角之歟劉備亦一時之傑也而其志不若高皇之大且蜀之讎莫若於魏而其力之不能有吳亦明矣蜀

之急於吳者失也使其歸巴蜀之甲趨於江陵一舉而兼之則曹氏肯拱揖而授之蜀哉是以其勢必爭爭則便與強者勝是蜀之併吳所以資魏也斃吳而踣魏蜀能自為蜀哉故莫若使吳自吳與之雖而併力於魏方權之請降也其機至矣因其欲降而德之權之所以奮於魏也以吳蜀之二當魏之一其力足以舉魏感魏而圖吳未晚也惜乎其不棄於孫氏而更生一敵是以卒無所成夫不忍棄之而委之為敵人之資取天下者為之哉昔祖逖之渡江也晉之中興其兆成矣而元帝不棄之邀使戴若思代之嗚呼君子是以知晉之不能西也

論大觀

卷三

補 24—288

損益論

仲長統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礙於時者
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而不
如前易而多所改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
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
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
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
土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滂穢之行淫昏之罪
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七

十四 損益論中

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
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
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奔
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執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上無壅滯之
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
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至
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
於封君執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
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飲寃枉窮困不敢自

亦猶網禁蹊閑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
綱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
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
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
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
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
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
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
誅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七

十五 損益論中

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
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
人也今今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
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
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
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眾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
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
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校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
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治近則難了人遠

州之縣或相去數千里里雖多山陵濇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
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
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
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
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
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
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
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
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
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
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
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
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者老充此制以用天下
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
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
興頓廢斷絕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
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
若是二代不足奉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

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
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
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
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歛以取優饒者也
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積蓄誠多則兵寇水旱
之災不足言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
民不以為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
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
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
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成熙未必不由此也得
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
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
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罟以待天下之君子
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
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收徭役並起農桑失
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
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
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

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竊
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
二十稅一名之曰貲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
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
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日食稟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
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
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
若聽其自便後必為姦也

僭偽論

魏 收

夫帝皇者配德而儀家有四海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者也
三代以往守在海外秦吞列國漢并天下逮桓靈失政九州瓦
裂曹武削平冠難魏文奄有中原於是偽孫假命於江吳僭劉
濫名於岷蜀何則戎方稚髫之帥夷俗斷髮之魁世崇凶德罕
聞王道扇以跋扈忻從放命加以中州迴地華士違離思託號
令之聲念邀風塵之際因虞候隙仍相君長偷名竊位脇息一
隅至乃指言井絡假上帝之祉妄說黃旗云人君之氣論土不
出江漢語地僅接褒斜而謂握皇符秉帝籍三分鼎立比蹤王

者溺人必笑其在茲乎若是繁靈可擬於周王夫差容比於漢
祖尉他定黃屋之尊子陽成綰璽之貴豈其然哉及鍾會一將
之威士治偏師之勢而使騾車西至侯蓋北首天人弗許斷可
知焉晉年不永時逢喪亂異類群飛姦凶角逐內難興於戚屬
外禍結於藩維劉淵一唱石勒繼響二帝沈淪而都傾覆徒何
仍蒙氏卷襲梗夷楚喧聒於江淮胡虜叛換於瓜涼兼有張赫
山河之間顧恃遼海之曲各言應曆數人謂還國鼎或更相吞
噬迭為驅除或狼戾未馴俟我斧鉞太祖奮風霜於參合鼓雷
電於中山黃河以北靡然歸順矣世祖叔略潛舉靈武獨斷以

夫僭偽未夷九域尚阻慨然有混一之志既而戎車歲駕神兵
四出全國克敵伐罪弔民遂使專制令擅威福者西自流沙東
極滄海莫不投館於東門懸首於北闕矣唯夫窮髮遺虜未拔
根株微垂殘狡尚餘裁藥而北踰翰漠折其肩髀南極江湖抽
其腸胃雖骸骨僅存脂膏咸盡視息纔舉魂魄久遊高祖聖敬
時乘遷居改作日轉雲移風行電掃辨髮之渠非此則附丹服
之長琛賚繼入猶以侍子不至取亂乘機五牛一指六師騁路
馘其武臣驍帥傾其湯池石城尚使時無穀塘之禍民無鬲湖
之患北可焚穹廬收服匿削引弓之左衽苑龍荒以牧馬南則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七

古論大觀

葉龍迺暴鯨鯢變水處之文身化鳥言於人俗矣尋以壽春內
款華陽稽服最彼江陰憂於繫頸肅宗以冲年踐祚俄則母后
當陽務崇寬政取和朝野置荒遐於度外譬蠻夷於雞肋而黠
狄淪胥種落離貳虜帥飄然窮而歸我矜其眼目愍厥顛亡反
之於故庭復之以保塞魏道將虧禍出權幸事僻於中民驚於
外疆場崩騰藩籬傾駭陰朔委命之倫雲蒸霧合上失其道下
極其難政亂如風草師亡猶彈丸十數年間中區殄悴而江涓
巨狡窺覲上國虵虺肆毒竊我邊鄙氍毹相率馬首南向白山
湟水狐鼠羣遊魏德維衰天命未改援墜扶危齊武電發屈身

宰世大濟橫流和戎略遠用謀急病輜軒四指喻以德音爾乃
舟車接次駝驢銜尾烽柝不警尉候空設而水鄉大猾好利忘
言納我連叛共為舉斧遂有寒山之戰渦陽糾合僉楚覆其巢
穴行以餒卒網寶鵠死獯虜那環尋亦殲殪自二百許年僭盜
多矣天道人事卒有歸焉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七

古論大觀

古論大觀

浮侈論

王符

王者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

古論太觀

卷二十七

世三

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後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忽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為業或以游博持掩為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携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婆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

古論太觀

卷二十七

世三

情、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皆單費百緡用巧千倍破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滿厄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絺華舄常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繡綺純葛子升越箒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瑋琬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靡轉相誇詫其嫁娶者車駟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新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為槨葛采為絨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栢純樸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橘梓豫章之木遠運下土亦競相放效夫橘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

乘淮逆河汴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明帝塋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櫨梓槨枿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鄒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車馬昔晉靈公多

賦以雕牆春秋以為不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為不臣况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

災異論

王充

謂古之人君為政失道天用災異譴告之也災異非一復以寒溫為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賞違節則溫天神譴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楚嚴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忌子乎災異為譴告故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人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變怪天復譴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脉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災異災異謂天譴告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災異論王

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荀謂災異為天譴告是其烹釀之誤得見譴告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哀世霸者之才猶夫變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且天審能譴告人君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為溫施賞違節賞氣溫而天宜為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今乃隨寒從溫為寒為溫以譴告之意欲令變更之且太王棄父以王季之可立

故易名為歷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大
王不易季名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今刑賞失法
天欲改易其政宜為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為同氣以
譴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哉鼓瑟者誤於張
弦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弦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
賞之誤猶瑟師之睹弦柱之非也不更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
氣以渥其惡則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為誤非也紂為長夜之飲
文王朝夕曰祀茲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俎何則非疾
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橫悖長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七

廿七論災王三

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
公拜起驕悖三見三咎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
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為驕商子可順為慢
必須加之捶杖教觀於物者異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夫
人君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二子
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為寒溫之報此則天與人君俱為
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皇天之意愛下譴告之
宜也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
是故離下兌上曰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

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晁濬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墮
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蕕或令之負豕二言之
於除晁濬也就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
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革以自寬董安于緩帶絃以自促二
賢知佩帶變已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
他氣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二賢
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繆公好淫樂華
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
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七

廿七論災王三

故諫之為言間也持善間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刑甫刑篇
曰報虐用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賞寬惡
也夫復為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也故以善駁惡
以惡懼惡告人之理勸厲為善之道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傲
周公勅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若桀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
毋以禁之夫言毋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毋必二辭聖人審之况
肯譴非為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合德
聖賢以善返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德之驗哉孝武
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有凌雲之氣孝成皇

帝好廣宮室楊子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為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之氣者孝成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為他氣以譴告人君反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為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竇嬰灌夫疾時為邪相與日引繩以糾纏之心疾之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從其俗與之俱僂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蘇武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武而毀趙他之性習越土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夏服雅禮風告以義趙他覺悟運心竊內如陸賈復夏服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哉政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反襲也謹告人君誤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於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豈云當篡畔哉人道善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天道宜然刑賞失實惡也為惡氣以應之惡之義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之法惡其隨非而與惡人為群黨也如束罪人以請吏離惡人以異居首匿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淡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今刑罰失實不

為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為寒於寒為溫於溫此猶憎酸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水也由斯言之譴告之言疑乎必信也今燠薪燃釜火猛則湯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猶熱冷也顧可言人君為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乃言天為人君為寒為溫以譴告之乎儒者之說又言人君失政天為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也先異後災先教後誅之義也曰此後疑也以夏樹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穀棄不藏夫為政教猶樹物收穀也顧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為災乃言天為異以譴告之不改為災以誅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也盛夏陽氣

熾烈陰氣干之激射裂中殺人物謂天罰陰過外一聞若是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為譴告誅伐猶為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之說也或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譴告不改後將復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即不為譴告何故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自有占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知堅冰必至天之道也子雲識微知後復然借變復之說以效其言故願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譴告政治不改將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時猶子

章之願伏陛下以俟熒惑徒處必然之驗故譴告之言信也予之譴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自然無爲轉爲人事故難聽之也稱天之譴告警天之聰察也反以聰察傷損於天德何以知其譴也以其聽之聰也何以知其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之狂而育聲今言天之譴告是謂天狂而育聲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也大人刺而賢者諫是則天譴告也而反歸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

古論大觀

卷三

年論五十六

道懼愚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証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譴告之言矣驗古以知今天以人受終于文祖不言受終于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卿與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啟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心在聖人之體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反然災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無聖人安所得聖人之言贊人廢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時妖論

前

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若夫大石自立偃柳復起此形神之異也男子化為女死人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變態在于人間言語音聲此精神之異也夫豈形神之怪異哉各以其類感因應而然善則為瑞惡則為異瑞則生吉惡則生禍精氣之際自然之符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物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血失其節而妖人妄生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非求請所能致也又非可以求福而禳災矣且其人不自知其所然而然況其能為神乎凡物之怪亦皆如之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譴起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者當武帝之世賦役煩衆民力凋弊加以好神仙之術迂誕妖怪之人四方並集皆虛而無實故無形而言者至矣于洪範言俗則生時妖此蓋怨譴所生時妖之類也故通于道正身以應萬物則精神形氣各返其本矣

古論大觀

卷三

時妖

折滯論

盧藏用

歲用常以俗多拘忌有乖至理乃著折滯論以暢其事詞曰

容曰天道玄微鬼神幽化聖人所以法象敷庶由其運行是故太昊造甲子容成著律曆黃公裁變玄女虛謨八門御時六神直事從之者則家強國富違之者則輔弱朝危有同影響若合符契先生亦嘗聞之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子所謂曲學所習儒儒所守徒識偏方之小說未寃大道之通論蓋易曰先天不遺傳稱人神之主範圍不過三才所虛中進退非邪百王所以無外故曰國之將興聽于天將亡聽于神又曰禍福無門唯

古論太觀

卷二十七

三折滯論

人所召人無業焉妖不自作由是觀之得失興亡並關人事吉凶悔吝無涉天時且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為善者天降之福不善者天降之殃高宗脩德桑谷以變宋君引過法星退舍此天道所以從人者也古之為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歛蠲減則人富法令有恒則國靜賞罰得中則兵強所以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赴苟違此途雖卜時行刑擇日出令必無成功矣自季代遷訛俗多微倖競稱怪力爭勝詭言屈政教而就孤虛棄信賞而從推步附會前史變易舊經依託空文以為徵驗覆軍敗將者則隱秘無聞偶同幸中者則

共示崇飾豈唯聽之增感亦乃學人自是嗚呼時俗訛一至此為夫甲子與師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異制勝之時苟修其德何往不濟夫環城自守接陣重圍無閑地形不乖天道若兵強將智粟積城堅雖復屢轉難剛頻移太歲坐推白虎行計貪狼自符鸛關之祥多移蟻附之困故曰任賢使能則不時日而事利法密令正則不下筮而事吉養勞貴功則不禱祀而得福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太公犯而逆天時也韓信背水爭地利也並存人事俱成大業削樹而斬龐涓舉火而屠張郃未必暗同歲德冥會日游俱運三門並占四殺杜郵

古論太觀

卷二十七

三折滯論

齒銀押唯計沮壞下悲歌實皆利印君以並資狀勝不事良圖則長平盡坑固頃恒濟襄城無噍亦可常保是知拘而多忌終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遠小數金鷄樹一方為楚國之殃高昇林中適構淮南之禍刻符止盜反更亡身被焚燄神翻招夷族吁嗟威斗不禱赤伏之運築城斷岡可救煮鹽之哭火災不驗禪竈無力以窺天超乘階幽王孫取監于觀德九徵九變是曰長途人謀鬼謀良歸有道此並經史陳迹聖賢通規人違乎哉詎宜滯執客乃感然避席曰鄙人困蒙不階至道請事斯語歸于正途而今而後方焚著龜毀律曆廢六合斥五行浩然清慮則

將奚若吾曰此所謂過猶不及也夫甲子所以紀日月律曆所以通歲時金木所以備法象龜蓍所以前人用聖人以此神明德行輔助謀猷存之則叶贊成功執之則凝滯于物消息之理其在茲乎客于是循牆而周帖然無氣口噤心醉不知所以答矣

實貢論

王符

國以賢興以誦哀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時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畧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終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沈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敷以實其有小疵勿擢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曾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得勸論

皇甫謐

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露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机乃發三才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于唐朝或先覺于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于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世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于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能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于六藝之府散意于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

古論大觀

卷之七

三六釋勸

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直可以冲邁此真吾生曜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韶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蹙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于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序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迂主之累下至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群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司命並臻飢不待食振藻皇塗咸扶天官子獨棲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覲暉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義和促轡大火西頽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歲也

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冲靈翼于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闥闔步玉岑登紫閣侍北宸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措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恭叙彝倫存則鼎食亡為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班駟辭容服之光燦抱敝褐以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蕙愛也循方圓于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物勞薄群生寄生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之光元氣混蒸衆品仰

古論大觀

卷之七

三七釋勸

化誕制殊微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率于權力以利要崇故蘓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削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疎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捐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劔感主文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崩陳鼎足之勢東郭劫于田榮顏闔耻于見逼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恭德乎三皇齊風

乎虞夏欲溫，而知暢不欲察，而明切也欲混，若玄泥不欲蕩，而名發也欲索，而條解不欲契，而繩結也欲芒，而根不欲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而任德不欲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机者以動成好無遜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味德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礼之方一浮一沉蕪淨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召之臣朝有聘賢之礼野有遜賓之人是以支伯以幽寂距唐李老寄跡于西隣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憲娛道于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市于布衾子木偃息以存觀荆萊志邁于江岑君平因著以

古論大觀

卷之七

三

著道四皓潜德于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金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直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群賓故能棄外觀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之明路入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疾追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時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同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馬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于九經岐伯剖腹以調

得而鵲造號而尸起文摯伯命于齊王醫和踰術于秦晉倉公發秘于漢皇華佗存精于獨識仲景垂妙手定方徒恨生不逢乎君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于天錄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

古論大觀

卷之七

三



知人論

司馬光

考制度習威儀辨牢餽之等詳遠近之數此宗人之職也察清濁別正邪協律呂之音律綴兆之容此太師之職也練士卒簡器械戰必勝攻必取此將帥之職也明法令審獄訟禁疆盜此司會之職也便舟輿利器械守法度禁淫巧此工師之職也考龜蓍占殺祥相吉凶視休咎此太卜之職也若大選賢而進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賞敗官者誅此則人君之職也夫天下至廣也兆民至衆也萬机至繁也而天子兼而有之必將以一人之耳目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四

知人論

司馬光

智力為之則所及者寡所廢者多矣是以明主擇輔佐以論官師論官師以正羣吏正羣吏以和萬民則治約而事無曠矣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君明則臣良臣良則事康也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又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用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言文王罔敢知于茲此為人君急于知人緩于知事也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于音臣恐其聾于官也是以笑荀子

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是所

以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是以是傷遊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循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四

知人論

司馬光

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統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自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恭已而已矣由是言之人君之事守莫大于知人也昔者舜華百川不如禹殖百穀不如稷布五教不如契聽五刑不如皋陶典百工不如垂典山澤不如益典禮不如伯夷典樂不如夔然而明此八者之本能知其人而任使之者舜也譬如車之有轂官之有棟人之有心此群聖所以為之役而歸之功也嗚

呼帝主之事美矣大矣固不可得而言也齊桓公兄弟爭國暴于豺狼閨門不治甚于狗彘然獨能知管仲之賢舉國而委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是以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指麾左右而諸侯莫敢不從後世言桓公者徒知其賢而不復知其惡也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齊文宣帝荒淫狂悖甚于桀紂然而知楊情之賢悉以國事委之時人以為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凡此皆淫昏暴亂之君也彼以能知賢人而用之大者以霸其次以安小者以存况乎以聖君而用

古論太觀

卷之三

四

四

賢臣是猶王良之御六驥逢蒙之閑繁弱孟賁之揮干將何適而不達何射而不中何擊而不斷哉或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則既知之矣抑以堯之聖而失之四凶孔子之聖而失之宰我子羽夫人豈易知也哉曰是則然矣夫射者必志于的弓矢既調專精審固而發之雖或不中亦解矣與夫冥冥而射者不猶愈乎昔臯陶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成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是亦知人之術也顧人主不深察而已矣

古論太觀

卷之三

四



去能論

程泰之

能莫大於無能而有能為下名莫大於不可名而可名為小夫
有形於專專故偏而易見無泯於兼兼故真得窺其全孰知偏
全之分而擅不可名之能者其知宰相之體乎天子之臣一職
一事等而上之各有所賤而惟宰相無職天下之才明可折獄
文可典禮武且仁者可為司寇司馬而不聞長於某者可為宰
相惟其無職故無所不職惟其無長故無所不長此其能高視
天下而獨制其表也歟今夫元氣之散也得其溫且煥者物資
以生得其淒且肅者物資以成信有能矣方其含四氣于未形

古論大觀

卷五

四四 去能論一

而求生且成其可能乎能生是春而已誰與啟秋能成是秋而
已誰與發春惟其自處于不生不成之外則生生而不自生成
成而不自成也是無能之能而非有能之能也知此可以論大
能矣書曰如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夫惟其無技也故凡有技者惟我用若彼
以其技而吾亦以其技則我與彼同物於物而曾不能以相高
其能裁品長短而運用之欵故用技者之不可有技也非禁其
有也亦不容有也昔者房杜之佐唐也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
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用兵而房杜濟以文夫自

迹觀之房杜其亦無能矣君定亂而我不著功人善諫而我不
著直人善用兵而我不能武合是數者皆無有也而公議賢之
何賢乎賢其不專而兼不僭而全得體故也使房杜亦計其功
則濟時之文孰與經之使房杜自行其直則王魏之直必不能
相容也惟其自處于無能故能自泯於無迹所謂輔相爾維
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乃其房杜之大者歟

古論大觀

卷五

四四 去能論二

閭俗論

唐庚

自古諸侯風俗小大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闊達寬緩而多智金吾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為疆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門迫於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醜覲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於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為本今士大夫連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於學治道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七

四六 閭俗論唐一

有則不容於時今之建言也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趣一切辨治而已非能有益於宗廟社稷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為上世矣然則前此風俗嘗廣矣當是之時唯恐其疏爾形勢非有不同年未日居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大都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廓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闊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未必優於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

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彼陋而一時人物大率悍而短小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為善邪者可使為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知太乎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七

四七 閭俗論唐二

激俗論

方 帖

不有以起天下之懦無以絕天下之偷不有以致天下之愧無以杜天下之姦天下之俗天下之人為之也而風俗成壞則必有為之先者矣非為之先者能成壞天下之風俗也天下之成固視夫斯人者而為趨向也天下之人舉不為而斯人獨先為之則舉天下皆觀夫斯人斯人者獨奮而上之人莫之沮也則天下爭先效之矣是故斯人者天下之鋒也天下之鋒易以銳亦易以折天下之人其剛毅不屈直道自守瀕死而不回者天下固知其少也天下而有斯人也則天下之觀必有在矣是以

古論大觀

卷五十七

四八激俗方一

明主因其獨為者而優容之以聳天下之觀以厲天下之鋒而不敢輕折天下之銳何者懼其一折而不振也昔者漢武之世汲黯以直道倡於朝矣而黯以此被疎元帝之世蕭望之又嘗以直道倡於朝矣而望之竟以此遇禍成帝之世王章又嘗以直道倡於朝矣而章竟卒不免此三人者皆天下之鋒也而當時之君不能優容之以信天下之氣而遂折其鋒天下之鋒一折於武帝而姦佞之風起矣再折於元帝而姦佞之風成矣三折於成帝而姦佞之風極矣故漢之風俗始壞於武帝大壞於元成風俗大壞而漢遂以亡非有能亡之也漢自亡也天下之

人其剛者不可一而懦者常十九是懦者常多也有一人焉立於群懦之中而卓然有以自奮此群懦者之所聳觀也天下左聳觀乎斯人而斯人者不旋踵而遂去則天下之觀沮矣天下之觀沮則天下之氣索天下之氣索則不懦者將折而入於懦而懦者愈懦矣天下之士習於偷懦而不羞則安於為姦而不耻平居不敢一犯人主之怒而有急則臨大事而不敢爭此張禹孔光之流所以誤人之國而獨全其身者也嗚呼悲夫天下之士豈皆務全其身而誤人之國邪上之人逆折其鋒而勸之使苟容耳平居有敢言之士則臨難多死義之人何者義固有

古論大觀

卷五十七

四九激俗方二

以激之也是故明主以名驅人而以義激之使之震厲奮起自拔於庸人而不肯為苟容之行然後天下之懦風始轉而回之矣天下之人惟其樂於名而勇於義也是故名可以率而趨而義可以作而起也否則惟利之趨而已今世議者乃多以好名而咎天下之士士之慷慨勁正好議論者則皆以好名而詆之不目之以訐則斥之以狂而士之立志不堅中無所守者每有所為復以近名而自沮嗚呼近名者不取而惟近利者乃可邪古今天下唯兩途耳不入于名則趨于利伯夷蓋近名之尤者也盜跖不好名之極者也以近名者之為非則伯夷者曾盜跖

之不若耶為天下者得伯夷而用之不若盜跖之可委任邪則以名驅人而以義激之愚夫見其可廢於今也

古論大觀

卷三

年

徽宗 方二

貴忠論

王符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濫況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行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挾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

古論大觀

卷三

王符

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譖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人常禍傷於能也哺乳多則生癰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

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顧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門而樞朽也常若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順上天心下育人物而欲順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古論大觀

卷五

五

賈論三

機論

馮用之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之至微用之至廣大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階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必悅之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利必遠之知利而知害知去而知就其惟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也箕子周公知機之臣也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其中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善用則集乎百祥昧用則來乎百殃故天之一發龍蛇為之起陸人之一發天地為之反覆范蠡善用也勾踐

古論大觀

卷五

五

以之克霸無極昧用也楚國於馬珍瘁至哉斯術也莫不以合義為本超時為用苟悖於義則悅隨者寡未達於時則虛其事稽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神矣雖離婁之目不可視烏獲之力不可制南金之利不可斷迅雷之聲不可及夫神器至重也堯不與子而禪於舜蓋取聖之機也舜不讓丹朱而復禪禹蓋取時之機也兄弟至親周公離於管蔡取賢之機也秦越之䟽羸氏合於由余取霸之機也設令堯與丹朱而棄舜億兆之心竟歸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忘大義而顧小節不承堯而禪禹則不謂之明君矣周公脞管蔡而不戮必墜文武之業則不謂

之。伯鄙由余而不用必失四方之士則不謂之霸王矣天下雖聞之而不可知雖見之而不可測善為國者如偃師焉民如幻也欲之動欲之靜機在於我豈當不悅乎善為君者猶造父焉人猶馬也欲之東欲之西策在於我豈有能違乎經曰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富哉是機也我以天下為親為子天下孰不以我為親為子乎夫然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旨也則知欲安者必先安於人欲利者必先利於人能安人而人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者未之有也漢祖入關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寶貨悉分士

古論大觀

卷二

論機論二

卒善利人也卒收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富此聖人之作也項籍反是而亡不亦宜乎善為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於室而潤於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公也既忠且公君其薄之哉民其怨之哉祿位其去之哉雖不厚於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而室自潤矣此君子之為也鄭侯處位而舉淮陰厚君者也入秦不取金璧而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位冠三傑聲流萬古韓信忌刻酈王殛逐田橫欲有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伊戚雲夢生擒夫域中至太之謂道天下至賁之謂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身獨善有機無道好謀而異倫攸數伯夷叔齊守死也

主謂億兆塗炭侯周武裁李斯趙高好謀也豈知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道相須盡善盡美然而發機之要實資於時故進而得時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取而得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默而得時亦機也進得其時則有利伊尹于湯是也退得其時則無悶二疎辭祿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甘羅陟相是也捨得其時則元吉泰伯去吳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傳說是也默得其時則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晁錯所以見誅也退不相時則禍白起所以伏劍也取不相時則招各許伐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號也語不相時則殆辱薛治諫其君

古論大觀

卷二

論機論三

也默不相時則受謗子家從其賊也所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得其機則雖變為心腹况其恩者乎失其機則親昵反為勍敵况其疏者乎齊桓用讎能盡管仲之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衛懿好鶴失於臣下之望國之有難士卒不戰夫如是則一得一失易於反掌一興一亡疾如旋踵為國家者可不務乎或曰老氏云以智治國之賊不以智治國之福然則智非機耶機非智耶荅曰機者生於智者也智者隨其性者也大人君子得其遠者大者為而不有功成不居使天下熙熙然若春臺如享太平不知帝力故為國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思兀

元然如草木鳥獸而能治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者近者嗜
欲繁焉矜伐在焉是非生焉爭鬪興焉故為國之賊聖人慮百
世之後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垂此玄言蓋抑揚之旨也且聖人
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不仁之仁豈非機耶國不用機以克永世
匪我攸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圖昭々前史萬機之鑑仲尼云
知我其神乎有旨哉有旨哉

古論大觀

卷七

莊

九論第四

斷論

田錫

謀慮者斷之始也勇敢者斷之用也若謀慮未甚精成敗未盡
見情偽未洞知而不忍欲利欲勝之意不忍小忿小耻之心卒
然奮發自謂決斷斯乃剛忽而趣敗也安得謂之斷哉若謀慮
已精成敗已見情偽已審而猶疑事或未濟尚憂理之未盡猶
豫於大難惶惑於臨機本謀亂而不能堅守始慮撓而不能必
行是謂無斷也噫排大難濟大事立大功垂大名皆由於斷也
陷大惡致大亂墮大功失大事亦由於斷也蓋謀熟而後斷則
大功大名隨之而興矣智淺而言斷則大惡大亂亦隨之而陷
矣昔桀惡日盈湯德日新干戈未舉成敗之數先定也湯乃勃
興應天順人一戰而克遂自諸侯而為萬乘主斯則湯之智慮
已精成敗已見而果敢於斷也其次商紂縱虐而文王之德素
積於民民心歸周久矣一旦武法成湯之舉師次牧豳風裂旗
旆武王震恐以為天意未從遽思中輟唯太公獨排衆意以為
必克是則武王之斷未侔於太公洎秦滅六國威名雄迹信有
英斷長戟巨鉞銷為金狄聖謀國典焚為煨燼將以矜諸侯之
兵也將以愚天下之民也若是果斷自謂超三王邁五帝然而
陷大惡致大亂失大位得非斷於強暴而不斷於仁信乎由是

古論大觀

卷七

五七斷論四

知有斷於威武也有斷於為仁也有斷於用賢也有斷於貞介也許由棄堯之禪讓伯夷絕周之蔬粟是斷於貞介也管蔡流言周公誅之大義滅親之斷自周公始也龍逢比干以諫而死是斷於為忠也伊霍廢黜由已足斷於為大節也燕王用樂生雖謗書盈篋而委任愈堅此則斷於用人也項藉勇傑不能終用范增所以霸王之業卒為漢有豈非無斷於推心乎世祖單騎入銅馬之軍人人相悅其推心也唐太宗之初頡利控弦者二十萬臨於渭濱太宗單騎隔水責之戎人畏伏下馬謝罪于時臣僚進諫以為輕敵上曰國家初定若是之弱即生戎心

古論大觀

卷五

英斷論七

所謂智畧周通而決斷果敢也漢祖數項羽之罪而弩矢竊發責敵之罪頗類太宗然為飛鏃所中若萬一不幸即漢祖之斷有餘而料敵之智或淺也有以見楚子投袂而起孟明焚舟而前是皆幸而成功豈是善謀而能斷哉夫智與斷在乎兼備也若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使漢祖從酈生之言斷而不疑則功業無因而濟矣使太宗從高祖之言疑而不斷則家國無因而變矣今之論者皆以韓信不從蒯通之言謂之無斷錫以為韓信不斷於為忠而猶豫思亂以取誅滅也何哉當蒯通說時其心不迴謂受漢恩深不忍叛也及其功高而疑生勢逼而猜起不

能堅守初志卒與陳稀謀亂何始於忠而終於逆蓋無斷於忠節也非無斷於逆亂也詩所謂鮮克有終其是謂乎亦猶孝景始用晁錯之言從之如順流將削七國之封弱枝而強本一旦七國共叛遽聽袁盎之言誅錯以謝七國錯既誅而亂不息豈非孝景無斷於用人而反惑諛誣之言哉若成與敗但思一決而不圖始終慨然自謂決斷不其謬歟故管仲不死子糾之難非無斷也非其死所也晉宣得巾幗之贈不敢出戰非無斷也戰未便也是知智計明然後決斷則事無不濟矣

古論大觀

卷五

五乙 斷論田三

激通論

劉勰

登峭嶺者望遠臨峻谷者必欲窺墟墟墓之間使情哀清廟之中使心敬此處無心而情爲之發者地勢使之然也故駛雪多積荒城之隈急風好起沙河之上克已類出甕牖之氓決命必在吞氣之士何者寒荒之地風雪之所積慷慨之懷忠義之所聚是以梗柵鬱鬱以成縛錦之瘤蚌蛤結痂而行明月之珠鳥激則能翔青雲之際矢驚則能踰白雪之嶺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遠之勢衝飈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涌必漂石風之體虛水之性弱而能披堅木轉重石者激勢之所成也

古論大觀

卷廿七

六十四卷

故居不隱者思不遠也身不危者志不廣也藟秦若有負郭之田必不佩六國之印主父不爲親友所蔑必不窺五鼎之食張儀不有堂下之耻必無入秦之志范雎若無廁中之辱不懷復魏之心甯越激而修文卒爲周威之師班超憤而習武終建西域之績觀其數賢皆因窘而發志緣阨而顯名故平原五達易行之衢也孤峯九折難陟之逕也從高趣下驚馬之步也騰峭登危飛颺之足也以險而陟然後爲貴以難而昇所以爲賢古之烈士厄而能通屈而能伸彼皆有才智又過其時得爲世用也

二十七卷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八卷

政治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董季翔求野甫編次

英傑論

李德裕

帝王之任英傑皆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怨不爲用駕御之術惟漢祖盡之黥布歸漢高祖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盛輩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卧起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八

心

英傑論

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事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浮詞足言宜乎洞開胸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蹕召之不爲薄矣祿山夷狄之譎詐者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鬪之氣擊刺之材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雞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爲梗益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蓄之豈有斯恨

論

豪俠論

李德裕

袁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北名哉
袁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汲黯好游俠任氣節故
乃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以斯言豈徒妄發揚子所謂孟軻
之勇類于是矣夫俠者蓋非常人也雖然以諾許人必以節義
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其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
夫之交援君父之命謂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與者邪所害者
正為梁王殺袁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唯鉏麋
不賊宜孟承基不忍志寧斯為真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
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弘如發蒙耳黯實氣義之無者士之任氣
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為臣必不能死難求
道必不能出仕近代房孺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
山對曰學道者唯猛將可也身分首裂無所吝惜由是而知士
之無氣義者雖為桑門亦不足觀矣

賢論

劉敞

人君之賢其身不若其使賢之為賢也人臣之賢其身賢也不
若其薦賢之為賢也聰明辨惠伎藝敏給此可謂賢矣然是謂
匹夫之為非人君之操也人君者目不自視明者效之耳不自
聰聰者效之口不自言智者效之心不自慮聖者效之故曰百
官當而已矣此人君之操也明者視之則視必遠聰者聽之則
聽必微智者言之則言必當聖者慮之則慮必精使獨用其身
不能治也雖欲治之不能給也故曰不若使賢之為賢也忠信
仁義剛毅有立此可謂賢矣然是謂終身之善也未足以傳世
也人臣者以其宗廟為心焉以其萬民為心焉以其後嗣為心
焉大為之謀而使智者就之遠為之畧而使仁者守之今世賴
其澤後世蒙其福世續其類是天地之功也是春夏秋冬之相
與成歲也故曰不若薦賢之為賢也劉子曰昔者舜有天下大
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舜好問好察通言所舉
而用者二十有二人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而天下治昔者周公
相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日仄不倦勞
於求士所執賢見者十有餘人所交友者百有餘人賢者相與
繼其德而成之至其末也刑措四十餘年故君莫盛於舜臣莫

益於周公不為舜之為者非賢君也不為周公之為者非賢臣也劉子曰君之不君非獨愚也雖聰明辨慧伎藝敏給而不知用賢者猶不君也臣之不臣非獨鄙也雖忠信仁義剛毅有立而不知為賢者猶不臣也昔者桀紂矜天下以能高人臣以聲則是豈不聰明辨慧伎藝敏給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知用賢至於亡也昔者臧文仲相魯國魯國以強其言必當則是豈不忠信仁義剛毅有立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知薦賢至於削也故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所謂驕者非獨以貴驕人以富驕人者也以材驕人者有甚焉所謂吝者非

市論大觀

卷三

四 貴論劉二

獨吝於爵人吝於分人者也吝於教人者有甚焉故以材驕人慢也人怨之吝於教人忌也人疎之是以古之君子莫為驕與吝也求為人君者盡於此矣求為人臣者盡於此矣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君之所以為君也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言臣之所以為臣也君為君焉臣為臣焉雖亘萬世吾不知其可改也

材論

王安石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一蔽者以為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

市論大觀

卷三

六 材論王

道而認認然以為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為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為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皋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

嗚呼齧求其所以異者哉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收筋傷骨不啻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駢騶駟象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為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鋒箴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鶻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擴之于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觀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朴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挺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七 材論五二

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効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材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

合後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鬪之徒起留太崇欽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求者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八 材論五二



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為仁孺孺然而為義不食片言以為信不見小利以為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非義人是非信人非廉人此則無諸已而可勉強以到者也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俱坐之于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于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為吏而吏為將而將若是者豈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推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

九 卷才論

則未有不以揖讓賢于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未必善揖讓于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可以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過焉然而為此者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為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踈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呼號譁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審利酌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個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為此以留意于獨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

見何病不至奈何以撲微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為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于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為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升斗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孝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彼優詔

九 卷才論

卷才論

以居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重困于無用之地而已耶周公之時天下號為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已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況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于簿書米鹽問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賞其過無使為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

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士所為必
挺然出于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
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
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者出矣

游俠論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
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
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
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
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
不執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
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
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

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
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
苗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過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
言曰何知仁義已響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餓死首陽山
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
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
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有衣
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
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和誠使

鄉曲之俠乎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
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
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籍於有
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
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
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
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
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
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
古論大觀 卷廿八 十三世俠同二

侵凌詭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
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遊俠論

荀悅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
之遊俠飭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執者謂之遊說色
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
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由
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
世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以喜怒為賞罰是以
走馳騁越職僭度飭華廢實競趣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
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八 十四世俠論

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
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
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
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循其實故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
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
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放達論

戴逵

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被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肯故也達其肯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跡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木狗未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舉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

古論大觀

卷之八

二五

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未為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燕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偽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為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垂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閑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仍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王之由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遐忘反為風波之有自驅

以物自誑以偽外眩鄙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奄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

古論大觀

卷之八

十六

隱逸論

沈約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遯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又曰幽人貞吉論語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稱又曰子路遇荷蓀丈人孔子曰隱者也又曰賢者避地其次避言又曰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品目參差稱謂非一請試言之夫隱之為言迹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也若夫千載寂寥聖人不出則大賢自晦降夷凡品止於全身遯害非必穴處巖栖雖藏往得二鄰亞宗極而舉世莫窺萬物不覩若此人者豈肯洗耳潁濱皦然顯出俗之志乎遯世避世即賢人也夫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義惟

古論大觀

卷廿八

十七

晦道非曰藏身至於巢父之名即是見稱之號曰叅公由有

可傳之迹此蓋荷蓀之隱而非賢人之隱也賢人之隱義深於

自晦荷蓀之隱事止於達人論迹既殊原心亦異也身與運閉

無可知之情雞黍宿賓示高世之美運閉故隱為隱之跡不見

達人故隱用致隱者之目身隱故稱隱者道隱故曰賢人或曰

隱者之異乎隱既聞其說賢者之同於賢未知所異應之曰隱

身之於晦道名同而義殊賢人之於賢者事窮於亞聖以此為

言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與作者三避之與幽人及逸民隱居

皆獨往之稱雖復漢陰之氏不傳河上之名不顯莫不激貪厲

俗秉自異之姿猶負揭日月鳴建鼓而趨也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為真隱傳格以斯談去真遠矣賢人在世事不可誣今為隱逸篇虛置賢隱之位其餘心俗表者蓋逸而非隱云

古論大觀

卷廿八

十六

逸民論

班固

武王伐纣九鼎於維維邑伯夷叔齊薄之餓死首陽不食其
祿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也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
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
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
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
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
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

古論本觀

卷之六

九逸民

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
不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絀而終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
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
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
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
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萬餘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
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亦善雄久
之為益州牧喜為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

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誼也疆以心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
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
以業其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
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執諸名卿可幾曰君子
德名為幾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其名谷口鄭
子真不誣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楚
兩龔之潔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
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賞乎自園公綺里季
夏黃公角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

古論本觀

卷之六

九逸民

貪腐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
云

儒者可與守成論

蘇軾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之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為桑麻魚鱉之民化為衣冠契為司徒而五教行棄為后稷而烝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脩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世數十而民不叛豈有他道哉周室既衰者其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智既無以相傾則力爭而已至秦之亂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祖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并天下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為子孫無窮之計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為之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而叔孫通亦曰儒者難於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興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為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終莫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

古論本觀

卷之六

儒者可與守成論

夫武夫謀臣譬如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如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也秦始皇燔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之不察直以攻守為二道故悉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禹湯文武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古論本觀

卷之六

儒者可與守成論

使過論

陳傅良

人主之於賢才一有所疎外者未必復知之也凡人之情所昵者易於求其美而所棄者每不見其所長故曰已遂之婦無姬美已絕之交無骨鮑其勢然也世之忠臣才士不幸而有所誤取疎外於其君而終身論廢者亦天下之常患也矣大凡愛重生于密通嫌疑起于離間疎外之臣其君待之也輕而視之不以爲賢其左右之忌其復進者多而攻其短者日至夫視之不以爲賢則其交也難合攻其短者日至則其聽者易疑以難合之心聽易疑之言其欲不棄于其君也亦難矣噫天下之士固

古論大觀

卷五十八

廿三使過論

有失于豪銳少年之氣而涵養成就於投閑置散之日者人主烏可以其舊棄之耶人皆咎文帝棄賈誼以愚觀之帝非真棄生也而不進歸咎者之口有以取之也漢至文帝時蓋三葉矣而秦楚不聞之瘡痍未復劉氏之德澤于民者未深也文帝於此亦思之矣以謂今日之治獨可以寬柔惠和歡斯民之心以厚其愛而壽漢家之曆其他變更有所未暇誼不念此而欲一切反秦之政以洛陽年少而遽欲盡如其意茲固文帝之不妄於誼而絳灌之言所由入也故帝之疎誼也蓋將老其才使爲後圖也長沙之謫鵬鳥賦誼有以太過人者於此而不賢誼帝

原缺第二十四葉

使功不如使過論

陳傅良

天下之事恃其所長者必敗而耻其所不能者常獲故夫意得志滿者不可屢逞而摧敗困踣者是乃明主之所不棄者也何則人臣之立功不憂其挫而憂其銳不畏其敗而畏其專蓋惟挫者有所戒而銳者必驕敗者處事以易而專之者難之也夫事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天下之事倚其必集者未必能有所就也以天下不可必集之事而使意得志滿驕且易者爲之嗚呼難矣哉惟夫摧敗困踣之餘則其心切于自效而愧于無以自贖也切于自效則其用力也專愧于無以自贖則其爲謀也不

古論大觀

卷五十八

廿五使功不如使過論

敢不戒以此遇事其與夫驕且易者遠矣人君圖任之際其可棄斯人也哉此使功不如使過之意人有常言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嗟夫士不可以成敗論也士以成敗論天下微全人矣凡天下之物遭一蹶者得一便更一過者長一識傷弓之鳥高飛驚餌之魚深遊世之深思遠慮之士亦未始不以其困得之也故由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必世之所謂孤臣孽子也士可果以成敗論哉况夫英雄豪傑之士非以其才有餘爲可喜而以其更事之不多器識堅忍之不足爲可慮也啟發之機必生于憤懣之後知情僞者亦得于險

艱難備嘗之中久於得志非人臣之福也故凡英雄豪傑之士不有以沮抑其氣拂亂其所為以固其謀以大其所受者不足以大用于天下昔者留侯以其警秦之志不勝其忿而奮于一擊之間當是時子房蓋幾死矣及其以謀輔高帝則能舒徐陰伺以決楚漢之雌雄李陵之勇嘗以數百騎深入不毛之地蓋漢將之翹楚也而終之僨軍降虜是何其拙于前者或智于後勇于昔者乃大謬于今邪蓋惟夫一擊之悞陷于虎口者有以怛怛留侯之心而增益其所未能深入之功高出漢庭之右者乃所以盛李陵之氣奪其魄而覆其軍也嗚呼人君其可以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八

其後

摧敗拂亂之者而棄天下之英雄豪傑也哉大抵天下之功未嘗不成於有所警懼而敗于有所忽也悞心起于自訟忽心起于自矜茲二者功過使之也昔人有夜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援弓而射之一發沒羽下視乃石也却而復射則矢躍無迹夫射一也而中否異焉何哉以虎視石則其心有不免之懼以石視石則恬不知怪而以戲處之者也故夫以功處事以石視石者也以過處事以虎視石者也人君之用人也能得以虎視石之心者而用之亦何所不濟哉而每每以過棄人是未免以成敗論矣愚嘗見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成以謂

百姓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天幸不至之絕夫子長不少假借于屢勝之去病而獨惓惓于老死不侯之李廣何也亦嘗疑之矣蓋至于孟明秦穆之事然後喟然嘆曰嗟夫子長之意深矣世無秦穆不識孟明士之以有過棄者不獨一李廣也賈誼紛更之請似有少年浮躁之失誼之思未熟也長沙之謫誼有大過人者矣而亦卒以不用死嗚呼誼之不得為孟明不足恨也文帝之不得為秦穆可惜也哉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八

其後

天人相與之際論

陳傳良

天下之理涉於誕者難為言也夫言而當天下之理者惟其不誕也而近於誕則君子宜置之也宜置而不置而猶或言之則君子豈固好夫神其說者意其將以動夫人也人之情不動于其常而動於其異是故足以動人君子欲行其所以動人之意而非異則不足以見是故無惡於誕也夫無惡於誕而甚于言深言之則近於誣淺言之則無益于戒一言而動人主之心者則君子之言也論漢儒者皆陋其災異之說而容其之說則始於董仲舒嗟夫使漢儒之言災異者皆仲舒之如亦奚陋焉吾

古論大觀

卷十八

天人相與之際

故於天人相與之際以為非漢儒之言也君子之言也凡君子之言必有所不得已而後有言也君子而得已且將至於無言之物不足以懼者人主之心也彼固以為無所可忌也夫以天下有猶可以懼之情猶狎常而惟異之動也則人主以其無所可忌之心而欲以其常者懼之吾見其莫之懼也已以無忌之心聽莫懼之說吁非天下之福也然則天之說君子蓋不得已也昔者堯舜之君臣雖或言天要皆太畧之說也而言天之著則見于伊尹見于周公夫固謂堯舜之聖不必以天懼也而太

古論續觀

卷十八

天人相與之際

成王之為非假諸天焉則其心將泰然而自安是故天之說始於人主懼心之衰蓋理之在天下其明者易玩而幽者使人眾且尊故幽之權所以濟明之所不行而天人之說所以濟告語之所不及也且天果與乎人與否也吾不敢知也人果與乎天與否也吾不敢知也所貴乎君子之言蓋關其所不知也有所不能所則君子何敢言之君子而至于語人以其未必知而率犯其所不敢非善于為言則吾恐天下之有以議已也蓋惟其語人以其所未知者易以求實其說犯其所不敢者其中固惑之也是故不失之深則失之淺失之深則人將以為怪失之淺則君惑侮之也人將以為怪則不足以傳人主而猶侮之則不足以警夫欲一言而足以傳後足以警今非善為言者不能也甚矣漢儒之不善為言也京房翼奉之徒吾固不暇責之詳也而劉向張禹則大儒也向之傳五行曰人主舉某事則有其應議者至今以為迂而張禹之論日食則以為天譴不必言其積至於成王氏之禍天人之說未足以為信也而猶可以為信者以其中有所不可測也而至於不見信者則容有不顧者也故自向之說興而人主無不測之畏自禹之說興而人主有不懼之忽向失之拘禹為失忘惴惴之失淺而已無忘惴惴則為

大不忠吾故於天人相與之際之說是以善仲舒之言非漢儒之言而君子之言也雖然自其有仲舒之言也是以有漢儒之言也天下之言愈發則愈窮也孔子之言性曰性相近而已孟子則曰善荀卿則曰惡楊雄則曰善惡混三子之說固夫子乎出也則漢儒之說固仲舒乎出也吁夫子之論性也仲舒之論天人也而後猶窮焉吁信矣夫言之難也

勉彊行道大有功論

陳亮

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而不操也不操其心而從容乎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幾之繁而責事之不效亦可謂失其本矣此儒者之所甚懼也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人主以一身而據崇高之勢其于聲色貨利必用吾力焉而不敢安也其於一日萬幾必盡吾心焉而不敢忽也惟理之徇惟是之從以求盡天下賢者之心遂一世人物之生其功非不大而不假于外求天下固無道外之事也不恃吾天資之高而勉彊於其所當行而已漢武帝好大喜功而董仲舒之言曰勉彊行道大有功可謂責難于君者矣請試申之昔者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彼皆大聖人也安行利行何所不可又復何求于天地之間而若此其切哉蓋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是不可一息而但已也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所以受形于天地而被色而生者也六者得其正則為道失其正則為欲而況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目與物接心與事俱其所以取吾之喜怒哀樂愛惡者不一端也安能保事事物物之得其正哉一息不操則其心放矣放而不知求則惟聖罔念之勢也夫道豈有他物

哉喜怒哀樂愛惡得其正而已行道豈有他事哉審喜怒哀樂愛惡之端而已不敢以一息而不用吾力不盡吾心則勉疆之實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無一民之不安無一物之不養則大有功之驗也天祐下民而作之君豈使之自縱其欲哉雖聖人不敢不念固其理也武帝雄才大畧傑視前古其天資非不高也上嘉唐虞下樂商周其立志非不大也念典禮之漂墜傷六經之散落其意亦非止于求功夷狄以快吾心而已固將求功於聖人之典以與三代比隆而為不世出之主也而不知喜怒哀樂愛惡一失其正則天下之盛舉皆一人之欲心也而若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八

三十一

道遠矣有功亦止於美觀耳堯舜之都俞堯舜之喜也一喜而天下之賢智悉用也湯武之誥誓湯武之怒也一怒而天下之暴亂悉除矣此其所以為行道之功也經典之悉上送官非武帝之私喜也用為私喜則真偽混淆徒為虛文耳夷狄之侵侮漢家非武帝之私怒也用為私怒則人不聊生徒為世戒耳使武帝知疆勉行道以正用之則表章而聖人之道明必非為虛文也誅討而夷夏之勢定必不為世戒也其功豈可勝計哉武帝奮其雄材大畧而從容於聲色貨利之境以迄應乎一日萬機之繁而不知警懼焉何往而非患也說者以為武帝好大喜

功而不知疆勉學問正心誠意以從事乎形器之末溥博淵泉而後出之故仲舒欲以淵源正大之理而易其膠膠擾擾之心如柄鑿之不相入此武帝所以終棄之諸侯也夫淵源正大之理不於事物而達之則孔孟之學真迂濶矣非時計用之罪也齊宣王之好色好貨好勇皆害道之事也孟子乃欲進而擴充之好色人心之所同達之於民無怨曠則疆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于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貨人心之所同而達之于民無凍餒則疆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貨必不至於陷而非道之害也人誰不好勇而獨患其不大耳人心之所無雖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八

三十一

孟子亦不能以順而誘之也不忍一牛之心孟子欲其擴充之以至於五十之食肉六十之衣帛八口之無饑而謂之王道孟子之言王道豈為不切於事情梁惠王問利國未為戾于道也移民移粟未為無意于民也孟子皆不然之而力以仁義為言蓋計較利害非本心之所宜有其極可以至於忘親後君而無可達于事物之理非好貨好色之比而況不忍一牛之心乎聖賢之所謂道非後世之所謂道也為人上者知聲色貨利之易溺而一日萬機之可畏疆勉于其所當行則庶幾仲舒之意矣夫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

王者之法如何論

陳傳良

人君不必遠有所慕遠有所慕則近有所遺似若無害也而君子不之取者以近者不足慕棄而遠求可也遠而無異于近則何必貴耳而賤目哉而況天下之理得于所聞不若得于所見之詳且吾惟無所見則亦無所慕既獲見矣踵之躡之惟恐其不彼若也奚暇他求哉此而不求徒以古人已陳之迹而求聞其所未聞者吾意其竊是名以夸天下也其于治夫何益王者之法如何吾意成帝問其所不當問杜欽之答又答其所不當答君臣胥失之嘗謂慕堯舜者不堯舜慕三代者不三代居今

古論大觀

卷六

三言王者之德

而效古惑矣彼堯舜三代非不足慕也吾刑罰不能清何有于畫象吾政事不能修何有于舞干吾賦取無度教養無術何有于助微杜序序之異哉故凡治政不古者皆慕古過也吾不能于今而能古乎是故堯舜者唐其俗田非不井也而新自新宮非不同也而秦自秦孰知夫成康其稱者循高祖之法而商周其德者守漢家之法度也彼冀其相若者亦以其不今于今則亦不古于古也君天下者其可捨近而慕遠哉豈可畧所見而稽所聞哉伊尹告太甲周公告成王吾不知其幾言也昧爽丕顯之說子惠困窮之說懲故厥德之說克自抑畏

之說一言一湯一話一文伊周非不以堯舜望其君正以人君

不必遠有所慕也湯文商周之堯舜也慕湯而湯慕文而文亦堯舜也奚必慕唐虞之堯舜也哉嗚呼成帝王者之法之詔杜欽天地之對有愧于伊周多矣漢之天下高祖以寬仁結之文景以恭儉固之孝武以雄才恢拓之孝宣以宗核震厲之子子孫孫律令漢也爵祿漢也賦役漢也科制漢也兵農漢也成帝此慕此稽則此治矣近之不考而遠訪也帝欲為禹湯刑文武刑身漢而治不漢帝慙且慙矣何禹湯文武問哉不劉不王不功不侯此帝家法也五侯茅土諸舅秉軸何法哉輟洗所聽止

古論大觀

卷六

三言王者之德

輦所受此帝家法也章之死輔之罪漢法似不如此也大明求衣廟精為治帝知之矣帝熱之矣湛酒溺色日以夜繼帝誰法歟帝而慕帝之家法雖不純三代而漢之三代矣尚烏舉所見之法而燕越之而遠者之慕將誰欺歟雖然帝之治國失矣吾猶冀杜欽之對有以開帝之漢也吾意欽以帝之所見為帝反覆言也今不是之法而以法天地者為言嗚呼何欽之所言不達時務邪人君非甚庸亦必知所失矣豈待欽言邪欽而王陵也吾知必以非約對況帝之時名號雖劉而柄實王也帝而問之漢法則權不王而漢不新帝不之問帝惑于遠有所慕也欽

不是對欽非愚也欽鳳黨也言則帝悟而鳳斥矣欽恐一言而帝以感悟此欽之所見欽肯是言邪高宗俾率先王之訓說告以先王時憲德宗庶幾二祖之間李絳對以合法祖宗欽非愚于此也言則帝悟而鳳斥矣欽肯是言邪漢之不振吾始成之尤而終欽之尤

古論本觀

卷二十八

宋王若陳

為治顧力行何如論

陳傅良

士有一旦卒然遇其君者未見其趨舍之方則亦不可以徒告之何者未見其趨舍之方徒信而許之固不可徒疑而禁之又不可蓋吾誠有見焉則語之有故而入之有繇斯可以切中其心而深動乎其聽語之無故而入之無繇彼將以為卒然之泛言而無益于理亂者矣是故君子寧緩言之姑勉其所自為而徐為之計申公之始見武帝也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公之意蓋有待而後言也嗚呼可謂老成長慮者矣何也獻言于其君莫難于君欲聽言而吾未得其所以言也羨慕之未專趨向之未一則其臧否無形而得失無證而言之不過曰欲如此欲如彼夫莫得其當而一聽其擇此所謂書生之冗談而人生之所習聞者昔者傳說之遇高宗其口甚相歡也而說未始有一辭及當世者命之以納誨復之以從諫皆大畧之說也及進之以率百官則始一二而言之蓋至于黷祀之論累數十言而高宗不俟其終篇輒勦其說而有旨哉之歎然後知說之發誠中矣說非有懷者猶如是蓋卒然一見之頃其相告之語法如此武帝之立年猶未冠而其任申公也臨政猶未朞月也王恢莊助之策未施而邀功之隙未聞文成五利之技未售

而神仙之好未萌相如漢皇之賦未斐而文章之習未勝張湯杜周桑羊孔僅之徒未並進而賦歛刑法尚文景之舊也當是時仲舒對策帝為之善則疑于是田蚡用權帝不之禁則疑于非出見臧綰與論侯術則又疑於是入見竇后與論黃老則又疑于非公也以山林耆老一旦入對其諫邪勸邪抑匪諫匪勸而游說之邪夫其幾冠之年方為是未暮之政以疑于是非之心而聽勸諫不定之說則是誠無益哉故豈若從其所自為而詳察其行事凡天下之事履之而後見有所試而後可以求其所欲也使武帝力行之其政善其事得則吾有勸未晚其政不善其事有失則吾有諫未晚嗚呼老成慮顧不輒發也如此夫當禽而射矢無虛捨天下之良工也意病而加藥庸醫為之故凡與人而有言而言不見信者非其料想之說則其嘗試之說也況人情有其意而無其形吾從而言之則諱懷其實而無其名吾從而指之則避孟子一見齊宣王過許之保民宣王不自諒也易牛一事齊王甘聽焉管仲之責楚固巧矣南征不復之事楚終得以辭之無他吾臆言之也是故臧否無形得失無證則不可泛言乎其君若申公者誠非所謂李生之冗談也

古論大觀

卷五

李德裕

天下強弱之勢論

李德裕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有不能弱者有強而示之以弱者有弱而示之以強者能強能弱者王不能強不能弱者亡強而示之以弱者其兵多勝弱而示之以強者亦能以全其國故秦以狼虎之威據關中金城之固蠶食諸侯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此能強者也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大馬而不得免去居岐山之下而從之者如歸市此能強者也突厥頡利寇長安飲馬渭水太宗傾府庫以與之和而使李靖邀擊大破之卒犁其庭而擒頡利此強而示之以弱者也諸葛孔明相先主以取蜀崎嶇山谷之間而無歲不出師以擾關中此弱而示之以強者也晉平吳而失中原隋平陳而終江都此不能強者也燕以亡首而激秦息以違言而拒楚此不能弱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可以強不能用之則強反以為弱在倂仰之間耳齊有無知之亂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霸此以弱為強也吳爭衡上國而卒滅於勾踐智伯欲分趙地而卒亡於韓魏此以強為弱也審強弱之勢而善用之天下庶幾乎可定

古論大觀

卷五

李德裕

形勢不如德論

蘇軾

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為形勢雖彊要以仁義為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為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歡然而合：而不去則為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而不知返則為寇讐彊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後復四顧而不知

古論本觀

卷二十八

四十一

其所恃當是之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言為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為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有以地為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博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

不若秦之暴然要之皆本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吞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為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為之備患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古論本觀

卷二十八

四十一

保天下之志論

李德裕

有天下者必有保天下之志然後王業可興有一國者必有保一國之志然後霸道可立蓋志者氣之帥而事功之所基也有志主於中然後見於外者必求所以保之之人而賢材於此乎進用必圖所以保之之具而政事於此乎修舉人民在所樹循之而害民者必除土地在所固守之而侵地者必却隨其所保之大小而大以王小以霸則其志之不同也至於懦而無立志竊、然惟以保身為計賢材政事土地人民皆莫之恤則豈獨不能保天下及一國雖欲保身亦不可得矣昔日武王助上帝

卷八

卷八

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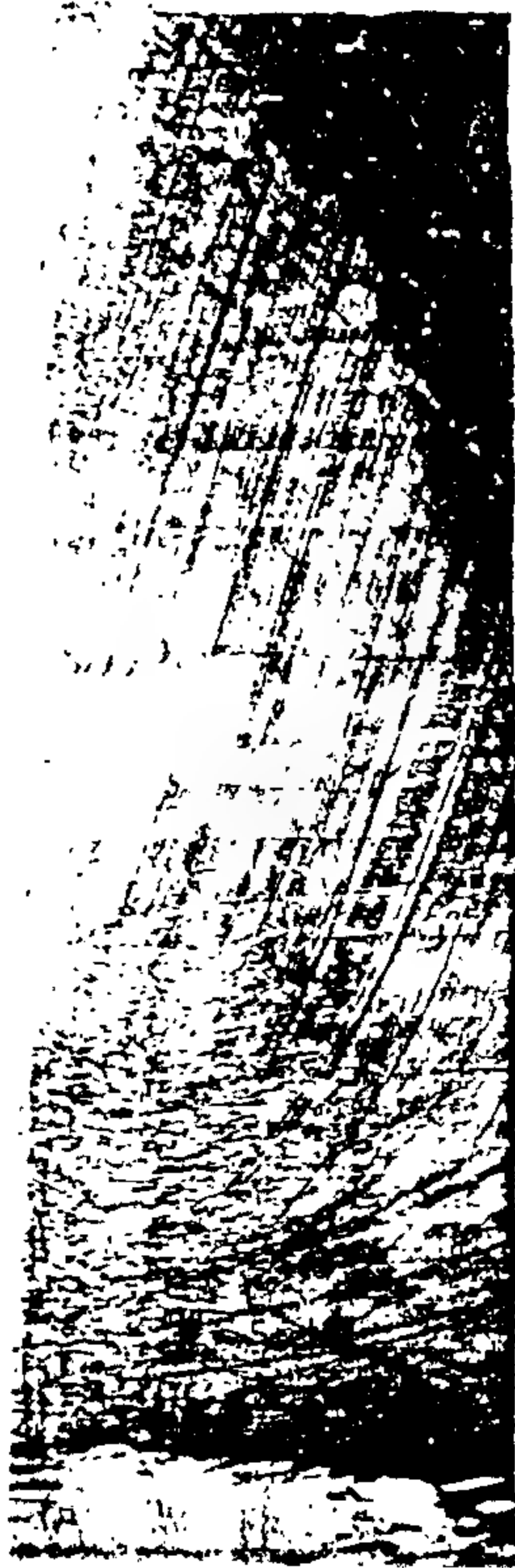
以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不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故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有保天下之志哉由武王推之則後之創業中興凡能與帝王之業於天下者皆其志足以保天下者也昔者齊小白曰先公優笑在前賢材在後國家不日引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而社稷之不血食故相管仲而授之以政豈非有保一國之志哉由齊小白推之則後之裂土分民凡能立霸道於其國者皆其志足以保一國者也至陳隋之主則不然煬帝繼體守成荒淫失度偷取目前之逸盜賊滿天下而不知也嘗引鏡自照曰此好頭項誰將斬之其後

卒有江都之禍陳叔寶據有江左不卹政事隋師伐之國危矣乃曰吾自有計遂與妃嬪同入于井其志如此身且不保而況能保天下及其國哉由是推之則古之亡天下與失國者槩可見矣夫志小者不可以語大志近者不可以謀遠志錐刀之利者不足以論萬金之儲志藋藋之食者不足以議太牢之味而況與天下國家安危存亡之至計哉書曰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又曰功崇惟志射無志則不能以中的士無志則不能以崇功有天下國家者無志則不足以保民呼呼君人者尚志取其先務也

卷八

卷八

卷八



除天下之患如治病論

李綱

善除天下之患者如良醫之治病視其輕重緩急而為之方以
其病之小者易其病之大者而徐圖之病在虛寒則必以熱藥
補焉勢不免於有過則徐思所以涼之病在實熱則必以寒藥
瀉焉寒不免於有過則徐思所以溫之故治洞泄者必至于痢
而治強陽者必至於羸皆以小易大徐圖之而後安欲一投藥
而遂無患者無有也方楚漢之爭為高祖之患者項羽而已漢
兵追楚至固陵而韓彭之兵不至高祖謀於張良曰未有分
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八

四

除天下之患

王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
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使各
自為戰則楚亦易敗也高祖從之而韓彭果引兵來破羽垓下
而楚遂亡夫張良非不知與韓彭之地廣其後必致於叛而謀
如此者其意以謂楚之患大韓彭之患小不捐此地以許兩人
則韓彭之兵不會而楚不亡俟楚既亡已除其患之大者而後
除圖其患之小者可也故卒許之其後楚亡而韓彭果叛漢誅
之而天下遂定若良者可謂能知以小易大除患之術矣今天
下之大患在金人與蠭起之盜賊其勢非復方鎮之制而假之

權不足以捍禦而議者乃憂方鎮之制行將有尾大不掉之患
若唐室然亦可謂不知輕重緩急之理欲除患弭亂其可得乎
嗚呼安得以子房固陵之策告之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八

四五

除天下之患

土崩瓦解蠶食魚爛之勢論

李德裕

天下之勢有土崩有瓦解有蠶食有魚爛所謂土崩者一傾頽而不可救秦隋之末是也所謂瓦解者雖叛散而猶可拯漢之吳楚之患唐之安史之亂是也所謂蠶食者其受惠在外寢以及於內秦之於六國是也所謂魚爛者其受惠在內寢以及於外漢唐之季是也夫秦隋皆以苛法虐政威制海內而制之以胡亥煬帝之昏淫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亂而政不修故陳涉李密之徒因時而起奮臂大呼天下從風而響應國遂以亡而不可復振此之謂土崩漢至文景之間可謂盛矣而

古論本觀

卷二十八

四六

吳楚乃因蠶錯削地之故起而為難合七國之兵帶甲數十萬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卒以敗亡唐至開元天寶之間可謂盛矣而安史乃因中國無備之故起而為寇陷河朔覆兩京然不數年而卒破滅蓋唐漢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雖有乘間竊發者猶可治也此之謂瓦解齊楚韓魏趙燕之師約從而攻秦之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遠巡而不敢進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之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奔逐北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因利乘便宰割分裂攘肌及骨而六國之君卒不能以自存此之謂蠶食漢唐之季皆權歸於閹宦人主之立因其定

策大臣廢置出其指呼姦邪諛佞結為死黨而忠憤名節之士

禁錮擯斥而不復用及其甚也外召強臣以誅之閹宦滅而國亦亡故董卓奮而漢祚衰全忠騁而唐室危皆禍自內始而卒至于不可料理此之謂魚爛夫瓦解之禍輕而土崩之禍大蠶食之禍遲而魚爛之禍深故天下之患在於土崩而不在於瓦解蠶食猶可禦而魚爛不可支則其勢使然也今不幸夷狄憑陵盜賊蠭起而有瓦解蠶食之勢然當救之使不至於土崩魚爛猶庶幾乎其可為也不然為可勝既哉

古論本觀

卷二十八

四六



偃武修文論

李 竦

國有二柄以濟人天有四時以成歲文武者君之威惠春秋者天之生戒故人君法天時順人望人歸於德天應以時莫不奉此而寧災由斯而康俗所謂文者足以經邦國所謂武者足以定禍亂故武在合變不可一黷文貴經久可守為常請借前事而明之庶斯得矣夫以堯舜揖讓湯武干戈干戈在乎止武揖讓資乎偃武故得享國日久多歷年所三王既往霸者是繼晉文伐原以示信齊桓勤王以稱德宋瑒好戰以殲越徐偃專文以喪亡王霸陵夷列於秦漢始皇威懾六國建萬代業陳城郭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八

四九 偃武修文論

焚詩書平使宗廟為墟身殞下國黷武之徵也高皇夷秦項誅韓彭陸生著書叔孫制禮脩文之漸也光武以長者戡難孟德以應變即戎故得擒樊崇破袁紹雖未悉於至理道亦存乎息戈晉文之對何曾不聞經國惠皇之溺賈后竟至破家吳王石頭之都劉備益州之地但區區於守險曾不暇于脩文後魏則多難臨朝後周則經國日淺雖孝文捨辮髮服衣冠未能倒載干戈休放牛馬武帝降高緯戮晉公甲兵未寧中道而殞武則不可文則不如東晉之僅保江山宋祖之草創社稷道成以殷憂啟祚蕭衍以戡定與王陳主以好內亡隋皇以征遼喪皆不

明於文武適足為我驅除况高祖端拱無為太宗大功繼統高宗致位於玄默中宗御俗以康寧睿宗之恭膺大寶玄宗之克清海內肅宗之收復二都皇帝之光有六合方今四夷向化萬姓歸心總七聖之殊勲正百王之隆典然干戈未息瘡痍未瘳脩文之期取則不遠偃武之義今則時哉

古論大觀

卷二十八

四九 偃武修文論

禽惡鳥論

曹植

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人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說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道于田見鳥鳴于桑見其聲噉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頌謂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栖于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為之說而今普傳惡之斯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應陰氣之動陰為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鴟鵂然故俗憎之若其為人災害愚古論大觀卷二十八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九卷

政治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沈庭陽復父甫編次

國用論

馬端臨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後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也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觀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內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為國者因之兩漢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於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主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龜鑑也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一

太宰節財用論

鄭伯謙

或問王制之書言冢宰歲杪制國用此九賦九貢之後亦有九式以節財用冢宰以王論道經邦者而區區以理財用之未何也曰君心之非莫大乎侈心之生財聚於公上而大臣不敢撙節於其間則府庫之充物財物之流穰而人主之宮室器用服食賜予一切始無度矣是故蠶蠹心術之大源而以道佐人主者之急務也余嘗論冢宰屬官以為內外庭宿衛之士之賤者也烹庖饗膳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醢醢之物之微者也次合幄帶喪服為未用官寺嬪御洒掃使令為冗役而宴

古詩大觀

卷十九

三

太宰節財用論一

私玩狎之際易以惑悅人主之耳目而侵竊大臣之權柄是以冢宰一舉而盡握之此固一說也然而府庫之財物國家之耗費亦莫大乎是數者之間使太宰身不得總其人心不得約其用則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益之目誰得而論之秦漢以來散無統紀武帝窮奢極侈尤為無度衛士已三萬人而即衛之外又增置其門羽林南北軍之外又增置八校尉無復多寡之節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充天子私供養太官七丞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胞人主宰割無復豐約去取之制黃門給事禁中鈎盾掌苑囿尚方作禁器御府主衣服掖庭永巷亦

古詩大觀

卷十九

三

太宰節財用論二

置八丞上林池籞多至十監無復用舍損益之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金錢以鉅萬計縣官空虛而吏始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矣異時元帝在位雖號溫恭少欲而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之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疋此御史大夫貢禹所以拳拳獻忠願減諸離宮及長樂宮衛之太半大僕減食穀之馬水衡減食肉之獸省宜春之苑罷角觝之戲復齊三服官之舊而還高祖孝文之節儉也雖然禹但知高祖孝文之節儉而豈知有太宰九式之均節耶以周禮考之膳夫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禽不會酒人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內府歲終不會王后之服司裘歲終不會王之裘與其皮事夫一歲之財有限而司徒所以制一歲之入冢宰所以制一歲之出者亦有常令而皆曰不會豈真使王后世子得以自便而自取耶彼賤有司也以區區賤有司而與至尊較出入之是非計用度之當否則於勢為不順於事為難行是以上取之而下供之而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益之數則自有九式存焉吾可與知而與至尊者較曲直取與耶是故好用匪頒吾則共之

芻秣幣帛吾則共之工事羞服喪荒賓客祭祀吾則共之以至
向之所謂賤士辱事微物末用冗役吾又一切共之而一日祭
祀之式至九曰好用之式太宰則總持之夫惟財共於有司而
式法持於太宰是以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取百官有司於此
亦不敢至於違式法而過共宰夫以式法掌祭祀酒人以式法
授酒材掌皮以式法頒皮革委人以式法具薪蒸木材職幣以
式法歛幣餘職歲以式法贊運會太府以式法頒貨賄人主之
私心以式法而碍則侈心以式法而銷國用不屈民力不匱而
王府之財用始沛然有餘而論道經邦之地始造原立本於此

論太宰

卷之五

四 李氏附錄

而無以蠱壞之也或曰小宰之職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
之戒其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今
九式之中乃不及朝覲會同軍旅田役何也曰朝覲會同之用
不過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殮宰而已此則賓客之式也軍
旅田役之用亦不過幣賁委人共委積新帛司勳掌實地官正
頒衣裘車人矢人繕人藁人司弓矢司甲兵之數一切皆有法
式以給其財此則幣帛芻秣匪頒工事之式也或又曰軍旅田
役莫大於餼糧而不為之式何也曰居者積倉行者裹糧人自
為具非公家之所給也公家之所給惟官府中供軍事者耳此

則有廩人治師役之糧食倉人共道路之穀食遺人掌道路之
委積是不為無法也大抵太宰之所謂理財惟急於理其出而
已蓋財多則下之用者易失之滲漏上之取者每患於過差九
式之法不過以樽節人主亦以隄防百官有司之失物避名也
式法不行而後上下始交征利矣錙銖而取泥沙而用竭九州
之財不欲以贍一人之欲而公私始俱受其病矣嗚呼是其所
以為秦漢歟

論太宰

卷之五

五 李氏附錄

泉府論

王應電

古之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已于後乃有商焉泣于有無自物所出之處遷之于所無之地有賈焉積盈待之自物所生之時藏之于既竭之時故商之為言以商計財利為事也賈之為言以網羅財利為心也夫以利相交人已相形不能無私已之心故一物也賣則欲多買則欲寡彼此競為虛誑爭辯于是乎起然猶自己之物弊端未甚也至於有商賈則專以年利為事旦暮算之凡可以利已而生息者無所不至濫惡為飾凡可以欺人而覓利者無所不為于是山野之賸不得不資于市而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六 泉府論

其受屈則有無所控翹者至于天患民病乘急踊價衆方以為灾禍而彼獨以為樂幸孤寡貧窮假貸稱責此方以為困苦而彼乃以為資息又大利所在則奸細于是而竊窺大衆所萃則奇袤于是而聚集故可以利民者莫如市而可以害民者亦莫如市也為民父母均吾赤子可以無虞治之法與轉移之方哉是故肆長陳其貨賄而美惡不得以混淆賈師奠其價值而貴賤不得以任意司稽巡其犯禁胥師察其飾行債隱而詐偽不得以相欺有胥以掌其坐作出入則事不亂有質人以為之質劑則人心信服同度量一淳制而物有所準司號禁號亂司稽

執盜賊而強暴無所容凡此皆治于未亂之前也其有犯禁而事覺梗化而成訟者小則胥師賈師聽之大則市師聽之則夫民之入市者交易而退何有不得其所者哉至于市中之物有利于人而不厭其多者則使之阜為害于人而不可有者則使之無又有罕用而不可無宜有而不可多者故無則使之有多則使之少蓋或有無其征屢或低昂其價直以示夫去取輕重之意無非欲以利吾民而已然此不過以民間貨物為轉移之方耳猶未見吾君民一體之意也民有貨物不適于用市而不售者雖賤而亦樂輸也則以其價買之事居積者不得抑其價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七 泉府論

而取焉及市中既乏而民欲買者雖貴而亦樂從也復以其價賣之擁富資者不得高其值而與焉是以市中無甚賤之物而民之有貨者不傷亦無甚貴之物而民之有用者不困也然此猶有交易之意也至于民有喪祭大事適空乏而不能卒辦聽其從官賒用事過即還蓋民有急而無措官有餘而無用賒而與之有益於彼而無耗於此所謂惠而不費者也然此猶欲其還也至于民有極貧者則遂貸而與之以其不可以為繼故以國服為之息蓋力者民之所自有而無待與外公事者上之所不能無而必欲假之于民者故貸之而使服國事下之用物者

若食其力上之與物者若假之直與焉而不損周焉而可久以是而保息乎貧民市法之善莫有大于是也後之人心量既非古人之心量俗儒或以時政而妄釋經語纖人或屈聖經以便已私因有禁貴債歛滯貨之云遂為均輸之說賤則買之貴則賣之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利人主乃自為商賈而牟利焉因國服為息之云遂有放錢收息之舉惡豪民之取息病民人主乃自為豪民以病民焉彼瞽瞍者遂因而訾聖經謂之何哉愚嘗因是而推原夫聖人制利之心矣蓋利者人所同欲也多亦何用財者本無所用也竭則廢事故聖人者立為政教使愚夫

古論大觀

卷五

人

之自足其用亦不能不取之于民以足國之用耳豈有力為巧

法人棄我取以陰奪民利又為之固財自守坐視民之困窮而不救復愚弄之使之借而出息哉故夫商功計利奪彼與此日積月累以肥其家者匹夫之行也以宇內為家通有無同憂樂以均平為事而不使存一夫之不獲此天子之事也故君猶天也覆載生成豈有利于物相之于天下也乃家事也君民一身豈有助君以為歛于民且古者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盡藏于已于後而有借孔子曰有馬者借人乘之借而收息乃周衰已後事註疏一差荆舒因執之以殃民然亦未有能推聖人公天

下之心以明經旨而服其心者愚是以不能無遺喙也彼賈人之子纂絃之流皆不足道嘗因是而反復熙寧之事以謂安石承宋室削弱之弊欲起而振之是矣謂當時之務莫急于強兵強兵莫先于富國亦未為失但謂富國須取之于民此念一興其謬何啻千里遂以市井之心用市井之人行市井之事且操君相之勢執平治天下之說而行之視彼禦人之劫奪而猶有所畏忌者殆加數等矣後之人猶以其文章制行而不敢非之夫文以載道失道而文亦何所用行檢而失其大經亦陳仲子之流耳何足道哉

古論大觀

卷五

人

泉府賒貸論

馬端臨

按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閭閻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為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濶畧為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紊亂民而階亂王莽之玉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

古論大觀

卷五十九

十一

為歆莽之偽書而不可行或以為無關雕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為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之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悞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御逐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為之斟酌

區畫俾之均平貨財則盈而歛之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卿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攷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芟舍大閱之法以其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弊：馬察：馬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為法之弊者蓋以私士子人痛痒常相關脉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

古論大觀

卷五十九

十二

泉府賒貸論

然既世守其地世守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為一體既視為一體則姦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為郡縣為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為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暮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暮而已及瓜矣有疲悞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受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撓已極矣

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間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為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為變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為便慎無擾獄市之誼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為經國庇民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教斯可矣蓋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瀆亂矣昔子產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為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此俱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與人謗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按鄭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夫以子產之賢智而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偽其念慮必足以洞究得失決不至如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從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墮但未能悉復先王之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磨以歲月然後昔之謗謠者轉而為謳歌耳况賢不及子產所強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

平而為青苗諉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為姦法不能禁錢入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笞必用而州縣多事矣是皆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糴糴之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糴糴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簡便賒貸之法捐錢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繁擾然糴糴之說始於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帝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則周官泉府明言之豈周公經制顧不為其簡易者而欲為其繁擾者乎謂周禮為不可信之書則左氏傳言鄭議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也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為然熙寧諸賢所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為貧者願貸與之

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予之而并令保任貪者代償所通則損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為簡易兩得之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以為美談未嘗見其有熙豐之弊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徇時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盡不肖也蓋累世之私土子人者與民情常親、則利病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者與民情常疎：則情偽不能洞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以青苗賒貸一事觀之則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適變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說也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一四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平準論

杜祐

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賦支計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矣割剝為務岐路多端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荐饑兇逆承陳構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豈唯天時緬惟高祖太宗開國創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周月而能成之雖神算睿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及也夫德厚則感恩深則難搖人心所繫故速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歛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為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道適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涸而復流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歛：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寧歛之欲薄其可得乎在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下之人知上有優恤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五平準論

歲三日未有直歛人之財而得其無怨取之不薄令之均乎
自邇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并致財
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
士而能達也人者瞋也可使由之不可使因之審其衆寡量其
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歷觀制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
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
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頴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
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
賈立雖本於求利而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於經
古論本觀
卷二十九
十七年論世

若賦歛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歲之用不幸有
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衆廢於執殖者寧免賦關
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古論本觀

卷二十九

十七年論世

會計論上

鄭伯謙

或問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總於太府其王府則專掌王之器物以共王之服食好賜其內府則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其外府則專職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於司會則惟總其會司書則惟總其書職內則惟已其入職歲則惟稽其出職幣則惟振斂財幣之餘與夫司裘掌皮則又皆惟會計一物一用是自太宰而下其出納移用之權盡總於太府而司會至掌皮則不過糾察鉤考之而已總太府則下大夫為之長而司會則反以中大夫為之長司會之權反

論大觀

卷五

會計論上

重於太府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也以會計之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檢括而為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彼將聽命之不暇而何敢以究鹵莽而察姦欺鹵莽姦欺素所忌則沉溺掩蔽之弊生而匱乏楊虛之患至暴征橫斂之原必自是而啟矣是以聖人必使之有相臨之勢以去其相蒙之私然後理財之本末為可觀今以司會而下攷之所謂職中職歲司書職幣司裘掌皮亦均之為理財也宜屬於太府而皆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不惟此也太府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掌財用財者無不於太府受財焉而詔王及

太宰廢置乃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抑又不惟此也司會司書皆一體也司會掌六典八法八則之二司書亦掌六典八法八則之二夫六典以治邦國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鄙乃宰相之職業而太宰之所以佐王者也二之以小宰固其理勢之當然彼司會司書乃亦得而二之司會之權不重乎夫惟會計之權重則糾察鉤攷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之中事不至於欺偽用不至於乾沒數不至於虧耗國計不匱而功化無不舉推而至於典法則之處無不各行其所行大抵欺罔不生則財用足財用不缺則百度無所虧可以備威儀可以興文物車旌

論大觀

卷五

會計論上

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衣裳冕弁尊爵俎豆之禮止而郊天祀地下而師田行役冠婚喪祭皆可以並舉而無遺當其禮制樂作兵寢刑措而餘財餘力之效雖神祇祖考尤安樂之治道之成天下夫孰有廢而不舉者向使司會之於太府不敢論其曲直當否不敢抗其是非上下相蒙以為欺而彼此相容以為姦則不終日而匱乏隨之矣財力既屈國用蕭條下無以應無厭之求上無以充法式之用上下解散而禮樂廢事廢墜而荒落向之所謂六典八法八則太宰固不得而自行矣然則周家所以重司會之權者固將以助太宰之治也春官太史亦然鄭

氏不深於周禮乃謂太府若漢之司農司會若漢之尚書不知漢以司農少府掌內外之財而尚書特少府之屬官耳糾察鈎考之權安得以其屬而行於其長也而後之儒者則又疑泉府倉人廩人掌泉穀之出入而不會計不知此三者之列於司徒特以其事近於民耳若會計則同出於司會而已且其致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財用所以於其入而會之也掌官府郊野縣都百物之財用所以於其入而會之也以其入而考其出所以參互而會之也百官之府百里遠近之郊三等之采地司會皆得以會之固不應若尚書之卑而法不及行於司徒之屬也先

書論大觀

卷之六

會計上

王建官之意深矣漢唐何足以知之漢興之初亦嘗少近於此以蕭何為相國而以張敖為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並立其事權為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鈎致為甚公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於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選計相也止於一月其更計相而為主計也又止於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主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存焉遂使鄭氏猥以尚書而充之每觀文帝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而

十勑皆以為不知而請問治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宣帝之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詔望之為御史大夫即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耶是未可知也自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為中準而列於內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太官御者鈎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為監又選用奄人以領之不惟無稽攷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以至李唐此弊不革財雖掌於士大夫之手而糾

書論大觀

卷之六

會計上

察稽攷猶未有執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其名非不美也然當時三司獨設副使以三司使為之長則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鈎致之於勢為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均之為失用官之意也渡江之後南庫令宰相提令雖稍異於他官之檢校而內外不得以兼統矣然則因宋朝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司會之名使之權尊勢重以臨於三司之上而受令於三公之下國用其庶幾乎

會計論下

鄭伯諫

以問西漢自計相主計之司農少府分受天下之財倉曹又分司農少府之財利權散主漫不可攷疑其為防甚疎矣而當時之財物反以充美東漢自光武歸鹽鐵之利與郡國併水衡之利於少府以少府之隙澤於司農司農以四時受郡國錢穀之數四方調度一切皆託又有尚書以參互鈎攷之利源始澄不相淆亂疑其為防甚密矣而當時財物反以耗散而不足何也曰東都之不足固其法之所宜有也宮中用度一切付之有司豈後世之所能堪尚書少府之屬耳焉有其官長理財而其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三會計論下

官屬能攷之者前二論已詳之矣此不必復論乃若西漢之所謂充羨亦不過一時取天下之財而聚之公上耳非有會計之法以通融上下之有無以均節財用之出入而至於有餘也食貨志言武帝之初承文景之後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腐敗而不可食財物之浩穰漢之富庶於是為極矣然建元三年平原河溢民已相食何但此廩也六十餘年之富庶未三年遽不足以支一朝之變乎蓋自賈誼是錯勸文帝以蓄積均之為蓄積也誼則欲公私之兼足而錯則專剝民以原

今年入粟於邊郡明年入粟於內郡郡縣之倉庾皆盈矣而民則無顆粒之餘平居無事猶以自支而不見其缺一旦旱乾水溢變起倉卒民則何以支此帝也嗟然徒見其上之有餘而不知其下之不足外則窮兵黷武內則窮奢極侈公卿大臣曾無一入焉執均節之法以限制其方張之意至是則公私俱困矣竭四海之財不足以贍一人之欲財力既屈急征橫歛生民復被其毒蕭然殆無以異於水旱之時也嗟夫舉天下之財而藏於國其歛之既無度舉國家所有之財而奉一人其用之又無節而其極也又不免暴征於民以寬其目前之計若是而猶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三會計論下

曰西漢之財物充羨吾亦不知其以何者為充羨也况又有所謂鹵莽蔽覆之失乾沒滲漏之弊千姦萬欺之轉移攘竊乎取之無度用之無節而會計之尤為無法蓋嘗觀之中尉脫卒動數萬人王溫舒樂安隱田幾四百頃康衡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石慶少府陂澤多為貴戚冒墾石顯版籍甚不明而口算田租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稅武關以給守卒遠田車師以給過使上武紀下西域公車索米於長安東方朔掖庭出私錢以養宗室丙吉即官出私錢以市財用楊惲齎券甚不明而廩祿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嚴助內史假貨殖多不入

說寬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萬韓延壽乘傳而行郡國矯賦至
六百萬賈誼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而無定期也乘
輿賜竭取給大農食貨大農錢盡續以少府贖誼平陵工作取
諸水衡宣紀私用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用甚紊亂而無定
制也以至無額雜賦羨租之積尤為泛然無統如贖罪之錢儲
於北軍江充無名之錢儲於郡內張安世卒吏之錢寄於州郡
東海廩犧之錢寄於馮翊韓延壽軍市之租委於邊吏馮唐則
其渙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尤存不聞有奉
公廉平者羅遺穀百萬而虛數至六十萬斛趙充國餽民牛車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二四會計論

而增價至三十萬田延年甚者或私僦賓客而入多逋負鄭當
時則其轉移侵藉尚有未易悉數者蓋自漢家無計相之官公
卿大臣無有能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侈於上人臣肆其
於於下而民獨被其害於中以至若此時也周家之所謂充
羨宜不如此夫以漢去周之近使其參酌周制有書契版圖如
司書則口算田租何至於無定數有頒財受財如太府則劑券
廩給何至於無定所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日成月成
歲成之攷出入則課最期會何至於無定期有玉府外府則經
費私用必不至於紊雜有職內職幣則羨租雜賦必不至於渙

散總而言之有會計之權如司會之重則凡百官吏又將不敢
以容其姦欺奈何聚天下之財於公而聽君臣上下之各自行
其私乎恣人以財而人無不貪猶飲人以酒而無人不往也與
人以利而人無不取猶飼馬以芻粟而馬無不食也周公創法
肯若是其疎乎周家會計之法所以為盡善者蓋不獨攷其國
之財亦將以併考天下之財也以司書觀之所謂知民之財者
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知其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
執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於知田野夫家六
畜之數則井田夫家有多而有寡牧野畜產有蕃而有耗無不
考之知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童而有殖川澤之蒲
葦魚鼈有盛而有衰無不攷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
其虧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蓋上下相通有無相
濟合天下為一體而為之不若漢之判然不相關也論財物之
充羨其本末源流要必如是而後可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二五會計論

權論

張載

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乎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使秦奔修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健吏光武春陵之俠客耳况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入于輿及非斬鴻不韜于鞘是以騫蹇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列也而無長塗羣羊以決之此離朱

古論本義

卷五

權論第一

與聳者同眼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勲居大平之際而吐遠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鬻章甫于越也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子不過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辨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魚水而浮青虬亦鱗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荆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過其人焉有運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散繁霜繫下籠中何以效其操東郭于繚下也白猿玄豹藏于靈樞何以知其接垂條于千仞也屏夫與鳥復訟力非龍文赤鬲無以明之蓋聳政與荆卿爭勇非

獲秦之威孰能辨之故錢夫庸隸抱關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之術抱伊管之畧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為功無為之時難為名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說况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為枉伏莫不飾小辨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于時退之無損于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閱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傑卓蹀傲儻之徒且將伏苑嶽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散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

古論本義

卷五

權論第二

征權論

馬端臨

征權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蓋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歛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權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古論大觀
卷之十九
征權論
二十八
征權論
可從擅然既以立為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為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榷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榷遍於天下矣蓋昔之權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父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權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鹽鐵始於齊榷酤始於漢榷茶始於唐雜征歛者若津渡間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

戶口論

馬端臨

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為士則道問學及其為農則力稼穡及其為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光岳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慚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其有摩挾接三尋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為國之盛衰官既無藉於民之材而徒歛多為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為重而民益窮苦憔悴祗以身為累矣

古論大觀

卷之十九

戶口論

戶口人丁論

杜佑

昔賢云倉庫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曰美哉廢矣既而或又何必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康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贏而國貧不其然乎三代以前井田定賦秦漢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可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為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國豐俗阜寔由於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

古論太觀

卷之九

三十名古今論

際重興而行已然之効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元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消亡大業二年千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其時承平魏之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傍豪強細民貧弱僞充蒸高類觀冗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多輕其數於是使人知浮客被強家收半本之賦為編比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以敷其信後行其令蒸庶懷惠奸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天下俗康人阜類之力焉功侔管葛道亞伊呂近代以來未之有也國家貞觀之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

古論太觀

卷之九

三十名古今論

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仕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乖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本本去枝葉因以迂濶風流相尚本競相驅職事委於群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比一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為按比收入公稅增倍其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吐皆破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極弊之良圖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存興浮冗之輩今則衆矣徵輸之數亦以闕矣舊額既在見人漸難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和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斯矣古之理人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敷化被風齊俗和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均輸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人數于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奸究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井田論

蘇洵

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共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三十二井田論第一

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全其力而供上之稅也周之什一以其全力而供什一之稅也使其半供什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什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

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為而不為以是為恨吾又以為不然今雖使富民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為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既為井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三十三井田論第二

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為也縱使盡能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之世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䟽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

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為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毋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

古論本觀

卷二十九

井田論

井田論

馬端臨

按自秦廢井田之後後之君子每慨歎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強坐擅兼并之利其說固正矣至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則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論最為確實愚又因水心之論而廣之曰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眾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男為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十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之或長或幼或為士或為商或為工入所當周知也為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寢廣然又皆為世卿強大夫所裂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曲沃趙氏之晉陽亦皆

古論本觀

卷二十九

井田論

世有其地又如魯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為予奪校其豐凶以為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以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俟乎攷覈而奸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公廩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雖時君所尚者用兵爭強未嘗以百姓為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廢也而其弊已不可勝言故孟子有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有妻子之說又有暴君汙吏慢其經界之說可以見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衆攷覈難施故法制隳弛而奸弊滋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國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何也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土之還授其奸弊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守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

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乎杜君卿曰降秦以後阡陌既敝又為隱覈隱覈在乎權宜權宜在乎簿書簿書既廣必籍衆功籍衆功則政由羣吏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筭不可得而詳矣其說可謂切中秦漢以後之病然揆其本原皆由平地廣人衆罷侯置守不思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晉大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湖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圯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為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井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四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終二百年而其制盡隳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予之然公槩既久反古實難欲

復封還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產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書論大觀

卷二十九

井田馬四

屯田論

陳傅良

圖天下之大利者不可誇於古人之美名而忘今世之實患也夫誇於古人之美名而忘今世之實患則見其利而不見其害奮而為之其利之效也未收而害之形已先見矣茲事之所由不濟而忘者得以乘而破之也昔者漢之憂在乎諸侯之逼而唐之深福亦以歷世之兵革而未解也則夫晁錯建削地之策於七國方橫之時蕭何段文昌之徒開銷兵之議于西河南定之日豈非漢唐之大利也哉况夫強本以固國戢武以安民三代之所歷行而未盡者也以漢唐之大利而文之以三代之美談則其說之易入而其聽也易甘天下之士必疾趨而樂附之矣其誰曰不可嗟夫孰知夫削地之畫一下而吳楚之變幾危劉氏之社稷銷兵之計一行而燕趙之盜復潞河朔之地而卒無以禁之也故夫誇于古人之美名而忘今世之實患者將以利天下適以害天下也雖然是豈真不可為耶士大夫深思而遠慮不為名鉅斯得之矣天下皆以為安吾不慮然而安也而猶以為甚危天下皆以為喜吾不雷同而喜也而獨為之深憂則其備之也豫備之也豫則其應之也亦不踰是固處之而固行之而成雖有樂敗之功者亦不得而議之矣今之屯田已試

書論大觀

卷二十九

三六屯田陳一

之事也而其效莫著漢之趙充國魏之蘇林雖夫二子之迹古
之其名也充國以方降之漢斃垂盡之先零祇以未裂之中原
營於無虞之許下其從事于此也專其所以害其成者無有則
其為之也暇而其貴效也亦不亟二子處之奚患而今日之事
未可以足論也秋高馬肥馳突而蹂禾稼者中行說之所以排
漢使正胡虜之心未嘗一日忘我者也然則求其利者其無借
趙充國東祇之美名以藉口而不忍思中行說之實患而緩其
備也哉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三九 已卯東

田賦論

馬端臨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
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
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姦偽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
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
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
內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
舍而閭里之情偽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
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姦故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
田而田遂為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泰和
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廢者蓋以不
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
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
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指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與者取之
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
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
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

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一户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于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周禮田制論

蘓轍

世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如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勢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此却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相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周三帝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于是千乘之國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故封而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傳曰方里而井十井

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于衰周為小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邊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為井田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四十四

上至于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于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必有國者不為也楚為掩為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為井者井之原阜隄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而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乎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市糴論

馬端臨

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倣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瘼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倣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糴之蓋買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四十四

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寢失其市物也亦誤曰權蓄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為而指為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誤曰拯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苔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畫後世反籍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

貨殖論

李德裕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可以迴天機幹河嶽使左右貴倖役當世奸人如孝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為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老而不死縱人世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位兄弟光華子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容祿節析猶謂之真人况蕪有榮祿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鈇鉞於棄土施桎梏於朽株無害於其身矣則大易之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亡不足信矣昔秦時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四十五貨殖論

貨殖論

班固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獸萑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獮未祭罝網不布于壑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于溪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鰥魚麋郊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殖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括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壑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干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四十六貨殖論

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楠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于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平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土木被文錦犬馬餘肉粟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四七

而貧者短褐不完哈菽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庸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為姦執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

食貨論

李德裕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奸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為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謗領其職者竊天子之財以為之賄聚貨者所以得升矣操其奇贏乘上之意集於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二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倖得其寶賂多託賈人汙吏處之頗類牧羊而畜材養魚而縱獮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張空簿國用日蹙生人日困楊雄上書言漢武運帑藏之財填廬山之壑今貨入權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四八

食貨論

柳芳

論曰昔開元初宇文融首以稅客戶籍外剩田戶口色役之策行於天下其後天寶間常堅又以穿廣運潭興漕之利楊慎務王鉷楊國忠等議財貨之政君子曰融等之敗也豈不哀哉詩云人之多僻無自立僻融等之謂也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開唐統賢臣左右威至在已姚崇宋璟蘇頌等皆以骨鯁大臣鎮以清靜朝有著定下無覬覦四夷來寇驅之而已百姓富饒稅之而已繼以張嘉貞張說守而勿失自後賦役頓重豪猾兼并強者以才力相君弱者以侵漁失業人逃役者多浮寄於閭里

古論大觀

卷上十九

四九 食貨論

縣收其名謂之客戶雜於居人者十一二矣蓋漢魏以來浮戶流人之類也是時也天子方欲因士馬之衆賈將帥之勇高視六合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然懼師旅之不供流傭之未復思覩奇畫之士以發皇明蓋有日矣而宇文融揣摩上旨款開謁見天子前席而見之恨得之晚言發融口策合主心不出數年之中獨立群臣之上無德而祿卒以敗亡既而天子方事四夷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於是楊崇禮又以善計財帛見幸然廉謹自守與人無害故能獲終融死且十餘年始用常堅及崇禮慎矜皆以計利興功中人主脅權相滅為天下笑而王

鉷楊國忠威震海內尤為暴橫人反思融矣大凡數子少者帶勳使多者帶二十使判官佐使遍於天下客戶倍於往時主司守以取決備員而已四十年間覆族者五葉人賈害豈天道毀夫先王牧人之制既富而聚之以興利也儉則散之以除害也所以哀多益寡稱物平施降及後代亦克用人禮記曰倉廩實而知榮辱人苟不足而可理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觀數子之意欲竭人財乘主之欲殫天下之力以供國竊王者之柄以徇已奪其長策以鼓天下於是權歸掌握利出膏腴呼吸指顧舟車沸渭於萬里之外矣人以豐財為利而融輩竭之矣向之所

古論大觀

卷上十九

五 食貨論

利者豈不反歟而數子方自以為功無讓坐受富貴斧鉞已在其後而謂身安於泰山及其死之蒞醢不足以謝天下豈不思哉於戲以玄宗之才業為中興君奸臣一說利動明主堅等窺其餘烈不顧萬死者貪爵祿也蓋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唐書食貨志論

歐陽脩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歛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歛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五

唐書食貨志論

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歛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井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籩錢穀括苗推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鹽鐵雜論

桓寬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尚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漢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伯子為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辨者陳其詞闇、焉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畧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五

唐書食貨志論

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激切而不燥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畧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恃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廢宗卑亦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

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五

錢幣論

馬端臨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為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前用之物作為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然珠玉黃金為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圖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為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為錢也宋慶曆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為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為幣則始以無用為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飢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不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五

錢神論

魯 褒

有司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頃見蔡母先生班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賁玉帛禽女贄榛栗枣修易不云乎隨之時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宜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為筐篚以机神為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五十六

既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榮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定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于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為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為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為休有軌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思耗折難朽象壽不遺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哉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哥矣富人哀此

紫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戲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閣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聞笑談非錢不發謹曰錢無耳可聞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為福目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

古論本觀

卷二十九

五十七

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旁達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仇大之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座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黨錮論

李德裕

東漢黨錮之禍其始起於其陵有南北部之謠汝南二郡謠其郡守轉入太學諸生郭林宗賈偉節為之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哀重而怨膺者上書誣告其養太學進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訕朝廷亂疑風俗於是天子震怒頒下郡國逮捕黨人而膺等皆坐禁錮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而有三君八俊八頭八及八厨之號其後有承望閹宦意指者上書告張儉與同郡二十四人別相稱號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靈帝詔捕儉等而閹宦諷有司

古論大觀

卷五十九

五十五

奏捕前黨李膺之徒皆死獄中諸為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坐廢禁者幾千餘人凡黨事始自其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延皆天下善士而漢亦自此季矣六抵朝廷清明賢俊在位有以制服小人則天下治安而為國家之福朝廷昏微奸邪得志必須誣陷君子則天下危亂而為國家之禍方靈帝之時閹宦擅權莫之敢撓而李膺張儉之徒振拔汚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皆高尚其道而汚穢朝廷故閹夫儉人因其危而擠之指為部黨一網幾盡而士有不幸罹其禍

者幽深牢破家族而不顧至于伏其死而母歎其義雖顛沛假命而聞其風者莫不欽慕而爭為之主豈不賢哉然膺儉等其取名太多其嫉惡太甚固非自全於亂世之道使遇其時其功蹟豈易量耶此非膺儉之不幸乃漢室之不幸也

古論大觀

卷五十九

五十五

黨錮論

范曄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宥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褻氣片言違正則所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徂詐萌起疆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黨錮論第一

景從矣自是愛相尚奪與時田變其風不可殫其敝不能反及漢相校劔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推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耻見纓紱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

婁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黨錮論第一

朋黨論

歐陽脩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之以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又三朋黨論

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

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王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河之見

卷二十九

又三朋黨論

續朋黨論

蘇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微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

古論大觀

卷二九

續朋黨論

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忍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

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傷才絕學亦足以為唐名臣矣昔樂豫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刑劓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豈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為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有足盜豈有不能返農

古論大觀

卷二九

續朋黨論

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墮其黨以力取武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昔曹叅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奸人之所容也如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奸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茲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文之必死此其所以禍不旋踵惟仇人之禍也奸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辨朋黨論

孫之翰

人君惡臣下朋黨者以其樹私而背公欺聰明而惑福亂國政也朋黨為患如是不可不防然在辨之精耳辨者不特君子為小人所陷矣蓋君子小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濟其功此同心于國事非朋黨也以利合者思濟其欲此同心私計乃朋黨也二者混淆並進非明君曷能辨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為小人所勝必矣蓋君子之徒見為則呆意以進誠其言直其道不能曲防非意之事小人觀之懼君子道行則不便干已取疑似之形讒之于君而君子被讒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六 辨朋黨一

又取自辨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則不然見利則說計以進巧其言曲其道復彌縫其隙用心無所不至但勝于人便于已除薄邪佞皆可為所以多勝于君子也情狀如是非君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疏舉直以唐之四事論之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君雖明為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朋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朋黨君明不足雖察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正觀中蕭瑀謂房喬輩數大臣相黨嘗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及爾太宗謂瑀曰

為人君者須駕馭英才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如此時房喬輩同心國事知無不為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躁復多猜惑妄言喬輩朋黨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數賢何以免責不惟不免其責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業矣此所謂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也元和末裴度崔群同相度以勳德群以仁賢為天下瞻望及皇甫鎔以聚歛進復結倖臣取相位中外大以為非度群累言鎔邪險之狀憲宗反疑度群朋黨罷鎔愈甚至謂度等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構朋黨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六七 辨朋黨七

人之徒是為朋黨帝曰他人之言亦與卿言相似豈易辨之夫以度群之大賢視鎔之邪黨如鸞鳳之于蚊蚋人人可見而憲宗惑之蓋方務侈樂惡忠而喜佞也觀初用度群之意非為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此所謂君雖明為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朋黨辨君子之不黨也昭愍即位其相李逢吉大樹朋黨明報離怨排裴度逐李紳欺君冲年畧無所憚賴帝處厚不顧兇險氣艷言度之大賢雪紳之非辜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度復相閔紳貶逐然不能罪逢吉之姦黨此所謂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朋黨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閔之黨大惡

之觀二李之過似均然情之輕重有異矣亦在辨之也宗閔
元和中對賢良策深詆時病時李吉甫作相怒所言謹其恩命
故宗閔憾焉後宗閔得用必排德裕及其相與者德裕得用亦
排宗閔相與者故交怨不解其過似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
昭愍朝論事忠直有補于時所歷方鎮大著政效又裴度嘗薦
之作相為宗閔輩所沮而罷遂領劍南鉅固監軍王踐言入言
維州事文宗召德裕歸朝遂命為相本由功名用也及秉政群
邪不悅竟為姦人李訓鄭注所譖引宗閔代之宗閔未相絕無
功效著聞任侍郎日結女學士宋若憲樞密楊承和求伴相以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六九辨朋黨

此得之及其出鎮也又由注訓復用此德裕之賢與宗閔不伴
矣又德裕所與者多才德之人幾乎不黨但剛彊之性好勝于
人所怨者不忘所與者必進以此不免朋黨之累然比宗閔姦
人則情輕矣文宗但以德裕宗閔各有朋黨深嫉之不能辨其
情之輕重明已不至矣又聽注訓所誣朝之善士多目為二李
之黨而逐之此所謂君明不足雖察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
輕重也夫太宗之明為人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為人君者當
戒之昭愍之弱為人君者當深思之深思之術尤在盡心焉耳
且有臣言于君曰某人朋黨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當詰

之曰朋黨有何狀言者必曰相援而欺君也君又當詰之曰所
欺何事害于國病于人圖于利其狀明如此朋黨無疑大則罪
之小則疎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陳害人圖利之狀此乃誣人朋
黨大則罪之小則疎之宜矣又或言者陳似是之狀未甚明白
者當審其人與言者位不相逼乎素無讎怨乎何人以公議進
何人以權倖用何人議論有補于國何人才行有稱于時復參
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與被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盡
是道豈有臣下朋黨之事或曰何以盡是道答曰在明與公或
曰中智之主性有所蔽明與公安得至也答曰不聽左右之偏

古論大觀

卷二十九

六九辨朋黨

二十九卷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十卷

政治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王瑞璋子顯甫編次

封建論

馬端臨

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蓋古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土宜曠而史考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成湯八遷史以為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復居商又自商而亳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為自

古論大觀

卷三十

一 封建馬一

卻而臨自臨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之國也然以其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太伯之為吳鬻繆之為楚其子之為朝鮮其初不過自舛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世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于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為己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為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戡然也秦既滅六

國舉宇內而郡縣之尺土一民始皆視為己有耳傳而後劉項與群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誅項氏之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立者與為項氏所立者皆擊滅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吳之屬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荆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傳而後賈誼晁錯之徒舉一有諸侯強大之慮以為親者無分地而疏者偏天子必為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蓋西漢之封建其初則勦滅

古論大觀

卷三十

二 封建馬二

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製滅異姓諸侯所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勦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遷前代所封未聞誅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亦未聞成康而後後畏文成之族偏而又欲夷滅之以建置之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疎畏偏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後令諸侯王不

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則漢雖懲秦之敝復行封建然為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為諸侯者既獲裂土則遽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逮漢之亡議者以為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勢然愚又嘗考歷代之故魏文帝忘其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繫再傳之後主勢稍弱司馬氏父子即攘臂取之曾無顧憚晉武封國至多宗藩強壯俱自得以領兵卒置官屬可謂懲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難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亂宋齊皇子俱以童孺當方面名為藩鎮而

古論大觀

卷三十

三

封建馬三

封建論序

李百藥

貞觀二年朝廷議將封建諸侯百藥於是上封建論以諫之太宗竟從其議論曰

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開治定之規以弘長世之業者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邦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盤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廢弛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古師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罷侯置

古論太觀

卷三十

四

封建論李

實受制於典裁長史之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運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國最久諸子孫皆以盛年稚材出為邦伯專制一方可謂懲宋齊之弊矣然諸王擁兵稍置居父半不能止侯景之難然則魏宋齊雖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晉梁崇獎宋藩亦不能救亂於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復議而王維李斯陸士衡柳宗元輩所論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廢矣

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其治之憂故一天號呼七廟烝祀北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飛名帝錄遭遇興王之運殷憂啟聖之期雖魏武携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惟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勳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宗周卜世小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存斯則龜鬬之祚已懸定宇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裡祀如綫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

封建焉暴秦運距閭餘數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啟誦借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俱啟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為采地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綱紀弛紊斷可知焉刻船求劍未見其可膠柱成音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勤王之師白馬索車無復藩籬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災既罹高貴之殃罕異申繒

古論太觀

卷三

封建論卷三

之酷此乃欽明昏亂自華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為仇敵家殊國異政強凌弱眾暴寡疆場彼此干戈日尋臺駘之役女子蓋髮峭陵之師隻輪不返斯蓋累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上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後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舉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

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賞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自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落陳寶則君臣悖禮共侮微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為已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群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頒條之貴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唯補褐南郡太守幣布裹身萊蕪縣長疑塵生旣專云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疋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

古論太觀

卷三

封建論卷三

之辯安可惑哉至如滅國殺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累無寧歲次睢咸秩遂周王帛之君魯迫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為政之道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啟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被於寰宇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以為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脩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助華既往至公之道斯革况晉氏失馭宇縣崩離後魏乘時華夷雜處重之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習文學者尚長短縱橫之術習文藝者盡干戈戰爭之

心畢為徂詐之階彌長澆淳之俗開皇在運因籍外家驅御群
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時運非直定之功年踰二紀民不見德及
大業嗣文世道交喪先王人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
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理
綜覈前王雖至道難名言象所絕畧陳梗槩實所展幾爰敬蒸
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堅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每
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辟
之刑情必隱側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受納
不簡鄙訥無棄藹堯帝堯之求諫也弘獎名教敦勸學徒既擢

古論太觀

卷十一

七 劉建倫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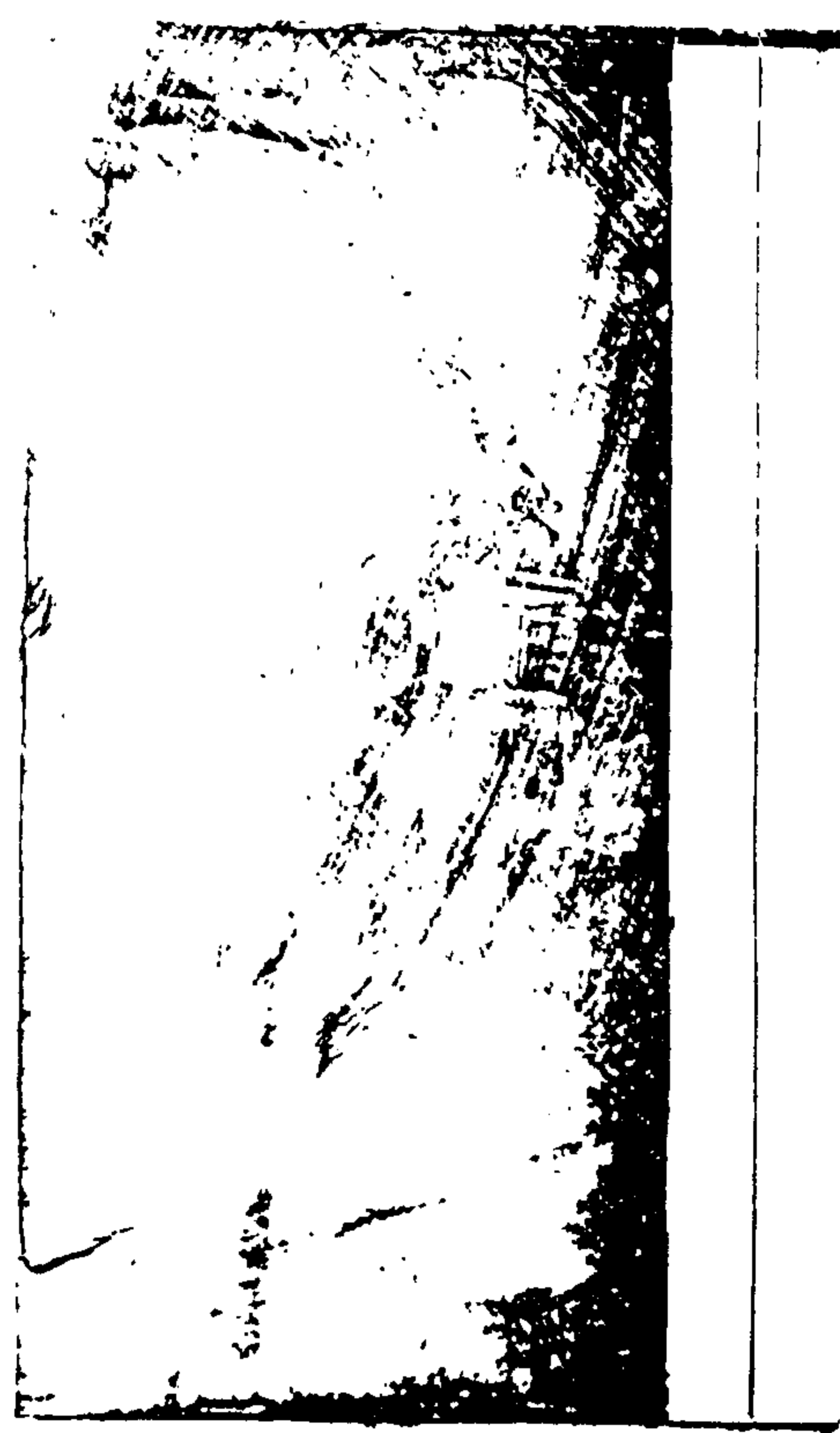
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群臣以宮中暑
濕寢膳或違請徙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十家之產竟抑子來
之願不奈陰陽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歲凶儉普天饑饉喪亂
甫爾倉廩虛空聖情矜憫動如賑卹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
食啗藜藿樂撤簋簠言必悽動說成臞瘦公且喜於重譯大命
矜其即序陛下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
慮恐忘勞中國以求遠方不藉曷古之矣聲以存一時之茂實
心加憂勞跡絕遊幸每且視朝必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
溥天罷朝後之引進名臣討論是非簡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

異辭纔及日昃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
間以玄言一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
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間彌綸天壤
而淳朴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已久難以卒變請待琢琬成
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彊理之制
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易稱天地盈虛以時消息況於人乎美
哉斯言也

古論太觀

卷十一

八 封建倫書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名長

古論大觀

卷三十

九 封建論一

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之分其爭，必有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

古論大觀

卷三十

十 封建論二

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莒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之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財，助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割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

猶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縣之設固不可單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矯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於在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丞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

古論大觀

卷三十

十一

行于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謹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

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率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罷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罷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三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常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馬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馬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

古論大觀

卷三十

十二

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唐封建論

歐陽修

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方高祖撥除四方所以宣力皆顯顯為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之畧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始唐興既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明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幸百樂皆謂不然徵意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樂稱帝王自有命曆作之短長不緣封建又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禍亟於哀平桓靈而詆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為繆悠而顏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

古論大觀

卷三十

十三 唐對策

相維持然天子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則建論以為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絕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違絕之之原在單弱而無所憚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矣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覆焉佑之言曰夫為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然而主祚常促為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祚常永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為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故則時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為患也長列郡之制始天下一

軌敝則世萌俱潰然而裁定者易為功故其為患也短人謂三王以來未見郡縣之利非不為也後世諸儒因泥古矜為之說非也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天下之圖攝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威刑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殺守圜視而並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矯秦枉剖海內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制州縣而桀黠時起失不在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為矯而革之垂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與諸侯歸

古論大觀

卷三十

十四 唐對策

者三千資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徇之為安故仍以為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于己也秦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然建侯置守如質文通救亦不可一舉責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比也故王者視所救為之勿及於敝則善矣若乃百樂推天命佑言郡縣利百姓而主祚促乃臆論也

封建論

吳萊

予嘗觀柳宗元封建論言封建之法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莫能去之是非不能去也勢不可也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胡氏讀史管見則曰封建之法聖人所以順天理承人心而為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宗元說非是予蓋因是而求之則天下古今之變日趨于無窮又不可以一槩論矣夫自夏后氏之衰有扈之戰洛汭之畋商丘之徙斟尋斟灌之依禹祀之不絕者如綫昆吾之強自衛遷許又彰然自號於世曰霸此一變也而商周亦以是而得天下及周之東諸侯弱世室擅權魯有古論大觀

卷三十

十五對建

以為前世莫能及遂舉封建而廢之郡縣自置殺豪傑銷鋒鏑墮名城欲盡屏天下之兵而不用又且貪勢亡厭料適日茂民不堪命陳勝吳廣攘臂一呼執農器以為兵而民之從亂十室而七項羽以亡楚故將之子劉季以泗上亭長分割天下五十八王又五歲而盡屬漢此又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于廢人於乎聖王不作由道愈下天下之變則亦不知其所終者矣是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抑又考之堯舜禹湯遠矣及周而始詳商紂之亂天下之歸周者三分之二武王既以是而勝商商之頑民雖遷于洛猶且弗率則又告之以商之自絕於天與周之受有天命勞來安集無所不用其心然猶不能已夫商奄四國之禍也當是時周幸不至於奔潰動搖者豈無其故哉蓋周都豐鎬而文王之德化南被于汝墳漢廣之域自洛以東葉菁充三州昔本屬紂且大封同姓與異姓功臣以鎮之魯周公之國也齊太公之國也表在東海淮夷徐荊之屬有所畏焉而不敢動燕召公之國也成王滅唐而唐又以之封唐叔介在北遼北戎追貊之類有所懼焉而不敢越成王在豐周公又自居洛以統之商奄既滅康叔以之國於衛微子以之國于宋雖曰治之以德亦以示天下形勢也始皇始一天下據關中廢封建勿王

古論大觀

卷三十

十六對建

子弟及二母而關東盜起郡縣吏或降或死無一肯堅守者漢興鑒秦之弊當項羽專制之餘燕趙梁楚太原淮南多王異姓故終為帝之世用兵不息韓王信上所親幸盧縮又故人也故當匈奴卒亡入匈奴吳芮乃以長沙卑溫之國使當南越則以國小僅存耳故又大封同姓荆以王賈楚以王交代以王喜齊以王肥吳以王濞然非制也是以卒有吳楚七國之亂何則漢天子止有關中巴蜀等十五郡而諸侯王連城列邑被于三邊固不可與成周並論矣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是又豈宗元之所謂勢者

古論太觀

卷三

七封建

莊耶於乎自予前說而觀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秦而勢為已極自予後說而觀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漢而勢有不同管見之說守儒之常論也然而又曰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夫封建井田二者蓋同出于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時上之則分土列爵以建國下之則分田畝野以居民井田小封建也封建大井田也秦漢以來井田廢矣則是封建之法雖欲不廢而為郡縣也尚可得哉

評諸人封建論

馬端臨

秦既并天下丞相綰請分王諸子廷尉斯請罷封建置郡縣始皇從之自是諸儒之論封建郡縣者歷千百年而未有定說其論之最精者如陸士衡曹元首則主紹者也李百藥柳宗元則主斯者也二說互相排詆而其所發明者不過公與私而已曹與陸之說曰唐虞三代公天下以封建諸侯故享祚長秦私天下以為郡縣故傳代促桮則反之曰秦公天下者也眉山蘇氏又從而助之曰封建者爭之端亂之始篡弑之禍莫不由之李斯之論當為萬世法而世乏醇儒力詆之以為二氏以反理之

古論太觀

卷三

又七評諸人封建

評詭道之辨而妄議聖人然則後之立論者宜何從以封建為非耶是帝王之法所以禍天下後世也以封建為是耶則柳蘇二子之論其剖析利害指陳得失莫不切當不可廢也愚嘗因諸家公私之論而折衷之曰封建郡縣皆所以分土治人未容遽曰此公而彼私也然必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行封建否則莫如郡縣無公天下之心而欲行封建是授之以作亂之具也嗚呼封建之難行久矣蓋其弊不特見於周秦之際而已見於三代之初何也昔者唐虞之世建國至衆也天子巡狩而諸侯述職然後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書之所載如此而已

不聞其爭土地以相侵代千王略以勤六師也舜之時蠻夷當猾夏矣而命皋陶以修五刑五流之制有苗嘗弗率矣雖命禹以徂征卒之以舞羽干而格則是亦不戰而屈之也夫蠻夷有苗皆要荒之外王政所不加者也而士師足以治之不戰足以服之則當時四嶽十二牧所統之國其謹侯度以奉其上而後勤征討也審矣又安得如桀氏所謂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如蘇氏所謂爭之端而亂之始乎所以然者何也則堯舜公天下之心有以服之也蓋堯在位七十載詢于衆庶以帝位授之舜舜在位三十有三載詢于衆庶以帝位授之禹而當時

古論大觀

卷三十

十八 論諸侯對馬三

之衆建諸侯也有德者爵之功加於民者爵之堯舜無容心也居天下之上而與天下之賢且能者分治之逮其倦勤則必求天下之有聖德者而禪之夫惟天子不以天下自私而後諸侯不敢以其國自私是以雖有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甲兵之強其勢足以爲亂而莫不帖服於其下如臂指相使以爲當然是則唐虞以公天下之心行封建而當時封建所以無弊也蓋家天下自夏始大封同姓而命之曰藩屏王室自周始二者皆聖人隨時制變以綱維斯世未容以私議之也然上視堯舜則少褊矣故封建之弊始於夏而成於周是以禹一傳而啓有有扈氏

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夫以天子而征諸侯諸侯弗率而上干天子之征禹之前無有也而始於有扈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羲和之罪曰沆汙于酒畔官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則誅止其身使二人生於漢世則一廷尉足以定其罪而啓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者則必恃其土地甲兵不卽引咎而悍然以抗其上矣書紀其事曰大戰曰徂征而觀其誓師之亂有不恭命之戮焉有愛克厥威之戒焉黷巢魁釋脅從之令焉則兵師之間所傷衆矣夫治一人之罪而至於興師使無辜之人受用兵之禍則封建之弊也故曰已見於

古論大觀

卷三十

十九 論諸侯對馬三

三代之初此之謂也夫有扈羲和之罪王政所必討而比之猾夏則有間矣舜之時士師明刑足以正蠻夷猾夏之罪而啓少康之時非天子總六師不足以治怠慢沆汙之過則可以見當時諸侯擅其富強非文誥禁令之所能詰也自是而後天子私其天位而世守之諸侯亦私其國之土地兵甲而擅用之幸而遇賢聖之君德足以懷而威足以制則猶可攝服而其中衰之際人心未離而諸侯先叛之至於周列五等邦羣后雖曰親賢並建而終不以異姓先諸姬文昭武穆之封遍於天下封建之法益詳經制益密而示人益褊矣是以夏商有國數百年苟未

至於桀紂之暴猶足以制宇內而朝諸侯而周數傳而後即有
末大不掉之憂故景王之責晉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
王室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而李斯之說亦曰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周天
子弗能禁也然則其效可觀矣蓋時不唐虞君不堯舜終不可
復行封建謂郡縣之法出於秦而必欲易之者則書生不識變
之論也夫置千人於聚貨之區授之以挺與刃而欲其不為奪
攘矯虔則為之主者必有伯夷之廉伊尹之義使之靡然潛消
其不肖之心而後可苟非其人則不若藏挺與刃嚴其檢制而
古論大觀 卷三十 辛 許諸人對馬五

使之不得以逞此後世封建之所以不可行而郡縣所以為良
法也而王綰淳于生之徒乃欲以三代不能無弊之法使始皇
行之是教盜跖假其徒以利器而與之共處也則亦不終日而
刃靡四起矣或曰禹之傳子周之封同姓皆聖人之經制也而
子顧妄議其私天下而以為劣於唐虞何哉曰世之不知久矣
聖人不能違時不容復以上古之法治之也而世固不能知聖
人之心也記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
於民而民敬之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則
殷周豈果劣於虞夏乎而或畔或疑於誓會者以時人之不皆

聖人也禮運載夫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
睦而繼之以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以為大同大道既
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繼之以謀用是作而兵由
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以為小康然則官天下與
家天下者其規模之廣隘治效之優劣雖聖人不能比而同之
矣萬章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而孟子
累數百言辨之以為皆天也然則知禹之傳子非私者千載而
下一孟子而已豈可復望之當時諸侯乎世本稱有扈氏以堯
舜傳賢而禹傳啟故啓立而不服遂征之然則非愚之臆說也
古論大觀 卷三十 壬 許諸人對馬五



辨柳子封建論

胡寅

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太宗慨然議復古制而魏徵諸臣不能詳考卒使聖人之制不復見於後世誠可惜矣而蜀人蘇公亦謂封建不可行至以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論雖聖人復起不復能易嗚呼豈其然乎宗元之論曰周之衰也諸侯彊盛而有不掉之患秦之亡也則有叛人而無叛吏非郡縣之制失也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輔王室及其衰也五霸雖強大猶且攘狄以尊周凡若此類宗元皆畧而不稱乃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辨柳子封建論

播取衰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刑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使周德不衰誰敢問其鼎周不伐鄭誰敢射其肩使周常能守文武成康之法諸侯安能有不掉之患哉秦之亡也陳吳奮其白挺劉項從而號之兵車所向下城以數十計無為秦死守者安得謂秦無叛吏也哉宗元又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殷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剪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求安此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之乎蘇子講之不詳乃以宗元之論為是而以封建為爭之端不知聖人正所以息爭也果以

為爭者夏有天下數百年苟無桀則商不得而取也商有天下數百年苟無紂則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息爭之效乎若以為不足以息爭則秦建郡縣不二十年而漢爭之漢纔二百年而王莽爭之又二百年而三國爭之三國各不數十年而晉爭之晉不數十年而夷狄爭之是後爭者益衆分裂益多享國益促唐最久矣不三百年而爭者四起未及中葉而失天下之半是郡縣已後崇殖大利揭示爭端皆不如三代千八百年纔三姓也安得以封建為爭之端而亂之首歟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辨柳子封建論

封建論

朱敬則

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同等皆以為秦之失余竊異之誠通其志云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於庭宇置軌範於中衢然後決玄波使橫流揚薰風以高扇浮性悌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淳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其於進趨也皎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國經野庸功勲親分山裂河設磐石之固內

古論大觀

卷卅

二五 封建論卷一

守外禦有維城之基連結徧於域中膠葛盡於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逐王申侯殺主魯不供物宋不城周吳微百牢楚明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禮尚有簡書不陷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自春秋之後禮義漸頹風俗愈奢愧恥心盡疾走先得者為上奪攘知命者為能加以八世中齊三家分晉子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闢七雄苛刻薄與經籍道息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甯距所以商鞅欺故友李斯囚舊交孫臏畏足於龐涓張儀得志于陳軫一旅之衆便欲稱王再

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樽俎之容三代之風掃地盡矣况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虐是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於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姦雄建侯薄俗若喻晉鄭之可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龍魚而助風雨不可行也是以秦鑒周德之繇深懼已圖之不遠罷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算財不足以分賞論功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強五

古論大觀

卷卅

二五 封建論卷二

十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其國大鼂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師踐土之衆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王霸之材田祿無先管之畧也且齊晉以逆禮為慚吳楚以犯上非媿譽由教起其所求由遠矣自此之後雖霸又衰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黃初不能深謀遠慮緬乎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光澤及萬物觀其教偷薄於秦風察其人豺狼於漢日故魏太祖曰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以此時開賜侯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通車三川以開周室介馬分隄而逐異侯王司徒奏請於當時曹元首又勸於宗室皆不知時也

封建論

范祖禹

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故制其爵位之等為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會同維之以長帥牧伯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天下刻滅方國以為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後世惟知周之長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疆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且堯舜有天下猶不私其子不以一人而害天下也況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

古論太觀

卷三

二六 封建一

使之繼世乎是以一人而害一國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堯舜禪授湯武征伐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先王之禮或損或益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猶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通論

潘輿

昔者井法大壞而天下之民病矣然而智者一出則藏兵於民燕食於兵以全制勝坐而收功則謂之屯田者是也漢嘗以數萬之衆臨氐羌氐羌固小矣而議者謂費而勝之不若以全制也於是萬民留田果無一矢一鏃之費而虜平矣曹操出於擾攘之際憂不先於天下而憂食不出於兵也於是大興屯田以示天下之形勢勢莫微於先事莫急於操時顧必先此者蓋不苟一切之便而以深久之利為慮也昔者兵賦之法大壞而天下之武備虛矣然而智者一出則兵有府府有帥帥有統唐嘗以六十萬之衆田於近輔之郊當四方有事時長戈利戟奮然而直往及其無事則偃兵以就農故天下之言武備者必先府兵今以數十萬之衆宿於燕秦晉魏之地半天下之賦長穀巨軸逆險詭波而上不足以給奉養重商賈之利出內帑之金不足以佐費用無事之時顧且如此一有事則重以四方之兵倍數而益之豈推費廣而坐餉之驕不足以臨敵也亦嘗以二十萬之衆棄於好水之上隻輪奇馬無還者此養之無制備之不素故也夫燕秦晉魏之郊地非不廣民非不悍勇田非盡闢也一旦索悍勇之民開地而殖之胡為而不可耶擇天下之精

古論太觀

卷三

通論一

兵置之近輔之郊擬府而為之制亦胡為而不可耶不及十年
粟必盈於塞下而黠墨之徒可坐而臻也曷盾削七國而七國
反主父偃建分封之法而諸侯不自知其弱然則屯田府兵之
制行而天下之驕兵亦不自知其削矣何憚而不為也邊采已
實屯兵已強中州之賦益寬則北狄不敢愛其驢羌人不敢慢
其禮此以全制勝也昔之驕今也悍勇昔之不足今也有餘不
幸而有警內府出節外府出兵擁鉞而下臨燕而燕動臨秦而
秦警此所謂廟勝也荆楚蜀越四分五裂之地天下用武之處
也亦不可以不思及其有事而欲以巧勝之不亦拙且緩乎

古論大觀

卷三十

五等論

五等論

李公緒

蓋為天下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
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初於秦漢守令為政小理察而
大勢危諸侯牧民近多違而遠慮固聖人苞彼小違以據大安
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為千百年計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
詳可得而說也三代所以長而且治者積仁義又任勢故也秦
氏所以短而亂者積刑罰而維持者也漢兼置郡縣雜而任之
所以兩代皆二百年自魏晉以降謀不圖遠唯事任人不復任
勢是故易代殺伐皆不永年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有

古論大觀

卷三十

五等論

言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世知其為人不如厚已
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為已存乎利人然跡其衰亡恒
在同姓失職諸侯微弱也故劉頌上書陸機五等論皆欲建立
成國今復古制則不可也何者昔舜禹夏九州然後揖讓契棄
脩仁義二三十世下至湯武然後滅秦自非子襄穆蠶食諸侯
六七百年始皇之時乃并六國以德者如彼用力者如此甚難
所咸以為凡帝者必須天人感應世所不測綿歷代
數十世乃可得耳故絕希望僥倖之心及漢祖起於布衣
忽成大業古則承聖王之烈漢祖起於秦之弊不因祖父所資

地提三尺之劍而取天下夫鑄石者難為功摧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韓英之徒見漢取天下之易故數年之中反者六七王莽之亂南面者蜂起漢獻之時稱制者三國又光武曹馬皆自閭閻而升帝位孫劉二族各據一方逮建之失御九服分崩以迄于今二三百年跨州連郡者二十餘姓皆擅假符璽列置百辟或至數世或盡一身前車雖覆後迹不懲缺望之心死而無悔其懷不遜之意挾無君之心而日致湮滅者不可勝紀今若假之以成國假之以勢權則人欲帝王矣若欲建萬國則宗室功甚朝士外戚亦不至千人矣其無功德者則無容望封如

古論太觀

卷三十

三王傳卷三

置數百千國使力強起於驕奢違度之則反漢氏之初可為殷鑒若盡建諸侯興滅繼絕是永無亡國一世之後又有子弟功臣無置之地如此則疎遠者據強國親勲者無尺土此周之所以衰自漢以來海內士子官京師編名天朝耻為藩職今一旦令背皇闕趨外邦為諸侯陪臣必不可也其雄俊之人負才之豪當生奸計競尊其主是所謂時移勢異萬國雖賢不可復建設使黃帝更出亦不議之矣是故孔子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當擇宜於今者而用之耳竊謂宜如漢初置郡國度其強弱遠近領之以牧伯節之以綱紀大都偶國並后匹嫡皆亂之

道也其嗣子之立也詔旨師旅之興當諮牧伯以防未然若有妄舉者而皆國除又天朝之威制其越逸子弟之力足為杆鼻選其賢者能者入為公卿出為侯伯此周召晉鄭宋虛齊梁之為也然則骨肉世疎亦不可久今強盛宜法主父惟恩分封漸次黜之而受封之君輒屬州牧不可繼於父兄毋封世建號使親者恒強疏者稍弱其王侯無子親嗣大功不得及有過皆從國除還屬郡縣更立子弟親者以居之則朝廷有恃維城有固此萬世之利也

古論太觀

卷三十

三王傳卷三

五等論

朱敬則

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同等皆以為秦之失余竊異之誠通其志云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於度宇置軌範於中衢然後決玄波使橫流揚薰風以高扇浮慳悌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淳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於前其於進趨也皎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和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國經野庸功勲親分山裂河設盤石之固內

古論大觀

卷三

三

五等論朱一

守外禦有維城之基連結徧於城中膠葛盡於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逐王申侯殺主魯不供物宋不成周吳微百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禮尚存簡書不陷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自春秋之後禮義漸頹風俗靡昏愧耻心盡疾走先得者為上奪據知命者為能加以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闢七雄苛刻薄興經籍道息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甯距所以商鞅欺故友李斯囚脅交孫臏喪足於龐涓張儀得志於陳軫一旅之衆便欲稱王再

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樽俎之容三代之風掃蓋矣况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虐是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於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姦雄建侯薄俗若喻晉鄭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龍魚而助風雨不可行也是以秦繫周德之絲深懼已圖之不遠罷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義財不足以分賞論功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強五

古論大觀

卷三

三

五等論朱二

十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其國失罷錯請削其土地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師踐土之衆也君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王霸之材曰無先帝之畧也且齊晉以逆禮為慙吳越以犯上非嫖樂由教起其所由來遠矣自此之後雜霸又衷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黃初不能深謀遠慮緬乎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光澤及萬物觀其教偷薄於秦風察其人豺狼於漢日故魏太祖曰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以此時開賜履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通車三川以關周室介馬汾隄而逃其侯王司徒屢請於當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

五等諸侯緒論

陸機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畧不同具
世與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
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
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
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
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
雜居以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綴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
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于悅下為已在乎利

古論大觀

卷三十

五等諸侯

人故易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
後利之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
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
食土之膏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
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
治足以敦風道義足以禦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
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
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又
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故理所固有教之

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散

於強禦厚下之典漏於末祚侵弱之弊違自三季陵夷之禍終
於七雄昔者成湯親臨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
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準于時封畝之制有隆焉爾者豈
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因知百世非可懸御審制不能
無敝而侵弱之辱愈于殄祀土崩之困痛于陵夷也是以經始
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
之具也故國憂賴其彊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敝王室遂
卑猶保名位梓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

古論大觀

卷三十

五等諸侯

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通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
始于所底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雖遠
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繫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
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聞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兢有自
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動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
國先叛故強晉收其請遜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
能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
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境土淪溢不遵
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

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遲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于黠徒西京病于東帝是蓋過正之灾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降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執充斥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匹夫縱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千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征聲震于閭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幾旬

古論太觀

卷三

五等

害不單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于晉鄭豈若二漢階閭變換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世之衰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于時異雄心挫于卑勢爾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真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叔弑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太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跡故五等所

以多亂今之牧宰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需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群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國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寢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

古論太觀

卷三

五等

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歆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而愚戾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標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反五等六代論

李 穀

魏晉元首六代論稱夏殷周與人共治歷世數十秦王獨制二世而亡亦言周氏陵夷侵弱大底非秦廢五等之爵置郡縣之官至晉陸士衡著五等論陳八代秦漢興亡之由言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以為周制萬邦思治群后圖身及承繼有弊王室遂卑猶係名位祚垂後嗣秦棄道任術顛沛之弊實由孤立夫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侵弱愈於殄祀土崩庸於陵夷欲權其多福取其小禍總二家之旨皆是五等而非郡縣徒苟救於疾顛而未免於陵夷也譬猶醫者苟欲

書論大觀

卷三十

五等論

求霸則以正王室為事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外雖詐忠以邀名內實包藏禍心以圖神器此老子所謂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也豈所以為藩衛哉所謂為已思治者誠憂其國傷其家病而致治矣且若國不富兵不強則未出於傷病也若富國強兵疆陵弱眾暴寡威而為九井而為七是非豈古制耶故知雖少其力猶益也比身臂則不同矣夫身手者大小常定也諸侯之上變易者也向使臂指能變而為大小於身又焉可得而使耶是知五等之制不計於大小強弱者得擅權獨斷自有鄉相之忠則不遜削之則怨陵夷逆節固必有矣且士衡云勢足者反疾

書論大觀

卷三十

五等論

周柱威靈不暇於臣下及刑戮強兵耶則必修文武之業設霸王之術設業固則帝位危矣雖各安其國致天子於何地豈可以為思治哉今郡縣或侵百姓損實事然而升降黜陟在於一人比之侯伯固不為大患也又且奉京師之法稟宰輔之威雖職官遷轉不一而巳定矣五等者世及相承擅更法令如魯作丘甲晉立六軍鑄刑書如此者實繁天下所以安上之國土非愛事身與子孫也安與不安在於立教化正法令國雖一姓而法已萬變豈所以為知有定主哉由是知曹陸之論所謂藩衛者乃篡逆之萌也思治者乃禍亂之萌也定主者乃不定

古論大觀

卷三

四

也夫如是則焉有不為患也昔漢有吳楚七國之患元首乃懲之於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引賈誼之言欲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使海內若身之使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士衡亦謂漢大啟侯王境土踰溢以七國為過正之災若然者則班固漢書贊言周制千八百國載記分天下為九州二百一十國則千八百九十國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男五十里其為禍小以極矣其卒也強不一一於骨肉以懲秦失去其弊政用其上策如此則可歷世長遠而支派強大矣豈有周室陵遲嬴氏土崩之釁乎

歷代女禍論

馬建忠

按胡氏之說足以盡西京外戚貽禍之本末矣嘗因是而極論之天地間有陽不能無陰陰而乘陽則宇宙分裂人極盛亡矣歐陽公謂宦官之禍甚於女子蓋為唐宋一時言之耳以古今大勢論則女禍深矣少子女能蠱惑人主以亡國老女子能崇長外戚以亡國三代之亡國皆由此物矣周之東遷以褒姒周雖不亡於此已衰於此矣秦后始有宣太后穰侯之專莊襄悅美姬以易其宗漢高帝起於閭閻呂氏初無功於王業也而漢初諸人之論每以為呂氏雅故推轂高帝就天下又謂呂后與高

古論大觀

卷三

四

帝共定天下是以諸呂之心自謂與諸劉等憫然有取而代之之意而後動於惡中間霍氏擁昭立宣陰妻邪謀特覺之早耳而終不免莽新之亂焉曹魏之見篡於司馬氏也一再廢弒專以母后為之主及晉武帝平吳之後耽惑女寵楊賈實召五胡亂華之禍天下既為南北矣齊陳以一色亡元魏以淫后亡隋文帝起外戚以篡周唐高祖主外戚竊官妃以取隋太宗寵武才人開聚麀之醜子孫殲焉祿山之起為太貞妃也唐雖未亡於此而已衰於此矣河朔失而勁兵亡東南虛而蠻禍起非權

與於天寶末乎朱梁以女寵開子禍而亡後唐莊宗以劉后殺功臣斬軍實而亡皆女子之為也

西漢女主之禍論

胡寅

外戚之禍在王氏然漢初功臣平勃等豫有罪焉高祖崩倡言呂后與帝共定天下帝王諸劉后王諸呂無不可者於是大裂土疆以王諸呂侵弱劉氏罪一也孝惠即世聽張辟疆之說縱諸呂居中用事專權禁閑共幹兵柄上以媚太后下以安已身由是諸呂不可制罪二矣高后即世雖能誅諸呂立孝文然自茲以往母后習見前世用事例為出閫之言觀大臣議所立皆曰齊王高帝孫然母家駟鈞惡淮南王母家又惡獨代王母家薄氏謹良遂立孝文則平勃之徒畏母后深矣蓋漢母后豫政

古論大觀

卷三十

西漢

內外論

鄭伯謙

或問周官之制內外庭固一體矣繼周如漢其制亦嘗有近於周者乎曰豈惟漢近於周雖秦亦然秦人變古不道無復先生之舊制然至於內外之相屬其事則猶有可言者外之九卿如少府猶得置尚書在內主發文書而掌奏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猶得置中丞在內受公卿奏事而舉劾案章又外之三十六郡如監郡者皆是御史之屬為之猶得以天下之利害徑達於御史大夫而大夫徑達於天子漢興惟監郡之制變為部刺史若夫少府之尚書御史之中丞則一切因秦之舊而不改非因秦也蓋因周也尚書中丞非周制而曰因周何哉秦人雖變周之名而未嘗變周之意漢亦惟存周之意而不暇復周之名以百官公卿表觀之少府屬官自尚書而下有符節太醫太官湯官有東西織室有胞人三長丞有上林十池監以至中書謁者黃門鈞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皆屬於少府又復以私府永巷倉廩祠祀食官官官分屬於大長秋御史大夫屬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權尊勢重與人主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是中丞在內丞相御史在外外得以統內也內領侍御史外督部刺史刺

古論大觀

卷三十

西漢

史堂奉詔例察州郡治狀黜陟能否以六條問事而奏事後上於中丞是部刺史在外中丞在內內得以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於外而皆有屬於在內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大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燕見奏事見高帝擁戚姬呂后之世審食其為相監官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

古論大觀

卷三十

四庫全書

禮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閣宦雖寵丞相猶得以檄召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為之自武帝晚年宴時內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與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於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通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加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為大司馬

而領尚書事宜若內外合為一然已非丞相職任儼然號稱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楊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夫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宣帝中興復遵漢初之制魏相為御史大夫外則遣丞相掾吏案事郡國而不道使內則奏封事而不經尚書去副封而不令雍蔽加給事中而得宴見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奸中外之政

古論大觀

卷三十

四庫全書

復合為一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來石顯用事丞相之權復去而盡歸於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散壞內外不足以相統而西漢遂趨於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為閒職而取尚書及中丞專委任之以為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疎外庭而親內庭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任奴僕薰腐之餘矣威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為一黨而宰相疎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是以太尉楊秉奏使

覽而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內耶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蓋自古外內之不相屬未有若東漢之甚者也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節脉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快意於法度之外使內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大臣其末流遂以若此極也蓋嘗觀之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而宰夫之官遂去為尚書中書之任尚書中書迭用事而霍光之

論大觀

卷三

四七

內外

權重弘恭石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而官正官伯之官遂去為光祿勳之任光祿勳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相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為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門下太僕之司又分為殿中省為內諸司使矣以至玉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漢鴻都之賣爵康瓊林大盈之名庫夫誰得而檢之女寵近習之嬖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母后臨政下令不出房閨國命寄之刑人或享專主之封夫誰得而制之此其源皆起於武帝是以其流至於不可

救其禍反生於殺戮大臣而無顧忌之心事權之不合於一此宜太宰之所奉而小宰夫之所以佐太宰而兼掌其事也兼則治散則亂合則盛離則衰自三代以下其治亂盛衰之變凡幾見矣見其變而復周官以救之此為治之大原

古論大觀

卷三

四八

內外論

王應電

按內宰寺人閹人世婦女史等職所言后官其辭不一曰內宮對王宮為外而言曰北宮對王宮為南而言曰中門以內外之中而言曰王內曰王之北宮曰王宮中門並係之王而言也其曰六宮者乃后所立六宮擬于六宮者故曰以陰禮教六宮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稂之種是也其曰文宮者乃民間女服事于六宮與司職事于后宮之旁者故曰帥女宮而致于有司帥女宮而濯漑為齊盛蒞陳女宮之具觀寺人稱掌王之內人及官中之戒今王之內人則指女御言宮女即女官之人故不係之

古論大觀

卷三十

內外三

王也夫所謂六宮者舊說以為王有六寢后象王立六官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夫此但足以為六寢耳苟以此而當六官則王之六寢亦可以稱六宮乎記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人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愚謂天子之六官天地春夏秋冬后之六官其職掌亦畧相似凡后夫人進御與夫內外命婦之命爵官卿宮女之進退及酒漿之事皆屬天凡師氏保傅教化之道與夫蠶桑立市春饌

之事皆屬地春掌禮樂凡器數祝史之類夏掌政令及拜爵救日月之類秋掌典刑及刑女之類冬掌事若絲枲宮室死喪之類蓋自有一定而不可易者此則所謂六官也六官立矣求人而治之於是具有內外命婦之官所謂內命婦者三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故無官職九嬪掌六宮之事秩比於卿世婦取於國中以廣繼嗣治禮事秩比于大夫女御亦取于民間蓋六宮不能無役使因而得進御故以為名秩比于元士者也然傳曰古者天子立后一娶十二女謂后與三夫人各媵其姪娣二合之為十二今言九嬪而不言三夫人自世婦

古論大觀

卷三十

平

界三

已下皆不言其數者以天子之例推之六官唯有六卿三公則官不必備唯其人皆以六卿兼之則是后之六官當有六嬪乃其正職三夫人者亦不必備蓋或以嬪婦而攝夫人之位或以夫人而行六宮之事所謂十二女者長者先行幼者待年于國未必一時皆備而六宮之官不過以先王嬪婦久于禮者掌其職豈必王之所娶且君子不苟于色世婦女御有婦德者充之無則缺焉豈拘于二十七八十一之數哉又有外命婦者蓋官禁深嚴知識不能無壅蔽內外限隔凡事亦未易通達故每官以卿之內子二人大夫之命婦四人士之妻八人詔相其禮

事大夫言下士言中蓋錯舉之也女府掌每宮文書器物文史
掌每宮書寫奚以給使令之役皆擇民間女之賢能者夫唯周
禮設世婦之官則臣民婦女之賢者得以效用于后之左右而
后宮之禮法得以為式于臣庶之家所以上下交而為內治之
法于天下也舊說以為奄卿夫自古及今豈有奄而為卿者若
果然當如內小臣之例以奄字貫于上士之上亦當云奄卿二
人矣又引漢法大長秋等亦用士者豈有士人在上而府史皆
用女乎此皆悖理之大者或疑卿大夫士庶之妻至于王之北
宮于理得無妨乎曰后夫人進御但至王之寢不至后宮猶后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五

內外分合之勢論

林駟

內外之勢合則治內外之勢分則亂甚矣天下之政不可多門
而宮中府中當為一體何也蓋體統聯屬事權通融外無間隔
內無壅蔽則出入起居皆忠良端正之人左右前後無便嬖側
媚之習是意也周人蓋得之矣公卿踈外淮見有時宮禁森嚴
幾若天淵則政由中決而威福之柄移於下命從內出而機密
之事不得聞於外是意也漢人蓋蹈之矣嘗觀周之盛時外朝
之上槐棘森列臣民咸造固也而內庭之秘且統於冢宰之職
治朝之上百司星環庶尹日侍宜也而燕朝之暇亦無非師保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又五十一內外分合

之官前有官人之職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寢處沐浴之襲而
隱然厲其縱禮敗度之心後有典婦等職中士二人下士十有
二人掌衣服冠履之微而第欲防其奢用亂政之原凡此無非
所以合內外之勢而無女寵之習閹宦之患者侈之弊者豈無
故而然耶漢氏初興猶識此意宰相監宮中大臣初閱宦外得
以統內也三宮之屬有御史中丞在內受公卿奏事九卿之屬
有少府尚書在內主吏民章報內復屬於外也于斯時也宮闈
官闈幽邃姬寵娛侍而廷臣奏事者或得致桀紂之諫禁省峻
峙官寺與居而排闥直前者且得躬獻其社稷之忠以士人皆

任中常侍之官以即將得却內夫人之座凜凜然有周人之風
自侍中為加官之親數詰三公而大臣唯唯退聽大司馬為內
朝之寵典領尚書而丞相僅取充位向之以外統內安在哉諸
吏居中執法而御史之中丞其權始分宦官典事尚書而少府
之尚書其職盡廢向之以內屬外又安在哉自是而後內朝事
權一移於權臣再移於諸璫又再移於戚畹故方霍氏之秉權
也鹽鐵之議光寔主之丞相括囊不言昌邑之事光寔專之丞
相不得與議堂堂揆席大抵以庸繆易制者為之此移於權臣
之弊恭顯之用事也孝元柔懦益不能制望之力爭終不復回

行論大觀

卷三十

三內外公卷一

陳咸為中丞欲行總領部刺史奏事之職而為顯所排京房行
考課欲通籍殿中以防壅塞之弊而亦為顯所沮進退大權盡
出中書謁者之手兩府大臣不敢過而問焉此移於諸璫之失
王氏之弄權也外總軍馬內領尚書入侍椒房出植邪黨王嬪
既任於前王莽復竊於後二三大臣屏息不言而漢禍始慘矣
此移於戚畹之害推原其因皆武帝親內朝疎外朝之過也東
都以後流弊愈甚議郎不在宿直之中郎省皆為黃門之廬至
後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盡歸於宦官尚書宦官合
為一黨而宰相疎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是以太尉楊秉奏侯

覽而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日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
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內耶事權之失已久小人
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噫可歎也蓋嘗論之自宿衛之親人
不領於大臣也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為光祿勳之任光祿勳
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相矣自
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也而膳夫以下掌次而上遂去為少
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門下太僕之司又分為殿中省為內諸
司使矣大抵兼則治散則亂合則盛離則衰自三代而下治亂
盛衰不知幾變懲其變而復周官以救之此為治之大原歟宋

行論大觀

卷三十

三內外公卷一

時外朝內朝無異漢唐而脉絡貫通寔得周意自今觀之韓琦
為宰相得治都知奸邪之罪則宦官有過宰相得斥之傳光俞
奏樞密不治內侍求內降之罪則宦官有過樞府則治之此周
冢宰統內庭之意也王宸殿宴息之所爾或召近臣而觀書小
閣秘密之地爾且召學士而觀文此周人師氏居寢門之意也
不特此爾釣魚賦詩錫宴後苑置酒賦詩召入內閣中禁密勿
或入夜而請對便殿祕嚴或非時而召語或詞臣至深宮忘岸
幘之便或士人為御藥院供奉之官此昭璫之夫統於兩府衣
冠之流侍於內庭雖成周亦不是過昔諸葛孔明之相蜀也興

漢一念對越天地出師一表未及軍旅且拳拳於官府一體之請嗚呼孔明其知中興之本歟

百論大觀

卷三十一

古論大觀

內治論官伯

李 翱

尊君抑臣之法直行於父子收司連坐之法直行於宮禁平時環衛殿廷如坐針氈視人主畧無仁恩私義一舉動直入於法故荆軻逐秦王殿下環視而不敢救其少恩之禍直至於此高祖與羣雄角逐天下此等諸將北而為臣心常鞅々叛逆交作惠帝即位此正主少國危大臣未附之時况吕后專權諸吕聶晚官禁一且有意意外之變左右前後皆非人主腹心之人此亦可憂故方即位賜中郎郎中外郎宦者尚食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太子御驂而權一時之宜也後來誅諸吕迎立文帝謂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古論大觀

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文帝不得入太尉往諭乃引兵去此則知禮知義緩急軍變有所憑仗者矣文帝會得此意一入宮即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亦為吾之押衛歟太平經國書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風化並行故贊治之官皆曰宰內宰屬太宰者意其治家之道亦多權衡審訂於大臣大臣格心之所自出與今攷內宰下大夫二人命士十二人自內小官奄官凡將命洒掃之人自九嬪至女內史凡內官自典婦功織紵衣服凡掌內之事皆屬焉而隸於太宰蓋女寵近習所以移人主之德者大臣總之無敢踰節皇父作相膳夫內

史皆不得人巷伯之雅寺人為之雖奄官亦避其讎晉侯近女而惑疾醫和以為趙孟之過古人致君三南之化其道由此東周宰職不競春秋首書宰嚭貶甚者三公逆后其何以正王闡乎漢大長秋為后卿蓋內宰之意自中官僕謁尚書黃門冗從如小臣之屬自內府令如內司服之屬猶領焉五於從帝入宮贊道內事若中常侍與凡侍內掖庭暴室御府祠祝之輩與夫勾盾中藏府令承典掌貴人采女官婢侍使服食游觀諸事皆少府統焉職分既分不相干涉漢初大長秋中常侍參用士人鄧通雖為文帝倖人猶聽丞相檄召欲斬之自東京悉用宦

古論大觀

卷三十

五十六

者士大夫既無復與聞而隸少府者徒以文屬大尉楊秉糾中常侍而尚書詰以三公統外越分奏近臣蓋三府之令不行於便嬖况后妃乎然前漢置大長秋以掌后宫者士大夫也猶可制後官成帝勅許后減省用度許后上書辭且恐官吏以詔書繩之猶有周家氣象後漢遂改以宦官然官中財用尚付之有司章和以後盡用宦者總領自此不領於外朝及隋置殿中監唐置內諸司使凡王服食器用一切付之奄人之手大臣不敢問則成周設官之意無復存者

歷代宦官論

林駟

周以冢宰統閹寺漢初以丞相監官中于是無近習之弊東漢用佞倖與政唐命中人共兵于是有內廷之變此本末源流之論君子不可不究也嗟夫為閹而稱士為巷伯而疾惡勃貂管蘓有功于晉楚景監繆賢著庸于秦趙諛皆有功于人之國君子必欲絕之去之而後已何耶蓋薰蕕之徒無所愛惜退而視其室則無妻妾之情俛而顧其後則無子孫之親所以為妻妾子孫者娶則成一室散則行道之人耳是以依勢怙寵竊柄弄權為勃貂管蘓者百不一二為豎刀伊戾者十已七八故君子

古論大觀

卷三十

五十七

患之雖然在周漢時不聞有蠹政害事之漸而在漢唐末世往往有之者豈盡歸閹宦之罪哉亦不能善處閹寺者之失也考之成周閹人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內小臣四人王之正內五人一以冢宰領之夫以論道經邦之臣而下統微賤卑賤之職似非大臣之體爾然周人格心之學大抵源流于此何者使僻側媚之習易以移君德諛諛佞之言易以惑君聰目非統于大臣鮮有不至恣肆使人主以外庭之屬不得以私意昵內臣以冢宰之尊不敢以非道干此其預防之意豈不深矣哉漢初猶有古意以宰相得監官中如郎中令禁闕之內皆

其所屬至文帝時宦官猶知宰相為可畏即通之幸其寵已極小有怠慢丞相嘉檄召詣府折辱垂死而不敢言自武帝疎遠朝士宰相不得加官內朝若有間矣然以少府統中書宰相統少府其脈絡猶得相屬况以司馬遷儒者為中書令亦不無正叔之益既而石顯用事康衡譚猶得條奏其言舊惡則宰相雖無曩日之權而宰制之意猶在也此周漢盛時所以無近習之弊者寧非大臣統制之功歟自東都至唐寵任宦者其禍始慘然宦官寵任雖同而所以任之亦異東都宦官專領監事是政權歸之矣唐以宦官專典禁衛是兵權歸之矣政權歸之則古論大觀

卷三十

五八 歷代官制

十王爵口含天憲非復閭閻房閭之任曹節王甫無所顧忌竇武陳蕃誅伐之謀一泄自殞其身何進袁紹不勝其忿舉義兵以除之漢於是危矣唐初之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誠良法也夫何肅代以後或命魚朝恩管神策兵或使承瓘為招討使韓全義討淮貲良國監其軍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其軍西頭之勢過於南衙樞密之權甚於宰相肅復嘗為德宗言之而不見聽柳伋因疏程元振及之而不能用高元裕言其勢重南衙白居易言不當位大帥然天子雖知之而不能制之亦徒為是喋喋之論其禍豈不慘於東都歟王叔文等欲奪其權終不可得始藉朱全忠以族之唐於是不嗣矣推原其故東漢三公擁虛位以在上無復向時總領九卿之職唐以北衙尤重南衙無復周人以尊統卑之意所以稔成厲階爾此漢唐末世而有內庭之變者寧非與兵預政之失歟國朝懲五季閹宦橫肆之弊不與兵不預政于孫守之永為家法舊制內臣將命于外不預公事此不使之預政也舊制宦官專任本職不得典衛此不使之典兵也噫何嚴耶是故史崇真言縣令貪廉可信也乃命監司以審察楊繼凝奏苑卒自溺可從也乃付外司以鞠劾彼安得而與政乎黃德和之為監軍少牽

古論本觀

卷三十

五九 歷代官制

西師用呂文靖之謀而永罷監軍王守忠之為鈴轄恐循唐弊從富公之言而求罷鈴轄彼安得而典兵乎不特此也張守忠本近侍爾以役夫斃於木下而詆極法王繼恩有大功爾以交結中外而謫筠州是不輕免其罪也內侍押班雖曰遷官然未滿五年者不許之內侍居勤維曰當得然仕未三十年者不與之是不輕進其官也蓋罪不輕免則彼無縱肆之念官不輕進則彼無驕佚之心不肆不縱不驕不佚此所以不敢萌與政典兵之職矣噫亦有由也周以冢宰統閤寺而侍御皆正人漢初以丞相監官中而宦儒無非習國家所以統屬宦官者

古論本觀

卷三十一

李唐宦官

相入復受察於臺諫給舍祖宗深思慮之意周矣夫何元豐大臣不遵典章河東總兵非無帥也而乃使王中正領之熙河用事非無人也乃使李憲專之大而將帥皆聽節制次而官吏悉由廢置募兵用師救於其口威福柄令出於其手而祖宗不與政典兵之法安在哉鄧潤甫周尹言之蔡承禧彭汝礪又言之司馬公劉莘老又極言之至使押班李舜舉亦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不宜內臣掌將帥之任噫舜舉本閹人也時亦任邊事也且能責王珪以內臣不當任將帥之責珪不自知愧迎勞問之至使聞者為之發慙豈不有忝厥職乎嗚呼以堂堂揆度之任反不若一閹人之謀又焉用彼相哉異時童貫握兵權於外以典兵為常以師成擅文柄於內以預政為例陶鑄將相垂二十年君子推其末流之禍固蔡京王輔為之之罪亦元豐大臣作俑之失也

古論本觀

卷三十一

李唐宦官

宦者論一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奇人掌女官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甯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

古論太觀

卷三

宦者 范一

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丹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內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上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負稍增中常侍至有

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

主臨政而萬機殷速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闥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閹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慘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直茅分虎南

古論太觀

卷三

宦者 范二

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仟珍藏嫖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削萌黎競恣奢欲排爭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授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衛達同故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敢彈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冠劇緣間起亂臣以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踞怨協群英之執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表紹龔

行災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晉書說梁冀竟立昏弱
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下論太親

卷三十

六四 官者 范三

官者論二

范 曄

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廢氏
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
吏商之久矣至於驟起官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
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惟情未鑒其故即
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
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思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
端懷術糾邪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或借譽員良先時薦譽非
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
古論太親

卷三十

六五 官者 范三

昏幼迷瞽視聽蓋亦有其理焉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
尤漏先言之間至戚發憤方啟專奪之隙斯忠賢所以智屈社
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
豈一朝一夕哉

官者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口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踈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踈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於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踈遠之臣圖古論本觀

卷三十

六六宦者一賦

漢唐任宦官論

馬端臨

古今宦者之禍無如漢唐之季年然夷考其盤固猖獗之由則有自來矣蓋將相者天下大權之所自出也漢中葉以後以中書為政本而中書令管機密屬之貂璫是宦者得以竊相之柄也故陳蕃竇武何進之徒一有規畫奏啟即為所窺先發制人禍不旋踵而國祚隨之唐中葉以後倚兵戎定禍亂而觀軍容監軍屬之貂璫是宦者得以竊將之權也故勳德如李郭則俛首受節制而不免失律跋扈如李茂貞朱全忠則稱兵內侮而遂以移祚矣兵刑者人主威柄之所自出也漢自桓靈以來有黃門北寺獄是宦者得以專刑也故窮捕鉤黨勦戮名士皆黃門北寺獄之所為也唐自德代以來有兩軍中尉是宦者得以專兵也故易置人主誅夷大臣皆兩軍中尉之所為也蓋將相之任彼得以據之兵刑之司彼得以專之而又地近情親根連株固故雖有英特之君賢智之臣終不能以一朝而去腹心之疾亦由積漸之久故也然桓靈昏主又從而崇獎之故權悉下移而漢之亡遂亟文武宣賢君雖不能抑制之然政自己出故唐之亡少紓云

古論本觀

卷三十

六六漢唐任宦官一

東漢宦官論

真德秀

真氏曰東漢宦官之禍起於鄧眾等之有功夫人臣而有功夫豈不善而禍之起顧由此何哉蓋婦寺之職均在中閨婉孌淑謹婦之善者也柔順忠篤寺之善者也婦不貴於有能則寺亦豈貴於有功哉有功則寵寵則驕驕則橫雖欲無禍得乎故安順桓靈之世寺人之寵日盛寵盛則為害愈深為害深則被禍愈酷至於陳蕃竇武圖之而不勝漢以益亂袁紹圖之而勝漢遂以亡曹節王甫趙忠張讓之徒最其魁桀無一能全其首領者然則寵而驕驕而橫是乃殞身喪元之招也曷若史游良賀

古論大觀

卷三十

東漢宦官論

之徒優游終始無所疵吝之為得邪吁來者其尚鑑諸

唐宦者論

司馬光

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官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傑利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稱應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遠待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耳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懇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為驕橫然皆假人主

古論大觀

卷三十

唐宦官論

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其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按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閣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權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薶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毀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本之蠹

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古論太觀

卷三十

辛唐書卷三

八姦論

韓非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佞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于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憂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觀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比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

古論太觀

卷三十

七十八姦論

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

于聽論議易移辨說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屈虛辭以懷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群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歛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

古論大觀

卷三十

七十一



六逆論

柳宗元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予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者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也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自中人而降守是以為大榜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穰祿而黜穰侯乃與魏相成璜而陳共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信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詞則輒亂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

古論大觀

卷三十

七十一

而以教于後世莫知其所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
暨生相與群而昧之以為狂為怪而欲世之為有知者可乎夫
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
為書者之罪也

古論大觀

卷三

七四六

三十卷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十一卷 政治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周孟醇伯旨甫編次

兵論上 陳傳良

天下不可以近慮之也以近慮之天下而不誤天下者無有
也先王惟知夫天下之勢難合而其隙也易開將以固其難合
之勢不可一日而去德至於隄防其易合之隙亦不可撤其備
而示之可乘之間故兵之制常與德並行而不可廢三代而後
人君始以兵爛天下而世之好名之士苦其毒而厭其多亂必
欲一其而去之其說蓋借夫詩書之故牛馬橐弓矢以自證鳴

古論大觀

卷三

一兵上

呼是其為慮也亦不遠矣夫武王之偃兵非武王之意也勢也
武王以高之諸侯與八百國之眾而遷商之鼎義士薄之則天
下之疑於周者或不少也蓋至於成王周公之世猶未能無不
靜之心武王不亟釋其取天下之具以安天下之反側則夫洵
然而變者未止一祿父也故其道不得不權其宜以自固然其
所以為天下計者未嘗廣司馬也而又其時足以制殘商之死
命亦得以安意為之而無忌好名之士不度天下之勢而借其
說以文太平乃始開戶斬關開盜之路而招之天下之禍不始
於此也夫昔晉之平吳非晉之福也唐之得兩河於季世亦非

唐之盛事也武帝侈然自以無虞不聽山濤之諫而去州郡之兵蕭亮段文昌之屬亦無永圖競為偃武之談以中穆宗偷安之欲藩鎮甲士日凋月耗一旦盜起永寧禍發燕趙而國家無誰何之者晉祚遂以不久唐之故壤復淪盜淵嗚呼為天下慮而使淺謀卑見盜太平之名者為之天下之不及晉唐者亦幸矣

古論大觀

卷五十五

二

兵上陳二

兵論下

陳傳良

銷兵之禍非止無兵而已也而將殘天下之民蓋不幸而有變其勢不得不驅民而用之夫驅民而用之者皆所以委賊也以不報之民而置之無罪之地故夫銷兵者乃所以殘民也又非止殘民而已也而且將召天下之亂廣澤之陂深山之原武夫悍士臂弓而腰刃以幸國家之釁而不得逞者世未嘗訖無也方無事時則亦竄迹手牛刀羊肆之間大偷風盜以活其生一旦可乘之隙則嘯聚崛起角出而衝行皆勦敵矣嗚呼其禍豈止于外陵也哉於此有術焉可以一舉而兩獲非惟可以

古論太極

卷五十五

三 兵論下陳一

弭亂而反藉之以集天下之功而人主常難於行之則亦不知變也昔管仲嘗取人于盜而高祖爭天下往往皆敗綰屠狗之人武帝剪伐四夷亦嘗求斬蛇之士而用之則夫此一族者雖足以擾天下亦足以利天下也州綽那蒯樂氏之勇也范氏而能樂氏則亦宜子之勇也人主方窘于無兵而可棄斯人也哉致斯人而用之不猶愈於肉服慄之羸民以飽垂涎之物我不然而棄之山澤以自貽患君子所深憂也楊子雲曰御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狙詐咸作敵故狙詐非不可用也而御之之難也羅之以福以愧其心鼓之以義以作其氣懸之以賞以盈其欲罰之以寬以責其效亦庶乎其可也

兵論

馬端臨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井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為五百一

古論太觀

卷三十一

四兵論馬一

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法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後世士自為士農自為農工商末技自為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為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為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判然為二途徒

南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為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

古論太觀

卷三十一

五兵論馬二

兵術論

劉 勰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淳流則爭起而戰萌生焉神農氏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強暴好習攻戰銷金爲刃割革爲鉀而兵遂興矣黃帝戰于涿鹿顓頊爭於不周堯戰卅水舜征有苗夏討有扈殷攻葛伯周伐崇侯夫兵者凶器財用之蠹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弗能弭者所以禁暴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衆聚則財散鋒接則民殘勢之使然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王者之兵修正道而服人霸者之兵奇譎

古論太觀

卷三十一

六 兵術則一

變而取勝夫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不可不重故詔之於廟堂授之以斧鉞受命既已則設明衣鑒函門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援鼓之時則忘其身用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顧於後以全國爲重以智謀爲先故將者必明天時辨地勢練人謀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別九地勢練人謀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要五德者智信仁勇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信以約束仁以愛人勇以陵弱嚴以鎮衆賞以勸功罰以懲過故智者變通運奇之府也兵者詭道而行以其制勝也是以萬

弩齊發孫臏之奇千牛俱奔田單之策囊土壅水韓信之權擣柴楊塵樂枝之譎舒車突尹子之術雲梯煙浮魯生之功用奇出于不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強況夫以衆擊寡以明攻昧弱避治而取亂避銳而擊衰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則兵無成勢水無定形觀形而運奇隨勢而應變反經以爲巧無形以成妙故風雨有形則可以惟幕捍寒暑無形不可以關鑰遏也是以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如畏雷電擊無常處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如舞雲中不見其際視吾之謀無畏敵堅視

古論太觀

卷三十一

七 兵術則二

吾之堅無畏敵謀以此言之不可不知也夫將者以謀爲本以仁爲源謀以制敵仁以得人故能謀制敵者將也力能勝敵者卒也將以權決爲本卒以齊力爲先是以列宿滿天不及臘月形不一光不同也虎兇多力而受制於人者心不一力不濟也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千人遠戰不如十人俱至今求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胥靡者臨危難而不懼履水火而如歸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將得衆心必與同患暑不張蓋寒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臨險不乘丘陵必下所以齊勞逸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

也三軍合戰必立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故醪醪注流軍士
通醉溫辭一灑師人挾纊苟得衆心則人兢趨死以此衆戰猶
轉石下山決水赴壑孰能當之矣

兵誌論

歐陽脩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
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
至於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
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
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
畜牧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
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
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因
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
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
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
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或者惜置之
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騎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
以悉記其發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為後世戒云

將論

荀悅

昔之善為將者必其威信足以服士卒而恩意足以結之然後可與冒鋒鏑同生死蹈堅履危如手足之捍頭目而子弟之為父兄戡難却敵以邀成功此非可以一朝夕致也齊用司馬穰苴為將而次舍井竈飲食醫藥皆身自拊循之與士卒平分糧食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赴戰而燕晉之師聞之解兵罷去盡復得其故境魏用吳起為將而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有病疽者至為吮之士皆樂為之戰而秦兵不敢東嚮韓趙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十一 論將書一

賓從何則所以用一卒者用其力也欲用其力而不得其心力不可用也欲得其心而恩意不足以結之心不可得也譬猶毆市人以戰聞金鼓之音見旌旗之色則渙然離矣奚望其有殺敵之功哉韓信之下井陘令背水為陣既破趙軍吏問之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撫循士卒經所謂毆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今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由是觀之士卒非素撫循雖使韓信為將不置死地不足以用其力況

其餘哉漢以魏其韓大將以擊吳楚所得賜予置之廉下令軍吏悉取殆盡而孟舒魏尚之守雲中皆以私財饗士古之良將類多如此唐有祿山朱泚之變而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渾瑊之徒起而定之此數子者雖其材略過人遠甚亦其所將皆舊部曲威信恩意足以感服之故能必其成功不然如高僊芝封常清非不號為名將而募市人以抗大敵未有不折北不支者也今朝廷將帥之任取具臨時兵與將初不相識未聞有能以恩意拊循士卒者間有效古人之所為則又以疑其私恩收士卒心嗚呼欲責其成功不亦難哉為今之計莫若遴擇將帥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十二 論將書二

將畧論

王 獻

衆穀子曰昔祝其之會仲尼云夫有文德者必有武備遂斬來人頭足異處故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以古之儒者服逢掖之衣頂章甫之冠佩環珞負櫛劍近代文儒耻言兵事苟或議及則僉謂之克人今以翠華去鄴鎬黃屋軫光心率土之濱莫寧啟處方可論兵粗議將畧矣且自惟亂已來儒道既息武弁是崇然而將帥多以勇力爭強少有精練兵機而懷謀策者所謂以強凌弱以衆暴寡迭相吞並適足以塗炭生靈構怨結禍夫兵之成敗在將帥之器能各有限劑須定等差淮陽侯漢高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三 將畧論三

祖論絳灌以下用兵多少信曰陛下可將十萬衆所謂能將不能將兵夫高祖之雄才大畧尚如此况其下哉楚子王賢大夫也亦不能越三百乘是以王翦能將六十萬而李牧不能二十萬此方見將帥才器之大小也凡為將料敵之情偽而後決策制勝須知彼師之能否乃操我之所長假如韓信能設伏走我則逐奔不遠從襲不及白起能攻城野戰則當深溝高壘以挫其銳俾蜂蟻無所施其毒螫虎狼不能逞其爪牙本謀既壞伺其穴隙而擊之因變奇正以待敵整衡軸以攻險兵法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距此兵之要也司馬宣王

曰諸葛孔明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惟提卒十萬已墮吾計中破之必矣及鄭褒亦能知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算至儉兵敗皆如其言又潘濬見樊仙為武昌從事與州人設餌十餘度自起比至日中可得知以兵五千足以擒之果在濬之度內漢王謂魏大將相直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謂騎將馮敬雖賢不能當灌嬰謂步將項它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乃使韓灌曹三將軍果大破之後魏高祖宏曰青齊之兵可以禮遇徐亮之卒理須義撫斯測度將卒之明驗也今之將帥多不自量其才器又不知彼之短長率爾合戰卒然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四 將畧論四

求勝由聚卵以擊山驅羊而鬪虎欲期弭兵靜亂不亦難哉帝王宜問兵畧當將帥之器量文武之才則崇勲大業庶幾可立夫軍制山河割割疆宇舉大綱則易定藩苛細則難安故子房佐漢書六諫六七條遂定天下孔明當決深機三二策據成隅時英雄之大畧將帥之宏規也安危之機亡存之要審諸將畧可見微焉

將權論

林 駟

古者典兵之職分為將者無吝權後世典兵之職專為將者多貪權夫有攻取之將有守衛之將攻取之將出入於行伍之間及奔走於矢石之下兵無常聚將無常職固無徘徊吝權之意守衛之將從容於殿陛之下循微於朝夕之頃兵有常守將有專權易有負固要上之心古之聖人所以防微杜漸之意甚微矣是故兵非不聚也而不得以調其兵權非不專也而陰有以制其權此成周盛時周廬清廟王宮尊嚴而無意外之虞者有由也夫何漢唐之慮不及此耶嘗觀周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十五 論將權

畝有役則召以縣師而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至六軍之徒一軍百人大司馬之屬徒三百有二十八又在虎賁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賁之祿比下士足以代祿蓋庶人在官者也夫宿衛有常兵虎賁有常守似若漢唐禁衛之制然攷之書稱太保仲桓南宮毛倕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是齊侯有握兵之重而不敢發兵太保有發兵之權而不得握兵事權相維彼此相制初何害其宿衛之有常守哉嗚呼二兵至末也百士至少也而二三大臣參互職掌是以兵之與將居然若無其為謀也審矣至漢以南北軍為重唐以北禁軍為

故國命實係之平居無事之時初未見其為利害倉卒患難之際一舉手伸縮則輕重隨之此無他握兵發兵之權皆歸一人則職之專者驕之府勢之窮者屬之階此其理之必生也周勃之平諸呂必籍南北軍以誅之乃令人告衛尉毋納呂產蓋懼兵權之相敵是漢之所恃以弭亂者惟南北軍為命耳文帝之承大統亦籍南北軍以鎮之是夜即令代邸舊人張將軍兼領其權是漢之所恃以服衆者亦惟南北軍為重耳嗚呼南北軍之在漢也如此夫何一移於權臣再移於外戚而漢事去矣霍氏內領尚書外領軍馬而又使其子為奉車都尉領胡越兵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十六 論將權

其婿為東西衛尉領宿衛卒啟異日之邪謀待以將兵之權足恃矣王氏兄弟根據世掌兵柄羊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音以特進領城門兵莽則始以右將軍兼衛尉後以大司馬領軍事卒移漢家之鼎璽亦以將兵之權得專矣此漢典兵之職專而將得以不及也武后時武攸宜歷左右羽林將軍總禁兵十年后之意蓋有在也張柬之將誅張易之等於是以前範故暉為左右羽林故能集事使禁兵尚在諸武之手則柬之無所措其謀韋后欲圖不軌以從子從弟分領左右羽林亦武后用武攸宜之意也玄宗時為臨淄王引軍夜起乘其不意斬韋播

等羽林之軍相率而應之故能以有功使播等尚得以抗衡則臨淄王安得定其難嗚呼此禁軍之在唐也如此夫何一變於宦官再變於方鎮而唐業微矣魚朝恩專神策之兵劉國珍任大帥之權兵要政機勿使參預蕭復言之而不見聽神策禁兵乞付六臣柳伉言之而不能用西頭之勢乃重南衙高元裕言之而不能行終唐之世北軍事權一出閹官予奪廢置自如其意及崔昌遐召朱全忠之兵以制之而唐亦亡此唐典兵之職專而將得以稔禍也夫總熊羆佼之衆據虎豹岩之關其志易至於縱肆其權易至於震懷非分其權奪其志默制於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七

論禁軍

冥之中又安能入吾鞭笞駕馭之術哉漢之南北軍唐之北禁軍既即周人虎賁宿衛之意周人分其職於調發之時漢唐禍亂職於出入之頃此漢唐禍亂相繼不及周之遺意也遠矣方漢之用周勃宋昌唐之用吏之臨淄王權宜濟事已非漢唐之舊也況時變事易漢之所典者權臣外戚唐之所典者宦官小人無怪其事勢之迭變也噫後成周之美意革唐唐之陋政未嘗不嘆我藝祖之遠謀然嘗攷二司之顛末邇三衙之原委而熟知其故矣侍衛司始於梁其名易世而後定而都指揮則方鎮之軍校號也殿前軍始於周簡天下猛士為之而都點檢

則實位指揮使之上也漢周以來職位隆重史弘肇之領宿衛也內與鈞樞迭相抗衡外領節鎮凌虐官吏李重進之領宿衛也陰懷異心自相猜忌異時勢窮猶敢跋扈噫五季失國國威不振獷然自肆可也大明當天聰羣伏益我藝祖籌之久矣其建隆二年也韓令坤平重進而歸表解軍職延昭賀長春而來又表解軍職而點檢之職臣下避不敢居於是天子之朝網恢矣開國謀臣一言悟主杯酒從容轉移間耳曩之侍衛指揮去而之天平曩之侍衛虞侯去而之鎮寧曩之殿前點檢曩之殿前指揮又去而之歸德之忠正間雖違帶軍職而兵權實不在焉非心邪念永釋雲散而如石如高如魏歸鎮幾二十年功名保全老死牖下此豈無所自來哉自時厥後軍政一新兵之符籍雖在三衙兵之號今實在樞密其在三衙也即周命齊侯之意其在樞密也即周命太保之制分司散主體統聯屬使漢唐以來二千餘年間紛紜之變一旦盡去嗚呼藝祖之規模遠矣哉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八

論禁軍

權論

馬用之

大哉鼓天下之動成天下之務反於常而致治違於道而合利非權其孰能與於此乎夫權者適一時之變非悠久之用然則適變於一時利在於悠久者也聖人知道德有不可為之時禮義有不可施之時刑名有不可威之時由是濟之以權也其或不可為而為則禮義如畫餅充饑矣不可施而施則禮樂如說河濟渴矣不可威而威則刑名如治絲而棼矣豈惟乖理適足資亂故用權之際道德可棄禮義可置刑名可弛及乎發號施令如風偃草衆知嚮方莫敢不服與夫道德禮義刑名之功又

古論太觀

卷三十一

上九

何異哉雖曰棄之置之弛之蓋殊途而同歸也故權者國家之利器也輜重可離而權不可失兵食可去而權不可無迅雷發則群物驚大風起則萬彙振嚴霜冽則衆木落遲日昇則百卉秀孰為此者曰天地也天地尚或用之而況於人乎夫休祥不見則中甯之君不能力行而濟於聖咎微不作則殘暴之主不能平心而至於道福其君君子所以知勸禍其淫小人所以知戒六天之德至仁也地之道無私也至仁則不傷於物何乃行肅殺之令乎蓋秋不殺則春無以生矣無私則不黨於人何乃垂災沴之變乎蓋惡不瘳則善無以彰矣一弛一張天道乃長

一愆一勸天道乃遠觀天之道則天之行盡矣是以君子則而

衆之體而行之故當不合用而用不合棄而棄不合賞而賞不合誅而誅者皆從權而制宜也聖人以神道設教俾民日用而不知權之時義大矣哉高宗知傳說之賢欲委之代天取於皐綠之徒儀於百辟之上慮群情弗協事難以濟故稱夢得賢相乃刻像而求之商之中興賴善權之主也文王知太公之賢欲擢居輔弼搜於屠釣之間致於三公之上庶士靡靡恐未適使故稱天遺我師乃出岐而獲之周之永年賴善權之君也此二君苟懼設詐之損德固執信而循常則傳巖巖老而莫狎滑瀆

古論太觀

卷三十一

二十

沒齒而不用棟果斯壞其何以興夫權之大端在於利害而已矣利萬而害一害之何傷害百而利十利之必亡苟害於事雖鄙僮之議君子懼之苟利於後雖先王與教達人抗行也子雖至親西伯食其肉不然則死於羹里也父雖至尊沛公索其蒸不然則臣於項籍也西伯非不慈蓋子已死不食則已身亦斃沛公非不孝蓋其父為虜奔赴則已身亦降又何益乎能拾無益之慈孝成莫大之基業大人之權變不可得而聞也夫是非未明向背未定成敗未測取與未決當此之時行權之時也故權可以明是非定向背測成敗決取與權直布衣見景公景公

委之以兵柄斬一寵臣三軍畏懾克成其功也孫武被楊謁吳王吳王試以教戰戮三嬖妾衆女整齊卒顯其能也易曰吳以行權巽風行也無不可動之物無不可往之所權之用無不可治之時無不可成之事昔晉文公見天王于河陽譎則譎矣而夾輔之勲垂於史冊鬻拳諫楚子以兵刃悖則悖矣而盡忠之節著於春秋夫事有先奪而後與先順而後取太甲不治伊尹放之俟其改過而反其政公子光謀亂伍胥避之乃進專諸以成其志然後盡事君之節雪殺父之冤不其偉歟夫乾坤之道易簡也而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能以故王公設權以固其國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十一 權論馮二

知變以馭其民善馭者視人如嬰孩悟之誘之莫不胥悅不善馭者以民為規矩謂方圓定矣不能苟合善權變者如奕碁焉或取或捨或進或退無固無必皆任其勢也捨非資敵蓋捨小而取大退非怯彼蓋進損而退益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得非權之難耶觀其相魯言於夾谷挫齊鉞於鐙鉅當是時齊侯強而不強魯國弱而不弱聖人之智不亦多乎夫毀廢爪牙則允群獸之勝矣禽毀羽翮則供衆禽之羞矣人失權變則為英雄之資矣三十輻之車制之者柅萬乘之國統之者權五賊在心神至聰而莫測

三盜既興物雖衆而皆覩至哉始離而終合始逆而終順始非而終是始失而終得權之旨也或曰機之與權同乎異乎對曰異也設於事先之謂機應於事變之謂權機之先設猶張羅待鳥來則獲矣權之應變猶荷戈禦敵審其勢也知機而不知權者得於預謀失於臨事知權而不知機者巧於臨事拙於預謀知機而知權者帝霸之君矣王佐之臣也自五帝既降捨機權而論治天下者未之有也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十二 權論馮四



謀論上

陳傅良

古之謀人不惟其善因天下可為之資而至於摧敗棄衄之餘九亡而一存者尤善謀者之所貪也蓋天下之治不生於福而生于禍賢者勝之基弱者強之府故善謀者尤欲得之昔者勾踐之喪邦亦嘗有所不忍欲死于一決之快矣獨范蠡知夫會稽之棲所以餌夫差而釣之者也於是諫止其君陰攜而陽厚之以秦吳而飽其欲故吳之心自以為無越而不知越之志未嘗不在於無吳也潢池之會一舉而蹙之范蠡之蓄此久矣漢之留侯蕭相國亦越之蠡也夫以高帝百敗之困不足以當楚之鋒亦明矣而二子乃深喜之會之鴻門而不耻遷之南鄭而不恨示之焚棧而不與爭委之以太公呂氏而未嘗一日即而取之也凡此數者皆留侯蕭相國之謀就高帝之敗而為之地所以驕項氏而昏其智也項氏侈然自大旁若無敵垓下之圍一合而項氏之內已鬻于漢軍之刃矣故夫天下之不可為者是乃大可為者也而無謀者又誅之有高皇勾踐之勢而不出于范蠡留侯蕭相國之策反以其所驕人者自驕而甘于敵國之所秦一旦隙開搏手無策不得已驅久厭之兵而戰之每遇輒却則曰用兵者之罪也嗟乎用兵何罪哉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謀論上陳

謀論下

陳傅良

或曰戰可以無謀勝乎曰有之矣非福也一勝之幸雖越亡之國垂沒之將亦有之而曉兵者不之畏昔秦之二世諱於言反狼貪鷹搏者滿天下而二世晏如也俄而周文百萬之衆叩關而攻二世倉卒空山西之甲付之章却以禦之却師一出三擊而三走文矣未幾而誠魏咎尸田儼仆項梁蹙趙歇堂堂之師所向如壓卵而竟無救于秦之亡捷奏未絕而漢王席卷之師已瞰秦鼎矣蓋秦之兵本於無謀而出于倉卒救敗之急而章却復輕用之此固在劉項掌握中也故夫曉兵者知夫無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謀論下陳

賞論

牛希濟

賞勸之典所以顯忠尊賢而待用感人之心使各盡其材以顯於時以為立身揚名之本故冠冕衣服車輅祭祀之儀皆以品秩為差君子之人其甘心焉我於善希公朝之祿賞可以榮於家可以榮於宗廟祖考賞之義也大矣哉今國家懸高科虛重位此文士之賞也計首級視所傷此武士之賞也文不中理宗伯所棄殺傷奔北軍法所誅擇善勸人亦以明矣衰世之中文假他人之手身居書辭之列名陷澆浮之中坐登卿相之位射不穿札生不見敵榮持斧鉞之柄行居將帥之任皆藉累世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賞論一

之基業或曰勲伐之餘名竊位尸祿觀者憤嘆而已至有文之衰也行為四海推重不成一名不沾寸祿老死凍餒之地或有獻一書陳一策探治亂之精微盡當時之利病君上不省察奸邪者深以為嫌縱未能顯加明誅彷徨馬擠之於散冗斥之於外任不復必問可勝言哉武之衰也弓聲劍氣立為勍敵馳突擊刺於橫陣之前出入如鬼神謀取必勝瘡痍遍於首面身委卒伍之中老棄瘦馬之列或有破一大敵擒一渠帥賞不踰外藩之職賜不越繒帛之微捷聲已振於萬里姓名未達於九重降符節益封土翻為統帥之福豈不悲哉文之求也既不因於

行藝武之用也又不因於材力乃有溫漚溺之器以媚黃門者

有繫鞋自名以從公相者履歷官常出入藩翰其餘資財以致名第以榮郡邑者不可遽數之況時君幼主有宴樂玉堂從禽曹草發自愉悅之意聽從左右之言淫樂之叟優倡之子錫以朱子升於官秩下致飛禽大馬之微物亦光於封賞且國家以五岳四瀆為視公侯之秩乃崇其禮尊爵敬神之道也今斯養禽獸之屬皆列于官與士君子比肩于朝無神怨乎故志士仁人甘心草澤沒身白日不復思用力以在位者為深恥昔仲叔千奚救公孫文之患請以繁纓假借也孔子曰猶不如多與之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賞論二

邑將以定永代之制杜萌漸之謂也漢明帝不以館陶子郎寧賜之百萬曰夫郎出宰百里上應列宿不可虛授信夫為中興之嗣也且賞勸不恒服章素亂君子在野小人在朝將難以守四海之業若善人在位紀綱大定賞罰必中百官稱職天下焉能為亂

備論

陳傳良

善用兵者必掩人之所不意夫掩人之所不意者所以乘其所不備也如乘人不備而不知人之乘其不備亦豈長于兵者哉大抵邀虛擊懈之師非惟吾能知之人亦有能知之者矣恃我之所能而墮于人之所能故曰用兵之道奇于難昔者吳楚之西向也條侯以其三十六將之兵填然而東趙涉以為不可也其若寂鼓仆旗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入武庫然後聲而馳之則諸侯愕眙失色以為從天而墮矣嗟夫孰知吳有田祿伯亘將軍者已慮及此乎田生之謀蓋欲以奇兵循江淮而上先入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十七 備論陳一

武門而亘氏亦欲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之粟以徐俟漢軍之至則夫趙涉之所以說亞夫以出吳楚之所不料者正田生亘氏之所欲疾馳以先漢兵之所不及者也使二子之計行則亞夫

申而趙不虞吳兵之至吳人以其未試之鋒通會亞夫於其所貪之境吳楚之師不遇于武關亦接刃于洛陽武庫之間以漢不虞之懈當其未試之全嗚呼茲固鄧都尉之所憂也哉吾觀周侯之功蓋出於鄧公之謀委梁以散吳而深營固壘以坐待其羸乏故得以全制之使吳而聽二臣之言以其死關之銳不耗于梁而決戰於漢則夫趙涉之說是乃

嫁禍於亞夫也亞夫豈不危乎哉然則涉之說獨行于漢而二臣之言不傳于吳者天之相漢為耳嗚呼為將者甚無愚敵而幸於天之所相哉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十八 備論陳二

備亂論

鄭

備天下之亂者古今大勢可見已而未能有善備者也始周之諸侯相禽獵割而為六國卒併於秦秦以諸侯之亡周也乃為之備諸侯一剗其根孽而郡縣之遂至天下無一繩之維諸侯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布衣之禍故高祖不田尺土暴起於風埃之中五載而成帝業漢以郡縣之亡秦也則又為之備郡縣而又裂其土地以侯諸侯王盤踞過強卒用不終而布衣則不作其末乃有外戚之禍賊莽窺其隙遂盜有漢室及光武之再開關以外戚之亡西京也而又為之備外戚乃不復委重宰相而

古論本觀

卷三十一

備亂論鄭一

其所以備之者不為不至窒一穴穿一穴何禍亂之不息也蓋未嘗取天下之公制而獨以已之私者備之耳成湯周武以諸侯得天下而商周末嘗輒廢諸侯豈非用天下之公制者耶惟其公也故後世之長父繇秦而來獨汲汲備其私者又矯之過嗚呼不得聖之法而備之奚有不速弊者耶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備亂論鄭二

漢唐備邊論

林駟

漢之邊防簡於高文而詳於武帝之世唐之邊防密於太宗而疎於玄宗之後夫自簡而詳者非曰得率然首尾相應之勢也武帝喜功之過也自密而疎者非曰得護風寒數處之要也玄宗而下不知備邊之道也蓋漢自高祖平城之圍以匈奴數侵代地遂北置雲中郡以備之迨至高后孝文匈奴知北邊有備於是自隴西北地入然漢之邊防亦不過此爾自夫武帝好大喜功始自遺禍而入寇之路始廣不出上谷則出定襄代郡其後又通西域欲以斷其右臂而單于之兵反自其所置之郡而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三二備邊林一

入然後漢兵往來於秦涼之北而不得息夫東之於遠西北平西之於張掖酒泉中之於定襄鴈門疆場廣莫靡有定所有不勝其為防者豈非武帝有以速之耶唐世匈奴之患莫甚於吐蕃太宗之初為之防患矣天下十道分置都督而隴右一道乃居其入天寶之初易為節度而隴西節度使之兵凡七萬五千又附以劍南三萬九百人其為西戎之患豈不極至自夫河北難作兵皆東徙其後吐蕃乘虛內侵不數年間隴右數十州相繼陷沒豈非謀事之疎以至是也然嘗論之漢之失於喜功唐之失於寡謀固不免有備禦之難而能經畧邊事使夷狄尚不

敢輕視中國亦不為無策也本始中匈奴常帥十餘萬騎南旁塞以寇而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屯沿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乃總領於其間非老將為謀之審耶太和中李德裕建籌邊樓於劍南四川按南道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圖之右而弓弩甲冑人皆素備總十一軍而作杖義城作禦侮城作柔遠城二邊浸懼南詔東服夫以十一軍皆雄邊子弟而制二邊非德裕之善謀殆不能也嗚呼使漢唐任禦邊之寄皆如趙充國李德裕之謀又何西北之足憂哉然觀漢之單于鳴鍾渭橋貢琛漢廷不至如前日陸梁之態而唐之吐蕃南詔相挺為患卒與唐終始者豈非漢之備邊之策周思曲慮不若唐之疎畧耶夫發武軍以瞻邊兵發少府以給邊費北邊諸郡持藏兵器西北二邊分養苑馬其備甚悉矣徙邊之民廩給衣食北邊騎士輅車不算邊民被害饑寒相六則天下共給其費六郡良家子則給以期門羽林之選其恤邊優矣內郡有守有丞而已邊郡又有長史以掌兵內郡之縣有令而已邊縣則又置障塞尉其設官又備矣彼唐之區畫備禦果若漢之備且盡歟毋怪乎唐之邊患三百年間之無寧歲也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三二備邊林二

安邊論

何承天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未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親自開張當由往羊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偽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關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算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濟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冠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太田淮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安邊論何一

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摠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盡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耻為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剥辱視息無寄故縱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

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

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湊濡須之成家停羨溪及表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為宜從江南以北岸曹與不許果亡祖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伏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獵宜其號令俎豆訓其廉耻縣爵以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安邊論何一

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楊旌雲翔風卷河冀電掃嵩恒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微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若遠戍未增星居布野勸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為儀容以游獵為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柳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以奔疲且今春踰濟既獲其利

乘勝怛伏未虞天誅比及秋未容更送死矣騎蟻聚輕兵鳥集
竝踐禾稼焚焚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
廢農必衆馳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捐費必大換土客戍
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脩農戰無動衆之勞有肝衛之實
其為利害優劣相懸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
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可內徙青州民
移東萊正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至下邳左沐右沂田良野
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因民性重遷聞於圖
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

古論本義

卷三十一

二十五 安邊論何三

以樂土宜其歌拊就露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
秋冬收歛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
處處皆有今雖積毀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
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為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
長吏為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
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陣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
二千足抗群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
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伍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
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

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伏勿使有關千家之邑
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
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輪利鐵民不得辦者官以漸充之數年
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修在
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
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成申作師遠屯清濟功
費既重唐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
寄令在民商君為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
強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

古論本義

卷三十一

二十六 安邊論何四

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
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
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
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
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勲才表言州郡如此則
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
情由習親藝因事者畫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殺
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
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間術墉壑存焉固而即

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伏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為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此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日久邊令弛縱弓繚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壤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伏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為竊盜者皆可立驗於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三

事為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敵之要也

審勢論

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于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于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依據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于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于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彊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彊矣彊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彊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彊者利用惠乘彊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彊弱之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三

勢也然而不知彊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彊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元 審察

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彊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逸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彊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馬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捷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故秦

之天下卒斃於彊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彊之勢也勢彊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意有可彊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法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也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與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四 審察

于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彊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耻不為恥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逸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彊勢今夫一與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何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彊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彊焉者以此也

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彊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彊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卽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彊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卽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為而不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四一審勢論第五

可者今誠能一留意于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猶更亦常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歛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彊政。彊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彊愚故曰乘弱之患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懾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

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不必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棄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濡情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彊梗怠情不法之人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四一審勢論第五

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相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相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後。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罰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論

蘇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末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適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四 審敵論

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壙造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且猶耻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彊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溢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皆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四 審敵論

晉唐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彊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則敗、則懲、則晉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衆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勸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同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

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皆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以攻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閭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四十五

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匈奴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

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彊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檀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備而摩之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四十六

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彊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

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失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之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四

卷三十一

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

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聞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四

易敵論

陳傳良

國雖小不可以無人侮之也以無人侮人之國者是易敵也夫易敵者兵家之深忌而天下之至危道也古之人亦有犯兵家之深忌而涉乎天下之危以濟者矣而不可以當韓信之將兵楚漢無與侶者矣而猶有難於其人其擊魏也必知其不將周叔而特相直始以嬰孩視之及其破趙亦幸夫李左車之計不行而後喜夫以區區之趙魏而有二子者為淮陰之所難使二子而用則信之得志未可知也嗚呼天下豈有無人之國哉吾觀賈誼之謀匈奴欲以五餌啗之而不知中行說之教其君者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四九易敵論一

正欲其絕漢物趙涉之說條侯自以為從天而下之計而吳有田祿伯者其計適侔于涉唐太宗揣高麗之上策而劉盧之策果合於太宗則夫詭恩奇慮之士靡國無之用兵者使已之長而短人其危也哉知彼而不知己此兵法之所忌也雖然輕敵者欺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傲之固不可畏之亦不可過甚也將之用兵必畏其有人則亦何往而可善料敵者亦以其勢揆之不怯其強而怯其弱不愛其勝而憂其敗蓋惟強者易忽而勝者易驕弱者常危而敗者常戒也驕與忽之心勝則勝者之謀不入一危而戒則屈已以下人必有出而扶持之者矣蹇叔之

言不用於秦師方興之日伍員之諫不行夫差屢勝之後至于秦師壓境則鄭伯倉皇求計于燭之武會稽之耻勾踐屬心于種蠡無他強弱勝負之勢使然也君子之料敵必於此乎辨之故夫窮寇不追追而立喪垂亡之國必寬而假之者蓋恐夫疾攻亟取所以深其慮合其交而使之自為計也嗚呼守即墨而田單奮入郢而申包胥哭此燕吳之所以反大敗於齊楚也悲夫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五下易敵論二

爭論

潘興嗣

匹夫之賤猶立子以爭其惡立友以識其過況萬乘之貴呼吸而霜露變指顧而榮辱移朝不爭則暮有被其害暮不爭則朝亦然至有頃刻而不及者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又曰商有三仁焉比干諫而死其旨遠矣或豈無諫與諷歟譬之疾耳有緩補逸養而後定有政治而後勝有針砭而後起者蓋時有緩急勢有盈虛先後之理不可以一途御也諷者依違而不切諄所謂主文而誦諫此緩補逸養之道也諫者直指其事爭者嬰其鱗矣此政治之不效而至於針砭也若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五

堯咨而舜俞禹拜而益贊可以無事於諫爭猶曰予違汝弼汝

無面從君臣相與戒飭兢業如此後世之君奚恤而不用哉昔者漢高帝謂周昌曰我何如主昌曰陛下桀紂之主也高帝容之失非桀紂明矣如使桀紂之君雖無道猶用爭臣亦不失天下矣

戰論

杜牧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客薛相貫焉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石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緣淮已北循河之東南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戎戎夷大屯赫呼腥膻徹於帝居周秦軍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剽吳越荆楚之饒以啖戍兵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為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五

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騎則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飭
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毆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地乎是
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
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
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糞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
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
賜一月累封凱旋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廣矣金繒溢
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我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
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眎刀鋸菜色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五三

其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
夫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誥責第來撫之至如鍾然將陣殷
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
佯悞賊之聞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
敗五也夫和時天子意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圍兵數十萬以誅
察天下乾乾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
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
趙甚亂之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
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間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為萬世安

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
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而已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五三

戰守論

何去非

兵有攻有守善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強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卻之也圖拒以卻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於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五五

戰守論何一

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為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為自救之計而以拒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為卿日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崛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大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驚以嬰其四合之鋒卒至於敗而沛公之衆揚

袖而入空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於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於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於公關樂於衝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為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傳於戲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博敵而坐關固守為救敗之師關東之士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於具楚以為不知杜成臯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臯者數十輩遂至於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務論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五五

戰守論何二

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為兵亦疎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銳於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為秦役矣漢無可叛之勢而天下之民無至於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為漢役者也以不為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為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譏於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機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至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守論

陳傅良

天下之言守者則形勢而已矣形勢者以險為本嗟夫險未足以盡守之說也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劔閣天下之言險者無先也而子嬰降漢劉禪孫皓為魏晉之俘且夫雍梁之西荆揚之東非有變也金城棧道之固驚波怒濤之艱猶無恙也沛公危命之卒不繫于秦時六國之衆也鄧艾王濬之徒又非白公賣公同馬懿之敵也而二君束手就擒一姓之茅土盡為喪國之社何也非其人也善乎賈生太史公之言曰使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西之地南面全有噫非特秦然也葛亮陸機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五十八

而不庀吳蜀亦未可以侮矣故曰守以險不若守以人昔者劉項之爭衡也楚以拔山之力卒為漢衛議者多咎項氏捐天險之勝形懷區區之故國榮於匹夫畫錦之歸斯以取亡以愚觀之項氏之所以亡者亦或不在是也方羽之霸瓜分關中之壤授三叛將其意蓋在于障漢軍之東也羽之心自以三秦足有限漢雖高枕于彭城之地而巴蜀之師亦未敢越境而下也而不知夫憤軍降虜非漢之敵楚之運旆未卷而劉季已劫而奪之矣羽不能止徒王鄭昌於韓以為西蔽終亦以飼漢而已矣則夫關中之郭者羽之失人也及羽之擊彭城也亦慮夫漢之

過成臯也而令縱公守之未幾而縱公破則屬之大司馬曹咎堅壁以捍漢甚矣夫羽之愚也且漢之不駕于楚者皆羽之身與之角者也羽引而東雖百海春侯曹何足以礙漢哉不數日而咎斃于汜水之上則夫成臯之不守羽之再失人也至于漢高以一韓信守齊羽已有腹背之憂武涉之說足以見羽之無聊矣嗚呼漢之獲信豈信之素官于漢耶羽不能用而棄之漢則信之歸漢實羽之助纓而自取也使羽而用信高帝雖欲不辭辭于西可乎然則項羽之失天下非失險也失人也高帝亦常曰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噫豈惟一范增哉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五十八

閱武論

劉 勰

司馬法曰國家雖大好戰則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亟戰則民
周不習則民怠周非保全之術急非擬寇之方故兵不妄動而
習武不輟所以養民命而修戎備也孔子曰不教民戰是為弃
之易曰君子修戎器以備不虞是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
農隙以講武事三年而治兵習戰敵也出曰治兵始其事也入
曰振旅言整衆也還歸而飲至告于廟所以昭文章明貴賤順
少長辯等列習威儀夫三軍浩漫則立表號言不相聞故為鼓
鐸以通其耳視不相見故制旌麾以宣其目若民不習戰則耳

古論太觀

卷三十一

五九閱武訓一

不聆鼓鐸之音目不察旌麾之號進退不應令疎數不成行故
士未戰而震慄馬未馳而沐汗非其人怯而馬弱不習之所致
也吳王宮人教之以陣約之法令迴還進退盡中規矩雖蹈水
火而不顧者非其性勇而氣剛教習之所成也鎡鋸不為巧者
銳而為拙者鈍然而巧以生勝拙而之負者習與不習也闔閭
習武試其民於五湖劒皆加肩流血不肯止勾踐習戰試其民
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豈其惡生而貪
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以蓬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
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僅善斲不能運不利之鉞孫吳善將

不能戰不習之卒貔貅戾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鷂鷙鳥而羅氏
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
也奚況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故射御慣習至於馳獵則能擒
獲教習之所致也若弗先習覆迭是懼奚遽望獲今以練卒與
不練卒交鋒若胡越爭遊不競明矣是以先王因於閑隙大閱
簡衆散修戎器為國豫備也

古論太觀

卷三十一

六十四閱武訓二

倒戈論

楊夔

予讀周書至武王滅紂倒戈歸馬示天下不復用跡其事感焉以武王之聖有望旦之輔滅獨夫紂旌其功於一時可矣且曰終不復用其米然乎古淳結繩知禁中古朴赭衣懷畏末俗巧嚴法不化故淳散而朴散而巧之變萬詐生焉則內在在外剛之心詎革於干戚之舞乎周之祚七百誠曰永久然以臣臨君以兵向關者多矣齊桓南伐楚北伐戎晉文取叔帶於溫定襄王于鄭非二國崇示大順尊獎王室則周之社稷存若綴旒自漢而下有國者罔不以兵力秦以黷武而滅梁以無備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六 倒戈論

而亡我太宗究滅亡之源委房杜政房杜以天下之大不敢決於胸臆於是敢諫則先王魏論兵則讓英衛深謀宏法來代有準泊林甫即明皇既安之隨言順色以稔君惡乃以羯夷勇暴之卒專我兵柄竟使獸心為國禍本其為黷亂國常褻慢武義不亦甚乎且蒐苗獮狩所以講武經閱戎事也故曰預備其不虞有備而無患則武之道豈可一日而忘諸嗚呼班子之善斷不能以鉛刀攻其堅造父之善御不能以朽索制其逸則有國者可以棄兵乎

宿衛論

真德秀

古者內外庭不分人主出入起居皆與賢士大夫游故文帝視朝而受即官止輦之言馳坂而受表蓋攬轡之諫蓋使其日侍左右得以隨事納規則未為無補乃盛世事也至武帝時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孔安國以儒者為侍中特聽掌御唾壺則其媒慢已甚然有臣如汲長孺則帝雖雄暴而所以禮遇之者特出丞相大將軍之上蓋所以取重者存乎其人固不因親近而遂至於玩狎也後世此意不存人主親心太夫之時少親宦官官安之時多雖輔弼股肱之臣亦不過預明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六 宿衛論

趨朝鞠躬屏息稽顙奏事畢而前數語即退而所與游處親密者皆嬖倖近習之流耳况賢良方正之士脫迹章莽而觀光上國其視黃屋之後塵重瞳之睥表遠在雲霄之上勢分隔而情意日疎等威嚴而震怖易起所謂臨軒詳延之事特具文耳安得如漢世之日近清光而得以時效忠謹乎然則所言願少弛禁伐兔之事而冰立經陳紀之計誠為至當之論至謂必使大臣不得預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然後可以建功業則非古義也又曰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夫所謂賢良方正者取其能直言極諫以廟切上躬耳今反為人

主宴將射獵所盡而壞之則何以謂之賢良方正乎汲黯魏徵之流豈以日侍游獵之故而遂不能正其身高其節乎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六三論衛太子

二陣圖論

王 獻

炙轂子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自古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仗德而行則湯征葛乃為帝王若恃力而戰則紂放牧野終罹戮辱春秋傳曰兵之設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復曰文不犯順武不違敵蓋軒轅五十二戰義在惜民湯武七十二征本惟靖難且文而不武而不文不可謂雄則文臣在聰明器量鑒人別材故曰文雄可以為相武臣在俊傑深沉果敢決斷故曰武權可以為將二畧兼濟則可以入為相運籌於廟堂之上則可以出為將折衝於萬里之外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六四二陣王

然而將相之務在見有才力者賞之愚詐者去之如有才力者不賞則忠烈疑而不進愚詐者在傍則讒邪黨扇而為欺如此行之則何功而不立何罰而不行何才之有遺何戰而不勝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又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如兩軍交鋒之際列兵無陣由人民居而無城池立而無牆塹並道衝擊則何以捍禦譬如蹴鞠較力猶設機便以護手足況有兵而無隊伍有隊伍而無行陣有行陣而無奇正有奇正而無權變起自黃帝命其臣風后演之本文不越一百字詞約旨微非聖賢莫能研究太公起剪孫吳韓項並由斯術唯孔明尤盡其妙生

之於心機不形之於文義維君臣父子不相傳授近者李奎圖
載八陣只言或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不陳四奇變化之旨不
顯天衡地軸衝翼之文將帥覽之難曉今初盡天地二陣圖明
八陣八變之源燭火助陽自忘短綆庶幾英傑觀之稍裨焉

三十一卷終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六五三陣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十二卷

名法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鹿城李

穀孝繩甫編次

師臣論

徐鉉

至大者天必配以地至明者日必配以月至剛者陽必配以陰
至尊者君必配以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者也君之有臣也所
以教其知匡其不逮扶危持顛獻可替否其任大矣故君失之
臣得之臣失之君得之上下相維乃無敗事非徒承其使令供
其喜怒而已故曰師臣者王友臣者霸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
人莫已若者亡自三皇已來莫不由斯而致者也表世之君聞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二

一師臣論

於大道嘉言美事掠歸於已諛臣佞妾從而成其過曰生殺廢
置國之利器必出自一人不當為人臣所教嗚呼斯甚不然也
夫往古之事不可言已其世近而昭然者請以漢祖明之高祖
奮布衣取天下功侔三代享祚四百可謂盛矣其舉事之始駐
軍於陳留則酈食其之謀破武關入咸陽則張良之策還定三
秦則韓信之計為義帝縞素則董公之說出兵宛葉則鄭忠之
盡破垓下則三王之力及其成功則高祖享帝王之業數子獲
人臣之祿豈為人臣所教者不能為帝王乎故高祖曰吾不如
三傑而能用之所以得天下也及太宗文皇帝力行王道天下

已平喟然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夫二帝者皆用忠賢之謀以建三五之業歸功臣下而其道愈光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此之謂也昔魏武帝使夏侯淵守漢中蜀先主用法正之計破漢中殺淵等魏武聞之曰吾知玄德不辨此必為人之所教言之失也史論之備矣魏武雄傑之主猶有斯論况常人執夫為國譬用兵焉大將將十萬之衆舉千乘之國有坐籌制勝者鋒摧殺敵者有先登陷壘者及其成功則元帥之功也今使元帥兼此數者而獨論功可乎夫君人出令臣下唯知奉行則役夫豎子可為卿相何必勞於求賢哉嗚呼斯道

古論太觀

卷三十一

子師臣也

之不明久矣明達君子可無思乎可無思乎

兄弟論

常德志

余以天論篤睦日重月深每惟兄弟孔懷在物無喻嘗讀陸士衡之兄弟文勲之懇之未嘗不廢卷歎息向其為人而世人云陸機兄弟同居以之為異傷哉斯固異其所稀見也將恐悠悠千載不無此感敢託之旨以作論云客謂陸平原曰吾聞天降地騰夫婦之情見矣星分岳列兄弟之義存焉是以聖人之立教也上稽玄極下順人情故使判合為同穴之親昆季有異居之道斯則人倫之大典豈作者之謬陳哉而子大夫名為習禮伯仲無門庭之別室家匪琴瑟之間雖激揚風俗獨為君子遠道任心將使先人事也事不師古蒙竊惑焉豈有說乎願聞其旨平原曰何居斯言之玷可謂末學膚受曾莫是師即如君子之談必且輕於身而累於俗以獨不聞夫六龍方駕斯有御夫之功駟馬班如用効行地之力是故大鵬之始宛轉北溟鄧林之初婆娑下土至於羽翮相資遂能負蒼天而遊罩青雲而立此則相須之道弘也至如梁山萬仞上干星辰楚殿三休俯臨風雨及土石異勢棖楠分離遂與沙麓俱崩坳塘共泯此則相須之道乖也是知同德者易為功離心者難為力在物猶爾而况人乎然不善其大於不睦溺於情者薄於義寡於私者豐於

古論太觀

卷三十一

三兄弟論

道故牝雞晨鳴三賢督我開睢樂得平亂同知故名賢之所聞
豈烏有之談也且夫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氣連形方手足而猶
輕擬山岳而更重雲蛇可斷兄弟之道無分鵠鶴載飛急難之
情斯切先王知兄弟之為重也故歌之於韶夏之舞誦之於風
雅之篇敦骨肉而正人倫風鬼神而動天地大矣哉請為左右
梗槩其說夫兄弟之情也受之於天性生之於自然不假物以
成親不因言而結愛闔牆不妨於禦侮踰里猶惜於伐樹馭朽
則須洛而歌鸞子則涕泣而道斯乃情存於不捨義形於惻隱
豈如悠々良辰從容永歎而已是以四鳥禽也不能各離別之

論太觀

卷五十五

四

卷五十五

聲三荆木也不能忍分張之痛矧在人流有覲面即拊楸分骨
如何勿傷至於夫妻之為義矣非有血屬之親譬猶風虎雲龍
騰嘯相感如髮彼兩髦結歡二族始有共牢之禮終為同穴之
親斯亦未為輕也然而德在聽從主唯蘋藻不可以寄百里之
命不可以託六尺之孤况有棄姓無常拂衣再醮至如買臣之
室主父之妻固未可以言也自非道蹟移天德均惟鵲孰能長
齋斯之羽翼茂葛藟之本根者乎是以通人君子動失德全
同生之重則恭順有章戒惟家之索而椒蘭無替夫妻和於鼎
飪兄弟穆於清風綠衣無燕々之悲角弓匪驛々之歎其或分

屋宅土開國承家則能藩屏維城左右王室力足拔山不敢問
九鼎之重才能動俗不敢窺司馬之門遂使封豕長蛇望國門
而歛迹井蛙慕燕覩盤石而飛鳴故能本支百代洪基峻極配
合二儀平章百姓其在白屋黃冠華門圭竇三逕五畝有足相
容至有同衾共席推梨讓棗樂以簞瓢榮同華萼死生契濶白
刃交前弟瘦兄肥無胥遠矣爾其友于怡々揚名以顯高視風
俗長揖縉紳斯文足為樂也而無賴之徒不思其友或溺於私
愛棄彼天倫生在膏腴乘藉地勢錫圭分竹奄有山河不能輔
車相依股肱同患乃欲搖動我家宗拔塞我本源竟而青蠅飛

古論太觀

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於千旌無極遊於二壘集矢長勺撫劍其池是以五爭四裂非
關蛇閭之妖九合一匡猶見蟲流之禍鬼神不勝其酷生民不
勝其弊吁可畏也何其謬哉又有里閭之人繩樞之子栖息不
過於蓬蓽咀嚙不越於糟糠無財可不忿爭乃復尺布斗粟不
能相容睚眦蜚介側目切齒遂使藁爾箕帚盡爾孩童萑菲其
童成是貝錦於是乎分裂蝸角稱競鴻毛骨肉為行路之人兄
弟無陟岡之望痛矣悲矣何必情矣官之奇辱亡之歎深可撫
心王叔治斷臂之言足為流涕其知也如此其謬也如彼遠乎
得失豈可同年而語哉是知禍福無門唯人所召靜言成敗則

可得而論何則存亡之道若行通之有途得之者安於廟堂失之者顛沛斯及至如三叔狼顧七國鷄連貌虎搏噬江山表裏當其時也滄波可汲而斷泰山可蹋而履朱旗尚卷蒼兕未馳不得高壘之謀勿俟銜枚之陣固以冰判瓦解魚潰鳥驚身膏草莽名彰史策經過者為之迴車言談者為之洗耳斯豈時不利而兵不勦者哉固以天地所不容人神之同惡者也斯乃在和不在衆在德不在強商周之不敵亦所聞也假使驅長狄駕遺風宋萬樹輿慶忌參乘勅弓飲石長劍挂頭冠鷄佩徽拖象拉兕然而使之超九折跨三危浮呂梁赴滄海五尺童子知其

古論本觀

卷三十三

六

必亡何則道之非也苟令心腹無瑕昆季韓穆雖便要離策杖不占緩步周流九達容可危乎近者劉荊州之意氣表渤海之縱橫當其吐納荆楊鞭笞河朔猛將屬於鵬鷃謀臣盛於雲雨從容嘯咤有席卷八荒之心固以震懾人靈熏灼宇宙者既而良圖未就壯志先秋瘡痍定生蕭牆糜潰天道與人共往生人與草木俱萎雖睦於曹公尚無肝食之暇安得馬上而舞哉斯有惑之甚也豈如稷契異朝同心同德魯衛為政雖休勿休得使康哉良哉洋洋盈耳卜代卜年之祚悠々無極是知管蔡之玉食不如夷齊之餓死君顏之萬不如延陵之退耕詩不云乎

彼令兄弟縛有餘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善哉言也吾無間然今吾子以同穴者重之於天倫異居者成之於行路是見詩人之糟粕未覩宮牆之家室固未可與適道也若以骨肉遠而為疎即手足無心腹之用判合近而為重即衾衾為血屬之親若衾衾附體而可離手足遠身而可絕斯則室家之不侔兄弟固亦明矣况作者之意有異是乎夫異家者所以避私同穴者示以不返故傳曰昆季一體又兄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何謂異居同財者若委支體於行路阻天倫於胡越固非其所謂願聞也且余聞士龍少遭憫齒攀風樹而興歎懷仁義以罔極

古論本觀

卷三十三

七

零丁齡亂霜露摧心契濶九夷更相為命常恐黃耳蕭條白駒超忽洞庭木葉零巖花落無時雖復飲啄相依光華未著蜀夫踏地每深慙德友于兄弟何日忘之將謂吾子有以誠教而反問我比以流俗祗足以攪其心慮非所望於吾賢也於是客赧然而延口僕固小人無聞至道雖生先舜之代未登孔丘之堂苟有曾而無心遂逐情而忘性言排名義之外身陷泥塗之下今子大夫幸而見觀博我以友弟弘我以禮經洋洋乎理出天人之表恢々焉周道仁義之鄉而今而後謹聞命矣是知安社稷和家調陰陽化風俗播清猷於細素垂令範於黎庶橫之於天地而自安處之於死生而無慮者其惟兄弟乎

臣友論

李德裕

君之擇臣士之擇友當以氣志為先患難為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直可仁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於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袁盎不拒於劇孟且夫周文由閔天而禦侮宣孟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於此乎太倉令淳于公歎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女緹索自傷乃上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九友論

友論

王四

古之言天下達道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其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斬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國家敗而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通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自全間有不若則亦無害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群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與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廢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九友論

賓客論

李德裕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惟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
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稟上
聖之資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為累也漢武為太子立博望
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一賢人少小
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
之劉裒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為其羽翼劉武
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為其腹心劉安行陰
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為善終以左吳伍被而敗以是
古論太觀

卷三十二

十賓客論

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
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網之
疎濶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
霍改節則賓客之為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
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
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為非宰相唯
有平津政出一空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客故人不居顯位似
未足為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築城以
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為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

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為不便上以難丞相丞
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何
益於謀議哉况近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門
與柳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為首所議以勢利為先是以魏其武
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後奸智獻其計
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
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禁
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關謝絕賓客則朝廷靜
矣

古論太觀

卷三十二

十賓客論



近代節士論

李德裕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已聞之矣敢問士君子身在下位而
歲歲衰世者有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丁生魏生是也昔蓋寬
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唯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
饒忠直憂國為文吏所詆挫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
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
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好是正直矣梅福南昌一尉耳
與王章無薦引之私無遊宴之好當王鳳之世權歸外戚上書
曰鳶鵲遭害則仁鳥墮逝愚者蒙戮則智士遠退折直士之節

古論大觀

卷之三

十三 無節義論

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獨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
家之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強禦矣余頃歲待罪廟堂六年竊
位而言責之官執憲之臣屢薦丁生稱其有青直之操亦有毀
之者曰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惑是說未及升之於朝而一
旦觸群邪犯眾怒為一孤臣獨夫正言無避亦鄭昌梅福之比
也昔貫高竟能以不死白王而高祖賢其然諸葛亮不忍以臣
謗其君而薛安感其壯節周燕寧恨於不食陸續豈辭於桀紂
世歷千祀有此幾人魏生為酷吏所逼終不詘服辭義雅正有
古人之風亦貫高戴就之儔也嗚呼田叔孟舒皆位顯於朝而

魏生以與疾遠竄盡道途疑其幽魂必上訴於天矣或曰自
古名節之士鮮受厚福豈天意於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
者非危亂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鈇鑕全性命者尚無一二況福
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惡毒父母妻子怡然安樂則天下之
盡為之矣何貴於名節者哉

古論大觀

卷之三

十三 無節義論

列女論

李延壽

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圖象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王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會真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佳名彰於既沒微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文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霑青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寔庶姬之恥也

李延壽

卷三十一

十四列女

君子論

李德裕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氣志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概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濬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為人常用而自然可貴也然世亦有不拘小節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祖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漢比近世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艷時人稱為上官體實為正人之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于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肅宗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聞不可以一舉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李德裕

卷三十一

十五君子

君子無私論

稽康

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違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身為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

論太觀

卷三十三

七

行道忘其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為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

小人論

李德裕

世所謂小人者便辟巧佞讎覆難知此小人常態不足懼也以怨報德此其甚者也背本忘義抑又次之便辟者踈遠之則無患矣讎覆者不信之則無尤矣唯以怨報德者不可預防此所謂小人之甚者也背本者雖不害人亦不知感昔傷蛇傳藥而能報飛鴉食棗而懷音以怨報德者不及傷蛇遠矣背本忘義者不及飛鴉遠矣至于白公負刖翼之德宰節遺漉溉之恩陳餘棄父子之交田蚡忘跪起之礼此可與叛臣怨子同誅豈止于知己之義也世以小人比穿窬之盜殊不然也夫穿窬之盜迫于饑寒莫保性命于高貨者有何恩義于多藏者有何仁愛既無恩愛則是取資于路拾金于野若君能識廉耻而不為是有傾金者之行矣若忍饑饉而不食是有蒙袂者之操矣所以陳仲子觀染上之盜察非惡人由是而言盜賊未為害矣然操戈鉞挾弓矢以聚暴寡殺人取財謂之盜比于以怨報德之人者亦未為甚焉何者人之父子兄弟有不相知者有德于人者豈

矣焉得負之哉

論太觀

卷三十三

七

四子講德論

王 褒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蹠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適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蟲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鴈則翔四海僕雖嚚頑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為然也昔寧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歆皆塗覲卒

古論太觀

卷三十一

十九子講德

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媿倭倪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嗇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必公輸不能以斷但懸屠屠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撒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于無八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携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欽倚俛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為誰則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

古論太觀

卷三十一

十九子講德

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聞曩從末路望聽王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履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王曰夫樂者感人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于砥礪凡人視之快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寶也精鍊歲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民所不能命哉是而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義深乎洋洋同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寔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無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撫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

不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最
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
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
聖德莫不霑濡龐眉蒼耆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湏臾觀大化
之淳流于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忻中和感發是以作
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而後
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
子執分寸而固億度嚴絕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舍之樞機道

古論太觀

卷之三

廿四子集卷之三

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於三客懸膝步而
前曰先生詳之行潦蔡集江海不以為多鱗鱗並處九罟不以
為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哀 夷齊恥周而遠餓
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
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甄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庚命如
絲明之如緡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室計沮議何傷顧
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于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
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鼓鏗鏘而
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恩

感啟許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也于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
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
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
俟秋吟蟋蟀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
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
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
狐之腋大慶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蓋君為
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
代以上皆有師傅丑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寧九合

古論太觀

卷之三

廿四子集卷之三

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舅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
有王由五穀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子反蕪定江淮
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泄庸尅滅彊吳雪會稽之恥魏文有段
干田翟素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則閔
于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帝王選于四海羽翼
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名哲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
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王冠道德履純仁被六
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
欽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

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急者欲罷不能偃息乎詩
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脩德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
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聘太平濟乎多士文
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
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俸以厲貞廉減膳食
卑官親省田官損諸苑踈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閑
老老之逢辜憐線經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匿
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豈不貽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

論衡

卷五

三王

咸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
寧相剝削大禮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于仁義長于酷虐狼
犽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蒞莫不肌栗懼伏吹毛求疵並施螫
毒百姓怔忡無所措其手足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難者
不畜難牧者不育射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
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騰
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
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邕、群鳥並從舞德垂
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樹比大化隆洽男女條

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者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
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宜王得白
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
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
寇甲士寢而旂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入瑞
先生曰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矯蹇習俗桀暴賊老貴
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
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騁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
則弓矢耒耜馬楫種則杆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

論衡

卷五

三王

殲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
驚遠机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歎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
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
接編結沮頽焦臬囑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
獻懼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腋而笑夫鴻鈞之世何物不樂飛鳥
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邁紆音而詠至德鄙人黔淺不能
究識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
仰歎怡懌而悅服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秦觀

古之聖人其道本於成已而終於成物得其始不知其終則蔽於為我見其末而遺其本則蔽於為人為我之蔽溺于楊而為人之蔽流于墨二者所事不同要皆不該不偏一曲之所為而非道德之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入不藏其出不陽入而不藏故德先乎身而有以公於物出而不陽故道濟天下而有以私于已夫公于物仁也私於已智也公公私私仁智而得聖人之道盡矣傳曰以德分人謂之聖其此之謂乎夫天下之人因其性而觀之則未嘗不同因其習而觀之則未嘗不異使天下皆知

古論夫觀

卷二

十四

性之無不同也則其俛仰之際語默聲笑之間固足以官陰陽而府萬物矣又奚聖人之俟哉夫惟不知故尊其習者有至于上智而卑其習者或至於下愚夫以本同之性而異於上下相遠之習此天下所以有俟于聖人而聖人者所以不可一日無于天下也故古之人當其德未成則修之于已既成則分之于人其大也以其所知覺所未知以其所覺覺所未覺其小也以其所中養所不中以其所才養所不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為人已愈多仁者得仁智者得智得其精者足以治身得其緒餘足以治國家天下豈固有求于外以為人之所以望吾而吾

之所以與人者適當然而已矣且上覆下大容小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損之不足與之理之當然也彼聖人以德分人也豈固有意於是哉蓋以為人之所望吾吾之所以與人者亦理之適當然而已矣

古論夫觀

卷二

十四

才德論

王 栢

世之所謂賢者何哉非才與德之謂耶二者殊異不可不察所謂才者存諸天德者存諸人智愚勇怯才也愚不可強智怯不可強勇四者有常分而不可移故曰存諸天善惡逆順德也人苟棄惡而取善變逆而就順就樂之哉故曰存諸人譬之於物金可以為鐘可以為鼎玉可以為珪可以為璧此存諸人者也玉不可以為鐘鼎金不可以為珪璧此存諸天者也存諸天者聖人因而用之存諸人者聖人教而成之雖然自非上聖必有偏也厚于才者或薄于德豐于德者或殺于才鈞之不能兩全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二

才德論

寧捨才而取德昔者鄴舒有三雋才恃之而不務德晉滅之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首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智宗必瘕宣子弗聽智氏果亡故曰寧捨才而取德抑又聞之為國家者進取其若才守成莫若德進取不以才則無功守成不以德則不久陳平貪污之人也韓信無恥之士也樊噲屠者刑食其酒徒也天下之至賤無行者也然其才皆有過人漢祖舉而用之故張敖什項而燕天下魏國置相而用田文

吳起不悅與之論功田文曰哉闢治民皆不如子若主幼國危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乃謝曰屬之子矣此言田文無他技能唯忠厚可信也夫有德者必不反其君故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為社稷臣有才者指也掌亡則指不可用矣是故民者田也國者苗也才耒耜也德膏澤也進取不以才獨無耒耜而耕也雖勤灌溉不能生也耒耜成不以德猶既種而無膏澤也苗槁無日矣故人主利其耒耜以墾治其民而封殖其國又引膏澤以溉之使其本根深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二

才德論

而枝葉茂茂故子孫謹守其畔穫而食之而已復何為哉

陰德論

石介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同治也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是謂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是謂逆天地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相離其應如影響禍福刑賞豈異出乎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昧禍福刑賞之所出行君威命執君刑柄發仁布令代君誅賞而硜硜焉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福也苟不以

古論大觀

卷三

陰德論石

已之喜怒以天下之喜怒殺傷雖多天地神明福之矣苟不以天下之喜怒而以已之喜怒而害一人損一物天地神明因禍之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假其刑賞以響背善惡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退貪良良者進之君賞之也天福之也奚其德哉貪者退之君刑之也天禍之也奚其讐哉以進退於人謂德讐在已乎欺天而無君也州方千里牧非其人千里受弊邑方百里宰非其人百里受弊使一牧一宰有罪而罹其誅孰多千里百里無其事而受其弊是仁一牧宰而不仁於千里也暴我

鰥寡虐我惇嫠天地君所欲除而存之遠天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白額虎暴而害物周處殺之而獲福兩頭蛇見而人死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官塗而民其害豈特白額虎兩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隆而無窮矣

古論大觀

卷三

陰德論石

忠義論

脫脫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况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足示意嚮厥後西北疆場之臣勇于死敵往、無俱貞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于朝、是中外搢紳知以名節相高廉耻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班、可書匡直輔翼之功蓋非一日之積也奉詔修三史集儒臣議凡例前代忠義之士咸得直書而無諱焉然死節死事宜有別矣若

古論本境

卷三十一

忠義

敵王所憤勇往無前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寓官閑居感激赴義雖所處不同論其捐軀徇節之死靡二則皆為忠義之上者也若勝負不常陷身俘獲或慷慨就死或審義自裁斯為次矣若蒼黃遇難實命亂兵雖疑傷勇終異苟免况于國破家亡主辱臣死功雖無成志有足尚者乎若夫世變淪胥毀跡冥邈能以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歟至于布衣危言嬰鱗觸諱志在衛國違恤歟躬及夫鄉曲之英方外之傑賈勇蹈義歟死惟鈞以類附從定為等差

孝義論

令狐德棻

夫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其唯孝乎奉大功而立顯名者其唯義乎何則孝始事親惟后資於致治義在合宜惟人賴以成德上智稟自然之性中庸有企及之美其大也則隆家光國盛烈與河海爭流授命滅親峻節與竹柏俱茂其小也則溫枕扇席無替於晨昏損已利物有助於名教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礼義不樹廉讓莫修若乃綰銀黃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出忠入

古論本觀

卷三十一

孝義

孝輕生蹈節者則蓋寡焉積德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悅禮敦詩守死善道者則又鮮焉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今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善布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為多矣古之所謂為難者可以為易矣

仁孝論

延篤

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
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
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
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歸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
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
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
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
疎榮華紛紜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

古論本觀

卷之三

仁孝論一

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
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
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
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
體之者則互以為稱虞舜顏回是也若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
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為至德管仲以九合為仁功未
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原孝論

陳亮

立身之謂道本道之謂孝上自天子下至于庶人未有不由于
立也嗚呼為孝之道是因乎心者焉孝有小大性有能否君子
小人亦各存其分也聖人之教布在方策不敢毀傷存其始也
立身行道要其終也居必誠其心遊必擇其方然後謹以溫清
之禮慎以飲食之節起居進退罔拂其志善事幾諫勞必無怨
至於愛敬之道乃天性也無忽天性以慢人紀斯可錫其類而
不墮也世之愚者知其孝乎而不知所以為也越禮以加敬輕
生以致養且曰親之疾弗瘳者子之肌可療焉乃折體斷股密

古論本觀

卷之三

原孝論陳

實于味苟親之壽幸而未盡而或生也則鄉里神其事以為孝
之感乃聞之于州縣聞之于天子官給其賜以優之然後傳之
于後旌之于門閭率土之民向之而思其効者矣嗟乎風俗之
移人也而官其事者遂以之自賞俾蚩蚩者知其室而不知其
戶也迨墮窳窳而迨殞乎命且親之憂必以疾也非疾而自刑
是致其憂者也予曰毀不滅性死生之際尚或存也苟居疾以
剥膚由味而喪軀則所謂陷之于不義者也會之相食尚曰無
有安在為人父母而食其子者乎古之孝以感者多矣猶是者
未知觀焉且民之耳目烏知所謂聖人之道在乎諭之而已既

諭之且制之俾為孝之民誠其心而不誠其名愛其生而不愛其賜始于一邑迫于一郡然後天下之民可率之以道也斯之謂王化之基人倫之本可不急乎

古論本觀

卷三

三而原粹論二

愛日論

王符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民靜而力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

古論本觀

卷三

愛日論

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今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卿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盖有故焉夫理直則持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賄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賄故見私於法若是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

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嘗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盈于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廢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哉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卿縣典司之吏詞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

古論本觀

卷三

平

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有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立節論

劉向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

古論本觀

卷三

立節論

通母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潔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夫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耻也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此觀之則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

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古論本義

卷之二

廿八 莊子對

誠節論

王 徽

從轂子曰漢史著誠節立名之士謂其能執一不回死義不顧雖湯鼎之威霜刃之刑不能脇之故節義彰明顯於後世存無愧於英俊沒無果於神靈蕩然偃於暗室之中堂然行於日月之下卓為人傑乃有節有義之士也夫能如此者亦賢哲之一體客曰誠如是無乃滯於變通而能成功則拙杖節死義可矣既不能杖節死義又不能變通成功此謂之偷生無耻之夫昔李陵降匈奴又要成功致老母伏誅妻子棄市斯始規變通而終爲負義且臨患難履顛雖商賈小人屠沽賤猶能相拯

古論本義

卷之三

三九 誠節論

窮感尚乃任情於依託矧乎項章甫冠拖縫掖衣口誦先聖之文胸懷義德之典目曰儒士而無慷慨之心不有風雲之操亦何以見分明之男子磊落之丈夫昔如敬通不修廉隅杜篤請求無康班固誦實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黜賁丁儀貪婁而乞賄路粹哺噉而無耻皆文儒之所賤自介之所羞士夫無信不可以立身無義不可以立名無節不可以成功無忠不可以成事四者不懷則情同犬豕行比豺狼安足以齒於人倫哉客曰先生斯論不亦傷於嫉惡太甚乎對曰嫉惡不甚則好善不篤若見惡不能去則邪佞之人群臻知善不能用則賢良之士引

去引懷誠 安得不嫉諂諛今公卿席客茂馮謨毛遂之忠誠
侯伯懷賓肆李園祖珽之欺詐或受賄賣主奉越以事吳或首
鼠兩端觀成而望敗窮其操心姦宄遽際戚施與夫誠節之士
執一不回死義不顧者亦何遼廓論未已客曰若乎先王之論
誠亦富茂廼歛衽而退

古詩大觀

卷三十二

四十 誠節論三

功名論

司馬光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
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艸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
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
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
師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
世數十傳而不絕由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
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
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

古詩大觀

卷三十二

四 功名論司馬

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
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
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成人也商鞅魏人也
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
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最五國者非無賢人
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
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
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
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君與

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為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為名是以孔孟以為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干而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為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為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虜之坑其卒四十萬項羽用范增謀彊霸諸侯圍漢王榮陽幾拔矣聞漢之反間而疑之范增怒去而項羽卒為漢擒夫駕車者既服騏驎矣又以驚馬參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執田者既樹嘉穀矣又以糠粃雜之欲其並生而茂不可得也為國者既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間之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誠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

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污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我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疵也修乎道之人污邪之賊也今使污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我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邪為怨敵矣非喜與之為怨也不與之為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為怨更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為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難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同也明主為之不然審

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雖有至貴不能爭也雖有諂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為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明若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昔齊桓公得管仲三熏而三浴之解其縲紲置以為相鮑叔桓公之傳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鄉而聽其政令況其餘四境之內上下

古論太觀

卷五

功名論四

之人其孰能不戰戰栗栗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為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德之使其護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為護軍中尉盡監諸將諸將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為大將諸將皆譙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交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說先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超於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為敵國符永固得王景略於處士以為

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永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平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歸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臨於齊廷陳平旁於戶牖韓信飢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略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曜々功烈施於後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是其臣之力師曠曰管仲善斷割

古論太觀

卷五

功名論四

其君之功也

近名論

范仲淹

孝子曰名與身孰親莊子曰為善無近名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為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鈞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為善近名豈無偽邪

古論大觀

卷五十二

四六近名

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三王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百姓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收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

虛名論

李德裕

夫與膏肓同病者不可療也與衰亂同風者不可理也劉向上書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疆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諛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謠言嗾々又曰分曹為黨徃々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理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漢與幽厲之世同風矣于寶晉總論曰朝寡全德之士卿乏不二之老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其倚伏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晉文與元成之世同風矣所謂

古論大觀

卷五十三

四六虛名

虛曠名重者蓋議山濤魏舒之儔耳後之竊虛名者曾不得與山魏徒隸齒而醜貌于世未嘗自愧趨之者如飛蛾赴火唯恥不及豈蚩々負壓之謂哉虛名者以衆多為其羽翼時不敢害後來者以聲價出其口吻人不取議以此相厄自謂保泰山之安可以痛心矣

止名論

謝 仁

有弘文先生稟氣冲和資靈傑秀理在微而必察言無贖而不探加以體局凝沉風格峻遠蹤班馬而高出嗣顏冉而委蛇于時日暖未遲風清氣陌長廊赫奕高閣陰岑先生方該秘紀於千載釋疑滯於萬古於是席長筵列髦俊散縹帙布青編簪纓畢華綺紈咸集乃有以司鎧丈人戎服而至蓬首垢面頰削背偃左挈戟右提鞭灑汗蒙塵不讓而坐先生逆而目之顧而謂曰夫杖者位之基器者名之實苟有叨竊咎悔必臻當今天下又明會昌御運舉宇宙以寵物馳日月而燭幽忠繁盈朝鸞鷟古論太規

卷三

四八 正名論謝一

成列是以鳴玉曜輝者耻方於周君披堅執銳者羞比於韓彭至於探擇人倫招撫要言有美斯遠在器無假文武異容正位辯方朱紫無雜任能授用咸得其所是以山無逋客野絕遺賢方欲闡文儒銷鋒刃陳俎豆散牛馬肆志於禮場遊心乎文囿大啟石渠之署廣開天祿之門搜囊內之琳瑯擢天下之杞梓旅之於東觀會之於北閣考往聖之遺逸正先賢之紕紊欲令微言隱而更顯至德晦而復明然後草封岱之儀備射牛之皮今子齒既盡矣形只槁馬上不能貢策獻奇枿珪分祿下不能收視反聽養真存神以螢燭之末光而方增耀於日月涓滴之

微潤而欲擬浸於江湖其於餘生固亦勞矣猶不免佩紵荷簞坐甲操鋒見長劒而折腰對危冠而屏氣以茲疲朽預此戎班點污我文門虧辱我宰塾顧瞻傳素能不愾乎夫人於是俯而慙仰而謝逡巡避席欽衽而對曰僕聞用捨時也窮達命也物固有欲而不可棄此蓋有力者走之豈在吾之所筭也且夫苟非其用則周孔無以措其心當其所能則大馬猶足効其力今請正名改服從子而遊可乎先生曰噫子其不言幾失子矣苟能易位余何間焉

古論太規

卷三

四九 正名論謝二

應正論

王志愔

臣嘗讀易至萃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無咎注曰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已獨處正與眾相殊異操而聚民之多僻獨正者危未能變體以遠於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無咎也王肅曰六二與九五相與俱履真正引由迎也為吉所迎何然之有未嘗不較書而歎曰居中理正事之常體見引無咎道亦宜然有客聞而感之因謂僕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引典憲不務和同處正之志雖存見引之吉難應行之於已余竊懼焉僕歛衽降階揖客而謝曰補遺關於衮職用謹言

書論大觀

卷之三

五十四應正論三

為已任以蒙養正見引獲吉應此道也仁何遠哉昔咎繇謨虞登朝作士設教理訓開物成務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怙終賊刑故無小於是舜美其事曰汝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理刑期於無刑人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故孔子歎其正曰舜與皋陶不仁者遠此非明辟執法大人見引之應乎季孫行父之事君也舉竊寶之僇黜受邑之賞明善惡而糾厲議僭賞以塞違在虞舜之功居二十之一主司得行其道時君不以為嫌此非已獨處正引吉而無咎矣乎觀漁于棠臧伯正色貽鼎在廟哀伯抗詞言者得盡其忠聞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稱臧氏之

正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非異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乎魏絳理直晉侯乃復其位邾人辭順趙盾不伐其國此非正體未變為吉所迎者乎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若正應乎上乃引吉於下而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交戰於骨髓之中懷疑乎語默之境懼獨正之莫引忘此正之必亨于嗟乎行已立身居正踐義其動也直其止也方維正身如是歟何以明之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義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而大而不疑其所行也稽康撰釋私論贊義著至公論皆以公激俗抑私事主一言可蔽之歸

書論大觀

卷之三

五十四應正論三

於體正而已矣禮記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若以喜怒制刑輕重設此是則橋前驚馬用違旨論人苑中獵兔以從欲廢法理有違而合道物貴和而不同不同而和正在其中矣昔任延為武威太守漢帝誠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善事上官不敢奉詔任延雅奏漢帝是其正言此則歸正不乖旨順義不以忤懷見忌斯亦遠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見據曰據與我和乎晏子曰此同也非和也夫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醎今據也君甘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

是知濟鹽梅以調羹乃適平心之味獻可替否而論道乃恢正
體之節俟引正而遵度故曰物貴相和而不同劉曼山辨和同
之義有旨哉若以不同見議未敢聞誨客曰和同乖訓則以聞
之援法成而不變者豈恤獄之寬憲耶書曰御衆以寬傳曰寬
則得衆若以嚴綜物異乎寬政矣對曰刑賞二柄操人生操之
崇厚任寬是謂皇王之德慎之曰以力役法者首姓也此死守
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然則非人臣之所操後魏游
肇之為廷尉也魏帝嘗私勅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臣下
自能恕之豈可令臣之曲筆也肇知任寬是君道曲從非臣
古論大觀 卷五十一 應正論三

節人或未達斯旨不料其務恕乎以平刑為峻將曲法為寬謹
守憲章號為密網內律云釋輕勝戒律一日誅五百人如來不
赦其罪豈謂物法為殘刻耶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
漏豈謂道教為疑峻耶家語曰王者之誅有五而竊盜不預焉
即心辯言偽之流禮記亦陳四殺破律亂名之謂也豈是儒學
執禁孔子深文哉此三教之用法者所以明真諦重玄猷存天
綱立人極也然則乾象震曜天道明威齊衆時刑百王所以垂
鉅折人以法三后於是成功所務掌憲決平斯廷尉之職耳易
曰家人嗃々無咎女子嘻嘻吝嚴於其家可移於國何有昔

崔寔達於理體而作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君宜寫政論一通
置諸坐側其大概云為國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者也然則
稱嚴者不必喻條越制凝網重罰在於施禁括以矯枉用平典
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捨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 但人慢
吏濁偽積賊深而曰以寬理之可以無過何異乎命王良御駟
捨銜轡於奔縱請俞跗攻疾停藥石於膚腠適見鞅駕轉逸膏
肱更深僕更何功之有又謂僕曰成法之變為唯帝王之令歟
對曰何為其然也昔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
請論刑左右為言武帝垂涕嘆曰法令者高帝之所造也用親
古論大觀 卷五十一 應正論三

故挽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人乃可其奏近
代隋文帝子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僕射楊素曰王
陛下愛子請捨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是五兒之
父非此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乎我安能虧法卒不許此
是帝王操法叶于禮經不變之義也況於秋官典職司寇肅事
而可變動者乎我皇唐哲登宸高視嚴廊之上宰衡明允就列
輯穆廟堂之下乾坤交泰日月光華庶績其凝衆功咸理聚以
政也僕幸利見大人引其吉馬斯養正於下位中正是託子何
懼乎夫君子百行之基出處二途而已出則策名委質行直道

以事君進善納忠仰大階而輔攻謬、其節思為杜繹之臣蹇
蹇匪躬願參柱石之任處則遠辭徵召高謝公卿孝友揚名是
亦為政煙霞尚志其用永貞行藏事業心跡斯在至如水中汎
汎天下悠之執馭為榮掃門自媚拜塵邀勢括囊守祿從來長
思以為深耻客乃逡巡不對遂無以問僕也

古論本觀

卷三十三

五十四應論五



言語論

劉知幾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
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
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難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臯
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大夫
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
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
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
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間
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
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
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
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
酬吳王之問之於魯侯比之小辯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而
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言皆可諷詠非
但筆削所致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熟貫鸛鶴童豎之
謠也山木轉車時俗之諺也磻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
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

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梗概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遠於戰策是以驗昨俗之通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為脩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以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

古論木觀

卷三十二

五十六言語劉二

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而史臣脩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時也先王桑梓剪為蠻貊被髮左衽充物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郊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脩一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必謂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德裕如介葛之間于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叙元高時也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于以言多浮穢語

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繼者見嫫母多媼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杜朝舉作周史為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是以董狐南史齊首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也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二

五十七言語劉三

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李博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卿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稽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實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時與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美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麁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

其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精粹而已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塲園築前果樹園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羊豚以奉之踟躕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五八

樂志論一

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三十二卷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十三卷

名法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王時敏遜之甫編次

正交論

李華

上古無文飽於和氣從化而避何交之哉至於善惡分利害競而後有交、天命也附奔走之友夫走天縱也亦然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遷為左社無歸生之說屈建則椒舉死於他國大者濟天下叔牙夷吾是也小者全宗族聲子伍舉是也慈明奉元禮一如大人真長喪仲祖臨柩慟色由是近於骨肉之恩不止交遊而已矣王邑崇繼前好父事君卿梁松恃貴遺舊構陷伏波兩存其道而後蕪善是知人事艱難僅發於造次生死交禮不必更相代朋友漸於講習緣情而親於我為重憂危相急仕進相推望而不從厚實生怨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美道義相成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哀勢利相傾也三代之教自家行國樹之以師經啟其心而脩則家事理次定朋友端其姓術攝稱從之聲與實諧次諸侯無貢士及於政是以富有賢哲動符六經王策既衰小雅皆廢諸侯無貢士之理司馬無論材之政歆或先王教存國有君子聖人生於魯七十子遍遊諸侯文武之道噓口復明孔伋孟軻之徒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正交論二

並不儒尊漢代人心尚朴辟署由州郡公府往、有奇節駭俗之士東京宗祖好學海內翕然是以王室多柱石之臣交遊有死生之友降及魏晉亦未甚踰近代無鄉里之選多寄隸京師隨時聚散懷襟自命積以為常吠形一發群響雷應銓擇多誤知之固難使名實兩虧朋友道薄蓋由此也况衆邪為雄孤正失守誘中人之姓易於不善求便身之路庸未直道不從流俗脩身俟死者益寡焉加以三尊關師訓之喪朋友無寢門之哭學府無衰服之制禮亡浸遠言者為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篤弊在不專經學淪於苟免者也師乏儒宗則道不遵道不遵則門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二 正論卷三

久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選不由鄉則情不繫府情不繫府則舉薦寡恩三者化人之大端而情禮盡曠微倖道長而純懿道消悲夫禮首於冠而成人筮目筮賓即事於廟同師之友鄉邦之族醺而禮之楊相與字之身何以不嚴友何以不敬雖有暴慢無有入焉嗚呼士夫略之禮以墜於地久矣信義不厚斯有漸歟後進未較是以非辯者多附成而遠敗成或非經敗或非義三代之理不能無是矧弊未乎於是大雅之友掃除無忘之交風動利招則不悔機罔名眩則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於天地餌之以權則忍絕其親愛苟患

所不至故詩有谷風之刺禮有邦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奇巧釣情者明哲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心異者蠻貊之俗面附背携者人道所棄逐賢奔利者商賈之行命可強不者僕妾恒性愛子遺親者犬豕之心若然者無代無之嗚呼至交之道殆絕乎如有唱而無應非唱者過也善交者不好甘而惡章貴無同而即和鮑叔索廉而敬管仲三歸至知之契故無與二君子不器交議宜然義在切、憊、匡救其闕善則輔宣之過則以規誨之不從則一心以蔽之不幸寘於刑辟則生死以全之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三 正論卷三

此之謂也苟能久要之約必存平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裔養楊恭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死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行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務省諸身而已

正交論

蔡邕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自此以降彌以凌遲或聞其始終或疆其比周是以縉紳患其然而論者諱之如也疾淺薄而携二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言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四

正交一

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机成在乎躬莫之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禰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亦曰心志既

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為梁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負而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五

正交二

謹交論

徐翰

民之好交游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游也將以自求乎昔聖王之治其民也任之以九職糾之以八刑導之以五禮訓之以六樂教之以三物習之以六容使民勞而不至於困逸而不至於荒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德脩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為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正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故春秋外傳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潔

古論太觀

卷三

謹交徐一

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警其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正歲使有司令於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法備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恭則邦有大刑由此觀之不務交游者非政之惡也心存於職業而不遑也且先王之教官既不以交游導民而卿之考德又不以交游舉賢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游興矣問者曰吾子著書稱君子之有交求賢交也今稱交非古也然則

古之君子無賢交歟曰異哉子之不通於大倫也若夫不出戶庭坐於空室之中雖魑魅魍魎將不吾覩而况乎賢人乎今子不察吾所謂交游之實而難其名名有同而實異者矣名有異而實同者矣故君子於是倫也務於其實而無譏其名吾稱古之不交游者不謂嚮屋漏而居也今之好交游者非謂長沐雨乎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之聞則奉贊以見其同僚及國中之賢者其於宴樂也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因農事之隙奉贊以見其鄉黨同志及夫古之賢者亦然則何為其不獲賢交哉非有釋王事廢交業遊遠邦曠年歲者也故古

古論太觀

卷三

謹交徐一

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交也衆古之交也為求賢今之交也為名利而已矣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執契脩版圖奉聖王之法治禮義之中謂之士竭力以盡地利謂之農夫審曲直形勢飭五材以別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各世其事毋遷其業少而習之其心安之則若性然而功不休也故其處之也各從其族不使相奪所以一其耳目也不動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國土凡民出入行止會聚飲食皆有其節不得怠荒以妨生務以麗罪罰然則安有群行方外而專治交游者乎是故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比有長五

比為閭使之相憂閭有胥四閭為族使之相族有師五族為黨使之相救黨有正五黨為州使之相調州有長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鄉有大夫必有聰明慈惠之人使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州黨族閭比之群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之民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大夫察其衆寡凡民之有德行道藝者比以告閭閭以告族族以告黨黨以告州州以告鄉鄉以告民有罪奇袤者比以告亦如之有善而不以告謂之蔽賢蔽賢有罰有惡而不以告謂之黨逆黨逆亦有罰故民不得有遺善亦不得有隱惡鄉大夫三年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八 禮記

則大比而興賢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求慎德而積小知福祚之來不由於人也故無交游之事無請託之端心澄體靜恬然自得咸相率以正道相厲以誠慈姦說不興邪陂自息矣世之衰矣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君不識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於鄉黨考行不本於閭閻多助者為賢才寡助者為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禄采方國之謠民見其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衆為

也知名譽可以虛譁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脩道藝不治德行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歎揚迭為表裏構机生華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遂往羨慕者並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為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殷殷云云俾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闔寺不閉把臂挾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九 禮記

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詳察其為也非欲憂國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已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有策名於朝而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為之師而無以教弟子亦不受業然其於事也至乎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態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屬託規圖仕進然擲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可羞而行之者不知耻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斯乎且夫交游者出也或身歿於他邦或長幼而歸父母懷茆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絕閨門分離無罪無辜而亡命是效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況無君命而自為之者乎以此論之則
交游乎外久而不歸者非仁人之情也

論大觀

卷三十三

十 建交餘五

絕交論

朱穆

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
游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
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干
乘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
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于
聽也或于道而求其私贍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
潰莫決而莫敢之塞游猶驟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復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七 絕交論朱

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
也則亦焉興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
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毋憂乎親解
縑經來入豐寺及我為符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
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李尉之徒我豈
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為榮寵乎出劉伯宗于仁義道何其薄哉
其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
則泥伏餐餐貪汗臭腐是食填腸滿嗉皆欲無極長鳴呼鳳謂
鳳無德鳳之起與于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

廣絕交論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細縕相感霧涌雲蒸嬰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耳心同琴瑟言鬱郁于蘭茝道協膠漆志婉孌于墳簞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于下泉尹班陶陶于永夕絡繹縱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彘叙粵謨訓捶直切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鷂媿人靈于豺虎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十三廣絕交

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聞風烈龍騰騰屈從道汗隆日月聯辟贊壺壺之弘致雲飛電薄頭棟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于赤水讀神書而為言至大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恒其陵夷寄適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報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馳趨谿谷不能踰其險見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于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冰泚

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寵鉤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與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盛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錫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項至踵賈膳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荆卿港七族是曰勢交其疏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尾躍騰沓鱗萃分屬驚之稻梁霜王竿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懽喜西都郭有道人倫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十三廣絕交

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措紳美其登僊加以飲饌賦頌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叙溫煥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葉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于是有弱冠王孫綺紵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道于雲閣攀其鱗翼巧其餘論附麒麟之旄端軼歸鴻于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實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于湫隘刎頸起于苦蓋是以伍員濯漑于宰嚭張士撫翼于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倫澆薄之俗無不操權

衡東纖續衡所以揣其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轍轍河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椒宰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鎔銖續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或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桓譚譬之于闐闐林四諭之于甘醴夫寒暑通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窮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古論大觀

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然勒門以歲客何所見之晚乎此五交是生三爨敗德於義禽獸相若一爨也難固易携譬訟所聚二爨也名陷簠簋貞介所羞三爨也古人知三爨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咸子以賴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結銀黃風昭民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肝膈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雖黃出其胥吻朱紫由其月且于是冠蓋輻

轅衣裳雲合輜輶擊轡坐客恒滿蹈其間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限至于顧盼增其倍價爾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仰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之徽烈及瞋目東吳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清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龍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鄴厲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卣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曰斷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鶩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零濁誠恥之也誠畏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古論大觀

崇厚論

朱穆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厚壤楚嚴不忍章于絕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

古論本義

卷三

崇厚論

可以為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滅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々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能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振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危而不存故田蚡以

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夫以安翟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及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言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近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播不滅之

古論本義

卷三

十七

崇厚論

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

崇讓論

劉寔

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與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乎堯之為君莫之能名言天下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十九

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為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絃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

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已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貪言世少高明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為大官者山澤人小官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為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為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十九

遷之無已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今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

所賢因及所念一顧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真偽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箏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箏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為王吹箏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箏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

古論太觀

卷三十三

二十 論讓論三

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為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伏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矣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諫至于已斯止不諫之

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輒不亦難乎竊以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甯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賢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為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

古論太觀

卷三十三

廿二 論讓論四

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

論也雖復令三府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
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
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
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
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々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
此時也能退身修已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
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
求通非脩之於已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
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二
化矣不言之化行魏々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
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樂賢雖汰弗敢遠也晉
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
以事其上下有禮讓愚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
恒必由之焉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
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為先務則群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
之功莫大於此

崇有論

裴頠

夫總混群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
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為族則所稟者偏々
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
有也有之而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
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
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
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
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三
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
厥極綏理群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為政之由也若
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行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
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々之徒駭乎若
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忽
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
居器也故此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謂之理然
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

能令棄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
尊懷所隆之情數以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
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
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微空無之
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
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辭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
唱而有和多往弗及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
卑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焉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
旨染其源也是以立有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對謂

古論大觀

卷三

廿五

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
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清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
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志宜以不惜為弘士行又虧矣老
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機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
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
損良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觀老子
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豈
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為金之所階以順感為務若
味近以虧業則沈溺之累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

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非無於有非有是
以申縱橫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
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于曾懷宜其以無為辭而旨在全
有故其辭曰以為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
謂至理信以無為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
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抑之僅偏有所
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行衆家扇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
萬事莫不貴無所存舍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理
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頗用覆然申其

古論大觀

卷三

廿五

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為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摘
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顧
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
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髣髴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
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
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
有適而生虧矣生以有為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
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為之所能
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

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為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令。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十六 崇有論四



公謙論

王坦之

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成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躡于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熒殿軍。後入而全身于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惡人惡其上。眾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于矯伐。而不在乎期首。隱迹在于建顯。而不在乎求。是于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于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于瘳疾。未若無病之為貴矣。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于萬物。兩德彰於群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于天地。謙伐之義。險戢于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記。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寔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必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獎賔而忘於諒哉。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廿一 公謙一

辯讞論

韓伯

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則彼我之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為義存乎降已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殺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貴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宜誠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忌貴賤而一賢愚躰公者秉或作秉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于何而生則謙之為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十八辯讞韓一

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已必尚于至當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乎無私而動之於降已者何誠由未能一觀于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忌懷于彼我則私已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已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于卑素悟驟稱之虧理者故情存乎不言情存乎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于卑素則貴斯降矣夫所况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實于內豈不同心于降挹洗其所滯哉躰有而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於

原缺第二十九葉

辯諱論

張昭

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爲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美愚意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大恃焉得而同之哉然親有衰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諱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三辯讞韓一

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况乃古君五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成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吉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為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潘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

辯迹論

劉禹錫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汙隆視輔臣之用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土之制地征口賦之令禮樂刑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為余愀然曰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過豈制置名數之間耶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必的然可使尸曉為迹也吾觀梁公之迹章々如縣寓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二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橫于塞也度諸將不足以必取當宁而嘆曰得李靖為師快哉靖告老且病矣梁公慮其心以起之靖忘老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辯迹論劉

無病一舉虜其君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之難能也起靖之難能也靖非不克之為慮居功之為慮也古之為將度柄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產以取信有子贊以滅貳有壁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是若靖者名既成位既從重失畏偏其患又甚焉微梁公之能盡才能擇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居素貴足矣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耶心相見久矣夫豈飾小信而要耶道相籠久矣其後李敬玄擅能失材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蒸將而亂隨之由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規々然窺上材以尸曉之迹此吾之所以不取

也若杜萊公者在相位日淺將史失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佐材許之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矣房之許與迹孰甚焉客無以應而作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志慕賢者當慕其心循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辯迹論劉

辯和同論

劉梁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濟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若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昔楚恭王有疾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諸及其卒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三十三辯和同論一

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楚國而君臨之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芊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識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故君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進退周旋

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令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鞞以逆文為成傳瑕以順厉為敗管蘇以增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三四辯和同論二

惜時論

劉勰

夫停燈於缸先焰非後焰而明者不能見滅山於澤今形非昨形而智者不能知何者火則時時滅山亦時時移夫天迴日轉其謝如矢驟梟迅足神馬弗能追也人之短生猶如石火炯然以過唯立德貽愛庶不朽也昔之君子欲行仁義於天下則與時競馳不吝盈尺之璧而珍分寸之陰故大禹之趨時掛冠而不顧南榮之訪道踵跡而不休仲尼栖栖突不暇黔墨翟遑遑席不及煖皆行其德義拯世危溺立功垂措延芳百世今人進不知退是腐榮華剝絕嗜慾被麗絃歌取媚泉石退不能拔策古論太觀

卷三十三

三五惜時劉一論

釋時論

王粲伯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汗腹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涇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涇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于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為其然也丈人曰歌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黻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王告我塗之迷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古論太觀

卷三十三

王粲伯

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曾為雅量璣慧者以淺利為鎗小
脾胃者以無檢為弘曠倖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孝者以麤蕩
為高亮溫蠶者以色厚為篤誠庵焚者以博納為通濟砥砥者
以難入為凝清拉荅者有沉重之譽嘆悶者得清勦之聲嗆呼
怯畏于謙讓闔茸勇敢于褻諍斯皆寒素之厄病榮達之嘉名
凡茲沉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已恒寬德無厚而
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卑輟輟而刺天忌惡君子
悅媚小人教蔑道素懾吁雄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怙黨相煽
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一羣二千億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毛 朝 贊 論

奔集勢門求官買職重僕闕其車乘闔寺相其服飾親客陰恭
於靖室疏賓徙倚于門側時日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在外詐
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為鄙極高會曲 惟言還除
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孫寒懷真抱素志凌雲霄
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兔衆塗圯塞投
足何錯于是冰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
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于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甘遮錮敬
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
穀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聃周道師巢由德林豐

明贊論

劉禹錫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執贊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芳在上
臭達於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也故用於天子清越
而瑕不自掩潔白而物莫能汚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
者王也故用乎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嗥似死義者乳必能跪
似知禮者急也故卿執焉在人之上有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
大夫執焉耿介而一志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其任是
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之志唯士得以行
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齒卑而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毛 朝 贊 論

必激發以取異行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令由士為
大夫捨雉而執鴈其志也隨之顧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况
其上乎然則為士也不思雉之介為卿也能思羔之禮歟今夫
或者不明分推理而視之則曰此居下而嗜直者是必得志而
稔其訐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處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訐
當其分則地易而自遷弘非其所則志遂而無制矣於戲責士
以卿大夫之善猶喻君以士之行耳予以執贊之道德其分苟
推分明矣求刑罰之僭濫得乎

演慎論

傅亮

大道有言慎始慎終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又
曰藉之用蕃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
由好勇馮河貽其苦歲虞書著慎身之譽周廟銘陞坐之側因
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
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屋有郭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
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鑒
不忌乘危凶庶安行險而微幸於是而顛墜覆亡之禍殘生未
命之憂其故何哉流溺忘衣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君子同

古論大觀

卷三

四子演慎

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石無用洪流難
于涓涓合拱拙藥介鳥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
醴酒而投絃犬豕故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
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
治外失中齊秦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于胸心
嚴牆絕于四体夫然故刑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魄內澄百骸外
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以嵇子
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
乎盡矣徒以忽防于鍾呂肆言于禹湯禍机發於毫端逆翮銳

于垂舉現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于甘醪

其惧患也若無轡而乘奔其慎禍也猶履兵而臨谷或振褐高
樓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商
洛遐邇畏此駟馬平仲解邑殷鑒于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桑
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寔又顯非知之
難慎之惟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刃愚夫弗為臨
淵登峭莫不惴惴何則害交故慮篤患切而惧深故詩曰不敢
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謂也故庖子涉族怵然為戒差之一毫
獎猶如此况乎触害犯机自投危地禍福之具內充外斥陵九
折于印焚泛衝波於呂梁傾側成于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
嗚呼故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爾言
慎而已矣

古論大觀

卷三

四子演慎

三教論

劉彥冲

太史公以儒墨陰陽名法道德為六家較其短長而論其指要
劉子曰夫儒何所不通哉不通非儒也其論墨者曰疆本節用
人給家足之道也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有子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則墨家之長吾儒之為
也其論陰陽家曰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孔子曰行夏之時
易曰變通莫大乎四時又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則陰陽之長吾
儒之為也其論法家曰尊主卑臣分職不相踰越不可改也孔
子君在踧踖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

古論本觀

卷三十三

聖三教論一

民志則法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名家曰其正名實不可不
察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又曰如有
所譽其有所試矣則名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道家曰使人
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易曰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又曰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則道家之長吾儒之為也以是觀之則五家之長
吾儒通之明矣其論儒者短之則曰以大藝為法六藝經傳以
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
而少功是以跡論儒也孔子曰一以貫之又曰予欲無言然則

所謂六藝者果可以病儒哉論儒之跡而不論儒之道非知儒
者也不蔽於一偏不滯於一隅以之治世以之修身無不可焉
茲所謂通儒也若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紛紛之論不
發亦可

古論本觀

卷三十三

聖三教論二

三惑論

王 敞

次穀子曰漢史載楊秉能主不惑歷代以為美也然三惑之中利病各異論曰夫惑於酒者敗賢能損道德廢家業顛狂致疾生於身軀夭折壽考故須誠於過度也且阮籍劉伶陶潛畢卓皆惑於酒悉無所成至於得溺酒名而已夫惑色者壞禮樂損門風傷殘形骸耗盡金帛怨雖不飲於夷夏政且有妨於霸王齊桓內寵如夫人者太姬外嬖豎豹雍巫衛靈同斛浴者三人內愛南子外淫彌瑕之類是也夫惑於財小則亡身破家大則辱先滅國聚鹿臺之錢積巨橋之粟倍胎拾卵惟利是求盜璧

古論大觀

卷三

四

櫻金刑戮不懼而又必辱於已而薄於人則義不及於宗親恩不加於左右如此必不得人心而失眾情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故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斯之謂也苟專利矣則嘉言令猷弗得聞矣過謬錯誤莫得知矣近侍者傳力以懷憾疎遠者聚謀而待釐憾釐一發身首分離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軀賄故也又曰足夫無罪懷璧其罪則三惑之甚其在茲乎昔漢高祖使隋何說黥布歸漢布既謂漢王倨慢布悔來欲自殺及就舍供帳與高皇無異布乃大悅燕丹之奉荆卿也子女玩好悉其所

欲然後渡易水不以為寒刺秦王視死如歸夫黥布荆軻雄傑之士也猶以服饌聲色變以移志況今將帥士伍乃中才之士乎若不結之以信義厚之以恩賞彼安肯效命死節為貪鄙嗔畜之主哉故士有言曰爾之財賄尚惜我之性命詎可輕捐古語云使人造舟車猶豐酒食冀彼竭機功則舟無毀溺之患車免顛覆之憂今驅策賢能駕御英傑飾甘言以誘掖矯禮貌以卑和欲其盡赤誠竭計策其用飽密以誇賄嬰兒曾不知聰明之士見其肝膽鏡其詐偽亦持虛以待虛設詐以禦詐國士遇我、以國士報之眾人遇我、以眾人報之項羽玩印賢豪叛

古論大觀

卷三

四

去曹公慢易天下品分是知三惑之中酒者致之可矣色者放之可矣財者下愚之醜行也致放逐刑戮所宜加投畀豺虎投畀有吳以謝乎衆矣

二遊論

荀悅

世有二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于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于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行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失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紀綱廢弛以毀譽為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為賞罰不修

苦輪大觀

卷三十三

歐陽修

生于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
辭結辭之繹矣民之慕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辨智其失之甚者
至于為詐給徒衆矣遊行之本生于道德仁義汎愛容衆以文
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樂行其道以立功業于世以正行之
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于因事害私為姦軌矣其相去殊
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遊廢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
民正其制度善惡要于公罪而不淫于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
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
之偽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偽之行
論未觀
卷三
四
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
請謂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民志定矣民志既定于是先之以德
義示之以好惡奉業勸功以用本務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
之貨絕靡麗之飾遏利欲之巧則淫流之民定矣而貪穢之俗
清矣息華文去浮辭禁偽辨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一聖人之
至道則虛誕之術絕而道德有所定矣尊天地而不瀆敬鬼神
而遠之除小忌去淫祀絕竒怪正人事則妖偽之言塞而性命
之理得矣然後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親其親尊其尊修其
身守其業于是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矣

論本觀

卷之二十一

甲子遊記

原毀論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

書論大觀

卷三十三

聖四九原毀論

已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已者已廉乎其於人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究其十究其

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息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脩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其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

書論大觀

卷三十三

五十九原毀論

此世而望名譽是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

原古論

賈同

古者故也自我而上皆故也傳說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
攸聞然則嗚呼師之執也曰古猶今也人之所以率古而言事
者取於衆也取於衆則所見長矣自我而上皆古也自我而上
一世也以一世而窺千世則何法而不有焉擇而用之何用而
不長焉是知師古者非師其年也師其衆也周公於是考三代
而制禮樂焉孔子於是祖述堯舜而修六經焉師於衆而執其
中也曰堯舜而上犧農黃帝之道不足法邪曰否非不足法也
不能法也夫錦綺之為衣豈不美哉而為天下者不用之而用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五二原古論賈一

布帛以其能足於天下也周孔之道萬世不能易足於萬世者
也賢者及之不賢者失之而無能過之者猶失之者也故周孔
之道如衡夫衡物輕於權則不能起權權輕於物則不能勝物
唯權與物稱然後衡正曰然則犧農黃帝亦聖人也何以不為
之中焉曰時未也聖人則欲自然也不得已而後有作焉事之
既生為之制宜而節度之謂之禮可以長世用之謂之經夫禮
經者起於薄薄盡而後酌於厚薄之間謂之中而民未及薄安
得教之薄乎曰聖人亦知其後必薄乎曰知曰知則何為不先
為之中邪不父之厚何有焉曰聖人惡其教人之薄也道之至

薄則臣殺其君子殺其父烏得使之預知其弑君弑父邪由是
而言一日之厚不可不有也曰然則何以知後世不可易也曰
以治亂之極而知之也曰何以知治亂之極也曰以力與欲知
之也何以言之曰力者有常者也欲者無常者也以無常之欲
不已則力竭力竭則欲止欲止則亂極也不止則民斯盡矣自古
而今未有盡民之亂也止則緩力而蠲欲不已則欲盡則力全
則治極理所以然也終而始之上自有物下迄而窮吾知其不
能也已原古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五三原古論賈二



有度論

韓非子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齊桓公并國三十啟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殘齊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襄王氓之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魏之地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先而走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則齊荆可以霸有燕襄

古論大觀

卷之三

五十四

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群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以欺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為

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群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能至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群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

古論大觀

卷之三

五十四

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蔽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雖法則可也群臣之為人臣比而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鎔邪傳體不敢不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借主強諫臣不

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嶮之隙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士以利其家臣不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詒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其以待任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莫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足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五十五

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計陰謀不得開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即中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群下直奏單微不敢相踰執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使人主主失端東西易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避外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制共則衆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決

為比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貴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紕美齊非一民之執莫如法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五十六

難進論

李翰

賓有棠錦握蘭輻斂懷王介然獨立默而無言主人怪而問之
曰僕觀今之士君子所求速進體必盡飾而足下望問若有疑
造庭若有懼隱文彩匿芳掩光暉潛穎利此何謂也豈有以
哉客曰夫順時而動真會不可以智求藏器于身知已不可以
力致有道足輔天地而不用於人行足應神明而不信于俗僕
所以候寬和之色伺清晏之間願因左右思待摺介或沒齒不
遇豈直斯須之頃與主人曰僕方運思量深游精絕遠巨蚌潛
于溟海剖而探其珠靈龜巢於嘉林灼而訪其兆而況同聲相
應同氣相求者乎蟋蟀候秋而吟蟬蛭乘陰而出豈借援于左
右亦容于儔介哉而足下牽流議于俗忽常道之要豈安彼說
隨昧而不察茲理將有所感激憤而為此言乎客曰主人可謂
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察言觀行下之所以以上達言有邪正百慮
糾紛行有是非萬變舛錯憂虞不可以一途驗悔愆不可以一
理徵士固有上不援下無黨禮義以為干櫓忠信以為甲冑見
利不虧其分見害不更其守杖必然之畫恥干節而進則有從
俗浮沉與物厚薄潔其衣服矜其車徒俛仰權貴之門遠迤富
利之室人玩其飾孰察其心然則矩步規行不如由徑之速達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五七難進論李一

古論本觀

卷三十三

五八難進論李二

一辭三讓不如司令之易親據邀乘邪是有先鳴之勢難進易
退但積後時之悲此主人所宜察者一也士固有履敗懿佩礼
文漸積德教之泉栖息道素之域然而委身草莽沉跡蓬茨位
末名卑譽不聞於左右舍光蓄銳價不動于當時雖折節求容
毀方取合行衰於寡黨才蔽於世人復有養高釣名之徒勲餘
商戚之位歷玄闕排失門鷄翼鳳翔乞言鄒枚之口虎皮羊質
假論崔馬之譚而悠、者莫不望景星奔籍響風靡夫向聲背
實人之常情索隱探微代所希及田父獲玉驚輝庶之暉靈蛇
獻珠貽按劍之怒然則遵古人懿業矧易狗之已陳道先王法
言比屠龍而莫用此主人所宜察者二也士固有取精會神盡
智畢議謀于未兆慮于未形探玄妙之源養浩然之氣冥立羣
情之表獨與大道為隣復有聘變効奇迂談說論文彫琢之辨
縱煒燁之詞不思作則垂訓期于動聽駭目夫繁聲奪雅令色
惑真綆短不可以汲深褚小不可以懷大曲彌高而和寡枝逾
下而賞多此主人所宜察者三也士固有作矜莊之色厲耿介
之辭披苦懷揚憤思悉精銳貢忠誠矯枉推直深言切諄弘其
體防剪其滛侈復有事無可否順之如流言無是非應之如響
博訪遠引不綜成敗之幾虐美飾非但以苟容為度夫吉人之

發寧躁人之辭少頌德記功易以藻飾開邪介疾或犯忌諱逆耳之諱容之者少利口之說悅之者多然則拜佞進而登庸忠害退而獲戾此主人之所宜察者四也士固有懷經濟之器蘊弼諧之才而擬非其倫僂失其位皆屑屑聚論者騰喧咋之辭連袂並驅者効趨走之技龍其補鼠非所聘其逸足牛馬烹鷄豈傷殊于常器然則含章秀發秘思而不分默識玄通通幽旨隱而莫啟此主人之所宜察者五也士固有當理以言由方以進而閑梁非所鑿柄異宜或以小人所長乘于君子所短或以已所未還不信人所能然則通源蔽而不通心境曠而不接辯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五九 雜論卷三十三

雖博萬物不能殫其疑辭智維終天地不能效其長策故語曰誰能為之孰令聽之此主人之所宜察者六也且夫春樹桃李秋收其實春樹茨夏蒙其刺主實未成同為后土所生俱沐陽和之施不殖不藝終歲闕甘旨之豐不莩不耘毫末成尋拱之愚亮明才習之士匡時尊主之臣可不熟計其吉凶深究其得失乎而或安于近禁玩于浮名忘至理而悅侈言貴辨偏而惡切直外恃位以陵物內自負而輕士譬猶廢東作而待歲馳北轅而適越是以弘獎之意未嘗異取舍之要未嘗周徒有好賢之名終無用賢之實亦良可悲矣安在其進乎主人曰君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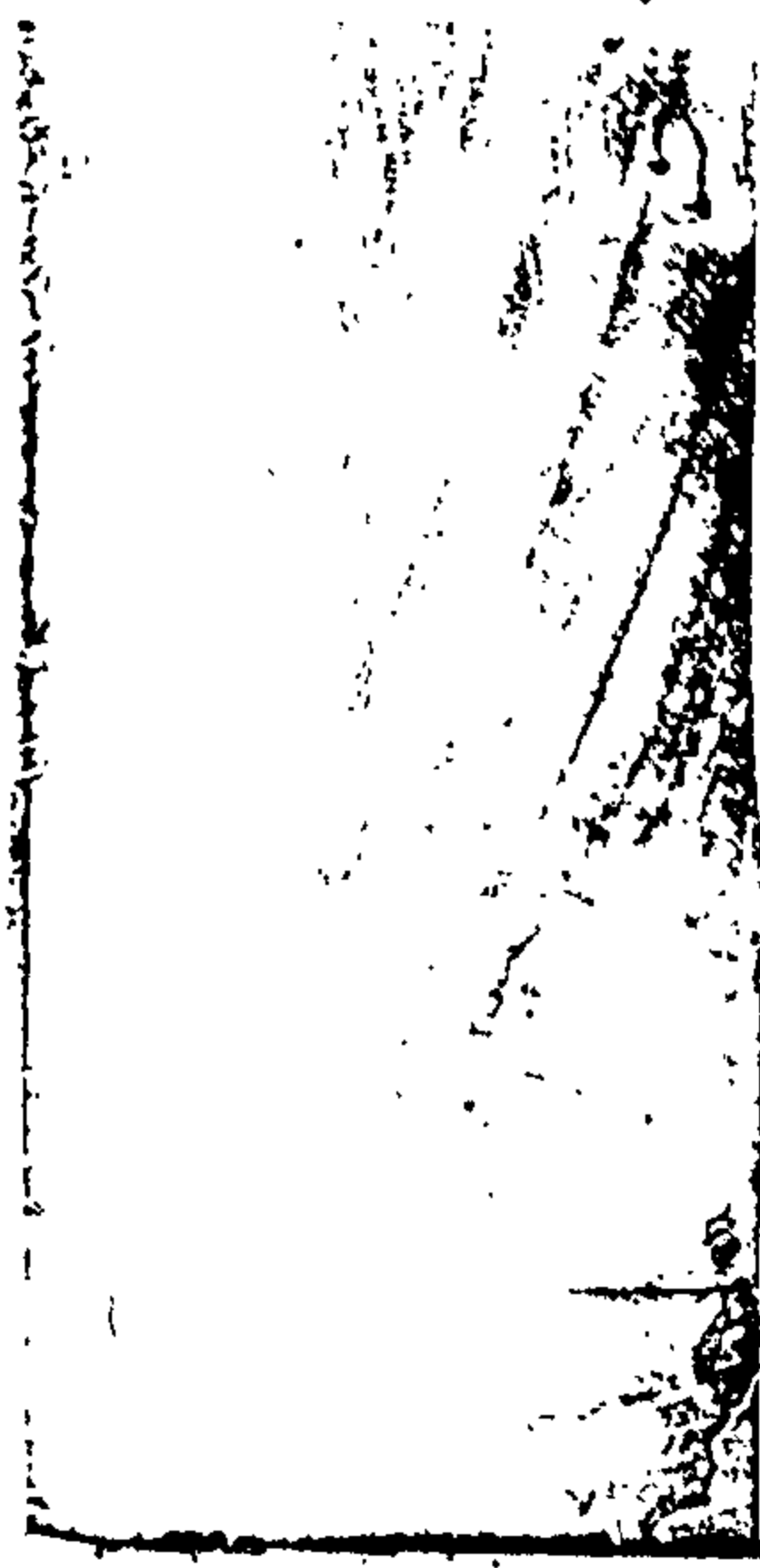
者行不必達言不必揚賢人沉抑以為常良士無登進之理將何以革此弊而求其通乎賓曰何為其然也夫揚振風以扇物清濁必効其響懸明鏡以鑑形美惡無隱其象司能坦其量清其心先公而後私捨名而青實得意而忘象遠佞而納忠則君子可知不仁者遠于是循夷途以招絕跡總脩林以刈翹楚則何才不舉何藝不揚是知行藏有宜取舍有分為仁由已芝蘭雖幽而自芳子苟好之珠玉無脛而自至審此要也夫何問焉主人矍然謝賓而退齊居三日罷鍾鼓遠宴私執謙下之心去驕伐之色夢想正士飢渴直言然後備禮延賓昇堂而訪焉言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六二 雜論卷三十三

行計從於是家安而國治矣



止足論

姚思廉

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則不知夫進退不達乎止足殆辱之累期月而至矣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務也以弘道厲俗也然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其退也苦節艱貞故庸曹之所忌憚雖禍敗危亡陳乎耳目而輕舉高蹈寡乎前史漢世張良功成身退病臥却粒比於樂毅范蠡至乎顛隕斯為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疎等去就以體有可稱焉魚豢魏略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本異謝

古論本觀

卷三

止足論

靈運晉書止足傳先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非其人唯阮思曠遺榮好遁遠殆辱矣宋書止足傳有牟欣王微咸其流亞齊時沛國劉瓛字子珪辭祿懷道棲遲養志不戚於貧賤不耽於富貴儒行之高者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相招在任其量力守志則當世罔聞時或有致事告老或有寡志少欲國史書之亦以為止足傳云

三十三卷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十四卷

名法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王時敏遜之甫編次

原道論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夫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為德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

古論本觀

卷三十四

原道論

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

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虫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官室為之工以瞻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

古論大觀

卷三十四

二 原道論三

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兵甲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割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人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

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

古論大觀

卷三十四

三 原道論三

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盡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謂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

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其蓋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言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古論太觀

卷三十四

四

從道論

從道論

李 綱

中朴之人局於書而惑於衆而傳言違衆不祥書云三人占則從二人言則以為言出於內則可守而為恒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當言而非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謦言皆是耶將是之豈知是之利乎將非之豈知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存是非可恒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櫻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言者心是而非之視利者心非而是之故所以大道喪是非汨人倫壞邪說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違必從之耶且夫天下嗤、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況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指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衆則諄、然如愚怡然如卑當言而默者三遊同而器異則默待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俟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君子默於衆小人默於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世治少而亂世多賢者一伸而邪者百勝在上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而不貴得設使一室之中一

古論太觀

卷三十四

四

從道論

人唱而千人和一人和一人訥則見在是矣雖欲言之群而就之矣當是則見在是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怨吾寧從道而罹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以辯之難易而較是非也或曰衆可違而不可從不知乎曰未也君子怯於名而勇於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之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不吾之問辭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群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盡在此而已矣

古論大觀

卷三十四

五 從道論三



明道論

傅 緯

無諍論言此有知三論者雷同詆訶恣言罪狀據毀諸師非斥宿學論中道而執偏心語忘懷而競獨勝方與數論更為讐敵雖嚴既構諍闢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大苦聚集答曰三論之興為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清源流而不擁玄風聞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騰驤鯤鵬之搏運蹇乘決羽豈能缺望於其間哉頃代澆薄時無曠士苟習小學以化蒙心漸染成俗遂迷正路唯競穿鑿各肆摘摭枝葉徒繁本源日翳一師解釋復異一師甲改舊宗乙立新意同學之中取捨復別如是展轉添糅倍多愆而用之心無的準擇而行之何者為正豈不渾沌傷竅蝮蛇斷手雖復人說非馬家握靈蛇以無當之厄同畫地之餅矣其所失道不亦宜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改作之過約文中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構觀緣則乃應敵然然後動縱橫絡繹忽恍杳冥或彌綸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煥乎有文章蹤朕不可得深乎不可量則事而非遠凡相酬對隨理詳竅而有非犯諸師師且諸師始說為是可毀為不可毀若可毀者毀故為衰

古論本觀

卷三十四

六 明道論一

有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蔽護不聽毀乎且教有小有大
備在聖誥大乘之文則斥其道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
耶斯則褒貶之事從佛教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可得見佛說
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是耶且忿恚煩惱凡夫
恒信失理之徒率皆有此豈不以三修未愜六師懷恨而蘊渥
繁妙法永不宣揚但冀其忿憤之心既極恬淡之悟自成耳人
面不同其心以異或有辭意相反有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
說中道而心偏執已行無諍外不違而內平等譬敵鬪訟豈我
事焉罪業聚集鬪諍者所畏耳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進化道

古論太觀

卷三十四

七 明道論傳

則不如此即習行於無諍者也導悟之德既往淳一之風已澆
競勝之心可毀之典盛於茲矣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
何必排撥異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亦能不
諍若以徧著之心說於中論不得有諍固知諍與不諍不徧在
一法答曰攝山大師實無諍矣但法師實未哀其節彼諍守幽
谷寂爾無為凡有訓勉莫匪同志從容語嘿物無間然故使其
意雖深其言甚約今之敷暢地勢不能處王城之隈居聚落之
內呼吸顧望之客屑吻縱橫之士奮鋒穎勵羽翼明目張膽披
堅執銳騁異家衍別辭窺伺間隙邀冀短長與相酬對權其輕

重豈得默、無言唯、應命必須拚盡同異發摘疵瑕忘身而
弘通忤俗而通教以此為病蓋知未達若令大師當此之地亦
何必默已而為法師所責邪法師又言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
以忘德道德之事不止不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也此語直是
世間所重法師豈而言之竟未知勝若為可讓也若他人道高
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矣欲讓之辭將非
虛設中道心之無處不可成實三論何事致乖但須息守株之
解除膠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言諍與不諍不徧在一法何
為獨褒無諍邪詎非矛盾無諍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矣

古論太觀

卷三十四

八 明道論傳

非謂所說之法而有定相論勝劣也若異論是非以徧著為失
言無是非消彼得失以、論為勝妙者他論所不及此亦為
失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於能破則勝負之心不忘寧不在
勝者乎斯則務矜我為得棄他人之失即有取捨大生是非便
是諍論答曰言為心使心受言詮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
也事必由心實如來說至於心告偽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
和而內險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誘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
輩非一聖人所以齒陳教誡深致防杜說現在之殃咎叙將來
之患害此文明著甚於日月猶在忘愛軀冒峻制陷湯炭甘藶

粉必行而不顧也豈能悅無諍之作而回首革音耶若弘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也口言劣也亦無所包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而行之耳他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已德維優亦聖人之教也我勝則聖人勝我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緣所宜示於彼於此何所厚薄哉雖復終日按劔通夜擊柝瞋目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心徒欲分別虛空耳何意不許我誠說而使我謙退此謂鷦鷯已翔於寥廓而虞者猶窺數澤而求之嗟乎丈夫當弘斯道矣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於內外子所言須諍諍者此用未

古論本觀

卷三十四

九明通論傳四

而救本矢本而營果者也今為子言之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至淳之世朴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於此時民至孝死不相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末不諍是物之貞矣答曰諍與不諍不可徧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末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居後而望前則為前居前而望後則為後而前後之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為彼此呼彼為此彼此之名的居誰處以此而言萬事可知也本末前後是非善惡可恒專耶何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旋轉入牢穿受羈絆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

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為也無不為也善惡不能偕而未嘗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然在生死故得永離而任於焉是以聖人念繞枉之不脫慙黏膠之難離故殷勤教詔備諸便巧希向之徒汲求之類雖麟角難成形象易失寧不得反覆遐路勉勵短晨且當念己身之善惡莫揣他物而欲分別也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計較我思惟以此而言亦為踈矣他人者寔難測或可是凡夫貞爾亦可是聖人俯同時俗所宜見果報所應觀安得肆曾襟盡情性而生譏誚乎正應虛已而遊乎世使俛仰於電露之間耳明月在天衆水皆見清風既至群籟必響吾豈逆物哉

古論本觀

卷三十四

九明通論傳五

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々乎堂々乎豈復見有諍非非無諍為是此則諍者自諍無諍者自無諍吾俱申取而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於無諍子弟疲唇舌消唇漏唯對於明道戲論哉精粗哉必欲具考真偽觀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研究表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遁自然消請待後筵以觀其妙矣

守道論

柳宗元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
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
事者也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虞人之物
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
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
以行吾道云耳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與馬章綬之數會朝
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
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
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逐報朴枯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
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
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
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通合則服從不可則
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
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
仁函人者不為仁率是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功也易位而
喪各安其分而道達于天下矣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
不如守官蓋亦喪其

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
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采矣

辨道論

曹植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郝
儵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姦
詭以欺眾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
海輝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
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焜耀紫微何願乎王母
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
若櫛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
輿之盛也瓊蕊王華不若王圭之潔也而願為匹夫匹婦納虛
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
榮之清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
紛然足以為天下一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
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
樂觀無彩之色然後稱快哉

古詩大雅

卷三

十一

古之道術論

李元卓

昔之語道者以謂道鳥乎在曰無乎不在期之以在有耶古之人常言之矣在古無古在今無今在陰非陰在陽非陽在遠不離眉睫在近獨高象先在聚而流出萬有在散而收斂一毫道果在有哉期之以在無耶古之人常言之矣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有在於螻蟻有在於瓦礫道果在無哉無不在無名謂之無而真無不無也有不在有名謂之有而真有不在有也而在在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昔之明在在之妙於天下者不敢以形數擬不敢以畛域睨即其旦古今而自成人論大觀 卷二四 十三古之道術論

散殊而皆一者強名之曰古人之大體是猶萬水著見一月之所攝也萬竅怒號一風之所鼓也萬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神明得之而降出帝主得之而生成天人得之不離于宗神人得之不離于精至人得之不離于真聖人以是而變化君子以是而慈仁以是為法名操稽之數以是為詩書禮樂之文古之人即之以為道術者非累于心也故不可謂之心術非鑿于智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也故不可謂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此術者而謂之道其該偏者也惜夫大全裂于道德之一散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滯以謂

道術有在於是也其生不歌其死不哭而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一之為人太多為已太寡而宋鉏尹文子聞其風而悅之譔髀無任而笑上賢縱脫無行而非大聖蒙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以謙下為表以虛空無已閔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此數子者或以獨任不堪而滯道或以強聒不捨而滯道或以死生之說而滯道或以博大之域而滯道計其術之在道中猶罍空之在大澤也猶稊米之在太倉也猶小石之在太山猶毫末之在馬體也自其所見則殊而自其所造之道觀之則不知其殊也此何故一石之微與太山均於成體一米之細與太倉均於成數一壘與太澤共虛一毫與馬體皆備此百家雖裂道於多方而大體未始有離也嗚呼沒百家無大全離大全無百家非百家則不成大全非大全則百家不立其原一也終日大全而不知大全者百姓也欲至大全而未及大全者賢人也已極大全而泯迂大全者聖人也堯舜之相授授此者也禹湯之相傳傳此者也周公之仰思思此者也仲尼之潛心潛此者也孟子之養浩養此者也伊尹之先覺覺此者也莊周之書卒於是篇潑包大道之本力排百家之敝而終以謬悠之說無津涯之弊自

列於數子之末漢抵其著書之跡以聖天下後世孰謂周穀於天而為一曲之士

達旨論

崔駰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積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鈞深於重淵仰深遠乎九乾窮至極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這不黨以讚已退不黜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群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大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號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鏤錙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閣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蛭蚋之趣大沛胡為嘿而久沈滯也荅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垂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盟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飢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

論衡

卷之十四

十五

論衡

卷之十四

十六

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危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手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感而皋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勳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蹴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脩則非忠也是以陰則收俗乎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眾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群生得理庶績其疑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畧尚父之厲伊臯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為之希莠拱把不為之數攸固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

牆而樓殿叫呼衛鬻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以
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已汗血競時利合而友
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
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
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
勤百畝之不耘繫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有昔孔子起威於
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克敵於疆禦范
蠡錯執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柏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
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衰見廉於壹發
方論太觀 卷三十四 石達道

蓋孟收德於東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效真於門女顏回明
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
之所序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
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忙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
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王率然高舉遠
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
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
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舉竊為先生不取也孟懷能
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
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
方論太觀 卷三十四 十八非有東一

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于目而拂于耳
謬於心而便于身者或有悅于目順于耳快于心而毀于行
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于
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
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
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
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
弼之臣毛解而刑誦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輩等二人皆詐

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虛殺戮賢臣親近諛夫詩不云乎諛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于主上之理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于邪主之心歷于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

古論太觀

卷三十四

十九 非有先二

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于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繇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于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

古論太觀

卷三十四

二十 非有先三

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損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明論

蘇洵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々之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

古論本觀

卷三十四

明論錄一

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襲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々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々焉逸天下以求天叛父母襲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藪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々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

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古論本觀

卷三十四

明論錄二

運命論

李康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譖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黑社鳴而聖人出群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于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

古論大觀

卷三

三

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以游于群唯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于陳項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于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睿慈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烏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于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于社宮叔孫豹之睽豎牛也禍成于庚宗吉凶成敗各以

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于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年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于靈景酷烈之極積于亡秦文章之貴棄于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于規矩之內閭閻于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仁希聖從容丘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于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讐于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

古論大觀

卷三

三

厄于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于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于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于待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于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于蠻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于一主歎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哉

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為塞之斯為淵為升之于雲則而施沈之于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于濁受濁以濟物不傷其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于主獨立之負于俗理勢然也故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滿之行高于人眾必非之前豎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于險塗成其名而歷謗議于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笑矣子夏曰死生有

命論本觀

卷三四

廿五運命事三

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望之興于殷周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也凡希世苟合之士遽蔭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闕者為精神以何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繫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耽耽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

順命論

董仲舒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而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為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之調閭甚而已名姓無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甚尊至德魏乎不可以加矣甚卑至賤其其無下矣春秋列序位卑尊之陳累乎可得

命論本觀

卷三四

子夏運命事三

而觀也雖閭且愚莫不昭然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繇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其祭物齋戒浴沐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繫於國以親之故為之諱而諸母之國齊之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命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

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不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曰傷魃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為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為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天者也況不畏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為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與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通命論

李師政

或曰聖人陳禍以勸善示禍以戒惡小人謂善無益而不為謂惡無傷而不悔然有殃有福之言乃畢而不實無益無傷之論則信而有徵何以言之也伯夷餓矣啟期貧矣顏回夭矣冉耕疾矣或侈隆富言罕及於義方或皤壽考名不稱而沒世仁而不壽富而未仁書契已陳不可勝紀故知仲尼殃慶之言徒欺人耳文命影響之喻殆難信乎有敦善行而不怠者嗟斯言之長惑焉乃論而釋之曰夫殃福蓋有其根不可無因而妄致善惡當收其報必非失應而徒已但根深而報遠耳目之所不該原始而究終儒墨之所莫逮故隨遭之命度於天而難詳天壽之年考于入而易惑人之為賞罰也尚能明察而不濫天之降殃福也豈反淆亂而無倫哉故知有理存焉不可誣矣非夫大覺而通知者孰能窮理而除惑哉卜商賈誼之為言班彪李康之著論但知混而謂之命莫辨命之所以然何異見黍稷於倉廩而不知得之由稼穡觀羅紕于簞笥而未識成之以機杼馬遷嗟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含憤而無以釋皆觀滙而弗尋源見一而不知二唯觀釋氏之經論可以究其始終乎為善為惡之報窮枝派於千葉一厚一薄之命

然根源於萬古辨六趣之往來示三世之殃福乃知形歿而業
無朽焉人死而神又生焉或賢聖而受宿殃六通之適口之饌
或禽獸而荷餘福四足懷如意之寶為業既非一緒感報寔亦
千變業各異而随心報不同其如面也原其心也或先迷而後
復或有初而無終或惡恒而罔悔或善粹而常崇或為功而無
咎或福微而慧隆或罪均而情異或功殊而志同故其報也有
先號而後笑有既得而患失有少賤而卒凶有始榮而終吉有
操索而年妖有行鄙而財溢有同罪而殊刑有齊德而異秩業
多端而交加果過酬而縷悉譬如畫工布丹青之彩鏡像應妍

古論大觀

卷五十四

通命章

娥之質命招六印達季子之遊談業引萬金果朱公之計術取
青紫如俯拾有昔因之助焉達禮樂而固窮無宿福之資也讀
論者繼踵而張文獨享其榮說詩者比肩而匡衡偏高其位或
功勤可記而祿不及于介推或咎隙當陳而爵先加於雍齒常
賢經術遠勝黃金 項趙壹文籍不如盈囊之錢此豈功業之
異哉故由宿命之殊耳或材小而任大宰衡無赫赫之功或道
著而身微孔墨有栖栖之辱亦有德位俱顯元凱列唐虞之朝
才命並隆傳呂受鹽梅之寄二因雙殞則兼之也如此一業孤
修則其偏也若彼管仲釋囚而登相李斯為相而被刑范雎先

辱而後榮節通始富而後饒非初訥而未辯豈昔愚而今智由
果熟而黍來以福盡而逮及若言敗伍胥者宰嚭也非由昔殃
濟張倉者王陵也何關往福此為見緣而不知因有斷見之咎
矣若言業靡好爵不念同昇之恩命偶仁風無愧來蘇之澤此
為知因而不識緣有背恩之罪矣若蕪達其旨而造其累進德
修業豈有闕乎春種嘉穀方賴夏雨以繁滋宿植良因乃籍今
緣而起發受膏澤而荒蕪不墾之地也遇明時而貧賤無因之
士也因緣之旨具諸經論觸途而長皆此類焉若唯見其一不
會其二咎累之萌傷其德矣觀釋典之所明也白黑之業有必

古論大觀

卷五十四

通命章

定之與不定禍福之報有可轉及于無轉為德為咎唯緣可轉
之業若賢若愚無移必定之命夫大善積而災銷衆惡盈而福
滅理之必然信而不惑譬如藥石勝而疾除水而注而焚息巨
隄之堰涓流蕭斧之伐朝菌但疾處膏盲良藥有所不救火災
原隍滴水固其無解卸林之木非隻刃而可盡長江之流豈一
塊之能塞大德可以掩微瑕微功不足補大咎鐫金石者難為
功推枯朽者易為力其業微者報不堅其行堅者果必定不堅
故可轉必定則難移可轉之難故三唱息巨海之波難移之厄
則四果遇凶人之害劉昆小賢致反風而滅火唐堯大聖遭洪

小之蒙陵唯此而論未足惑矣晉文增德殄長地于路隅未景
興言退妖星于天際此不定之業也知文輕已而利民有德而
無應楚昭引灾而讓福言善而身凶乃必定之命也或同惡而
殊感或善均而報異皆昔因之所致也何足怪之于一生哉孔
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佛之所
云業也儒之所謂命也蓋言殊而理會可得而同論焉命繫于
業業起於人人稟命以窮通命隨業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
已怨天尤人不亦謬乎詩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曰禍福無
門唯人所召此云天之不可推而責之于人矣孟軻于魯不憾

古論大觀

卷四

宋李通命李四

滅倉之敵仲由仕季無恙伯寮之諫則謂人之不可責于不之
於天矣其言若反其致匪殊要而論之同歸進德克己戒人以
勗乾乾之志樂天知命謂其感感之尤夫然故內勤克念之功
外弘不諱之德上無怨天之咎下絕尤人之累行之中和於是
乎在古之善為道者其從事於斯乎昔者初聞釋典信之不篤
拘其耳目之間疑於視聽之外謂前因後果之說非莊周之寓
言天上地下之談類相如之烏有觀姦回之漏網則為非而不
懲聞忠貞之途尤則輕善而無勸甚哉此惑也知業則不然夫
違業之君子無私而委命仰聖賢之清德效金玉之高行無悶

于陋巷之居忘懷于名利之競所以畢既往之餘業啟將來之
長慶不顧流俗之嗤毀豈求卿曲之稱詠哉夫種植不見其長
有時而大砥礪莫觀其虧終銷厥厚今形善惡之報為時近而
未熟昔世吉凶之果須數終而乃謝譬如稼穡作甘不朝種而
夕稔疾藥為刺亦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饑者因昔歲之餘穀
不賢而富壽者荷前身之舊福天道無親踈人業有盈縮由斯
以推天命可得除疑惑矣若夫虞夏商周之典黃老孔墨之言
道唯施于一生言罔及于三世則可惑者有六焉無辭以通之
矣示為善之利謂爵賞及名譽陳為惡之害明耻辱與刑罰然

古論大觀

卷五

宋李通命李五

述賞晦名之士以何為利乎苟免無恥之夫不受其害矣何足
以為懲勸哉可惑者一也云天與善降之以百祥謂神祇淫加
之以六極然伯牛德行而有疾天豈惡其為善乎盜跖凶暴而
無殃神豈善其為惡乎何禍福之濫及哉可惑者二也若云罪
隨形而並滅功與身而共朽善何慶之可論惡何殃而當戒若
善惡之報信有而非無也食山薇以餓死何處而加之福膾人
肝而壽終何時而受其禍何善惡之無報哉可惑者三也若云
禍福由其祖禍殃慶延於子孫考之于前載不必皆然矣伯宗
羊斟之嗣絕滅於晉朝慶父叔牙之後繁昌於魯國豈祖禰之

田乎可惑者四也若云觀善察惡時有謬於上天故使降福流
災遂無均于下土然天之明命寧當闇於賞罰乎曾謂天道不
如王者之制乎可惑者五也若云禍福非人所召善惡無報於
後而百王賞善而刑淫六經褒德而貶過則為虛勸於不益妄
戒於無損何貴孔丘之私教何咎嬴政之焚書乎可惑者六也
然則善惡之所感致禍福之所倚伏唯限之於一生不通之以
三世其理局而不弘矣何以辨人之惑乎防於惡也未盡導于
善也多闕其取義也尚淺其利民也猶微北夫十力深言三乘
妙法濟四生於火宅運六舟于苦海高下之相懸也若培塿之

古論大觀

卷四

又序

與崑崙淺深之不類也尺潢汙之與江漢何可同年而語哉昔
維摩詰之明達及舍利弗之聰辨經論詳之可得而校足以逾
項託超孔丘邁李老越許由伏墨翟推莊周吞百氏該九流書
籍所載莫之與儔然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
師事釋迦伏膺善誘豈不識其道勝而鑽仰之乎

辨命論

劉峻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
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
才而無貴仕饗餐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
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閥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
惑至於鵬冠鸞牖必以懸天有期陽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說
說謹昨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
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
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
陶鑄而不為功庶幾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施之豈
度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收湯乎大乎萬寶
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
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
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于寸可長則不
可急之于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色未以放負之世浩浩
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竟其尾完不絕其糧顏回敗其
叢蘭冉耕歆其芣苢叔斃淑媛之言于冀困減倉之訴聖賢
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至乃伍負浮屍于寸流三閭沈骸于

古論大觀

卷三十四

三言辨命劉一

湘渚賈大夫沮志于長沙馮都尉皓髮于郎署君山鴻漸鍛羽
儀于高雲敢通鳳起摧迅翮于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近世有沛國劉子于弟璉並一時秀士也于則關西孔子通涉
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必亭亭高
疎不雜風塵皆毓德于衡門並馳聲于天地而官有微于侍郎
位不登于執戟相次沮落宗祀無饗因斯西賢以言古則昔之
玉質金相英髦秀選皆擯斥于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微草木以
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
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之與瑒子倚頓之與黔婁陽
文之與敦洽咸得之于自然不假道于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德後笑或境
古終凶或不召自来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
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
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
官以司職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戡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
生謂英齊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驚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
紱謂明經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
蔽焉爾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多嚙齟頰形之異也朝秀晨

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蔽參神之辨也同知三
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于十其蔽
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境知其將刑
歷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
皆兆發于前期渙汗于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
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
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
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岡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
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
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于縣
長相如卒于圍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
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
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却設令忽如過隙溘死
霜露其為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
聲馳海外寧前恩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
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
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聞主衆
明君寡而薰蕕不同 泉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構机踵武于雲

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于巖石之下橫謂廢與在戒無繫于天
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為道德以蒸
報為仁義雖大風立于青丘鑿齒奮于華野比于狼戾曾何足
喻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胥乘間電發遂覆瀝洛傾五
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于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
區宇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
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為貴
賤為貧富為治亂為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
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朱均才絰中庸在于所習是以

古論大觀

卷三十四

三辨命制四

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于仲尼厲
風霜之節楚穆謀于潘崇成弑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于
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縵斯則邪正由于人吉凶在乎命
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帝殷自翦千
里宋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宜于公門高以待封嚴母掃
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義為脩善
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
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
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辨其要趣何異乎夕死

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
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續未甚東陵之酷為善
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
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為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
豢衣狐貉襲冰純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
急非有求而為也倘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
潤臨先王之威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
正休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
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

古論大觀

卷三十四

三四辨命制五

不足憂其慮不克詘于富貴不遑遑于所欲豈有史公量相不
遇之文乎

自叙論

張充

充幸以漁釣之閑錄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遙乎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紛百年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接賓自澹介然之志峭竦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岸至如影繆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岸踈凝情塗捐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遭回於在世長群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王沒於訪珪之辰桂枝於搜

古論太觀

卷三十四

五

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騫巖單日吐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仍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霧高卧風月悠悠琴酒以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疆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氓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充崐西百姓代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竟知已造時人聘游說容與於屠澤之間其惟甚矣然幸世皆謂充為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

安身論

潘尼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于理不苟求也求必造于義不虛行也行必由于正夫然後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徒則悖交不密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興于有欲自私者不能

古論太觀

卷三十四

五

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徒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眾欲並爭群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惧乎然亦本要末之徒知進退之士莫不師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手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別野有結綬之友黨與咸於前榮身扇其後錐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訕列頸之惟爭路則構刺骨之隙于是浮偽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驚寒希奔放之跡鋌刀競一割之用至于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訓謗嗜嗜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

伐技風頹於上俗弊於下相結而恨爭之不彊患至而悔伐之
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于私欲
而終于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浚外其身知
有欲之傷德也故速絕榮利知爭競之違災也故犯而不校知
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為私故身正而私全
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
詳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
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
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

古論大觀

卷三

安身篇

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其進者非謂窮貴
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
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
茹蕞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戴
文軒服黼黻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
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蕞澤沾舄塗足畊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
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秘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
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浸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
及苟止乎心非不治也雖無計策廣術執審刑名峻法制文亦

沈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道也者
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
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
慮退所以能進慎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
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
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悖也可尊而不
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
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
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于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

古論大觀

卷三

安身篇

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
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擇自私之
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
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
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矣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
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為工匠天地為陶鈞名位為糟粕勢利為
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
敬以事親可以御一斛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
無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

退身論

李德裕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大夫種以至
于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晏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
藏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顧優游而不獲傅亮贊識微而
不免此四子者皆神敏知機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自
謀其身猶有此恨况常人哉其難于退身者以余忖度頗得古
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機不測操政柄以禦
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猛獸閉關以待暴客者若捨戟開關則冠
難立至遲遲不去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

古論大觀

卷三十四

退身論

不可以忘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
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前之在昌司諫病辭免尋即遠就澤
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天高不聞身遠受苦近者自三公鎮于
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
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豈不知身退惟殃盖耻同種斯之不
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而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
寵以招禍斯言過矣唯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曄得蔡
澤退而不辱虞丘得孫叔去而不疑其次剛毅者有心者亦可
矣子文舉子三以靖國隨會避卻子以紓亂皆保其安矣若小

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乘扁舟變姓名浩渺五湖之
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

退身 李

古論大觀

卷三十四

四十 退身論

謚法論

鄭樵

法之為謚者取一文耳非有說也謚法行而其說紛紛其書見于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與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危素之書有蘇洵之書其書皆由漢魏以來儒生取古人之謚而釋以已說集而為法也故蘇氏曰周公之法反取賀琛之新法而載之書是知世之謚法其名尤古者益非古法也今考周公之書所用後人之語甚多是皆為謚法者展轉相因言文雜採無足取也惟沈約之

古論本

卷三十四

四二謚法

書博採古今欽次有紀然亦無所建明至蘇氏承詔編定六家謚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危素之書斷然有所去取其善惡有一成之論實自人所不及也皇也帝也王也公也侯也君也師也長也胥也實尊卑之號上下之稱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為謚未之敢聞也若帝王可以為謚則天子亦可以為謚矣若父侯可以為謚則卿大夫亦可以為謚矣若師長可以為謚則父兄亦可以為謚矣無義之談莫此為甚經幾百年間而後蘇子開之先取累王以命名舜取農辛以命名禹取于獸湯取于水桀以喬木紂以繹絲是非已之所更必父兄之所命

也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為謚未之敢聞也蘇氏未暇及臣不敢後焉謹條其可用者二百十謚分為三類只以一文見義無事乎文之廣無事乎說之繁庶乎表裏蘇氏之學是亦典禮之大者

古論本

卷三十四

四二謚法

謹法後論

鄭樵

語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然則文子之謚初無謚法仲尼則因問而即其人之行事以釋之奈何先立其法必使人之曲中也規矩本為方員設而非豫為小大劑量使制器者範圍于此况所作之法只採經傳之言其間有大不通理處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而云敏而好學曰文可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而云陳善閉邪曰敬可也易之益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云遷善改過曰益可也左氏曰共用之謂勇而云率義共用曰勇

古論太觀

卷三

四四篇終

曰苛可手

可也奈何詩曰苛矣能言巧言如流而云

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而云關於四門曰穆可乎傳曰季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遂命之而云有文在手曰友何義也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而云乃聖乃神曰武何義也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而云持盈守滿曰成何義也至于終始如一者則謂之終為人所渴望者則謂之渴于義安乎取並后匹嫡之義而為並取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義而為索是可用乎千百年間學者見之禮官博士行之而創無以為非者

篤終論

皇甫謐

玄晏先生以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灰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歎矣常懼天墮不測慮終無素是以畧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竟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

古論太觀

卷三

四四篇終

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瑀瑤比之暴骸文公厚塋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于秦始皇如令免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于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啟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塋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槨備贈存物無異于埋金路隅而書表于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塋以啟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剥臂將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于是自古及

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
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歆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斯言達矣
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為也遂生意于無益
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槨之
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
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含之物一
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阮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
理難今故捕為之制奢不石椁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
幅巾故衣以蘧蓆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
古論大觀 卷三十四 四 篤終三

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竟而有靈則冤悲沒
世長為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為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

革終論

劉 歆

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妙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言之夫形慮合而為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而理微是以勛華曠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為僇役死為休息尋此二說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為休息神無也原

古論大觀

卷三十四

聖 革終論劉

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用人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為生本形為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即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遽變未嘗滅絕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反即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也則亦無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廢偏攜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仁不智之機於是乎可息矣

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槨設饋奠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弃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沈水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剪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殮畢便蓀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為槨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於吾人而當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為執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魄盥洗而歛以一千錢市治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為師差無此惑歛訖載以露車歸

古論本現

卷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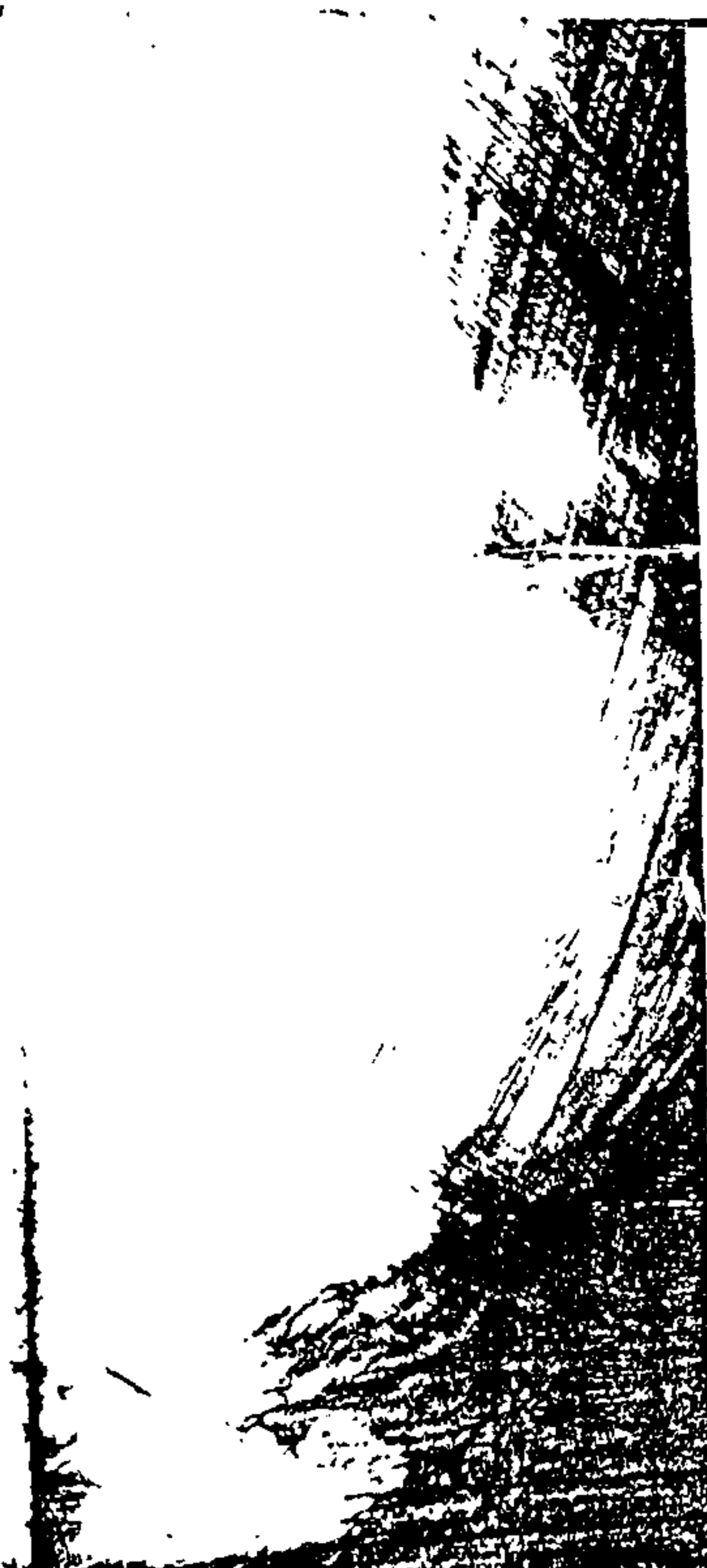
聖 革終論劉

於舊山隨得一地，足為塋，足容棺，不須塋，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机筵，無用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杆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

古論大觀

卷三十四

四九 草終論列二



論死論

王克

夫死人不能為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慧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慧；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人死，五藏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機智者，已敗矣。知所用為智者，已去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人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為矣。人言談有所作於卧人之旁，卧人不能知，猶對死人之棺為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臥精氣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知，况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人為人所毆傷，請吏告，若以語人有知之故也。或為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殺已也。當能言於吏，吏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令生人殄而用其言及巫叩元絃下死。

古論大觀

卷三十四

五十 論死王

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為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焉人之未死也智慧精神定矣病則昏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昏亂況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況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耀不照人死而知不慮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感也人病且死與火之具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為冰踰春氣溫冰釋為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水也陰陽之氣凝而為人年終壽盡死還為

古論大觀

卷三十四

五二論死五二

訂鬼論

王充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歿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因劇身體痛則謂鬼特筆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鎚繩纏立守其旁病痛恐

古論大觀

卷三十四

五二訂鬼五二

原祭論

鄭 來

先王之設祭祀所以禮天地而事祖宗報本而反始貴誠而尚德也尊有異制牲幣有異數上可以薰下下不可以僭上王者繼天為子故郊以享帝孝以承業廟以事先諸侯守土地之官宗廟之外得以祭境內之名山大川卿大夫而下臣於人無敢越祭祖禰而已是以神不臨非祭人不祀非鬼季孫旅於泰山孔子非之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不獨非於季孫而又罪於其臣楚昭王疾卜曰河為祟其大夫請禱之王曰余雖不德河非獲罪言非其地故也遂不祭孔子美之曰楚子其知大道乎今古論大觀 卷三 西 五

之世道士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浮圖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人心懼禍而樂福聞其說難能拒之川奔而壑赴自庶民而上歲或一祭或再祭或三四而不止焉祀典之設因民事非為已也有天下然後祭太不有土地然後祭山川敢有僭擬罪不細矣法寬而不禁斯可懼也棄民而為已如可求之彼秦漢之君殫四海之產勤於神仙其卒有獲乎彼為天子不由先王之禮而從道士之說神猶不饗況庶民而上僭於禮而誣於神神其臨哉其傳萌於秦枝莠於晉宋齊梁之間迄今百千歲根深蒂固牢不可拔世之人習

然於聞見為之而不思今聞有正其說必以為狂惑之人嗚呼祭法壞矣曰如之何而止之曰不以法理其無可奈何

古論大觀

卷三 西

五

短喪論

馬端臨

按後之儒者皆以為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為深訕然愚考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而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問喪禮于孟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最為秉禮之國夫子稱其一變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比則他國可知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札藏者也其喪札

古論大觀

卷三

五五短喪論馬一

固無可考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寒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欲便之耳制紅禪之文以是觀之則孝文之意大槩欲革秦之苛法耳蓋古人所謂方喪三年所謂為天王斬衰者亦以資于事父以事君其義當然然程子言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又言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則亦未嘗不因其官之崇卑情之淺深而有所隆殺秦務欲尊君卑臣而驅之以一切之酷法意其所以令其臣民者哭臨之期衰麻之制必

有刻急而不近人情者是也帝矯其敝釋其重服而為大功小功纖釋其久臨而為三十六日詔語忠厚惻惻與異時振貸勸課等詔皆仁人之言豈可訾也帝之詔固不為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緣貴詔也何也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通喪必以三年為限亦以葬後為節古之漸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葬之以書曰宋子貶之也晉悼公卒既葬未葬而平公會諸侯于渠梁則書以晉侯矣晉獻公卒既葬未葬而遇弒則稱君之子卓既葬而遇弒則稱君明未葬則不可名其為君也自春秋以來諸侯多不能守五月之制蓋欲

古論大觀

卷三

五五短喪論馬一

急于從吉也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誨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于沙丘九月葬高祖崩凡二十三日而葬之一日而惠帝即位文帝崩凡七日而葬之三日而景帝即位蓋葬期愈促矣必葬而即位者可知其以古禮即位也必促葬期者可知其決不從諒陰三年也景帝之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亡秦之法耳豈孝文遺詔為之乎劉公非言翟方進後母死葬後二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以為明證然詳孝文之詔既不為

嗣君而設亦未嘗以所謂三十六日者為臣下居私喪之限制也俗吏薄孝敬而執祿祿是以並緣此詔之語遂立短喪之法以便其私至方進之時遂指為漢家之法耳

短喪馬

古論大觀

卷三四

五七短喪馬

葬論

司馬光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歛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避官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

古論本觀

卷三四

五七葬論馬

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者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衰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木尉公

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
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
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
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
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為葬師為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
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它師張師曰
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
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
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

古論本觀

卷三十四

五九葬論同馬二

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役仕者二十有三人視它人之謹用葬書
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歛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
葬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它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
惑衆為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為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
執政莫以為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
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
具官司馬光述

薄葬論

王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為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
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為人死輒為
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為效驗儒家不從
以為死人無知不能為鬼然而聘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
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
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無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
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聞死
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開藏穀物乏匱以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

古論本觀

卷三十四

六十薄葬王

食物以散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
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為死人有
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
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
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
以世俗輕愚信禍福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
聖家以送終辨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為據則死無
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家非墨各
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雖齊同故二家爭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

以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情不可定為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惟聖心賁意方比物類為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為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為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魯人將以璵璠歛孔子聞之徑

古論大觀

卷三

六 薄葬王二

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礼也孔子為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貪璵璠寶物也魯人用歛姦人憫之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則丘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患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雖盡比干之執人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疆不懼抽死人之議狐疑未定孝子之計從其重者如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教著可聞則璵璠之礼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疆其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實其意不分別者亦陸晉之語指也夫言死無知則

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厚化自生雖事死泊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無所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時求卜迎醫異禍消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咸良如扁鵲終不復生何則知死氣絕絕無補益治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

古論大觀

卷三

三 薄葬王三

以死絕異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宅與生同也不明無知為人倍其親獨明葬黃泉不為離其先乎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為煩也今死親之魂定無所知與拘親之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定不為忽其親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倍之弗事何損於義孔子又謂為明器不成示意有明備則偶木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嗟用人殉葬也故漢以痛之即如生當備物不

示如生意無其教用偶人焚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為後用
善器焚乎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
國傳議之所失也故漏防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絕穴不悉塞水
有所漏漏則水為患害論死不悉則奢禮不絕不絕則喪物索
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之道也蘇秦為燕使齊國之民
高大丘冢多藏財物蘇秦身弗以勸免之財盡民貧國空兵弱
燕軍卒至無以自衛國破城亡王出民散今不明死之無知使
民自竭以厚葬親與蘇秦奸計同一敗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
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為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為
古論大觀

卷三十四

六三薄葬五

三十四卷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十五卷

藝文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雲間諸念修德祖甫編次

文章流別論

擊虞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像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
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績而頌興德勲立而銘著嘉美終
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
小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
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
以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為詩者多矣其功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一文章流別論

德者謂之頌其餘則摠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
于戈治定而頌聲興于是奏于宗廟告于鬼神故頌之所美者
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
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
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類為本以義
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類為本則言當而辭
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
遠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辭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
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軀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劉相如

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
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
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鷺、于飛之
屬是也五言者誰為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
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
言者洵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
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倚曲折之體而
非詩之正也

古詩大觀

卷三十五

二 文章流別卷二

本紀論

劉知幾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經紀庶品
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
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目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
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
行終莫之能易也然迂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謙
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享者罕詳其義案雖自
后稷至於西伯窺目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
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繆以
承周赧使帝王昭、益于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
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
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
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
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
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
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
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
才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

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上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房固虛諡間廁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為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於諸帝高或雜載臣下或兼言它事巨細畢書法繼備錄全為傳休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為詳焉

古論太觀

卷三十五

四本紀列二

六書叙論

班固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章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秦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變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

古論太觀

卷三十五

五六書論班

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楊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畧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夫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

六藝叙論

班固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二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傳學者又不思多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河圖論

鄭樵

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天出此二物以示聖人使百代憲章必本於此而不偏廢者也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地植物也書動物也一動一植相須而成變化見書可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見其人不聞圖語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不之學者為學有要置圖於左置書于右索象於圖其理於書故入亦易為學學亦易為功舉而措之如古左契後之學者雖圖即書尚難辨說故人亦難為索學亦難為功雖平日胸中有千古論大觀

卷三

河圖鄭一

章萬卷及真之行執事之間則茫然不知所向秦人雖棄儒學未嘗棄學圖書誠以為國之具不可一日無也蕭何知取天下易守天下難當眾人爭取之時何則入咸陽先取秦圖書以為守計一旦干戈既定文物悉張故蕭何定律令而刑罰清韓信申軍法而號令明張蒼定章程而典故有倫叔孫通制禮儀而名分有別且高祖以馬上得之一時間武夫役徒知詩書為物而此數公又非老師宿儒博通古今者若非圖書有在指掌可明見則一代之典未易舉也然是時挾書之律未除屋壁之威不啓所謂書者有幾無非按圖之效也後世書籍既多儒生接

武及乎議一典禮有如聚訟既歲愒日紛紛紜紜縱有所獲一斛而得一粒所得不償勞矣何為其然哉歆向之罪上通於天漢初典籍無紀劉氏創意總括群書分為七畧只收書不收圖藝文之目近相因習故天祿閣三館四庫內外之藏但聞有書而已蕭何之圖自此委地後之人將慕劉班之不暇故圖消而書日盛惟任宏後兵書一類分為四種有書五十三家有圖四十三卷載在七畧獨異于他宋齊之間群書失次王儉於是作七志以為之紀六志收書一志專收圖譜謂之圖譜志不意末學而有此作也且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

古論大觀

卷三

河圖鄭一

學則其學必傳其書亦不失任宏之畧劉歆不能廣之王儉之志阮孝緒不能續之孝緒作七錄散圖而歸部錄襍譜而歸記注蓋積書猶調兵也聚則易固散則易亡積書猶賦粟也聚則易贏散則易乏按任宏之圖與書幾相等王儉之志自當七之一孝緒之錄雖不專收猶有總記內篇有圖七百七十卷外篇有圖百卷未知譜之如何耳隋家藏書富於古今然圖譜無所繫自此以求蕩然無紀至唐虞夏商周秦漢上代之書具在而圖無傳焉圖既無傳書復日多茲學者之難成也天下之事不務行而務說不用圖譜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而可付于世者

河圖論二

鄭樵

何為三代之前學術如彼三代之後學術如此漢微有遺風魏晉以降日以陵夷非後人之用心不及前人之用心實後人之學術不及前人之學術也後人學術難及大槩有二一者義理之學二者辭章之學義理之學尚攻擊辭章之學務雕搜耽義理者則以辭章之士為不達淵源玩辭章者則以義理之士為無文彩要之辭章雖富如朝霞晚照徒親耀人耳目義理雖深如空谷尋聲靡所底止二者殊塗而同歸是皆從事於言之末而非為實學也所以學術不及三代入不及漢者抑有由也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十

河圖論二

以圖譜之學不傳則實學盡化為虛文矣其間有屹然特立風雨不移者一代得一二人實一代典章文物法度紀綱之盟主也然物希則價難平人希則人罕識世無圖譜人亦不識國譜之學故華晉人也漢之宮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博物故華晉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宮室圖焉武平一唐人也同以魯三桓與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於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譜焉然華不見圖雖讀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宮室之出處使平一不見譜雖誦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終當時

作者後世史臣皆不知其學之所自况他人乎臣舊亦不知及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之由見杜預公羊譜方覺平一之故由是益知圖譜之學學術之大者且蕭何刀筆吏也知炎漢一代憲章之所自故向大儒也父子分爭於言句之末以計較毫釐得失而失其學術之大體何秦人之典蕭何能收於草昧之初蕭何之典故向不能紀於承平之後是所見有異也逐鹿之人意在於鹿而不知有山求魚之人意在於魚而不知有水劉氏之學意在章句故知有書而不知有圖嗚呼圖譜之學絕紐是誰之過與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七

河圖論二

辯騷論

劉勰

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謗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矚然湮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已忿懣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所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駢比兼翳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為皆合經術楊雄諷咏亦言體同詩雅四家

古論太觀

卷三五

十二 辯騷劉一

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滄涕歎君門之九重思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鵲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殺日木天九首土伯三足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達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座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

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本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古論太觀

卷三五

十三 辯騷劉二

史論上

蘇洵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擣抗擣抗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心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辭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十四史論上蘇

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脩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為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為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畧辭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辭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辭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吾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

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偽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眾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一家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為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稀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輩、然冗且僭則善矣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十五史論上蘇

史論中

蘇洵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
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
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
之傳廉頗也議採關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酈食其也
謀挽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
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
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
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十六史論蘇

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若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
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
不使還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
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
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
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
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
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
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

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
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鄆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書十三年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
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
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
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檣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
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
或廢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
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十七史論蘇

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
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
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
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
為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
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
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偽褒宗室而封之者非天子
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
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

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備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羶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古論本觀

卷三十五

二十七 史論下蘇三

史論下

蘇洵

或問予之論史鈎抉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評吾惟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偽賤死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縠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為服則綈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序曰談為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已意也盡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揚雄皆取其自叙屑然而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序可也已因之非也此固之失

古論本觀

卷三十五

二十七 史論下蘇三

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後為史者多矣范曄陳壽實巨
璧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
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壹以忠毅繫之酷吏鄭眾呂強以廉
明直諫繫之宦者蔡琰以忍恥妻胡繫之列女李善王悅以深
仁厚義繫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
之徒不載於游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實武何進則
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將相
苟免以為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曄之失也壽之
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

古論本觀

卷廿五

十九

史論

劉勰

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姓被之千載表微盛衰殷鑑興廢
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太是以在
漢之初史職為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
必閱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
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
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
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為難也或有同歸
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
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傳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
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荀况稱錄
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
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傷說舊史所
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
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勲勞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述敗
之士雖令德而常咄理欲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
可歎息者也欲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
惟素心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

古論本觀

卷三十五

二十

也茲惡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 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
萬代一準焉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升奇之要明白頭訖之
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為任乃彌綸
一代負海內之責而羸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遂固通
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廿一史論劉二

前史得失論

班彪

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人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
有史故孟子曰楚之禱祝晉之乘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定哀之
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
國語二十篇由是與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紀
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 十五篇
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
天下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
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廿一史論劉二

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
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
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
淺而不為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
虛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
刑之咎也然善述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蓋良史
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
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
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

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連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各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三

廿二史劄記

文苑論

唐太宗

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之美華林群藻罕或疇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情豈常均之所企太冲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平原觀而韜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之持論東據之緣情實南陽之人傑蓋潁川之時秀季雅擣屬道邁風備成德稱為泉岱之珍固其然矣彦伯未能混迹光塵而屈乎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濤發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擢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彥曹毗沉研祕籍踈足下寮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李尤之學箴信清壯也袁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優贍筆削擅奇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耀湘中之寶挺荆楚之材夢鳥發乎精誠豈獨日者之蛟鳳長康矜能過實譚諧取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絕之目仲靜機思通敏延譽清流德輿西伐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廿二史劄記

文苑論

李百藥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
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述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
樂騰實飛聲若或言之不文豈能行之遠也子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大聖踵武邈將千載其間英賢卓犖不可勝紀咸宜韜
筆寢牘未可言文斯固才難不其然也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
回頗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卿雲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
子波駭雲屬振鴻鷺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謂得玄珠於赤
水策奔電於崑丘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然文之所起
古論本觀 卷三十五 十五

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有
帝資懸解天縱多能摘黼黻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譬雕雲之
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斯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
能致也縱其情思底滯關鍵不通但伏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騁
勝流周旋益友彊學廣其聞見專心屏於涉求盡績飾以丹青
彫琢成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猶足賢乎已也謂石為獸射之
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中若然將刃習之久也自非渾沌無可
鑿之姿窮奇懷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習而不成者焉善乎
魏文之著論也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

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
然萬物遷化斯志士大痛也沈休文云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
人才子文體三變然自茲厥後軌轍尤多江左梁末彌尚輕險
始自儲官刑乎流俗雜遘憊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爰逮武平
政乖時處唯藻思之美雅道猶存廢柔順以成文蒙大難而能
正原夫兩朝叔世俱肆淫聲而齊氏變風屬諸絃管梁時變雅
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竝為亡國之音而應變不殊感物戒
異何哉蓋隨君上之情欲也

古論本觀

卷三十五

十六

文論

顧况

周語之畧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之為文其實行也文顧行、顧文、行相顧謂之君子之文為龍為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堯之為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治曰靈沼文王之臺曰靈臺虞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班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于君子之庭詩人美之云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與楚子戰而霸謚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

古論本規

卷三五

文論類

書契黃帝之文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于象魏夫子之文木鐸徇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穰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蘭相如之文奪趙壁西門豹之文引漳水沉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咏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士十致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堯舜禹湯有文策紂幽厲無文太顛閔天有文飛鵲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著後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厨於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

麗于天草木麗于地風雅亦麗于是故不可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平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賾鬼神明者賾禮樂不失於正謂之文

古論大規

卷三五

文論類

文體論

庾於陵

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兢學浮疎爭事闊緩既殊比與正背
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
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拾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
翻學歸藏湛江之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倚擬
但以當世之作歷萬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
視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此今文為是則昔賢為非若以昔
賢可稱則今體可棄俱為盡合則未之敢許又時有効謝康樂
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兒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
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吏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
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義絕其所長唯得其所
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曾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
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
暉金銑反為拙目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
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有異巧心終媿妍
耳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閭鄉
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楮無
情任其搖蕩甚矣我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

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
周昇逸之辯亦成佳手雖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
者非第而推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吾子建一共商權辨茲清
濁使如涇渭涓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
鼠知慙濫竽自耻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古詩大觀

卷三十五

千九百四十二

文學論

蕭子顯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
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平愛嗜機兒殊門
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
賦李充論於翰林張昞適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
為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
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
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群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
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騫桂林湘水平子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三

三

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
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
傳毅簡文之摘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
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誅起安仁
之塵類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為允王褒僅約束暫
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秀眾品習玩為理事久
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交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
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
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

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
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為論畧有三體一則啟心閑
繹托辭華擴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凡准的而踈慢
閑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
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
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覩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傅咸五
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
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
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三

三

三

此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迴湫迤邐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是謂也近世誥命惟蘇廷碩叙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黷文旨高妙豈以

古論太概

卷三十五

三三文章李一

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又如絲竹鞀鼓迫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

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磨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為文之大旨也

古論太概

卷三十五

三四文章李一

文章論

牛希濟

聖人之德也有其位乃以洽化為文唐虞之際是也聖人之德也無其位乃以述作為文周孔之教是也纂堯舜之運以宮室車輅鍾鼓玉帛之為文山龍華蟲粉米藻火之為章亦已鄙矣師周孔之道忘仁義教化之本樂霸王權變之術困於編簡章句之內何足大哉況乎洸李之下淫靡之文恣其荒巧之說失於中正之道兩漢以前史氏之學猶在齊梁以降國風雅頌之道委地今國朝文士之作有詩賦策論箴判贊頌碑銘書序文檄表記此十有六者文章之區別也制作不同師模各異然忘

古論本觀

卷三五

三

於教化之道以妖艷為勝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見矣古人之道殆以中絕賴韓吏部獨正之於千載之中使聖人之旨復新今古之體分而為四崇仁義而敦教化者經體之制也假彼問對立意自出者子體之制也屬詞比事存於褒貶者史體之制也又有釋訓字義幽遠文意觀之者久而方達乃訓誥雅頌之遺風即皇甫持正樊宗師為之謂之難文今有司程式之下詩賦判章而已唯聲病忌諱為切比事之中過於諧謔學古之者深以為慙晦其道者揚袂而行又屈宋之罪人也且文者身之飾也物之華也宇宙之內微一物無文乃頑也何足以觀且天

以日月星辰為文地以江河淮濟為文時以風雲草木為文衆庶以冠冕服章為文君子以言可教於人誦之文垂是非于千載歿而不朽者唯君子之文而言且時俗所省者唯詩賦兩途即有身不就學口不知書而能吟詠之列是知浮艷之文焉能臻於理道今朝廷思堯舜洽化之文莫若屈宋徐庾之學以通經之儒居燮理之任以楊孟為侍從之臣使仁義治亂之道日習于耳目所謂觀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也

古論本觀

卷三五

三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
易知易從莫尚乎質弊則佐之以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
極而變之故上無從暴下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奢國儉
則示之以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酬酢楊襲之煩也儉謂易
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
質則儉，則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思文則奢
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涸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
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李華

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于詐之病也無思之病緩於賊亂之
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者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
不其昭，歟前王之禮世茲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乙而不為
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
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偽無由明天下浸為陂池蕩為洪荒雖
神禹後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脩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
必也質而有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啟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
遺人親受禹之賜國有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岳而
羿浞愚弄闔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由

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
儉斷獄幾措及武帝脩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
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
且漢得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浞安漢至
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為亂遠則
徐奄並與四夷多難復子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
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因循虛空
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之盛何為哉周法六官備
職六官備數四時盛祭專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千里卿大夫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三八 質文論

士之多更帥之衆夫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觀謁大
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強民窮賞罰故曰殷周之
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
而過煩故也愚以為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
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
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讖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縉祭
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
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
敢差失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褒叔向不忍

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策之信而陳倭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漬日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兆民之多無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雖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為政者得無以為惑乎

古論大觀

卷三五

三九

載文論

劉知幾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傳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派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浮麗為宗譬以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儻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于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誑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偽繆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日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昔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

古論大觀

卷三五

四下

和陸迄于登壇形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
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為敵二
國爭雄自相稱述官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
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曹公歎蜀主
之英略曰劉備吾傳周勃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
以避其鋒或斷水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
菽麥識昧玄黃刻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
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
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如一 職文劉二

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固富辭人
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叙
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
不如讀其詔誥則助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
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參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
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
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
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黜貶則斗筭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為一
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

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
本無定准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
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
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時而
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
欲令觀者疇為准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
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為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
解不可得而食之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
人不信而世之作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叙自起居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四二 職文劉三

成於國史連章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
衆作求其穢累王沉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
陳壽于實錄從簡約猶時或浮訛未盡機要惟王邵撰齊隋二
史其所取也文皆諸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
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摛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
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
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衡述箴於
女史張載題銘於劔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誠子劉
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

事比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
持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
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脩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
懼凡今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彫蟲小
伎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前
者可不務乎

古論本觀

卷三十五

四十三載文劉四

典論論文論

曹子植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教之于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
弟趙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
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
曰家有樊帚事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
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
元瑜汝南應瑒德璋東平劉禎公幹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
辭無所假咸以自驕驕驕于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
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
于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觀賊無
思幹之玄猿漏卮圖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
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禎壯而不密
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
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于自
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
實詩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者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
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

古論本觀

卷三十五

四十四典論曹

第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
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
墨見意于篇藉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各自傳于後
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
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寸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
力貧賤則憚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
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古論大觀

卷三五

四庫全書

經術論

荀悅

經稱立夫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陰陽之節在于四時五行仁義之大體在于三綱六紀上下
咸序五品有章淫則荒越民失其性于是在上者則天之經因
地之義立度宣教以制其中施之當時則為道德垂之後世則
為典經皆所以總統綱紀崇立王業及至末俗異端並生諸子
造誼以亂大倫于是微言絕群議繆焉故仲尼畏而憂之詠歎
斯文是聖人篤文之至也若乃季路之言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棘
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夫潛地窟者而不覩天明

古論大觀

卷三五

梁經術荀

守冬株者而不識夏榮非通炤之術也然傳覽之家不知其穢
蕪而善之是大田之莠與苗並興則良農之所悼也質樸之士
不擇其美蕪而棄之是崑山之玉與石俱捐則下和之所痛也
故孔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孝武皇帝時
董仲舒推崇孔氏抑絀百家至劉向父子典校經籍而新義分
方九流區別典籍益彰矣自非至聖之崇孰能定天下之疑是
以後賢異心各有損益中興之後大司農鄭衆侍中賈逵各為
春秋左氏傳作解注孝桓帝時故南郡太守馬融著易解頗生
異說及臣悅叔父故司徒爽著易傳據父象承應陰陽變化之

義以千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充豫之言易者恒傳荀氏學而馬氏亦頗行于世矣又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又去聖久遠道義難明而古之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尚好之然希各得立于學官也

論大觀

卷三十五

四書集注

表章論

牛希濟

人君尊嚴臣下之言不可達於九重表章之用下情可以上達得不重乎歷觀往代策文奏議及國朝元和以前名臣表疏詞尚簡要質勝于文直指是非坦然明白致時君易為省覽夫聰明睿哲之主非能一一與學深文研窮古訓且理國理家理身之道非忠孝仁義而已苟不踰是所指自合於典謨所衍自偕於堯舜豈在乎屬文比事况人君以表疏為急者竊以為稀况覽之茫然又不親近儒臣必使傍詢左右小人之寵用是為幸儻或改易文意以是為非逆鱗發怒畧不為難故禮曰臣事君有論大觀
卷三十五
四書集注
論
不授其所不及蓋不可援引深僻使夫不喻且一郡一邑之政訟者之辭蔓引數幅尚或棄之况萬乘之主萬機之大焉有三復之理國史以馬周建議不可以加一字不可以減一字得其簡要又杜南齊雪房瑄表朝廷以為便辭儻端明易曉必庶幾免於深僻之弊夫辭事新對用以相誇非切於道理者明儒尚且杼思移時豈守文之主可以速達竊願後師於古但實於理何以幽僻文煩為能也

杜甫李白詩體論

元稹

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摭取其干豫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相梁詩而七言之體且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雜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濶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魏馬

古論大觀

卷三五

四元

問爲文往々橫梁賦詩故其猷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靡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迄至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能文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功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於晉魏耳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開雅則纖穠莫倫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古旁蘇李氣奮曹劉掩顏謝

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而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圖其多乎哉苟以爲然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肆擺去拘束橫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有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律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去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籬况堂奧乎

古論大觀

卷三五

五

正聲論

鄭樵

古之詩曰歌行後之詩曰古近二體歌行主聲二體主文詩爲聲也不爲文也放歌長嘯古人之深趣今人既不尚嘯而又失其歌詩之旨所以無樂事也凡律其辭則謂之詩聲其詩則謂之歌作詩未有不歌者也詩者樂章也或形之歌詠或散之律呂各隨所主而命主於人之聲者則有行有曲散歌謂之行入樂謂之曲主於絲竹之音者則有引有操有吟有弄各有調以主之攝其音謂之調總其調亦謂之曲凡歌行雖主人聲其中調者皆可以被之絲竹凡引操吟弄雖主絲竹其有辭者皆可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五 正聲論一

以形之歌詠蓋主于人有聲必有辭主於絲竹者取音而已不必有辭其有辭者通可歌也近世論歌行者求名以義彊生分別正猶漢儒不識風雅頌之聲而以義論詩也且古有長歌行短歌行者謂其聲歌之短長耳崔豹吳兢大儒也皆謂人壽命之短長當其時已有此說今之人何獨不然嗚呼詩在於聲不在於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爲其辭義之美哉蓋爲其聲新耳禮失則求諸野正爲此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亦謂雅頌之聲有別然後可以正樂人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謂關雎之聲和平聞之者能

令人感發而不失其度若誦其文習其理能有哀樂之事乎二體之作失其詩矣縱者謂之古拘者謂之律一言一句窮極物情工則工矣將如樂何樂府在漢初雖有其官然采詩入樂自漢武始武帝定郊祀廼立樂府采詩夜誦則有趙代秦楚之謳莫不以聲為主是時去三代未遠猶有雅頌之遺風及後人泥於名義是以失其傳故吳兢譏其不覩本章便斷題取義贈利涉則述公無渡河慶載誕乃引烏生八九子賦雉子班者但美繡頸錦臆歌天馬者唯叙驕馳蹴躅其間有如劉猛李餘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乃叙烈女事用古題不用古義知此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五 正聲論二

意者蓋鮮矣然使得其聲則義之同異又不足道也自永嘉之亂禮樂日微日替暨隋平陳得其一二則樂府之清商也文帝而後之曰此華夏正聲也乃置清商府博采舊章以爲樂之所本在此自隋之後復無正聲至唐能合於管絃者明君楊叛兒驍壺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八曲而已不幾於亡乎

藝紀論

徐幹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群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藝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瘠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爲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民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

古論大觀

卷三五

五三藝紀論

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

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耻有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行故賓王之山土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礼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簋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鐘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礼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教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容敬不匿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群藝之情實

古論大觀

卷三五

五三藝紀論

者可與論道識乎群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賦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賤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礼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群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体也

論贊論

劉知幾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曰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讚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楊雄曰譔劉昫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焉論者所以辨疑惑釋凝滯名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立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濶略其有本

古論大觀

卷五十五

五論贊論

無疑事輒誤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無味承祚濡綬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並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詰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流宕忌逐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儼事必擇其善者則于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彦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王彪無當曾何足云王劭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

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之謂矣唐脩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

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之為父浣衣君子非一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以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讚語之作多錄約傳之言其有所異者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脩紀論不殊徒為

古論大觀

卷五十五

五論贊論

列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令六名實多矣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唐新脩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贖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漢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者斯難與議夫簡要者矣

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閒
賢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
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槩一言以蔽
之

編年紀論

皇甫湜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今
無以私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盛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
年予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
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故是
非與衆人同辯善惡得聖人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
為編年皆是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折星極辭不足以壯無窮雖
為紀傳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
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
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開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以
包該事跡參貫話語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
而騁才力焉又編年之史束於次第牽於渾并必舉其大綱而
簡於敘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為著錄以備時之語言而
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為尚書左氏之外又為國語可復
省左史於右合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
子長病其然也出太古之軌鑿無窮之門作為紀傳世家表志
首尾具叙錄表裏相發明庶為得中以是無媿太初以來千有
餘歲史臣接躅文人比踵卒不能有所改張奉而遵行傳以相

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
理則文之時義其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伎則雜其
間也

古論本觀

卷三十五

五元

律曆叙論上

范曄

古之人論數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然
則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算數之事生矣記稱大桡作甲子隸
首作數二者既立以比日表以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同用
也律度量衡曆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少受以
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聲有清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紀以曆
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漢興北平侯張蒼首
治律曆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徵通知鍾律者考
其意義義和劉歆典領條奏前史班固取以為志而元帝時即
古論本觀
中京房房字君明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
成字少翁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于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
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
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于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
執始執始下生去歲上下相生終于南呂六十律畢矣夫十二
律之變至于六十猶八卦之變至于六十四也必犧作易紀陽
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
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
元五音之正也故
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官

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曆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于以檢攝群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于歆所奏其術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姑總其本要以續前志律術曰陽以圓為形其性動陰以方為節其性靜動者數也靜者數一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

古論大觀

卷三五

律曆敘論

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者也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鍾之實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為下生林鍾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為上生太簇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律為寸于準為尺不盈者十之所得為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為小分以其餘正其強弱

律曆敘論下

范曄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歛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交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遠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于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初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建斗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測術北陸謂之冬南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歛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節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靡胸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管于外璇衡追日以察歛光通生焉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

古論大觀

卷三五

律曆敘論

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衛隣于所交
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番逆其歸一也
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番番而後逆
逆與日遠遠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
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
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賸
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其精者然後陰陽有分寒
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
上也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六三律曆下篇三

成歲功義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民
湯武其盛也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于上頑愚之衆失
之于下夏后之時義和涿涵廢時亂日亂乃征之紂作涿虐喪
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者
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事是以聖人
寶焉君子勤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馬以木氣者尚其體以綜
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
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
焉咨焉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

頒諸明堂以為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
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群忌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六三律曆下篇三

雜志論

劉知幾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難為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求書自可觸類而長予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皆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疴瘵所纏苛詳其孔穴則砭灼無悞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利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公形志乎茫茫九州語言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災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六五 雜志論

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楊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權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

誠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櫺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編紵絲枲之深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托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印竹傳節筠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六六 雜志論

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郊丁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訥於姬后故撰氏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詩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為宅世世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

以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有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之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美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者擇其善而行之

唐書藝文志論

歐陽脩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王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脩明聖經以紬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六十八

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畧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

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于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益五六也可不惜哉

古論夫觀

卷三五

古九

讀書當觀其意論

鄭樵

典謨訓誥誓命孔安國以為書之六體由今觀之有一篇備數篇之體如大禹謨曰禹乃會群后誓師則是謨亦有誓也說命曰王肅作書以誥則是命亦有誥也以至益稷洪範本謨而不言謨故蔡無逸本訓而不言訓盤庚梓材本誥不言誥嗣征不言誓君陳君牙不言命然此可以論書之文不可論書之旨大抵五十八篇之中聖人取予之意各有所主有取于治亂興廢之所由者如典謨訓誥湯誓之類是也有世不得以為治君不足以為賢而有取其言以傳遠者如五子之歌君牙同命之類

古論太觀

卷三十五

古九

是也有取其事者胤征是也有取其意者呂刑是也有特記其時者文侯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勸者費秦誓是也大抵上古之時風俗淳厚初未有奇傑可錄之事故史官所存不過君臣之間忠言嘉謨與夫國家興亡大致而已其他世次年月官秩名氏以為無益于治皆所不取焉使後世之君讀其書想其人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則為堯舜禹湯文武矣有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則為成中宗高宗成康矣有困而知之有勉強而行之則為太甲桀王矣困而不知反以極于危亡則為大康桀紂矣其所示勸諭告戒之言與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

者無以異也唐李翱曰其讀春秋也若未嘗有詩其讀詩也若未嘗有易其讀易也若未嘗有書其知六經也哉

三十五卷終

古今大見

卷三十五

三十五卷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十六卷

技術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周憲昌達之甫編次

秤星經論

晁公武

秤星經三卷不著撰人蓋以日月五星羅喉計都等曜演十二宮宿度以推人貴賤壽夭休咎不知其術之所起或云天竺梵學也按洪範曰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人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月之從星則以風心在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一曰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元以此言之五星之術其來尚矣蓋可以占國則可以占事可以占事則可以占人

也然術家用日月五星以占吉凶加以交初交中之神紫氣月孛之宿初中者交食之會亦可以意求惟氣孛無稽而術家獨以為効且曰土木之餘氣五星之行土木眾遲而為吉凶者久故有餘氣云

古論本義

卷三十六

一 雜學

珞琭子三命一卷李獻臣云珞琭者珞珞如玉琭琭如石之義推人生休咎否泰之法箕子曰五行水火金木土禹曰辛壬癸甲則甲子五行之名蓋起於堯舜三代之時矣鄭氏釋天命之謂性曰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之類又釋我辰安在曰謂六物之言由此以五行甲子推知休咎否泰于其傳者也呂才稱起

於司馬季主及王充其言淺哉然才所詆建祿背祿三利刼殺
建學空亡勾絞六害驛馬之類皆今世三命之術也亦在才之
前矣由是觀之視他術淵源獨遠且小運之法本于說文已字
之訓空亡之說本于史記孤虛之術多有所自來故精于其學
者巧說奇中最多

伶官論

歐陽脩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
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
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
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天爾其無忘乃父之志
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
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祖函
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
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
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
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
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
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
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方士論

李德裕

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擒滅六國兼霸唐之帝號漢武翦伐匈奴恢商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雖不能守周孔之道以為教化用湯武之師以行吊伐而英才遠畧自湯武以降鮮能及矣豈不悟方士之詐哉蓋以享國既久惟樂以極馳驟弋獵之力疲矣天馬駭鷄之求息矣魚龍角抵之戲倦矣絲竹鞀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為奇以方士為玩亦庶幾黃金可成赤寶可止固不在乎壽神鍊形美何以知之荀卿稱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百主之道後生是也余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

古論本觀

卷十六

四

醫子便殺害及方士皆誦說玉訣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宮中無事以此遺問耳余嘗覽齊祖論言左慈封君達之類家王及植兄弟以優笑畜之耳斯言信矣大抵方士皆習靜者為之隱身崑穴不求聞達如山鹿野麋是其志也豈樂翹車之召哉敢自銜其術面欺明主者亦已鮮矣時既不用逐之可也殺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可誅則公孫卿樂大無非行詐殺其干勢利以自銜者足以大戒蘭艾同焚斯為甚矣貞觀末以高宗不誅天竺方士那維延婆娑寐逐之歸國斯可為後王法矣

方術論

范曄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者物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然神經在牒玉策金繩開闢於明靈之府封滕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戾之部鈴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贖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

古論本觀

卷十六

五

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錄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忤忤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惑或同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

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中世張衡乃陰陽之宗即顓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其徒亦有雅才偉望未必體極執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二命之見

卷三

方術傳卷二

定命論

顧愿

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丘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為辭斯則運命奇偏生數離合有自来矣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著書立言咸以為首世之論者多有不同嘗試申之曰天生之資氣清濁異原命之稟數盈虛乖致是以心貌詭質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差脩夭榮枯之序皆理定於萬古之前事徵於千代之外冲神寂鑒一以貫之至乃卜相末技巫史賤術猶能豫題興亡逆表成敗禍福指期識照不能

古論未觀 卷三六 八定命論

徙吉凶素著威衛不能防若夏氓宅生於帝宮豈蠲殘傷之祟漢臣行貨於天府寧免饑斃之視且又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之驗常昧逆順之體誠分而吉凶之効常隱智絡天地猶罹沈疢之災明照日月必嬰深厄之難增信積德離患於長饑席義枕仁微禍於促筭何則理運苟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況乃叢迹迷惑之徒投心顓蒙之域而欲役慮以揣利害策情以竿窮通其為重傷豈不惑甚是以通人君子開泰其神冲緩其度不矯俗以延聲不依世以期榮審乎無假自求多福榮辱脩夭夫何為哉問曰夫書稱惠迪貽吉易載履信逢祐前哲餘議亦以

將迎有會淪塞無兆宣攝有方天闕無命善游銷魂於深梁工
騎燼生於曠野明珠招駭於閭至蟠木取悅於先容是以罕樂
以陽施長世景惠以陰德遐紀彭寶以繕衛延命盈忌以荒酒
促齡陳張稱台鼎之崇嚴辛衍宰司之盛若乃遊惡蹈凶處逆
踐禍宣昭史策易以研正至如神仙所序天竺所書事雖難徵
理未易詰留滯傾光思間通裁對曰子可謂扶繩而辨循刻而
議若乃宣攝有方豈非吉運所屬將迎有會寶亦凶數自挺若
夫陽施陰德長世遐天揆厥所原孰往非命研復業旨離校往
說起予惟商未識所異資生稟運參差萬殊逆順吉凶理數不

古論太觀

卷三十六

九

一原夫食椒非養生之術咀劬豈衛性之經命之所延人肉其
骨而含嚼膏粱時或嬰患深澗垂微寵之津空谷絕探榮之轍
運之所集物穉其枯而俯仰卒贖終然離沮爾乃蹻跼橫行曾
原窘步湯周延世詡邑絕緒吉凶徵應糾纏若茲畢萬保軀密
賤殘領梁野之言豈不或妄穀南魯北甘此促生彭翁寶更將
以何術晉平趙放已該漢主魏相奚獨傷天同異若斯是
非孰正至如雷濱凝公棲志遠圖棘津陰拱振功高世樊生冲
矯鑄旌善之文華子高櫛銘懲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川而異
歸者也殊塗均致寔繁有徵即理易推在言可畧昔兩部全盛

六合殷昌霧集貴寵之間雲動權豪之術鈞質貽談豈惟陳張
而已觀夫二子才未越衆而此以藉榮揮價彼獨擯景淪聲通
否之運斷可知矣嚴辛不安時任命而委罪亮直亦地脉之徒
歟若神仙所序顯明脩習齊彊燕平厥驗未著李單董芬其効
安在喬松之侶雲飛天居夷列之徒風行水息良由理數懸挺
實乃鍾茲景命天竺遺文星華方策因造前定果報指期貧豪
莫差脩天無爽有允瑣辭無愆鄒說統而言之孰律非命冥期
前定各從所歸善惡無所矯其趨愚智烏能殊其理若乃得議
其工失拙其拙操之則慄舍之則悲斯固染情於近累豈不貽

古論太觀

卷三十六

十

謂於通識問曰清論光心英辨溢目求諸鄙懷良有未盡若動
止皆運險易自天理定前期靡非闇至玉門犁丘敵識弗免豈
非聖愚齊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將何施而可對曰夫聖人懷
虛以誣育疑朋以動照惟虛也故無往而不通惟明也故無來
而不燭涸海流金弗染溫涼之阻嚴兵猛兇無累爪牙之災忘
生而生愈金遺神而神彌暢若玉門犁丘蓋同迹於人故同人
有患然而均心於天亦均天無害大賢則體備形器慮盡藏假
靜默以居否深拱以違殯皆數在清全故鍾茲妙識是以稟仲
尼之道不在奔車之上資伯夷之運不處履舟之下若乃越難

趨險遂巡弗獲履危踐機僥倖從事愚之所司聖亦何為及中
下之流馳心妄動是非舛幹倚伏移貿故北宮意逆而功順東
門心晦而迹明宜應遺筮而逢吉張松協數而邁禍且智防有
紀患累無方爾乃獬狗逐而華子奔腐鼠遺而虞氏滅匣後逸
而林木殘積珠亡而池水竭凡厥條流曲難詳備搖形役思其
効安徵豈若澡雪靈府洗練神宅據道為心依德為慮使迹窮
則義斯暢身泰則理兼通豈不美哉何必遺此而取彼問曰夫
建極開化樹聲貽則典防之興由來尚矣必乃幽符懸兆冥數
指期善惡前徵是非數定名教之道不亦幾乎息哉對曰天生

古論朱觀

卷三十六

十二定命論

蒸民樹之物則教義所稟豈非冥數何則形氣之具必有待而
存顯蒙之倫豈無因而立必假纖紈以安生藉梁蔡以延祀資
信禮以繕性秉廉義以効情聖人聰明深懿履道測化通體天
地同情日月仰觀俯察撫運裁風於是乎昭日星之紀正霜雨
之度張雲霞之明衍風露之渥浮舟翼鴻騰駕振幽又乃甄理
三才辨綜五德弘鋪七體之端宣昭八經之緒是以時雍在運
摩方自通抱德煬和全真保性故信食相資代為脣齒富教相
假遞成輔車令弘棄纖紈損絕梁蔡必云徵生委命豈不已曉
其迷至乎湮斥廉義屏黜信禮壽以祈存推數遂乃未辨其惑

連類若斯幸妄茲甚然則教義之道生運所資寵辱榮枯常由
此作斯固命中之一物非所以為難也問曰循復前旨既以理
命縣兆生數冥期研覆後文又云依杖名教師循訓範若籍數
任天則放情蕩思拘訓馴範則防慮檢喪函矢殊用矛戈異適
雙美之談豈能兩遂對曰夫性運乖舛心貌詭殊情布末懷畧
言其要若乃吉命所鍾縱情蹈道訓性而順因心則靈凶數所
挺率由踐逆聞言不信長惡無悛此愚智不移聲訓所遺者也
其有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是則命待教全運須化立譬以
良醫之室病者所存至如澄神清魂平心實氣無妄之病勿藥

古論朱觀

卷三十六

十二定命論

有喜所謂縱情蹈道無假隱括若膏肓之疾長桑不治體府之
病陽慶弗理此則率由踐逆自絕調御至乃趙儲之命宜永須
扁鵲而後全齊后之數必延待文摯而後濟亦猶運鍾循獎彝
範所興善惡無主唯運所集而異膏梁方丈沈疾弗顧瑤碧盈
尺貼危弗存夫靜躁之容造次必於是曲直之性顛沛不可移
是以夷惠均聖而異方遵竦齊通而殊事雖復糾枉昇界思復
巢許之情播勒會史言膺驕跖之慮不然之事斷可知也必幽
符鎖仰冥數脩習雖存陵情其可得乎故運屬波流勢無防慮
命徼山立理無放情用殊函矢雙美奚蹟談異矛戈兩濟何傷

問曰夫君臣恩深師資義固所以需榮塗施提飾荷聲故剝心
流腸捐生以亢節火妻灰子薶名以償義若幽期天兆則明敝
可遺冥數自賓則感効宜絕豈其然乎對曰論之所明原本以
為理難之所疑即末以為用蓋陰閉之巧不傳萌漸之調長絕
故知妄言賞理古人所難吾所謂命固以綿絡古今彌貫終始
爰及君臣父子師友夫妻皆天數冥合神運玄至逮乎睽愛離
會既命之所甄昏爽順戾亦運之所漸爾乃松柳異質薺荼殊
性故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何異忠孝之質資行風昭至於
刻志酬生題誠復施殉節授命馴義忘已亦由石雖可毀堅不
可銷丹雖可磨赤不可滅因斯而言君臣師資既幽期自賓心
力感効亦冥數天兆夫獨何怪哉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六

十三 定命論類

相論

曹植

世固有人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不是以堯眉八
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鴛
馬多毛似驥耳又曰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二
寸若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于外道合其
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
必隨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
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荀子曰以為天不知
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舍之福以為知人事耶
不可知而疑不可得而無也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六

十四 相論曹

相論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李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討以大國僞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至為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祖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禍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

古論大觀

卷三

十五相論

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卜論

李卓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和于介蟲為長而壽古之聖者剝而股之觀其裂蓋以定吉凶殘其生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天戮之股其肉鑽其骸精氣復于無物而貞晦發乎焦枯不其妄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天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微豈合其明乎毒靈介而徵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發而決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于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于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犬彘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炯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固無悉然亦為怪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鍾鼓器械必繫之豈神明貴殺享腥膻歟今亡其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潔壇墀而布精誠求福之束緬不可致耕夫蠶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

古論大觀

卷三

十六卜論

鼓而舞之謂妖祥如吞寶歟妄歟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爲至矣揚子雲爲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揚子雲又爲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烏假夫著龜乎又烏徵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古論本觀

卷三十六

古論本觀

卜筮論

王充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著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其意謂天地審告報著龜真神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著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蓍蓋蓍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爲言著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者舊也由此言之著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

古論本觀

卷三十六

古論本觀

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大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問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爲氣不能爲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人在天地之間猶蟣虱之着人身也如蟣虱欲知人意鳴人耳傍人猶不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問巨大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言意或曰人懷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將卜筮告令著龜則神

以耳聞口言若已思念神明從胃腹之中聞知其旨故鑽龜揲
著兆見數著夫人用神思慮思慮不決故問著龜著龜兆數與
意相應則是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為可兆數不吉或兆
數則吉意以為凶夫思慮者已之神也為兆數者亦已之神也
一身之神在胃中為思慮在胃外為兆數猶人內戶而坐出門
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情如神明為兆數不宜與思慮
異天地有體故能搖動有生之類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者
須以生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能相答令天地生
而著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國死著之莖問生之天

古論太觀

卷五十六

下篇

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誤矣如著龜為若版牘兆數為若書字
象類人君出教令乎則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
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
然為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為以應人也按易
之文觀揲著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時歸奇於初以
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豈云天地合報人哉人道相
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空扣人之門無問虛辨人之前則主人
笑而不應或怒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揲著而
筮戲弄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安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卜戲地

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入何不滅其火灼
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疼痛血氣湊踊而猶為之見
兆出數何天地之不憚勞用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
地兆數非天地之報明矣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
人善惡之行也猶瑞應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治之善惡善惡
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著輒
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
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太龜不兆災變至
至周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並祐奇怪既多豐沛子弟卜之又

古論太觀

卷五十六

下篇

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良凶人之起所招無不醜衛石駘卒
無適子有廢子六人卜辭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
沐浴佩玉石祁子曰焉有鞶纆之喪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
石祁子兆衛人卜以龜為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
子行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瑞應使時不卜謀之於眾亦
猶稱善何則入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非卜筮之實也
夫鑽龜揲著自有兆數兆數之兆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適與
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願睨
見祥物非吉事祥物為吉人瑞應也凶人遭遇凶惡於道亦如

之夫見善惡非天應者適與善惡相逢也鑽龜揲著有吉凶之兆者逢言遭凶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魯御莊叔生子穆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遇過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非為人也推此以論入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此也君德道賢時適當平嘉物奇瑞偶至不肖之君亦反此世入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著龜可以參事不可純用夫鑽龜揲著兆數輒見見無常者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凶不效則謂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紂

古論本觀

卷五

卜筮五

卜筮之通占曰太公推著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夫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故太公黜之夫著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疑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之夫吉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王伐紂遇烏魚之瑞其卜曷為逢不吉之兆使武王不當起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將伐越筮之得陽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陽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

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陽折足以為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占猶折陽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詭論之材故觀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因武王卜無非而得凶故謂卜筮不可純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已不得專著書記者採掇行事若韓非飾邪之篇明已效之驗毀卜訾筮非世信用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誤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而監其腦占

古論本觀

卷五

卜筮五

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監君之腦者柔之也以戰果勝如咎犯占夫占夢與占龜同晉占夢者不見象指猶周占龜者不見兆者為也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實也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遭占者曰凶太公曰龜遭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審若此傳亦復孔子論卦咎犯占夢之類也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卜世論

孫 邵

周成王定鼎於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夫帝王括囊宇宙位重憂崇天生利民非樂兆民之上故君民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堯之於舜之於禹之於子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卜年卜世邪必也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祐之豈非無窮也哉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若右其卜而左其德俾乎厥後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戒而盛帝辛恃瑞而亡在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卜世者乎

古論本觀

卷三十一

卜世

著龜論

于 邵

卜筮生靈之縕耶必遵以信時日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者也自伏羲畫卦周公制禮率先斯道以惠其人故立筮人建卜曰卜職或掌三易以辨九筮或開四兆以作乎八命俾吉不相習假爾有常叶乎乾坤調彼昭昧占兆審卦異位同功不其然歟夫以原始要終鉤深索隱則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著辨吉凶則圓神而方知龜窮禍福乃戴陽而履陰繇得疾熬終驗齊莊之難兆聞鳴鳳便興敬仲之宗然則筮短龜長嘗聞其語義之何者今試論之且其兆體百有二十夫其頌聲千有二百由是其尚也夫龜者著性命之理有好惡之情善出入之端存生死之變冠群甲之長居四靈之間上高法天下平象地受三千歲而遊於蓮葉之上吸以沆瀣之精蓋通其聖也何彼叢薄之下翳薈之中生而無靈長而無識奉大衍之數而為準求元亨之義而為用探順而知其變審久而據其辭豈與夫灼而專達居然獨見同年而語矣史偏以之佐昌此其効也墨以之從長又其効也衛人以龜為有知漆雕以為善對又其効也至如管輅卜隣之火孔愉反顧之鑄蓋小之也則知靈德感應觸類而長矣故朔望則灼孟冬命疊蓋先王之重者萬事之階也信矣夫

古論本觀

卷三十一

著龜論

龜策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

古論本觀

卷之六

龜策論

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繫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慶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豫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

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睚眦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宄亦誅三族夫捷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彥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

古論本觀

卷之六

龜策論

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人家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勸醫論

梁簡文帝

勸醫曰天地之中唯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雖脩短有分天壽懸天然而寒暑及常嗜欲乖節故虐寒瘡首致斃不同伐性爛腸摧年匪一極斯之要實在良方故祗域醫王明於釋典如大師乃以醫王為號以如來能煩惱病祇能治四大乖為故亦有騷人之詠彭城秦國之稱和緩季梁之遇盧氏號子之值越人爰至九市飛仙長生妙道猶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蓄玉匣之秘研紫書之興桃膠何是北斗靡遜其刑金漿非遠明珠還耻其價能使業門之下敲響獨聞雍祝之傍簫聲猶

古論大觀

卷三

勸醫論

在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治而入於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為後法之戒也至如研精玄理考覈儒宗盡日清談終夜講習始學則負墟尚說積功則為師乃著日就月將方稱碩學專經之後猶須劇談網羅愈廣鈎深理見厭厭不寤惟日不足又若為詩則多須見意或古或今或雅或俗皆須寓目評其去取然後麗辭方吐逸韻乃生豈有秉筆不訊而能善詩塞氣不談而能善義楊子雲言讀賦千首則能為賦况醫之為道九部之詠甚精百藥之品難究察色辯色其功甚秘秋辛夏苦幾微難識而比之術者未嘗

曾無討論多以少壯之時涉獵方疏畧知甘草為甜桂心為

辣便是宴馭自足經方泯棄同庖斂之讀莊子異孔丘之好周易然而疾者求我又不能盡意攻治假使不能為地自可即為已益所以然者若無隔貴賤精加消息以前驗後自可解之日知所亡坐成妙術而又告以不能也治疾者眾必以溢浪酬塞惡之者多愛之者鮮是則日處百方月為千治未嘗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浮華之功於何而得及其愛深親屬情切支肌患起膏肓病與府俞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以故然本不素冒卒難改變故也周靡麻鹿藿止救頭痛之病麥麴芎藭反救

古論大觀

卷三

勸醫論

河魚之疾思不出任事局轅下醫者忘志於玄都揚已名於綠帙其可得乎術道困窮無斯實至誠當善思此意更興其美非直傳名于後亦是功德甚深比夫脫一鵠於權衡活萬魚於池水不可同日而論焉

藥石論

張懷瓘

夫馬筋多肉少為上肉多筋少為下書亦如之今之書人或得肉多筋少之法薰循同器十年不分寧知不有藏其知能混其體法雷同賞遇或使之然至如馬之群行驥子不出其外列施銜策方知逸足含識之物皆欲骨肉相稱神貌洽然若筋骨不任其脂肉在馬為駑駘在人為肉疾在書為墨豬推其病狀未即已也非醫緩不能為之惟題署及八分則肥密可也自此之外皆宜蕭散恣其運動然能之至難鑒之不易精察之者必若庖丁解牛目無全形析枝分理其有一點一畫意能縱橫偃亞古論本觀

卷三十六

元藥石論

天成刻角耀鋒無利餘害萬事拙者易能者難童蒙書有引豈謂能也若始踈而終密者則大同始密而終踈者則大其故小人甘以壞君子淡以成耀俗之書甘而易入乍觀肥滿則悅心開目亦猶鄭聲之在聽也稜角者書之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滓穢也嬰斯病弊須訪良醫滌蕩心胸除其煩憤古人妙跡用思沉鬱自非冥搜不可得見夫學鍾王尚不繼虞褚況它者哉

古論本觀

卷三十六

世

一行論

歐陽修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而怪當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與學校喪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之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

古論大觀

卷三

三

脩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滅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媿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

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古論大觀

卷三

三

五行祿命堊書論

呂才

叙宅經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逮乎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至于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至于張王等為商武庚等為羽欲以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為宮以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復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別驗于經典本無斯說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虞唯按堪輿經

論大觀

卷三

五行祿命

云黃帝對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遇姬姜數姓暨于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卬霍魯衛毛帥却雍曹滕畢原鄧卯並是姬姓子孫孔微木華向蕭毫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準例皆然因是則官乃分枝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宮商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國水姓齊鄭及宋皆為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羽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

叙祿命曰謹按史記宋忠賈誼謂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

而知命祿觀命祿而知骨體此則祿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叔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莫猶響影故有夏多罪天命勅紀來景修德妖孽獲學也祿在豈待生當建王憂動損壽不開月值空亡長平抗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衛尉之上蜀郡炎燦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建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九月魯莊公生今檢長歷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建申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宰士

論大觀

卷三

五行祿命

依祿命書法合命與及他旬統六害背驛馬生身尅驛馬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為人厄弱身合短陋今按齊詩識莊公云倚嗟昌兮頤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唯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為此名改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爵假當祿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生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為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驗史記始皇乃是

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違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
祿命不驗二也又檢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
旦時生亦當祿空亡下祿命書法無官爵唯向驛馬尚隔四辰
依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檢漢書武帝即位年始十六
末年已後戶口減半祿馬不驗三也又按後魏書云高祖考文
皇帝皇大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曆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
孝文皇帝背祿背命並驛馬三刑身尅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
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
父顯祖之禪禮云嗣子位定在于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

古論本觀

卷三

三五 葬禮

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皇帝受禪異于常禮躬為天子以
事其親而祿命例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
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
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死
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殺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
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并劉濬並為篡
逆失宗祿命不驗五也

叙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禭喪期無數後
代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通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

日一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為感慕
之時窀穸禮終永作鬼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于將來泉
石交侵不可逆知于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于
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近代以來加之陰陽重法或選年
月便近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平者利其貴賄莫
不擅加防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
忌耳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為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
于晝夜之道感于男女之化三光運于上四時通于下斯乃陰
陽之大經不可失之于斯頃也至于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為族

古論本觀

卷四

三五 葬禮

妄傳曰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
夫經時而葬士乃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端欲使同
盟同軌赴吊有期量事制宜遂為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
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識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
擇年月其義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而不克葬至于戊午
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
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已亥之日用葬塚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
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其義二也禮記又云國上
亦大事用日出殷尚白大事用黑中夏用黑大事用黑時雖玄

注云大事者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
春秋又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于時司墓大夫室當
葬路若壞其室即日出而塋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塋子產不欲
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
會葬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為諸侯之選國之大事
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
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舍于路左待明而行所以
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夜半此則交與禮
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其義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六

三十七 五行雜記

所致年壽延促亦由墳隴所招今按孝經云立身揚名于後世
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
日則澤及于無窮苟德不建而人無據此則非論安葬吉凶而
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于魯不問葬得吉日若教絕祀于荆不
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余之喪葬吉
凶皆依丑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既有常所何
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
利茂而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
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

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若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
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安葬一定
更不回改冢墓既成曾不草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
爵私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
者誑其吉凶愚人因而微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
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掩蓐而受
吊問或云同屬忌于臨曠乃吉服而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
然也葬書敗俗一至于斯其義七也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六

三十八 五行雜記

張旭草書論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秦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裁者也往時張旭喜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窮窘

恨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發之現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六

張旭草書論

草書論

索靖

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含韻既生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獻哲變通意巧滋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並隸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鷗舒翼未發若舉復安如蛇虬蟠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欹奮彙而桓及其逸遊眇嚮乍正乍邪騁騁暴怒逼其轡海水宸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載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竊矯廉宮隨體散布紛擾以倚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蛟獸嬉其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六

草書論

間騰後飛颺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倣黨而不群或若自檢于常度于是多才之英萬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聘辭放手兩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榮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于純素垂百世之殊觀

博奕論

常曜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寧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賢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濶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于耕牧而黃霸受道于園囿終有顯榮之福以成不朽之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六

四博奕常一

名故山甫勤於夙夜具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基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蕪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于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

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畧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下行兼包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基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衣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六

四博奕常二

兼棋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之力用之于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于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刺客論

蘓轍

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為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冠殺衛侯之兄繫蔡公孫翻以大夫弑其君申春秋皆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類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讐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考之魯莊公十年沫始以謀于莊公公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嘗敗十三年而會齊侯于柯安得所謂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六

刺客論

三十六卷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十七卷

諸子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再選

海虞趙祖美叔度再編次

諸子論

劉勰

漢成晉思子政警校於是七畧芬菲流鱗萃止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然繁言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矱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三年間喪馬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螭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踳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洞虛誕按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諸子論

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弊十日姮娥奔月殷湯如茲堯諸子乎至如商韓之六虱五蠹棄孝廢仁轅鑿之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鴟鳥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然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禦寇之書氣倬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校尉繚術通而文鈍鵠冠綿綿亟發深言鬼谷渺渺每環其義情辯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

慎到研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而體周淮南泛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之大畧也若夫陸賈典謂賈誼新書楊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潛夫崔寔政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爲子適理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二

六家論

司馬談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刑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早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大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三

世情而寡要勞而少功者未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
別雖百家不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丈
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櫨椽不斲飯土簋飲土銅櫛梁之食藜藿
之羹夏目爲衣冬自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
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事復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
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疆本節用則人給家足
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皆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
貴賤壹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
可張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轉盤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
可謂嚴矣
卷三十七
四
百家論
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軹決于名時
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其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
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
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
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
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
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之謂端實不中其
聲者謂之窳窳言不聽好過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
欲用其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

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
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
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
由哉

莊周論上

王安石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于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

古論未觀

卷三十七

六 莊周論上七

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而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夫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指

莊周論中

王安石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鉏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工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為邪說此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不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子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為貴悲夫

古論未觀

卷三十七

七 莊周論中

莊周論下

王安石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為周者之所以詆也周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又自以為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謂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為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既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莊周論下

莊周夢蝶論

李元卓

萬物同根是非一氣異物而為周異物而為蝶認周以為非蝶是未能忘我也執蝶以為非周是未能忘物也物我對待萬態紛紜謂彼不齊皆妄情爾不知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雖周亦幻况容有分也栩栩然而夢為蝶即蝶為周蘧蘧然而覺為周即周無蝶此見之所獨而物之所齊也夫覽一身而私膠萬物而執以形開之覺而為事之實以視交之寐而為夢之虛不知一夕之覺夢一形之開闔是也一形之開闔一性之往來是也一化為物或然而惡一復為人忻然而樂物固異足惡人固異足樂此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爾一犯其形竊竊然而私之妄也必有大覺而後知大夢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夢不知覺故不以夢為妄覺不知夢故不以覺為真周不知蝶故不以蝶為非蝶不知周故不以周為是靈源湛寂觸處皆知變化代興隨遇無擇而吾心未始有知焉故是篇立喪我之于素以開齊物之端寓夢蝶之莊周以卒齊物之意意舉世皆寐天下一夢也襟袖之木以夢告人元君之龜以夢求免尹氏之役夫以夢而樂鄭人之得鹿以夢而訟華胥以夢游帝所以夢至隨其所遇而安之者知其幻而非真也何獨于此不然彼致道者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莊周夢蝶論

疏以通其凝靜以集其虛誠以生其神寂以及其照將視世間得失是非貴賤成敗生死真偽幻爾冥獨于周與蝶而疑之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吾嘗因是說而知周非特為寓言

論大觀

卷三十七

八 莊子遊濠梁

莊子遊濠梁論

李元卓

物之所同者同乎一一之所同者同乎道道之所致無所從來生者自生而生本無生形者自形而形本無形凡森布於貌象聲色之間者無不具此道我於物異擇焉一性之分充足無餘一天之遊逍遙無物與我咸有焉惟契物我之知者於此蓋有不期知而知其妙冥契其理默會神者先受之有不能逃遊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梁之上也夫出而揚游而泳無濡沫之涸無網罟之患從容乎一水之中者將以是為魚之樂乎以是為樂齊諧且知之矣又奚待周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周之所知在樂而不在魚惟魚忘於水故其樂全惟周忘於魚故其知一至樂無樂魚不知樂其樂真知無知周不期知而知然莊周以是契之於無物之表蓋將無言惠子嘗交於莫逆之際蓋將無問莊子於此非不能默惠子於此非不能悟以謂非問則周之言無所託非言則道之妙無所見直將祛天下後世離我與物為兩者之蔽爾將物自有其物則周固非魚矣是安知我而知魚之為樂也耶將我自有其我則魚固非周矣是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耶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周所以請循其本也其本未常不知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九 莊子遊濠梁

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在我者蓋如也視死如生視富如貧視周如魚視人如豕視我如人在物者蓋如也如則物物皆至游無非妙處奚獨濠梁之上也哉如則物物皆真樂無非天和奚獨鯁魚之樂也哉吾知夫周與魚未始有分也然作秋水之作始之以河伯北海若相矜於小大之域次之以蟲蛇風相憐於有無之地又安知物之所以一則樂之所以全故周託鯁魚之樂以卒其意而至樂之說因此而作也古之明乎至樂無有者常見於其言矣曰奚樂奚惡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十

莊子遊濠亭二

庖丁解牛論

李元卓

即無物之自虛者履萬化而常通執有物之為實者應一塗而亦泥然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而謂之解牛者離心冥物而未嘗牛乘虛順理而未嘗游刃解牛于無解乎且以刀則十九年歷陰陽之數不為不久以解則數千牛應世變之故不為不多疑若散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者蓋執跡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妙湛之體在動而非搖虛明之用入塵而非垢意者一身已幻孰為能奏之刀萬物皆妄孰為可解之牛有刀則能以存有牛則所以立物我既融能所斯泯浮游乎萬物之祖其虛莫之礙也故能未嘗批而大卻自離未嘗導而大窾自釋未嘗爭而同然者自固未嘗有而技經肯綮之自宜况大猷乎以是秦刀驕然而無應物之勞動刀甚微而無競物之心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提刀而立而無逐物之迹其用之終又將善刀而藏之復歸于無用矣此刀之所以未嘗傷也雖然至道無在而在妙用非應而應在手應觸而觸不知手在肩應倚而倚不知肩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在膝應跂而跂不知膝在天機自張而各不自知大用無擇而成其自爾此其刀所以恢恢乎有餘地矣一將有見牛之心則有解牛之累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十一

而衛生之經亦已傷矣此良庖以其割故成更刀族庖以其折故月更刀也是刀也非古非今時不能攝非長非短數不能圓非新非故化不能移非厚非薄質不能定本然之剛不煖而堅湛然之用不淬而明此庖丁用之如土委地而族庖每見其難為也以道冥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而視族庖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而視庖丁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遺虛而已矣切原莊周之意託庖丁以寓養生之主次養生于齊物逍遙之後夫何故物物皆適圓于形體之累者不能逍遙物物皆一列于大小之見者不能齊物以是

古論本觀

卷三十七

十一

莊子解

藏舟於壑論

李元卓

自物之無而觀之真常湛寂亘古而不去自物之有而觀之大化密移交臂而已失達此者即其流動之境了乎不遷之宗夫然游塵可以合太虛秋毫可以約天地寄萬化於不化之有宜使負之而走將安之乎昧此者覽其有涯之生託乎必遷之地夫然而停燈者前焰非後焰比形者今吾非故吾雖使執之而留皆自冥冥中去矣此莊周所以有藏舟山於壑澤之喻夫壑與澤虛明之用所以況造物之無心舟與山動止之物所以況有形之有體道一而已一固無方壑之與澤為有方矣一固無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藏舟於壑李

是心亡則物亡方且藏之壑澤心之所見自以為固矣不知此
纖毫未嘗立俄而失之夜半心之所見自以為去矣不知此纖
毫未嘗動惟知夫大定持之者故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而皆
存夫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之處乃萬物之所繫一化之所待
古之人藏天下於天下者以此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而人
者又萬物之一耳誠其得一之全故知萬化之未始有極者動
無非我則天老終始皆所欲之而無所惡也與夫一犯人形而
喜之者其樂可勝計耶古之人嘗言之矣萬物皆備於我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是樂也昧者終日用之而不知且宅爾陳人爾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十四藏舟於壑李

與物周流於造化之逆旅爾安得莊周藏天下於天下而論之

象罔得玄珠論

李元卓

赤水之北源會陽而不派崑崙之丘體安靜而不撓以况性之
自本者南望則交物而起見還歸則涉動而旋復以况性之反
本者性天一開塵境並起既湛人偽遂逐大道玄珠其遺乎然
性不可目人而知使之者又其誰耶性不可有心而知索之者
又其誰耶使之而非集虛也索之而非默契也是三子者智窮
乎所欲知目竭乎所欲見口費乎所欲言而道終弗得夫何故
游塵聚塊妙道皆存瓦礫糠粃至真咸在近不問於眉睫遠不
離於象先派出乎方寸之境縱橫乎日用之際追之則冥山在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十五象罔得玄珠李

前而愈遠問之則大塊非遙而盡迷以其索之不得故也且性
本無知而知非知也性本無見而見非見也性本無言而言非
言也即知是性以知索知反為知迷即見是性以見索見反為
見礙即言是性以言索言反為言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也謂
之罔似無而非無也去智而迷者靈去見而礙者徹去言而縛
者解此象罔所以獨得之也方其探入道之本則聖如黃帝有
望乃遺愚如象罔無心乃得及其真大道之原則一性無性在
得非聖一真無真在失非凡向也遺之黃帝亦無一毫之虧今
也得之象罔亦無一毫之得亘古亘今而獨露真常大感大靈

而咸為覺性庸詎知三子之弗得為非而象罔之得為是也故
雖黃帝特異之

古論太觀

卷三十七

十未象罔得玄李



醉有墜車論

李元卓

執物以為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為實所知者誠墜矣知見
立而乘墜分庸詎無傷耶彼醉者之全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
乘不知有車墜不知有地身不知有觸觸不知有傷疑然無所
分焉且暫寄其全於酒者猶是以外死生而忘驚懼况性天之
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開知見之營營
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非直骨節之傷驚懼
之入也一開其受萬態俱入猶醒者之觀車覆且得無傷乎雖
然揆形之始則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則萬物與我為一奚

古論太觀

卷三十七

十七醉有

物而謂車異物而謂人異物而謂墜異物而謂傷且心與物對
則開天而人心與物冥則離人而天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
造莫融而所體者天均也行而無跡是謂天遊動而無畛是謂
天機舉不足以憂之者天樂也舉不足以美之者天和也以是
相天無所助也以是事天無所役也夫是之謂全於天彼其視
得失哀樂死生窮通猶醉者之墜車矣嘗原周之意以是說於
達生之篇者以謂有生者必盡有盡者必生知夫生本無生故
曰內觀無心外觀無身泛觀無物乃能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
而不耗合其德而不離通乎物之所造而不為異往而非天哉

形全於天而形形者未嘗有耳全於天而聲聲者未嘗發目全於天而色色者未嘗顯口全於天而味味者未嘗呈夫是之謂全於天是篇既託之以醉者之墜車矣又次之以復讎者不折鎗又次之以忤心者不怨飄瓦此其何故也物自無物何心於有我自無我何心於物物我未始有分也故墜者不傷讎者不折飄者不怨一天之自虛矣然則以其對人故謂之天一性無性況有天乎以其對開故謂之藏一天無天况有藏乎悟此然後契達生之妙趣也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廿八

莊論

阮籍

伊單開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迢爽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空之丘臨乎曲棘之道頌乎決莽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爲平晝閒居隱几而彈琴于是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乃閱鑒整飭嚙齒先引推年驛踵相隨俱進奕然步臆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羞肩而坐恭袖而擒猶豫相林或作莫宵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浚長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五儒之迹被沙衣冠飛翮垂曲裾揚雙鸞有目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于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頃聞至教以散其疑先生曰何哉予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袖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激惑以失真而自以爲誠是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客與慨然而嘆俛而微笑仰而流盼嗟嗟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于閭昧之上者

古論太觀

卷三十七

十九

崑崙之下沒而不及端冕者常服之飾驛駟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騰增城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鍾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巍之高柱衍慢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地生于自然萬物生于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水刑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七

二

平謂之二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体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变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体也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為壽彭祖為夭秋毫為大太山為小故以死生為一貫是非為

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伍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佳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名分之施處官不異施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為讎敵斷割肢體不以為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聽聲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痛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七

二

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寃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坎則潛身者易以為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己為小雲將不失於其洪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絃則滿日朝則襲咸池不留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將入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寶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其

身值飭以顯潔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其真故自然之理
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
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染下之誠
也尅己以為人郭外之仁也竊其雉經者亡家之子也剗腹割
肌者亂國之臣也曜菁華被沈瀝者昏世之士也廢霜露蒙塵
垢者貪冒之民也潔己以尤世脩身以明滂者誹謗之屬也繁
稱是非背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誠非媚悅以容求乎故被珠
玉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采薇交餓而死顏夷之窮也
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則醇厚之情鏹

古論大觀

卷之七

七

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為一體得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
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滂之為罰而貞白之
為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淳固不二其紀清淨寂
寞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
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並起言啗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
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睽目張膽分別以
美咸以為百年之生難得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修衣
裳美珠玉飾帷牆出媼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縱橫
家以慧子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繫其於

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復或作萬數竅物一作相和
忽焉自已夫雁之不存無其質而濁其文苑生無變而龜之見
室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其文苑生無變而未始有云
夫別言者壞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
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裝束馮軾者行以離支一作慮在成
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
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無為之本寓言以廣之
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為之心而逍遙于一世豈將以希咸陽
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衣者莫為而已無所逆之故

古論大觀

卷之七

七

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闢而詹子不
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費而開之使
自舒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太始之論玄古之微
言乎直能不害于物而示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
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容今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
是心能守其本而口費不相煩也于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
視臆脉亂次而退蹶跌失跡隨而望之耳或作後頗亦以是知
其無寔喪氣而慙愧于哀僻也

廢莊論

王之垣

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
宴云驚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
構之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蕪忘應
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
德備故膺教胡為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
於義農狗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
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
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况下斯者乎先王知人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王

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禡帶之所緣故陶
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為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
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
蓋善闇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
而失其為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
究沉揚之以為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惟顯以求隱
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
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
游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為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

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信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
圍莊生作而風俗頽禮與浮雲俱征偽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已
為恥士以無措為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
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為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
天下人昔漢陰丈人脩渾沌之術孔子以為識其一不識其二
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
天之道也為而不爭聖之德也群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
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疊
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王

廣廢莊論

李谿

王坦之作廢莊論一篇非莊周之書欲廢之其旨意固佳矣而文理未甚工也且祇言其壞名教頹風俗而未能屈其辭折其辨是真詬之而已莊周復生肯伏之乎其終篇又同其均彼我之說斯皆遽也然則莊生之書古今皆知其詭于聖人而未有能破之者何哉則聖人果非而莊生果是矣既莊生云非聖人云是何為不能勝非哉余甚憎之或有曲為之說使而合于六經者或有稱名實學與玄奧不同欲兩存者皆妄也故荀卿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則異術必宜廢矣余既悟荀卿言嘉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三六廢莊

王生之用心而憐其未盡故為之廣公世多以莊子為玄奧吾獨以為粗見理而未盡其理也蓋莊子之理其大指舉類而證其得失可見矣且觀其理之妙而不知虛無之妙也研幾于天命而未及天命之源也樂言因任而未知因任之本也窮極性情而未盡性情之變也所以謂之夫虛無用之心也必馮于有者也有之得行也必存于虛也是以有無相資而後功立獨貴無賤有固已疎矣且所謂無者特未明也惠子以其言之無用而應之曰知無用始可與言用矣今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側足而墊之至黃泉人尚有用乎此言假四旁

之無用也以自喻其虛辭則歛矣然無用之說有三不可混而同一有虛無之無用者有有餘之無用者有不可用之無用者虛無之無用者則老子堯堯鑿戶之說其用在所無也有餘之無用者則側足之喻其用必假于餘也不可用之無用者苗之莠粟之秕也今莊之壞法亂倫是稅莠之無用矣而自同于有餘之無用不亦謬乎此所謂體虛無而未知虛無之妙也稱屠牛而養刀牧羊而鞭其後指窮于為薪皆在生得納養之和壽矣故識滅裂齒養者責任席之上設食之間而不和滅者然而衛靈公石柳之銘修短必有天數矣豈在鞭與不鞭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三六廢莊

養哉其理自乖舛此所謂研幾于天命乃未及天命之源也夫因任者因群才可任而任之耳而莊生欲任天下而不理日聞在宥天下不聞理天下也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樹木固有立矣禽獸固有群矣以為上古至德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而人性得矣自懸仁義禮樂而人好和爭歸于利也斯甚不然夫天地日月樹木禽獸不假理者也人則假理者也人生必有欲有欲之心發于自然欲不能無求求不能無爭爭不能無亂故聖人立仁以和之陳義以禁之而反以為害之者則今戎狄之相劫殺魚鼈之相啗食

執行仁義禮樂于戎狄魚鼈之間哉含氣之類莫靈于人物有知也有欲也而人反無之何如且果無知也果無欲也則凡是非好惡分別賢不肖宜皆起于人也而稱厲之人夜半生于遽然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恐其似已者言人皆欲好善而惡惡故可放之而自理也夫厲之有是心也豈非聖人之分別驅動使之然乎安可放之耶如曰天機非由于聖人則固自有知有欲矣仁義禮樂何罪哉此所謂與言因任而未知因任之本也自生人以來莫不有爭上好勝之心未為之法則爭歸于義先王知其然也故高為之法訓而峻為之行而人竟學之亦是爭勝已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中九廣慶堂

而爭勝之循道也猶火之燎上也因為之竈以煬之水之趨下也因鑿之溝以注之是亦燎注之得宜也燎與注者得宜則無焚溺之憂矣爭與上者循理則無暴亂之禍矣由知其本而順理之也然則無竈焉火固自燎矣無溝焉水固自流矣將壞竈以絕燎毀溝以息注勢必不可也徒使燎與流有矣宜耳無賢聖焉人固有所希慕矣不尚賢聖法削曾史之行以絕人之好慕果不可絕徒使所慕所好在于非理耳由不知其本而逆施之莊生徒知好高慕上之離其本而不知好慕之心發于天機欲絕聖賢使天下各止其知安其分而無所慕何異于毀溝

壞竈以止水火者乎其術一何迂此所謂窮極性情而未盡性情之變也用是以觀彼于虛無為天命焉因任焉性情焉詭譎然道之而無一洞明者不知玄奧者固如是乎故曰粗見理而未盡者也雖根源老氏而詭聖敗法尤深王生欲廢之宜哉或曰莊子皆寄言爾以名實案之不亦踈乎夫寄言者若大鵬尺鷃肩吾連叔雲將鴻蒙漁父盜跖求其理者不可責以事也誠惠子以啻鼠曹商以舐痔遠其趨者可謂之忿也如是吾豈不鍊哉若理之所塞趨之所塞則託以寄言而免也至于稱至人得醪氣之守潛行萬物而不空得道者挈天地騎列星外死生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中九廣慶堂

而色若孺子者公為虛誕無足詰焉

任子論

馬端臨

按任子法始于漢而其法尤備于唐漢唐史列傳中凡以門蔭入仕者皆備言之獨魏晉南北史不言門蔭之法而列傳中亦不言以門蔭入仕之人何也蓋而漢入仕之途或從辟召或舉孝廉至隋唐則專以科目取人所以漢唐之以門蔭入仕者皆不由科目與辟召者也自魏晉以來始以九品中正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槩多以世家為主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故自魏晉以來仕者多世家逮南北分裂凡三百年而用人之法多取之世族如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朝代推移鼎遷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三子作

物改猶昂然以門地自負上之人亦緣其門地而用之故當時南人有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茂令長之室之說北人亦有以貴襲貴以賤襲賤之說往往其時仕者或從辟召或舉孝廉雖與西漢無異而所謂從辟召舉孝廉之人則皆貴冑也其起自單族匹士而顯貴者蓋所罕見當時既皆尊世冑而賤孤寒故不至如後世之誇特起而鄙門蔭而史傳中所以不言以蔭叙入官者蓋所以見當時雖以他途登仕版居清要者亦皆世家也

楊墨論

三石

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墨而無可無不可者是也墨子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楊子之道利天下拔一毛而不為也夫禹之於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聞呱呱之泣而不一省其子此亦可謂為人矣顏回之於身簞食瓢飲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謂為己矣楊墨之道獨以為人為己得罪於聖人者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楊子之道則不義由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三子作

唯聖人之徒歟二子之失於仁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楊子之所執者為己為己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為人為人學者之本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為己其為己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為人矣則不可以不為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為人而卒所以能為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為己而其志已在於為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為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楊子之道雖不足以為人固知為己矣墨子之志雖在於為人吾知其不能也嗚呼楊子知為己之為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

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疎之別而方以天下為已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為天下害患也豈不過甚哉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間也

古論本觀

卷三十七

三 韓非論

韓非論

蘇軾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

古論本觀

卷三十七

三 韓非論

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

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踞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戮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柰何其不為之所也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三韓非論蘇二



孫武論一

蘇軾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為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為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雖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最故不難于用而難于擇之為難者何也銳于西而忘于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汨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為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于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於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為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閒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三韓非論蘇二

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
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
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卽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
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
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
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
作故曰不役于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
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
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
天下紛々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强者傷弱者廢而天
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古論大觀

卷之十七

三六孫武論

孫武論二

蘇軾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為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
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
天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
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為君而言者有此
而已竊以為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
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
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
敵國愈彊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彊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
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為
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讐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
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
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于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
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潞博畿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
狐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畧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
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
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
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

古論大觀

卷之十七

三六孫武論

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雍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雍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為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以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翫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以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民要在於使之知愛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三九

其上而讐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為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擬公孫龍子論

崔弘慶

公孫龍者古人之辯士也嘗聞其論願觀其書咸亨二十年歲次辛未十二月庚寅僕自嵩山遊于汝陽有宗人王先生名師政字元直春秋將七十博聞多藝安時樂道恬澹浮沉罕有知者僕過憇焉縱言及于指馬因出其書以示僕凡六篇勒成一卷其夜僕宿洞玄觀韓先生之房先生名玄景字通元從容人間虛談自保與僕觀其書且謂僕曰足下後生之明達者公孫之辨何如僕曰小子何足以知之然伏周孔之門久尋聖賢之論多矣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辨六合之外聖人存之不論簡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三九

而易之歆其可行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陳詩書定禮樂身心之道達而已家國之用足而已變而通之未嘗滯之引而伸之未嘗蕩也今天下思之而後及也今天下得之而不過也若此則六經之義具矣五常之教足矣安取辭堅別白之辨乎故曰若公孫之論非不中也非不妙也其辭逸其理恠其術空其義補令人煩非高賢不能知也非明達不能究也抑可以為聖人之理不足以為聖人之教若隨方而言觸類而長何必白馬石猶存其理乎故曰因是論之也即直之論也惑其文則不可以為易矣達其意則不足以為難矣可存而不可守也可辨而

不可行也知者不必言言者不必用也然天下之理不可廢也天下之言不可沮也故理可貫也言可類也若使僕借公孫之理乘公孫之意排合衆義措勞群言則雖天下之異可同也天下之同可異也天下之動可靜也天下之靜可動也堅不堅白不白石非石馬非馬何必聚散形色離合一二者乎先生曰天下有易述之者難則天下無易矣天下有難能之者易則天下無難矣足下當有易之地用無難之辨能為龍之所為乎僕笑而荅曰使虎豹之力移于麋鹿固為虎豹矣使鷹鷂之移于鷹隼固為鷹隼矣故以仲尼之道託于盜跖之性則盜跖固為仲尼矣今公孫龍之理處于弟子之心矣弟子且非公孫龍乎遂和墨襲紙援翰寫心篇卷字數皆不論公孫之作人物義理皆反取公孫之意觸類而長隨方而說質明而作日中而就以事源代迹皆因意而存義也以幸食代白馬尋色而推味也以慮心代指物自外而明內也以達化代通變緣文而轉稱也以香辛代堅白憑遠而取近也以稱足代名實居中而擬正也或因數隙色或反色在數或棄色取味或以氣轉形明天下之言無所不及也發沉源而迴驚開襟路以先驅庶將來君子有以知其用心也

擬公孫 崔

季咸相壺子論

李元卓

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之受妙者未嘗知妙是之謂神彼巫則誣神之言以死生存亡禍福壽夭以告人者其驗雖歲月旬日之可期似妙而非妙特若神矣既已謂之神巫而又曰季咸者以寓物之妙而有感者也且咸則有感而感則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入之心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見故死生存亡福禍壽夭者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為真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猶見之而心醉以其未能剗心也以其道之至於壺子以其未能絕學也故使人得而相汝夫壺者以空虛不毀為體以淵明不測為用子則有出母之道以應世者故能託無相於有相之間季咸則有心而感者故每入則皆曰見壺子則無心而應者故每至則皆曰示彼無心者踐形於無形之表彼安得而相之超數於無數之先彼安得而知之季咸方且累於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直以為死生若是而莫之逃也故始也示之以地文則歎之以其死次也示之以天壤則幸之以其生不知死本無死心滅則死生本無生心生則生形之死生心之起滅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至人未始有心靜而與陰同德動

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地文而文者物之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天壤而壤者物之所自生也示之以太冲遂以為不齊焉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冲則陰陽之中莫勝則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齊焉然三者皆謂之機意其動之微而見之先故得而見之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示出於無所示矣彼以實投我而此以虛彼以有受我而此以無彼之起心役見為有盡此之離人藏天為無盡以有盡相無盡殆以此季威所以望之而乘追之而滅也雖然壺子之告列子且曰是見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望三

吾杜德機又曰殆見吾善者機又曰是見吾衡氣機皆曰吾者猶且立我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而之者其誰耶相之者其誰耶故逃也壺子之心太虛矣太虛之體空明妙湛總持萬有飾之以榮華而不留揮之以兵刃而不傷沃之以水而不濡繁之以火而不焚一以是故爾壺子之心弔之以死受之而不惡慶之以生受之而不悅名之不齊受之而不爭彼卒自失而滅亦不以為騰而得亦以是虛爾莊周方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惟退藏於密故能言玄與民同患一將出其宗敝救然以天下

為吾患役於萬物而非所以役萬物使人得而相汝可乎此古之應帝王者所以蕩蕩乎無能名也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望三



抱朴子叙論

葛洪

洪體乏進趨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聘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群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徘徊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北之域藜藿有人珍之甘蓬草有藻拔之樂

古論本觀

卷三

四 抱朴子

也故權貴之家維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所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脩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宜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畧以示一隅冀悵憤之徒省之可以思半過矣豈謂閭塞必能窮微測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毀謗真止故余所著悉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

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為名

古論本觀

卷三

四 抱朴子

荀卿論

蘇軾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荀卿論

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譌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

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荀卿論



荀卿論

王安石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愛已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曰智者知已仁者愛已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已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已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論之今有人於此不能

古論本觀

卷三十七

與荀卿書

能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已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為不若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贍足鄉黨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已者賢於愛人者是猶以贍足鄉黨為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已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已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

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已愛已故能使人知已愛已者未有不
能知人愛人者也能知人愛人者未有不
能知已愛已者也今荀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為荀卿之妄矣楊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已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已者有之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已者亦非吾所謂知人矣

古論本觀

卷三十七

與荀卿書

荀氏在孟軻之間論

陳傳良

士君子之論人物不可無一定之論也無一定之論而依違于是非之間將以為是恐天下或以為非將以為非恐天下或以為是是非可否雜于胃中而未決于是立兩可之說而介乎是非之中使天下後世聽其言而自擇焉好之者不以吾言為不及惡之者不以吾言為太過庶幾吾之為是論可以免天下之譏議矣論人如此果可謂善論人者乎韓愈之論荀氏何其依違于是非也荀氏本不純一愈愛其文嘉其辨許之以軻則不足稱之以惟則不救是非無所失故立論不能斷然為之去取

荀論大觀

卷三十七

荀氏論

此軻之問其論所由發也原愈之意蓋欲免天下之議而已耳荀氏在軻之問請申其說世之論人物者其患有二品藻之不當也議論之猶豫也故其議論之猶豫寧若使品藻之不當耳蓋君子之論人非好論人也論諸古所以訓諸今也彼之所為是耶吾從而名其為是也彼之所為非耶吾從而名其為非也是非有一定之論則天下之人因吾言知所去知所就則無愧于言矣故孔子論帝堯帝舜則有大哉君哉之別不曰無優劣之異也論顏回子貢則以子貢為弗如不曰在可否之間也斷是非于一言之內定優劣于數字之中曾何議論之猶豫

乎然世之君子著書立言懼後人之議已則每依違其說名其為是不敢遽以為是名其為非不敢遽以為非非與是不能斷則其設辭不得不疑如是而圖後議之苟免何貴于立言哉韓愈唐之文宗也其著書立言每以明道為已任吾于讀荀之說見其議論之不决也夫自孔子既沒大道湮廢然卒以不眠者緊誰之功軻也雄也其力多矣軻之七篇仁義道德粹然一出于正雄之法言論議端謹溫溫乎有論語風讀其書考其文究其所得軻也無愧于雄雄也無愧于軻誠以其源流出于夫子而所得者正也彼荀氏何為者愈乃附名其中以荀氏為主盟

荀論大觀

卷三十七

荀氏論

吾道和然其非一二子而子思孟軻之徒畧不暇顧是不知所謂技尾忌器者以荀氏為知性命和然其論人之性則以為惡是不知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者也以荀氏能通于禮和然其論禮之說則以為偽為是不知因人情之說也惟其所學不純所守不正是以遊說于楚廢死蘭陵其後門人李斯之徒卒倡焚書之禍今愈讀其書既知其有不合于聖人者矣比之以軻不足復比之以雄比之以雄不足復持之于軻雄之間抑何議論之不决耶愈知道者也夫豈不知荀氏之非也然其處心則懼天下後世之議已也吾將以荀為軻之徒讀其書見其有不合

于吾言以為太過也吾將以荀為雄之徒然後世讀其書荀惑其浮辭則以吾言為不及也不若寄是非于不斷之內含優劣于二賢之中而使有識者自取焉此則愈之心也愈非不知荀之非也嗚呼君子之言重于金石以金石之難動也愈以立言自任何是言之發兀兀而無定邪後世如愈者出讀荀書觀愈文則是邪非邪固不處乎心目不幸所見未明者因愈之文求荀之書為軻乎為雄乎吾見其雜乎胷中而莫知所適也然則愈之發言抑何兀兀而靡定邪嘗取愈之文而熟復之以為愈之所以立論大抵然也其平居排斥佛老有如寇讎以佛老之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五言古詩

之道有異于吾儒之道也至于讀墨子則以為孔墨不相用夫墨子之道去佛老無幾耳去佛老無幾則其去吾儒也為遠矣愈既却其人又從而招之何哉亦以其處心未定故見于議論者如此噫立言如愈見道如愈天下之所任重如愈豈可得而輕議之哉吾獨惜其議論之猶豫不能明示天下耳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

宋華于病意論

李元卓

宋者火所次而明陽者性常浮而動里則處而非興華則敷而離根子則又其嬰孩之時也中年則湛人偽之深病忘則還性天之暫復而謂之病者是世俗之病非迷罔之疾也故動而開天所以生智慧靜而藏天所以全淵默德有心則作德於物物之知心有眼則沒心於物物之見知見立則方寸擾矣本然之忘恬不為迷晏情之息反以為病安知夫古人語致者必貴忘乎夫夫相忘於道術真也魚相忘於江湖性也有足則屢非真忘足則屢遺矣有腰則帶非真忘腰則帶適矣隨烟而上下者忘火也操舟者神者忘水也醉者墜而不傷忘車也兀者喪而不見忘足也彼忘者若是其真也華子之病幾其真者歟真則致一矣夫朝取而夕忘一於朝也夕與而朝忘一於夕也在途而忘行一於途也在室而忘坐一於室也今不識昔一於今也後不識今一於後也忘取與是忘物也忘行坐是忘所也卒也先後之不識非獨忘也且獨奈何以此而謂之病也耶既以謂之病則宜有受之者忘則又受之者誰乎不知未嘗問且園室而毒之毒之弗已又從而卜之不知此非吉凶之所能知也卜之不已又從而禱之不知此非鬼神之所能窺也禱之弗已又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五言宋華于病意

從而醫之不知此非陰陽之所能冠也三者無所用其術儒者又彈其後而唱之欲爲治之也魯者文物之地儒者仁義之術大全自此所也然彼自無疑則卦卜奚占彼自無愆則祈請奚禱彼自無疾則藥術奚攻欲愈其忘試化其心使心有知試變其慮使慮有知露之使知寒餓之使知饑幽之使知明心非一而爲物耦矣其寒而知求衣其飢而知求食其幽而知求明見非獨而有對矣鑿之七日混沌之七竅遂開除之一日世間之萬態俱起大怒而黜妻子知其有親于我而責之深也操戈而逐儒生知其有求于我而憾之切也數十年之境頗生須臾之

古論太觀

卷三十七

孟子宋學子病子二

息安得是故存亡也得失也哀樂也好惡也向也各不知今也營營不已蓋無心則忘有心則恐是八者安知足以累心乎子貢問于孔子而怪之以其溺于博學之辨也孔子顧謂顏回而記之以其造于坐忘之虛也然華子病忘非誠忘也方其忘則冥然而忘及其悟也則弗然而怒是將以擾擾者爲妄耶默默者爲真耶特不知忘時擾擾之境自存悟時默默之妙非遠夫俯恐之有嗚呼心本無心因物則心故心亡爲忘智本無智因知而智故智徹爲德徹則不知忘之爲忘而忘亦忘矣古之人齊夫聖忘而遺照

楊雄論

蘇軾

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揚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黑白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

古論太觀

卷三十七

孟子宋學子病子二

同也性也而至於聖者爲穀柔者爲輪大者爲楹小者爲桷桷之不可以爲楹輪之不可以爲穀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爲性者果泊然而無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飢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

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為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為哉雖然楊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為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為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五十六 楊雄論二

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為聖人之私說不以踈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疑文王之不勤簪絲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為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楊雄論

尹起華

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審於出處之際明於去就之義者也武王行大義平賊舉天下莫或非之伯夷叔齊乃獨奮然耻其所為不食周粟而死楊雄在哀平間固嘗出仕於朝與董賢王莽輩比肩並列當莽篡國之後雄以前朝舊人不於此時亟引而退與龔勝薛方郭欽蔣詡諸賢並驅爭先乃復貪戀爵祿隱忍不去雖位非通顯然亦既立其朝而臣事之矣雄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虧况於稱荐功德與夫劇秦美新等作又君子之所病者固宜特筆深貶之也或者顧謂雄家業貧弱不仕莽朝何以自給豈知士君子當安於義命不當以苟活為心誠使遁跡丘園餓餓而後不屑其身所獲多矣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五十六 楊雄論二

楊雄度越諸子論

陳亮

天下不知其幾人也古今不知其幾書也人物有細大高下書有淺深醇疵所未暇論也要之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伏羲氏始畫八卦假象以明理更數聖人設爻立象推義陳辭以發揮易象使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而後天下之開物成務者宗焉言術數者宗焉著書立名者宗焉孔孟蓋發揮之大者也楊雄氏猶懼天下之人不足以通知其變故因天地自然之數覃思幽眇著為太玄以闡物理無窮之妙天道人事之極天下之人知其為數而已而為知

古論太觀

卷五十七

楊雄度越一

其窮理之精一至于此哉法言特其衍耳宜乎世人之莫知也桓譚稱其度越諸子班固取以贊之則亦不可不極論其故自昔聖賢之生于世也豈以一身之故而求以自見于斯世哉適會其時而人道之不可少者待吾而後具則其責不可得而辭進而經世退而著書亦惟所適而已矣六經待孔子而具者也七篇之書待孟子而具者也荀卿子之書出而後儒者之事業始發揮于世彼其時之不可以無此人也亦不可以無此書也豈若諸子之誹誆然誦其所聞而求以自見哉賈生之一書仲舒之三策司馬子長之記歷代劉更生之傳五行其切于世用

而不悖于聖人固已或異于諸子矣蓋晚而後楊雄出焉雄之書非擬聖而作也玄之似易也法言之似論語也是其迹之病也而非其用心之本然也不病其迹而推其用心則玄有功於易者也非易之贅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故易以陰陽而明理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故洪範以五行而明治道陰陽五行之變可窮而不可盡也而學者猶有遺思焉則雄之因數明理也是其時之不可已而事之不得不然者也起于冬至而環一歲以應事物之方來而未已是其時之可見者也始于一而終於八十一以錯綜無窮之算是其數之可知者也從三方之算而九

古論太觀

卷三十二

七

楊雄度越一

之并畫於夜為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以一為三州三分其州而以一為三部三分其部而以一為三家以該括天地之變是其事之可究者也其時之可見者如此其數之可知者如此其事之可窺者又如此而雄為首為表為贊為測深入黃泉高出蒼天太含元氣織入無倫文義繁衍枝葉扶疎雖一時一日一分一算之間莫不有至憤之理無窮之用開啟思慮發揮事業通此心於天地萬物而錯綜闡闢無不自我性命道德之理乃于時日分數而盡得之此豈為太初曆者之所能知哉此其為書必待雄而後具者也天下而未明乎玄也則時日分

數之理無往而能得其用將何以應事物之變而通天地之心
是雄之書雖人通之所不可少而猶有待於後之君子也當時
之不知可也後世之不知亦可也桓譚知之可也班固知之亦
可也天下而可以無此書則雄實病之天下果不可以無此書
則千載之下雄之心猶一日也法言之書所以講論古今撥拾
人物以旁通其義者也玄尚不知雖知法言猶不知也因數以明
理是雄之所以自通于聖人者也安得而不度越諸子哉世無
皇極之君以大其用又無道德之望以發越其旨則桓譚之言
亦姑以致其意而已豈敢自謂有補於雄哉嗚呼天地萬物之
理未嘗不昭然也聖賢苟可以互明其理者無所不用其
極而天下之人猶未盡賴其用則諸子之說說真可謂候蟲之
自鳴自止者也故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
後足以當君子之論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知不足齋叢書

三十七卷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十八卷

二氏數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聞國光賓王甫編次

黃老先六經論

羅慶約

先儒以太史公論道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其所以病也某謂
不然道者何無之稱也無不由也混成而仙兩儀空虛而應萬
物不可致詰况名之曰道、既名矣降而為聖人者為能知來
藏往與天地準故黃老姬孔通稱焉其體曰道其用曰神無適
也無莫也一以貫之胡先而尊孰後而愧六經者易以明人之
權而本之於道禮以節民之情趣於性也樂以和民之心全天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一六經選

真也書以叙九疇之秘煥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
詩以正風雅而存規戒是道與六經一也矧仲尼祖述堯舜而
況於帝鴻氏乎華胥之治太上之德史傳詳矣老聃世謂方外
之教然而與六經皆足以治國治身清淨則得之矣漢文之時
未遑學校實后以之而治曹參得之而相幾至措刑且仲尼嘗
問禮焉俗儒或否其說今日春秋昭公七年郊子來朝仲尼從
而學焉俾後之人敦好問之旨矧老子有道之士周之史氏乎
余謂六經之教化而不已則臻于大同大道之行則蟠賓息歎
黃老之興六經孰為先而孰為後乎又何必縹緲玉帛然後為

禮筭虞鏞鼓然後為樂乎余謂太史公之志斯見之矣惡可以
道之跡儒之未相戾而疾其說病之者可以觀微未可以觀妙

黃老先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二

本論上

歐陽修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畧矣後世之治
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
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
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
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
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
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
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

古論本觀

卷三十八

本

本論上歐陽

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
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
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
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認然常恐亂敗及
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
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
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
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
強矣而不知所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

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問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疆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權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廟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挺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

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蓄收歛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貲之征賦頭會箕歛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弊廬補其輿則隅壞整其棟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圓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

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為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貲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於今幾四十年矣外振兵

古論本觀

卷三十八

六

本論上歐陽修

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與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為乎

本論中

歐陽脩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以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

古論本觀

卷三十八

七

本論中

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商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行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

之禮因其必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
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
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
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
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
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
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
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
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八本論教三

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
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
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
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
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
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井游惰之
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
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不暇而為他其良者民然不見禮義
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

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
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
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
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
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
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
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
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
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

古論本觀

卷三十八

九本論教三

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
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耿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
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
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
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
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歐陽脩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柰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鯨之治水

古論太觀

卷三十八

本論下

也障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勸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鄒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

廢簡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柰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為備者

古論太觀

卷三十八

本論下

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則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

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
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
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
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
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古論大觀

卷五十八

十一本論

佛論

朱熹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
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
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
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復有終又
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其心之本然矣
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
立教者亦不容其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
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

古論大觀

卷五十八

十一佛論

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
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為學之本心
正為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
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
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
而逃焉其最亦已隘而其勢亦以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
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寔有見焉但以
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
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

曹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寔不識心雖自以
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
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寔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
欲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
之論則似始有為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
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
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
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
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
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
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罟也
則天下之傭奴僇婢黥盜賊示罰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
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蠢焉鞠躬屏氣為
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
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不能究其寔見之差而詆以為幻見
空說不能正之以天 全体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
為主則既不得其 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為吾
徒又未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十四 佛輪米二

以為重吾恐其不惟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徃遺之禽
而反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十五 佛輪米三

佛論

李 節

業儒之人喜排佛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佛釋氏之興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絕剗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於漢流於晉彌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脂而色凝氣烈而神清未嘗謁醫未嘗疇鬼怙然保順固有礼瘡之患故善也耶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病背隆而足蹙耳聵而目瞑於是攻剋之術用焉禳禳之事紛焉是二决豈時相反耶蓋病與不病異勢也嗟乎三代之前世康矣三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李節論

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滿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漸衰績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力擊壞之歌由唐之詩人人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扇澆而散朴善以柔退惡以強用廢井田則豪寡相承其貪封畧則攻戰亟用矣務實帑則聚斂之臣升矣務勝下則倍克之利賈矣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敵為怨俗於是有汨羅之客有負石之夫人愁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為禪定以柔謙退讓為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為脩行以窮達

弄天為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

其論云云煩惱乃相佛性則其本哀代之風激之也夫哀代之風舉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心乎論者不背哀代之俗而尤釋氏之盛則是抱疾之夫而責其醫禱攻療者也徒知釋氏因哀代而生不知哀代洎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將奮而思聞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而羣起矣今釋氏一歸之分而不責於人故賢知雋朗之士皆息心焉其不能達此者愚人也惟上所後焉故雖哀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剪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教之大益而疾其雕鏤彩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李節論

繪之小骨皆故曰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

老子論上

蘇轍

善與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為之言則天下之辨者服矣與其里人言而曰吾父以為不然則誰肯信以為爾父之是故不若與之論曲直雖楚人可以与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所為多言以排我異端而終以不明者惟不務辨其是非利害而以其父屈人也夫聖人之所為尊於天下為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所以為信於天下以其子弟而知之也故非其子弟則天下有不知周公之為周公而仲尼之為仲尼者矣是故老聃莊周其為說不可以周孔辨也何者彼其以為周孔

古論太難

卷五十八

老子論上蘇轍

之不足信也夫聖人之于事譬如規矩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于方圓而以規矩辨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極圓以陰合于規矩使彼以為規而不圓矩而不方則亦無害于吾說若此則其勢易以析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士其論老聃莊周與佛之道皆未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恃以治者佛之說曰棄父絕子不為夫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以遂萬物之性夫彼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其說彼且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蓋天下之不從

莫急於未信而彊劫之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捕之以樂守之以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諭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為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捨而他之惟其無窮是以知其為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以語此也

古論太難

卷五十八

老子論上蘇轍

老子論下

蘇轍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爲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天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懽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爲我者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外此其意以爲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

古論太觀

卷三十八

老子論下蘇

爲我則天下譏其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爲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人惟其是所是非所是非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爲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爲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

古論太觀

卷三十八

老子論下蘇

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爲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爲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爲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爲不深矣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不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是非者惟能知夫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爲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爲易也故曰嘗無欲以觀其妙而又常曰有欲以觀其微既曰無之以爲用又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適以

為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古論本義

卷三十八

辛酉

老子論

王安石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為也至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為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為已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惟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為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為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于人之言也人之為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于車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為用矣如其知無為用而不治轂輻則為車之術固已踈矣今知無之為車用無之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為用也故無之所以為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為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

古論本義

卷三十八

二五

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為用也則亦近于愚矣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二九

老子論

王充

世或以老子之道為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為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為真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天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度世者復虛也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之道偶其性命亦自壽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謂老子以術度世矣世或以辟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廿七 老子論注一

穀不食為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恒人殊食故與恒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為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嚙食孔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為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為違所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尚未可謂壽況形體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飽精神明盛如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為氣猶草木生以土為氣矣

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後死開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

古論大觀

卷三下

十八 老子論王二

老聃非大聖論

孫盛

頃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之靈術詳觀風流
寔覽行止高下之辯殆可髣髴夫大聖乘時故迹浪於所因大
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垂次
微道亞故行藏之執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
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結於虎兕之吻顏孔俱
充逍遙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契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
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
大賢庶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預範吉凶預範吉凶是以運形
斯同御治因應對機群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
至樂易有待而享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為優劣
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
自不游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頌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
栖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繼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
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讀所常習愒所希聞世俗之
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視矯誑之論不復悟
過直之失耳按老子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駢拇鉅指
之附其說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

何嘗關虛靜之訓譙冲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
比我於老彭焉斯旨也則老彭之道已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
指說二事而已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
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
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是證
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然而
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
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為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
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刻如
左大雅縉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為欲著訓戎
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惟非玄化之所孤遊非
嘉遁之舉諸夏陵遲教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講獲
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福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
者矣苟得其通則進又有餘觸地元吉何遠夫心於戎貊如不
能然者得無庶于朝隱而神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
二論時談者或以為不達虛勝之道者或以為矯時流適者余
以為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為得也道之為物惟恍與惚因
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澹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老子

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
殊自唐虞不希結絕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
陽欲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言
故以為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老子

神仙論

梁肅

予嘗覽葛洪所記以為神仙之通昭昭焉足徵矣然論之曰夫人之生與萬物同彼由妄而生由生而死初治未始有極聖人知其本虛也其體無也示以大適俾性情其無妄而反諸本焉本則不生不生則不死然後能周游太虛出入萬變朝為義農暮為堯舜或存而亡或亡而存天地莫能覆而載也陰陽莫能固而蒸也寂然不見其朕噫乎不識其門是之謂至神至神也者視天地四海若毛末而已萬古之前億載之後若一息而已列禦寇謂不生者能生不化者能化蓋謂彼也不性其情

古論述

卷五十六

三神仙

者則不然其用有際其動有待存亡相制倚伏相繫其道有數窮則壞故列禦寇謂生者不能不死死者不能不化蓋謂此也彼仙人之徒方竊竊然化金以為丹鍊氣以存身觀千百年居于六合之內是類龜鶴大椿愈長且久不足尚也噫後之人遂為所惑不思老氏捐之之義顏子不遠之復乃馳其智用以符籙藥術為務而妄于靈臺之中有所念慮其末也謂蓬髮不變疾病不作以之為功而交戰于天壽之域號為道流不亦大哀乎按神仙傳凡一百九十人予所尚者唯柱史廣成二人而已餘皆生死之徒也因而論之以自警云

神仙可學論

吳筠

洪範開用五福其一曰壽且延命至于期頤皇天猶以為景福之最况神仙度世永無窮乎然則長生大法無等倫以儼擬當代人物忽而不向肯何哉嘗試論之中智已下逮乎民昨與飛走蟬翅同其自生自死昧識所求不及聞道則相與大笑之中智已上為名教所檢區區于三綱五常不暇聞通而若存若亡能挺然殊身不使恒情之所汨沒專以修練為切務者千萬或一人而已又行之者密得之者隱故舉俗罕聞其行悲夫齊魯同治子曰自古有死復云有仙何如消子曰而有所耳夫言而

古論述

卷三十八

神仙可學

有則理宜無不存理無不存則神仙可學也稽公言神仙以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之所能致也未必盡其端矣有不修學而自致者特稟受異氣也有必待學而後成者功業充也有學而不得者初勤而中惰誠不終也此三者各有其方不可以一貫推之人生之地中殊于衆類明矣感則應激則通所以耿恭援刀平一廣發矢伏石飲羽精誠在于斯須土石應猶影響焉著真君不為潛運乎潛運則不死之階立矣孰為真君則太上也為神明宗極獨化于窈冥之先高居紫微陰臨兆庶詩稱上帝臨汝書曰天監孔明福善禍淫不差毫末

而迷誤之子焉測其元日用不知背本向末故迷于仙道者有
七焉近于仙道亦七焉當世之士不能窺秘門洞幽勝雷同以
泯滅為真寶生成為假幻但所取者性所適者形甘之死地乃
謂常理殊不知乾坤為易之緼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形氣為性
之府形氣毀則性無所存性無所存則于我何有此迷于仙道
一也其次謂仙必有限竟歸淪墮之弊彼自昏于智察則信其
誣罔詎知現世之有起自寥然之無積虛中生神神用而孕氣
氣凝而漸著累著而成形形立而神居乃謂人耳故任其派道
則既返其宗源則仙所以招真以鍊形形清則合于氣合道

養中和率性通真為意乎此迷于仙道四也其次強盛之時為
情愛所後班白之後有希生之志雖脩學始萌而傷殘未補靡
獨積習之性空務皮膚之好竊慕道之名乎契真之實不除死
籍未載玄籙歲月荏苒大期卷至及將殂謝而怨咎神明迷于
仙道五也其次聞大丹可以羽化服食可以延年遂汲汲于爐
火孜孜于草木財屢空于八石藥難効于三關不知金液待談
于靈人英芝必滋于道氣真寃其本務之于末竟無所就謂古
人欺我迷于仙道六也其次身栖道流心溺塵境動違科禁停
無修持外邀清譽之名內蓄姦回之計而至人可周神不可欺
迷于仙道七也其次性好玄虛情忘嗜慾不求榮顯每樂清閑
體氣至仁含弘至靜栖真物表超迹嵩巒想道結襟無為為事
近于仙道一也其次意高嚴古刻志上行知榮華為浮寄忽之
而不顧知聲色能伐性捐之而不取剪陰賊樹陰德懲忿損慾
齊毀譽處林嶺修清真近于仙道二也其次身居祿位之榮心
慕道德之府以忠貞而奉上以仁義而臨下弘施博愛內陰清
徹外混黷塵惡殺好生近于仙道三也其次滿洒華門樂貧其
賤抱經濟之器泛然若虛洞古今之學曠然若無爵之不從極
之不受確乎以方外為上恬乎以攝生為務此近于仙道四也

其次稟類明之姿懷秀拔之節奮三代之旅當銳巧之師所攻無敵一戰而勝然後靜以養身和以保精神以致真近于仙道五也其次進德已往洗心自新雖失之于仕齒冀收之于晚節以功補過過落而功全以正易邪邪亡而正在誠軻不能移其操諍譚不能淪其慮唯精唯微績成著其近于仙道六也其次至孝至貞至義至廉按真誥之言不待修學而自得比于剖心而不死惠風瀾水以獲生伯夷叔齊曾參孝已人見其沒道使之存如此之流咸入仙客謂之隱景潛化死而不亡此例自然近于仙道七也取此七近放彼七遠謂之拔陷區出溺途碎福

車登福臺始可與涉神仙流矣于異誠元命之所在知正氣之所由虛凝澹漠怡其性吐納屈伸和其體高靈保定之良藥匡輔之表裏兼濟形神俱超雖未得昇騰吾必知揮翼丹霄之上矣夫道無形無為有情有性故曰人能思道道亦思人通不蜀人人無負道淵哉言乎世情謂道體玄虛則貴無而賤有人資器質則取有而遺無庸詎知有自無而生無自有而明玄元混同然後為玄故空寂玄寥大道無象之象也兩儀三辰大道有象之象也若但以虛極為妙不應吐氣氣流陰陽生天地運日月也故有以無為用無以有為資是以覆載長存仙聖不滅故

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所以見宇宙之廣萬物之數為吾存也若煙散灰滅何處于天傾地淪彼自昭昭非我所有故曰死者未入荼毒之尤也孰能褒大德黜荼毒拂衣絕塵獨與道隣道且遠乎哉行斯至矣夫至虛韞寂待感而靈猶金石含響待擊而鳴故豁方寸以遵虛虛則靜憑至靜以精感則通則通則宗恭定天光發形性相資未始有極且人之稟形模範天地五臟六腑百關四肢皆神明所居各有所主守存之則有廢之則無有則生無則死故去其死取其生若乃諷太帝之金書研洞真之王章集帝一于絳宮列三才于紫房翕二曜之華景登七元之靈綱道備功全則不必瑯玕大還而高舉矣此皆自凡而為仙自仙而入真上與道合謂之神人神人能存能亡能晦能光出化機之表入大漠之鄉無心而朗鑒無翼而翔翔嬉明霞之館宴羽景之堂歡齊浩劫而福無疆壽同太虛而不可量此道布在金簡安可輕宣其奧密乎受學之士宜啟玉笈以探其秘焉及儒墨所崇忠孝慈仁慶及王侯福薦祖考祚流子孫其三者孰與為大於戲古初不可得而詳之羲軒已來廣成赤松令威安期之徒何代不有遠則載于竹帛近則接于見聞古今得之者皎皎如彼神仙可學炳炳如此凡百君子胡不勉哉

究竟慈悲論

沈約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為重恕已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群各遂厥宜得無遺失而俗迷日久淪惑難變革一朝則疑怪莫敢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深甘腴為甚嗜深于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年用伸權道及涅槃後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貽厥將來夫肉食蠶衣為方未異害命天生事均理一淪蘭爛蠅非可忍之痛懸庖登俎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殊典尋波討源良有未達漁人獻鮪肉食同有其緣桑妾登絲蠶衣共頌其分假手之

古論本觀

卷三十九

三

義未殊通開之詳莫辨訪理求宗未知所適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犬彘勿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輕煖于身事既難違其滋于口又非易忘對而為言非有優劣宜桑麻果桑事并義同懷寒實腹曾無一異偏通繒纈當有別途請試言之夫聖道隆隱非思不洽仁被群生理無偏漏拯羸夫甚教慈斯急繒衣肉食非已則通及晚說大典弘宣妙訓禁肉之旨載現于言黜繒之義斷可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蠶羊蓋是敷說之儀各有次第亦猶闡提二義俱在

古論本觀

卷三十九

三

經兩說參差各隨教立若執前迷後則門徒無入善之途禁淨通蠶則含生無頓免之望難者又以闡提入道間之後說蠶羊宜禁曾無懸理大聖弘旨義豈徒然夫常住密與傳謬遇阻泥洹始度咸謂已窮中出河西方知未盡關中晚說厥義彌暢仰尋條流理非備足又案涅槃初說阿闍世王大迦葉阿難三師徒衆獨不來至既而二人並來唯無迦葉迦葉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經無至文理非備盡昔涅槃未啟十數年間廬阜名僧已有蔬食者矣豈非乘心聞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帛可以終年烹宰待膳巨時引日然則一歲八蠶已驚其驟終朝未肉盡室驚嗟拯危濟苦先其所急敷說次序義實在斯外聖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飢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飽焉桑野漁川事雖非已炮肉裂繒咸受其分自涅槃東度三肉罷緣服膺至訓操縵彌遠促命有殫長蔬靡倦秋禽夏卵比之如浮雲山毛海錯事同於腐鼠而繒衣纈服曾不懷疑此蓋慮窮于文字思迷於弘旨通方深信之客庶有鑒于斯理斯理一悟行遠克反斷蠶肉之因固蔬桑之業然則含生之類幾於免矣

冥數有報論

李德裕

宣父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謂無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以致人爵不欲信富貴在于天命祿福由于冥數昔衛卜協于少丘為謚已久秦塞屬于臨洮名子不寤朝歌未滅而周流丹鳥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蛇矣皆兆發于前而符應于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于周鳳棄于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于兵革可也死于女室可也唯不冥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有時來盜有

盜

盜

盜

名器者謂禍福出其胃懷榮枯生其口吻沛然而安盍然而災曾不知黃雀遊于茂樹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荆楚保鑒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居于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三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余者必因天譴諸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冤不以為恨矣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謂余曰君明當在人君左右為文翰之職然頃值少主余聞之矐眙洒然變色隱者似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為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因緣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

續緒召入禁苑及為中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惠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杖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而至纔升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為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憲開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余執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之士為余言之豈禍患不可前告神道所秘莫得預聞乎自古街冤歿世者多矣冥報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道為茫昧余嘗論之仁人上哲皆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犯而不校釋門達磨了空喻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弱無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者乃中人耳強悍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在其臨歿之際方寸不撓魂魄不散唯結念于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火滅遽然而散則無能為矣其達于道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存終始不生不滅自可以超然出世升儕神明其次精多魂強則能為厲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在此也

盜

盜

盜

明報應論

釋慧遠

問曰佛經以殺生罪重地獄斯罰冥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為神宅寄生栖照津暢明識雖託之以存而其理天絕豈唯精麤之間固亦無受傷之地滅之既無害於神亦由滅天地間水火耳又問萬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我有已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惑生應則自然之迹順何所寄哉答曰意謂此二條始是來問之關鍵立言之津要津要既明則羣疑同釋始涉之流或因茲以悟可謂朗滯情於常識之表發奇唱於未聞然佛教深玄微

古論太觀

卷三十八

四十二明報應論

言難辯苟未統夫指歸亦焉能暢其幽致當為依傍大宗試叙所懷惟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假於異物託為同體生若遺塵起滅一化此則慧觀之所入智忍之所遊也於是乘去來之自運雖聚散而非我寓羣形於大夢實處有而同無豈復有封於所受有係於所戀哉若斯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之無功感先覺而興懷於是思弘道以明訓故仁恕之德存焉若彼我同得心無兩對遊刃則泯一玄觀交兵則莫逆相遇傷之豈唯無害於神固亦無生可殺此則文殊案劍迹逆而道順雖復終日揮戈措刃無地矣若然者步將託鼓舞以盡

神運于鍼而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罪罰之有邪若反此而尋其源則報應可得而明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嘗試言之夫因緣之所感變化之所生豈不由其道哉無明為惑網之淵貪愛為衆累之府二理俱遊冥為神用吉凶悔吝唯此之動無明掩其照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故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於善惡則戀其生而生不絕於是甘寢大夢昏於同迷抱疑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相襲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矣

古論太觀

卷三十八

四十二明報應論

何者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兆之雖微勢極則發是故心以善惡為形聲報以罪福為影響本以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則罪福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響耳於夫主宰復何功哉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肯全許地水火風結而成身以為神宅此即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有情邪無情邪若云無情則四大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主故處不以情則神之居宅無情無痛痒之知神既無知宅又無痛痒以接物則是伐卉剪林之喻無明於義若果有情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也若以感由於主故

處必以情則神之居宅不得無痛痒之知神既有知宅又受痛
痒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間水火風明矣因茲以談夫神形雖
殊相與而化內外誠異渾為一體自非達觀孰得其際邪苟未
之得則愈久愈迷耳凡稟形受命莫不盡然也受之既然各以
私戀為滯滯根不拔則生理彌固愛源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
理逆情使方寸迷亂而況舉體都亡乎是故同逆相乘共生譬
隙禍心未冥則構怨不息縱復悅畢受惱情無遺憾形聲既著
則影響自彰理無九期數合使然也雖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則
因情致報乘感生應但立言之旨本異故其會不同耳

玄論大觀

卷三十八

四

問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戀之感耳宜
以達觀曉以大方豈得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哉荅曰夫事
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
以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之
對不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
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以
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權其輕重輕重權於罪福則驗善惡
以定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以通物二理兼私情無所係故
能尊賢容衆怨已施安遠尋影響之報以釋往復之迷迷情既

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絕夫生累者雖中賢猶未
得豈常智之所達哉

玄論大觀

卷三十八

四

明

無為論并序

釋德秀

吾曾迴向正覺歸依福田友人勸吾仕吾志不改故註無為論焉

有奕葉公子者聯蟬七代冠冕組望多素統黼衣繡裳負長劍而耿耿佩鳴玉而鏘鏘時遊稷下或客於梁間英雄而豹變聰利害以龍驤乃動朱履而馳寶馬振玉勒而曜金羈之無為先生之門問曰先生智德光融蒿華無得以方其峻遠義清遠溟海不足以喻其深無學不窺無事不達容儀閒靜言笑溫雅至如釋迦三藏之典李君道德之書宣尼六藝之文百氏無該之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四庫全書

術靡不詳其津要而採撫冲玄煥乎君觀於鏡中炳乎君明于掌內余聞天地之大德曰生何以聚人曰財是故老聃以為柱史莊周以為國吏東方特戟而不倦尼父執鞭而不耻實萬古之師範一時之高士先生嘉遁卷迹養德不仕乃列子之所待非通天下之至理雖江海以為榮實播紳之所鄙先生倏爾笑而應之曰富之與貴誰不欲哉乃運而不通也夫忠孝者國家之急務也申生伍員不得志也懷道抱德玄風之所尚楊雄東方其職未高也其大學者不過儒墨亦栖栖遑遑多有不遂也子所引之士者情雖欲之志不行也憂喜不移其情故可為道

者也過此以往焉足言哉吾聞大人降迹廣樹慈悲破生死之樊籠登涅槃之彼岸闡三乘以誘物去一相以歸真肅志者不見其去來有心者莫知其終始使得湛然常住永絕殊塗無變無遷長祛百慮恬然養神以安志為業欲使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舒卷隨取進退自然適逸無悶幽居永貞亦何榮乎亦何鄙乎子其得之吾何失之塵內方外于是乎著公子忍然而有慚德遂從而退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四庫全書

空有論

李師政

或有惡取于空以生斷見無所懸懼自謂大乘此正法所深戒其斷見者曰經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又云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知殖因收果之誑天堂地獄之說無異相如迷上林之橘樹孟德指前路之梅園權誘愚蒙假稱珍怪有其語焉無有實矣至如丹疾顏夭以析養之乖宜彭壽聃存由將衛之有術其貴賤自然而殊苦樂偶其所遇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若莫莢之表祥瑞連理之應休明名載于竹帛狀圖于丹青此則草木之貴者也若被三徑而易蔓亘七澤而難翦充僕妾之薪蒸被牛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四九室有李

羊之履踐此則草木之賤者也若列挺干雲之峯羅生絕跡之地斤斧莫之及樵薪所不至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若匠石之所數顧農夫之所務去遭荷蓀之奮鋤值工輸之揮斧此則草木之夭命者也若篠蕩比質于松栢蕙若同氣于蘭芷翠陵寒而未渝芳在幽而不已草木之賢俊者也若蒺藜生而見惡枳棘多而莫美在詩騷之比興以足姦而喻鄙草木之庸猥者也若乃異臭殊味千品萬形壤之所殖胡可勝名何業而見重何因而被輕何尤而速斃何功而久生何咎而枯槁何福而華榮何習而含毒何修而播馨此豈宿業之所致乎乃自然而萬差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四九室有李

耳人之殊人蓋亦如是豈曰前業使之然哉然則無是無非大乘之深理明善明惡小乘之淺教愚騷者合真謹慎者乖道何為捨惡趣善而起分別之心乎又嫌佛之說法端緒太多論空說有自相乖背此是佛闢衆生耳何不唯明一種之法乎邪空之說云爾正空則不然矣苟識空有之理者豈發如是之言乎此既喻非而博言偽而辨懼其迷誤後人增長邪見聊率所聞試論之曰若夫如夢如幻如響如泡無一法而不爾總萬像而俱包上士觀之以至聖至聖體之而獨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風偃岳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越三界而逍遙然理不自可正觀以昭心不自寂靜攝斯調障不自遣對治方銷德不自脩動修乃饒六蔽既除則真如可顯三障未滅則菩提極遙故真諦離垢淨之相俗諦立是非之條指事必假于分別論法豈宜于混淆六度不可為墜苦之業三毒不可為出世之橋投谷難以無墜赴火何由不燒堯舜不可比之于昏桀幽厲不可同之于聖堯忠賢不可斥之于荒野邪佞不可昇之于明朝不可反白而作黑不可俾畫而為宵不可以和害于正不可持鳳比于梟何得同因果于兔角足罪福于龜毛乎雖引大乘之妙言不得妙之真致說之于口若同用之于心則異異者何也正法以空

其貪邪說以空資其愛智者觀空以除惑惑者論空而肆害
達者行空而慧解迷者取空以狂悖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
說空而善退其殊若此豈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
騏驎浮水勤而無功舟楫登山勞而不進豈騏驎舟楫之不善
哉但浮水登山用之反也讀淨名離相之典而廢進修誦莊周
齊物之言以縱情欲無異策駟馬而泝流權方舟以登坂望追
造父之長驅欲比越人之利涉不亦難乎夫淨名有清高之德
莊周無嗜欲之累故知斷見之論空與無為之道反矣夫妙道
之玄致即群有以明空既觸實而知假亦就殊而照同其何類

論太極

卷之八

聖賢事

也譬如對廣鏡而傍觀臨碧池而俯映衆象粲而在目可見而
無實性緣生有成形有離緣而喪質水過寒而氷壯氷涉溫而
堅失凡從緣而為有雖大有其何實故天與我皆虛我與萬物
為一菩提不得謂為有何況群生與衆術故察于物而非物取
諸身而匪身麗天著而皆妄鎮地崇而莫真言論窮理而無
說賓客盈堂而無人艷色絕世而無美瓊寶溢目而無珍善惡
殊途而不二聖凡異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大旨也從緣以明
非有緣起以辨非無事有而無妙實義空而匪太虛無入非關
方之聞無見非面牆之愚無說非金人之口無體非棘猴之軀

無動非山立之貌無別非雷同之說無真非魚目之寶無實非
鴈足之書則此夢財而莫異色與幻色而何殊倚頓等原憲之
產宋里正平城之殊道智了空而絕縛俗情滯有以常拘人與
業報而非有業報隨人而不無天堂類天而匪妄地獄等地而
焉虛非同楊雄之假稱玉樹曼都之矯見神居何乃取空言而
背旨援卉木而比諸夫夜光結緣之寶南威毛墻之色人皆見
其有而興愛執能體其空而不染塵皆慧芥之隙青蠅貝錦之
離莫不著其相而興憤勢能比于空而不憾獨謂鄙行空而不
戒善法空而不遵三惑應捨而未後五德應修而反棄不觀空

論太極

卷之八

聖賢事

以遺累但取空而廢善此豈淨名不二之深致莊周齊物之玄
旨乎夫矣哉至人之體空也證萬物之本寂知四大之為假視
西施如行廁比南金于碎瓦五欲不能亂其心四魔無以變其
雅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而過寡截手足而無憾乞頭目而能
捨八法不生二相萬物觀如一馬故能證無上智為薩婆若得
其理也解脫如此失其旨者過患如彼何得為非而不懼崇和
以為是夫見舟見水皆非真諦而將涉大川非舟不濟病體藥
性均是空虛而人由病殞病因藥除犀角鳩毛等類泡沫而飲
鳩者死服犀者活淡水醇醪並非真有而漿不亂人酒能生咎

忠順叛逆皆如嚙響而叛逆受誅忠順獲賞罪福之性平等不
二而福以善臻禍因惡致善惡諸法皆空無相而善法助道惡
法生障故知萬法真性同一如矣無妨因緣法中有萬殊矣空
有二門不相違矣真俗二諦同所歸矣若謂小乘有罪福之言
大乘無是非之語似胡越之殊趣若矛盾之相拒童子尚羞翻
覆聖人豈為首鼠良以道聽而途說遂使謬量而惡取若博考
而深思必疑釋而迷愈矣敬惟十力世雄無上慈父言無不實
慈無不普相無不離視無不覩德無不周過無不去善無不勸
惡無不沮香塗不欣刀割無怒不愛徒順不憎遠拒福慧圓滿

古論大觀

卷三八

五三 空有傳

而靡餘煩惱整竭而無緒拔三界之沈溺啟四生之聲響空有
俱照以相濟真俗會通而雙舉務在量病而施藥不可違中而
偏處若夫方等一乘波若八部聖慧之極大乘之首莫不廣述
受持之利深陳毀謗之咎經又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何謂大
乘之理都無因果乎夫取相而為善則善而未精見相而斷惡
則斷已復生若悟善性寂而無作了惡體空而何斷乃令三障
冰銷而寂滅萬德雲集以彌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蠡道
過人天豈得闕之以寸管而喻之於櫟杌測之以愚短不亦謬
哉夫說空而恣情不能無所著也疾痛惱之則寢不安矣刀

錐傷之則體不完矣終日不食則受其饑矣無求禦冬則苦寒
矣然則致苦之業豈可輕而不避乎夫五福之與六極人情所
不能齊也故居窮而思達處危而求安嬰疾而願愈在感而美
歡愛壽考而忌短折榮世祿而形殘樂加之而欣笑苦及之
而憂歎何得雷同于善惡而不修于福因乎觀萬姓之異稟寔
千種而殊級或比上壽而有餘或疋下殤而不及或衣單布而
無恙或服重襦而寒入或藉草土而安和或處牀褥而風濕或
不治而自愈或雖治而不立或無術而體康或善攝而病集其
形之表也均有髮膚膚之內也府藏奚殊皆含血而包肉並筋

古論大觀

卷三八

五三 空有傳

連而骨扶何一壽而一天何一克而一癰稟何靈而獨實受何
氣而偏虛虛者不獨埃塵而作體實者豈偏金石以為軀未必
壽長者有醫術齡促者無道書何謂專由攝養不在業乎亦有
天命胞胎受病嬰孩喜怒未競嗜欲未開未觸冒于寒暑未毀
悴于悲哀壽欲何而夭疾何從而來則其所以然者豈非前業
之由哉至如漢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兩帝或末三九而登遐
或僅五八而捐世術人雲集但致李氏之靈方士如林不救倉
舒之逝君王不乏千藥巫醫豈秘其藝何寢疾而弗瘳何促齡
而莫繼豈非隨業而感報非道術之所濟乎然經稱施藥之功

佛歎醫王之德孔公明慎疾之軌老子有攝生之則不信業者
既迷不順醫者亦惑能詳因果之深淺乃辨藥石之通塞可究
之以智慧難具之于翰墨至如公明辨祟扁鵲痼河東郭璞
譙郡華佗廣陵吳普彭城樊阿或禳凶而作吉或止疾以為和
何得不信醫術之有益乎然景純識加刑之日而不能使刑之
不加公明知壽盡之年不能令年之不盡扁鵲元化不能使其
親不歿吳普樊阿不能令其躬不殞何得不信長短之業乎醫
由業會與依緣聚醫實有功藥非無取必死之病雖聖莫之調
可療之疾待醫而方愈竟由業及則僵尸遇再生之藥命以業

論大觀

卷之六

五十四有餘

祖則聖醫為一棺之土壽之修促體之安苦隨遭否泰妍媸伸
偃千品萬端皆業為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卉無情故美惡
非關於業報四生有命則因緣不同于草莽斤斧伐木不驚刀
杖加人則懼匏瓜繫而不食羽毛食而馳驚比有情于無知何
非倫而引喻夫空有略談則率由心業前且詠其生常今則示
其正法小乘以依報為業有大乘以萬境為識造隨幻業而施
之天地逐妄心而現之識草若翳目觀乎空華比睡夢現其生
老若悟之于心業則唯聞乎佛道原夫小乘之與大乘如小學
之與大學雖教之以書計長乃博之以禮樂始蒙然而類牛

毛終卓爾而同麟角此乃為訓之次序何有異同而可剝良以
衆生之根有利有鈍是故聖人之教或漸或頓或致之於深遠
或進之以分寸雖百慮而一致非異道而乖論乃有執空門以
反教論大乘而謗小佛不闕衆生衆生自不了譬暗室之無燭
如夜游而未曉故相剝奪而誼誼競是非而擾擾何以採芙蓉
于木末尋吳楚于燕趙不亦謬乎夫一味無以和羹一木無以
構室一衣不稱身一藥不療一疾一彩無以為文繡一聲無以
諧琴瑟一言無以勸衆善一戒無以防多失何得怪漸頓之
殊異令法門之專一失法門之多品如藥石之殊功救冷以溫

論大觀

卷之六

五十四有餘

物為用去熱則寒藥宜豐或特宜于禦濕或偏須于止風不可
同病而殊藥不可病殊而藥同若守株而必礙能達變而後通
何得拘一途而相剝起戰爭于其中乎三世因果佛不誑欺十
力勸戒聞當不疑勸之者應修戒之者宜遠抑凡情之所耽行
聖智之所願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胃臆而為斷而謂善惡都
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析
有也則一毫為萬其等空也則萬象皆一防斷常之生尤無空
有以除疾彼菩提之妙理實甚深而微密厭塵勞而求解慧當
謹慎而無放佚非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

顧歡論夷夏優劣而論佛法者理寂乎萬古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終字字之所不知數量之所不盡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機扣寂有感必應以大苞小無細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義宜禮從樂和而已今則慈悲為本常樂為宗施舍惟機低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環相襲陰陽之教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眼洞達心智他通身為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姦止邪明用賞罰今則

論大觀

卷五

五十六

十惡所墜五及無間刀樹劍山焦湯猛火造受自貽罔或差貳墨家之教遵上陰薄磨踵滅頂且猶非吝今則膚同斷瓠目如井星授子柏妻在鷹庇鴿從橫之教所貴權謀天日遵環歸乎適變今則一音萬解無待戶說四辯三會咸得吾師雜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則五時所宣于何不盡農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鬱單稗稻已異閭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道家之教執一虛無得性亡情凝神勿擾今則波若無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俗對校真假將讐釋理與藏無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即真是俗九流之設用藉世教

論大觀

卷五

五十七

刑名道墨乖心異旨儒者不學無傷為儒佛理玄曠日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圓聖若夫神道應現之力感會變化之奇不思議難用言象而諸張米道符水先驗相傳師法祖自伯陽世情去就有此二學僧尼道士矛楯相非、唯重道兼亦徇利詳劣道本虛無非由學至絕聖棄智已成有為有為之無終非道本若使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則不然具縛為種轉暗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有踐業雖曠而有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肩情淺智鮮能勝受世途揆度因果二門雞鳴為善未必餘慶

折夷夏論

謝鎮之

敬覽夷夏之論辯推一源詳據二典清辭斐曄宮商有體玄致疊々其可味乎吾不涯管昧竭闕幽宗苦不思探賸無階豪糴但鏡後逾三未消鄙惑聊述所疑庶聞後釋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似仙化比泥洹長生等無死爰引世訓以符玄教纂其辭例益似均也末談翦華廢祀亦猶蟲誼鳥聒非所宜效請試論之案周孔以儒墨為典老莊以棄教明筌此皆開漸遊方未猶洪祐也且蟲鳥殊類化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究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才三才所統豈分夷夏則知人必人類獸

論大觀

卷三十八

五元折夷夏論

必獸羣近而徵之七珍人之所愛故華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故九服攸敦是以關雎之風行乎四國況大化所陶而不洽三千載若據經而言蓋聞佛之興世也古昔一法萬界同軌釋迦文初修菩薩時廣化羣生於成佛而有其土預露慈澤皆來主我國我聞浮提也但久迷生死隨染俗流暫失正路未悟前覺耳以聖人俯三達之智各觀其根知區品不同故說三乘而接之原夫真道唯一法亦不二今權說有三殊引而同歸故遊會說法悟者如沙塵極沈濟惑無出此法是以當來過去無邊世界其斯一揆則知九十有五非其流也明矣彼乃始言其同而

論大觀

卷三十八

五元折夷夏論

不言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將非謬擊瓦釜濫諧黃鍾邪豈不誣哉至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紳披氎繞貝埋塵焚火正始之音曼羅之韻此俗禮之小異耳今見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鳴允執萬之一音感異類而殊應便使夷夏隔化一何混哉舟枯車溺可以譬彼夫俗禮者出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故宜祛其甚泰祛其甚泰必先墮冠削髮方衣去食墮冠無世飾之費削髮則無并櫛之煩方衣則不假工於裁製去食則絕情想於嗜味此則為道者自損豈夷俗之所制及其敷文與籍三藏四含此則為學者自益豈華風之能造又云佛經繁顯道經簡幽推此而言是則幽者鑽仰難希顯則涉求易望簡必不足以示理繁則趣會而多津佛法以有形為空幻故忘身以濟衆道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食以養生且生而可養則及日可與千松比霜朝菌可與萬椿齊雪邪必不可也若深體三界為長夜之宅有生為大夢之主則思覺悟之道何貴於形骸假使形之可練生而不死此則老宗本異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猶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戀々於檐宇哉夫有知之知可形之形非聖之體雖復堯孔之生壽不盈百大聖泥洹同

於知命是以永劫已來澄練神明神明既以照總有無名超四句此則正真終始不易之道也又刻船者新心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有而行六度凝滯而茹靈芝有封雖垂六度之體為之或能濟物凝滯必不羽化即事何足兼久尋二源稍迹曠局異懷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可具詰彼皆自我之近情非通方之宏識則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玄聖既邈斐然競興可謂指蠱迹為蒼文餌螫乳為醍醐良可哀也佛道汪洋智量不可以言窮應迹難以形測其辯有也則萬相森陳若干峙並立其析無也則泰山空盡與秋毫俱散運十力以摧魔弘四等

古論大觀

卷三八

六 抑夷夏 謝三

以濟俗抗般若之法炬何幽而不燭潛三昧之法威何遠而不伏寧疑夷夏示效哉

難夷夏論

朱昭之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適所以自聖而檢心本無名於萬會物自會而為稱則名號以為之彰是以智無不周者則謂之為正覺通無不順者則謂之為聖人開物成務無不達也則謂之為道然則聖不過覺覺不出道君可知也何須遠求哉但華夷殊俗情好不同聖動常因故設教或異然曲禮淨戒數同三百威儀容止又等三千所可為異政在道佛之名形服之間耳達者尚復以形骸為逆旅充冕豈足論哉所可為嫌祗在設教之始華夷異用當今之俗而更兼治遷流變革一條宜辨耳今當之言聖人之訓動必因順東國貴華則為衮冕之服禮樂之容屈伸俯仰之節衣冠簪佩之飾以弘其道蓋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教以極質髡落微容衣裳弗裁閉情開照期神曠劫以長其心推而遠之也道法則採餌芝英餐霞服丹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大則靈飛羽化小則輕強無疾以存其身即而効之也三者皆應之一用非吾所謂至也夫道之極者非華非素不即不殊無近無遠誰舍誰居不偏不黨勿毀勿譽圓通寂寞假字曰無妙境如此何所異哉但自皇犧已來各弘其方師師相傳不相關涉良由彼此兩足無復我

古論大觀

卷三八

難夷夏論 朱一

外之求故自漢代已來淳風轉澆仁義漸廢大道之科其傳五經之學彌寡大義既乖微言又絕衆妙之門莫遊中庸之儀弗親禮術既壞雅樂又崩風俗寢頓君臣無章正教陵遲人倫失序於是聖道彌綸天運遠被玄化東流以慈係世仁衆生民黷所先習欣所新聞革面從和精義復興故微言之室在在並建玄詠之窟處處而有此可以事見非真布之空談將無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故邪意者夫聖人之撫百姓亦猶慈母之育嬰兒始食則餌以甘肥甘肥既厭復改以脂蜜脂蜜既厭則五體休和內外平豫為益至矣不其然乎理既然矣而橫厝

宜尼弗釋當由生死道殊神緣難測豈為聖不能言良恐賢不能得三達之鑒照之有在足下已許神化東流而復以喪祭相乘與奪無定為恨三也又云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三復此談顛倒不類夫謙弱易面可以賒和而進夸強難化應以苦切乃退隱心檢事不其然乎米糠在目則東西易位偏著分心則辭義舛惑所言乖當為恨四也又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夫道言真實欲同高唱覆載萬物養育衆形而云明者獨進似若自私佛音一震則四苛兼羅三乘同順天龍俱靡而云昧者競前亦又近誣探賸之談而妄生瘡疣游辭放發為恨五也又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破惡之方吾無間然夫惡止善行乃法教所以興也但未知興善之術、將誰然若善者已善奚用興善善者非善又非興善則興善之名義無所託今道者善也復以興善取之名義太為繼富不以振惡為教偏矣大道兼弘而欲局之為恨六也又云殘忍剛愎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為至夫摧伏勇猛迴靡殘暴實是牟尼之巨勲不垂於慧旨但道力剛明化功彌遠成性存存恩無不被梟鳩草心威無不制而云唯得虛受太為淺畧將無意淪偏著不悟狹劣傷道邪披尋策目則先誠臆說建言肆論則

不覺情遷分石難持為恨七也又云八象西戎諸典廣畧兼陳
金剛般若文不踰千四句所弘道周萬法麤妙兩施繁約共有
典法細誠科禮等碎精麤橫生言平乎實為恨八也又云以國
而觀則夷虐夏溫請問炮烙之苦豈康竺之刑流血之悲詎齊
晉之子剗剔之苦害非左衽之心秋露含垢匪海濱之士推檢
性情華夷一揆虛設溫嚴為恨九也又云博奕賢於慢遊講誦
勝於戲謔尋夫風流所以得傳經籍所以不廢良由講誦以得
通諮求以成悟故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而方之戲謔太為慢
德請問善誘之筌其將安寄初未得意而欲忘言為恨十也有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木部雜錄夏論宋四

此十恨不能自釋想望君子更為伸之謝生亦有參差足下攻
之已密且專所請不復代匠

駁夷夏論

釋慧通

余端夏有隙亡事忽景拔顧生之論昭如發蒙見辨異同之原
明是非之趣辭豐義顯文華情與每研讀忘倦慰若萱草真所
謂洪筆君子有懷之作也然則察其指歸疑笑良多譬猶盲子
採珠懷赤菽而反以為獲寶聾賓聽樂聞驢鳴而悅用為知音
斯蓋吾子夷夏之談以為得理其乖甚焉見論引道經益有味
如昔老氏著術文指五千其餘淆雜並淫謬之說也而別稱道
經從何而出既非老氏所創寧為真典庶更三思儻祛其惑
論云孔老非佛誰則當之道則佛也佛則道也以斯言之殆迷
厥津故經云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名仲尼將知老
氏非佛其亦明矣實猶吾子見理未弘故有所固執然則老氏
仲尼佛之所遣且宣德示物禍福而後佛教流焉然夫大道難
遵小成易習自往古而致歎非來今之所慨矣老氏著文五千
而穿鑿者衆或述妖妄以迴人心或傳淫靡以振物性故為善
者寡染惡者多矣僕謂搢紳之飾聲折之恭頌葵之禮斯益大
道廢之時也仁義所以生孝敬所以出矣智欲方起情偽日滋
聖人因禁之以禮教制之以法度故禮者忠信之薄取亂之首
也既失無為而尚有為寧足加哉夫剪髮之容狐蹲之敬人沈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查敬夷夏一

之俗僕謂華色之不足吝貨財之不可守亦已信矣老氏謂五色所以令人目盲多藏必之後失故廼剪髮玄服捐財去世讓之至也是以泰伯無德孔父嘉焉斯其類矣夫胡跪始自天竺而四方從之天竺天地之中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肅至教之齊嚴吾子比之狐蹲厥理奚徵故夫凶鬼助惡強魔毀正子之謂矣譬猶持瓢以滅江海側掌以蔽日月不能損江海之泉掩日月之明也至夫太古之初物性猶淳無假禮教而能緝正弗施刑罰而自治死則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至無期哀至便哭斯乃上古之淳風良足效焉子欲非之其義何取又道

論太觀

卷三十八

六代集卷三

佛二教喻之舟車夫有識聞之莫不莞爾而笑僕謂天道弗言聖人無心是以道由人弘非道弘人然則聖人神鑒靡所不通智照寧有不周而云指其專一不能兼濟譬猶靈暉朝觀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故形殊則音異物異則照殊日不為異物而殊照風不為殊形而異音將知其日一也其風一也粟之者不同耳吾子以為舟車之喻義將焉允然夫大教無私至德弗偏化物共旨導人俱致在戎狄以均響處胡漢而同音聖人寧復分地殊教隔寓異風豈有夷邪寧有夏邪昔公明儀為牛埤清魚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也轉為琴瑟孤

論太觀

卷三十八

六代集卷三

獨之聲於是奮耳掉尾蹀躞而聽之今吾子所聞者蓋齋室之音也夷夏之別斯肯何在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夫道俗有晦明之殊内外有語默之別至於宗廟享祀禘祫皇考然則孝敬之至世莫加焉若乃煙香夕臺韻法晨宮禮拜懺悔析請無輟上逮歷劫親屬下至一切蒼生若斯孝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所測也夫國資民為本君恃民而立國之所以寧民之力也推如來談似為空設又云刻船桑門守株道士空爭大小互相彈射披撫華論深釋久滯尋文求義於何允歸夫外道淫奔彌齡積紀沈晦弗遷淪惑寧反遊涉墟鄉泛越鄙落公因聖術私行淫亂得道如之何斯可恥昔齊人好獵家貧犬鹿窮年馳騁不獲一獸於是退而歸耕今吾子有知歸耕得美又云大道既隱小成互起辯訥相傾孰與正之夫正道難毀邪理易退譬若輕羽在高過風則飛細石在谷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所動磐石不為疾流所迴是以桃李見霜而落葉松柏歲寒之不凋信矣夫姪妖之術觸正便挫子為大道誰為小成想更論之然後取辯若夫顏回見東野之馭測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風審其必亡子何無知若斯之甚故標愚智之別撰賢鄙之殊聊舉一隅示子望能三反

又云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無生之教餘無死之教切斯蓋吾子聰辯能言鄙夫蔑以如之然則泥洹滅度之說著乎正真仙化入道之唱理將安附老子云生生之厚必之死地又云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生也夫忘生者生存存生者必死子死道將屆故謂之切其殊切乎諺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指西為東自謂不蒙子以必死為將生其何反如之故潛居斷糧以修仙術僕聞老氏有五味之戒而無絕穀之訓矣是以蟬蟻不食君子誰重蛙鱗穴藏聖人何貴且自古聖賢莫不歸終吾子獨云不死何斯濫乎故舜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六九 數夷夏論四

有蒼梧之墳禹有會稽之陵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曾參有啓足之辭顏回有不幸之歎子不聞乎豈謬也哉昔者有人未見麒麟問常見者曰麟何類乎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嘗見麟則不問也而云麟如麟何邪荅云麟麋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乃曉然而悟今吾子欲見麟邪將不見告又云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僕謂老教指乎五千過斯已外非復真籍而道文重顯愈深疑怪多是虛託妍辭空稱麗句譬周人懷鼠以質璞鄭子觀之而且退斯之謂矣尋此而言將何克允又云殘忍剛愎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為至矣故老子

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學文故人所以數行誠籍顯者文教將為愚瞽之故非為賢哲之施矣違之者必凶順之者必吉夫強梁剛愎之人下愚之類也大教慈愍方便為之將非虛邪學文邪慈柔虛受僕謂宜空談今學道反之陳黃書以為真典佩紫綬以為妙術士女無分閨門混亂或服食以祈年長或姪姢以為瘳疾慈柔之論於焉何託又道迦密而微利用在已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又有何患老氏以身為大患吾子以軀為長保何其垂之多也夫後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惟云在已未知此談以何為辯又云婁羅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六九

數夷夏論四

之辯各出彼俗自相領解猶蟲語鳥語何足述效僕謂餌辛者不知辛之為辛而無羨於甜香悅臭者不覺臭之為臭而弗辨椒蘭猶吾子淪好淫偽寧有想於大法夫聖教妙通至道淵博既不得謂之為有亦不得謂之為無無彼我之義並異同之說矣夫言猶射也若箭之離弦非悔恨所及子將慎言乎而云惡誼鳥語意則何依近者孫子猖狂顯行無道妖姪喪禮殘逆廢義賢士同志而已愚夫輒為迴心姦偽盈室惡侶填門墟邑有痛切之悲路陌有羅苦之怨夫天道損盈鬼神福謙然後自淪喪

法誠論

仲長統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恤數世之失權念疆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貨易選舉疲驚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卿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

惡可得彈正者哉衰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

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况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欺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任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等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善惡無餘論

牛僧孺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則其善惡之迹俱無餘也不者善人之子不必皆惡若慶必加于善人殃必加于不善人予恐慶殃之謬加也力人而已余固曰善惡慶殃俱無餘也餘慶勸人之善餘殃誡人之惡則善人之子能有不恃慶怠于善者惡人之子能不有恣惡佚其殃者乎末代之君世祿之人先見萬乘之尊我八音之娛我五味之飽我黃金白璧之富我不知兄弟得道而傳之已行不善而失之乃至乎萬乘為匹夫世家為卑隸焉謂餘慶之可恃乎父善及子乎子不善而父伐之石碣是也母善及弟乎弟不善而兄殺之周公是也父惡及子乎父出之而石碣之虞舜是也母惡及子乎母惡之而父好之鄭莊公是也兄惡及弟乎兄伐而齊立之桓公是也父母兄弟不能及子弟之善而況餘殃可累于天下乎且善者天下好之甯道也惡者天下惡之亦常道也豈有將好惡先必稽其所自哉必不然矣若以勸善懲惡為意則當懲報復于身猶慮其不信况欲遠懲于身後而取人之信者乎又不然矣昔夫差信伍員初善也任宰嚭終惡也初善霸天下終惡滅全吳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善惡無餘論

前慶後殃者皆身也太甲放桐宮初惡也任伊尹終善也初惡受拘囚終善復天下前殃後慶亦身也吳之嗣可以前慶後殃殷之嗣可以前殃後慶乎予固謂殃慶皆復于身也不復乎子孫也然予敢謂善必慶而貴惡必殃而賤也所以貴者道貴也所以賤者道賤也道之貴乎孔父素王也道之賤乎殷辛獨夫也餘慶餘殃吾則不信之矣

三十八卷終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七十三善惡無餘論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十九卷 二氏顛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聞國光賓王甫編次

更生論 羅含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於萬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尋諸舊論亦云萬兆懸定羣生代謝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無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為無彼不得化而為我聚散隱顯環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更生論

轉於無窮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貫次毫分不差與運泯復不識不知遐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雖大渾而不亂萬物雖眾區已別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又神之與質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往復之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往往有本分故復有常物散雖混淆聚不可亂其往彌遠故其復彌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未之思也豈遠乎若者凡今生之生為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於體無所厝其意與已冥終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談者徒

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達觀者所以齊死生亦云死生為寤寐誠哉是言

命人見 卷三十九 二 更生 羅二

勞生論

盧思道

罷群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行而言曰生者天地之至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群品妍媸愚智之辨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于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九流慕孔門之游夏詞窮歲月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誦不驕無愠無懼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為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統緒之年服膺教義規

古論本觀

卷三十九

勞生卷一

行矩走從善而登巾冠之後影纓受署疆隸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于倒置憂勞愆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于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于愚庸焉學強詎聲替于馬側目清言河漢木訥所以疾心豈徒蟲惜春蠶鳴悵腐鼠司江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直臧倉楚達新尚趙壹為之哀歌張昇于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俛就鞅跼躋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謐郭槐腥臊可饜滛刑以送禍延池魚耳聽惡來之諍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辟王歛笏昇階汗流浹背蜀客之踵躋焦原北茲非陰

古論本觀

卷三十九

勞生卷一

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楚武落鷄田之方櫛風沐雨三旬也食不敢稱弊此之為役蓋其小者耳當今運祚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于上夔龍佐命于下岐伯善卷恥徇幽憂下隨務光悔從木石今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賴鄧林之攢植雙鳬退飛不虧激滌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覽北戶之明月記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稼穡霑體途庭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他人有心又誰論其梗概余答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縻帶運海輕羅羅于數澤五衢四照忽斧斤于山林余晚植昌胤遂其弱質顧人事之殞落時路之遘危立冬修夜靜言長想所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為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誚謏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々遐古斯數已積迄于近代此蠹尤深范子撫讓之風楷紳不嗣

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早
落阜蓋填閭竇之里皆如脂如膏俯僂匍匐求媚舐痔自
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送文
馳艷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迹及鄧通失路一簪
之賄無余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
投刺望塵之舊游偃仰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
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
棄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暫設去
等絕絃飴密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為此者皆衣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五

冠士族或少乏藝服不耻不仁不畏不義用愧反朋莫慙妻子
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由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寇情劫人厚
自封殖研歌妙舞列鼎撞鐘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為
非而時宰不之責末俗嗤鄙如此之弊余則遠時薄官屏息窮
居甚耻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世利家無擔石不齎一
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駕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
斷雕為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
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治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胤
榮預衣簪附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景竄跡礫石變為

瑜莠化為芝蘭扇俗攪時眩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
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六

養生論

牛僧孺

僧孺嘗讀嵇康養生論曰學養得理以盡性命下可數百年至
于調節嗜慾全息正氣誠盡養生之能者僧孺以養身之于養
生難與易相遠也所以康能著其論而陷大辟蓋能其易不能
其難者也且天地稟生之道無而貴之者寡然而貴乎生以有
用于道也生而無用為貴其生矣而又况康不能養乎哉且康
居于是世能忘名利之名而不能使人忘其名能忘其情慾之
情而不能自忘其情能防已喜怒于內而不能防人之喜怒于
外雖其名利情慾喜怒之心不改乎內而能致其康寧焉碩大
古論本觀 卷三十九 七 養生論

鳥猶善養者之犬彘肥腠適足使屠膾之乃促乎已矣出而處
語而默是養其生者也處而語出而默生其喪矣沮為溺焉道
無邪行無詭言中規行中矩而得其時是養生于出處者也孔
為孟焉可而仕否而退是養生于出處語默之間者也若中散
者栖乎下不可謂出揚其名不可謂默非出處則在用中于禮
義人倫之道也禮者道之器也而肆情傲物茂棄冠服是禮之
大喪也禮喪而道喪則鍾會欲無怒晉王欲不刑之不可得也
然康之為人區區不列于中人豈欲引而謂之哉以拆文垂論
耶人之中者引而惑必衆故不得不明也先人有養生以害人

有殺身以成仁又有患難以相死此得則死此則得道得死而
為壽不以非道得生而為壽也仁如北干而剖死直如屈原而
溺死蘇如介推而焚死忠如蕭望之而藥死而道存洋洋乎不
已予謂所存之生至道大是能養生者若碌碌愚生不以五常
之道為人予焉知其壽歟焉知其昆蟲歟木石歟靈蛇千年予
不知其壽也石有時而泐予不知其久也蔡能衛其足予不知
其全也若康之養生有類是也適為下矣又况不能類之者哉
嗚呼能養生于道者生死長短可也

古論本觀

卷三十九

八 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于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飢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寢旦不瞑劬理鬢醴醴發顏僅乃得之

古論太觀

卷三十九

九卷卷三十九

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喪于外猶君昏于上國亂于下也夫為稼于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于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于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以害生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于情憂喜不留于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

古論太觀

卷三十九

十卷卷三十九

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也田種一也至于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豈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蜀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宜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下藥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自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醴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葭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之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于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于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感歎恨于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于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病之始也害成于微而救之于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

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從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依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棄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頤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而失內懷猶豫心戰于內物誘于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童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失悠悠者既以求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十一

不無無功進術者以小通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獲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慈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續養生論

蘇軾

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廉貞故為君子貪狼故為小人予參二人之學而為之說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為心水為腎故五藏之性心正而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為正也知此則知金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金汞氣之謂金或趨或蹶或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者皆金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十二

也肺實出納之肺為金為白虎故曰金又曰虎何謂汞凡水之謂汞唾涕濃血精汗便利凡濕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所為木為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之真人論內丹者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於火背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為政聲色外誘邪淫內發壬癸之英下流為人或為腐壞是汞龍之出於水者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攫擊隨之怒則毆擊隨之哀則擗踊隨之樂則抃舞隨之心動於內而氣應於外是金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於水金虎之出於火有

能出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真人教之以逆行曰龍當使從火出虎當使從水生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君師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本性無故是之謂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心火不復炎上火在易為離離麗也必有而麗未嘗獨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于腦而益于玄膺若鼻液而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求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

古論太觀

卷三十九

十四

建性論一

之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為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析骨故三曰木故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肉生焉土為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遠故臍者生之根也永龍之出于火流于腦溢于玄膺必歸于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堅達于四肢浹于肌膚而日壯究其極則金剛之體也此鈴虎之自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為人逆行則為道道則求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達性論

何承天

夫兩儀既位帝王叅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順制作倖造化歸仁與能是為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醯醢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情志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

古論太觀

卷三十九

十四

建性論一

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行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物所以訓示慇懃若此之篤也安得以夫飛沉喘蠕並為衆生哉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敗漁候豺獺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麝邪庶人不殺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邇五犯見翼殷后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已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遑或言人固不微調知事焉矣

釋達性論

顏延之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微事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況在斯同豈忘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畧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然總庶類同號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哲之謚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藉方教俱舉達義節彼離文採此其實則可便倍害自和析符復合何詎快、執呂以毀律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

古論未觀

卷三十九

十五 釋達性論

不異之生宜其為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群差人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殘廢端萌起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為心者或不劑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存沒儻異於枯荻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后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資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邪欲毀後生反立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尚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

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倣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在功者有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猶惠而弗有況在聞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嗜事盡憚權邪曾不能引之上濟每驅之下淪雖深誚校責亦已厚言不代足下纓城素堅難為飛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褒告款其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值顏延之白

古論未觀

卷三十九

十六 釋達性論

性法自然論

朱世卿

寓茲先生喟然歎曰夫萬法萬性皆自然之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遷貿矣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憑也善人終不能一時而為惡惡人復以惡之不足誠也惡人亦不能頃臾而為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為善體愚者不自覺其為惡皆自然而然也庶右之賓假氏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固哉先生之說也遠大道而謬聖人之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言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言性命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惡之報應乎大夫曰何為

古論本觀

卷三九

性法卷一

其不然也蓋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載育聖人合天地之德以設教序仁義五德以檢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故曰聖人無親常與善人六極序而隆行懲五福陳而善心勸三世為將觀覆敗之權七葉修善有與隆之性陳賞寵而不侯即昌疎而紹國斯道家之効也何先生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貿者哉先生笑而應曰世所謂將繩之人繩盡而不知遷若大夫之徒是也故課管陋為吾子陳之蓋二儀著而六子施百姓育而五材用用此句者隔萬法而盡然焉人為生最靈膺自然之秀氣稟

如如至誠之質懷哀樂喜怒之情挺窮達修短之命封愚智善惡之性夫哀樂喜怒伏之於情感物而動窮達修短藏之于命事至而後明妍媸盈減著之於形有生而表見愚智善惡對之於性觸用而顯微此八句者總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有造為之者夫有造為之者必勞有出入之者必漏有斟酌之者必謬此三者非造物之功也故墨子曰使造化三年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蓋聖人設權巧以成教借事似以勸威見強勇之暴寡怯也懼刑戮之弗禁乃陳禍福之威傷敦善之不勸也知性命之不可易序福善以獎之故聽其言也似若勿爽徵其

古論大觀

卷三九

性法卷一

事也萬不一驗子以本枝繁植斯履道之所致蒸嘗莫主由遺行之所招身居逸樂為善士之明報體事窮苦是惡人之顯戮孫叔少不埋地長無令尹之貴即古前無陰德終闕丞相之尊若然則天道以重華文命咎繇之極愚以商均丹朱之極不聞之至聖太伯三世無翫兵之咎而儼嗣于仲虞漢祖七葉不聞萬善之行遂造配天之業箕子享用五福身抱夷滅之痛孔云慶鍾積善躬事旅人之悲顏斂七十之上有不秀之咨冉在四科之初致斯人之歎而商臣繫王荆南冒頓世居塞北首山無解顏之鬼汨水有抱怨之魂凍成以姓改鄉不濟小聖之禍王

袞衣變隴木適受非妄之災二生居衛覆舟之痛誰罪三仁在
毫剖心之酷何辜苦乃側近和畿密近世代非墳籍所載在耳
目之前者至有腹藏孟門之險心庫豺虺之毒役慮唯以害他
為念行已必用利我為先錐刀推其尖銳谿壑訝其難滿內則
百兩外榮千鍾內實優偃綺羅坐列甘臙鳴金綰玉富逸終身
自有懷白璧而為襟瑩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啟蟄之殺手不
忍折方長之條懷殊材而莫採蓄美志而誰所偏糲于冗雜之
中見底于鄉閭之末抱饑寒而溘死與麋鹿而共埋享嘗寂寞
孀孩無寄名字不聞津沉電滅如斯可恨豈一人哉是知桀跖

市論大觀

卷三九

元性法集

之凶殘無懼來禍之將及閔曾之薦行勿擬後慶之當臻故鴟
冠子曰夫命者自然者也賢者未必得之不肖者未必失之斯
之謂矣大夫曰君子引百家之言則列子之為名者必庶庶斯
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若然者則貧賤者立名之士所營而至
也則富貴者貪競之徒所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先生曰
此乃一隅之說非周于理者也夫富貴自有貪競富貴非貪競
所能得貧賤自有庶讓貧賤非庶讓所能邀自有富貴而非貪
求貧賤而不庶讓且子罕言命道藉人私故性命之理先聖之
所憚說善惡報應天道有常而閑哉譬如溫風轉華寒飈颺雪

有委溲糞之下有累玉階之上風颺無心于厚薄而華霰有穢
淨之殊途天道無心于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術子聞于公
待封而封至嚴母望喪而喪及君見善人便言其後必昌若觀
惡人便言其後必亡此猶終身守株而冀狡兔之更獲耳大夫
於是歛容而謝曰若僕者所執偏述而昧通途守狹近而失遐
曠今承德音渙然蒙啟譬猶踈野伏尸歷萬古而忽悟中山沈
醉未千朝而遽醒請事斯語以銘諸紳或問曰朱子託憑空之
談暢方寸之底論情指事深有趣焉但詳之先典有所未逮夫
人哀樂喜怒之情包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于是爭奪之事

市論大觀

卷三九

元性法集

斯與才識均者不能相御天生仁聖寔使司牧樂者聖人之所
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檢其迹五音之和以導其心
設爵以勸善懸刑以懲惡纖毫不漏斟酌如響玉帛云乎非無
為所薦鼓鍾斯合豈自然而諧千科滿目靡非力用所構百貫
參差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湯武之臣隸周孔之學徒出入戶牖
伏膺名教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憑也惡人知惡之不足誠也
善不能招慶禍不能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翱翔騁動猶知
去就況人為最靈而同一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譬之
非類情所未達故待清酌答曰昔盧敖北適若士自傷足跡之

未曠河宗東窺溟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子習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今子以屈伸俯仰心慮所為彫鏤剪琢身手所作禮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者天地之所生請為吾子近取諸身則可以遠通諸物子以耳聞眼見足蹈手握意謂孰使之然身有病疾冷熱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興廢安在何地有識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若識遍身中傷身則識裂智若隨事起事謝則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于是推近以達遠觸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自知其所由而製聖人不自知其所由而生而像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于是殊形

古論太觀

卷三十九

王性法集

異慮委積充盈靜動合散自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其主生滅者不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著矣所謂非自然者乃大自自然也是有為者乃大無為也子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故唐虞聖聖加以五臣文武重光益以十亂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將末代貽咎于天地大舜大堯非欲生不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割孔子歷聘栖遑卒云執鞭不憚顏回何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可謂妙取捨矣天能令東海亢旱不如理孝婦之怨地能使高城復墜未若救杞梁之殞故榮落死生自然定分若聖與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理存顯然

內德論

李師政

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于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警去惑絕塵厥軌清邁而難蹈華夷士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真妄沈思而察苦空無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網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弘道勝而服動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敦悅羅什道安之篤學究玄宗而益敬僧肇慧遠之歸信迄皓首而猶堅邁士安之淫書甚宣尼之說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聰聞之博而樂

古論太觀

卷三十九

王性法集

愈深思之深而信彌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哉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育蒼生載均厚地掃氛稷清八表敕金炭寧兆民五教敦敷九功惟序總萬古之徽猷改百王之餘弊黜庶善崇三寶以津梁英夷群惡屏四部之穉莠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崇高昊天罔喻但搢紳之士祖述多途各師所學異論鋒起或謂三王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由于奉佛益國在于廢僧苟明偏見未申通理博考興亡足証浮偽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弗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

令無虐盛衰由布政治亂在庶官婦各佛僧寔非通論且佛唯
不善不長惡於臣民戒本防非何損害于家國若人人守善家
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廣禍亂無由而作騏驎雖駿不乘無以
致遠藥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項籍喪師非范增之無美石氏
與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為虐之而暴亂未有導之而凶虐由此
觀之亦足明矣復有謂正覺為妖神比淨施于淫祀嘗而謗之
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以崇福送民起謗反功德以為疵
此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所以發憤而含毫者也
恭願皇恩預霑法雨切禱所感積稔于茲信隨聞起疑曰解滅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三十四

昔嘗有言而不信今則篤信而無毀近推諸已廣以量人凡百
輕毀而弗歛皆為討論之未究若今探厥素隱功齊于証什必
皆深信篤敬志均于名僧矣師政學匪鉤深識不臻妙少有所
聞微去其惑謹課庸短著論三篇辨惑第一明邪正之通蔽通
命第二辨殃慶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之執見覈之以群言
考之以衆善上顯聖朝之淨福下折淫祀之虛誹徒有斯意寔
乏其才屬詞鄙陋援証庸淺雖竭愚勤何宣聖德庶同病而未
愈者聞淺譬而深悟也如蒲離之卉或蠲疾于腹心恭霍之餐
僅救饑于溝壑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案顧瞻非薄良足陋矣

均聖論

沈約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得而言焉無得而言因有
可言之象至於太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言象莫窺良以
心慮事絕及天地藁爾來宅其中毫端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
則有此天地已來猶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轅而天地之在
彼太虛猶軒轅之在彼天地醜醜之徒唯謂赫胥為遠何其瑣
瑣為念之局邪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
湛然各有應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踐跡而
弗覩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葱嶺以西經塗密邇緣運未開自與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三十四

理隔何以言之夏殷已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
狄鞮隨方受職重譯入貢總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愚鄙文
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
雖葉書橫字華梵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
未有事猶在限道未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未啟求其會歸
尋其旨要寧與四夷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
法宜隱故也炎吳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
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慈愍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
難頓奪寔宜導之以漸稍啟其源故燧人火化變腥為熟腥熟

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為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
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歎腹充虛非
肉可飽則全命滅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日廣蠢莩免其
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損去之難已備前說
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草木
斬伐有時麋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畋不燎原釣而不網弋不
射宿肉食蠶衣皆須耆齒牛豕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
又開其一也逮于酣鬻于酒淫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己外
與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為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為生

古論九龍

卷三十九

二十五句聖光二

品之末上聖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為業最重也內聖
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為烹羊豢豕理固宜
然惑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
剗剗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于見道若斯之篤耶試尋斯
證可以有悟矣

難沈約均聖論

陶弘景

山民陶隱居仰謗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象寄狄
鞮隨方受職西國密邇厥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
限道未東流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燧人火粒變生為
熟蓋佛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
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麋卵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枝內者犯人
人為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為生品之物內聖外聖義均理一
客曰謹按佛經一經之興動踰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幾
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十六難沈約均

非閔冢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既闢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寡
夫子以華札與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礼求之四夷亦
良有別意且四夷之樂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
野禹跡所之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屬賓久與
上國殊絕衰周以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為赤縣于宇內止是
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
犬夏甘英遠屆安息猶不能宣譯風教闡揚斯法必其談夢帝
庭乃稍就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閩非閩運有起復也若必以
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群生何幸今之流薄群生何幸假使斯

法本以救濟者夫為罪莫過于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
火粒甫為教萌于大慈神力不有所躋乎若粳糧未播殺事難
以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
無四戒犯人為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亦為未達夫五天
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有時者蓋大明仁義
之道于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人乎而可悖虐非碩內惕寡
言意在緣報親迹或似論情顧垂不審于內外兩聖其事可得
是均已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啟諸蔽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廿二難九約用之

形神論

沈約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
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宰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
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
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
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
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人異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
暫無其無其甚促聖人長無其無其甚遠凡之與聖其路
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為言
則形神幾乎惑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
而六度所修咸資力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
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
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以為因
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
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
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廿二難九約用之

新論形神論

桓譚

余嘗過故陳令同郡杜房見其讀老子書言老子用恬養性致壽數百歲今行其道寧能延年却老乎余應之曰雖同形名而質性才幹乃各異度有強弱堅脆之姿焉愛養適用之直差愈耳譬猶衣履器物愛之則完全乃父余見其旁有麻燭而地垂一尺所則因以喻事言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燭矣如善扶持隨火而制之可毋滅而竟燭之無火亦不能獨行于虛空又不能後然其他猶人之耆老齒墮髮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為之能潤澤內外周遍則氣索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人之遭

古論太親

卷五

元

邪傷病而不遇供養良醫者或強死則肌肉筋骨常若火之傾刺風而不獲救護亦道滅則膚餘幹長焉余嘗夜坐飲內中然麻燭半壓欲滅即自曰勅視見其皮有剝鉉乃扶持轉側火遂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剝則能養慎善持亦可以得度又人莫能識其始生時則老亦死不當自知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皆堅強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時忽如卧出者猶果物穀實父老則自墮落矣後世遭衰薄惡氣娶嫁又不時勤苦過度是以身生子皆俱傷而筋骨血氣不充強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其遇病或疾痛惻怛然後終絕故咨嗟憎惡

以死為大故昔齊景公美其國嘉其樂云使古而無死何若晏

子曰上帝以人之歿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如焉今不思勉廣日學自通以趨立身揚名如但貪利長生多求延壽益年則惑之不解者也或難曰以燭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人之肌時剝傷而自愈者血氣通行也彼蒸燭缺傷雖有火居之不能復全是以神氣而生長如火燭不能自補完蓋其所以為異也而何歆同之應曰火則從一端起而人神氣則于體當從內稍出合于外若由外膜達于內固未必由端往也譬猶炭火之熨赤如水過渡之亦小滅然復生焉此典人血氣生長肌肉等類

古論太親

卷五

三

其終極或為灰或為地耳曷為不可以喻哉余後與劉伯師夜雞脂火坐語燈中脂索而炷燭禿將滅息則以示曉伯師言人衰老亦如彼禿燈矣又為言前夔麻燭事伯師曰燈燭盡當益其脂易其燭人老衰亦如彼自慶續余應曰人既稟形體而立猶彼持燈一燭及其盡極安能自盡易盡易之乃在人人之慶黨亦在天或能為他其肌骨血氣充強則形神枝而父生惡則絕傷猶火之隨脂燭多少長短為遲速矣欲燈燭自盡易以不能但促飲旁脂以染漬其頭轉側蒸幹使火得安若則皆復明焉及本盡者亦無以變今人之養性或能使墮齒復生白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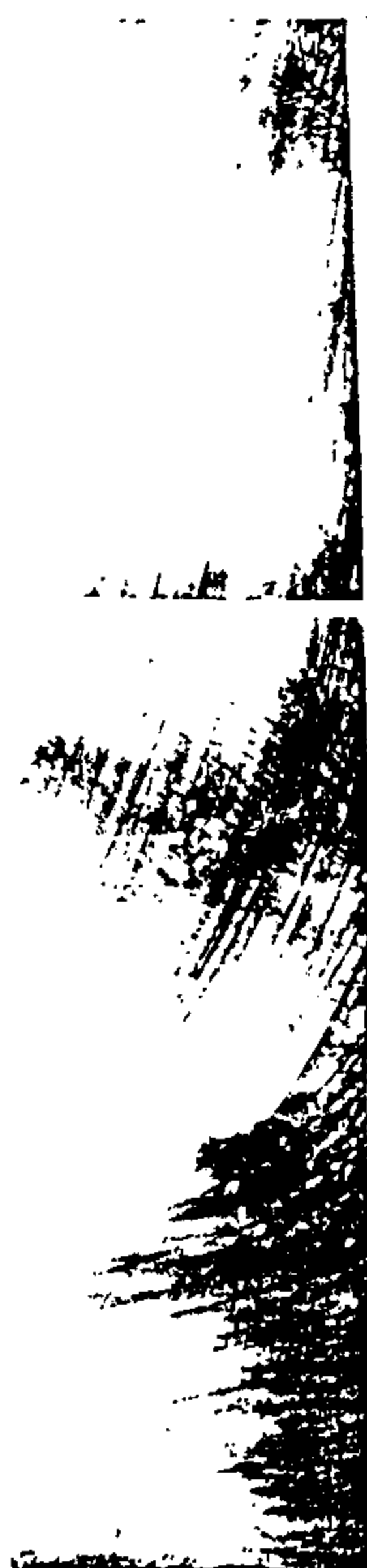
更黑肥顏光澤如彼促脂轉燭者至壽極亦獨死耳明知其難求故不以自勞愚者欺或而冀獲盡脂易燭之力故汲汲不息又草木五穀以陰陽氣生於土及其長大成實實復入土而後能生猶人與禽獸昆蟲皆以雄雌交接相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交易其性求為異道惑之不解者也

古論六觀

卷三九

卅一

新論形神論



神不滅論

沈約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倍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鳥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足其愚者則不辨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已上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槩其萬一何者賢之與愚蓋由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加群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彌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不得

古論太觀

卷三十九

三神不滅

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由可至既不能兼紛糾逆襲一念未成他端互起互起衆端復同前矣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或淺為病病于滯有不淺不惑出於兼忘以此兼忘得此兼照始自凡夫至於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至能兼又謂不然也又昆蟲夭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修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可夭則壽可無天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形既可養神寧獨

異神妙形羶較然有辨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永相校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羶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經通大聖貽訓豈欺我哉

形盡神不滅論

釋慧遠

問曰論旨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曰必待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所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羶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而受於天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令本異則異氣

數合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存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彼徒若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邪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若曰夫神者何邪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白亂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之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

言之中復相與而依倚神也者。圓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麤。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羈死為反真。此所謂知生為大患。以無生為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莊子

古論太觀

卷三十九

三六形神不離論三

亦云。持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無方生死之說。而惑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麤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功。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自非達觀孰識其會。請為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薪薪非

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謂神情俱喪。猶觀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由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為受之於形邪。為受之於神邪。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矣。若受之於神。是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於在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均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微効。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道。

古論太觀

卷三十九

三六形神不離論三

神滅論

范縝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關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朱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存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又三

神滅論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三七

神滅論

亦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骸非生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骸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骸非死者之骨骸則應不由死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骸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骸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骸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即是縷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縷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為一為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

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為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為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開手足當開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臟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臟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為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他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

古論太觀

卷三十九

三

神機論

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華群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顏中尼項籍似大舜之

項孔陽智華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貞極理無有二而立且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驂騑駟騶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彌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惟

古論太觀

卷三十九

神機論

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為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為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為鬼、滅而為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棄之報務施

關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臯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棄其親愛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墮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其龍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不可窮也蠶而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匡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古論大觀

卷廿九

四十一



難神滅論

沈約

來論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非神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肢百體之異屈伸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唯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若形與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則無處非神矣刀則唯刃循利非刃則不受

古論大觀

卷廿九

四十一

不可亦可斷蛟蛇亦可截鴻雁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若謂利之為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並不得施利之為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典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體則分若使刀之典利其理若一則胛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若以此譬為盡即則不盡若謂本不盡即則不可以為譬也若形即是神即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四 惟神說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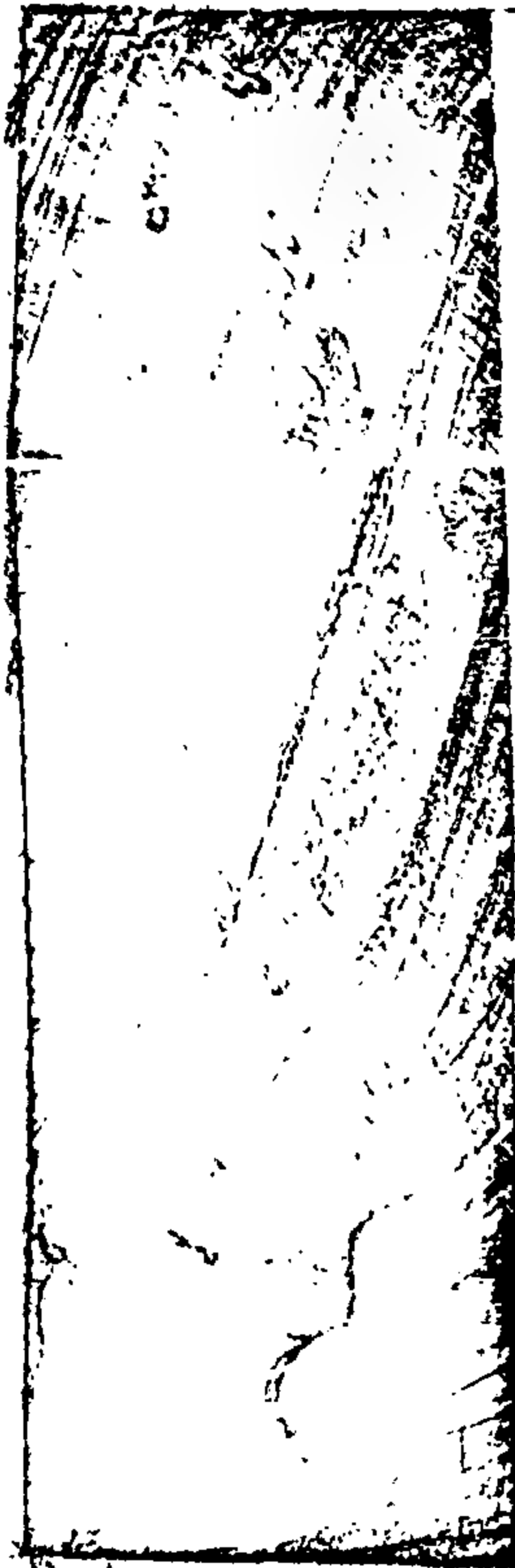
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神耳有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強所駭惕若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尚餘質于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三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來論又云歟而生者歟而滅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衡以攻子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

知而至於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為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為用應與形俱形以始亡未朽為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為漸耶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為骨骼矣明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何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為死神生神化為死神即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五 惟神說三



聖難神滅論

曹思文

論曰若合而為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蜚驅之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為我援兵也論又云形之於神猶刃之於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形亡而神在又仲延陵之言即形消於下神滅於上故云無不之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桀伐非弑君也子不責聖人放弑之迹而動動於郊稷之妄邪難曰蜚驅驅是合用之證耳而非形滅即神滅之據也何以言之蜚非驅也驅非蜚也今滅蜚而驅驅不死斬驅驅而蜚蜚不亡非相即也今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聖難神滅論

引此以為形神俱滅之精據又為救兵之良援斯倒戈授人而欲求長存也悲夫斯則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一也論云形之與神猶刃之於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雅論據形神之俱滅唯此一證而已愚有惑焉何者神之與形是二物之合用即論所引蜚驅相資是也今刃之於利是一物之兩名耳然一物兩名者故捨刃則無利也二物之合用者故形亡則神逝也今引一物之二名以徵二物之合用斯差若毫釐者何千里之遠也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二也又仲延陵之言曰即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論云形神是一體之相即今形滅於

此即應神滅於形中何得云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而云無不之乎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三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桀武伐紂非弑君也即是權假以除惡乎然唐虞之君無放伐之患矣若乃運非太平世值三季權假立教以救一時故權稷以配天假文以配帝則可也然有虞氏之王天下也禘黃而郊營祖顓而宗堯既淳風未殄時非權假而令欺天罔帝也何乎引證若斯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四也斯四證既立而根本自傾其餘枝葉庶不待風而靡也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聖難神滅論

禮記有斯言多矣又云夫言欺者謂傷化敗俗耳苟可以安上治民復何欺妄之有乎難曰前難云迎來而樂是假欣於孔貌送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實鄙難之雲梯弱義之鋒的在此言也而答者曾不慧解唯云不假通而自釋請重言之曰依如論旨既已許孔是假欣而虛淚也又許稷之配天是指無以為有也宣尼云亡而為有虛而為盈斯又衆之所不占而格言之所放棄用此風以扇也茲化何得不傷茲俗於何不敗而云可以安上治民也何哉論云已通而昧者未悟聊重往諮側聞提耳

與邢邵議生滅論

杜弼

邵以為人無還行恐是為蛇畫足弼答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力然物之未復何獨數怪邵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將來望各遂其性答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為經行則為法以虛示物以說勸民將卜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使北辰降光龍宮縮牘執如所論福果可以鏐鑄性靈弘獎風教為益之大莫極于斯此則真教何為非實邵云死之言漸精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漸知所行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當春還生含

書論大觀

卷三十九

四書章句

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亡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識之種不見謂以無為者神之在形亦非目瞞离朱之明所能覩雖蔣濟觀昨賢愚可察鍾生聰曲山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鍾鼓之非樂以此方之義斯見矣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令無人也之將焉適延陵有蔡微之識知其不隨于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美夫神與形別若計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為無邢云神之在人

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舊學前儒亦有斯器群疑衆惑咸由此起蓋辨之未至思之者不篤竊有未見可以覈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于形神小形豈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于長秋孟德之雄乃遠奇于形顯神之與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邢云捨此失彼生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歎以遊亦與中途之歎况乎聯體同氣化為異物稱情之服何害于聖邢云鷹化為鳩鼠變為鴽黃母為鼈皆是有生之類也類化而相

書論大觀

卷三十九

四書章句

之猶光去此燭燃于彼燭弼曰鷹未化鳩鳩則非有為鼠未化為鴽則以無論相之乃似並對之稱既非二有何可而立光去此燭得燃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貳哉邢云從欲使一化為人未為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為螢老木生蜴造化不能為其然也其後別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遺孔背釋獨為君子若不師古物各有心焉首欲東誰其能禦但取于適衷何貴于得一逸韻歎高管懷未前前後復再三邢理屈而止

理惑論

牟融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不就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教誨荊州牟子以為榮爵易讓使命難辭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四庫全書

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為豫章

太守為中郎將笮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

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弟為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

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

專對才今款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曰被株

伏檻見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騁効遂嚴當發會其母卒去遂

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已之

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

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

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為酒漿翫五經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為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畧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五庫全書

辨惑論

石介

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然此三者舉世人皆惑之以為必有故甘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為必無者吾有以知之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莫貴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不得其志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為仙漢武帝之求為黃金蕭武帝之求為佛動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遠遊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成推是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黃金術也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五二辨惑論



辨惑論

羅虞臣

或問風水之說何如曰邪術惑世以愚民也今縉紳之士尚崇信而不變何也其貪鄙固于求利之為爾博士呂才曰葬者藏也欲使人不見也然復土事畢長為感慕之所窆窆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于將來泉石交侵不可見知于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難斯乃備于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豈于近代以來乃有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日遠近筮者貪其貨賄擅興利害遂令葬書之術百有餘家各設吉凶拘而多忌夫天地備乾坤之理剛柔詳消息之義成于晝夜之道感于男女之化斯乃陰陽大經之說也至喪葬吉凶乃附此為妖妄傳曰諸侯之葬五月大夫經時士則踰月蓋其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不葬謂之殆禮此則葬之不擇年月日可攷也春秋書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戊午葬孔子善之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一十餘人此則葬不擇日可攷也記曰周大事用平旦殷用日中夏用昏時鄭玄曰大事者喪葬也斯但直取當時所尚耳鄭子產葬簡公于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壞其室平明而塋不懷則日中而塋子產不欲壞室子太叔曰若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五二辨惑論

待日中恐久勞諸侯來會葬者國之大事無過喪葬乃不問時之早晚唯論人事可否此則葬不擇時可攷也人之祿位隆熾多緣厚德貧賤天絕必有惡積是知獲慶在人丘壠無與諛者不然聞有富貴之人于此則歸福塋塚曰某形某徵聞有貧賤之人于此則曰此葬之罪信如斯言多財力足可以肆為不善及其死求善地以能免子孫于禍可矣古之葬者同一兆域靡拘龍脉故趙氏之墓亞布九原漢之山陵散列諸處上利下利茂而不論乃其子孫富貴或興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子姓之義大無稽古言凶之理何從而生且人臣名位進退無常有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五三 葬或難二

膠固始難言矣善乎范史之言曰吳雄葬母喪事趣辦不問時日營人所不封土人云當族滅而雄不顧乃能致位司徒慶延孫子三世廷尉為法名家而陳伯敬持身唯謹行路聞凶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終不免于坐法誅死儒者稱為格論自有乘氣受陰之說遂以禍福本于枯骨埋土奪權于造化故舍人事信鬼神求福利而暴親喪泥于分房骨肉化為寇讐既葬而遷徙魂靈恐于搖動蓋將啟天下以戚倫之禍甚哉邪說之毒人也過于猛獸夫君子之葬其親也得其地無童斷孤獨缺無曠折無汗濕砂礫之凶以安體魄猶生而得居室之安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五四 葬或難三

以樂其志斯其義之大者乃欲緣之窺利豈非惑乎余悲宗人未葬遠者至二世近者或十餘年此非其子孫貪鄙心勝乃拘于陰陽忌諱之說哉故採于此篇謂其文辭頗有所譏刺也并論次其卒之年凡庶乎覽者有所感慨云爾

釋疑論

戴安

安處子問於玄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于己身福流于後世惡顯于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為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承亦當百世俱聞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復何益哉又有束修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羅備嬰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在在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有斧藻防閑外事之至苦苟人見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五十五釋疑戴

無尤于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荀悅亦云飾變詐而為姦詭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順理者不免饑寒之患二生投之于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于後不亦宜乎請試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修短之期故有彭殤之殊氣有精麤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元舜大聖朱均是育賢史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賢早夭絕嗣商臣極惡令胤克昌夷叔至仁餓死窮山盜跖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世珥

貂凡此類不可稱數驗之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

賢愚善惡修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玄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唯稊米之在太倉毫末之于馬體哉而匹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愚聖于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于勸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檢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學以開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五十六釋疑戴

其大朦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為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為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已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庶可豁滯於心府不祈驗于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曰夫理蘊千載念纏一生今聞吾子大通之論足以釋滯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

難釋疑論

周道祖

近見君釋疑論蓋即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有中但審分命之守似未照其本耳福善莫驗亦僕所常惑雖應覽六籍逾深其滯及觀經教始昭然有歸故請以先覺語當今之學者也君子為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於冥中餘慶之言存於勸教請審分命之旨為當字情于理任而弗營耶為忘懷闇昧直置而已耶若宅情于理則理未可喻善惡紛互逆順莫檢苟非冥廢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則自非坐忘事至必惑因于事則情亦升降履信獲祐何能不慶為惡弗罰焉得無怨雖欲忘懷其可得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五經難釋疑論

乎靖求諸已其効明矣又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為訓之方不可一塗而盡故或若反而後會或曉昧吁為言是以塗車易靈堂室異詔或顯其遠或微其近令備教之徒不苟求於分表飲和之士自守足于仁義故深淺並訓而民聽不濫而神明之嘖蘊于妙物豈得顯稱積善玉位履霜而事典教反理與言遠夷齊自得于安忍顏冉長悲于履和恐有為之言或異於此若謂商臣之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已還而安于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備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于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為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此

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却宛以累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故洗心以懷宗練形以聞道拔無明之沈根翳貪愛之滯網不祈驗于冥中影響自微不期存于應報而慶罰已彰故能反步極水鏡萬有但微明之道理隔常域堯孔拯其廢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惜其在無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既涉其津亦庶不遠而得此乃幽明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垂叙多年聊以代勸來論又以為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善一惡無閑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疏而不遺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于日用交驗味乎理緣故或乖于視聽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五經難釋疑論

耳山崩鍾應不以路遠喪感火澤華悴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端可以少悟矣

答難釋疑論

戴安

間以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以呈法師既辱還告并送來難辭喻清贍致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觀者真悟所見既殊孰是能正苟懷未悟請共盡之僕所謂能審分命者自呼識拔常均妙鑒理宗校練名實比驗古今者耳不謂淪溺生死之域欣感失得之徒也苟能悟彭殤之壽夭則知修短之自然察堯舜于朱均以得愚聖之有分推淵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罰等此可盜詬可識禍福之非行既能體此難事然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若如來難宅情于理則理未可喻請求諸已其明効表此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五九卷難釋疑論

乃未喻由於求已非為無理可喻也若捨已而外鑒必不逮而復矣

難曰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為訓之方不可以一塗而盡僕豈謂聖人為教反真空設耶答曰夫善惡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理以施教順人心以成務故幽懷體仁者挹玄風而載悅肆情出轍者顧名教而內掬功玄物表日用而忘其惠理懸冥寂濤之不見其宗非遠虛教以眩于世也是以前論云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者也

難曰安於懷仁不沒其身減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為疑府矣答曰斯乃所以明善惡之有定不由於積行也若夫仁者為善之嘉行安於懷之而受福僭者反理之邪事減會為之而獲後良由分應沒身非履仁之所移命當為後非行僭之能罰豈異比于忠正而嬰剗心之戮張湯酷吏而獲七世之祐哉苟斯理之不殊則知分命之先定矣乃同玄明之有分非為成疑府也

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此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却宛以累深莫放宋桓以愆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五九卷難釋疑論

微易唱答曰夫通否非新壽夭自昔信哉斯言是僕所謂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濃獲沒累深莫放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響蔡靈以善薄受禍商臣宜以極逆罹殃宋桓以愆微易唱和文應用行善延年而罪同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蔡宋而獨昧於楚却乎君所謂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微不期在於應報而慶罰以彰于斯蹟矣

難曰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于理緣答曰夫天理冥昧變狀難明且當推已兆於終古考應報之成跡耳至于善惡禍福或有一見斯自

與事會非冥司之真驗也何以明之若其有司當如之治國
長之一家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必罰使修行者保其素履
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之家被餘慶于後世積不善之家
流殃咎乎來世耳而今則不然或惡深而莫誅或積善而禍臻
或履仁義而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豈非無司而自有分命乎
若以盈換歲于日用交賒昧于理緣者但當報對遲晚不切目
前耳非為善惡舛錯是非莫驗推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
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後行善以致于善也惡者自惡非本
分無惡長而行惡以淖於惡也故知窮達善惡愚智壽夭無非
苦論本觀

卷三十九

六二 本義

分命分命玄定於冥初行跡豈能易其自然哉天網不失隱見
微顯故是勸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謂本定之極致也既未悟妙
推之有宗亦何分明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為後悟笑言
面未目聊以謹叙

析疑論

釋慧淨

太子中舍辛諳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術輕弄佛法染翰
著論詳畧釋宗時有對者諳必碎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
淨法師不勝其每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瞻
文華驚心眩目輝超爰輟理跨聯環幽難教以縱橫挾藻紛其
駱驛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寧酈
客難來

論曰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
大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
苦論大觀

卷三十九

六二 本義

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為
子畧陳梗概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于孔書各一義乖理明明
於釋典若各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既升彼並自
沒如有未喻更為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為無不
為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冷然獨善義無兼
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辨百難斯滯

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散空談答曰誠如來
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鷗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燭火之
倖日月浸灌之方時而寧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或至若

山象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建楹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亡分別即余亡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虛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後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于熏修慧定成于繕刻略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刻而難功是則生滅破于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寔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

古論本觀

卷三十九

三折枝卷三

論云續鳬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而垂有待而飛化然則畫像易擬沈冥難曉幽求之士論或罔息至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穀聖賢固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芻蕘如或經然願詳金牒于是辛氏頂受斯文頓裂邪網

廣析疑論

釋法琳

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更廣其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西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別群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西難辯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震中孰能震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號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疆稱先覺無知性寂于是假謂佛陀分別既于外有數無知則于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

古論本觀

卷三十九

六四屬推

不亡于內無心誘引之功莫廣甚秋毫之方巨嶽踰尺鷃之比大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之情關非衆人之所述也况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望徒微至著憑繕刻而方研乘因趣果藉熏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畧畧詳夫一音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自顯也者唯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溫致生而蟲無擇于飛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即待之

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闕澤有言孔老法天諸佛法佛洪範之時
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貢
賢于仲尼歟蓋陵于駿驥欲觀渤澥更保涓流何異蔽目而視
毛端却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且王導周顒宰輔之
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郗超王謐劉琨謝容等並江
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
持身濟俗者莫過于釋氏之教及宋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
亦有此談如其字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
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軌豈造次而
可論乎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六五廣折

可論乎中舍學富才高文身理切秦懸一字蜀挂千金法琳徒
礪鉛刀何以當茲奇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辭示庶
續組耳李舍人詩琳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于
視聽故得二文雙豹各其志乎

沙門袒服論

釋慧遠

或問曰沙門袒服出自佛教是禮與答曰然問曰三代殊制其
禮不同質文之變備於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論者咸有疑焉
若有深致幸誨其未聞答曰玄古之民大朴未虧其禮不文三
王應世故與時而變因茲以觀論者之所執方內之格言耳何
以知其然中國之所無或得之於異俗其民不移故其道未亡
是以天竺國法盡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袒服所謂去飾
之基者也雖記籍未流茲土其始似有聞焉佛出於世因而為
教明所行不左故應右袒何者將辨貴賤必存乎位位以進德
則尚賢之心生是故沙門越名分以背時不違已而求先又人
之所能皆在於右若動不以順則觸事生累過而能復雖中賢
猶未得況有下於此者乎請試言之夫形以左右成體理以邪
正為用二者之來各乘其本滯根不拔則事求愈應而形理相
資其道微明世習未移應微難辨袒服既彰則形隨事感理悟
其心以御順之氣表誠之體而邪正兩行非其本也是故世尊
以袒服篤其誠而開其邪使名實有常敬慢不雜然後開出要
之路導真性於久迷令淹世之賢不自絕於無分希進之流不
感塗而旋步於是服膺聖門者咸履正思順異跡同軌緬素風

古論大

卷三十九

六五廣折

而懷古背華俗以洗心尋本達變即近悟遠形服相愧理深其
感如此則情化專向修之弗倦動必以順不營形之自恭斯乃
如來勸誘之外因般纒之妙跡而衆談未喻或欲革之反古之
道何其深哉

古論大規

卷三十九

五

難袒服論

何鎮南

見答問袒服指訓兼弘標末之於玄古資形理於近用使敬慢
殊流誠服俱盡殆無間然至於所以明順猶有未同何者儀形
之設蓋在時而用是以事有內外乃可以淺深應之李釋之與
周孔漸世之與遺俗在於因循不同又無逆順之殊明矣故老
明兵凶處右禮以喪制不左且四等窮奉親之至三驅顯王跡
之仁在後而要其旨可見寧可寄至順於凶事表吉誠於喪容
哉鄭伯所以肉袒亦猶許男與觀皆自以所乘者逆必受不測
之罰以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懷想更詳盡令内外有歸

古論大規

卷三十九

六

黃冶論

李德裕

或問黃冶變化余曰未之學也焉知有無然天地萬物皆可以至理索之夫光明砂者天地自然之寶在石室之間生雲牀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拆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后之象有君臣之位光明外微採之者尋石脉而求此造化之所鑄也儻至人道與者用天地之精合陰陽之粹濟之神術或能成之若以藥石鎔鑄術則疎矣昔人問楊子鑄金而得鑄人以孔聖鑄顏子至于殆庶幾未若造化之鑄丹砂矣方士固不足恃劉向葛洪皆下學上達極天地之際謂之可就必有精理劉向鑄作

古論太觀

卷三十九

李九思

不成得非天意密此神機不欲世人皆知之矣

守玄論

皇甫謐

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據全道以損性命豈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執與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為人所不知死為人所不惜至矣暗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損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

古論太觀

卷三十九

又李九思

述僧設會論

沈約

夫脩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衆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象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衆僧僧迦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往福衆生今之僧衆非唯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厨膳豐豪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待已而後來以滋腴之口進蔬藪之具延頸感額固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昂然無許自立厨帳并畜淨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內行乞事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述僧一

斷或有持鉢到門便呼為僧徒鄙事下劣既是衆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謂僧一會既可髣像行乞行乞受請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又不請召則行乞求法于此求冥此法既冥則僧非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為會者且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目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心則為會可矣

述僧中食論

沈約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于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于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于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為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不得不為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感念慮所難遣雖有禁約之旨事難卒從譬于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和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

古論大觀

卷三十九

述僧一

事難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饗于人不可頓息其于情性所累其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于是采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此蓋是遣累之筌蹄適道之提徑而或咸謂止于不食此乃迷于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四十卷

四夷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袁廷簡在心甫編次

匈奴論

范曄

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塞平城之圍太宗政鄰刑措不雪憤辱之恥逮孝武亟興邊畧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旌星屬侯列郊甸火通甘泉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顛折而漢之疲耗畧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邊衛罷閑傲之傲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鍾傳鼓於清渭之

古論大觀

卷四十

匈奴論卷二

上南而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繼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東問侵佚害流徇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慕滋深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并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帝方厭兵間脩文政未之許也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秦蕃稱臣永為外并天子總攬羣策和而納焉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

即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重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雖繫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規望風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為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謫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命三千餘里遂破龍祠焚薊幕阮十角桔閉氏銘功封石倡呼而還單于震懾屏氣蒙羶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畧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衆安

古論大觀

卷四十

匈奴論卷二

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於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說熊戾不瑞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並思而獲以私已福弄茂天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為灰毒胡可單言降及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與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惑矣

匈奴論

班固

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

古論大觀

卷四十

三 匈奴一

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遠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閼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勸君子利動小人如匈奴者

古論大觀

卷四十

四 匈奴二

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廓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綏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廼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其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開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菽粟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

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逐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媿持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氣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古論大觀

卷四

宋祁

突厥論

宋祁

夷狄為中國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類能言之唐與蠻夷更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群臣獻議盈廷或聽或置班然可觀也劉琨以為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權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長為寇不能也為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脩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外益理城漸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為久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弑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疆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為之者以天下初定紓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又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為下策然而漢至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徙猶襲奉春之過舉傾府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

古論大觀

卷四

宋祁

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結為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御蒸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姚冶之姿與節異類台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恥也魏晉羌狄居塞垣資奉諭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齎羸駝邀利者相錯於路耨耨之利絲枲所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騎華夏日蹙方其彊也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彊則內攻中國為羌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

古論大觀

卷四十七

七

其財以賞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乘此而不為故曰漢無策服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耳秦無策謂攘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嚴尤辯而未詳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何者禮讓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也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聖人飲食聲樂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古人體委以食之不便知馨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其悅燕趙之色甘大官之

珍服以文綺羅純供之則增求絕之則招怨是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獵噬也華人步卒利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彊弩非求勝也譬諸蟲豹虺蜴何禮讓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祐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彊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有犬戎憑陵陷城數百內有兵革未寧三紀矣豈制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為畝二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

古論大觀

卷四十八

八

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彊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總十人為農餘皆習伎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漑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一斛歲少四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彊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鼂錯請備障塞故北邊妥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廊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繇力薄村食鮮藝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

之饒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唯自
守而已至佑孫牧亦曰天下無事時大臣偷處榮逸戰志落
兵甲鈍弊車馬利弱天下雜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是謂敗之
師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
名大將小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
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戰少勝則張皇
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歆書品
以崇爵命極矣田官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勤於戎
哉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
奔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
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之兵柄不得專一曰為偃月一曰為魚
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恍惚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
敗五也元和時圍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
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若孫悉來走命未幾而燕趙亂
引師起將五敗益甚不能加威於反虜二杜之論如此廣德建
中間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為前鋒操倍尋之戰且戰且
進蜀兵折外吞鐵不能斃一戎之兵日深疫死日衆自度不能
留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至章梈鑿清谿道以

古論太觀

卷四十

九

古論太觀

卷四十

十

和羣蠻使道蜀入貢擇子弟習書算於成都業成而去習知山
川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雋以北八百里民畜為空又敗
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羣蠻嘗有屠蜀之心蜀民苦
於重征者亦欲啟之以幸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
一舍已呵然流汗為將者刻薄自入給帛則以疏易良賦粟以
沙參粒故邊卒怨而巴蜀危憂孫樵謂宜詔嚴道沈黎越雋三
州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藉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
地分屯春耕夏鋤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
之有無則官無餽運吏無牟盜此其備禦之策可施行者



突厥論

魏徵

西夷之為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寔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邇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粥焉其在三代則獫狁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焉此其酋豪相繼互為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為業侵鈔為資條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止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政因其強弱服叛在其盛衰則款塞頓顙盛則彎弓寇掠屈申異態強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誓盟至於莫

古論大觀

卷四十

十三 突厥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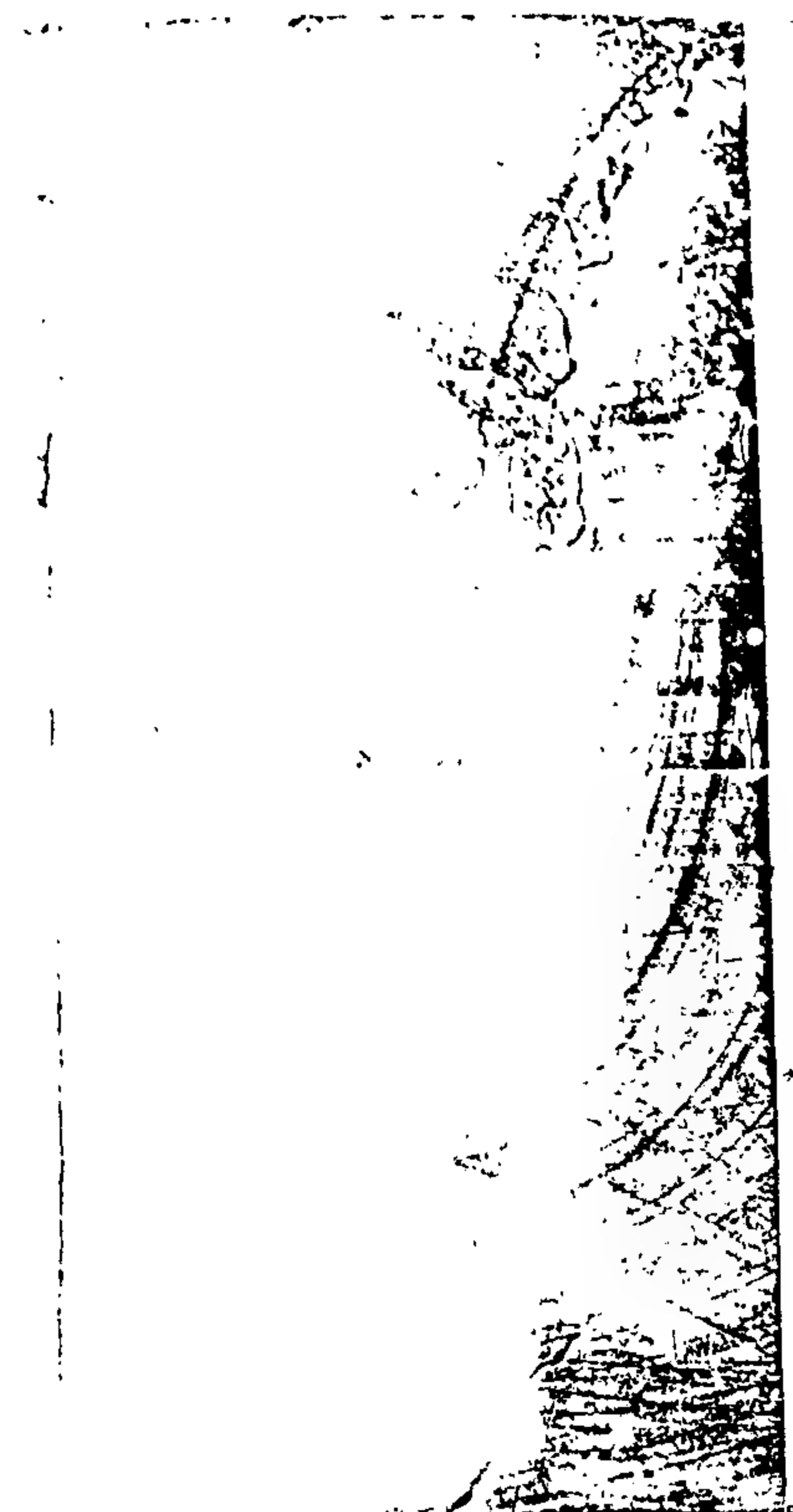
相收讓驕黠憑陵和親約結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野東極東胡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列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高祖遷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以垂龍遠頭可汗遠遁啟民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孽部衆遂強卒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末尉臣禮場帝撫之非道始有屬門之圍俄屬群盜並興於此寢以雄盛豪傑維建名號莫不請好息氏於是分置官司總統中國子

女五帛相繼於道使者之車往來結徹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哲膺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旅拒率其群醜屢隳亭鄣殘毀我雲代搖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聖上奇謀潛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盡為九州幽都窮髮之民隸於編戶實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為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陽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古論大觀

卷四十

十四 突厥傳



倭論

吳萊

撥今之世提封萬里東西止日所出入南北皆底于海邊徼無烽燧之警士卒無矢鏃之費外夷重譯鄉風效順梯山航海莫不來獻方物漢唐之盛所未有也然以倭奴海東萊爾之區獨遠朝化三十餘年未使無禮恃險弄兵當翦其鯨鯢以為誅首可也而迄今未即誅意者其有說乎竊即前事觀之海東之地為國無慮百數北起拘耶韓南至耶馬臺而止旁又有夷州紵岫人莫非倭種度背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僅一二百里無城郭以自固無米粟以為資徒居山林捕海錯以為

古論太觀

卷四

十五 論倭吳二

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制慕容皝曾掠其男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遠巡欽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之倭奴也昔雖至弱猶敢拒甲國之兵况今之恃險且十此者乎鄉自慶元航海而來艘艘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鉅鋒淬鏑天下無利鐵出其重貨公然貿易即不滿所款燔燭城郭抄掠居民海道之兵符無以應追至大洋且戰且卻戕風鼓濤洶湧前後失於指顧相去不啻數十百里遂無存何喪士氣虧國祚莫大於此然取其地不能以益國掠其人不可以強兵徒以中國之大

而使見侮於小夷則四方何所觀仰哉唐太宗擒頡利而靺鞨來朝太宗曰靺鞨遠來突厥既服也今倭奴不及於突厥遠甚若其內屬如靺鞨者又多恐其有效尤於後也以臣度之倭奴之國去高麗耽羅不遠今成高麗耽羅者當不下數百萬成慶元海道者當亦不下數百萬比當水救以作士卒之氣大艦數百薄海上下然迄未能以兵服之者地絕大海之險故以間往征之三軍之士感激嗚咽誓不再見父母妻子颶風連晝夜大魚跋扈驚觸驚拖勁弩不暇發嚙舌相視不幸而有戾艦之虞衣衿結聯溺水枕藉幸而一存拔刀斫舷手指可掬雖親戚不

古論太觀

卷四

十六 論倭吳二

相救援生死尚未能保何暇較勝負哉昔者隋人統五十二萬人伐高麗高麗終拒守不下所恃者鴨綠一小江耳今倭奴之強固不如高麗而大海之險甚於鴨綠水者奚啻幾十倍其人率多輕悍其兵又多鉅利性習於水若鳬雁然又能以攻擊為事而吾海道之兵操甲而重戍無日不東面望洋而嘆使其恃強不服雖盡得而勦之摧朽拉腐也而彼乃肆然未嘗一懼非恃險也何敢若是吳嘗浮海伐夷洲夫獲其人三千而兵不助強隋嘗浮海伐琉球矣拔其城數十而國不加益何也人非同我嗜欲弗能生也地非接我疆土弗能有也為今之計果出兵

以擊小小之倭奴猶無益也古之聖王務脩其德不敢勒兵於遠當其不服則有告命之詞而已今又往往遣使臣奉朝旨飛舶浮海以與外夷互市是利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魏文帝謂辛毗曰昨張掖獻徑寸大珠今欲求之曷若辛毗對曰聖王惟德之務四夷畢獻方物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今不若罷我互市從彼貿易中國免徵利之名外夷知效順之是計莫便於此彼倭奴者心嗜利甚我苟不以利徵之雖不煩兵猶服也何以知其然也漢建安中鮮卑軻比能稍寇遼東三郡其後來朝則詰之曰我雖夷狄亦人也禽獸猶知擇美水草以居况我人哉論大觀

卷四

論倭吳三

乎哉前者守臣數徵我以利使吾不得畜牧吾故叛去今反其法吾故來又况倭奴之人稍知文字豈反不及軻比能耶而獨不知効順者此臣所以日夜扼腕切齒為朝廷惜也臣年長矣每思傅介子班超之所為慨然嘆息使天子不自奮於絕域未免為田單之匹夫功或不成於漢朝至老死亦無聞於後世臣自揆不能如二子之智而欲有二子之功罪不容於死幸而朝廷假臣一命奉其告辭得往諭之亦一奇也議者必曰卿曾數遣使猶不得要領近自對馬絕景等島渡大海徑趨太宰府高麗耽羅沮撓百出留使臣不使遽見中夜守護排垣破戶喧呶

號兵燧交舉後雖僅得其使介來廷終至渝平而不服意者一泛使之遣未足以服之乎自臣觀之今則高麗耽羅已服所未服者倭奴而已然亦不勝其懼矣故今遣使不可與鄉遣使並論也臣必謂其王曰東海之地曾不能當中國一大州其兵衆之多寡可料而知也以今中國之盛不即加誅於海東者天子之德不忍煩兵于遠非有愛於海東也鄉者王之衆航海而來騭我海道之兵且戰且卻王之輜重喪失者太半而我曾不損一毫三軍之士忿然含怒甚唯寐忘之當慶元海道者莫不被堅甲蹙勁弩帶利劍飛艦蔽海而東起足距躍輕風濤萬里

論大觀

卷四

論倭吳四

之險決死生以問罪於王兼之高麗耽羅之衆其識海道習水性與王國同是王數面受敵也然迄今未即加兵者意王猶有人心欲以禮義服之又忍煩兵以苦王以故遣使臣來今朝廷攻王之土地非如伐夜即略朝鮮可以置城守也雖得之越海弗能有也寶珠金帛積如山不恃外夷之貢獻也殊方異物來獻於廷又不假王之重貨也罷我之互市從王之貿易市吾土地之所產王反得而用之也然王之名物不譯於吾人也久邊隙一開市易且有禁非王之利也旦夕大兵且來王必悔之王若聽使臣是得効順之美名而免受之之患也此臣論

西域論

范曄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戎已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則賞寵金而賜龜綬後服則繫頭額而舉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部置于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賈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

古論大觀

卷四

西域傳

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邪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崇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造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古論大觀

卷四

西域傳

西戎論

蘇轍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疆則臣狄狄疆則臣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畧之患不至于中國蓋一強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于中國而後無所惧強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舉力于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

古論太規

卷四十一

西戎一

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于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于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于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為北方有强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強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于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

將以為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闢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愚亦以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為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錦繡金玉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城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有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于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熱中將反而求以相誼以為起兵之害彼兵交于匈奴而怨結于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惟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強而莫或收之而使為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古論太規

卷四十一

西戎二

西南夷論

蘇轍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籍、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為大國以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為部百家為黨見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于蹙戰而不利於遲久北狄之人綿地千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為一家人畜畜盛蔓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于持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于陰山之下養兵休士久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國也然

書論大宛

卷四

二

其心以為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虛喝而不進以謀弊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衆庶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長每為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于其心而僥倖于一戰以用其烏合之衆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于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衆求其所以為變之始而遂至于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與通今邊鄙之上則

其貨財而納之于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之禁窮患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于解仇結盟攻剽蹂踐殘之于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彼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伏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為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為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亂終亦以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當否而

書論大宛

卷四

二

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疆者不能內侮而弱者不為中國之所侮蓋為是也

北狄論

蘇轍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于射獵而習于馳騁生于斥鹵之地長于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于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于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毡裘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

古論大觀

卷四十一

辛六北狄一

人畜疲敝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無敵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憚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為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為生民之命寄于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

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太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于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懾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今日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為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弊以為元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

古論大觀

卷四十一

辛七北狄二

吐蕃論

孫之翰

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適足為患此賢者之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為大患者彼荒遠貧苦之俗習爭鬪賊殺之事一日引之中國使窺其利必當動心也且高祖初起義兵得突厥數百人為助遂恃微功貪求不已後連歲入寇為關中之患近十年高祖至欲遷都避之肅宗以慶緒之亂籍回紇助兵雖與將帥同收二都至許之害生民取財貨茲固中國之醜又歲許賂遺仍以帝女下嫁僅得一二年無事及遣兵助攻相州諸鎮軍潰回紇悉奔此亦未能必勝也代宗以

古論大規

卷四

孫之翰

運兇逆而受賂遺且恣剽劫王帥不得伐叛民人不得保生賊雖耗亡我亦困竭其勢至此唐祚危矣則中國雖衰不可假夷狄之功不幸有事惟推誠任人以激忠義天下之大臣子之衆必能盡力于事矣苟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為大患也

古論大規

卷四

孫之翰

治戎論上

劉敞

世言兵者莫求於經世言經者莫及于兵非期相反以謂兵不足以經言經不足以兵言是不然也正萬事之本者莫近于春秋春秋之事母大于兵者聖人所重也聖人所重其道之不宜不祥其持之不宜不精試考之以其文鈞之以其義援而類之比而貫之儻可見乎堂之上弗察弗能辨觚角也堂之下弗察弗能辨馬牛也而况乎聖人之意春秋之文哉請闕治戎柰何曰王者之于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夷狄之于中國言入而不言勝中國之于夷狄言勝而不言戰三者存春秋矣大本也然則

論大觀

卷四十一

治戎一

是何也王者之于天下言收而不言敵其義猶曰王者則固無敵云爾夫王者既已處太極之位立萬物之上矣其嚴如天帝其動如神明四海之內小大之屬莫不委姓歸命焉是其貴者無敵也苟天之所長地之所養畢入府廩以為貢賦是其富者無敵也自生齒以上食土之毛者皆有任職失職不任則死及之是其衆無敵也發號施令東至日出西至日入南至交趾北至孤竹善得以賞惡得以罰君臣待以固父子待以親夫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順者無敵也括無敵之形而善持用之以擬天下是故以其至貴擬至賤則賤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

其至富擬至貧則貧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順擬至逆則逆不亢矣必勝之勢也括無敵之形四操必勝之勢四然而猶有敗焉者則是非至賤至貧至寡至逆之能使然矣吾必不善持吾貴也吾必不善用吾富也吾必不善壹吾衆也吾必不善明吾順也是故春秋探其情而反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墜也故曰躬自厚而已矣是故昔者先王之御天下諸侯時朝其適有逆命未討也脩其志意脩其名訓脩其文告序成而後震之以威一物不先則勝不可必此春秋所以顯言敗而隱言敵者非諱也罪不主于敵顯言敗也非

論大觀

卷四十一

治戎二

不耻也自吾有以取之也然夫太極之貴無訾之富億兆之衆至正之順雖有猖狂惑亂之臣誰能憚之

治戎論下

劉敞

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是何也凡以義却之也十二公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天下之廣兵革之變夷狄之患甚衆然而有言入中國者矣未有言敗中國者也非無其事而不言蓋有其事而不書焉耳夫夷狄者至賤也至亂也至不肖也中國者至貴也至治也至有義也春秋之說不使賤加貴不使亂加治不使不肖加有義是故夷狄之來寇適不幸而不勝春秋之書之適幸而勝雖有其功不得有其名故言其入而不言勝其義猶曰可以有入中國不可有勝中國云爾其名猶遠之

古論大觀

卷四十一

三十一治戎論下

況其實乎其言猶惡之況其類乎此春秋之指也問者曰夷狄一耳春秋惡其勝不惡其入何也曰非不惡其入也入非夷狄之所能制凡在中國之禦與不也其禦之具素脩則夷狄不能入其禦之具不素脩則夷狄入然而所謂禦之者非至而禦之之謂也先其未至也先其未至者非城郭完甲兵足之謂也政而已矣故春秋之禦戎也外而不內疏而不狎毋示之色以動其目毋示之聲以動其耳毋示之貨以動其欲毋示之侈以動其俗毋示之怠以動其體動之端見則兆之至矣夷狄中國其天性固異焉是故謹吾色毋出於禮以示不可以淫縱為也

謹吾聲毋出於雅以示不可以汚慝入也謹吾貨毋出於義以示不可以貪婪有也謹吾俗毋入於侈以示不可以荒悖服也謹吾體毋入於怠以示不可以愉墮居也彼其還觀中國則若鳥之窺淵獸之窺藪雖有攫拏之心者知不可往焉而止矣故聖王服戎而非戰也禦戎而非抗也春秋患人之莫能知義故順其理而著之曰公追戎于濟西夫不言其來而言其追猶曰噫嘻千乘之國萬夫之長亦大也已矣不能使之勿來而顧以追之為功乎此其意也是故春秋雖甚賤夷狄而不諱其入責中國也雖甚責中國而猶沒其敗者絕異類也夷狄之敗中國

古論大觀

卷四十一

三十一治戎論下

唯姜戎達于經非姜戎賢也晉襄公師而與之俱也夫知聖人者患其不學學之患其不思思之者患其不廣思而廣之安有不得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因而推之是亦曰督戰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禦寇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寇是一實也

正淮論上

伏滔

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為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于世而終莫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夫懸象著明而休徵表于列宿山河衿帶而地險彰于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于人事由此而觀則無也必矣昔妖星出于東南而弱楚以亡飛字橫于天漢則劉安誅絕遂則火精晨見而王

古論大觀

卷四

三五五

凌首謀長彗宵暎而毋丘襲亂斯則表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里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壽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蠶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產草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偽豪右并兼之門十室而七歲甲拔劍之家比屋而發然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屢多亡國也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疆秦之威內遘陽申之禍遂死

劫殺二世而歟縣布以三雄之選功成拔下淮陰既囚梁越受戮嫌結震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計庶幾後亡之福衆潰于一戰身陷于漢斧劉長支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姦臣之說招引賓客沉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威屈彊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之餘表術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仲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

古論大觀

卷四

三五五

非所議相係禍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彼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迷以至絕滅亡楚當之恃彊畏逼遂謀反亂豈希有焉二王連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偽乘興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難士少以驕矜樂禍本其所以考其成跡皆寵威禍淫福過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

正淮論下

伏滄

昔高祖之誅黠布也撮三策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之威以除逆節之虜然猶決戰陳都暴尸橫野僅乃剋之害亦深矣長安之謀雖兵未交於東山禍未徧於天下而馳說之事與闔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已衆矣光武連兵於肥舒魏祖馳馬於斷苦而廬九之間流溺兵凶者十而七八焉夫王陵面縛得之於矜石仲恭接刃成之於後覺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發疾豈不勤哉文皇挾萬乘之威挾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衆外徵四海之銳雲合雨集推鋒以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

古論大觀

卷四十一

正淮論下

回憑武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焚樓高壁連塹負戈擊拆以守之自秋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約之出奔淮左為墟悲夫信哉魯哀之言夫生乎深宮長於膏粱憂懼不切於身榮辱不交於前則其仁義之本淺矣奉以南面之尊籍以長城之富宅以制險之居養以衆彊之盛而無德以保之無制以節之則厭溢樂禍之心生矣夫以昏主御姦臣利于資堅僭偽令行於封內邪惠結於人心乘間幸濟之說日交於側猾故錮咎之群各馳於前見利如歸安在其不為亂乎况故舊寵挾前功畏逼懼亡以謀圖身之舉者望其俛首就羈不

之迂哉易稱履霜堅冰馴致之道蓋言漸也呼斯所衰也而周於家累世而不絕者歟昔先王之宰天下也選於有德訪之委吏正其分位明其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無僭差之嫌四人安業無并兼之國三載考陟功罪不得逃其跡九伐時脩刑賞無所諉其實令之有漸軌之有度寵之有節權不外授威不下黷所以杜其萌際重其名罷深根固本傳之百世雖時有盛衰弱者無所懼其亡道有興廢疆者不得資其弊夫如是將使天下從風穆然軌道慶會一人惠流萬國安有向時之患哉

古論大觀

卷四十一

正淮論下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軾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子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

書論大觀

卷四十一

王聖遺

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在焉有善則汲之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而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

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則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兼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與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况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

書論大觀

卷四十一

王聖遺

之疾戎狄者非疾絕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轍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書好為異說而無統多作新意以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于他經最為迂濶至于何休而其用意又甚于公羊蓋其勢然也經書公及戎盟于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為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于潛也時有是事也時有是事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秋之書其體有二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之事備史記之體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貶乎齊諸公之及盟于潛是無褒貶乎奪者也而休欲

古論未觀

卷四

四十一

必為之說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哉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于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拒絕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却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或制之焉或不能制之焉然皆所以適吾中國之便而置夷狄于不便之地此所以治之之大要也今日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武之謝西域以息中國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則是高宗文王凡有所以伐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說施之于中國疆

盛夷狄暴橫之時則將養寇以遺子孫之憂施之于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則為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勞弊而不得止凡此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蓋聞之聖人之于夷狄也吾欲其來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其去則拒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夫如是故其伸縮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聽其自來而自去也耶此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學曰孔子之于春秋托始以治天下當隱桓之際未暇遠畧故先書晉滅夏陽未書楚滅穀鄧夫穀鄧之不書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聖人未欲與夷狄交通則雖有欲至者尚可得而至哉愚故

古論未觀

卷四

四十一

曰春秋之書公及戎盟于潛是記事之體而何休之說妄也

守在四夷論

牛僧儒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畧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責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輝蓋王帝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故一國之人思親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論非道昌則不見敗

古論大觀

卷四十一

聖四十年推演

而有亡也况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譟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故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甘而思受也聽鼓譟則警而思備也遇秘隱則惜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讐也相見親則惑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和而思隣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聲

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殷捨德音而耽情情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始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近刑人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為嗜欲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為犬戎所滅僧儒以為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偽烽嗽々天下空於杆袖加以褒姒以色攻俾侯諸不信而欺非

古論大觀

卷四十一

聖四十年推演

獨由于四夷也至於晉之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咸半然後戎夷乘間敢為窺覷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必先守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戎夷在其中國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成雖舉守四夷之言而未盡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畧實非垂範之旨也敢因文字以附簡書之闕

徙戎論

江統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贊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德祚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

古論本義

卷四十一

四十五

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失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維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雖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尊征以大燕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故申繆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遷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鄆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

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回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

古論本義

卷四十一

四十六

昔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為行衛于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奔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于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侯朱寵將五營士于孟津罪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狙忪終于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

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
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即叛奔漢
中遂徙武都之種于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
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
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鵲鹵鄭國白
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詎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
每以高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
態不與華同而回其氣弊遷之畿服士庶既習侮其輕弱使其
怨恨之氣毒于骨髓至于養育衆威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

皆論太史

卷四

四

快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
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稠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
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一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
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
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
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
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
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關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
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

謀深計而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
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
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飢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既戮悔
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
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
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從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
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
復橫出矣答曰寇戎狡獪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
聚衆載難寒暑美而今異類危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

皆論太史

卷四

四

散禽離獸進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為尚快餘資悔惡反善懷我
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旁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于此
乎曰無有餘力勢旁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今
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
憊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
散流離過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為讐故可遐邇遠處令其心
不懷上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亂道不著
而平德不顯而成其功則能轉禍為福圖敗為功值困必濟遇
否能通今子遭災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爰易轍之勤而得

粟車之軌何哉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唐之與邈必頃口實若有旁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邈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懸舉之小勞而忘永遠之弘惠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凶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

古論大觀

卷四十一

五

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漢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觀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寇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于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大強分為三率恭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于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然其天性饒勇弓馬便利信于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崇陽句驪本居遼東

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嚙况于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或作敵耳夫為邦者患不任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富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

古論大觀四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陳繼儒編前有自序稱往者坊刻論贈皆門生輩哀集成之就中某一論爲士大夫訾議余不知也茲古論多至四十餘卷純駁錯出安知無此類雜於其間云云繼儒之意蓋自知去取未精故先作斯言以預杜攻詰之口今觀是書不但漫無持擇亦且體例龐雜罅漏百出雖以古論爲名而實多非論體往往雜掇諸書妄更名目如史記漢書諸傳之序以及史通文心雕龍新論亢倉子其篇題本無論名乃悉強增一論字已自無稽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不過於徵引典故之後附以案語苟悅袁宏前後漢紀司馬光資治通鑑不過於紀載事實之下附以評斷亦加以論名並各爲造作題目尤爲杜撰甚至魏文帝典論論文增一字曰典論論文論馮衍自敘改其名曰自論索靖艸書勢改其名曰艸書論韓愈送高閑上人序亦改其名曰艸書論任情點竄不可究詰循其例而推之將古今之書無不可改題爲論萬卷可得何止四十卷乎